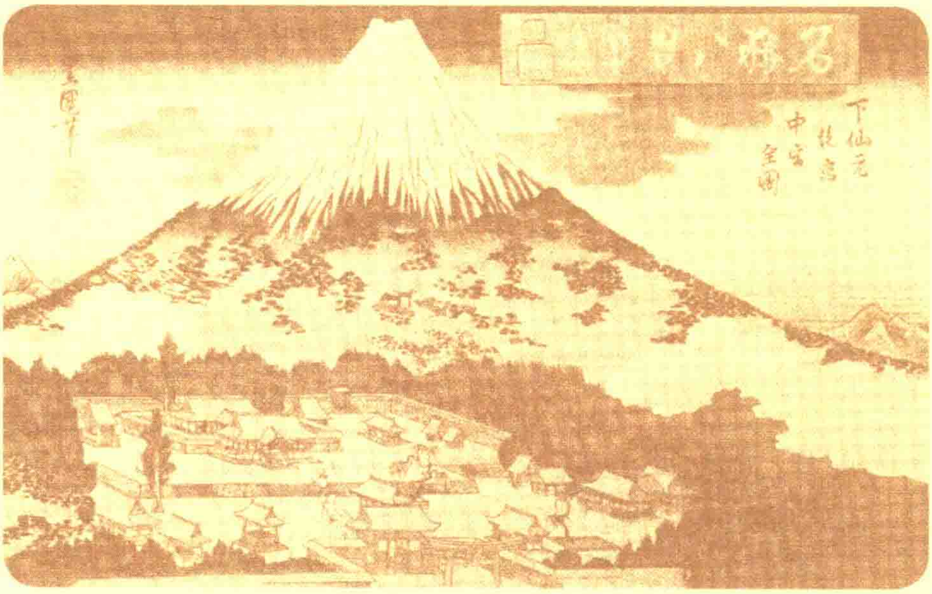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十一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4輯，傳記 / 周斌，孫錦泉，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2132-5

Ⅰ. ①日… Ⅱ. ①周… ②孫… ③粟… Ⅲ. 日本一歷史一史籍一叢刊②歷史人物一傳記一日本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4)第225726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主　編　周　斌　孫錦泉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尤　佳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951號 郵政編碼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1021　字數:14611千字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13-12132-5/K

定價:26350.00圓(全三十一冊)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陳建華　劉邦權

裝幀設計　陳燕靜

第四輯目録

第一册目録（總第90册）

傳記

別傳

聖德太子傳曆……一
右大臣吉備公傳纂釋……四三
朱舜水記事纂録……二三三
義公行實……三八七
津輕藩祖略記……四〇三
藩祖盛烈記……四一七
仙臺藩祖實録……四六五

第二册目録（總第91册）

先考行狀……一
櫻老加藤先生年譜……一五
中洲三島先生年譜……三七
津田永忠君年譜……七五
欽仰録……八九
佐倉宗吾義民傳……一〇九

福島安正君小傳及紀行梗概……一二五
蕃山先生年譜……一四一
蕃山先生行狀……一五九
松岡先生年譜……一六五
箕山浜野先生行實……一八三
加藤清正傳……二一一
水戸烈公行實……二二九
惺窩先生行狀……二四七
羅山先生年譜……二六九
羅山先生行狀……三〇五
鵞峰先生林學士自叙譜略……三二九
自叙譜略……三四七
煉霞翁年譜……三九五
先師澹齋長沼君行狀集成定本……四一一
國史館日録（卷一—卷二）……四三三

第三册目録（總第92册）

國史館日録　續（卷三—卷十一）……一

第四册目録（總第93册）

國史館日録　續（卷十二—卷二十二）……一
日間瑣事備忘録（卷一—卷五）……三八七

第五册目録（總第94册）

第六册目録（總第95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卷六—卷二十五）……一
第七册目録（總第96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卷二十六—卷四十六）……一
第八册目録（總第97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卷四十七—卷六十七）……一
第九册目録（總第98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卷六十八—卷八十七）……一
第十册目録（總第99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卷八十八—卷一百七）……一
第十一册目録（總第100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卷一百八—卷一百一十二、後編卷一—卷十四）……一
第十二册目録（總第101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後編卷十五—卷三十一）……一
第十三册目録（總第102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後編卷三十二—卷四十四）……一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後編卷四十五—卷五十四）……一
義魁清河正明傳……三七九
叢傳
本朝言行録……四七一
第十四册目録（總第103册）

本朝言行録　續（巻三―巻四、跋）……一
皇朝言行録　附：巡饗日記、枕上閑課……三五
名賢言行略……一二五
本朝名臣言行録……一九七
先正傳……二二一
尾張名家誌初篇……二七一
仙臺人物史……三〇一
本朝遯史……三二九
扶桑隱逸傳……三七五
隱逸全傳……四四一
皇和表忠録……四八七
三名家略年譜……四九九

第十五册目録（總第104册）

今世武臣傳……一
明治史傳……二一
近古史傳……四五
南部五世傳……一〇九
足利將軍傳……一二一
豐臣四将傳……一五三
前賢故實……一七三

第十六册目録（總第105册）

赤穂義人録……一
補正赤穂四十七士傳……三七
本朝孝子傳……一六三
本朝列女傳……二六一
烈婦傳……四四七
大東列女傳……四六一
近世佳人傳（初編卷之上、卷之下）……四八九

第十七册目録（總第106册）

近世佳人傳续（二編卷之上—三編卷之下）……一
婦女明鑒……六三
新譚……九七
先哲叢談……一一七
先哲叢談後編……二三七
先哲叢談續編（序、凡例、目録、卷之一——卷之十）……三八一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107册）

先哲叢談續編續（卷之十一—卷之十二）……一
近世先哲叢談……三七
南木誌……一四三
三楠遺規……二四五
三忠傳……二七一
日本義烈傳……三一七

日本忠臣録……三六九
尚友小史……四〇九
師友志……四三七
續浪華郷友録……四五五
大日本中興先覺志……四七五

第十九册目録（總第108册）

河内名流傳……一
義勇芳軌……四三
高山正之傳　蒲生秀實墓表……七九
學古剩議……九一
近世人鏡録……一二九
近世偉人傳（一編—五編卷之上）……三〇三

第二十册目録（總第109册）

近世偉人傳　續（五編卷之下、義集初編—義集五編、禮集初編）……一
明哲純義典……三三五
名節録……三四九
三名士傳……四〇七
明徵録……四一九

第二十一册目録（總第110册）

日本藩史（菊地序、自序、例言、引用書目、目次、卷之一—卷之七）……一

第二十二册目録（總第111册）

日本藩史　续（卷之八、正誤）……一
柏原藩史……六九
津輕藩史……二五九
鹿島外史……三六九
求麻外史（卷一—卷二）……四七九

第二十三册目録（總第112册）

求麻外史　續（卷三—卷四、跋）……一
橘山遺事……四三
日本古今人物史……一三一
本朝武林傳（序、凡例、卷一—卷八十八）……二二五

第二十四册目録（總第113册）

本朝武林傳　續（卷第八十九—卷第九十五）……一

系譜

撃壤録……二七
帝王御譜……一一三
帝皇略譜……二一三
本朝皇胤紹運録……二五三
本朝紹運續録……二九七
帝王譜略國朝記……三〇九
皇親譜略……三四一
皇國姓族誌……四四九

京都將軍家譜……四七一
織田信長譜……五一三

第二十五册目録（總第114册）

豐臣秀吉譜……一
鎌倉將軍家譜……七七
聿修錄……九五
伊達世臣家譜略記……一三三
諸家知譜拙記……一六七
源平系圖……二四一
訂正增補百家系譜……二五五
系圖綜覽（例言、目次、第一）……四四三

第二十六册目録（總第115册）

系圖綜覽 續（第一、第二）……一

第二十七册目録（總第116册）

系圖綜覽 續（第二）……一
新編纂圖本朝尊卑分脈系譜雜類要集（卷第一—卷第二）……三六七

第二十八册目録（總第117册）

新編纂圖本朝尊卑分脈系譜雜類要集 續（卷第二—卷第六）……一

第二十九册目録（總第118册）

新編纂圖本朝尊卑分脈系譜雜類要集 續（卷第七—卷第十四）……一

第三十册目録（總第119册）

新編纂圖本朝尊卑分脈系譜雜類要集 續（卷第十五—卷第二十、索引）……一
柏原織田家臣系譜……三三三
茶人大系譜……四五一
華族鑑……四七七

第三十一册目録（總第120册）

平安人物志……一
南山小譜……四五
日本外史系譜……八三
日本外史補系譜……一〇九

詠史詩

國詩史略……一二五
近世詩史……一六一
東洋詩史……一九三
詩史……二一九
弔楠公詩編……二四三
佛山堂詠史絕句鈔……二五一
日本詠史百律……二五五
日本詠史新樂府……二六九
讀史雜詠……二九一
征清詩史……三二九
讀正續日本外史……三九一

日本外史樂府……四四一
北總詩誌……四七三
瀛史百詠……四九三
海外詠史百絕……五二一

第十一册目錄（總第100册）

日間瑣事備忘録　續（後編卷十五—卷三十一）……………………一

安政戊午三月十日

辰牌避人於研蔵氏以作書且浴俊蔵来報福永善人至及登一郎贈筍午前帰○波多野藤兵衛来傳木原源右衛門言曰辱賜大作幸甚如尊柬必致之信道氏路将過浪華公若有事于尊夫人見屬○善人登一郎復来○今朝命厨人作鮓至午前来遣俊蔵召之至倉黄寧有乃與従者助之既成招主齋供之登一郎善人與焉○岡本権九郎来為書贈詩五古截集○喜兵衛柬送潤筆金○浪哉来乞字○茂太

郎来乞字○大和屋嘉兵衛来贈潤筆金若干○増山處平来乞字不値○齋藤一郎兵衛来乞字○太之助来○半作来○三笠屋某使人来乞字○終日陰霾午後大風至夜益烈殆倒屋既而微雨比暁風止

十一日

卯上牌四間鐘聲蓋火也不幾止○善人来見其門人竹下孝吉○楊井孫太郎来○竹荃来○良哉来○研蔵来○七兵衛来○半作来針○藤右衛門来

取書○蕭海来取所屬書○太之助来乃屬送書畫巻於瀨兵衛○遣一治於研蔵氏見其在否不在

十二日

善人携其族福永十壽衛来見○増山處平来乞字○瀧孫太郎来取書○蕭海来贈茶○佐藤寛作来○登一郎来○山下七郎兵衛来○熊太郎来約夜供蕎麦而去既研蔵来曰今日家人不在願臨乃遣一治辞熊太郎○黄昏至研蔵氏借其僕招熊太郎聚主人供蕎麦余獨宿焉朝来大風微雨寒甚至夜

風止而猶下

十三日

以帰期稍逼而招者及乞字者未已遣俊蔵於坪井楊井北條宗甫諸家告其由曰諸君有所乞須速送紙絹○楊井孫太郎柬返詩巻○坪井竹樵来先是余撰坪井氏水哉亭記成竹樵欲書之屏風又欲書絖不決余曰君須見矢之助謀之去○善人来○齋藤一郎兵衛来取書○避客於研蔵氏而作詩主人設浴及食瀨兵衛至前日賦五古一篇贈瀨兵衛宥

韻而有寸莛撞巨鐘但恐有所度句今日忽悟度平聲尤韻並非宥韻而誤為瘦欲改之瀨兵衛曰前日所賜横紙也不便揮展願竪書大幅余曰拙作殆二百五十言竪書之恐欹歪願令矢之助作罫畫絲欄瀨兵衛使僕招蕭海至遂謀出游瀨兵衛曰我先帰借山縣氏水樓而俟乃携蕭海返我寓○杉梅太郎來宗甫來○茂太郎又兵衛來○作周伯等所乞書數紙蕭海促曰將申牌小淞必遲（小淞瀨兵衛別號）乃出至水亭小淞及周布政之助在焉主人之子見（前日見者弟）

皆賦詩余先成（浮萍不動眠鷗靜春水盈々春晝永舟任流移篙不勞稍過山影入花影）將書之主人見小淞出所携酒肴主人供食余苦茶味鹹蕭海命舠渡川取山泉返黄昏辭政之助要入其家供茶初在途聯句至此余書之舟人橋下語（旭荘）樓燭樹間光（小淞）路闇行將蹶（蕭海）醉歸吟欲狂（周翼）連街門半掩（旭荘）狹巷石殊昂（小淞）忽過周瑜宅餘談及海防（小淞）未書戊午三月十三日中洲醉帰過周氏途中聯句謙書酉下牌返蕭海曰前田孫右衛門欲以十五日招先生彼實我藩第一流願強留余曰諾○初帰良哉登一郎宗甫善人在座宗甫善人曰先生去後小酌故來去也○既寢研藏半作來○宍道直記來返隨筆

十四日

昨夜与蕭海謀明日避人於燕屋氏今朝燕屋來曰既糞埽以俟○春平來乞字○慶平來昨日為慶平錄冩山詩於唐紙四葉慶平使人來曰願錄咏梅公詩余答曰惜哉不及乃送書故今日來謝○福永善人來告別○半作來○竹樵來○巳牌至燕屋氏俟

藏從上樓而坐雨氣未散南山極近蕭海來乞書主人供酒飯大饕思瞌借枕而臥醒蕭海已去作書數十紙春平來乞字蕭海復至宗甫來小淞東示贈余詩數首主人弟某見乞字黄昏返寓蕭海曰前田孫右衛門有官務不能明日相招願臨弊廬○初使一治守寓既召磨墨使岩吉代岡田馨藏登一郎藤右衛門小林耕藏來皆不值○宗甫所善長谷玄恭者來乞字不值○半作研藏來○今日周伯話曰聞熊本大火肥後侯東觀途中聞之帰國余曰諸侯不可

以火故停東覲許言也
十五日
実道直記使人来曰今日午後舟游花江何如乃使
俊蔵往辞以将赴蕭海招且取随筆五巻於宗甫氏
附之直記○研蔵使圭齋来迎曰朝食于我乃往小
淞追至曰願書屏風二雙答曰諾将食吉村延太来
初顔山謂余曰先生帰路須過吉村氏信宿至此間
期余曰十八日午後請使迎者来既食而洛竹樾来
謀書水哉亭記及送顔山詩於統半作来乞字能叐

隆庵至贈蘆已下牌返○大賀郁助来乞字不值○
朝来微雨忽下忽止至午前風大起雲裂日見而又
雨蕭海使人来促○藤右衛門来乞字○午時携岩
助出過燕屋七郎右衛門二家謝遂至蕭海氏在良哉氏
西二丁外蕭海無妻子一榻蕭然同其弟居来問字者履
常満戸飯畢余借枕而臥作贈前田孫右衛門五古
一篇詩長不録権九郎追至乞字去主人招燕屋至供酒
有盛饌将撤研蔵至日没辞蕭海使弟送燕屋研蔵
従至○恭伯良哉内藤萬里助太之助常太郎半作

長谷玄恭来皆不值○隆菴贈生鰻鱺二十餘頭乃
使俊蔵放之於玉江途過北條氏問書様○春平来
為竹樾謀統短長使俊蔵属映今川吉太郎東於圭
齋送書一紙於吉太郎
十六日
勝間田政之助者来見○蕭海弟来乞字○内藤萬
里助蘆金百匹○登一郎来乞字○藤右衛門来出
綃幅高六尺廣八尺乞畫富士山始畫巨幅故書○昨日作
贈前田孫右衛門詩今朝書之於統蕭海使其弟来

取之既而来曰孫右衛門得尊作大喜欲明日奉招
願強許之蕭海介荻原早太者相見○椋梨藤太東
送菓子○春平来乃属致贈実道小倉二子詩詩載集
○圭齋蘆半切紙○良哉送味噌漬瓜○光井三郎
兵衛使人来致牧庸蔵来庸蔵送近聞紙二巻且問上途期○蕭
海門人高橋藤之進来乞字○作書五十餘紙○夜
良哉来
十七日
以去期稍逼百務麕至昧爽使一治往起岩助ゝゝ

晏起常以辰下牌供飯故爾○良哉來贈茶○避人
於研蔵氏而揮灑方書水哉亭記於紙忽有一人通
姓名曰草刈八十八強請相見問其故曰大昨年謁
浪華矣乃見始悟乞字不識謝者也八十八曰前度
約先生臨弊邑之日首拜趨然居在三里外遅聞矣
復乞字余賤其粗慢以忙辭八十八曰聞先生將赴
玉江必往拜去余復坐書誤脱一字乃使俊蔵召春
平春平有公事使茂太郎來乃屬更紙而剗劃之既
而竹樵來贐金一両及紙余留之昨夜深更研蔵來

贈鰻鱺炙及鱠以既寢不食乃供之竹樵太之助亦
來共食主人自外歸飲二子小淞來見我忙不晤去
宍道常太來藺海來欲導至前田氏以猶早去假寐
于我寓一治來報光井三郎兵衛來別乃返見之三
郎兵衛返識小克已二幅且示所新寫曰將送之庸
蔵○楊井孫太郎東贈金二両乞字既而來別曰或
傳京師塗説曰水戸老公暴薨余及藺海曰老公以
身係天下安危久矣故訛言○小倉尚蔵來別不值
○良哉正次郎又兵衛岡吉兵衛登等來皆不值○

竹苞來贈潤筆○孫太郎三郎兵衛來去孫右衛門
使人來促乃与藺海出東行十餘丁北折数丁前田
氏在路右主人見引上樓小淞八谷藤兵衛内藤萬
里助周布政之助中村道太在座皆分韻賦詩余獨
以前日既贈詩不復作荻在政府者皆好學善詩他
邦所不及或示京師近聞紙中載水戸老公奉朝廷
書一卷蓋僞作然剴切時事非尋常者所能又載池
内陶所者出入搢紳之門獲水戸老公與果親王書
示之府尹遂以逞漏言語得譴杜門云余曰此訛言

也主人供酒以余不能飲田舍酒殊索上國酒肴亦
稱焉同大饗亥下牌同道太辭途別藺海送至我寓
○春平夫妻中村文右衛門太之助方在我室而飲
夜半去○川口屋喜兵衛使人來致素兄柬（素兄送金乞字）

十八日

登一郎良哉來○前田孫右衛門來謝贐金百疋○
大和屋嘉右衛門來送潤筆金若干○至研蔵氏作
書如昨日竹樵來春平來致潤筆金七両又以中村
文右衛門百贈金二百疋太之助來爲鹿島莊右衛

門者乞詩約贈潤筆金五両（以非常故録）○倉田藤右衛門来送雲丹不値○蕭海来致潤筆金五両且曰前日小林三四郎欲招先生期在明日而以其母病止山下七右衛門欲明日為先生炙使某告○研蔵曰今朝荊婦帰寧使某謝先生○吉村延太郎使人来問我游期研蔵曰明外日也○今日事務頗繁冗不能悉記○夜典太之助宿研蔵氏○遣一治於大和屋嘉兵衛氏属典室氏柬

十九日

恭伯来○朝自研蔵氏帰○辰牌将赴研蔵氏途遇川村淵蔵有田竹菴来別乃返二子皆贐金○吉村延太郎来問明日果臨否余曰意必如約然去留権在研蔵矢之助等某不能自主也延太郎遂従至研蔵氏小淞来送潤筆金千五百疋作字如昨太之助宗甫蕭海半作孫太郎来○熊太郎来送潤筆金若干贐葉夢林建康集二巻○申牌自研蔵氏帰○登一郎来送潤筆金及贐○岡本権九郎来贈贐○申下牌七郎右衛門使又兵衛来迎乃与蕭海出至嘉右衛門氏謝訪熊太郎不在遂至七郎右衛門氏主人使其妻率其媳婦及女相見蕭海去主人妻使婦女炙余背十六處余感主人厚誼乃口占一絶以謝（日々観花日々醒春游偏恐或傷生出三年艾為吾炙客裏難逢此厚情）日没蕭海来主人供酒又兵衛妻妓也近自帰寧返又出見良哉春平太之助至皆酣飲或起舞余眠既而辞七三郎（七右衛門子）又兵衛送至

二十日（原稿既亡八月追録）

避客於研蔵氏而作書○熊太郎典田中仙蔵者来

乞字○午時自研蔵氏返書宮市人小倉郁太郎所嘱扁額発之荒物某氏○倉田藤右藤衛門与其主之子小林耕作来別耕作贐西筆○大和屋嘉右衛門来贐襪○山下七郎右衛門来贐砂糖初予使春平属中野屋宇兵衛石針醫敬齋二三度既辞問春平曰謝針醫何如曰一次銀一銭例也予曰我旅人也宜倍謝之乃使春平贈金二朱既而敬齋送唐紙数葉於七郎右衛門舎人乞予書舎人曰先生書潤筆額既定公不可獨破例問例何如曰全紙金百疋

扁額五字以上亦然敬齋大慍曰彼使我針而不謝
文人潤筆既有定額醫家謝儀獨無定額乎我針一
次定額金三両然則當以金十両謝也舍人曰公妄
人也不足共難敬齋嗔欲鬪衆諭之退又兵衛私告
余金詰春平春平曰俗例謝醫多以佳節前故某未
謝彼何得以未謝為口實吐如此妄言乎此事一任
我先生莫関予曰凡未謝則曲在我且彼所乞潤筆
不過金一両我何畫一両之勞而与妄人較乎蕭海
聞之曰某既説諸人定潤筆額敬齋小人先生若許

彼乞彼必詫曰我能破鉄門限矣聞者必曰旭荘潤
筆額實亦其所知蕭海私之耳先生肯以一妄人博
某乎予曰進退維谷唯諸君意敬齋日来罵山下氏
之舍人舍人不得已詫答曰我既為君請先生先生
以繁冗未執筆七郎右衛門聞之曰此躛言也唯宜
曰君言無理不可以告先生也不然彼将併怨先生
矣舍人以蕭海春平言告七郎右衛門七郎右衛門
私見予曰先生不肯為敬齋下筆明矣某誓不躛言
而舍人躛言某自以為過矣願先生為我作書我将
私送之以補我過予從之又兵衛与春平謀将止贈
敬齋金二朱予曰是我以二朱當潤筆也謂蕭海何
乃送之敬齋大耻将来謝予曰我為山下吏書而已
敬齋何来謝之為乃止七郎右衛門為是来謝

二十一日

朝廷太親汲清泉而至烹茶前田吉右衛門虎之助
父子及有福半右衛門游佐小六天野謙吉和智小
助山本楊柳来會○朝来雲色暗澹至巳下牌而皆
曰今日恐難上途既而晴野上周伯自萩来贐菓子

一次亦喚馬夫轎夫至余曰昨夜我東吾子曰明日
以未牌發吾子宜以午後来也而巳牌来何乎答曰
某謂喚其失於遅寧失於早故爾余曰轎夫馬夫恐
不堪遅吾子能使轎夫俟乎一次不能答前田父子
聞之曰須返轎夫使馬夫先行託裝於三位驛三位
人亦知我将来預具人馬以俟是良策也又曰某将
發夫送先生莫過慮乃放轎夫去馬夫亦請去不許
曰我不忍使轎夫久遅故返未嘗使汝遅允萩役夫
至三位例也而欲止於此地何故馬夫不能答遂行

○為吉村前田諸子作書数十紙○午後蕭海来其弟及門生数人送之至蕭海曰某将與送者飲於他家請上途時報我去

二十五日

夜来風稍衰而微雨下乃議赴湯本已牌主人父子供酒醫人岩崎泰氏来見贈蓴菜及松魚○解装點撿諸具蕭海病患腰冷乃僦行縢○午後謂主人曰我輩今明二夕宿湯本而明外日赴西市中野氏請留我装二夕而送之前驛答曰諾乃雇轎夫及擔夫上途久平別於戸外久七泰氏送南行一丁許村盡右見一水三丁許西山稍逼萬木蔚葱有橋焉縦二十間横二丈橋柱及欄皆石不用片木即久七氏所

捐貲造之萩侯賜名観月橋久七父子欲乞余詩故宗右衛門薦我也水浅可渉然暴漲極駛人多溺死和田氏此挙衆所欣戴蕭海曰昨夜観京儒牧某所撰橋記蕪冗不堪観豈慊人意請先生速改作久七泰氏別去乃上轎既渡右渓路於西山麓而南行山益逼有村名板持路上多石時過松間又有村名河原地以陶器名蕭海與余欲服烏頭劑乃買薬甌容水一升行数丁渓涯有石卓新如柵轎夫曰此大内義隆公所踞公逃山口而奔大寧寺路于此矣嗚呼

義隆狼狽不足言而遺民思之至護其所踞何也或
曰毛利氏討全姜自稱義舉故崇義隆以餂人心也
雨又下風大起入湯本人家夾溪各數十戶山高地
促酷似我豐湯坪天瀨等地渡圯橋右溪而南行人
家斷續一丁餘至山根投宿平川正助氏和田文子
所親善故豫使人屬我焉云時未下牌也正明至此
四十餘丁向西南○從者遺藥乃雇一力之和田氏
取之往返八十丁債僅五十六錢蕭海歎曰我今而
知錢之難獲也○逆旅主人導取山脚微徑東北行

微上左有廢舍蓋稜侯浴温泉時所止余感其素朴
不奢路忽下數十步左見湯舍一棟而兩扉左扉鎖
主人以鍵開之名鍵湯禁濫入也湯以石作泓方丈
餘深可二尺七八寸湯自木筧出高三尺許鏘然成
聲湯蓋明礬自出寡臭氣温嫩不熱○書楊井孫太
郎所屬風花雪月樓詩○晚復浴取生路東下數百
步出溪上返○夜又浴○夜半風雨倶烈

二十六日

風止而雨不止殆如梅候○久七泰氏携酒肴來訪
為書絖紙數幅既而與二客飲泰氏供蕎麦○久七
贈金若干春泥贈女才子書一套皆潤筆也○附孫
太郎所屬書畫各一幅及書畫帖一卷于春泥致之
○黃昏二客去○醫人秋山玄琳來見○始與蕭海
服烏頭劑○今日浴湯三次○昨日來所浴在東第
一頭名禮湯今日初浴第三湯裕恩湯扉内地勢高
低下梯數級而至泓ゝ深寛大然比禮湯頗冷○黃昏
前雨暫停南山尤高名長州富士白雲四被唯露頂
數人余曰雲海也呼春泥等觀之○雨聲終夜滴瀝

二十七日

雨至午前止与春泥謀遣一力於久七氏東曰今日
將赴西市請使人馬來午下牌返久七答柬曰諾將
命驛長恐不得速請待之○玄琳來乞字○蕭海曰
吾家舊僕來贈酒乃賜主人ゝゝ供酒蕭海曰吾僕
嘗姦人妻夫殺其妻僕奔竄免遂下獄吾家周旋得
活今在此地云○玄琳饋茶甌及陶鉢○余將贈主
人飯貴春泥曰久平父子屬某曰平川氏飯費我將
償之莫使廣先生費乃止和田氏厚誼一至此哉亦

顏山力也申上牌人馬未至玄琳曰先生有意観大
寧寺須先發草請導乃辞春泥春泥既老而送我至
此不堪悵然主人夫妻亦慇皆送至溪上別渡未時
所過橋西行一丁路稍上乱石犖确數百步而下右
有小溪左則山脚萬杉森立陰凉襲膚路左有井掲
書義隆公鬢水池玄琳曰俗傳義隆走至此鑑池不
見其首謂死兆乃自盡行百餘步路右有尖石高数
尺掲書曰義隆公拭兇處路左又見古墳八九莓苔
没碑玄琳曰浮徒偽設不足観也陰徳大平記載大

寧寺前有深溪逆波噴坌溺者不知数即謂此溪也
縦使霖後深不過三尺廣不過一丈有半而增飾至
此其不足信明矣行数丁有板橋敝以板屋渡入小
門右有邏處余發絢絶使一沿補未成玄琳就邏人
借發邏舎前渠水喧豗西行数十步有三門頗巋然
玄琳曰俗傳冷泉隆豊自刄門樓手抉其腸投之陶
氏放火獨隆豊血痕涂樞上神符者不燬寺僧因作
鎮火符年售数百門内僧房比列前有清泉数派分
注左有選佛場柱聯多僧道費所書寺後高峯萬木

龍嵸濃翠如潑其左右連峯横立皆斗峭如屛寺前
亦然唯南北山断處僅数十百步官道属焉取寺左
小径上坂群石如磴側多墳墓草花黄紫加以杜鵑
凡上一丁餘路右有平地四五畝環其三隅皆墓也
凡百二三十其西北面者為本寺累世住持之墓南
面者為大内氏墓凡二十中央為義隆墓高三尺許
成小塔形其製粗朴蓋當時物苔痕遍蝕不見文字
前立小石碑高二尺八寸横六寸蓋後人所設正面
書龍福殿黄門兼七州大守瑞雲珠天大居士十八字

側書大内左京大夫従二位太宰大貳多々良義隆
卿天文二十年亥九月朔日四十五歳三十三字又書辞
世詞一首世人所傳故不記墓後立一牌書経文即
九年前三百回忌辰薦福者毎墓皆前有小牌書其
人姓名及法謚蓋義隆左右為其妻子墓左上頭為
前大臣藤某公墓次某々公皆攝籙大臣寄寓者其
餘皆忠烈殉節如隆豊者義隆事史傳詳悉不復論
之唯墳塋荒寂使人生懐古悲凉之心返至邏處轄
夫未至玄琳請走返促之去而将下乃又遣一沿久

之鐘鳴鳥歸猶無消息乃与蕭海返半途遇一治曰
人馬未至近逆旅俊藏迎曰館人謂某曰和田氏已
報遣人馬未則其早晩来必矣馬夫直赴前驛亦未
可知也君須俟於村口有岐處故来乃使俊藏俟焉
而返平川氏不見春泥館人曰春泥翁聞玄琳報親
赴和田氏矣○夜久七使人来致與春泥東余披之
東曰某命驛長發人馬彼諾之既而以今日驛無見
集人馬須課遠村且而方下日將没請明日昧爽發
某不得強之為我善謝廣先生伻曰初遣一力送此

東途与春泥遇從歸我主怒曰不使廣瀬公見此東
必遅人馬也故使某来乃東春泥曰某披和田君東
初知人馬不来之故和田君厚誼無詞于謝君善為
我謝唯祈昧爽之期莫違○千崎醫人繼（姓單）蕭海所
善来訪因相見

二十八日

早起浴温泉雲散初見日○使俊藏先赴前驛預具
人馬○卯下牌轎夫檐夫各二名来曰馬夫既赴前
驛矣將發轎夫曰轎當用三夫公何欺我也余曰允
轎有引戸垂二樣引戸三夫垂二夫天下通法也我
轎垂也何謂欺乎曰此地例不論引戸垂皆用三夫公
獨否此之謂欺也余曰此地所獨何謂例乎我知例
而不知獨汝莫怪乃怏々上途過大寧寺前西南行
杉盡老松夾路々稍上名大寧寺坂六七丁而下傍
多小山皆奇峭萬木蔚葱相距数十間見白雲過觸
木葉如有聲而無聲蕭海曰彼即雨也余曰謂霧可
也謂雨不可也既而微雨濡巾將用笠忽止回観即
雲也如此者数度轎夫曰雲有晴雨二種今日即雨

雲也過小原表山等地皆山際小落亦有温泉路左
忽聞瀑布聲俯視草木間奇嵓突兀路稍下出於溪
上両崖如立掌水過其罅忽成氷簾忽成飛流如曳
練如崩雲飛雪者数處世呼七重瀑下至平地人家
数十名木津水稍廣路右見行筏者水淺数人立水中
而推挽勞比肩擔一間耳越一坂至八幡臺入驛長
氏深川至此　里而遠人既集而馬未至乃發下坂
数丁天晴到處藤花發早蟬鳴悵然感行旅之久行
一里至池吉村人家二三十入驛長氏主人業製紙

乃買半紙四千葉出摶飯喫之比畢人馬集主人素
知余姓名頗相敬乃以百錢謝路右溪而下杜鵑續
續開渡板橋而左溪地名百合野人家斷續又有村
名大河内路左遙見山端露一嵓矗立數十丈路轉
而右之直過其根仰視不見行數丁有一水南流入
溪名神上川溪至此益太又數丁路右全山一片巨
嵓而嵓形似積板所化皺襞層〻千重萬疊而為一
者其根有神祠名岩神路於山腰微上微下二十餘
丁而地稍開溪益大見舟午牌入西市人家三百餘

入中野源藏氏源藏為本地第一豪右顏山所善前
日山本氏席上相見而約過訪矣主人出迎入室其
母及妻見蕭海素與其父半右衛門善半右衛門方
在三島捕鯨場云俊藏出見日已上牌至此○池吉
至西市二里自深川以西左右皆山別無所見○初
坐主人授孫子吉昨日東〻曰先生願無誤以二十
八日之期云余曰日猶高須直赴孫子吉氏乃束裝
屬主人雇轎夫三名使俊藏先行報孫子吉召待詔
理髮畢將上轎孫子吉倉黄与俊藏來曰今日石川

良平及家兄孫兵衛皆有公用出於長府顧四月朔
臨乃止主人留孫子吉宿孫子吉將遣于長府因東
國島俊藏曰將以數日後過貴境此
敢告○和田順藏來訪順藏三十年前學余○
主人舍後有書齋對東山余曰山不遠不近亦不高
不卑實無雙勝境齋前百餘步即溪也齋側又有一
小溪東流會焉步至溪上西〔兩〕涯相距二十間許數舠
聯繫源藏曰溪舊不通舟家翁建議撤石浚砂始行
舟焉寡君賞其功命掌漕務願賜一詩余曰諾既而

飲於齋皆大醉○夜始入蚊帳

二十九日

孫子吉去約明日午前遣夫四名迎我主人叔父某
内兒等數人見○為主人作書且賦一律詩載集○申
牌謂蕭海曰今日春盡也不可不出遊乃與之出至
舍東溪上南下百餘步至所謂二溪會處有棕櫚獨
木橋不能渡偶有一人立前涯授竹杖乃杖而渡路
於沙外雜英亂吐三百步許渡橋而東取田間小徑
南行數丁左見小渠渡獨木橋右渠西南行左又有

一渠廣倍前渠左此而行溪及渠之左右皆有樹林萬綠　蒨幽淨可愛忽見役夫數十杙栅渠心將激水通溝洫也過綠陰中三四丁至有人家處渠分數派沿而西當途有竹林右折出於溪涯林涯之間可二三步杜鵑花簇々渡橋而北路屬田間直北行八九丁入西市玉江以西十餘里始見此平坦過街上二丁渡板橋々角乃主人氏也荻与長府以橋分界云一周至此三十餘丁矣日將晚○主人供酒其族來醉先臥

四月朔

夜來大雨天明未休○脇腹大疼乃服大黄甘草湯余所製又服龍膽膏○為主人及和田順藏作書初把筆道菴孫子吉所遣夫四名至源藏曰雨勢如此須明日發也余曰孫子吉既踐約使迎者來我不可違約也乃与蕭海議曰凡宜以數日後赴舟木驛我自宇賀過長府赤間而赴黒石梅本健明氏報凡也俊藏須以明日赴長府國島氏託我裝也乃裁柬國島俊藏茶屋新次郎柬付俊藏至午下牌書畢主人贈潤筆金若干○主人設別筵其族數人來會源藏一家皆奠摯忠實曰約他年復來訪云○未上牌上轎衝雨而發一治從源藏送過門前橋別西行右溪而上兩山相逼路於南山足順藏獨送七八丁至有橋處別橋側村家一戶地稍上迤邐成坂三四丁至絶頂即平原也人家斷續村名八路麦田冉々路坦多石二十餘丁有村名浮石又二十餘丁有村名十文字原○北見平原數千頃中間往々有樹林忽南折入山間微上微下地名木工路子溪水東流傍

溪而泝溪心石立激波雪飛忽遇擔嫁奩者數輩轎夫曰必与新婦遇既行二丁餘見少年三人小婦二人皆曰婦人婦既薙眉而男子袪服疑新郎出贅也問其從者果然從者傳道菴等言曰既來俟於横路矣問横路距此幾丁曰二里而遠時日將暮十七八丁有村名河内就人家乞炬時雨稍微夜行用炬甲寅雲州路上以後初今日有也渡溪數次轎動搖非常大發嘔氣加以頭痛背疼苦甚路頻盤旋溪聲雷轟路傍巨石人立轎屢觸焉路益上溪益喧轎夫曰

路右高山名狗留孫西市以西第一険悪處近以荻
侯長府侯過焉修路故僅得通轎凡上七八丁而下
険於上数十盤遥見火光皆喜曰迎者也既遇之則
村人数輩擔海帯又数丁即横路也起路左人家問
迎者何如答曰来而去矣炬盡轎夫屢奔走索炬偶
得一柄然不久盡将雇一力先報孫子吉然以雇銭
非常止擔両挄者請先往横路以西路益狭石益尖
余益困疲又見火光道菴孫子吉出迎也八九丁入
本郷村孫子吉氏在焉西市至此五里向直西路属

山間山皆小而峭樹木灌茂不似他邦潑露他無所
見〇孫子吉兄孫兵衛之長府未帰其母及妻児時
雞既再鳴浴而飲食天殆明而臥道菴去曰某家在
三丁外

二日

卯下牌起而初晴〇主人家面西地自墻上下瞰麦
田数十頃漸ゝ下田盡處即海也際天無涯而東南
山至此畢左右張如箕口中間平地即昨夜所過〇
夜来服道菴薬未瘥又服数貼〇巳牌雲散日見与

道菴孫子吉取門前中路西行三丁餘至海上数舟
連泊傍見松薪山積男婦数十人方運之于舟聞将
赴赤関乃借筆墨於舟人裁典茶新栗属焉東曰米
田生若拜趨請教本地路遣之来〇西北地背挿海
未了往ゝ見村落東南遥見数島即赤関地方河野
亀太郎所配在其中潮際多奇石選採之道菴先去
孫子吉属曰命家人送茶未至余頭痛甚乃返途与
送茶者遇〇孫子吉母為余理髪又按摩腰脇〇作
書二十餘紙〇道菴僧道隆義和昌平来見曰我二

年前嘗游宜園〇夜孫子吉兄孫兵衛自長府帰見

三日

余語勘左衛門来訪勘左衛門舊姓名川田元貞近
贅於余語氏冒其姓云〇作書二十餘紙〇道菴曰
請枉駕弊廬〇午時其門人使西島萬助来迎乃携
孫子吉一沼往道菴氏在西島氏東二丁外道菴及
昌平道隆出迎其家枕北山之脚西望海口而与南
山對中間之地可四　頗爽塏而隘主人曰将待一
二年結構一新余曰如是勝槩難多得但在位置何

如耳〇道菴妻及妹見〇道菴氏東南見小岡余謂
有佳趣乃使道菴導自門前下二十步東折路於山
根數百步南折下數十步至平地有溪西涯石出水
滙孫子吉曰是消夏妙境然村人不識也渡溪即岡
也盤旋上數百步至頂神祠在焉西與海相對余曰
全岡殆可二丁直奚道菴曰不過三十余余曰此可
買而栖遲也孫子吉曰祠外多墳墓如之何南下百
餘步出於官道即前夜所過一周而返四丁也〇暮
道菴妻為灸背及腳侑酒孫兵衛勘左衛門昌平萬

助來會至戌上牌俊藏自赤関來曰昨日至長府國
島俊藏不在因訪藤永氏託裝今朝見俊藏〻〻曰
日者得先生東報清水願先生將來前一日報我〻
將使清水氏具云〻今日至赤関見茶屋新次郎聞
先生消息（謂昨日所發東）疾走來矣赤関至此八里而俊藏
午後發程云戌牌酒撤孫兵衛携俊藏去余與宿焉
〇今在孫兵衛氏見羽蟻數十萬向柱根出者三所
日照之悉死

四日

夜來天陰比曉微雨既而東南風大起〇初欲以卯
牌走去赴赤関以風故止〇孫兵衛母來理我髮〇
道菴妻灸腰及脛如昨〇石川良平義父一兵衛乃
孫兵衛叔父也來見曰明日請臨弊廬〇申下牌風
益烈孫兵衛使轎夫來迎乃携從者及一兵衛道菴
而往主人侑酒〇夜半風稍衰大雨傾盆

五日

天明未止〇石川良平來見曰午後請臨弊廬〇道
菴曰先生今夕宿良平氏明日晴棄舟赴赤関雨倍

宿焉明外日棄轎去何如余曰善既而俊藏告曰前
日國島俊藏謂某曰先生來之前一日報我明日若
雨明外日到赤関其翌日報國島氏又一日而赴長
府不亦緩乎某今日往報俊藏先生明日不論晴雨
直赴長府何如余曰善乃使俊藏發厲孫兵衛曰明
日為我雇夫送我長府曰諾〇道菴曰某當從良平
氏之遊然隣有婚者招某為客不遑從明日與孫兵
衛送先生〇初孫子吉欲為雅人余勸學全城為東
道菴曰我為令姪謀立終身業常為其父凡所掣臂

今後三年唯從我言必有成也答曰諾居一年余西
下道庵等不与余謀召孫子吉下而贅於赤亀屋氏
余聞之曰孫子吉必悔此行屢謂從者我到長州孫
子吉者必来見我既而果然数日来見母及道菴孫
兵衛與孫子吉互論往事得失是非不正余曰往事
不必論唯有今後何如耳令郎（主其母而謂）年過而立猶
未定處既一誤二誤三誤矣不幾誤而終身乎皆曰
唯孫子吉意孫子吉曰唯父兄意余曰吾子輩相讓
而不為主預遁後日責也頗失孝慈之道今後各舍

私見唯我言之從必三年而有成皆曰唯先生意乃
勸從我游豐後○午後辞孫兵衛氏孫子吉從孫兵
衛及母妻送二丁別至溪橋道菴妻及妹走逐及而
別取来時所過五六丁到山下南折取路入両山間
沙路少石上三四丁而下前見海人家百餘朓為孫
子吉曰彼名浦良住處此地斗出海中数十丁往年
或人謀鑿山間通潮舟楫来往本御湯玉人皆便之
然終不果余曰視地形蓋鑿之半止者凡地形窄處
必有地骨儼巖如鐵初不識之容易創之而悔者余

屢見之路左溪聲頗壯余曰此山高過二三丁而其
麓有東西二立蓋靈地也行三丁許入浦口瓦屋高
低孫子吉指路右一家曰美和昌平氏也呼之出而
從後一丁指一家曰山本勘兵衛氏也先是勘兵衛乞
書因訪主人年六十餘極朴實供酒其子及女見申
上牌辞主人及昌平送西南下出於沙上潮及脚根
人家彎彎西海而立南行数百歩東折良平出迎其
家獨占山脚頗輪奐既坐其弟及妻子見○作書二
十紙許畢主人供酒及勘兵衛昌平戌牌撤孫子吉

從余宿焉○主人土豪多藏大内氏以来感状請観
之（感状者上賞其功勞之書）余感古人戎馬間善筆札

八日
使俊蔵先行報梅本真逸（研明近改名真逸）〇舟子将負装
而従曰朝飢難耐願遅我喫飯畢余曰我弱行爾疾
走必及乃上舟子肩登南涯一沿従歩沙上数百歩
人家五六倚于山根石炭之氣衝鼻容年田島要右
衛等与長府人争石炭壙請余来梅本真逸而觧紛
蓋此地小径数條不知所向就一家問之曰須取中
路南行一丁左折渡小橋也橋以南両山逼平田如
帶繚繞中間路従田東南通路傍見梅實一治拔刀

截一枝帶数十顆者路稍入樹間陰森晝晦三四丁
林盡出於岡頂遠望空豁旭初上左見海一沿曰蓋
霧也視之實然即昨夜所泊上流一帶皆　霧徴上
又下茅花夾路列松成行田有両岡間路従田下左
有微流真逸出迎傍渓東下七八丁渓稍大渡石橋
即真逸氏也自妻崎至此二十四五丁舟子遂不及
遺俊蔵迎之〇其義父文甫義母義弟文明其妻及
門人小林尚賢岸賢水福重和三郎見〇真逸使一
价報余至於蕭海於舟木驛〇主人氏側有岡市太

郎導上為岡頂有神祠方修營乃取傍径草木之氣
蓊鬱至頂下瞰平田数千頃田盡有海風帆簇々海
南白雲一帶其下横翠連碧即豊東湯岳諸山也祠
庭頗坦廣近修祠結構未終土木狼籍祠後新誅草
萊往々見石炭壙跡余曰此岡自田間突起四面平
岡環匝蓋宜城郭市太郎曰昔人既美至今地名城
村下過真逸氏門前南行老松夾路二丁有崇石處
即祭時遷神輿為也右折傍渠行二丁北折過村尾
上平岡頂東南遥望海松林一帶似和田岬市太郎

走帰取望遠鏡至然以牢晴烟合不詳見市太郎曰
此地本有祠爾田四郎左衛門毀淫祠時廢為余曰
村田氏我所親善其卓識非常人所及然如此地眺
望佳絶留一祠作游人憩休之處不亦可乎清高宗
不毀寺院曰留當詞桟與畫景帝王量實超矣東北
取田間小径返午後蕭海其門人平賀棣之進至〇
作書二十餘紙〇蕭海贈櫛〇主人供酒夜與蕭海
歩松間月色太研忽見一條白氣横空蕭海曰蓋白
月下小星起余曰然乃往歳所現彗星之類立見之

稍〻滅不見〇與主人議去留余曰吾十日夜棄舟
赴赤関別使俊蔵赴長府可也主人曰唯命〇今日
莫逸致室氏健之助二月廿七日晦日兩柬曰此立
野宗甫所送始宗甫與余約會於莫逸氏既其屬主
事妻病故不得未發專价報其故且送此柬云

九日

主人欲導余輩觀海邊蕭海難辞乃止〇作書二十
餘紙〇主人飲余及蕭海頗酔既食而卧未眠渴喫
茶而起作畫忽覺胸肋疼乃服龍膽膏並劑俊蔵主

人夫妻交抑胸腹終吐且下疼未已服調胃薫氣湯
良久已又起復已凡数次比前日特劇實酔未醒而
食之所致今後須深戒〇申上牌蕭海告別送之沿
溪下數百歩出於橋傍人家断續一丁許村盡而別
蕭海相隨数十日為余傑侮走奔頗竭誠懇乃贐書
扇十柄其從者書一幅所屬與顔山研蔵春平宗甫
及宍道直記柬〇醫犬三浦玄冲者來見〇吐後疼
大發乃服小建中湯主人妻醮巾於湯暖疼處頗有
効

十日

辰牌使俊藏赴長府曰吾子至長府日未晩須遂赴
赤関与茶屋新次郎謀先定館舍〇終日作書數十
紙〇願行寺探道者來見〇蕭海柬送金壹兩二步
之書數紙曰波多春泉者囑〇主人供酒余及探道
余以病不敢飲〇薄暮莫逸與探道等出上岡頂觀
遷祠儀男婦立者可八百祠前置高棚著衣冠者數
人坐焉唱神呪屢拝畢投糕及錢如雨立者爭拾之
相推排頭觸背軋甚者顛仆至傷半而返莫逸妻暖

胸疼如昨〇莫逸贐上國酒三升砂糖三斤及木布
木布者老樹皮間所生長一尺幅可三寸五六分厚
而柔如韋舊無名余假名之又贈潤筆金八兩餘〇
初莫逸雇舟曰先生欲詰朝傳赤関須以今夕發也
舟子不在莫逸曰今夕潮逆須昧爽赴舟次也

十二日
遣僕蔵於瓜生氏贈金百疋謝藥更取藥四十五貼○新次郎来曰請臨○浴湯肆又就待詔師理髮○服常次郎丸藥○巳牌携三生訪新次郎不在乃訪玉池生新次郎追至生供茶余買其印函新次郎子子来報平助導堤平兵衛至乃返見之平兵衛年四可十七八快人也曰先生過弊邑日請臨我所寓産物會所余曰諾平兵衛曰某将以明日帰余曰某又然平兵衛贈加須底羅去石井宗純豊野圭次郎香取

小谷玉池生桂一敬等前後来見作書数紙至午時小谷獨留主人供酒飯既而皆午睡孫子吉曰河野亀太郎配於蓋井島其妻共三子守家上許時〻通消息乃裁一柬曰僕過此地必主人吾子氏此行獨不然實不堪悵然聞吾子罪譴極重僕老矣恐不復相見吾子宜悔過慎已逍遥待天之時也聞令閨獨居欲相見喑之然不能無嫌於人口他日天假良縁僕将買扁舟訪吾子吾子須攝養莫夭天命也既而使孫子吉付其妻初在宇賀共孫子吉謀棄舟至赤関逢弔亀太郎道菴聞之慍曰君子不近刑人余笑曰吾子誤矣然遂不果○東吉雄祐阜曰将過貴境堤氏留我或将宿焉當相見預報云（東托平兵衛）薄暮新次郎将供飯余曰逆旅老婆約煮蠶豆相俟矣新次郎乃遣婢取之返曰逆旅婆欲先生返食乃帰婆曰妾使婢携豆婢不顧去不解其故而欺先生至此乎○夜玉池生来贈硯一枚小谷新次郎来○平助携筑後屋作次郎来見常次郎使婢来致其妻共室氏東前日淡之丞曰義姉（謂室氏）母家在吉田驛傍外舅

猶存欲乞先生書今日送書於常次郎氏屬致之所謂外舅蓋常次郎妻兄弟也○平兵衛使人来曰方觀劇顧臨以短視辞聞一治買梨一顆價八分食之乃戒曰人不宜過身分吾子從我〻每日償吾子飯費三百銭吾子自料其勞能當三百銭否否不能當之謂素餐況費七十錢於無用間食乎屢見吾子著破屨不肯改買蓋賤也而費七十錢於一菓之謂吝而不知儉也今後須用意焉

四月十三日
昨日平助約送我小倉辰下牌欲發舟而不至使俊藏等問其遲旅不在○新次郎来曰舟子以潮將遲促上舟如之何乃遣俊藏於堤平兵衛逆旅告今日赴小倉且問歸期返曰平兵衛昨夜観劇未起曰先生請先某將以晩潮帰○桂次郎玉池生一敬来乞字○巳牌平助来謝遅緩罪乃命助家装○昨日来栽与室氏使之助金城柬今日属之新次郎昨日新次郎返長府所發与室氏柬曰未得脚便（脚便用邦呼）今

日合封之表書有致此柬者須附錢百五十文（送書統三）（片於金城）○付與蕭海俊平柬於平助平助將以數日後赴荻（送小楷筆七枚於蕭海）○新次郎拉舟子来曰朝潮不發而至晩潮小倉海口有官門夜鎖恐不能入乃遣俊藏於平兵衛許曰舟子謂趁潮恐不能入関不識公有策乎答曰関夜鎖公法也某何能私開之乎余曰彼初言以晩潮返而今（吉）如此恐不踐約不若直赴大里宿焉明日不過小倉直赴徳力則明外日帰家也舟子曰此至大里不拘潮勢某返俟命遅速唯公意

去皆識曰潮恐既遲午後赴大里可乎助曰不可某視風潮猶能至小倉平兵衛决非違約者其請行見之新次郎曰俊藏君不面見平兵衛故未得要領某請往見焉去既而平助返曰平兵衛聞先生將臨甚喜然實有未得去之故屬某送先生於其家矣新次郎返曰平兵衛謂某曰我未能去君請送先生於我家代我為主人以留之乃使新次郎命舟子舟未至屬新次郎買浪華酒一樽價銀八十錢○与孫吉洛生司湯肆午時舟子報艤畢乃與新次郎孫吉俊藏

平助一治上舟平助僕某從入平助曰僕將帰日田先生有事於令子姪唯命初使新次郎定舟賃錢一千二百文舟子以平助等二人不在原数請益二百錢使平助難詰遂益百錢今日天晴風和潮順舟行快利午下牌傳小倉使平助送酒樽及馱物於大阪屋喜七郎氏余及新次郎等南行街上五六町至産物會所即平兵衛（平兵衛家任行司村）一婦人見蓋（平兵衛妻妾）俟飯○遣孫吉俊藏吉雄祐卓氏贈菓子○栽與乾治孝也柬屬平助僕柬曰吾今日至小倉堤平兵衛留

未決明日將先遣二門生於卿許云○與平助議
明日使俊藏監馬夫赴日田預作起馬状曰我
將以本月十五日昧爽發小倉日田馬一匹夫四名
請預備具我過馬初過使俊藏帶状去而汲平兵衛
來歸止○祐卓來訪明日臨散廬(先是祐卓平共子養子徒業襲稱之)
名○夜主人供酒及祐卓平助既而与新次郎步至
大橋風充烟歛潮月鮮明

十四日

平助來○卿下牌至侍詔師使俊藏來七郎氏發焉

夫二名搭夫二名先赴日田今夕宿添田使与範治
孝也東東曰堤平兵衛来自馬関返致我帰期未定
若定將先郵送一東相報中島以東猶有數村東多
遅滞焉今(我属日)米田生預與中島村長謀我東至登時
雇一夕致卿許生來解田舍情或恐誤其事生至翌
日須發解事僕付中島村長預定我東至時處置如
何也○平助返馬関(赤)使一治送之於倉本氏贈書扇
二柄於七郎○午前平兵衛未返乃掊新次郎及二
生訪吉雄祐卓過大橋左折至城濠上左濠西行二

丁祐卓氏在路右主人引上舍後洋嶽樓遙望山海
故云既食午睡平兵衛使人來報自赤関帰主人招
之○来牌主人供酒比撤平兵衛至既而平兵衛与
新次郎去余輩宿焉○夜主人使門生按摩

十五日

夜来微雨天明風雨共烈終日不已○新次郎東曰
平兵衛欲乞字請返祐卓聞之曰將一献願招茶新
及平兵衛乃遣孫吉一治邀之新次郎至福田芳洲
是日某前日以父病自青木氏帰矣祐卓平兵衛皆

某親交也祐卓將出○○視患者使某陪坐○午
後欲返堤氏芳洲以主人旨強留之乃復遣孫吉一
治於平兵衛氏取硯紙既而屏風一雙扁額二(即平兵衛)
(所乞)中牌祐卓帰供酒有盛饌將撤平兵衛至○黄昏
平兵衛導帰其家曰拙荊帰寧某別不供給請安心
留滞○雇按摩師○主人致桂一潋所贈潤筆金若
干○主人欲薦余於當路乃話經世務主人悦

十六日

昨夜雨止而陰朝来復雨○為主人作字○田浦人

規久田徳左衛門来見乞字既曰某自製硯謝以硯
謝大小唯命余乃作圖徳左衛門曰期今後十日致
之余謂主人曰今日為君講論語主人悦告之諸友
〇僧大明與其子来見（大明二十年前所識）〇午前雨乃議上
途主人与芳洲强留余難辞主人曰然今夕宿於株
銅塲彼地距此五里餘某母又在焉使某荅人先往
報我母姉預供具而先生往可也余曰幸甚乃遣孫
吉於大塚屋喜七郎氏以趣馬帖發夫四名又作先
報状附之主人主人使舎人携状先赴徳力呼野諸

驛預鳩役夫遅我過焉〇前日梅本真逸贈樹皮類
草者性疑不又工観者呼天狗彙余屬新次郎以絹
補其裏余發赤間未成新次郎屬平兵衛俟其成取
帰平兵衛忘之今日其人初携帰授余〇主人贈潤
筆金二両〇吉雄祐卓来致潤筆金若干及小倉織
帯一條〇大阪屋喜七郎来謝〇午前講論語學而
一章主人及祐卓親次郎徳右衛門芳洲大明父子
聴之〇祐卓大明講終即去〇午牌轎夫至乃上途
孫吉一治従平兵衛新次郎芳洲喜七郎送出郭門

而別平兵衛為余周旋無所不至實不堪感愧天陰
暖甚至未牌初晴使孫吉先赴前驛未下晡至徳力
驛轎夫去替人至曰轎無杖何乎（凡舁轎者肩必用杖）更余曰
有一人曰向者見前轎夫携杖去矣乃使其人追之
返曰彼言此杖我所携也不顧去皆曰蓋偷去也使
一治与轎夫追之返曰彼果杖曰余從至座物會所
将舁轎不見杖因借之吏局乃視杖書小倉吏局四
字其知不我欺歟又不関二治曰杖並長府及在赤
関時遺之也至此曰既傾吃轎夫而前比至呼野已

昏黙里正又某兄駅南口迎餉金鑛平兵衛属銓規
金氣衰旺余謂轎夫曰路右壙方雖鑿恐不若路左
山脚與田綢繆而無草木處多金氣也轎夫曰實公
如言過嶺而點紙燈追操銅塲梓柳樹下有溪水處
螢火亂照有石橋自其傍東折經路狹且多石水中
行數十歩稍見人家路左一舊家即平兵衛従母氏
其舎人儀右衛門曰某報主名先来矣此地真田舎
膳羞恐不堪下箸者歎皆我主所賜平兵衛従母見
供酒飯〇此地隣山溪頗陰寒初見月少間淡霧四

合月光山影依微不見既而餘遥如雨
十七日
昧爽起二生束裝使儀右衛門促駅長發轎夫〇日
未出諸山出設霧中奇甚〇裁謝堤平兵衛東附儀
右衛門（返行厨諸具於平兵衛氏）卯上牌使孫吉先赴杳春驛預
具轎夫〇卯下牌轎夫未至頻使人促之初至乃辭
原田四郎吉氏（平兵衛從毋寡居無子息其家世稱四郎兵衛云）始視地形
南北及東背与山隣樢栢數百本綠色如滴取柏下
小径入委西三丁許涉溪入林銅處驛辰牌至杳春
驛大昨年過此地駅長不肯速出人馬故此行頗受
先狀（先狀見前）又使孫吉先矣孫吉有里正氏曰里正童
先生故不命驛長自集役夫以遲乃一揖而去孫吉
内（曰）里正讀書人也自稱少時學京古處年少（時）至添田
驛余謂驛長曰卿將發幾人舁我轎乎曰當用三人
余曰前有柴嶺險請更増一人我將供（給）其貨乃別賜
七十五戔驛長拜謝既出驛口見轎夫唯二名曰驛
長壽人唯令吾二人應公命前程險公誦所畫豈二
人力能所任乎公願歩上嶺余曰我謂我（汝）輩四人也

而三人不三人而二人明欺我也汝二人一人宜留
守轎一人宜返増夫来也一人走返余与一治歩三
四丁就路右神祠而休久之轎夫不至遣一治詰其
故少間轎夫増一人来一治不至轎夫亦（曰某）至自别路
故不見也乃留一夫遅一治焉行十丁許轎夫罵驛
長及參事曰彼輩食人各財使我徒勞余以驛長欺
我怏怏不悦一治走及大罵曰役夫汝愚弄人二至
此乎驛長及參事稱發既夫亦名汝恃其使私減二
人而貪其貨不又姦乎轎夫曰驛長所為某不与知
也余曰汝受三人雇貨而減一人猶可恕以減之人
為驛長罪且欲使我歩行其罪不可恕汝歸携驛長
參事来我將親問轎夫頓首謝不聽乃走去二轎夫
曰我二人戮力疾歩使公無遅滞不又可々願（強）恕
彼過余曰善稍近柴嶺向之轎夫及皆為謝過乃聽
之參事亦来謝曰驛長亦將来謝余曰我既聽轎夫
請驛長必（不）自来也喜謝去上陂思轎夫苦乃歩使一
夫推腰至絶頂復上轎中上牌至小原（石）孫吉先在逆
旅而俟召侍詔理髪畢与孫吉歩至驛西口徘徊溪

上及岡麓取異草數種杜鵑之聲四聞加以黃鶯使
人生避世之思○客年小石原人留我先狀不遺詳見
大昨年日閒瑣事録今日主閒先狀之件答曰今明午前至既
發之當以今夕至貴境也

十八日

夜來微雨天明見山頂悉抽拖雲猶謂晴徵也使館
人促轎夫未至乃与館人立舍傍空地四望余曰此
地四面皆高峯其麓低岡環匝時見樹岡自由閒突
起酷肖我日田不識往昔為何等地也館人曰傳千

年前湖水也至今田閒往往出沈木或舟杙予曰此
地多水比為小倉川西為木屋瀨東南為茶屋瀨然
則一小星宿海也既而謂從者曰此地蓋後於空海
諸備而闢者若各國絕頂各置一剎當得數百區實
無雙勝槩使彼輩見肯遺之乎○卯下牌上途下坂
將盡忽聞蛙聲鼕鼕振溪閒予曰異蛙也轎夫曰聞
此地蛙諸州所無即所以地名鼓谷雲散日見炎甚
使一治先行報前驛已下牌至三郎九一治出迎數
丁告驛夫遲已久予闕驛長我先狀先狀見前以何時至

予答曰昨夜丑牌也登時發人送之廣瀨氏想以昧
爽達矣至東坂孝也與柴六郎秦淡路僧蘭畦等出
迎六郎曰某以客臘至春來往返比豊未去淡路曰
某一月前來沿路塾生出迎者七八十人孝也見蜀
之助曰範治病淋疾不能步行故遣兒也至山田借
一村家而坐孝也供所携食既而過草場從者白林
外居在後與一老人語予疑南陵兄乃下轎果兄也
與源兵衛善次迎曰仁藏亦來然失路矣過亘田下
坊範治迎於田坊導入其家伯嫂氏見時未上牌也

兄出所携行厨範治又具酒肴饗及予余從者六郎與
焉○先是範治報以孝也將娶新築一室今日始觀
之在竹外莊北遠思樓西春秋園東予寓焉○夜使
孝也導訪仁藏遂至宗家路過壕渠田邊元春見曰
將候左右於貴寓五岳見曰某方自北鄙返不圖遇
先生焉初入源兵衛氏潤吉見曰家翁在王叉許乃
至兄許兄方脩庭廣之挾螢數百亦佳觀戌牌歸月
色甚妍妍○今日使人致堤平兵衛東於田島要右衛
門又遣孝也曰欲有所屬願暇日過答曰詰朝拜趨

十九日
解裝○與孝也一治會計去年九月以来金錢出納
贏得金二百八十三兩餘○脩藏贈番魚一盤○五
岳来告近日游豐前○千原太郎兵衛来訪○要右
衛門来○遣孝也於官府告昨日歸府郷○仁藏来曰
今夕宗家以甲子故會客願陪往予曰善仁藏致素
見府内所發柬○蘭畦見舍長五人○俊藏欲遊長
崎一治欲歸省杵築獨孫吉留從予孝也以近藤謙
次来見侍予○塾生神原真哉者来按摩○黄昏仁

藏来導至宗家孝也六郎從主人供食南陵先善次
郎勸同席將撤脩藏来戍上辭歸○今日天陰不雨
頭痛甚○使孝也見阿吉謀作單衣○招蘭畦針腸
筋○謁文玄公墓
二十日
與從者點檢裝而簿錄之終日而止○源兵衛来○
脩藏来○先是範治病淋數百日昨日予用雞卵湯
予所作方今日始瘳○辰牌而簿暮来休
二十一日

與範治孝也謀定贈諸家物明府茶甌一明珍火箸一對酒二升相
澤子山崎子紅林子皆贈書扇二酒二升伯姨氏金百疋酒南陵先
浪華酒五升茶陽茶碗一雲丹一源兵衛酒五升鯨肉四斤雲丹一範治酒五升鯨四斤
雲丹一白扇對金百匹孝也酒五升小楷筆干本鯖數片仁藏干烏賊十枚化錦糕一
阿蔦櫛三品松兵衛贈金二朱福藏錢三百八十文阿壹百九十文阿紋
百九十文阿伊豫百九十文枡屋忠右衛門酒二升刀屋國助稜浦
西一枚雲丹一中島屋善助朝鮮扇一雲丹一財津脩藏雲石西一枚朝鮮扇
一千原幸右衛門白扇五雲丹一握太郎兵衛木硯一雲丹一袋屋
丑六酒一升雲丹一大超寺長門海苔雉石西平次郎陶盆一雲石西要右

衛門姫路文箱一柬紙移石西書五岳金百疋山田范四郎連環急須雲丹
山田為作干鮫二雲丹森謙助陶盆一蒲池護一鯨骨児玉玄
龍雲丹梅野源吾雁皮柬紙書行德元遂見天紙二束麻生豐助
玉江西一治金一兩書屏風半雙俊藏金一歩二朱書屏風半雙○數日前屬
阿吉製單衣今日成裁柳澤孫次郎所贈綃縞○買木綿縞一段
有半○開平次郎將之浪華裁与宝氏健之助柬將
托焉○一治將歸杵築付与豐助柬俊藏將遊長崎
付與築山丈哉玉井養純柬而与二生約曰吾將月
尾去須及未去而来也○菊池半之丞来訪○先是

属福藏求婢今日福藏見日摠人阿竹予曰吾不宜
帯婦人去須与别人進来也阿竹欲必従予去乃止

二十二日

遣孝也於平次郎氏属与室氏柬（送半切紙四百葉菖二介及櫛数品於室氏）〇一治帰杵築俊藏遊長崎〇已辟將魏縣府
興孝也馬予吉出福藏擔贈遺諸物而從途与丑六
遇手提魚籃曰是將贈公也予曰我將野遊君顧遂
命孝也厨婢割烹之作行厨而進我荅曰諾乃阿梅
（先是其文破吉死）訪草野忠右衛門不在宗十郎見至宗家

謂源兵衛曰欲送金五十兩於荅曰宗助請属平次
郎致之荅曰諾訪南陵兄亦亀堰船上山二碑曰日
田之地鑿渠豊前之地闢海公皆有勞焉而不立碑
不亦欽（缺）典乎船上尚矣如亀堰比源及新闢不望十
之一猶且如是二豊之人畫一時之財而不欲貽千
秋名田舎見也公宜唱立碑之説兄曰善但此挙非
田島要右衛門不成也卿請告之兄侍婢名美瑛初
見乃贈金一朱訪刀屋國助中島屋善助皆不在訪
脩藏遂至縣府見勝田儀右衛門托呈明府物（見昨日録）

儀右衛曰今日將發送租銀使於浪華百務旁午明
府不得見敢謝訪紅林伊九郎山崎信太郎相澤時
之進皆不在其妻見（所贈見昨日録）訪蜀池半之丞於呑湯
局贈書扇二握復至脩藏氏覺饑使主人買飽既而
至大超寺謁祖先墓寺方更築土木枝撑訪翺譽和
尚和尚日敵寺棟當用美材請南陵青村諸公就先
生所買山斬杉松各一報謝初返福藏取行厨至是
（与）六郎田代俊治近藤謙次至脩藏亦進至和尚借蕎
麥皆飽焉渡渡里橋使孝也訪玄梅（海）不在傍西山而

北行至山畫處人家八九其北一帶櫟林中有喬松
數十亭亭挺出處即我所買山也初自人家後西折
取圃間径入林路頗陵急數百歩至平處萬松簇立
又數百歩南折即喬松林也四隣皆松林唯我境松
比他林皆高數丈延袤以田法測之二段餘云地形
欹仄無所休息又乏眺望乃謂孝也曰凡宜（買）山宜擇
水石幽閒傍平坦便行歩處若此地傍無坦處不得
開路甚艱遊遨須賣之改買他山也復出於平處西
行出於平原遇耕者問路南折下小径頗峻急至平

地西行將訪護一福藏曰鬱見護一君於主家恐未
歸乃使孝也先行見其家人曰欲休臨泉亭傾借鍵
至亭孝也與君逸子作左衛門來作左衛門曰主僧
携鍵去矣願過護一氏乃隨之行護一妻及武三郎
出見借南軒而開行廚既各作書画脩藏戲作訪護
一不遇一絕林間問妻君言夫設金去唯在此街中塵多不知處衆絕倒中脾
辭去癸甚頗渴至吹上坂口就路左祠樹之陰烹茶
黄昏歸○参郎兵衛來贈川魚不遇肥前屋文吉送
香魚不值蔣池平之丞來送酒二升菓子一箱○昨

年與要右衛門等謀買庄田氏所有中渕地既而村
民謂此地久蕪我輩新闢草萊以為十年謀而庄田
氏一朝不與我謀賣之又竊私其金不肯頒我甚謏
道理於是拔我所種樹木又斬竹數千竿其意欲使
我怨庄田氏而止買之已依舊無税而耕也至是與
範治孝也議曰衆心如此異日招禍亦不可測須返
地庄手氏也此件本因要右衛門之媒宜屬要右衛
門也乃遣孝也於源兵衛謀之○要右衛門使人來
送提平兵衛來告曰明日有小倉信乃作荅柬屬之

二十三日

遣孝也於要右衛門諸家贈物見大日錄昨○草野忠右
衛門來○稲貞渙度來○要右衛門來○源兵衛來
曰明日請献一杯先是源兵衛勸予買仁藏所有儀
藤氏宅地今日又及之將使源兵衛導者之勸範治
孝也孫吉同予行路過仁藏氏曰卿須來指示宅境
也曰諾訪南陵兄借羽織帋松兵衛氏先是其父緒三郎卒不
在其妻見訪丑亦入儀藤氏門詳看宅形訪千原安
右衛門主人供酒源兵衛以生母忌辰辭去孝也竊

告岱送者割烹何如則乃要安右衛門歸途謁文玄
公墓○中島屋善助刀屋國助送者二種酒一升山
田可祐送香魚鮓○使田代俊次孫吉割烹飲安右
衛門仁藏日没而徹善次來談話競起○玉井叢紙
荅柬至○遣福藏於助次郎氏贈物

二十四日

修藏携渡里人市右衛門來見曰此人精日田山林
郊原之地理先生有意於買山宜與之此人謀余白吾欲
買地坦且高傍有水石處耳容年所買地隂無水石

故将改買矣市右衛門曰某将索善地相報〇森譲
助来訪留之供飯〇山田范四郎送香魚鮓〇枡屋
范七送烏賊〇田邉元春来〇範治孝也聚予七八
年来所貸諸金而返之總計千十三両三歩昨年来
米價飛騰諸侯皆有羸餘悉返所借故日田地多開
金巨商皆困云〇木下辟源兵衛使人来促乃（与）範治
孝也孫吉赴焉力屋國助中島屋善助永野屋善助
来主人供酒三子新自游上國帰國助曰本月八日
某侯賓館見両郎君戲門外請見尊夫人不許日没
而徹訪兄兄示府内諸吏来報東都近事頗詳酉下
牌帰

二十五日
服烏頭劑〇山田范四郎来〇栽與岡本主米樋口
正作枕之源兵衛又發与秋雄兄来焉（送鯨肉二序於兄）〇
要右衛門来及（予）範治曰今日精作（魚屋助七長子）将供南陔
翁於吾廬願来荅曰諾〇千原太郎兵衛来〇與範
治孝也謀観中洲已牌余先與太郎兵衛馬子吉六
郎後治徑路過庄手氏贈酒券二葉三十郎兄弟見

乃借其舟三十郎弟棹而至洲設席樹陰孝也携豊
藏福藏至及豊藏促範治至昨年猶有竹数千竿既
悉芟夷郎不逞者所為招喜助（洲傍雄舎）謀之喜助曰宜
置一佃戸監視陽川田属新原村〻人患竹林多雀
害稼者莫甚雀焉故斬竹者非吾日田（限）人而新原人
也植他草木不必相妨春来田島君使某曉初闢此
地者以地已属先生家勿竊斬竹折樹彼既肯之鄰
里有喜闘者屡誘動衆心故致紛紜然其所唱皆爲
無稽無確據不足慮也唯須限麥作（二字邦呼用）而取地

不必過慮予曰佃戸宜選頗良者若不得其人卿能
得其人乎否曰唯命於是返地庄手氏之説止使福
藏買圓豆炊豆飯皆飫範治先出予與衆上亀山途
過蘐一要之而去方面山西謙次走来曰先生所服
羽織（羽織見前）郎令兄物今日令兄将赴田島氏頒返此
薦別羽織換去申上牌帰〇申下牌見過舎南便仁
藏從予及範治乃追從之賽龍馬塲祠至田島要右
衛門夫妻精作夫妻及父母兄弟見主人舎後方構
一宅頗華閑観之畢酒出男婦同席者十七八人酉

牌歸○磯吉義子茂兵衛送肴○贈酒一升五合於
枡屋茂七

二十六日

遺孝也於宗家謀托金歸曰源兵衛將來見○源兵
衛來乃謂之曰欲獻尊翁六杯請中牌臨答曰諾○
修藏與渡里市右衛門來曰會於山陰齋興數畝求
名頗佳公有意求之請導觀之以將招客辭○丑六
來以要右衛門旨謀松兵衛氏件先是松兵衛及其
姑阿梅不悦於宗家要右衛門居閒和之未成云松兵

衛無子女欲養範治季女要右衛門丑六為是請範
治欲待余來決之故二子屬予也○仁藏送香魚○
護一來○源兵衛送肴○潤吉來致豐助柬曰豐助
第婦死某姓昂矣東曰寺川生來致尊柬賜五江画
一幅感謝生以日未晏直去因給歸路投宿云云○
中牌兄及源兵衛來使範治接之予與孝也治廚事
既食供茶黄昏散

二十七日

夜來陰雨蓋梅候也○遣孫吉於修藏氏招之○山
田花四郎使人來餞唐筆墨及五色半切紙○松兵
衛氏家人送香魚數十頭乃作鮓招範治修藏六郎
俊治等○仁藏來曰今夕請與令子姪臨○午後雨
未止使脩藏導觀市右衛門所謂及連山田範治孝也
俊次從田在山麓粘土陂殿皆畷然南與官林接官林
俗曰御林有叢杉其根清泉齋沸側多大者或高丈餘幽
雅愜意脩藏曰此地殆五段租額一石也範治曰視
地形蓋新闢者租似甚多疑有故須詳問而後買也雨
益急全身沾濡而返○始為塾生作書數紙○中牌

與範治孝也赴仁藏氏途遇源兵衛投椅材縞一反
木綿縞一反曰是仁藏來贄於阿菊氏時奉叔父叔
母者今致之今日彼會客故有王節○彼以叔祖棣翁
納倫砲臺資於官官允稱姓因襲叔祖通称三右衛
門是宜賀一也新婚一也叔父歸鄉一也乃使孝也
取金三百匹贈之仁藏夫妻以賀南陵兄善次潤吉
要右衛門弥八中島屋善助永野屋善助刀屋国助
等來會設席棣園兄故屋室暗未晡用燭而飲而牌
既徹更留話移時歸

二十八日
而止而霾山林糢糊如蒙白紗○南陵兄父子脩藏
等游彦山範治孝也往別返傳源兵衛言曰願來監
守我家○善次來致室氏健之助本月十日柬曰是
小倉藏本氏所送の遣孝也於安右衛門氏將謀中
洲件不在の未下牌渡里市右衛門與双達人半七
來曰公欲窮會所山陰田境我携地圖而來願陪往
乃與範治孝也六郎後次孫子從之出途遇安右衛
門曰會所山我同村也公有意求田某請佐之又曰

中洲件某既與庄手氏及雄舍喜助今津屋八左衛
門等謀遍諭村民將待芟麥致地民本意唯堀田坊
有一無賴子煽動衆心欲開釁以圖其利姦情既露
不足復慮又曰將還神宮寺於大原山下先生若欲
寺趾某請與村民謀猷之余曰幸甚既而取田間生
路東南行至山陰按圖觀之比脩藏所言廣殆倍稅
市倍半觀畢半七去至大原池側市右衛門去予遂
謁神祠觀神宮寺過干口至中城與衆別孝也獨從
至千原保右衛門舍側上孝也背涉流保右衛門過

俵藤氏門內至宗家孝也去予宿焉孝也使甚平來
按摩○今日鍛五郎送香魚
二十九日
霾如昨阿蘇山烟灰之氣也○孝也來致室氏健
之助二月下旬三月十日兩柬曰是柬前月至既送
於二川氏者今日又到矣予曰欲游鷹城山汝歸與
範治孝來○大昨年宗家改築今日始觀樓上諸室
○已牌範治孝也六郎後次孫吉來乃出途使孝也
訪太郎兵衛勧同遊過東坊上至城內孝也迎曰太

郎兵衛不在上山開觀音祠扉而入皆曰須謀午餐
孝也與後治馬子吉赴巨田久之携酒肴及午後下
來行過不動隘東北行出於村開觀路傍古墳上似
塔形中開有圍石書貞和五癸丑仲呂七日爲了妙
脩追福也貞和係北朝年號乃可稱當時此地屬北
朝明矣然岳林寺距此一里而屬南朝編僻之邑初
不有定主朝南暮北莫所適從也墓傍有清泉斟之
而去至上手川傍一郎奇炎如筍登焉高可六七百
步絶頂方僅一丈覧西永山以北村落田疇如指於

掌快甚下東南行二百步有池北田過村家傍復出
於川上西下過橋近丘原街使孝也先赴宗家預備
茶具申牌返宗家入兄居喫茶初要右衛門來曰午
後欲相過故使孝也先歸待之六郎等從去與範治
歸○丑六來爲範治謀繼娶与孝也作膳用會席様
而供伯嫂及丑六範治既食咽喉痛先是松岡良弼
診予曰有膈噎懼至此恐其吼也乃與範治議將服
大柴胡湯既以心下攣急改服二陳湯○夜潤吉來
迎至宗家議次從善次去年來寓宗家樓上因請診

曰滯食留飲之爲亦腸疝也予曰明日以往服吾子
藥○甚平來按摩

五月朔日

晨孝也來○阿吉曰今日家翁以下自彥山歸公顧
率子姪迎之予曰諾○午前自宗家歸○要右衛門
來謀中洲會所山西地件○潤吉來曰壬又午後必
歸請速往迎○使孝也往見潤吉曰我將取中城東
畔路与汝會熊取村○午後与孝也馬子吉出至裹
街清正公祠傍潤吉仁藏及永野屋善助宗家舍人

愛藏又藏俟焉過昨日歸路所經橋直北敢田間小
徑四五町至金手地名出於宮道至羽野寒梅寺入神
祠内使孝也就寺主謀願借拜殿開行廚寺主許之
乃開雨戶雨戶用邦呼戶久傳閉闔壅軋不動強推之左
小手篤板鐸所籍殆見血既坐善次丑六島屋壽助
又子至孝也潤吉仁藏遂往富山驛予與善次馬子
吉皆睡使愛藏等候於祠前路未牌報有來者乃起
旁出迎之轎非也申牌聞轎見乃下磴與範治遇曰
某將追而出縣吏石井增屋來請受教故後行二三

亥兄又子及修藏國助等歸復返祠而飲食黃昏前
出過丸屋宗助戶外其夫妻出見至宗家既上燈矣
酉牌歸孝也氏○一治自杵築歸致其叔父讓我東
一治曰家叔舊名達男嘗學淡窓先生矣○玉井養
純來在範治氏就見之養純子某隣人某在座皆將
受教於範治範治供酒使六郎俊次接客予以疾退
○先是屬養純爲孝也娶山北吉賴氏女既納幣吉
瀬抅方忌荏苒數月予來養純促之始決以八月初
六日來嫁○予獻石燈籠於淨喜公文玄公墓前源

兵衛薦庄手石工某來見

二日

要右衛門來謀會所山田件○蔓ト來謀範治繼娶件○森謙助贈菓子○源兵衛父子來乃付金千二百兩取證券○菊池七郎佐藤庸藏來庸藏贈菓子○潤吉來曰王父欲供食請來○黃昏至兄許而食源兵衛及魚屋精作同席既而与兄又浮松松兵衛氏件先是松兵衛及其姑阿梅皆有憾於宗家加之松兵衛欲養範治季女阿勝為義子故也既而謂源

兵衛自明晨請從吾觀會所山田答曰諾戌下牌歸門既起鎖呼塾生開之問何故早鎖孝也曰竊者賊潛伏庭陰將捕之迯蓋今日出入金故闖我也○萆野元秀足立元仙來不值○從妹阿梅來

三日

昧爽使謙次招源兵衛圭之會所山陰範治孝也馬子吉一治從歸路範治別行予以下過要右衛門氏予曰聞彼地租重我出金買之而分半於佃者使佃者出我租我別無所費亦無所羸可要右衛門曰然源兵衛曰先求佃者而後求田何如余曰然○與範治孝也謀以明日去先是一治勧游姫島孝也及俊次欲送至姫島範治曰此方無良驛須備中津馬夫數名馱裝且騎也予曰善○使馬子吉俊藏一治脩裝○巳牌使孝也詣將監縣府途過宗家与兄謀祖先忌祭件本年十月五日丁淨喜公二十五年忌祭故也訪脩藏告別至府〻君延見賜刀垂緒及奉書紙退訪山寄紅林二家皆不在訪七郎庸藏孫湯為文訪相澤氏其妻見供柏糕曰拙夫方在吏

局將歸見姑遂之既見乃去訪今原幸右衛門丑六阿梅而返兄許豐之助妻及阿梅魚屋弥八在座見予避去使孝也償前日所買唐紙直金五兩衣服直金一兩二歩於潤吉而取票券○先是屬源兵衛送金五十兩於谷口宗助今日取證券見供飾脩藏追至乃携歸○今日諸家所贐詳載別簿故不記○先是範治姻豊藏自江戸歸寓範治氏範治將使之送予於高家村正山中退藏氏○範治曰豊前馬夫見有一名今日先送裝何如予曰善乃使從者捻點裝

付馬夫○以縣府用人勝田儀右衛門屢為我周旋
使孝也送書二葉○太郎兵衛丑六来別助次郎来
贈香魚滊度文敬来

四日

潤吉来以兄文子旨贈陶盃及紙若干（詳載別録）◎範治
孝也贈物数品（詳載別録）◎紅林山壽二子東贈金◎相
澤修八郎来贈金百疋○亂星贈半切紙千枚○今
日諸家所送詳載別録故不記◎孝也與俊次還着
至姫島議決◎範治帰順明日順一宿家兄徳商部
氏所謀使豊藏先往報之範治將使其僕搭予兩撫
（兩撫見前）命從豊藏發○初塩谷君賜文玄公短刀客年
範治孝也贈之於予南陵兄聞之曰彼良工所作爭
文人不必論刀剃鈍願以我刀易之此行予携刀致
之於兄今日兄送其刀曰此刀不必遜彼刀我嘗賜
五兵衛不幾五兵衛卒我不忍視之故無卿易也初
範孝贈文玄公遺物水晶印材三顆於兄兄返之範
孝轉送於予予為作書十餘紙以謝之○脩藏欲送予
於姫島予以其好游忽家務規之止◎脩藏善吹太

郎兵衛文敬等来別◎遣孝也於宗家及仁藏氏辞
野忠右衛門氏謝贈○津江川原太田邊榮次郎来
見贈金及菓子榮次郎二十八年前學於予今既慶
娃予忘之○玉井養純来別○暮兄文子来別孝也
留之為予開別宴範治及從者三人俊次六郎與焉
◎孝也為予備中津馬夫一名留無宿各就寢所命
明日發一刀（會所日田村江相會所以代賄舎）

寅牌起孝也以下作食更眠乎逢孝與俊治範治焉
予吉俊藏從範治率本郎以下門生數十人相送過
仁藏氏宗家告別兄文子送至上坊去潤吉仁藏等
至守衛去範治善次等至能敢去始上馬六郎蘭畦
等至財津去雨將亦使孫次就龍泉寺借油套二領
陰晴屢換涼氣可膚至石坂下馬而步予不過此地
二十餘年近出田作兵衛等指貲修路比往年勞逸
迥異坂半有碑録作兵衛功即文玄公所作懶書者
某不識書體字畫多謬且石工麁拙不足以觀後人
与五岳遇曰負道與長光太郎自田日市帰昨遇豊

藏聞先生今日過光太郎止於中摩村遅馬負道當
奉送然長禪寺玄海與諸寺相惡遂訟四日市坊所
（本願寺吏借所居）我願正寺大挑以與玄海為親族坊所命
率玄海往坐於獄大挑使負道代往此件未結局寺
務殷煩不得一日延也言畢別至絶頂與玄海過復
上馬至森賓休路左店遣返日田驛夫初俊次門人
立石人原田玄達使伻候俊次今朝同發至是時使
伻擔我裝故遣馬子吉於村正氏命起馬帳　録人
馬數實不出之既而使孝也俊次先赴咨林驛作食

而俟馬伻從之以雨不必下擔而具去近中摩光太
郎及村上愼次出迎雨少下愼次謗其家供茶聞其
又頃二以大昨年卒光太郎請從愼次請送沈出門
雨下以馬夫不宜持輕傘借俊藏笠以無油套濕甚
至宮園使愼次就村正借馬套返曰無乃乞蘭席坐
馬上西以二席以笠紐縱屢脱不得已操繖蓆壓持
手不得運且久不慣上馬加石高濘深恐墜隨俯仰
勞甚屢使馬夫整馱飾蓆然終不如意遇一馬夫曰
矢野德四郎使某傳言曰豊藏既至聞高駕將臨蓋

掃而俟請勿途宿到咨林而食又使孝也俊治先赴
土田德四郎氏曰須屬主人發轎夫迎我咨林村口
橋絶有渡行里許日沒雨益猛欲下馬然朝来傷左
足中指怯濕不知所為強坐馬上以紙燈二張照馬
前後一步百危近樋田有橋聞數日前馬墜而死益
怖過洞中頭將觸擾幘嶶從者觧身而過洞忽斷而自
頭上灑遽取幑來開又有洞幑稍觸馬數欲墜馬抛
幑未畢洞已斷雨灑如初如此數次謂憂苦不異在
舩將霞時到樋田投路右店使俊藏先与馬夫赴德

四郎氏促發轎夫時雨勢傾盆不堪無聊皆假寐致
逞蚤侵不得眠主嫗以余衣單出一被蔽之浚鼻衛
鼻蓋小兒卧具也驚辭之良久轎夫數名來迎乃上
轎路過莽間竹木撲問何故曰路滑恐躓故取無路
處觥觥而能遂頭痛發熱而飲醉心安於馬上而苦
倍之亥上牌至德四郎氏孝也俊治見曰嚮者數馬
夫来報主人曰日田客宿咨林矣故傳迎者及我二
人到驚俄供具余曰日未沒宿咨撒則無此苦唯為
馬夫勿途宿一言所誤至此而主人亦為別馬夫所

誤嗚呼今日之事何苦哉豐助見曰某已下牌到矣
主人見曰公昔年見臨不識既經幾年余曰蓋二十
三年矣主人妻見飲食畢而就寢夜既半

六日

雨勢似昨日更迅不得發○先是範治二女阿邦阿
晃來寓舅氏見○範治母見○午時雨止與俊治步
于舍側西行一丁許隔溪奇峯八九或矗如卓側（倒）或
橫如列屏皆高數十百丈溪廣可一丁水色蔚藍西
北山脉斷溪灑焉蓋近海也溪涯太石星布或平或

尖或方或圓石之東松林一帶青苔平鋪杜鵑乱吐
石往〻現于溪身又伏于松根皆如履屋一人方立
石背垂釣謂耶馬溪奇至此極矣返俊治呼孝也等
悉到皆詫稱此地幽奇舁熏誅茅構屋何如乃徙倚
觀久之而返○午下牌雲裂日見乃議曰宜先遣數
人報山中退藏氏且問有赴姫島舟乎否乃使孝也
与俊治俊造往○先是胸疼徹背屢服藥不徹至此
飲食軋喉韻吐亦艱謂大病之兆欲走一人呼孝也
返而歸日田又謂卿謂（服）大柴胡湯若一下或奏効且

俟夜半瀉三行疼痛減

七日　以下爲備忘記

昨夜服下劑頗有効○與四郎浮舟天晴日熱○孝
也俊次東至○已下牌上途豐藏送德四郎餞金○
馬蹶將墜七八丁出官道○過三十年所過諫山等
村賽大定祠井水有害○過福島左折取田間小徑
數丁東折過松林蟲多松盡有原田又入松間又入
田間時〻往〻渡微流如此二里過布津邊有中津
候倉村後有流潮落渡之墜馬時光太郎馬子吉後

一治在後不得救豐藏獨勞四望孝也退藏自布津
邊來又渡小川過祠側松林三四丁入高家村退藏
又六右衛門兄重藏弟睦藏等見庫之助（丞）長南渠渡
邊脩齋子方策來主人供酒○求舟○光太郎方策
歸復來○四更辭中山氏自後門出過墓間初北後
西凡三四丁出海濱入舟庫之丞南渠豐藏別先是
托與範治東抵豐藏○初穩一里餘天曉

八日

行三四里逆風入小豆港上島過佛寺喫甘藷來奇

石買肴返舟食之夜未明而發

九日

東北風拗帆賺風而行二三里而下海波舟子相罵客恐変色近山既不見欲入竹田津不果遂入見目港光太郎等上岸訪宜園舊生末延良策有悪疾乞果酒良策謝不敢直固與之○俊治等出買魚○午後雨止風收命舟子發舟不可因相罵議買鈞舟去不果蓋舟大而舟子少故也退藏不慣事故然

十日

昧爽隣舟既發予叱舟人起將發舟不見退藏昨夜出宿岸上人家也遣一治等迎之不遇退藏先歸遷延卯牌始發風逆潮順巳下牌至姫島自高屋至此僅八里而三夜三日舟子慢故也○姫島周回三里西南皆有港入南港使一治先出報島長古庄小右衛門乃一治所善小右衛門子虎治來迎過山下路回四五丁入邸小右衛門迎門入焉○島中景雲烟起誠儀項百変○主人供酒○病甚○夜步村閭遂至海上

十一日

使舟子去○議探島中七奇予及孝也俊次光太郎馬子吉自舟餘人皆陸行初出西行半丁許左有八幡祠樹木欝葱仁王狛犬皆立叢間奇石殊常西行数百步過華表至海上入舟舟子十人及其子十歳許者還槳烟霧起於山頂須臾瞻於海上從風散又合隔海諸山乍現乍失風微而浪高舟搖甚皆眠余獨起視玉女峯極詳南行一里半峯脉既斷有平地見人家及田畝地脉不絶如帯又有國坦而長其南端地骨露出其根有雙洞嵌空如人鼻高可三丈舟入其中鼻柱表壯蠣粘結作觀音状俗喚為弥陀牡蠣洞前有雙巖高七八丈嶄絶似雙看浦回望山根悪洞至是東回二三丁而北折風穏海靜行七八丁視岡開為田有人家至地形如帯處出舟初入洞時見一治等乗舟而回至是見其在林閒就之其前有浮田踏之地動俗傳神龍所居及人蹈之迹故然設席松根開行厨酌水極甘冷啣松戲書唐蘭人名歸舟所買比目魚大過三尺初陸行者從予入舟北行

五六丁渴甚使舟子酌山根泉々傍有人家其北山
勢斗絶如竪掌篙木森欝下有祠陸行皆在焉出舟
上岸祠北巨嵓赭色有数百孔水自孔中吐入海有
金鐵氣石皆為黄赤色俗呼鉄漿水又喚柏子水其
中一孔應人拍手而出蓋嵓裏竅空應響而動也以
草塞一孔輙水自他孔出蓋嵓通裏一大穴而外穿
小孔者聴巖中水聲潚沸實未覩之奇鉄漿水柏子
水浮田牡蠣洞皆七奇之一其三則不足観云予疑
巖底有金虎治曰近欲穿之然石堅不及金而止俊

藏墜海而出皆棄舟唯一治虎治留浴水水能治百
病云揚帆舟子醉殆不省事客争操帆　張弛之極
速至来時所過観音轉舟入嵓根々皆溫石漆黒有
光又有赤色泉出上岸予獨以茫止左折東南行又
有雙嵓上戴老松危石両箇人立高一丈餘奇甚舟
子曰是等巖無能登者又五六丁至昨夜所歩海濱
出舟至小右衛門氏門外与孝也等遇時申下牌也
○使俊治等魚而飲食皆大飽衆三絃歌呼予与孝
也歩門外往還数次○夜俊藏来議舟件議定明日

買一舟赴上関

十二日

土人増屋某因一治乞字謝以紅鬣魚数頭○為呈
人作書数紙○謂孝也曰汝草須送我上舟而去今
夕宿二子山也○主人贈鮪臺蠣殻粘結者○巳牌
舟子来報舟既艤乃辞古庄氏孝也與馬子吉從次
光太郎泰藏方策及小右衛門寅次送至昨日發舟
處有一舟縞工二名方立沙上引纜乃含焉俊三一
治從別有一客通称壽之介一治所善以小右衛門

旨送余上関舟即解纜衆皆拝去小右衛門父子夫妻
皆愿厚愛客約今後書簡往還云閣頂帶雲不異昨
日壽之助曰潮退雲散潮盈雲簇此地為然波比昨
日更高加風逆三人極力鼓檝僅進忽見漁人釣鱸
長尺餘買三頭行里許與彌陀蠣嵓東西相對乃揚
帆風自東舟向東北欹甚然波稍平午後胸痛復発
時二生既困疲如醉強起俊三侍護壽之助又貸蒲
團困極欲眠潮忽灑頭壽之助等遽呼張弛帆緪風
声颼飂高於舟左轉右旋余問風変乎舟子曰風路如

初強則數倍余恐懷濡使舟子設篷中上牌至硫黄島側風未嘁而波稍平初欲直赴室津至此以風不便東北行至佐鄕島距室津僅二里時既黄昏壽之助先出良久返曰某既借村正家宜往一宿乃使之導初過松下亂蔓麻立松盡右山左海徑屬其間總潮及鞋又多夬石凡四五丁始見人家中在一家老松橫枝四出長五六尺跨石垣不問知村正氏也入焉主人見問其姓名曰佐川文之助問戶數曰百五十問租額曰百三十石全村依山臨海水田火田相

半云○風益烈南窓去海僅七八步濤聲撼枕

十三日

昧爽使傒三視我舟在何處返報既移門前○一治病眼乞藥始至傒三氏乞筠籠藥數十種在日田買施而志伊那泊夫　等貴品加焉至此尋筠不見余常使從者簿零瑣物點檢之而后發然觀亦然而遺之蓋二生屬之小右衛門小右衛門屬之壽之助壽之助以舟未艤實之其家而遺也初入舟時當再點檢畧之故爾記以戒後○文之助供飯未熟余　疾

取舟中飯喫之二生不能言其故強食主人飯窮甚○辰牌上舟以風逆鼓槳而進波高行遲屢雨屢止比入室津滂沱使傒三報長尾良哉良哉出迎入其家時時午○為文之助作書三紙○出浴湯肆○良哉診余病謂胸肋有宿食物未化宜用胃苓加茵蔯湯乃服之數貼暴瀉七八行○長尾交讓小田村耕太郎村田琢之助自上關來訪○良哉曰本月之首月性來訪疾作去初十日卒今訃音至余曰今年前我至此家初坐月性來訪三年前我發此家初解纜

而月性來訪不值今初坐聞其死緣乎月性者龍護周邦之[兄]子也家世良答派月性傑鰲不屑修僧業好讀[僻]書髮常一二寸慷慨談世事尤憂外寇手常提鈌杖長四五尺敵愾之氣　而喜面折人過竊稱其長甚得衆歡亦一快僧年僅四十二惜哉○午後風雨共烈良久晴夜無片雲月色清亮氣候如秋

十四日

遺一治壽之助泊處（昨日移舟上關）屬與吉誠小右衛門東返曰壽之助已去東記於姬島舟人逆矣○已牌與

良哉上舸後三從西北行四五丁北涯山稍平山根
多磐石清泉一脉自石腹出而入石筧〻長數丈直
落潮面響鏘然移舸筧口取水〻冽潔無比良哉曰
夏旱室津井竭全鄉悉頼此水余曰何不沿國例舟
載巨桶數十石取水販之乎良哉曰田舍疎於射利
亦由衣食不乏也西行數丁石益大甚至六箇延袤
四五丈磊〻相仍與海濱良哉此西更有奇境然以
雨下回棹○將屬与室氏柬於良哉良哉報有柬上
舟別無一客乃議買之使春三與舟子約以金三百

匹載至浪華舟子曰明日晴卯牌揭帆雨午後揭帆
○未下牌與良哉上舸游上関二生從將儔西雎遇
文讓空舸上曰將拜趨訪耕三（太）郎主人供酒薮西人
波佐間宗四郎（歸）（唯）西胥吏山縣耕作來見主人妻及
父妾出行酒余以不耐飲麾二生出步街上耕太郎
宗四郎尾來西行一丁許左折陟岡渡磴數處頂有
神祠地高望迥村妓數輩方鼓絃祠殿耕太郎曰向
屢招卓之助不來見知必在此席將覘之余止之下
磴來畢卓之助遂來在祠午睡不知妓來也偶覺聞

先生聲驚出矣乃要之去自磴半右折過小祠前下
數十步有禪寺余渴乞水溫且濁一噬止返耕太郎
氏黃昏食畢歸良哉氏○良哉贈木綿縞曰（呈）令閨○
良哉曰明日耕太郎等將來請更留一日某與舟子
約益償金百百（匹）余曰彼初言雨不發舟矣今問晴雨
先益償不可也然我去留一兄意是聽亦唯兄意

十五日

舟子來請移舟終日晴雨屢變為主人作書十餘紙
○暴瀉不止主人有別齋其樓頗佳移席望於海上

群帆去來雲烟之際良哉曰舟遇梅天不辭雨行○
昨日上関諸子皆曰明日拜趨故良哉留余而以雨
故不來良哉怒柬文讓責之文讓來謝

十六日

良哉曰昨夜四更舟人來促上舟某曰今日雨實舟
發不能而汝以為我留為乞金二朱明日須待客之
事畢而發也不然賜金之効不見舟子無音退且徐
○為文讓等作書數紙文讓來贈潤筆金若干○辰
牌天初晴○白霧彌海包山○耕太郎來贈紅鬣魚、

○琢之助来贈松魚三節○已上艀良武氏辭入舟舟
子三名皆富海人別無一容良武兄弟耕太郎琢之
助携酒肴入舟而飲即解纜風逆潮順櫓而進回望
諸嶼晴色蔚葱片雲如帶纏冉輕曳海嶼皆然諸浮
沿例送里許上舠去見鯨魚二頭於舟側皆長十丈
許吐潮成声従来見觀鯨莫詳今日揚帆行二三里雨
下又屢晴屢行止比暮風歇雨霽泊於豫中嶼側不
見人家距室津十三日

十七日

昧爽鼓檠而進梅雨至此全晴清風西来揚帆快甚
一治眷眠恒不自起後三曰試不起之縱其眠如何
從之近午初覺舟既過二十餘里許至鼻扶峡風怒
急舟屢欹後三怖変色不能食初識過三原而返後
三過鞆訪中村吉兵衛然終日順風不欲卸帆故止
至備中至白石日晩終夜行風微或鼓檠比明経備
前京女郎嶼至出岬舟子下碇出取水又行數十丁

十八日

快晴風止歇潮逆止於島嵜島岸而巨巖露出有草無
木徃ゝ見石佛坐龕上蓋摹四国四十八所者雉聲
四聞平明於椋月記舟子皆午睡與一治出歩海涯石
或人立數百尺或深成洞入馬點溜自頭上滴或盤
陀數百丈礡積纍ゝ如梯之有級陟降極苦海環石
根浅而平乃上一治背誘軟設趺返舟復携後三出
覔人蹤上山徃ゝ見稲田僅半畝地裂如經地震者
深不見底蓋雨洗沙墜也凡三百歩許梔子花盛放
不堪炎熱返○午後潮順鼓檠而發三里許東南風
起拗帆行頗駛黄昏至播磨家島泊距出嵜十五里

○夜半見月有暈一治謂今日十七日也失昨一日
衆皆絶倒

十九日

昧爽天陰風逆潮順鼓檠而發數里揚帆南進六七里
海立大波舟左欹右傾二生困憊不省人事余亦悪
心而將下舟子議回舟半既誇沱至家島東畔竇疑
嶼下碇時將午嶼大石星數有草無樹石工方鑵石
鎹声四聞其坐處蔽以席別不見人家聞此嶼石尤
堅硬宜作墨故諸州争採之馴鹿二頭逍遥石間皆

苦無聊作象戲賭魚一治頻北終買紅鬚魚午後風
益烈舟避風而走入者相續海港與隣舟舳艫相觸
互呼促纜蓬漏終夜不止

二十日

天明忽聞大声澎湃開窓嶼石之間飛流數處雪飛
雲翻亦一奇觀雨忽止忽下播磨諸山隱見百態少
間大雨終日不止皆以象戲遣悶

二十一日

朝来雨勢甚壯巳下牌雨止移回舟附嶼岸取水移

舟中望大石謂如牛馬者如屋舍謂如獸羊如牛馬
石工昨日来所鏟皆大餘今日不見隻影溪水數派
自石根走下玲卉香草遠近蔚茂蓋靈區也以溪流
淺御山幾剔有高峯不止所見憾不得探窮舟子白
晴雨未定試發乃揚帆東北行里餘舟子曰風勁恐
暴雨至乃退返未幾海北諸山頂見一條横雲色雪
白須臾與黒(雲)風和風大起知甚雨也日没雨至舟子
以泊處不便避西風鼓槳回嶼背北還終夜聞波濤
鞺鞳篷管漏瀝不堪懊惱

二十二日

昨夜泊處距前處二十丁許嶼嶺多松飛流自松根
垂如匹練○已牌猶雨側有漁舟先發舟子曰今日
亦試發不可則止鼓槳而進或雨或晴然風自西南
至終揚帆潮平行速望海南北諸地方山日野雲忽
白忽黒如近如遠須臾革余謂屢過播磨風波莫穏
於今日雲烟莫奇於今日足以解數日之蘊矣未下
牌稍近明石　波跳沸泡沫為團而數丁外平貼如
油蓋海底有凹凸舩舶切波投索陸續皆維陶壺以

釣章魚至舞子風死他舟皆上岸牽百縄我舟獨鼓
槳故後至須磨日没又雨近和田岬見沙岸灯燈數
百千煌如火城知有神祭亥牌入兵庫港使二生出
報藤田善次々々使二僕来迎乃拉一治往宿焉

二十三日

晨起一治命舩招後造至○卯牌雨来晴與善次議
曰今日舟恐不發不如陸行乃屬傭轎夫二名○京
屋善右衛門藤田章菴真島頓菴(安)若林新太郎高橋
退造来余以前程遠數促上途善次強留供午食而

發後造從止一治於舟護送使後造問轎夫債幾何
答曰此至西宮例一貫錢善次曰某將賜轎夫先生
莫費一文錢至湊川渴波拍岸有橋（湊川平日無水不異官道）善
次以下皆送至兵庫神邊分境處去善次錄西宮人
丹波屋五兵衛尼ヶ崎人藥屋吉右衛門名附後造白
命轎買舟等件須屬此二人又東二从人曰此客我所
尊崇請善遇之乃使後造先赴五兵衛氏具轎圯過
生田祠風生雨愁逆河森轎夫苦請與來轎夫相換
余曰卿今日受善次託送我（送者）與尋常豎子不同卿

保使行人不乞一錢則可轎夫曰某義當送公至西
宮然而勢如此夫相換則兩便公狂憐我等人何患
加之然而敢乞一錢予謂後夫曰你聞前夫言乎曰
實如彼所言予曰爾莫忘此言曰諾少間聞雷聲天
色如黝月夜雨聲礮轟風撼轎簾不異露坐濡濡皆
溢平地沒膝如亂川流轎夫大叫走至住吉投路左
店端街人立問何故曰午炊後置鑄釜桶甑地上忽
為橫流捲去故尋之既見婦女手片板或碎鉄來曰
破矣又聞叫噪時雨少衰乃出問何事曰祠樹孔有

巨蛇現店嫗曰蛇栖祠樹不知幾十歲夜聞人聲輒
墜故無害夜行然以祠樹故不敢斬轎夫曰生來甚雨
今日為最疑龍蛇飛騰來下礫雨而止日見光如銀予
曰蓋猶雨之兆有來者曰川塞（俗徒謂人不能涉曰塞）予曰何
問曰村東川也予曰未聞村東有川曰平日無滑滴
公未聞宜轎夫曰水速出必速退且待移時而行至
村東如建瓴水然廣不至二丈土人麻立有橋焉欄
纜不許過問何故曰橋未全就將待明日也初出店
有一人謂轎夫曰村東橋可渡轎夫喜至此其人亦

在衆中轎夫曰公欺我乎其人詰衆曰尚都見人渡
橋今何禁之衆呼曰橋未成渡者死予曰必有故莫
詰轎夫要予曰下流有橋可渡然迂路十四五丁不
知公賜幾錢予曰息壤在彼爾健忘乃然轎夫冷笑
曰公以今日雨為尋常變乎夫非常之變有非常之
賜宜也予曰然則五千錢轎夫不答唯曰今日川塞
宜一宿予曰此地多故人一宿我所願我腳在汝肩
進止唯汝轎夫謂土人曰賢輩能肩客而涉乎我將
擡轎而涉不知要幾錢爭曰六百錢予謂轎夫必以

土人言要我乞二三百錢而轎夫怒現面叱土人曰
僅六七步而六百錢一步百錢天下豈有如汝無法
者（三字用邦呼）爭鬪之呼轎夫曰許汝百錢轎夫悦予曰
我賞卿叱土人也乃右轉入松林南行細路如帶下
坡七丁有板橋長十餘丈水淺數派轉石如雷橋東
積一店休焉主嫗曰向者堤將斷閭村撞鐘聚人斬
松數十百本累堤壓以土沙始得全若遅食晌我已
佛也（俗謂死者曰佛）橋以東所謂下道者往年所一再過地
形全忘矣行二里近西宮有來人曰川上有一客戴

笠貌背廱（唐）人曰若遇拭眼鏡者為我傳言轎夫既遅
請速步公拭眼鏡毋乃其人矣予笑至川西俊造迎
曰何遅予曰川塞故也柳馬子吉常謂吾子為漂流
唐人今而知非虚觀誦前者言俊造笑至五兵衛氏
換轎夫而發謝五兵衛以八十錢西宮以東行潦汎
溢如初然而執稍衆聞武庫川渡將斷絶俊三勸促
步轎夫必祈渡絶得中帰屢問來者皆答曰雖漲甚
然猶可渡乃謂予曰公欲宿天〻崎乎將欲舟赴浪華
乎予曰欲舟也曰天〻崎舟郭西先發郭東後發藥屋

吉兵衛氏在小洲天〻崎最東也而公投焉毋乃欲速
及遅乎其竊惑予曰不識遠近遅速唯識吉右衛門
氏而已轎夫憮然曰促步而俯遠天下奇事予謂俊
三曰吾子速先行具船而俟我俊三去轎夫曰俯遠
而欲速天下奇事予曰省已勞而欲乞人錢天下奇
事轎夫悟乃百端喩言余佯睡不聽黄昏至吉右衛
門氏轎夫因俊三乞錢余曰凡轎夫係驛者或賜錢
未聽應雇者爰初約増錢且汝初言西宮至天〻崎
雇賃例五百錢今日以雨故増百錢更欲増百錢不

識何辭轎夫無辭退至區媼報曰此至浪華舟賃例
六百錢今日以舟故増篙工一名故一千二百錢不
識公許否予曰一舟六百錢二舟一千二百錢理固
當然今一舟而二篙工乃仍（用）二舟例於理未盡一千
錢則可媼退復出曰隣有兵庫客三名欲與公中分
舟而各出七百錢何如予曰凡舟以乘者多少定賃
例也彼三人我二人仍用中分例於理未盡客聞之
曰我與浪華客來相識而同舟相對彼士我商彼直
呼我為汝我呼彼公〻汝稱豈止百姓乎余白客言

理乃許之巳食入舟舟所謂上荷者坐處分二區我
蘭席且廣視客坐狭且布葉蓋喜右衛門以善次故
偏厚我也舟以郭南新設閘而防漲不得過焉故西
下而南進而東上迂回數十丁舟以漲過洲上及膠
夜色微茫且望雲水相和渺漫無際初設篷半遮坐
其下蚊集篷隙因避於篷外已而雨篷蔽全舟蚊益
多且熱篙工設板舟縁踏之運棹而大下棹觸篷々
篋客頭客方睡驚大噪步間脱櫓置客側亂中津川
入進川舟傾櫓傷客額客大怒篙工畜勞不甚用力

行太遅丑牌始至蘆分橋水与岸平舟無所著篙工
茫不知所為客促出不已良久得樹林而出時雨止
月自雲罅見已高疾走至呉服坊閭門已鎖迂回過
高麗街自心齋街進至伏見坊僑居敲門無應者怪
之大呼隣人隔壁呼健之助曰先生帰何不覺良久
初迎室氏二児及婢阿梅見阿梅阿波人皆無殘夭
明

二十四日

八之助元真秀民来余曰某舟未至單身航達無見

衣不能接人公等且代我帰○宗助来贈酒券三葉
○午後一治来曰得舟順風衝雨而至安治川口余曰
我貪一日勞苦萬千不若舟安而遠世事往往如此
不須躁進○舟子悉遂装○夜与二生出食八千店
健之助與焉

二十五日

遣健之助於大坂屋定次郎氏問平次郎既發否遂
之河茂氏取長尾良哉所寄先子摘解一部返曰采
次郎来去○平次郎来告明日去○秀民来贈酒券

二葉○金城来贈金二朱○德基来贈菓子○河茂
来去使人来贈金二朱○遣俊三於八之輔氏送菓
子○八郎来贈金一封○西山清三郎来○梅巖来
○行德元恭○健之助介其從弟賀来久之助来見
請為學僕○西隣松本主計妻阿琴来○秀民氏婢
阿金之夫新助来按摩予及室氏○正也舌小瘇使
婢負之森川元道氏乞藥

二十六日

載與南陔兄範治孝也源兵衛及阿部轍藏讃岐屋

安吉東而遣俊三於平次郎舟次属馬返曰平次郎不在故託播松氏而取證券○天満人岸本辰之助及隣坊栗山静安門人服部謹齋来見階悉是就儀之助脩業者○清三郎送肉糕乃轉送松本主計主計報以枇杷楊梅及桃○与二生解装點檢諸具而定贈諸家土産物○小虎来○予贈楊梅於西隣松村春岱松魚二篰於東隣来喜○春岱来謝○至計来○八之輔来致其所寫九桂草堂随筆十冊○健之助訪山中又次郎因託贈又二郎藤村健造日田半紙

四百葉

二十七日

屋主使伻者来餽屋○辰牌拉健之助俊三一治出仁也從訪春岱主計遂訪小虎贈紫金及櫛訪林泰仙贈半截紙百葉訪宗助贈半截紙三百葉訪福田頼藏贈半截紙二百葉至松尾平助氏戸外標喜々澤鉄治姓名而無平助名乃呼舍人出問喜々津君何人曰平助贅人也乃請見贈半截紙百葉鉄治曰天保壬寅先生臨敬業學館時某為學生數謁矣問

八郎父子新居在田篆橋北畔二本松邸中贈半截紙三百葉八郎新娶平右衛將新婦出見將供食乃使俊三一治往贈日田半紙二百葉於分部九觀乾河豚一聯於德基呼一聯用紙半截紙二百葉於吉田屋嘉太郎手巾五色箋百葉於閑宮小一訪元真贈櫛三枚及半紙二百葉訪金城贈唐紙五葉又贈梅崗草履一足及壁紙一束卯呼一束用桂園在座主人供鮓設酒而歸桂園伴至四軒坊曰某將訪小虎今日倉惶不能拜趨○元真送肴○遣健之助招桂圓園辭不來○越後

人筵野也来不値○藤村健造来贈金五十疋不値○昨日栽与長尾良哉牧庵造東今日遣俊三於舟子寓属馬舟子庵造中表也送義府近言老子摘解各一部及朝鮮團扇於良哉○夜拉仁也訪秀民健之助質正也至日次郎君慍不得從故也

二十八日

京師廣瀬綩齋介來見田相識話時事頗詳先是林祭酒西上不幾閣老堀田公勘定奉行川路公亦西上巷議紛紛或曰東都許墨夷随處互市而朝廷及大

諸侯皆有異議無頼子因緣巧作偽書恣隠詐説以
煽蕩人心飛騰物價以射私利（聞）就前介説悟世所傳
過半訛言○還從造於宗助氏取所記改函遂之室
谷秀之助贈鯨骨○還一治於晩翠氏贈乾柿於九
山氏贈川苔於河茂氏贈半截紙二百葉○堺屋善
藏者来送看田豚兒岸本辰之助日走門下受教感
戴昌盤閣先生帰不賑海魚数頭祈吒存○小一送
鱸魚○作鮓供二生父拍手計○姫島舟子来致古
荘小右衛門東及薬籠来曰昨十二日先生發舟後
行路人見沙上有竹籠視有先生名乃致之吾家謹
送云云○河茂来乞字○平右衛門来○元真来謀
金城家事○敬甫来

日間瑣事備忘　巻十六　五三

日間瑣事備忘録

五月二十九日

敬甫来贈藥○使仁也送赤貝五於秀氏○昨日遣二児於藍田氏贈櫛及塵紙今日藍田妻使人来送素麺○徳基来○秀氏来○宗助使人来返金十六両三歩六二朱容年西下謂室氏曰費用不足須借之谷口氏也本年在日田託平二郎送金五十両於宗助宗助會計某具所貸而返餘金云○晩翠送金五十匹○九山来導至平原亭供酒戌牌以過於故胸腹攣急九山猶無去意乃不辭返暴瀉數行

晦

浴於井池湯肆後藏從路訪八之輔未起其母見○義作湯郷人某請見曰某児赤壊變之助八歳善書將乞謁謹呈書二紙為先容乃謝曰有疾令郎来即相見○敬甫来○秀民来○招主計圍棋○賭後藏金三歩○二児遊藍田氏不返使婢迎之正也帰黄昏藍田妻送仁也至○周甫政之助来訪曰某二月二十三日追先生至玉江不及又曰本月十六日船發上関二十一日過此地迎寡君於東海道今朝下至此地余曰某亦十六日發上関械不同船政之助曰某將以明朝發若留一日必復謁

六月朔日

遣六一治於周布政之助逆旅常安橋南畔堺屋巳之助視其發否返曰既發○八郎秀民敬甫小市九観来賀○健之助介賀来有三行東脩為學僕○敬甫送紅鱀魚○阿加祢来贈羊羹○河茂使人来取所属書○午後拉室氏二児後藏健之助一治出南行過河茂戸外

入相見過我檮觀春時燃跡有既再結構者或極目數百家未收瓦礫茫々生草投大津店浴藥湯呼枕而臑既飲食聞燃後此地遊客稀踈申下晡出正也達眠後藏三履之先帰○元真来不值○落合圭輔来告卜居隣坊不值○先是属河茂加九桂草堂表紙今日成○夜暴瀉十餘行委頓

二日

數日来栽與中村吉兵衛神原蘭藏橋本吉兵衛采田齋山田石菴壺島新四郎日高涼臺波木井昇齋

梅園玄篤眞文明播磨屋半右衛門來今日點檢附
俊藏送金二朱於鷹川芎二葉於中村吉兵衛羊羹於橋本吉兵衛書一紙於新四郎川芎二葉於孫堇鉄硯詩於羅齋○發興京屋善次來於大七氏○石峯來
○晩翠來爲梅隱乞字○興健之助一治俊三點檢
文房諸具有疾正○召按摩媼○遣健之助於宗助
氏屬其容貝健三郎來及興範治孝也來送見樹院金二兩證衆一通於健三郎○昨年西下屬清三郎買文黄十変疑其
下品然不暇返之携去衆医哂如此下品亦難多得
遂不用今日遣健之助返之又屬脩都載筮及硯函

○招主計園基○藍田妻來致藍田及河鉄兜前月
二十五日柬又贈金二朱乞字鉄兜送扇子料○正也有疾
室氏抱赴元道氏乞診○縮商綿喜來買余及二児
締衣直金一兩○暴瀉不已止益疲○夜俊藏去

三日

訪清之郎途遇春波曰將拜趨乃歸俟之不至○點
檢文房如昨○淑甫來余室氏○秀民來○元道來
診正也今朝予謂仁也曰汝與弟且遊門外既不返
室氏謂必在藍田嫂許遣婢迎之返正也添婢曰聞
步郎君途病不能步太郎君負之力不勝不知所爲相
扶至藍田氏予聞之謂室氏曰仁也未知人務卿莫
忘今日事正也出必使婢僕從勿恃仁也○視正也口中
赤爛不能飲食敬甫曰宜用審遣省三其家取審○
河茂送零縮爲越後人小田義兵衛乞新堂記又致
京屋善次柬柬曰聞官將築墨吏高館於我兵庫又
命津山侯鎮護焉昨日侯過吾鄉境檢視訛傳七八月
異船將入港人心驚惑云云○宗助返刀○伊藤夔
太自廣島至予謂俊藏猶在逆旅使一治導夔太往

返曰俊藏外出未還既而俊藏与夔太來曰夔太將
北上以本月初八九日入貴門日原文哉將爲夔太
證者○元眞來○八之輔來曰家弟欲招先生敢問
清暇何日予曰某有恙微差相報

四日

浴湯肆○元道來診正也因診余曰秋涼宜用吐劑
○春波來○和泉人松本壽軒東門生胴先生既歸
否使健之助報之○晩翠來示京師新聞紙使八之
輔抄錄○招主計供茶○徹雲來贈金一朱○府內

舟子住吉屋清藏來告將歸○先是泉宗數問我歸
否遣省三報之又報窪樺亭○使一治省三告我歸
於吉次初去婢問曰太郎君不識何往疑從二君出
予曰蓋然○夜樺亭与中津人藤野貞司來見二子皆在緒方氏
方諾健之助告曰午後子丑位見烟異常今也
焰雲漲天乃與樺亭貞司出健之助從至浪華橋北
有一帶濃雲含雨氣其上下皆赤或曰本願寺燬或
曰人今朝四条燬今稍熾二子去至吉次氏問仁也來
否曰不來乃走歸至西隣松尾氏戶外覘仁也方與

其兒戲○今日屬屋主所遣匠設樓上北窓檻○江
戶人太田藏六者來請見以病辭

五日

遣省三於清三郎氏屬買宇治茶遂之晚翠氏致其
所屬書而返秘書且問昨夜火歸路過藍田妻許致
其所乞書晚翠答曰昨日京師火我東本願寺燬貸
道將北上而災○健之助告有賣京師火圖者遣省
三買之自五條以南至七條凡百十餘坊殆萬家○
中川玄佳來乞字○丸屋文吉自日田來見曰近年

官令販明礬者悉隷此地近江屋五郎兵衞氏某以
私販之見訟將坐獄從來五郎兵衞買我明礬一櫃
直銀七十錢而自販之直百四十錢故九國販明礬
者將訟江戶云○正也二便不利煩躁甚走省三告
元道元道來診○室氏便秘三旬乃調大柴胡湯与
之既瀉又服散甫下劑瀉斗餘行○健之助告府內
舟將發乃裁與範治孝也柬封之表書秋雄兄名而
付焉送新聞紙一卷及京師火圖并記於範治○健之助携余柬之府內
郎不返

六日

遣省三於松尾元兵衞氏柬曰昨夜健之助以送府
內歸人出不歸化寓我家者禁外宿且彼在我意既
聞君公不得以尋常書生視願吾子誡飭而健之
助與省三歸致元兵衞柬柬曰昨夜某同健之助至
安治川更既深乃留宿我家昧爽當趨謝而以遲緩
致先生之問敢謝多罪○與一治撫去年九月出家
後日間瑣事錄○安藤主一郎以其父小祥送饅頭
卷一葉○林泰仙送肉糕○雲林院東吾來贈肉糕、

○客年出家託書篋二十六及寶篋一於宗助今日使健之助一治宥三就平佐氏雇車夫取之○去年過明石竹内静溪梁田絅助金井要人請曰明年二月正作蜆巖先生百年忌祭六月作帆足鵬卿翁七年忌祭（要人鵬卿姪）皆開書畫筵以致四方文士願先生莅主持焉余以西遊帰期未定薦鉄兜及安藤桂洲尾崎秀民（秀民桂洲鵬卿門人）皆且勧鉄兜往見三子三子大喜本年二月鉄兜卒其徒十餘人赴梁田氏會以貧才猥凝矣衆心要人与静溪謀促六月作五月不

復招鉄兜秀民桂洲周旋送京師浪華書画且勧文人數輩往會秀民又以余故使健之助往一時嘖嘖評盛會既文人或以贐謝寡薄怒去静溪恨要人曰公使我往見桂洲秀民也使我往集京師浪華書画也使我往勧京師浪華文人來會也而贐謝一事不使我与焉終以怯嗇失衆惟使我無顏於上國文士何也要人亦有辭遂致怨隙要人柬秀民訟寃今日静溪親來述要人無状将遂赴京師周謝文人予曰去年九月公介金井子相見曰要人端士也金井子亦曰静溪雅士也吾在加古川二君交柬我相賞揚言猶在吾耳柬猶在吾手僅二百余日公曰要人要字須改女為心也金井子柬秀民曰静溪詐人也我曰公與金井氏同藩蓋相知三十年其所謂端士一朝変為悪人所謂雅士一朝変為詐人必有以也然吾所不解願公二人解怨忘惑依舊相親冀遺傍人嫺笑静溪憮然将飲静溪招小虎主計皆不至方飲請三郎適至留之小虎主計亦至夜散○今日請三

郎致大黄曰薬店主人巨商平素不省瑣事某以先生旨詰之主人偏責僮僕皆曰我不知也主人笑曰此大黄係近年舶來毫不効俗名朝鮮出實乃諸唐人送之夫和唐相距萬里猶送之況廣瀬氏距我數百歩甚近亦宜截主人方病以其所自服者換

七日

浴湯肆○秀民來○點検藏書○元道來診正也予欲用吐劑元道勧用瓜蒂秀民曰瓜蒂劇劑也不如吐根元道曰聞先生慣吐根亦可乃柬請三郎屬買吐根○佐渡人北村吉郎來問予在否○静溪來告

別○宮嵜甚七者携金城東來見乞字○敬甫醉而
來予責之曰我歸鬩卿近倫飾醫業頗行甚喜今視
狂奴故態猶在不久必破産敬甫不悦○欲訪落合
啓助遣省三見其在否返報不在○數日天晴而北
風冷涼如秋半亦異候○有正來贈饅頭不見

八日

涼益甚視寒暑鍼四五日前既當大暑九十度候今
朝則白露七十三度候○訪落合啓助居在西隣坊贈饅
頭○山中又次郎送肴一籃○八郎來囑書其妹墓

表○清三郎來致吐根○村山東一郎來贈白玉糕
○借簸於八郎清三郎偶東一郎以既食辭二子去
東一郎留至申牌將飲之一人來促之去初東一郎
為田代邑宰來借財此地豪富予謂南陵兄曰村山
以吉次為謀主事恐不成我託吉次買物雖微瑣未
嘗結局故知之至此果然○北村吉郎來見乞字曰
家宰矢島元慎十三四年前事先生於江戸矣致元
慎東東曰其為猪股氏義子冒其姓居相川第一坊
不腆菓儀金百疋伏祈叱存○遣省三於有亘氏贈

長州半紙二帖且託答奥山中書松田吉兵衛東二返
子草稿○元真來

九日

卯下牌赴湯肆戸未開乃歸○北村吉郎來告別乃
附其所乞書及答猪股元慎東送書一紙於元慎○吉田屋
孫七來乞書其父母墓表○書八郎妹墓表畢使省
三致之○伊藤慶太自京師歸來見入塾○清三郎
東曰午時願上麦飯○奈島竹僊來見為松本壽軒
子請受教曰本月十七日壽軒將自來○清三郎使

人迎乃往步鬩雲林院玄祥東吾至主人供茶膳用
會席樣既而東吾忝予與主人圍棋主人設浴其母
見玄祥去予亦欲歸主人曰家母納涼浪華橋下家
人悉從某與一僕守舍願留乃借其僕東室氏曰卿
既為我作美須送之室氏使省三來致美及醃茄夕
食畢返○今日春星堂鶯宿送金山寺醬候暑始至
故書以下有別録無故者不書○平右衛門來謝贈金百疋不值
○洗心致孝也所屬裝潢文玄公書十七幅及藤森
弘菴書一幅

十日
元真送肴〇九山東送蕃椒芋及糕曰昨日自京師
帰謹呈産物云云又曰明日申牌顧臨又曰高木侗
山東一通送上乞覧顧報可否侗山東曰聞旭荘夫
子帰夫子嘗許厠僕于一吟社中矣僕欲以本月天
神祭後一日開筵伊勢伊亭以會社友兄請為僕先
容夫子乃答曰見恵産物感謝感謝侗山件与同社
謀而報餘期拜趨〇東十一吟社諸子曰侗山欲以
本月二十六日會于伊勢伊亭宿題夏日早起請會日

過敵廬同往東以小虎為首書其尾曰諸名詩前後一
因道遠近非有意次第須知先送小虎氏令逓送〇
将以本月十八日開易講東諸子曰暑時講以三八
日秋涼以隔日敵告使倢之助送示東諸家〇使一
治作與大村諸吏候暑東〇送肴於福田頼蔵候暑
且問大村諸吏名又東送菓子於喜喜津鉄治前日
見鉄治氏標札標札見前今日忘其姓問之倢之助一治
二子姓原同見標札皆曰木木津余曰恐非也檢前日瑣事録
書喜喜津余曰果然二子曰瑣事録吾二人所書還

然下筆進想當日視標札時意謂伊人姓木津上加
一木字也木津浪華地名故云乃従其言書木木津君謂肴三
曰吾子視標札報我既太号謂倢之助曰木木津不
可以為邦訓其為喜喜津勿疑既而鉄治答東至書
喜喜津乃截二子曰向者吾子意謂伊人姓木津上
加一木字又謂瑣事録誤皆臆言也凡有志道者甚
忌臆言疑事不必自決亦以不知為不知意吾子輩
於書常自以為是而不疑者十居八九是學之所以
不進也〇宮林舎人来贈茶〇与宣氏倢之助點檢

去年九月後来東中有志摩人松井右衛門添東及
詩巻表書呈海苔二苞松魚四筋而倢之助日記不
載又不見松魚問何人所致皆惘然不記予曰我留
卿署而守舎為有四方来信耳而如此粗畧不足以
徵吾無復望矣但恐并東失之者不一而足異日不
堪責言也〇元道来診正也

十一日
點檢藏紙〇清三郎使人致宮野林所送茶二包〇吉
田屋孫七送砂糖且取藥表〇劉石舟父子東至石

秋東曰某前月歸京聞先生未歸故過浪華而不相
候某出家八百餘日既過播磨歸心如矢不能延一
日故尓三郎東曰京師火東本願寺氏災尤烈燬所
頗廣然僅萬四千家以多廣厦大屋也又曰作州人
武敎岡田直助本年五月十六日罷官十九日自殺
聞直助者先生所識敢告云云直助才名亞門藤熊
藏不知何故然死亦嘗行來脩者不堪悵惜○數日
來栽與河野鉄兜出湖叢山林桂陽中島文三郎三
枝五郎兵衛畑五郎作大野宗四郎菅藥三郎能村

將曹源寬齋宗憲德永熊三藤本芳造東令日封之
發於大七氏（諸子皆送書及土物詳載書狀往來記故略○播磨今、、封之託中島文三郎而大野尾芙二子託之五郎兵衛）又發吞石秋史子東○先是
與敬甫謀命石工作泡影雲影二女墓今日石工來
以忙故不見○申牌將赴九山氏九山使人來辭○
聞西隣松本主計將移居北里室氏訪之不在其妻
見曰將徙大江橋北畔其僕曰娘子誤矣新居在北
里左右隣皆倡家妻顰蹙曰妾固不欲近煙花場夫
君曰新居靜閑宜烹茶（茗）玩書画嗚呼欺我至此哉○

昨日來數雨數止甚似梅候

十二日

岡直助來○林泰仙送粽乃轉送之後藤春草○後
藤辰之助來出絹一幅乞字曰尾張人某將以八月
張書画展覽宴又乞某所寫天台山圖（跋）既去名刺遺
座使省三致之○清三郎來○晴雨數變如昨日疾
大發

十三日

先是使一治作与大村請吏東十七通今日封之○

秀民來贈葛糕○中川玄佳來贈肉糕券三且乞字
○室谷秀之助來贈羊羹○東原寶齋來候暑不見
○送粽八之輔氏○使一治贈葛糕於吉喜氏○氣
候如昨○敬甫來○召按摩嫗數眠乃辭之○爲三
生講塾約

十四日

長門僧安海者來見爲肥後僧介石乞其著（所）助語考
序曰某旧名秀惠（忠）學先生於宜園既近三十年○春
草夷贈肉糕乃點送之宗助○北新地隸妓坊河内

屋多五郎者柬曰日者致野添道也柬時先生不在
閤先生既帰願附回柬於我乃授柬乃予余書帖一
巻道也書数紙於伻○麻生春所来川吾家兄寛蔵
来某将従西下乃為送文玄公書幅於孝也○脚夫来
致深工橋屋又兵衛所送締衣三端○具呈屋文兵
衛柬候暑

十五日

受塾生賀○辰牌携夔太省三出訪小虎泰仙皆不
在訪春草附尾張人所乞書絹訪宗助問有江戸信

乎否今日申牌将発信渡邊橘遣省三於有宜氏
送金山醤訪福田頼蔵属与大村諸吏柬十七通訪
喜多津鉄次出訪八郎八郎曰某将拜謁然以雨止
敢謝不敏訪元真出訪金城謂之曰兄見圃請次郎
請為我竊問圃田直助何故自殺帰路訪荊石東行
一丁見納堂氏標札（標札見前）入訪之主人曰家母既没
某厭華屋之費故移焉午前帰○頗覚眩暈服紅藍
花湯而卧○竹内静漢自京師帰来見飲之○小常
来送羊羹○宜園門人飛弾僧請徽柬致範治孝也

紫六郎財津脩蔵本月二日柬範治柬曰源兵衛夫
妻皆病痢其孫女智勢（五兵衛女）終殁又曰五月十七八
日来陰雨至二十三日豆田人家門外水及乳豆隈
之間路絶某与門生数人出視中洲水勢帰路至昇
天橋北畔忽遇大漲皆漂没幸土人善泅者数十人
在田援之免豆田城内堀田数百千家纔炊二日県
令出米十餘石賜貧民富豪徒皆炊飯相贈田流亡
不可勝計実未曾有洪水独隈川比昨年漲僅加一
層而已中洲之田無大損幸矣孝也柬曰児拜別後

過孖山祈二節平安至牛首与馬子者別十八日帰
家又曰相良善治娶婦云云脩三柬述漲状尤詳南
筑平地上出水三丈从留米城将没幸肥前長堤壊
而頼其在水中九日云云○遣省三於春日氏贈川
苔○欲鍼胸肋健之助曰宜園生京人長澤左仲者
近住先生淡路坊故宅頗善鍼術乃使省三召之○
遣省三於玄佳致其所乞書遂之九山春星諸家贈
暑儀○竹軒送二袱候暑○裁与坪井信道宇田川
興斎福島彌兵衛客貝健三郎柬合封之表書健三

郎名而遣宥三於宗助氏屬焉送書一試典齋○二兒出訪
清三郎子乃贈蛤曰獻郎君○釆善送糕○寛平等
附送候暑儀諮辭別錄故暑○河茂堺屋善藏小石右林來
候暑不值○薄暮靜溪去謂之曰前日送与播州諸
又東於鹿川中島文三郎氏聞文三郎頗有心疾方
寓鉄燒家兄願為我東水曰善右衛門處見彥一郎
曰旭莊與中島氏子東敘公居不在清二君代開封分
送諸東於高砂姫路國包中村諸地方是旭莊意也
云云靜溪曰諾○八輔來曰十七日請臨○既寢夜

仲來曰某客春与先生約從東上然有故留至去秋
始發本年二月始住淡路坊鍼胸肋及腰○今日晴
雨旨变淳熱異常夜半月明如晝

十六日

藤本芳造答東至送肉糕候暑又送金乞字○高木
駒之助東送素麵且告以天神祭後一日會吟社於
伊勢伊亭即附答東於便○遣宥三於春所送旅湊
橋南畔豊後屋又兵衛氏贐團扇一柄而属与南陵
兄範治孝也脩三束送洗心所裝文玄公書十八幅於孝也○林良平

來贈金二朱候暑乃留之供飲○吉雄卓爾武井生
造來○富海舟子萬屋某至致長尾良弼東曰先
生去日申牌土屋矢之助來同舟邱月姓氏矢之助
有東謹送上矢之助東曰先生馬關所發東至既小
楷筆七枝深荷嘉惠某歸見參政前田氏曰旭翁臨
去留金五兩於胥吏而辭官饗我不解其故登時呼
胥吏返送云云胥吏某不聞其名蓋本春平也○
召按摩嫗○二兒出游清三郎氏步聞清三郎舍人
遷來曰步郎君戲而墜磚上傷頭余大驚既而二兒

返視正也創頗腫然血不出亦不啼乃走婢梅謝清
三郎○良平曰某方寓往年先生所臨柳左門叔父
木梅氏別業荷花方開願与尊夫人臨乃與室氏拉二
兒從良平往坐北隅亭子紫荷綠袂野色快爽風勁
不堪衣單黃昏去欲訪村山東一郎正也眠良平皆
上別無從者乃止歸○請三郎來謝不值○室氏攜
二兒及塾生賽御靈祠遂至敬甫氏喝明日攜二兒
觀神祭○余與良平守舍○室氏祭庚申○留良平
宿

十七日

訪清三郎約明外日観荷於良平逆旅○宇都宮理吉来候暑○吉田屋孫七来贈潤筆金百疋○藤岡雄哉来乃贈文玄公碑文○答竹仙携和泉人松本壽軒子郁太郎来見行束脩壽軒東曰某欲携豚児拝謁然以有急悪者不得出家使樋屋善七者代某候左右且属竹仙徴雲為児周旋二子應代某謝也乃飲竹仙善七及郁太郎善七乞荅東即去郁太郎留塾○近藤健二自日田来見飯之○井阪礼太

郎来候暑○行徳元恭東借九桂草堂随筆五巻○發荅芳造東(送書紙)○中牌赴(八)之輔招圍棋既飯吉益主税(掃除部)来日没健之助来報文吉至乃還見之文吉贈紙○敬甫為仁也徃塚小氏借其店頭既而仁也携正也及肴三婢梅徃黄昏後返曰神輿既過○塾生皆出観神祭室氏守舎敬甫来贈瓜及林檎○八之輔請復座乃使仁也徃八之輔送素麺○今日小虎氏婢来拾金二朱閾内健之助曰必贋金予視之真也問其主不得乃使健之助蔵曰若遂不得

主須塾生買器具

十八日

始講易聴者(小虎清三郎八郎元真礼太郎秀民健之助一治変太郁太郎有三十一人)小虎借蕫文敏書幅去先是元恭曰請児夫妻数及目願教今日規之○北條紅屋源三郎来見○文吉導麻生寛吉来見贈金二朱将飲之辞去○健二来告比上乃属送金一朱於称名寺曰七月十七日丁亡婦忌辰請令寺主展墓○遣健(相)三於亀久氏贈鳧川煮鮒○遣婢梅於塚小氏送羊羹以謝○梅當来

乃属興良平東東曰詰朝将必相訪吾予願来宿○申牌携変太出訪清三郎約明朝過良平逆旅観還遂訪吉次将訪東一郎吉次曰向東一郎来謂将遊天満菅祠恐不在又曰意在布市氏問布市氏何許曰築地文吉在坐曰某請徃去返曰不在乃遣変太於對馬倉邸問東一郎在否贈氷玉糕返曰在然方与客語似不欲先生来乃過浪華橋西畔肴店食鷺日没渡橋過東一郎逆旅門外乃入東一郎獨坐将供酒辞東一郎送至鍋洲水岸假店納凉食西瓜月

出帰東一郎送至大江橋回観水邉燈火甚盛忽得燈影満川魚可數一句○良平来宿○夜半暴瀉數行

十九日

昧爽使宥三招清三郎至○卯上牌與清三郎良平健之助宥三出途使宥三報元真至木梅氏別業荷花初開露凉風颯坐於北隅亭子元真至今宥三去隔墻見摘茄者余謂良平曰朝食須用新茄乃供之既而与清三郎圍棋或睡荘主人及其母見以良平

故頻慇懃又供午食移席西畔之宅廣而華潔良平曰聞天薮者造此荘費一萬七千金無幾亡産角抵木梅者柳左門同郷也懐百錢亡命至堂島業糶糴一歳獲數萬金乃買此荘寛命不猶也米屋彦太郎者来見十六日異船數艘至紀洋即紀飛脚来所報健之助曰先生嘗言記言自米商出者名堂島出毋乃是乎余曰然彦太郎頗讀書乃借其所携武家禁秘録四巻天明世説三巻観之主人供酒食更餞又設浴乃為作書画數紙今日暑威異常然荘殊凉留

連至黄昏帰元真途別○九山健蔵来不值○竹内江山来候暑不值○正也太熱蓋感風邪也乃用葛根湯○既寝熱甚不能眠

二十日

日原文敬来曰伊藤慶太者家姪所善聞逆寓貴塾異日有疾病事故某任之不使先生勞也敢告○健蔵送麦○敬甫来曰明夕請使尊夫人臨○宇田川興齋来送燒酎一卣曰某竈寡君西下今東帰謂先生未帰瞎洪菴聞既帰故遽謁言終将去曰今夕東

上乃購半紙八百葉曰前日属容貝健三郎送柬及詩吾子帰家必既達也○徹雲来返予与十一吟社諸子柬曰晩翠昨日始自京師帰故尊柬初至某當遑致梅屋而不識其何人敢問予曰山中又次郎也語次健蔵来乃託柬焉曰願代致餞二子徹雲既去健蔵語又次郎游蕩將破産難（數）息予曰見不能救乎曰既不及○元真来○春日寛平門人伊豫人某来乞撰墓碑見健之助去○正也頗痊○今日雇阿加禰與室氏婢等交毀秀氏不止余大聲呼曰秀氏我

門人有悪事宜公然忠告禁私毀之〇馬夫來致良
平所送長州茶三苞

二十一日

福田頼藏來候暑不見〇金雪來贈金二朱將飲之
辭〇九山來乞詩正〇長門人李家文厚者來送大
函一曰此相良善次兄所屬顧先生轉致〇文吉來
爲麻生寛藏謀借金二十兩〇春日氏門人伊豫西
條人守屋圓藏來爲其鄉人明石某乞作墓誌銘〇
終日陰雨疾大作乃招清三郎圍棋〇服大柴胡湯

瀉十餘行委頓甚〇松岡良哉子勇記在緒方氏來
見〇遣宥三於敬甫氏取藥〇夜室氏携二児宥三
阿梅赴敬甫招

二十二日

与室氏一治會計客年九月以後諸友所贈金錢及
本年發日田後所出納金錢〇河茂來會計客年所
買書籍直取金二兩二歩去〇遣宥三於八郎氏問
其所乞書紙數何如書様何如遂之元眞氏曰請返
隨筆之德基氏曰客年所託石菖蒲三盆顧見返又

曰講日定三八敢告又過宗助氏問府内侯西上期
者三短言話故皆授代舌剳子〇雄哉來贈金二朱賀我歸亦送銀
一兩候暑〇石文吉曰寛藏所借金二十兩我將以
大村侯所賜炭安氏銀券當之吾子宜定金直文吉
曰今日金一兩直銀七十二戔三分寛藏所借除二
分贏銀三六戔三分當屬公也予曰善文吉曰明日使寛藏
拜趨〇遣宥三於吹田屋六兵衛氏贈川苔及鯨骨
且告講期六兵衛不常來然佳節祝儀如例故然遂之藍田氏贈羊羹
〇元恭返隨筆三卷選羊羹曰尊著二卷願更留一

二日奉返又曰先生議論快爽剴切老眼爲是一新
不堪欣悦〇德永能三款東至送肉糕琥珀糖〇春
星堂鶯宿來贈金一朱〇岸春夫〇近藤健二自京
師歸致稱名寺主證券券曰廣瀬君所送金一朱謹
領將以七月十七日脩孝悌烈女忌祭〇招左仲鍼
助及尻〇先是予勸良平曰吾子昔日哂牡丹花肖
柏俗物而今居堂島糴糶場所我不解良平微笑曰
昔日隠淪今日貨殖英雄固不可測昔哂肖柏今希
端木亦唯時也予曰我相吾子孝悌力田有餘而乏

高事驲馬之奉迹止今日蒼葉来曰某不用良規昨
日来乞金二百両茫然不知所措予曰若窮無所容
衣食於我良平曰幸甚言不畢去○加賀松加賀市
采善来候暑○夜遣斎三於数甫氏而謝○数日来
屡雨屡止氣候如秋半蘆際壁鐸乞出無算予及妻
皆所蟄名菱大業畝之

二十三日

講如例講後八郎見其弟○喜喜津鋏治来候暑○
裁其範治東東曰右田寛藏借我金二十両約以七

月二十九日返之於是下矣請与源兵衛謀善處置
○駒之助携江戸書家牧野青霞来見青霞贈金乞
字曰某近卜居今橋第一坊請屡往還又曰某妻中
島棕軒姪女也本月二十八日丁棕軒忌祭欲招先
生及九山徴雲供齋願臨駒之助曰二十六日會先
生應怯暑行願晨臨○文書与寛藏来借金二十両
乃援与範治東○属季家文亭寄善治函於寛藏○
雨如昨日不堪欝悶遣斎三於清三郎氏問其在否
返曰在乃使仁也送西瓜其児而往圍棋主人設浴

供食其児善次来話清三郎妻初見者新婆砌除見義
石数百問何產曰津軽所出乃乞数顆黄啓仁也来
迎○夜室氏訪秀民妻○赤堀慶之助又来曰明日
使見豚児不值○小虎使人来致大野乙山尾芝厂
村答東

二十四日

六兵衛来謝贈瓜留之供飯○井阪礼太郎送瓜茄
○元恭返随筆三卷又借之卷○安海東曰某帰京
師報先生既許恕介右所著於南禅寺僧録蓋僧録使介石

著書備録大喜將更乞三條公序願爰首卷○米屋彦
太郎来曰明日神祭願過某家某既具舟以候良平
児属某迎先生也○木梅氏使人致良平東東曰某
以亡財故急帰家然属木梅及彦太郎二十五日迎
令眷願臨二家○發与芳造東東曰我欲食麥願精
麦一石送之又東乗憲曰日者送令姪所乞詩吾東
未至何故○前日属清三郎命工作書函三令日致
之○將訪小虎先遣斎三報之辭曰將出○夜室氏
拉二児観土佐壕遊船○晴雨数變如昨人皆雲出

荒

二十五日

遣宿三拵有冝氏謝前日贈遂之米屋彥太郎氏贈
菓子問今日何牌拜趨可乎又之八郎氏問如彥太
郎返曰皆云未牌可○藍田妻送茶○徽雲送銀三
錢○槙林覺兵衛來候暑贈菓子因託与新宮屋清
兵衛東送書一紙（清兵衛）○巳牌地震○友月來贈金一朱
候暑又贈金二朱曰冝園百家詩編纂雜費其當償
金百疋而為徽雲所借遷延至此命償二朱歳晩又

償二朱可乎予曰可圍棋畢太○伺山（駒之助副牌　以下用之）
來曰明日某當昧爽至伊勢伊亭侯然令矣赴天満
神祭必為長夜飲恐不過辰牌不醒某既属亭婦曰
廣先生至須代我待之也早晚唯尊意○華山栄請
來乃出大筆一枝小筆四枝命脩之○良平來曰某
帰途遇鄉人有故復返木梅氏矣願導尊夫人往○
八之輔來約同赴八郎招○雇按摩嫗○雇阿加禰
守舍○申下牌良平將導室氏二兒及宥三阿梅赴
彥太郎氏予先与八之輔出棗太從至平右衛門氏

贈菓子入八郎室宇都宮理吉在座八郎受業師藤
藤某見主人供酒既而移席門外涼棚生容數人在
座十日來陰昧今日快晴祭儀完備遊舟之夥倍於
他日宥三以彥太郎旨來邀以主人不肯辭神輿既
過乃起座步至元真戶外呼之曰明日須早來我家
答曰諾返八郎室食而下牌辭出過彥太郎使棗太
問室氏在否曰既去近大江橋棗太曰遣繳走出去
八之輔送至室氏既在房

二十六日

平明謂棗太曰吾將赴伊勢伊亭吾子須從曰諾臨
出不見之乃至八之輔氏侯焉主人案頭有坊正所
下官令曰蘭人自江戶帰路陸行過山陽從前士人
縱觀勦塞道路今後嚴禁神近云云牒尾餘紙遍署
同坊人名中有吉田屋音吉名乃携返使宥三揖音
七郎送之隣家促棗太出曰吾子遅緩過久是所以
昨日遺繳也凡緩者臨機（不能濟波）必蒼黃太不若急者○寤
須用意焉既而徽雨謂必晴仗晴繳行比至高麗著
四坊頗雰霈棗太怨曰遺半截紙矣走去至橋上雨

勢益勁恐夔太不識路遲之不幾追及至伊勢伊亭
主人始收卧具曰客既至乎遽延上樓北望澱川烟
雲起滅人家出没日出風起須臾百景豫賦七古一
篇（詩集載）侍諸子至巳上牌個山東曰某中暑且醒不
能離卧床顧呂九山乃走一力送示個山東於九山
午時九山至金城元眞徽雲桐継至牧野青霞来傳
個山言謝無狀丹山金雲至個山强疾来小虎最後
至皆賦本日即事既全晴炎甚皆裸裎或酣比晚飲
酉下牌与金城元眞小虎先帰〇備前僧五伯来贈

菓子請受教不值〇鶯宿東送金乞字〇廣瀬筑前
介来贈茶乞詩正不值〇八郎送潤筆金三歩〇兼
憲東送甘藷〇石原源之助来不值〇能村將書啓
東至送金及乾糯〇今日聞豐後地震鶴見山崩或
疑昨日西州有大震餘勢至此

二十七日

雇舂夫〇八之輔東曰家弟廣屋定七欲献一杯願
午後陪往答曰諾〇遣使之助於石村友仙氏曰客
年奉屬送賀仙臺北倉氏六十詩於大槻磐溪至今

無消息不識浮沈何如遂之船越新七氏問有志摩
便否（便用邦呼）之宗助氏問府内廣西上期又問府内地
震何如返曰友仙白吾奉貴東至盤溪氏勿疑新七
曰明日有志摩便宗助白寡君期赤関前月二十五
日府内地震油布鶴見二山大鳴爾後無異聞〇發
答安海東於大七氏（返介石所著助字櫽四冊）〇圓山僧五伯来
見〇青霞東曰明日棕軒忌祭請臨乃返所屬綃幅
〇廣瀬筑前介来求見辭〇遣者三於大七氏發答
能村将曹東遂之鶯宿致書〇遣者三於八郎彦太

郎二家謝〇未下牌八之輔来迎乃出使之助從過
吉益主税問前八之輔入焉招主税出同至定七氏
（在淡路街苐一坊）主人供酒招其所事廣屋又兵衛者及肥
後醫人菊池秀英至又兵衛曰今春拙荊游櫻祠雨
中見婦人携兒無繖乃貸繖既聞即尊夫人令郎君
也於先生因縁不淺先是室氏為予述未識婦人貸
繖事至此始識其又兵衛妻也欲聽余講故使定七
招我云秀英善棋既入初級衆交圍棋日没又兵衛
秀英先去主人導登屋背高棚殊涼酉下牌辭帰送

主税至其門○後藤衣之助来不值○始謀塾生出遊
名稿定甲乙○今日定七等曰有江戸信報異船進
下田港者六十餘隻予顧徒之助曰疑堂島出也堂島
出見前衆問何故予曰縱異船来不過千四五隻諸君
未解洋東事情故信訛言定七曰某資米綿貨之江
戸今年江戸人以東情不可測傳賣買吾輩皆窮○
文吉来報麻生寛蔵大昨日發舟

二十八日

講如例○夜下晡至青霞氏在今橋第二街北折處東畔贈金三

朱至人示海獸皮一張曰是北海産所以旭出時生
者毛必既此則然者貴耶旭窓當用者謹獻橋本半
助澤春耕伺山至遲九山徹雲不至主人供酒曰棕
軒所佑物祭宜依漢様乃羞有極精潔皆感服亭午
九山徹雲等舟至時雨甚借伺山僕東健之助責何
故不送徹殿予有三老来致之既而移酒具上舟初
約橋下納凉以雨中無所見入蜆川水既漲舟觸左
岸將覆舟子墜棹回旋久之下二丁出入廣木亭伺
山為主召妓數輩行酒予不堪飲乃託欲眠卧於別

室得一絶同人善飲席顛移午雨蕭次漲溢池猲臥紅樓緑内際續成昨在夢中詩皦諸
人各奏技歌呼舞蹈久不出乗其稍怠復席衆問何
為乃稱所作伺山悦命主婦買紙乃揮灑半助和之
志其詩又合作画雨不止予欲去甚無從者九山開道
曰我舟猶候焉請同道乃窃出春耕徹雲追從入舟
時方上燈水益漲舟極遲九山欲下西壕曰先生至
呉服橋而出可也春耕家在東欲東濠曰先生家在
東西壕典問初無遠近徹雲曰東末時西三十猶謂
平分爭兆出既春耕曰寧妥吾聽吾顯意色頗惡景

曰吾初命有三来迎於青霞氏矣我家例無識青霞
氏者我有別路歸誰報者三者宜至来時上舟處邀
九山怒曰夜雨如此者三何能坐而候先生命先生
至青霞氏者三不在將使何人送先生予予知九山
醉乃曰兄言善過山紫九山呼曰先生何能深予曰
并地地端距我家最近乃至地端徹雲將送予固辭
借九山僕返時酉下牌也者三曰某迎於青霞氏甚
妻曰廣木氏將使人送先生故歸予曰果如九山所
測彼雖醉未可輕也○晩翠来贈金及手軸候暑於

値○筑前介來贈王人錦小路殿歌一章不値○小
豆島人來致岡井嘉十郎所送金子在中來曰東外
所副蘭一瓶頗重不能携至願使人來取焉太答曰
吾子受嘉十郎託致物而不能致吾予須復之嘉十
郎吾不与○健藏贈西瓜○宗助送南陵兄孝也本
月十五日東兄東曰我家大小悉病痢玄孫女既殁
阿吉阿元猶瘧源兵衛未瘥我憂之範治奔姉琴我
孫知所就謀源兵衛欲梅酒願送一卣孝也東與伯
父不堪憂故使人迎兄矣（兄謂範治）及看紫六郎東○求

白（郎五伯也）來晃室氏致東脩予（嘱）聞之謂健之助曰紹介
未來無受東脩之理須返之待紹介而受也○後藤
辰之助來促天台山図跋○八之輔來謝

二十九日

遣有三於青霞氏謝青霞贈歡皮○晩翠來乞字○
使有三購梅酒於賣保命酒者家曰無○求白來見
予曰吾子欲宿我家速报證人來○遣有三於春草
氏致天台図跋○訥堂來候暑○先是買蕤數斗醃
之今日買酢一斗蘸之○聞小虎獨守舍拉健之助

訪之圍棋晩歸○青霞冒雨來不値○文吉來乃屬
求梅酒○翰來雨止而雲合溽熱甚頭痛失發黃昏
後遂作腮終夜不止而益熱○春日寛平使來屬南
陵兄東及紙包

七月朔日

受塾生賀○遣健之助於府内大村二郎携刺遍過
八郎氏致六郎東又過淅原才七氏報予歸○遣有
三於晩翠氏致書晩翠使又來贈金一両○謂健之
助曰衆或午睡或出遊而憂恣有三汲汲務業吾予

知其故矣曰彼無（貲）料而食於先生不得不然白吾子
獨無資料而得安然眠食何故曰以有君恵也白食
於我者既然食於君者獨不然我不解其故吾予今
後宜以二生自律不宜以一治自視且午睡懶惰皆
害養生我知而不言負吾子也吾子聞而不用負我
也今日之言息壤也健之助曰諾○八之輔來賀○
文吉來曰遍閲諸店然無有梅酒者乃附寛平与兄
東先是文吉告曰田婦人數輩將歸鄕故託焉○裁
答兄及孝也東使有三屬之文吉○丹山來曰昨日

御堂街有花市或偷花適花主追以棒擊之既返偷
者攜短刀至大闘衆眠某怙力自後奪刀反被刺殪
又傷二人衆乱棒擊之竟就紅捕云○元道來示玉径
三寸曰是稀代寶直三十金予曰是似水晶不足珍
乃出予所藏水晶玉曰乃真水晶日光不徹置之板
上不焦洋人以硝子煉鍜者必焦是天工人工之別
乃騈置二玉于桐板元道玉忽生烟予玉自若元道
瞬曰贋物睦矣人称先生精玉石之學某未信今日
始信○子七來不見○街卒來收寶城寺醵錢百二

十文地坊費月增過半屬神祠佛社無用之務而不
關供軍國要用蓋一上下之情否鼓爾○昨日求白所
謂證人米屋孫三郎者來使健之助援之曰某雖為
證人不能出證券予曰凡證以文書為據證人而不
書證券何以為據乎今日求白來曰某遂不得證人
欲帰与父兄謀予曰郵筒來往不過十日吾子留逆
旅而飛信相報何如求白曰且退思之○垮者來告
初六日將浚井

二日

中谷謙益送狐十五枚候暑○寬平送鐘增図乞贊
○泉宗來乞字○小豆島舟子來致蘭乃附答嘉十
郎東嘉千郎東光太郎閲潤筆定額使健之助報之送嘉
十郎所乞書縮紙各一葉及畫一幅○有宜來自西横壕石五図由屋五
兵衛來乃謀立泡影雲影二童女墓石五兵衛曰帰
家算費而報攜墓表去○先是作書函三今日撿所
藩收焉文凡百五十卷詩上梓者十二卷未梓者廿
餘卷襍著凡五十卷○暮福者亡訪青霞贈襍肴而
來主人白東海道參尾地方洪水水人家漂沒死者不

知數脚夫僅免而帰府尹欲面聞其狀脚夫興疾而
趨府今日事帰路訪吉次元真在座欲訪東一郎使
肴三先往返報不在乃与元真吉次步橋上元真送
至大川坊○今日始晴

三日

講如例○感風邪服五苓散既而為痳疾○泉宗送
潤筆金二歩二朱又示丈玄公書二幅乞識函蓋○
遣肴三於寬平氏致鐘增贊遂之彦太郎氏致書一
紙○書泉宗所屬書画帖序四頁予方食肴三將捍

印予曰縮不可紙例待吾指揮既而視之稱(式)第三頁
予叱曰未聞答書尾而印中間者因使之勘教也健
三助回省三示第三頁曰是大尾也雖疑是従其言
也予曰我既曰待我是不宜問健三助而問省三過
矣既疑之是宜問而不問健之助過矣夫宜問而省
問宜不可問而問皆失中庸用心此間之謂學健省
三就元真謀洗印元真有奇藥洗墨及油不獲辭痕
跡故爾○遣省三於泉宗氏致其所乞書○謝蠹療
乞字○尾道舟子来致橋本往右衛答東○藍田自
播摩帰来見贈絲鞋鉄兜答東先是鉄兜以恬才流
人得誘余東規之鉄兜愧謝曉携藍田渡浪華橋訪
東一郎不在過鍋島有店而飲羞鰻鱺炙未熟藍田
曰浪華中亦有如此粗店夜帰欲訪金雪以雨将下
止既帰供西瓜○夜分暴瀉五六行腹痛甚○敬甫
又不来遣省三問之謝曰明日将拜謁

四日

晨醇至浴(湯)肆以湯温嫩使省三逐迎于晛同浴○河
内地蔵寺者来求見以病辭○徳基送石菖蒲二鉢

○寛平東曰昨日所賜鐘馗賛有吹毛在午威武讃
然讃何意敢問始悟横讃作横乃謝曰願改書○藍
田送有典室氏謀招其妻(夫)于後妻来曰拙夫朝来醒(酔)
帰未能起乃使仁也従妻去促之良久妻復至曰拙
夫将浴畢即来移晷不来妻曰必復睡乃使仁也往
起之始至供酒飯初招金雪以将出游辭招秀民既
撤而至予與藍田圍棋妻先去秀民獨留至戌下牌
者○橋本壽軒使人来為郁太郎贈中元儀及飯料
素麺肴資○此日暴瀉十餘行委頓○敬甫来予贈
之書一幅曰前亦見所乞書約送潤筆金若朱今所
所乞亦約贈二朱此書又當金二朱合計金一兩矣
朱兄不必相贈唯導我舟遊可敬甫悦曰諾○其留
後雨下徹曉不已淋浪如梅候矣保丙申後陰霖以
本年(歳)為尤然比當年差熱勝

五日

遣省三於寛平氏取鐘馗賛改書備字返之○徳基
送尾盆以蘇石菖○仙臺倉卿人来致日高涼臺書
東○松園勇記来致其父良哉東以病不見(浪鼓送海参)

○寛平東曰昨日所賜鍾馗發有吹毛在午感武讃然讃何意教闕始悟傳誤作讃乃謝曰願改書○藍田送有與室氏謀招其妻(夫)来從妻来曰拙夫朝来醒(醉)歸来儲起乃使仁也從妻去促之良久妻復至曰拙夫將浴畢即来移晷不来妻曰必復睡乃使仁也往起之始至供酒飯初招金雪以將出游辭招秀民既撤而至予與藍田圍棊妻先去秀民獨留至戌下晡去○檜本壽軒使人来為郁太郎贈中元儀及飯料素麵香資○此月暴瀉十餘行委頓○敬甫来予贈梅錦来贈本印乞字以病不見既書遣有三致之小虎氏○使宥三致書二葉於訥堂氏○按摩師妙野来按摩予及室氏○前日買榮清氏筆價金二朱以其價金請換之往年價金極多近来頗希本年附途中所得金三百兩於源兵衛源兵衛返二朱金七兩曰皆贋也可以觀朝廷多故不能究索姦人矣○遣健之助一治畫幅過戌解返予責之曰吾子輩當知在三之義也今師事我而汲汲奔走事他人我不解其故而後往節際我命外不必出賀平日与人交

○福田穎藏東還雪丹○招八三輔圍棊○元恭返隨筆一冊○終日腹痛服大柴胡湯瀉五行夜腹益疼瀉殆三十行憊不能起坐○朝来雨已霽忽冷涼如秋晩夜復大雨

六日

瀉未已○招藍田圍棊○幸島丈菴来訪贈紙并手巾曰某五月送寡君至江戸今歸也乃留之藍田与焉未牌去○宗助来○秀民来○見余展牌而退已而雲合涼益甚或服綿(衣)○瀉稍疎而腹下鬱塞夜勝摻播摩歸来見贈縣致鉄兜答東先是鉄兜以恬才凌人得謗余東規之鉄兜愧謝晩携藍田渡浪華橋訪東一郎不在過鍋島有店而飲羞鰻鱺炙未熟藍田曰浪華中亦有如此粗店夜歸欲訪金雪以雨將不止既歸供西瓜○夜分暴瀉五六行腹痛甚○敬甫又不来遣宥三問之謝曰明日將拜謁

四日

辰牌至浴(湯)肆以湯温嫩使宥三返迎二兒同浴○河内地藏寺看来求見以病辭○德基送石菖蒲二鉢

須称佳節絶往来是師命也滾華人有父母者唯其
命之聽我不復督之吾子葦窩我塾者不得不我命
之聽凡與外人酒食相交皆費光陰無益學問我所
甚憎且健之助我所竊報公旨教之公西上在近我
謂之日萬一問及其勤惰我何辭以奉荅我不能私
蔭吾子而欺公吾子備焉○既寝敬甫来曰而勢異
常敢候安否予甫然起敬甫忽入臥内私語曰呆必
貴盡買乎予叱曰狂態復發乎何高買我視我敬甫去
予意託酔入婿寝窺之果然乃戒出去○文吉使人

送瓜二顆報以羊羹○安海東送助字隱四冊
八日
講如例健藏来會贈中元儀○藤本芳藏東至言及
前日所送書而不及麦意後東未達遣宥三於大七
氏詰之荅曰勿疑其不達然將質脚夫而荅○石工
来示所豫畫墓石碑費過金四両以其貴止○遣宥
三召敬甫欲謀石工件返曰敬甫所同居老嫗曰彼
人日日酔狂不復省人事○上田公圭東薦伊豫櫻
田人油屋多右衛門然以病不見多右衛門乞書墓

表○藍田使人来致梧陽所贈甘藷○仁也遊藍田
氏○八之輔来將携之飲八千亭室氏請從至亭隣
室數客方酔裸程角力蹴紙障倒殆壓余頭皆驚遁
服衣謝竄去既食室氏先去余携八之輔訪藍田金
雪在座請闘棋以病辭不可既而一勝一輸金雪曰
某与先生圍不識既幾十度今日始一勝余曰主人
公小木兄真敵手乃勧相對二子皆苦思移晷未終
余不堪欠伸藍田妻曰妾將陪令郎君遊島内棋終
同金雪八之輔出帰室氏聞藍田妻言使宥三送仁

也新衣○吉次来曰將以今夕西下敢告乃使室氏
往別贐金二朱且託与孝也東東曰請為我買香魚
尤大者三十頭粕漬之而分送長嶠中野玄藏和田
久七山本宗右衛門三家須副以汝東一通而謝春
時供給三子皆豪族且為汝異日之地也○宮林有
齋使人来取茶直金三朱○梅巖来曰金城勧某別
居曰我將革家政既而聞其門人結黨翹某白嶋者
竊告曰元真私我曰旭莊先生不喜梅巖所為使我
謀遏之云云某不識有何事而得罪左右也願見教

余曰斷無此事我將詰元真梅巖曰某因將去金城
氏先生若果無此事不必詰元真也余曰元真誣我
我焉得不辨乎請吾子某〔書〕某聞之白鳩白鳩聞之元
真十一字作證我將執證責元真梅巖曰白鳩竊告
某敢作證乎余曰彼竊告而吾子公然言之何惕憚
證乎梅巖固辭曰某將歸鄉願書送別卷首留紙去
先是元真告予曰梅巖宣言金城妻盲失行金城逐
旁於昔日某憂其漸為金城之害願先生告之金城
余曰金城懦緩無決我不能代為怨之府此件金城

就我謀我將有所忠告今吾子欲使我就金城謀是
主客異位也元真曰然則坐視金城禍可乎余曰不
可金城師事我而吾子師事金城吾子与我各有其
位我無代主任怨之理吾子有代師除禍之義各素
其位而可至此予意元真恐金城、家子不悉与己同
意因言旭莊先生亦同我意而借重而已也乃遣宥
三召元真至詰之元真曰白鳩既与某等鳴梅巖罪
於金城請出之白鳩曰出之不若絶之未幾与梅岩
通餘人疑白鳩漏言未得徵今聞梅岩言果信某斷

無先生使我云云之言唯述先生師与弟子各有其
位之說而已他無一言某將与金城謀責白鳩○安
藤主一郎來告將遊備中乃贐金二朱○主計妻阿
琴來告將移居北里○先是買金印〔氏〕醬油腐今日遣
阿梅請換之○今日辰牌始晴霖殆三旬米一升直
百三十七八文皆震凶荒偶晴逢者相賀然晴涼如
秋晩

九日

始起服綿衣猶怯冷○五六日來下利殆百二三十

行昨日始食肉腹及穩調今朝竟止○元恭來曰聞
金城氏家政亂不能自持彼公無果斷豚兒等年少
未老世故尒譬猶治病不首除毒而荐服調和劑何
益予曰然蓋病者體弱勢未可除毒也○杉梅策〔東〕至
來曰豚兒恭助欲從左右學將以八月中旬發北不
才一倚賴先生願經三年而歸省○有宜送吳春百
老圖一幅田願求善價沽之○昨夜藍田妻使人送
仁也且贈鮓今日使仁也往謝贈西瓜○元真來曰
某見白鳩責其妄言白鳩曰某弄無此言即梅巖妄

言也書證券授某（某謂元眞）敢呈之左右券曰某与梅宮
語未嘗言及旭莊先生云云因書此券爲他日之證
○主計來告移居浪華小橋且贈桃○吉次來告別
○遣者三招藍田不在○先是使洗心裝潢予書一
幅期今月朔未致使者三促之○健之助告曰郷信
至報阿部徹藏欲養某爲義子敢問可否予曰此件
吾亦与謀我隨筆中論義子盡矣我邦自有我邦時
勢不必拘漢禮也健之助曰某父業醫早歿某別無
兄弟唯有姉某繼父遺緒而爲他人義子於心未安

何如予曰吾子言是也我爲轍藏謀不得不勸吾子
爲吾子謀不得不止之轍藏与吾子皆我門人初無
厚薄我處其間實難發言吾子宜自決○數日前余
問者三曰健之助若去吾子從去乎留乎曰願留受
教三四年而去今日健之助曰某若歸郷者三亦欲
從去某勸其留不可予曰怪哉乃召者三詰之喋嚅
不能詳答予憎其反覆謂健之助曰我強爲吾子留
者三耳吾子去之日須携去○夜檉郁太郎出將訪
吉次以腹饗故迂路過大江橋訪主計新居（橋西第一家）

主計喜曰新居以昔來下吉凶今第一來者本地第
一名家也某敢不自喜將供食以饗辭不聽遂買鰹
羹鰻鱺炙蓋之乃強下著（箸）益饗戌上牌以雨將下走
歸○敬甫來予規之曰聞兄近嗜酒喪心行將敗家
兄既過六十幾敗而不至死乎敬甫肅然曰今後謹
奉教禁酒
十日
遣者三於津正氏促屋漏件○有宜來○安海所囑
助字槧序成（序載集）使彥太寫送之安海（及助字槧四卷）○有

宜使人來取百光圖○梁清致其所修大筆一枝中
筆一枝○稲西屋庄兵衛致村瀨秋水東粛曰某欲
學先生書願書一帖拙画數幅及往年所刻詩画卷
一冊謹左右云云○申牌訪小虎有一僧來予識其
面而忘其名問之小虎曰物外師也予曰數日前人
傳師既仙化故怪之耳出訪寬平主人曰家母大漸
某不知所爲与拙荊言我母廣先生所識不可不以
告而先生臨矣出訪吉次復屬与孝也東（今日所載）吉次
將上舟於常安橋予欲送之主人行裝未畢出酒曰

卿當別筵文吉來侍時方黃昏飢甚僅盡一杯大醉
視主人無去意乃歸○雨下牌拉健之助一治步街
中遂訪藍田謀梅宮件藍田曰某明日有事於梅宮
將往見之願使健之助見從我与謀責之成牌歸○
宝氏拉二兒賽御靈祠内金毘羅○今日有馬涼雲
來不値留一柬去柬曰僕今春大歸君山數日前為
病家所迎至此地明朝將去故候左右追年詩課願
闕今後將勉強願乞斧正云云

十一日

使健之助藍田之金城氏責梅宮梅宮曰白鳩既報
為元真所要不得已書證券於我矣白鳩反覆如此
我敢疑先生乎○宗助送素麺賀中元○恵闡來見
乞詩正○藍田來○杏仙來杏仙寓秀氏家予謂之曰客年
我附薩人草稿於光太郎光太郎去後我檢書筐不
見其稿疑未返東刪之光太郎答曰某亦不記返否
其裝有在秀氏先生開視亦可今年瞎光太郎我告
欲開其裝彼肯之吾子請為我告秀氏光曰今日我
將与健之助往檢光太郎裝杏仙去復來傳秀氏言

曰彼裝堅封押印而附某曰若毋子來請披之而不
曰披之先生令先生欲開之某義不能開有封印物
願送裝先生家尔後光太郎有責言我不与焉余曰
是疑我也乃使健之助謂秀氏曰吾子所言古道也
然未可与權吾子如何人光太郎如何人而我如何
人皆是誼兼師友親齊骨肉者我既曰我瞎光太郎
告之而吾子不許毋乃疑我乎夫君臣之交以正故
有犯無隱師友之交以信故無犯無隱吾子欲膠柱
難穿結交秀氏攜裝來曰杏仙返傳先生言曰我將

繼檢光太郎裝吾子若出家須置裝人不見處也某
答曰某將出裝有封印備竊窃盜也而置之僻處是誨
盜也不如送先生家矣敢疑先生乎予曰然則我誤
聞也不唯我誤聞恐杏仙亦誤聞也吾子既不相疑不
必追究往事也乃与秀氏藍田莅使健之助一治宥三
檢裝不見稿乃復包之而送秀氏○佃山東送金
百疋賀中元○使宥三囑答村瀨秋水柬於稻庄氏
送書六紙於秋水歸路過粱滑氏返事筆曰吾子所修懇揺不
能俵字○遣一治於寛平氏贈菓子問其母病○夜

訪八之輔圍棋主人供酒○今日所家所送中元儀
有別錄故不記○數日陰凉至此益甚既如秋晩候
二石直銀百四十錢蕠商吏唱東舶將來諸侯將籓
備而貴之人心洶洶○敬甫復大[酔]来以刀室築阿梅
尻予尤之合掌謝過去

十二日

贈味噌於八之輔○遣省三於津正氏附屋子償金
二兩一步二朱及中元儀銀二戔遂往森川氏贈金
三朱謝藥返曰今日金價三戔九分即七十三戔九分倍有七十二

予稱何戔何分予怪其低甚[遺]取津正所授證書視之但書屋
子償銀百七十目以金二兩一步二朱當之贏銀三
戔九分返之乃誨之曰視津正所記三戔九分非金
價明矣猶且謬解有是哉子之會讀書者宜先講知
[此]之等事件○与室氏一治會計前月念三日後金銀
出納而積五六兩月所買諸物當償直者○已辭携
省三出訪秀民不在其妻見乃授謝藥金一步二朱
訪長澤左仲不在其母及妻見妻日田人泉屋吉兵[右]
衛門女先是因其夫傳言於予相見左仲所居即予

淡路街僑居也庭御依旧樹木既長忽覺股痒如蟄
乃脱衣視之赤蟻也訪丹山邸祖母喪訪東暖先是
高松侯与松江侯戌浪華近日或示官所下令牒曰
高松津松江素名四侯戌京師閑山島敵高知之侯
戌大阪萩侯戌兵庫二本[松]侯戌上総富津港福井侯
戌神奈川地方柳川侯戌堺此六月念一日之令也
予意屢作問之東暖東暖高松人東暖曰真我高松此地
警衛始發怨有[令]命戌者盡移器用於京師耗費萬端
訪晩翠主又供飯為作書画數紙欲訪徵雲恐其不

在晩翠走一僧視之返曰途与徵公遇向將之檀越
氏乃止徵雲使一力來白申牌以後在家願同翠公
臨晩翠曰其申牌後不得出乃東徵雲曰翠公不得
出僕或將以未牌拜趨師君不在借閑室寄傲既而
訪九山九山示紀邸所下劄子曰我宰相公六月念
五日入覲大君大君下令養為世子以左京大夫君
第七子賢吉公繼我紀報賜德川姓云云又示本月
九日脚夫所報畧曰六月十二日甚雨袋井掛川日
坂金谷島田藤枝地方洪水人家流亡道路壞塞人

多死念三日四日雨甚前夜甚雷是驚薩埵靜谷皆
崩巨宕飛隨道路不通駿以西橋梁悉流沼津柏原
大野新田元吉原宕淵蒲原倉澤小吉田府中手越
鞠子岡部民屋人畜漂沒不可勝數箱根以東消息
未聞云云未下牌至徵雲氏主人既遅曰我知先生
性急今日何縷先是徵雲謂余曰先生来之日願以
郁太郎為從者今日以多過諸家故携肴之至此將
遣肴三召郁太郎徵雲欲招九山乃使肴三歸路告
九山九山使人来辭而郁太郎至主人供飯予視庭

樹曰橙安在曰既枯矣曰客年敬公迎我而飲時庭
中橙方黄今公亡樹亦不見且我与敬公交二十年
尊閨令嗣皆親善今無復存者我衰可知也敬公賢
公既殁無復解文字者師宜勉强誘導後進也徵雲
曰智欣筆雖屢規正無奮惕之志已矣哉予曰智欣有
夢返故郷人不知句予批曰天授佳句或誑其傍曰
天恐人誤言未畢忽有来立側者時黄昏黑徵雲呼
曰智欣師乎曰是予遂曰智師中途廢學可惜智欣
羞曰往者不可追願勉来者予曰善午後晴雨數變

至此雨未止而月色明亮皆曰奇景肴三携雨具来
迎乃歸○河内稱念寺僧密藏来贈金一封不值○
小市来不值○寛平来送金百匹謝鐘堉賛○敬甫
来贈西瓜不值○贈素麵於晩翠徵雲藍田三家贈
羊羹於宗助皆賀中元也○室氏赴梶木坊買祭具

十三日

講如例惠聞来○遣肴三於南德寺贈銀三錢爲點
紙燈於醇斎蔡家泡影雲影四墓○晩翠使人来送
昨日書画乞觀試且致中元儀○終日細雨微風如

初冬病大發所謂癖者癇○設祖先神位於書院如例○
雇按摩嫗

十四日

終日大雨忽而忽晴○午後敬甫来曰數乞先生字
未謝今日幸有會計餘金願陪舟遊予曰人皆營中
元務恐無賣肴者敬甫曰唯津野橋肴店猶有肴且
往謀仁也聞之請從乃与出肴三從至店命舟舟師
曰今日風勢異常非開篙工二人不能游予曰善携
酒肴入舟返肴三曰須取我臥具待於吳服橋也初

出家水色未潟至此忽潟且増数尺至吳服橋省三
既遅乃飯畢具曰須勧拙荊出遅井池衛口也入土
佐嬢風益強舟子皆勉強棹殆撓始能進数尺至淀
屋橋流急数進数退数与繫舟儛今日別不見一舟
無人雖多人務且怯風水也稍進室氏携正也立岸
願就迎入過浪華橋敬甫以肴少与舟子出買肴竟
不獲下至山嵜杙中流而止予不堪風波激盪趣去
申上牌至井池出敬甫使舟子送○今日所償諸家
債有別録故不記○遣肴二於寛平元真二家謝其

贈金

十五日

受塾生賀○浴湯肆○使徒之助賀同坊数十家○
遣徒之助賀十三家奥野弥太郎最勝寺正福寺長久寺賀川秀按村上精右衛門
小石石林小中又二郎依田竹両春秋大年誓浮寺新宮屋清兵衛雪海◎遣肴三賀
二十家光徳寺光圓寺平野屋甚右衛門称念寺今井方允牧林覚兵衛春徳寺花屋蔭河内屋
吉兵衛妙林坊平沢白翁河内屋茂兵衛聞信寺仁託寺善瑞寺浄源寺河内屋新兵衛浄久寺富山真
石文麗堂○遣慶太賀三十三家後藤俊蔵田舗村小虎玉芝堂銭屋三之助西
山清江郎上田公圭澤屋伊三郎香川一郎三木屋榮蔵洗心堂尾崎秀民雲林院玄禎肥前屋又兵衛

牛島潤城日原丈哉春日寛平平野屋佐兵衛渡邉太郎藤澤昌蔵高安丹山桐梧平右衛門長嵜屋利
兵衛東原芳齋冨田屋永治赤陀内島屋又四郎真光寺森川元道緒方洪菴栗山静安野村二郎津國
屋正兵衛○遣一治賀十九家惠任荊石筱嵜長平藤井藍田錢屋小市徳照寺朝
圓幸平土井一郎吉田屋喜太郎南徳寺円照寺長山弘直油屋新兵衛藤岡雄哉了安寺沙原才七勝
間忍越吹田屋六兵衛紀屋千代吉中島屋藤兵衛○使郁太郎應接来賓
○来賀見者七人清兵衛六兵衛丈吉伍助秀民後藤辰之助石原源之助不見
者二十九人説心堂河内屋茂兵衛道具屋勝兵衛生一秀之助百足屋新助渡邉太郎謂晝
善蔵日原丈哉百足屋又右衛門加賀屋作右衛門宝谷秀之助林蔡御服部藤哉桐梧伙佐道具屋深
助依田竹両鴻池永助加賀屋松兵衛加賀屋嘉兵衛加賀屋市六郎津國屋正兵衛長沢左仲栗山静

安行徳元蔡田元真森川元道采屋善五郎加賀屋喜助村山周助○先是毎年正月
贈留塾者書一紙今月以諸子衛而出賀且正月予
不在停例之故引正月例贈書○中島文三郎嘗東
至東日芳訳至堂不在家故後答請恕察蒙託送國
包河合中村姫路高砂地方費東既致云云○終日
晴雨百変夜月甚明頗似秋杪○敬甫来謝○室氏
至西濠拔祭具○清三郎約午後来既而使人来辞

十六日

陰雨殆四旬今日始快晴一天無雲暑威赫然蔓衆

欣喜○未下牌地震○宵三等自賀諸家帰曰聞武
船至天保山側路人　皆荷擔而立予曰官令未
下必訛言既而果然○遣宥三於松本主計氏贈詩
及小菊紙五帖金二朱賀移居主計曰今夕月必好
請同尊夫人臨○日沒与室氏二児出至主計氏登
樓月方出満川金波返射屋梁天坊正伊勢村某至
某旧相識而忘其名　主人曰此宅即伊勢君有也伊勢村曰敵
廬唯隔一墻聞先生聲故謁主人供酒飯初将出家
敬甫来曰前赤壁夜不可不以遊予曰将應人招至

此同宥亦来迎主計飲之予白此夏過三杯輙乱乃
三酌而止戌下牌辞出月方食二分然明不減室氏
曰妾過食願散歩乃過錦浰敬甫既狂眠路傍倡曰
如此佳人亦不易得遂擁之去帰入戸健之助等今
地大震然九人予単行歩不知也○今日来賀相見者九人八郎
礼次郎金城万二郎健蔵梅宮小市沙原才七長嶋屋利兵衛　不見者三十三人
佐渡屋伊兵衛香川一郎丁代政次藤岡雄哉谷松屋弥七牧野青霞永井太二郎島屋又四郎石田緑
鳩水屋作兵衛左官長兵衛廣屋定七伊賀屋儀兵衛春日寛平文麗堂吉田屋喜太郎加島屋吉兵衛
奥野弥太郎小石石林井阪礼太郎河内屋宇助加島屋又兵衛吉瑩主税鴻池治兵衛沢春耕中川玄

佐小木八之助油屋新兵衛牛島淵城筱崎長平雲林院玄禎恩塚敬甫高安丹山○遣宥
三於才七氏致所屬書數紙○遣健之助一治賀十
八家花岡準平五十川金雪有竹屋儀兵衛中島屋市兵衛天村郎存内郎備前屋宇兵衛行徳元
恭松本元恭堺屋善蔵加島屋又兵衛伊賀屋儀兵衛分部相模髙金城後藤梅宮賀島屋吉兵衛平野
屋友吉濱名真太郎○遣慶太賀二十五家三瓶鎧蔵林泰仙中川玄佳永井大
二郎日原後氏恭星堂長澤左仲石橋李長山彩翁雲楢九多田宗郁泉屋礼太郎我屋宗七西村仙助
伊丹屋孫助楢本半助浄泉坊落合啓助泉屋宗平牧野青霞吉益主税廣屋定七原元之助河内屋卯
助塚口屋小兵衛○遣宥三賀五家光満寺光寺寺金井塚松二郎室谷秀之助律
田亀松

十七日
浴浹路衛湯肆遂賽御靈祠○咽喉及胸疼並昨日
過食故与室氏謀别炊米二合五勺為一日食量以
後永為例乃買米二外八合直四百二十四錢○京
屋善治来至送金二朱賀中元即發答来○桂園来
送金二朱賀中元○發与芳造来於大七氏来曰前
日来嘱児以買麥尓後杳無一信疑来未達敢問○
先是雇女按摩阿熊老無力欲雇善兵衛不識其所
居今日遣宥已於塚口小氏買藥遇善兵衛焉曰猶住

兎衛乃遣肴三品之不至○寛平来告其母弥留○
有宜来曰中元前後市人傳糶糴前日加賀米一石
蓋九斗直銀百十八戔昨日頓貴至百二十六戔初悟
昨日東舶訛言皆米商之所為也○馬子吉柬至柬曰
家兄孫兵衛與石川市兵衛蓋良平改名謀欲借日田金
五百両而頓定償息年五銖矣六銖以上則不能也
先生無意周旋乎○文吉来○津正使将肴来脩屋
又親来謝遅緩○夜訪秀民胸更劇使肴三品右仲
不在○馬子吉有與藍田柬使肴三致之

十八日
講如例○數日来裁與萩諸子松岡良哉坪井顔山北條小淞青木研藏野上周白山本春平土井萩海周布政之助牛尾瀧齋立野宗甫楊井孫太郎宮路直記伊藤喜右衛門
柬合封之書松岡良哉名而使肴三屬之松岡嘗記
送土律一首於政之助近作一首於良哉楷筆七枝於萩海○昨日有宜送示心
越禪師自画賛布袋宗玩自画賛達磨両幅今日柬
請轉借金二両予辭既而召文吉曰有宜叟客年要
我借金五両又借金四両遂不能償然以和助故我
不復責之唯客年約今後不復言金銭事而今復如
是故辭矣然叟年近九十不可尋常人視我竊貸金
二両於吾子吾子須以其名貸焉文吉悦去復来曰
約以來月二十九日返金矣○宗助柬曰寡居明日
自伏見至乃使健之助往見譲献保命酒○按摩師
善兵衛来○室氏病痳服予藥○長澤左仲来鍼左
胸脇○聞井上司馬助由中秋亭皆卒二十年前始
住浪華司馬助族有井上新助者予冒其籍而借呉
服衛宅因名義守佐太郎為新助司馬助首入吾門
性遊甚親嘗有故自殺欲予与藤堂凉凌雲止之後以其

遊蕩無度不聽規正絶之然其死不可不以弔也蓋
客年予西下後事秋亭着善画外滑稽而内耿介九
山曰死時橐無一銭又無一債猶記十年前聞其新
婚翌朝與九山往賀入戸寂如常日主人未起一婢
方炊余白問昨夜主公華燭何索莫新人安在婢曰
妾即新婦也與九山出絶倒曰可以入畸人傳未五
十歿惜哉

日間瑣事備忘録戊午安政五年
七月廿九日
遣使之助番三於宗助氏致保命酒屬獻之○數江
來回明日請與金城小虎諸子集於敝廬以府内侯
侍辭當之圍棋供飯○安海答東求至疑我東亦違
使健之助東安海問之既而備前石東至謝序文贈
金蕎子○東暖攜其子恒太郎來見贈半截紙二百
葉報謝西筆西樓○宗助來曰寡君明日至敝邸而
見先生蓋有詞遊佳者之意某聞且備臣殺私告既

去東奎曰佳之遊矣明日寡君欲相見時某將使
人迎先生○桂園來乃導至八千亭供酒招藍田日
設桂園去訪金城藍田送至我家飲之○備清徵來
告將歸宜園○頃者來僑屋如昨○今日大熱視寒
暑鍼當大暑九十度候夜猶八十五六度實異候○
長紀渚來不見
二十日
清徹來乃附與孝也六郎東○荊石來○遣省三於
旭社民發暑備前石東副以與安海東○咽喉瘇促

呼吸飲食皆不如意召秀民謀劑昭與笑下劑孰宜
秀民曰劑昭平然以將謁府内侯止○宗助私東曰
余昆寡君欲供鰻鱺矣不識何店所賣適先生食性
乎願竊見教答曰某三四年來不食此地鰻鱺不知
御店尤佳如聞船平三星浪華屋諸店亦可○德基
來贈中元儀○午前宗助東曰寡君至敝邸欲相見
郎攜將至往宗助問先生既食否曰未將供飯既而
宗助導至公館饗南陵見所獻是豕平內將軍且
述翁幾遺地震壞本年再修之頗潔華米房總助先

見侍者公坐室引見手賜金如例公曰今日殘炎異
常宜脱禮服乃退脱服而進公語東都近事（事秘不録）曰
如何則可予曰公係宗室異外諸侯唯守忠一字可
公有雖小側無大諸侯亦無善政公善修其政為四
隣所信服異日有事四隣必將為我敺民亦可以
為大也公問學校之人材如之何余曰莫如分勤惰
嚴賞罰勤無賞惰無罰猶圍碁經緯棋局人無所的
也問答久之公將浴乃退媼助為予別設浴日晨復
座賜酒有盛饌增澤貫一郎等侍坐日没飯出羞饅

纚公曰前年供烏久氏縵纚先生曰無味故今日便
宗助秘問矣公强餞公命送餘肴我家曰我新造
紅梅船將挐歸府內今日初泛水願與先生乘予曰
常甚有遣使者三去曰迎我井池衛口船在邸北門
外恕助先導上馬次公入汧過天神橋至浪華橋下
艤傳棹眺望公曰初見此地繁華烟火數發乃移舟
澀衛門者三及宗助氏僕迎岸上乃辭出時明既高
○存宜來贈孫值○謙蓋東送中元儀乞詩正○令
日東地風烈欲殊熱夜益甚不得眠

二十一日
遣者三於宗助氏屬與木戶恕助東東曰昨日寵侍
無諱於謝今日當拜趨拳別然厚明日當趾御旨某
非敢自安唯恐我往之使公不安也視雲色頗有颸
意船若淹留公厭無聊願見告將走候安云云返曰
宗助將赴公所安治川弁次既在舶上曰貴東將手附恕
助○京屋善次東報江戶近事事秘不得記乃發書東○
藤本芳造答東至東曰所賜六月二十四日東未達
願問脚夫氏蒙屬參已在白中精畢貢之○安海東

至○脚夫致波涂井昇齋東開之有河野金藏東昇
齋刻印三顆送余金藏有與慶太東乃附之○八之
輔來示善次東曰我聞亦如是蓋信○使諸子晒書
○使者三於塚小氏買室氏藥○吉次妻來贈肉糕
拳之葉○河茂使人來促新々堂記乃東之曰前日
東中村吾兵衛請送保命酒二卣期七月朔猶未至
疑我東不達吾子願為問之吉兵衛氏○敬甫來○
室氏尋荒木嫂言今日使文吉守舍為出矣乃使仁
兵騎撤南往視之者在否遂報在乃携之人往者次

妻既在室乃贈羊羹券二葉文吉供素麵申牌歸○
夜訪秀民遺扇使有三取之○今日風益烈暑益進
至九十二度
二十二日
晒書如昨獲薩人草稿於書也雜稿中○永井大二
郎東請題同金城游同攬梅林詩於金城盡上○宗
助使人致容貝使三郎六月二十六日東及其所贈
袱○山中恭藏自豐前來見曰居難波橋南畔逆旅
○三枝五郎兵衛來予欲飲之固辭曰明日北上五

六日後下而復謁○遣一治招請三郎至閙時事既
而圍棋供西瓜○昨日敬甫曰某所善菜店有西瓜
請以某名取二顆自書證書附宥三宥三返傳店人
言曰今日無明日有今日復遣宥三店人來送二顆
○夜文吉來欲借金三両予辭且曰前日既以吾子
託貸金二十両於麻生寛藏又貸二両於有宜吾以
筆舌耕者耶商賈流帰家後僅六十日而家口殆十
人住桂玉之地何得有許多贏金而貸商賈乎吾子
今後莫復謀金銭事我文吉愧謝去○今日暑九十

二度風減雲色猶悪

二十三日

講如例以樓上方晒書設席樓下○會所局使人來
取吉田屋音七印乃遣宥三致之○室氏以今日丁
地藏祭送齋迨隣○午前藍田來贈中元儀飲之圍
棋日沒去○劉三郎來送菓子○遣宥三於瓦衛春
戸買米一斗直一貫五百四十八文○夜文吉來先
是予念源兵衛病文吉出源兵衛與宗助來曰此係
源兵衛君手書其痊明矣乃飯文吉○坊正示府尹
令曰紀州公入為世子當御西宮然猶留本殿奉稱
宰相公又曰如聞農商訛聽夷舶將來皆蒼黄廢業
何故乎假令夷舶來彼所乞互市我既許之何有野
心須安心焉○藍田話某氏得江戸邸報有新聞乃
遣宥三于藍田氏謀借之藍田遂令宥三之某氏取
之中載七月四日魯西亜人來宿麦宕下真福寺又
曰同日英吉利舶入神奈川又曰大監察傳久世和
州令曰官將許魯西亜使節入覲云云又曰七月五
日官使閣老闕部總州松平泉州召松平肥州松平

左京兆丹羽越州幽尾張公於外山邸令松平攝州
繼其封改稱德川即尾張公介弟高洲侯又召松平讚州松平
大學頭松平播州松平掃部守幽水戸老公於駒籠
邸又召細川越州阿部豫州松平佐州山口丹州幽
福井候而令松平日州繼其封又傳一橋公朝參又
召新庄壽三郎幽少閣老本郷丹州於其邸而奪職
又罷鬮御御居河土州而幽之又罷大醫令岡櫟仙院
幽之立其子良節而減祿二百五十苞○未牌健之
助請曰山中退藏有疾欲因某乞松本主計診顧導

復許之既而不返亥牌使人奉柬曰健之助兄被訪
飲之忽發腹痛且吐且瀉其欲止之痛明日特痊返
之敢請○今日初雨降少間風盛雨衰踰後風雨互
盛衰日沒大風動屋至丑牌俱歇

二十四日

永井大二郎使人來取前日所屬画贊○東西隣皆
送地藏齋▢發答劉三郎柬○日婢梅允暇歸其兆家
日遣甫三於宗助氏屬與南陵兄柬數通（皆報時律中有与李
東也）及答容貝使三郎柬遂赴文吉氏取瓦越好具來

画幅○肥後人藤田甚五左衛門携土屋藪海柬來
訪柬曰伊人所謂慨家將學京師梅田源次郎者頗
賜數刻門與之晤言甚五左衛門自稱途中風邪不
能步行或乘舟馬終晝不食數日乃供飯且贈金一
朱告之曰君額髮既薙而復長寸餘人或疑破獄出
者宜速理髮且赴肥後倉邸見邸監報今日來此地
也甚五右衛門曰然○午後健之助自松本氏歸◎
文吉來告六月二十九日西湖大風樹拔轂僵不異
文政戊子災○梅巖來○葛岡仲英使其門人池田

既就來曰豚兒年既十二欲延師讀書先生門下有
欲降帷者請勸居我近隣頗周旋輔之章曰我門亦
無其人有宇都宮理吉來君試面其人勸之○訪者
告葦繕事竣○夜室氏携二兒省三觀西壤地藏祭
所設人様子

二十五日

浴淡路街湯肆○數日來屢遣省三於大七氏詰與
藤本芳藏柬併未報今日復責之○遣省三於藍田
氏返其所貸邸報及芳圃聖餐錄三卷予欲寫錄呈

府内侯藍田曰此書李平所貸乃使藍田借之李平
曰此書平五氏所貸聞別有寫之者請數日後借之
而呈○宗助來侍安東芳巻言曰某欲謁先生屬一
事然病臥舟中不得拜趨故託宗助述鄙衷往年竹
内壽平坐岡本治部右衛門事被放自竄於近境老
且窮頗前非近年治部右衛門黨稍遇恩赦得復臣
籍壽平有子若得末減為小吏彼必感恩次骨願先
生與令兄南陵兄謀周旋於當路云云余曰諾宗助
既去乃裁與兄柬送之○秀民來○櫻井雪海來告

来告来月十日開書画展観莚於兎角亭乞字不見○八郎妻東室氏曰願借前日所賜日田半截紙千葉乃使室氏贈五百葉曰不須返○朝来蒸熱異常午後忽陰雷吼数声微雨而晴熱益甚○北條瀬兵衛来訪贈海苔及紙○夜激雨来

二十六日

使諸子晒書画幅○發興芳識来○乞胖携省三至藍田氏不在出過様途予曰欲命兎見北條瀬兵衛衙如藍田白越條氏我舊相識也余且有事欲得陪

徃乃渡犬齋橋至荻倉邸門外使省三入視瀬兵衛在否出報在乃入相見主人見赤川某曰伊人大昨日自江戸至頗有新聞予曰今日若清暇願陪遊主人曰幸有暇某與赤川命舟予曰然則某呈酒肴乃出復過藍田氏秀民在座予強勸藍田出遊藍田曰諾乃走省三於八千店命肴且借酒具予方飢乞飯秀民去曰今日之會必有奇談憾多恙者不得追陪省三返乃命赴瀬兵衛氏曰吾子同荻客乗舟至呉服橋報我属藍田買酒米各二升午時省三来報舟至曰某既取八千代氏肴入舟矣乃與藍田携酒米至舟舟師曰無薪乃使省三買之返曰賣薪者不肯少賣之舟師曰某居通請帰取之既而泝踰西國橋昨日上流蓋有大雨水増常水五六尺而東北風急浪花如雨舟数進数退舟師切歯曰憾不添一力来也瀬兵衛撑棹赤川援泊舟舟師曰止恐墮水言未終上流忽聞喧噪從屋橋上千人嗚立呼曰救之今日日蓮宗有施餓鬼會両繍幕卓彩旗撃鼓鳴桝下者絡繹内有巨船篙師数人一人過墜水也步焉皆

曰惜哉既不可救我舟子曰施餓鬼舟添一鬼何曰惜哉衆絶倒至浪華橋下繋纜橋柱而止初入舟即飲赤川語時事頗詳（事渉秘密不敢記）飲熟乃移棹就網彦店買鰻鱺炙復止於中流風益烈而熱益甚皆曰異候必有奇変藍田曰宮内梧岡在築地僑館訪之如何瀬兵衛曰梧岡我所善乃泝至築地藍田出引梧岡入舟梧岡曰我三十四五年前與熊坂適山訪淡窓先生初見生〔先〕（謂余）後與君遇關瀬信之助氏已二十餘年也矣因話舊下至山紫瀬兵衛命從者就洲西

店取酒肴設席渊上而飲日將没忽覺寒冷返宥三
取裕衣貸一領於藍田渊外遊舟稍多復至橋下久
之下至梅檀橋梧岡去至呉服橋使宥三報八千店
店使人来献酒具予乃辭出藍田送至予家戌上牌
也○後藤辰之助来致若林梅仙所送金百匹不値
○村山東一郎来不値○阿梅自兄家歸○終夜氷
風撼屋殆疑地震

二十七日

終日大雨大風坐来風雨莫甚於本年○昨日借藍

田金二百匹余日遣宥三返之○又送酒来料金二朱
藍田返二朱曰酒来某所呈敢取直乎○先是河茂為
越後蒲原郡田島治右衛門乞新新堂記今日成文載
来遣宥三致之東曰我記中言及吾子願来聽我講
之答曰幸甚明日拜趨○屬藍田買米一斗一升三
合直金不百匹委遺待從之途與米商遇而返既藍田使人
来問米高送米否本年官禁糶頗嚴米商因緣行姦
不肯送米待人從之貴其價而許之○不堪無聊中
牌出訪清三郎圍棋其兄善次見主人供飯酉下牌

而勢微衰乃歸○室氏曰黄昏侄也驅雛鷄墜井一
治縋捧之既不能動置之懷移時復常

二十八日

閣上原庄右衛門將歸府內欲託與南陽兄東遣宥
三於宗助氏問其發否返報未發乃裁東屬宗助報東
時○講如例○河茂来致小田島鶴渊潤筆金二兩
二步乃講新新堂記○午前地震而初晴暑威猶赫
然○德基送草花○遣室氏於藍田氏致金二朱且
招之答曰午後拜趨○召按摩嫗○賴林覺兵衛来

乃命藤漢贈室氏詩一幅○藍田東謝於能来○藤
村健藏贈蓮根山口為藏送芋○求白田自備前至東
曰某有疾遂歸鄉將以八月再遊○村山東一郎欲来
借金十三兩予不答唯取座右瑣事録指示數日前
與文吉問答一節東一郎曰先生論確矣某不敢復
言金錢事唯願勿録我件予笑曰唯々非々乃留之
供飯閣澂川大漲欲觀之黄昏後與東一郎出過江
山亭前東一郎曰且入喫茶從之水及樓下問主人
水增平水幾尺答曰一丈五寸矣東一郎僕告曰今

夕我邸人遊北野而放煙火亭人曰屋脊高棚頗宜
遠眺乃登浪華天神天満三橋皆掲燈籠橋燁如大
城不堪冷借亭人衣○天星輝唯西北見一團黒雲
予曰明朝必復雨言未終煙火自雲鑄現十餘發未
終以過冷下同東二郎出別帰

二十九日

卯上牌大雨少間晴○藤田甚五右衛門自京師帰
請見以疾辭使健之助接之（供）飯甚五衛門曰某初聞
朝廷（廷）不欲許蠻夷互市謂将有撻伐命竊懐敵愾之

志故北上今聞搢紳聞東都将校挟其閫閥而棄治
其衆皆讋慴不堅取前議蓋搢紳無禮上蔑下報無
所不至不能自修身安能平治天下國家爭集無復
仗義死節之念故去也○有宜来曰某當返文吉金
二両然方匱得賣心越江月二幅償之幸甚願周旋
予曰諾○先是藍田示一書名方圓髮擧録意某公
言草稿欲寫供府内候覧今日借三巻送之宗助命
謄寫○鉄兜門人小林栗吉来見○劉三郎東曰某
将北遊加越諸國願東蔦彼地聞大（人）○健之助以将

帰出寓府内倉邸○五岳祥雲自日田至致範治翁
月二十八日本月六日東及添兵衛相良善治柴六
郎熊谷禮次郎東範治東曰蒙廣護一氏大黄貫十
五両邊上薫真金十両二朱某将使彼減二朱不識
肯否之如様外（務也 雅稱）聞墨夷船數隻入長崎港互市
與伊代儀治往観之未返之自林外婚期在八月六
日某方洪（頂）桂據云禮次郎東曰聞家翁送寄某金
予在中東於先生家願轉致予託前日所送熊谷三
左衛門東於禮次郎事然恐屬何今遍閲瑣事録及

書状往来記亦不見茍翻索諸簿文吉偶至曰熊谷氏
金子在中東先生托之麻生寛藏某親聞之寛藏矣
予健忘如此豈可不省察乎○範治善治六郎又有
與健之助元真等東宜園生渡部杏集有與出雲屋
儀兵（右）衛門東皆遣省三致之○五岳又致文吉家人
東數通乃遣省三致之○坪井顔山東至○恵開来
○五岳欲見藍田乃招之至○落合款助来○五岳
雲皆贈菓儀曰某将北上弔宗主矣乃與藍田謀觴
之江山亭使藍田先往命肴而導二衲就烏坐高棚

氷既減數尺天晴山明風色洒然晧滉洋呉楚青蒼分極浦汀山平遠入新秋一聯之妙日暮樓下尚苦熱而棚上涼如晩秋戌牌出與二納別○室氏遣省三莊松本氏

八月朔日

受塾生賀告之曰今後禁午睡又白省三將澄數日後去一治郎太郎頃樓下居曰本月將點檢匿名稿左氏輪讀等甲乙評定學位上下○攜省三出訪宗助謂之曰聞健之助昨日來寓貴邸監察家某竊恐

彼有酒色之過願君與監察謀嚴其出入宗助曰諾予曰聞健之助將借金五兩於君安吾當贈雜費金一兩於彼而來至彼又當償飯費金一兩於某然則金二兩既有名也彼衣服費齎歸土物費是當金三兩願貸之彼素行未脩然非借金而不償者也宗助曰諾健之助出見乃諭與宗助問答頗末出賀福田賴藏主人曰數日前水汎濫邸内矣置刺喜々津鉄治戸内而出訪八郎不在訪元眞話次平友來曰某將拜趨予曰林元亮未歸乎曰未予曰吾子見彼又須勸令元亮歸省彼父唯一子四年十不歸不孝也乎友曰諾（平友者元亮舍人也）出賀金城蘆汀在座曰今日有一人將謁先生問誰曰某所主事松永伴兵衛也乃期常牌蘆汀去金城供飯既而設臥具哥澄不堪熱與蚊不就枕辭歸視寒暑針當八十八度○梅渊來贈今朔儀不值○來賀者十四人（今郎藍田元眞宮内和泉憲閑徒之助今井昌平上田圭木仙山口慶藏華岡準平八之輔備前屋禹兵衛平友）皆不值○林泰仙來曰豚兒在佐倉七月中喀血生死未判某憂心如惔然相距百五十里（本邦里程）莫如之何予曰須安命○

五岳來欵之招藍田辭不來來撤蘆汀與松永伴兵衛來行束脩請受教引五岳接之二客去桑枝五郎兵衛來告明日歸鄉乃賻文吉所贈明礬塊成峯巒形者（蓮貽二斤）日沒與五岳步至鍋渊水上假店納涼側有糞船乃去訪主計主計曰春日氏母將死意其葬必初四日也願從先生送之予曰諾戌牌辭渡淀屋橋與五岳別○今日遣婢梅于敬甫氏乞醃梅返報其疾乃使室氏問之贈味噌不在

二日

昨夜五郎兵衛留明礬去旨明日使僕来取余朝遣
宥三致之○遣諸宥三于藍田氏致金一歩与朱白償
江山亭貴藍田返与朱○室氏之蓋朱氏謀米件先
是興文吉約買吉次妻所蓄粟牢既而使舂者往
取之舂者曰一石以下粟不足為我一日之業也故
將買吉次氏已舂之米○室氏與婢梅出赴尾街買米一
斗一升直金一歩然麁悪不可食米商皆出歳為寄
貸而計行姦察白米價更騰恐有搶米之變○德基
贈肴二種○東金城清三郎注計白日者與諸鬼謀

日間瑣事備忘　巻十八　一七

創肴飯無酒之會名尚倹社請今日始集敝廬○承
林梧陽自高砂来見予告今日會梧陽曰某欲見金
城翁將復来言終去○秀民来○天淵来生菴肴致
米田俊藏六月十五日東白此東昨日至東白某祈嗣
九日帰家先生所命諸東既分送諸家矣○春日寛
平使人訃其母以今曉死乃遣郁太郎弔之○五岳
来告今夕北上○健之助来告同五岳北上予曰今
朝附寄劉三郎東於大七氏中述足下事健之助乃
往取東曰某親致之○伯耆人世良田良仲来請受
教曰某寓高麗街笠原元春氏○松田右兵衛東至
寄金百匹乾魏及詩稿○梅巖来乞字○藍田妻携
其女来見室氏贈菓子○中牌清三郎金城来日將
晩王計来至遣肴三促之至乃供飯及酒皆尤之白
先生唱有飯無酒之說且名以尚倹而肴出酒又猷
許多甘脆何也予曰今日殊為梧陽設也是彼不来
故諸君疑吾食言也日既梧陽始至咸上牌散且正
也吐瀉并作予調五苓散服之使幸計診之方又附
五苓散○今日殊熱無風蚊蚤復大出

日間瑣事備忘　巻十八　一八

三日

講如例○早出弔寛平氏贈湯葉二十五包蠟燭一斤
寛平不在其妻子見綿屋源兵衛中富英之在座交
言○元恭来曰豚児懶病和不復勤學事願識之○
德基来○瀬兵衛東白在後藤氏聞先生既遊播州
識相訪即訛言也予曰我輩尚當遣訛言况國家事
争瀬兵衛曰某欲會此地文人如之何則可予曰須
屬藍田○佐渡舟子二名来致川上快造田邉玄濤
東決造東曰某寄相良善次東願轉致玄濤東白某

来秦磬咳隔年因桐良善次乞先生扁額余謝以硯
材一塊及金一方朱請此存寄善次紙包顧轉致舟子
曰硯材極重願使人来就我舟取之予曰還君属吾
子送我我無就取之理吾子勿厭勞舟子曰諾○世
良田（良）仲来行東脩○正也痊○讃岐人田中竹村来
請見辞○遣肴三於瀬兵衛寓賻貢紙一包帰報不
在○藍田来乃告瀬兵衛旨且謀飲梧陽遣肴三於
梧陽逆旅招之不在室氏報余夕飯不足乃與藍田
出将赴肴店遇梧陽共訪北禹勧醵飲江山楽中流

曰伊藤長次郎来在座頗留話乃呼長次郎見予謝
昨年招（昨歳従梧陽訪長次郎）主人供飲予與藍田囲棋梧陽
以将北上先去藍田又與長次郎對酌下牌帰○熱
比昨日益烈終日當九十一二度八月如此亦希

四日

浴湯肆帰路訪八之輔○遣肴三於主計氏曰願陪
送春日氏葬答曰諾○篠崎来贈砂糖白菓数日前
来此地寓藤澤氏願往来受教○杉梅作子泰祐與
其郷人苟（啓）助来致梅作柬柬曰豚児拝謁願督責言

不及費用予曰杉叟近至此故乃揖啓助進曰此地
桂生吾子所諳且本年饑饉方謀減家口杉郎身無
一錢今日送往理髪洗身拭漆踏履之費悉欲依他
人不亦甚乎吾翁與杉翁約曰我喋僕以然否而足
我帰家弱無學僕将相報令郎頭来若既有學僕欲
必相報令郎勿来余不相報而来何也我視杉郎尚
幼弱不慣人事吾子與之帰勧面遊我買囲何如我
将来至姪薦之啓助曰某退與杉郎熟謀為去思德
山紙小林房五郎来見移泰祐予見面者来避去矣

因論與泰祐啓助問答頗来房五郎曰某為梅作閑
人也夏来遊京師今将帰郷意泰祐従来寓責難
相訪不圖其今日初至不識彼寓誰家予愛太閑之
曰啓助曰我寓湊橋北畔山城屋次郎右衛門矣房
五郎曰某退訪杉生寓明日與彼来○竹仙来曰郁
太郎父壽軒使某言日者使豚児請中秋臨敝廬燃
方脩書室近事未畢請重陽前後臨予曰諾○田中
竹村使人来乞字○德山舟子来見○午後携肴三
至主計氏主人白春日氏葬招牌曰未刻尚早乃圍

棋二次予曰浪華葬稱未牌者必午下牌也稱申牌
者必午下牌也須速往主計曰聞其遲也未聞其早
也予曰公未暗土風趣之出渡蜆橋北行至寺町東
行二十餘町聞葬既過余曰果然乃走近龍會寺經
答遇着素衣帰者入寺門柩猶在堂送者鵠立主計
先去乃就記客名者處授刺與後藤[illegible]之助邂逅太
郎等交言而去初使省三告吉次妻曰今日或將過
君家而待葬至也過浪華橋使省三謝曰熱不可耐
忍足不能迷步未下牌帰〇八之輔來鬪棋〇今日

丁恭袁臺子忌祭室氏携二兒省三赴南德寺展墓
黄昏往戌牌帰〇今日暑進昨日一二度

五日

房五郎來曰遍尋泰祐所寓不獲〇横林覺兵衛來
乞字〇藤本芳藏所送麦一石至遣麦太於大七氏
發巻芳藏來（仲包金一両二歩）〇藤卯來乞字〇遣省三於
宗助氏送書一紙乞其所〇元真來〇石村媼者來曰
敬甫老同妾寓近來負債無算遂出奔債主責妾百
端妾無如之何敬甫老中元前辭帰曰廣瀬公招我
舟遊矣而舟子肴店皆促債於我家敢問當日公招
予敬甫老招也彼當債金予我殆三步請以舟遊費
當之舟遊費不當其半然我知其窮故許之媼歎息
而去〇申牌徹雲來贈中元儀留之圍棋西尾善四
郎來贈八朔儀徹雲曰久不見西尾君今日邂逅焉
顧與杜駕數鷹二子先去〇播磨屋米吉衛門來送
十六國春秋一本〇先是買荒木氏藥四味今且遣
省三取米三本且非餘價〇林良平來手戲之曰前
日欲付米直金一両三步於兒既撥拙荊忽為宥寬

者所借去如之何良平曰然則賜書予曰前言戲也
耳良平曰某本意乃然〇黄昏後携省三至徹雲氏
主人供酒欲留予宿乃遣省三帰曰明日昧爽迎我
與善四郎圍碁既而善四郎去予宿徹雲使其門生
二人見〇今日午後聞雷聲而無雨熱益甚

六日

昧爽省三不來徹雲使其門生送余過長堀橋與省
三遇〇東畡門人兄田脩齋者來乞字使麦太接之
〇梧陽自京師帰見留之供飯〇良平來為書巨幅

二皆張六尺七十樣四尺餘八　七古一篇遂贈良平詩○遣省三
於藤卯氏返紙及金○朝岡李平來貸方圓聖礬錄
二卷○宇都宮理吉來贈菓子曰葛岡氏延某為師
先生之故也報謝○使之助東至○遣省三招藍田
至興之謀觴梧陽於江山亭二子欲勸小虎乃出筵
心齋衛松永伊兵衛自後呼乃歸為講余隨筆數則
二子晤小虎至乃使妻大接伊兵衛出至亭與涼糊
一人見曰某伊丹屋孫兵衛義叔也孫兵衛前月殁然
以來聞府內疾秘之殷竊苦之泊余田答只君聽炭

安等飲樓上予曰為我謝谷口氏子我微得故不耐炎
亭主人百方奉樓上客心不在我筆酒肴粗惡殆不
可下箸皆曰唯此處涼勝樓上而已彼埶客置熟處
亦宜矣日波梧陽僕來告曰將發舟梧陽遽去乃出別
於大川坊小虎送至○今日藍田傳瀨兵衛旨曰明
日舟遊臨諾欲招香波小虎等煩先生報之乃東半助
告之對曰諾使藍田告小虎○寬平來曰明日亦亡
母初七忌前夜願以已降臨

七日

先是室氏屬藍田族綿喜者製褲短窄不當用命改
縫今日將赴寬平氏召無褲乃遣省三取之猶未改
也○藍田致金百匹曰請償江山亭費以其餘買梧
陽所屬大唐紙一葉○遣省三於江山亭取昨日所
費目錄日錄用卯呼價太甚貴既亭人來謝曰昨日茶歲甚
常市無鮮肴故粗惡而貴願恕罪○遣省三於小虎氏
示江山亭目錄小虎送金二朱及錢百文○五岳余
無深來致五岳柬曰日者約以十二日下然鄉人
所屬事務未了非二十前後不能去報謝違約相

良善次與賀來生東祈轉致意○文吉來曰聞唐船臨
便至長崎○良平來告別且為朱彥氏乞字○袍下
牌至寬平氏客既滿座無相識者唯與主人夫妻交
言食畢歸○文吉攜二兒去曰供午食○午時北條
氏僕來曰我主艤舟於淀屋橋下而遲願同小虎藍
田諸君臨乃使其人促藍田余至小虎氏小虎方浴
曰將理髮乃使省三往見舟中別有客否返報亦老
翁在曰旭翁來何叶我頭不堪迮乃往小淞方與春
草坐曰遲既久乃使舟子促小虎未歸小虎藍田亦

至將使一人迎半助偶至乃泝至宮内梧皋所寓樓下而呼介眉下入舟曰梧皋病不能陪遊更泝至川埼傍舟西岸酒出有歳饌雲合風絶逆閘雷聲舟子曰暴雨將來遂棄移上岸賽櫻祠入巖國亭趨者運酒具或飲或圍棊或傔書畫風聲忽急萬木齊鳴加以水聲徹雨過倚欄東望雲玄者赤者縹渺者遠者近者去者止者千容百態須臾風霽雷聲未止黄昏返舟東方既見青天西北方雨殘暉透雲心森黑東紫皆白川光山色遠明迎晦真化丕筆涯中皆画人攷云下

至濟華橋下聞迅瀬將北上余從歸介眉先歸下至斜橋與小虎閲處送至其家者三在焉戌上牌歸

八日

講如例松永保兵衛始來聽○泰祐來曰臥病數日欠拜趨問其所寓則在常安橋乃聞塾生誰乎問泰祐所寓而記之曰褻太也乃戒之曰吾子所謂知讀有字之書未知讀無字之書若日間所行即是學每事行即每讀謬也就師學者每讀謬猶曰若學雖其信之既而謂泰祐曰吾子且留我將薦吾子於松本至

計者泰祐悦曰紫尚在舟中返取之去○秀民來○右膝下生創瘡乞秀民氏膏藥○紅花堂若來出緒及紙曰本月廿十二日開書畫筵於兎角亭乞揮灑余以其生面曰異日與玉芝謀而後下筆○遣宥三於大七氏曰初五日所發與松屋甚右衛門嶺御芳也金子在中東回東未至何故曰西宮飛脚數日不來彼東當以今日達也宥三曰前日所詰六月二十四日與善右衛門東淳沉竟何如對曰昨日命西宮脚夫往謝先生猶未往乎今將復命宥三返誦其言余遣宥

三曰我屬東吾子而不屬脚夫東果失吾子當來謝而欲使脚夫來謝何故也且金子在中東途中失之吾子猶不親來余責之其人羞縮不能對余既為其人猶坐乃呼曰去○房五郎來乃教泰祐所寓曰明日與彼來○遣宥三於藍田氏致梧陽所屬大唐紙一葉及錢百三十文曰此紙直及江山亭費之餘也○呉椋亭子津田六藏東曰明日丁先子小祥忌當請臨然暑威異常恐先生遠勞玉趾故不敢也唯呈茶甌一伏祈叱存乃荅謝○泰祐與啓助來乃謂啓助

曰吾子帰告杉翁令郎不慣人事且留之一二月後
有貴地舟子来須見我角時我與令郎謀決去留啓
助曰諾乃留啓泰祐助○清三郎来○夜宝氏携二児及
泰祐訪吉次妻遂至主計氏屬泰祐主計謝白婢僕
既備矣乃帰

九日

椰太郎帰家乃来其父送菓子一筐聞其過界乃屬
與桂園柬柬曰僕将與金城拜趨貴串秋月藩界浦
不識何日奉訪可乎願見報○越後柏崎人叁屋與

三郎来見致高野六太夫者柬柬曰逆先生書及詩
集絡繹至編境憲不自揣謂先生書有遲滞病未肯
心服詩則在我邦今古獨歩實曠前絶後者謹送絹
一幅紙二幅乞揮灑不典金百匹以當有資余謂與
三郎曰允乞字者潤筆有定額若有減額者初乞者
将爭責我曰公欺我矣故不能為一人破額與三郎
曰然某将别呈金百匹此般強為我破額異日不使
餘人援例乃許之○遣有三於宗助氏致方圓聖賢
録二卷而取其所既寫三卷返之藍田氏○遣有三

於有宜氏屬答松田君兵衛柬及其詩稿○房五郎来乃
使泰祐見二子相尋数日始相遇○使房五郎導泰
祐至徽雲氏先是徽雲謀雇學僕余因薦泰祐柬曰
凮防富田人杉梅作子泰祐其父我老友也貧甚使
其子来依我我家則有學僕且本年米貴不欲添家
累故相屬請善視之泰祐雖年少一切力役之事當
不辭也釋凝谿湯庥屢巾紙之費額賜之告子返曰
徽雲師曰先生有命謹諾因約以明日来寓而返矣
言畢去○孤山来贈中元儀○君山真石予某来傳

雲海答曰明日兎角亭會伏祈貴臨金一朱聊當潤
筆○遣泰太柬金城至浜曰明日雲海兎角會二児
往我亦往金城答曰諾允真以有事辭○遣仁也招
清三郎辭不来○夜平使米彦氏舍人来取所屬書
○令井昌平来贈菓子○今日欲雨不雨蒸甚室多
豹脚蚊乃設幮並熱欲訪秀氏先使有三往返報其
将出黄昏秀氏使人招乃往坐凉棚而屢下屢歇乃
帰○夜半大風茈曉頗湯沱

十日

天屋與三郎来取書又乞字○朝来雨不歇巳牌使
袁太謂小虎曰今日恐不能赴兜角會為我善謝雪
海○使有三送示心越宗玩二幅於秀民○竹内静
溪来至○房五郎来請随兜角之遊○午時雨歇未
牌金城梅巖與二客来曰天晴以出也乃倶出房五
有三従金城指一客曰此翁翡翠園即我隣舎逆櫓
樅主人也逆櫓樅在福島傳義経與景時論逆櫓處
至亭入門忽有呼旭莊先生者顧小原竹香小林石
峰也竹香曰某迺年(来)寓家翁僑居亭今春燬而復結

構今日始引客俗曰店開衆婢頗装飾然戸(屏)障未具
或用帷幕皆笑曰似劇場(用劇場幕)見雪海及真右覺兵
衛等遍観諸室書画頗多而客少上楼小虎見曰某
傳先生言於主人且曰(天)既晴先生必来果然既而金
雪香渡以下見者數十人與金城謀開飲席於楼下
識余者多来就焉余属梅巖為房五郎有三乞書画
於諸閒人衆暗余揮灑金城梅巖曰先生一下筆勢
至不可止必矣乃莫如嚴謝従之復上楼就食梅巖
報桂園徹雲至乃下相見桂園因昨日辱書某以将

拜晤故不復顧十五日臨敝廬徹雲曰請帰路過敝
廬観所新購陳逸舟画皆曰善字野甚兵衛至曰先
生屢臨家弟在栗氏未臨敝廬願與金城石峯二君
臨乃期十八日遊其家別肆下牌與金城梅巖翠園
及雕刻師玉琴随徹雲至其家観画梅嵒呼曰偽物
偽物金城曰然恭裕出見日没桂園進至玉人供酒
各掲燈作書画余謂徹雲曰明日昧爽遊南徳寺師
無恙相随乎曰願陪徹雲欲止余及桂園梅巖宿余
辞帰金城亦送至禍登徹雲氏遂與房五郎別

有三先帰復来迎○秀民来問宗玩画価○文吉
来不値

十一日

寅牌起口授瑣事録於袁太一沿如例比畢天暁徹
雲至乃飲之既而出有三従夜来冷甚覺秋意過大
渡経新堀(出)於野外新稲如雲實豊年(綻)先是姦商唱凶
荒之説殊貴米價一石至銀百五十匁八之輔毋曰
奇哉今年農曰豊商曰歉何故代農豫憂也至此知
媼言不欺路傍樹枝往々見澀痕至南徳寺龍潭見

乃贈金一朱曰今日下泡影童女忌祭請誦經龍潭供酒食曰欲留先生宿忽有死者將往葬焉乃出展墓闍前則灑將踰堤堤若壞我諸墓沒幸下流決得免余謂徹雲曰自初葬恭叔童子爲十八年當時唯四五墓今則滿地墓布不下七八十唯新家一村而如此死葬之多可知也返過寺潭既不在其妻送南氏於室氏過野田福島至金城氏使有三歸金城曰翠園欲獻茶導至其家翠園本商頗豪富後園書齋極整淨齋前雜樹蓊然南墻側有巨松既朽蔽將枝金城

曰此所謂逆精松侍源平時松下郎海也西墻側又有一松大數十圍夭矯盤窆金城曰此逆精松義子也皆絕倒入齋主人供茶果酒出有盛饌元真跡余至曰某欲乞先生書至高館有三返報先生在此地故來與石峯遇先生家屬某傳言曰河内之丹頓改卜十六七日余謂金金城曰十七日尚在界不得從石峯言兄宜報彼答曰諾梅谷及一容跡金城至諸至日暮辭金城曰白鳩與梅巖謀設書畫會其家欲請先生及某余曰吾既饗不可更執箸乃歸徹雲送至宿三

出迎不值○與三郎來書不值○德基來不值○梅洲来乞字不值○宗助使人返方圖聖學錄二卷○房五郎來告別不值○健之助來至○藍田来不值○藤尚贈金一步一朱乞字○清三郎來不值○夜携一沿訪秀氏途遭之遂至其家又俱出觀平野街夜市秀氏先去乃賽御靈祠歸○遣省三于藤尚氏問所送紙書何詩可矣○遣省三發與良平柬于某齋氏柬曰尚與吾子約以十八日遊北山然別有事請以廿十五日後來

十二日

朝涼甚見寒暑針當秋分七十度候○浴湯歸省三從乃命之藤尚氏從昨日件既歸藤尚使人來報請書界浦晚眺備後路上及詠竹七絕○藍田來示阿波人坂東茂兵衞名保號茘墩者送藍田萬壽余七古一篇曰文吉欲遊阿波而賣明礬茂兵衞族坂東某豪商也其爲文吉謀欲使茘墩萬文吉爲先生賜一絕於茘墩以作文吉介緣余曰諾錄茘墩詩霜隼東條鶻頭寵愷々何日忘蒼穹隼鷙鶻謀其或角權馬低死愴翔風吾亦壯歲受羈絆彷徨自傷荊棘中竄絢繫頸

井窠鼻綍曳驅迫歲云終禽聘藤君何幸福豪語剩談意初雄吾欲享謝君不當請援纖毫擺幽衷藤君跋涉名山川攬勝探奇西又東到處雲烟收橐囊裝發作圖繪奪天工凝黃迂倪渴焦墨意匠慘憺心力窮又詞文翰共三絶造化秀靈鍾君能又聞締交諸碩儒談藝談詰頗博鴻一夕剪燭淳太白揮塵娓々焉發蒙君今告歎還浪華幾知鍛翮理長空曾聞浪華廣君右詞藝特出五嶽嵩吾獲某集久鍏襲謂非古賢必輩翁令詳君髭縂半百大馬何料甲子同梅也茘也共歸撤安知宿因已相通雖然廣君一世傑壁掛競逐諸名公杜韓振衰李繼矣廣君特見迴瀾功陽春白雪已掃蕩黃絹幼婦迭相攻大家排奡礳講話若洪鍾赫秋聲應識藤君有詩源吾亦欽羨知彼崇尚君賴見許推穀異日攀援遊崆峒○芳

藏來至東白先生所遺金一兩二步至閑高軒將過

甚喜頗以二三月前見報某將陪遊有馬採蕈○遺

肖三千元真氏問書様○伺山送詩乞正○泰祐來

托金一兩於室氏曰怕盜○元真來先是余欲使元

真刻文玄公遺物水精印三顆曰我別不能相謝將

以揮灑賀勞至此元真請書屏風一雙曰潤筆金千

匹也乃以八百匹當其謝○作書數十紙既而遺肖

三於梅洲藤尚甞兵衛諸家致之○昨日室氏曰西

山君氏咳甚恐發病今日遣一治招之不在既而來乃

箴之曰大昨年吾子鬱憂將死我説尊翁借吾子半

年西遊而痊癒後吾子新婚加尊翁没家務聚一身

故復發前疾今不攝養恐嗟臍請三郎曰謹奉教○

杏仙來取秀民所乞書○松本俊平者來乞字曰某

播州産寓京左一郎家屢謁矣余曰既忘○健之助

自京師歸致劉秋石石秋柬柬曰豚兒既北遊先生所賜

手翰既送之○文吉曰先生為技柬君作詩某代呈

潤筆

十三日

講如例○元真致金二百匹乃携之訪藍田勸出遊

藍田曰文吉將來故俟焉余曰文吉有求於兒宜獻

一杯乃裁與文吉柬借王太婢送之肖三曰須致之

柬也柬曰藍田既遲卿何不來且卿欲摩詭藍田何

畫一飲手婢返致桂園柬曰此柬方至故携歸乃披

之柬曰日者請十五日枉駕某歸則南紀親戚數人

在我室將留十日先生不可同俗容居頤重陽後臨

乃裁與金城柬中包桂園柬曰昨日石峯勸十六日

遊宇野氏我以桂園故辭桂園柬如此意欲十五日

遊宇野氏兒試謀之石峯柬既封肖三來傳文吉言

曰將來見又曰覺兵衛來傳令井少免言其進作別

不可與焉吾子須與一治葶謀親作東也既而遣宥
三致之○覺兵衛來曰明日未牌少允將使一介迎
願臨○秀氏曰某在病家偶長崎信至主人示之中
載秋來長崎人病痢死者數百十又有江戸信死者
數十百倍不識何故余曰訛言也○遣宥三於藍田
氏借板東茂兵衛詩遂之元眞氏致其所乞書而取
昨日所携筆墨之金城氏致東東曰昨日兄田東有
將告十五日伴於石峯之語我東傍誑十五日又有
事願期十六日十餘字兄未見之乎十五日即赴今
井氏招也願與兄偕金城荅曰昨日既報石峯以十
五日今朝忽知差一日故親往期十六日晨而西明夕
有事不得追陪又曰今日竹軒（德基別號）欲饗先生及僕
於雪園別業某將先往而俟別業在兎店西隣○遣
宥三于惠眼氏致書又贈秋月川苔○清三郎贈芋
○祥雲來贈菓子告別曰明夕西下○伊兵衛來飲
之（以下松永伊兵衛除姓）○遣宥三於小虎氏約同赴德基招
○侗山來余曰拙荊欲遊貴境採蕈願見招侗山曰
諾又曰前日九山有以七月尾會同社之語不識既

業請以十五日臨乃傷誑與金城東曰十五日又事
須期十六日也乃授東宥三曰亦後致之既而文吉
來曰願陪野遊藍田與余圍棋出金一朱曰我屢煩
嫂供具今日截負以此買鮓兄負唯嫂意藍田悅藍
田太負叱其妻割烹既食携三児（子）歸供茶議所遊皆
曰北野可乃遣宥三于覺兵衛氏曰中秋幸有暇欲
應今井氏招求返與宥三子出余謂文吉曰（卿）欲贈阿波
人者莫如書画今日宜請二君（藍田　玉江）揮灑乃過圍扇
堂買扇過兎店及遠遊寺觀胡枝花本年多兩花色
殊美遊人絡繹於行投一茶店主既換余曰亭觀依
舊嫌僕惹來新人供具然不若舊人坐西隅一亭命
酒肴核頗鮮皆曰勝舊矣余書二子画殆十扇日沒
出過北里訪主計乞茶文吉去主計曰昨日拙荊舉
男主人與藍田圍棋供酒酒下牌辭元眞逢別藍田
送至○小市來不值○光圓寺惠眼送金乞字

十四日

健之助來曰德基欲招先生及諸子於雪園然憚其
父願先生賜一東以詩會招彼余曰是欺其父也我

乎否乎余曰未伺山曰願先生東九山促之迫某未去一會乃裁柬附馬○未牌携肯三至小虎氏促之出至兎店見雪園別業門楣貼紙書今日此處不得延客後至者請臨雪園健之助肖店人曰向者客来時紙未貼客快々去意金城也乃至雪園德基健之助主計及一客在池上亭金傳店人言德基曰勿論金城也乃使其僕迎金城辭不至衆曰一人向隅四座不娯必致金城即遣健之助挐舟迎之至德基供酒或作書画或闘碁日既没召舟子命紹梅船二隻既

而歩至主計舎畔上船余因天陰不雨至此晴満川金波泝至浪華橋下余飢饜乞茶碗然藥味乃悟瓶係主計氏物蓋為其妻煎藥者屢煎湯藥氣稍減始得一喫下至丼池街口端出與小虎帰○九山回東曰某大病恐不速起不能執筆使看侍者書云云○有宜来不値○今日贈主計児新衣（彩木綿八尺）○慶太致其兄岩次郎柬○友月来余在門外告將遊雪園乃不入而去

十五日

八郎来賀曰延年中秋春無月今夕何如余曰紅日赫々吾保明月○使肯三之宗助氏柬曰君所寫方圓聖鑒録五巻須因蘇兄南陵若藤由平治兵衛以供公覧也遂之大村郎賀○有宜来曰某窮甚所借金二両不能返願責心越宗玩二幅○大野宇太郎来見曰某昨日来寓小虎氏矣返金三歩曰此吉野屋兵兵衛潤筆也○午後天陰頭痛甚乃臥比起雨太下意少允必不迎来蔣昌平来曰家翁既赴別業曰恭生必怯而行轎舟唯尊意乃使之治就秀民謀

雇轎夫秀民曰我轎夫居兵衛不能速召乃肯三勧藍田且買舟赤返小淞来曰某昨日自京師帰將以十八日赴兵庫余問時事曰若聞王室不悦幽宗藩肯三返報舟在呉服橋即與昌平出一治從小淞途別懐出蕭海所作月性傳曰此稿春草既許之願更下雌黄至舟藍田来乃使一治取藍田氏碁局而益急至道頓濠上大和橋出昌平導過真言坂東折至生玉街見一楼高出衆屋上昌平曰我別業也入焉少允及雪海覺兵衛見余未坐先下砌而觀庭趣萬

木幽崭中央有池池西地夷細草如茵池東地勢高
低秋花亂放墻北存空地一亭在中央亭之東西菜
圃蔬畦經營未畢一周返曰不圖街閙有此幽境上
樓高五六丈一覧畫浪華全境恨日既沒而氣空濛
不能遠眺主人曰此宅係豊臣氏侍醫所住至今永
復保從既而主關所携行厨有盛饌松下園主人及
國分某見务作書画而聲不已亥上牌辭留平雪海
覺兵衛送入舟至新街橋送者皆去至道脩街端出
與藍田別閻門既鎖與拖関謀開而歸○在今井氏

時衛卒來報曰大君薨遺詔令下大君在位僅數年
遺國家多故國有仁闡繼德澤未洽而即世人皆惜
之○今日裁數東源兵衛曰本年五月鄉附平次郎
金五十兩證券我既取金故返券又曰本年十月初
五日丁先君淨喜公二十五回忌祭不腆金十兩以
供靈前請錄我及仁四郎庄吉名金須就範治取也
範治曰麻生寬藏當返我金二十兩吾子須致其半
於源兵衛也又曰孝也果以本月六日納婦乎否云
云善次曰佐渡人田邉玄濤所送柬二封送上云云

既而遣宥三於祥雲逆旅属馬柬曰與範治柬一通
沖泡與兵衛柬淳與善次柬三通玄濤遺係煩師致之答曰諾
十六日
天明猶雨昨夜與藍田約明日若止河内遊請詩會
我家○辰牌金城梅巖曰晴雨未判不耐悶故來矣
乃遣宥三於藍田未至雲藏日見皆曰石峯必遲乃
遣宥三於石峯氏曰我輩將至八軒屋與君會遇復遣
一治勸藍田辭焉牌上途之治從至高麗橋遇宥三
曰石峯既候於八軒屋來迎屋伴兵衛氏至八軒屋

問伴兵衛無識之者梅巖曰角抵藤浪改名伴兵衛
疑其為也乃問藤浪氏曰在京橋街第三坊為東行
三四丁遇石峯與藤浪出門乃入焉其居枕水岸隣
有賣舟者名竹田屋佐兵衛石峯曰官以過客故禁
遊散船不若步至片町買舟彼地非大阪府尹管下
必肯出舟乎及金城曰天復陰而熱不宜步行且就
隣家買舠舠非遊山舠官不必咎乃使主人妻謀之
返曰唯命石峯使藤浪陸走報我將來於宇野甚兵
衛氏石峯出買鮓久不返乃借枕而眠既返矣婦供

午食畢佐兵衛報舟既艤乃下（藤浪所居即堎也）上馬未發
藤浪中途歸致甚兵衛東白與伻遇關宇野君親姻
有病者必辭客故返矣石峰搜東白渠然然勢既至
此不可止也乃復遣藤浪而發至京橋左有小橋名
峯曰須過此橋下舟子曰東行則渠相通也過京橋
數下過東舟閘前路閘何如曰閘既閉舟不得過乃
西返過小橋下東行十餘丁街將盡地名野田村嘗
趁京師所過水頗深設棣地形與德菴渠無異唯與
彼較北隅二三丁而已凡行五十餘丁地名中茶屋

渠逸北轉堤截渠橫乃出戮力牽舟蹈堤堤東又有
渠始初水稍澄兩岸多蘆葦高丈餘秋聲策々又見
蓮田與稲田連接瀰漫無涯梅巖右峯出步岸上東
北行里許岸上二村北曰稗洲南曰三洲有橋梅巖
自橋上呼曰此東三十丁村名橫市渠終焉我輩先
往相俟東行數丁渠極濶汪々數百頃隨處立簖蓋
魚田也荷花蓼穗蓮葉稲實高紅低碧秋色嫈然右
岸名打越水益深渠勢曲折殆疑途窮隨進隨退（閒）至
橫市二子既在堤上乃出堤東見大廈橋川氏也金
城等所善將訪之予亦識其人然以旅服故不敢入
立墻外既而東行一二町人家盡過稲田閒泥深路
狹二丁許又爾路左見大廈高墻繚繞即宇野氏也
今焉癈濶百草亂花西隅多老樹路抵樹根北行數
百步地高如岡上有書齋其東地卑主人所住主人
既出待齋前導入曰藤浪以来下牌来矣時申上牌
也淺華至此四里尚東北齋新結構淨潔可怡四望
豁然有八勝曰景雲寺旋渦曰大和田落雁曰澱水
歸帆曰岩船夕照曰古橋曉鐘曰叡嶽暮雪曰生駒

山月曰赤坪山霞為賦岩船夕照（平楚點歸鴉峰巒暮色賖來山殘峻
絶夕照在高花）夜既散月色朦朧如春奈欲散步齋下有
小渠主人命舍人具舟下就焉衆皆從初東行半丁
南折技流縱橫無家不臨水主人曰此地楳澳故多
鱗族二三丁人家盡稲田連渠漫々不見涯涘又有
蓮田轉梓過其間淨香掩鼻皆曰無花尚如此夏晚
之勝可知約明夏再遊既迴舸群魚亂躍一箇忽入
舸長六七寸放返過村吏北行有橋出舸步路右有
華表列松夾路即景雲寺也甚兵衛呼曰和尚在寺

白在出迎入寺後齋亦臨渠遠眺遠瀾和尚年五十二飄然脫俗途間何宗曰似禪者余曰似禪者何謂曰行不足也齋棟僅容膝然潔成趣甚兵衛曰蓋供温飩和尚曰夜間安得飩嗟辦之乃烹素麪余以饗不下箸既辭梅巖等皆步余與金城甚兵衛入舢和尚送出甚兵衛援其手入舢歸和尚猶在座余等以疲寢

十七日

皆為主人作書畫景雲寺和尚來乞書扁額乃題曠

如云字主人多藏奇書字貫五十餘冊請人王錫侯所著嘗見和漢年契載王錫侯乾隆四十二年奉上諭前經海成奏王錫侯妄作字貫一書請革去舉人審擬等語朕閱其進到之書第一本凡例竟有一篇將先師孔子諱聖祖世宗廟諱及朕御名字樣全行排列寔屬大逆不法已諭海成將該犯王錫侯拿解來京交刑部嚴審治罪矣嘉慶四年書詞狂悖比照大逆緣坐各犯分別釋放王霖王霈（逆犯王錫侯之子）王壯飛王靈飛王蘭飛（王錫侯之孫）因王錫侯編造字貫等書干犯廟諱比照大逆緣坐擬斬立決奉旨改斬監候減發黑龍江給索倫達爾為奴石峯曰此書請國既消板其在本邦唯此一本主人之族以百金購之云余曰錫侯蓋不服康熙字典故作此書是其所以招請主怒也○午時主人供餛飩既饗和尚送温飩極佳强下箸未上牌告別主人具舢乃與金城一治乘梅巖石峯陸行過昨夜所歷至景雲寺東畔有堤牽舟而踰又有小渠北行半丁許入大渠西下水深數丈旅與稲田連十餘丁有石橋左岸即橋川氏也梅

巖石峯立堤哮曰炎不可耐乃移舢迎入至中茶莚踰隄如例至今福昨日過閘中今日既閉乃牽舢踰之中上牌至八軒屋舟子曰舢小不能過天神橋以下祐甚兵衛命舊師送至井池街口矣至此知其番勞然無如之何乃出與石峯別過藤浪於路曰先返矣至井池街與金城梅巖別歸○夔夫述昨日今日事如左文吉來取書扁伺山使人取心越宗玩二幅矣田與三右衛門東至橋本半助致小淞詩稿室氏召杏仙調葛根湯（以上五件昨日事）郁太郎還塾加賀松使

人送箸(今日轉致江上竹)○遣宥与於小淞氏問帰期尚明日也乃使宥二約藍田同送小淞○今日帰路見尭太道會橋會所前寫府署所下牒状既帰示之譯録其要如左太君以本月六日薨於本第臨歌劇塲妓館皆停止又曰尤禁漁猟殺生又曰過察中高僧須與番會所所備盗火又曰諸事宜慎密禁争論及太聲談話細手念烟筒又曰禁撃鐘念佛及以見群戯捕蜻蜓又曰勿論妓院雖他坊須脩睡時鎖閭閭西旬傍扉出入春曰諸祠無月恭攷夜常及頻慶

街夜市湯肆夜行賣麺者攸葉火用炎者皆暫禁之而後命又曰禁遊散船漁船往来又曰禁瀨泳處造(侍)船罐舞又曰称可妄参神佛閣又曰送葬者途中宜嚴素静謐又曰禁高家戸外掲招牌及鼎游又曰禁煮川魚及繋賣魚船又曰禁城前賣酒肴又曰禁出入貨物於船喧閙又曰鋳銅師鍛(冶)師窯瓦師銅細(工)綫油師道具市戸外春米者籠桶師賣韃扉者解船師嗞子師石工鍍工錦弓師軍書講釋師漉紙師凡此諸職皆必禁之然皆係用炭火燈火鐵匠鑄火器

用者須殊用心慎察之曰過慎中既嚴直番救盗矣及棄覓理所必無而有之其孤非輕也(松江上職名無漢命藝治至)

補

十八日

講如例○遣宥三千藍田氏曰午後陪送小淞答曰諾○素兄来曰昨夜至此地余方雇媼按摩而藍田来爲下素兄聞之不待余起直出○使宥与問松園勇詑見前日奉屬寄尊翁柬既達膝下乎否答曰酒望田秦来至○藍田秦田小淞舎人来報将時発

矣頓暮往○小市来謀招藍田者○穂積能之来贈中元儀○中谷謙益使人来贈芋茎○朝来批小淞詩稿蕭海文稟至午後單郎使宥三送之藍田先是藍田請借二稿故也○文吉来告将有日田脚便(脚便用邦呼)○申牌携宥三出返藍田氏與之遇曰小淞使人来曰既上舟請速来乃至常安橋南畔見小淞坐船艙乾馬屬與蕭海東(中邑吾顔山)東(坪)小淞命解纜曰二公且送酒下過安治川橋小淞出榛萩數倉使其従者備飯且設小淞返乃辞出取生路過古市夾路纏

返其與于遂得熟路過江亭島遂藍田至其門歸自
竇氏參庚申日夜招請巳郎供饌○會縣儀名鼎
春田歷晉七明於當會所直番（直番邦呼翻）頭使令人來
官以過察嚴于椒故會所有直番云

十九日

省三將赴直于會所聞當直者皆着防火裝於藏請
三郎氏借之○龍郎來日朝來雨與熱不謝無鄭宗
前謝請三郎仁也從圍棋數番供食與乘東都新聞
紙及借歸使妻太寫之以長擬紀遠神宮歷宗也陵

人來致佐渡舟子所託硯材（雲請所贈）○伊兵衞來○河
茂使人來曰明日鞆舟子將歸君有事於中村氏見
命○飯村將曹贈栁七十五顆乞詩正○省三傳暮
歸○遣省三招藍田至示新聞紙○夜招松村春岱
子春藏鍼肩背及心腹

二十日

衞卒來示坊正所下牒曰東都令至宰相公本月九
日以後奉稱上樣（上樣即大君也）又曰明日以往許湯肆米
市銀錢市油市漁市青物市妓館宿茶店肴店茶店

各就其業○遣省三於河茂氏問鞆舟子既發否否
答曰未乃來河茂曰六月中藝州門生米田俊三歸
吾託其鞆中村氏東及土物東曰願速送保命酒二
卣期以七月上旬爾後既八旬杳無消息不識何故
請為我問之別啓請直送此東於中村氏○發興能
村將曹東於大七氏（返其詩稿）○使之助來致餞費金二
步○個山使人返畫二幅○遣省三於（返）防火裝於清
三郎○遣省三於晚翠氏致老子摘解一部遂之徵
雲氏屬與長谷川桂山東（送老子摘解一部於桂山）徵雲田東曰

我亦與先生約十五日昧爽遊界負遺如期至矣
下谷屋兩像先生不至遂至桂園氏始聞桂園以東
止先生之穀矣桂園導衞兩遊海迎楼共一勝會云
云○遣省三於大野屋七右衞門氏屬答矣田與三
右衞門東（返茶翁書一幅又送川芎二葉而託其促急頃八郎東）○播磨屋人赤
松隼人來見贈藥否曰某舊名順藏往年同柳古門
事先生命余佐助右衞門橋西畔余曰我毫不記否子
面與名唯記同左門來者甚善按摩隼人曰即某也
○藤村健藏來遣省三於少先氏返紙燈○招請三

郎供書贄糕及飯○夜携硯材之藍田氏不在先是
與藍田謀造硯故也
二十一日
以暑漸退移几案於樓上○令塾生告夙興○衛卒送
示坊正所下牒曰東府尹戸田伊豆守今日死○是先
是為清三郎乞藥今日藥至乃使省三償金二歩一
朱○個山與其叔父吉田喜平次來乃觀余所藏玉
石數種○是前日送新衣於玉眞氏室計留藏衣臺不
返今日遣省三取之不在

二十二日
請製痧藥使省三借藥碾請三郎氏藥舗於秀氏
氏○先是浣心以乞寧澗筆過傳授自請隷書二
紙乃附舊作經數月不成余憎其為人今日書取返
○使省三赤藥數品○是金雲來留之圍棊石峯來乞
字書飯之石峯曰聞輿野小山卒余前日送春日
氏之葬輿見小山恐虚說也省三適自小虎氏返亦報
小山卒遂伐痧病夫行無救忽吐瀉如霍乱狀即死
者時數十家聞江戸長崎地方皆然蓋陰陽失和也

小山字絅夫號孩兮冲光菴詩文者性狹不容物
喜誹人今春在牧庸藏氏見嘉永二十五家詩集朱
批余名傍朱閣為第一余惡木質郎小山為也○使阿
梅買米米蓋貴近日諸國豊熟報既至而如此姦商
罪不容誅也○是德永鉉三來至○宗助送南陵兄本
月二十五日東來東曰吾前月二十三日東來府内本
月六日府内候歸弼晁○是遣妻太於小郎氏謀固吊
坐山小郎使人來曰今朝既卒○是前日與松野宗太
郎約招之飲以過客止之今日訪之於謝愆且觀其

故梅叢在座曰是將以明日歸鄉我鄉鶴崎與府内
適若有事於令兄兄命余歸梅巖繼至乃贈五絶二
首及書三紙白明日託寄家兄東○河吉使送水
築小相來即發答東○裁答南陵兄東及與秋雄兄
讃岐屋安吉東於南陵兄送新聞紙○晚翠使人來曰大昨日
舜逐庵子摘解之聞先生將臨貧適將北上願歸後
臨○篠崎祝風來○夜八之輔來
二十三日
寅牌起左脇肋攣急而瀉疑感痧乃服大黄劑少焉

汙大發繼瀉而衍痛減○講如例既而留金城話○
淸三郎使人送錢六十三文曰藥之餘也○遣鄰太
郎寄三拾與野氏時蠟燭六斤○將歩金城出託寄
示兒東於梅嵓宗助適來告明日府内舟子去乃託
東四主許使企送載衣臺賜我錢二百文○色許牌
與金城出宗助途別訪八郎主人供食其友況余曰
豈恭稼番而葬踰戶外者七人何死人之多乎右衞
門曰凡荼毘處必未歸受葬例也近則荼毘處上墅
多者過二百常餘其半延及明日明日亦如此荼毘

處前後棺不相望葉晩且過怨齊街遇三五人拉衣袖
半焦往趨者衆近之謂捕急袂也既聞之尸登荼毘
處復蘇者初覺袖所以焦矣余曰衆近之何也乎諸
衞閣而荼毘處法鎖扉而火尸適有蘇者捧殺之近
日以死者甦者相繼扉不能鎖因得遁出荼毘者愬
得罪於將捕如法以鄭重額曰是惡法何不速改余
曰尸蘇實奇事須於閘窓也凡暴斃者當留尸于自
餘而葬之也浪華俗以拒為穢不欲暫時留之雖父
母妻子速之而懺其恩故往々有蘇者矣下豈齊如

此惡俗爭此事官或不知之有志者須建白亦維持
風敎之端也八郎曰前日柩過我門忽聞人噪即死
者蘇能柩内叩棺因拆出之也出訪兒真於在送金
城至其家其母見又晤梅巖梅巖曰某將還三日後
去借金城弟子送遞檜松詩於翠園詩柚以謝前日
之饗既而與金城訪之勸翠園出遊羅漢前至浦江
聖天祠客滿儼若墓市人不耐還家竊遊也隣寺胡
棱既殘庭樹秋壯衍不至藤店亭上高棚而命酒
野望絶佳日沒下不亭東而飯黃昏與縣與徐歸

先是人傳彗星至此而望西北二三尾光芒東指長數
丈炯如或練而上牌至金城氏宿拿既來待出過常
要橋上婦人遽呼某君投求怨有數人趨至無人除
燈照水曰在下流皆蒼黃走去余不見結局歸即尾
蓬雁林來贈金一朱不值○松本壽軒贈柳○淸三
郎來不值○伊豫宇和島果城村舟子治右衞門來
曰昨年携岡林鶴眠東包字爾時不在此行願得所
書不值○今日室氏與鄰太郎寄三丸藥○藍田來
送硯材曰此硬不當用者不值

二十四日

先是常政寅牌起謀諸予日接瑣事録金城諍曰流
行痢疾此暁気甚熾恐感痢疾使諸子令戴以後以
卯牌起而夜謀瑣事録○加島屋甚兵衛来曰聞
徳照寺主善針痢疾者多因以免願得依先生見徳
照寺主乃為東発図○島原人飯島六學来見曰某
友船津氏帰也語諦云遠事頗繁○来藤本芳蔵由
○廿八九日将訪者予敢先告七氏津發決須奥野氏送
謝予○明晴可卯出初也慰頼臨○清三郎来欲看

察不果○都太郎又將流行病感為都太郎請帰有
午後去○訪孫魚謀明日招太野守央郎麗遊兵出
三趾罷時有三徳令送薬脊乞請三齋氏且招遊至
典下鹿間棋未下解携清三郎遊室氏既携之児有
三訪金城妻及松本子許乃与清三郎出訪藍由勧
之出至八千庵而食既而送藍由至其家出人供茶
戌牌帰使愛太送清三郎○酉上牌室氏帰而丈吉
條之阿波来邪不適○夜有三趾會所直番○使之
助来託水築小祠寄菊池溪琴東

二十五日

昧爽有三自會所帰○遣有之千秀民氏属發与蔡
慎東中乞提平兵衛吉雄松浦西島馬子邑梅本真逸来返報秀民不在○
與室氏治膳具○使有三招清三郎至乃促小虎小
虎與三趾来曰守太郎有公事既出乃飲三子畢圍
棋送膳守太郎申上牌客散○小虎臨出竊語余曰
清三郎毋使久若某曰請三郎遊痴態甚然不肯賑
醫藥願君屬廣先生蔵之敢告乃諷清三郎先秀民
治請三郎既○吉雄卓甫送其義祖甑瑑画像先登

○終日陰霾如獄那夜今暗譯問○昨夜会千庵席
上清三郎出金三朱償酒食錢令所店人来返残錢
一百六十三文乃使仁也致之清三郎○使有三招
文吉不来○文吉来告炭屋彦太郎又某卒菊池五郎某出南
按兄謀福岡國是相親善故也

二十六日

昨夜丑牌起旋復就枕夢一人問曰君知前身否余
曰我安知之其人曰君前身姓秦名島名謹吾余曰謹
吾者事業何如其人曰即秀秋也余憮然覚近来夢

無如此奇者故記○文吉朱乃屬賣心越宗玩二幅
曰某將携赴阿波○而甚使夔太視請兵部在家然
遂報在卽往圍棋者三來承儀並助與余之輔粟秉
曰儀病甚願告旭翁使者三來者尤使者三繼請兵
部使飯善汲見請兵部閒余製丸藥欲試服之者甚
其僕就室氏取百粒焉夜夔太來逆卒後室氏惡寒
余命調葛根湯而去閑夔太拙劑何如曰尊大夫幸
嘗乃辭逐室氏曰惡寒既愈稍頭痛○健藏粟送銀
杏○翌朝夔太請為學僕號以先姓者三辭並此者三

日間瑣事備忘　卷十八　五五

去夔太焉○夜半屋上聞簌々聲室氏曰恐盜也余
曰猫鬭也言未畢物墜井眾相和成聲余欲救之時
夔太一治阿梅起時兩來已照燈下覘黑暗不見物
但聞水聲二弟怖使夔太下竟忽聞猫鳴余曰必是
怖夔太益怯不知所為余詬曰吾弟腰刀矣似武夫
怕猫如鬼如人曰何辭哉使猫逐井口夔太且退且
嵬余屢叱曰何不直哉綫必觸藜而斷夔太豨聽益
退綫果斷猫墜於竿頭繫籠下之猫既流垂餘於撈
之百方不獲燈屢滅乃止

日間瑣事備忘録　戊午

八月二十七日

天明復下鐵爪得猫尸葬之倉側桃樹下使二子浚
既而携赴湯肆返飲之○栽與南篠晁来〔之報寄炭蜓彦〕遣
愛太於宗助氏属發之○會所送紅丸一包以書〔紙〕効
能曰此藥可以禦疫邪佩之薫之服之皆徃數日前
道修街藥商醵資數百両以製此藥將周旋而乞者
數萬掛閭閈倒者傷者時若過客施者悉得護乃悉
獻諸官府府議器荅坊正賜其管下云○世良御良

狎来曰死病疫者勝後有清筋針之出血則不病乃
従其言針左右各二處○谷口後二門以訓原謹吾
携後一束来見贈菓子○有宜来曰知音數人死来
弔也余曰世上多避病方然死者未減更慎起居有
宜曰老夫年過八十以速死為幸何汲々養生乎予
曰達哉○省三来為健之助謝○藤本芳藏答東至
曰請二十八日臨掀廬乃使一治示芳藏来於金雪
〔先是約同訪芳藏〕金雪答曰某朝来暴瀉疑中流行病〔行〕方服
葛根湯而飲火酒欲以發汗明日不能陪遊請期他

日陪遊洞山氏○聞大野乙山来於小亀氏携仁也
訪之遂訪藍田勧龍岩之遊藍田曰明日有緊務不
得陪遊藍田將飯余仁也先帰余以心下欝滞辞飯
要藍田帰路過呉服橋〔藍田〕望舟平氏燈白看居既開〔過客〕
〔後余日奇小魚〕初不可不食乃強余徃供鰻鱺既而送至我
家園楳余贈両筆一枝○今日湯肆途中見人上半
鐘臺疑火然不見煙至夜聞梅田千日両茶毘處堂
宇災燬蓋積尸如丘山同時火之遂延燒堂宇矣嗚
呼惨哉○謂可治日明日須我従

二十八日

講如例乙山三趾従小亀来聴○使愛太勧清三郎
觀叢之遊以病辞○八郎謂余曰家翁今橋第一坊
故居猶無住者聞先生有意移居家翁謂故居隆壁
及細瑣物皆我有也直六十金然先生則三十金〔而〕可
余曰且與拙荊謀室氏欲移於瀬水地余曰托江戸
堀橦木橋西畔有好宅与賀島屋才七家近宜使藍
田訛才七謀也室氏曰妾送公到江戸堀桐之何如
予曰善○巳下牌与一次上途使室氏携二兒先行

告藍田走一次勧金城間遊曰迎我於常安橋予埜
藍田氏導之至江戸堀路右有大厦謂才七所居使
藍田入焉出曰此非才七宅也先生所謂好宅者聞
係出雲屋某有吾就某謀之而報可否窒氏別去藍
田送過常安橋與一次過乃去一次曰金城以毋病
辭遂至金城氏予曰藍田曰訥堂卒信乎否金城曰
昨日聞其彌留必信借金城晴傘出過浦江及野里
佃巽三渡入尼崎訪德永能三勧出游悦其兼兵
衛見供飲既而與能三出黄昏過齋宮祉畔失路屢

問農夫予疲甚使一治先行報芳藏兎家一次與一
人携燈出迎善右衛門芳藏引入其別齋亦新築華
潔無比窓外水聲如風雨

二十九日

平明與能三就溪汲水烹茶〇芳藏毋見〇余謂
芳藏曰此行物欲遊有馬採蕈聞蕈未生淨界公歿
後我未弔其墓今日遊米谷何如芳藏曰善辰下牌
上途使芳藏導取小径至上原過似州沙心跳而越
之上前岸々沙為水所嚙墜斗急無乾趾處芳藏攫

松根先上而援予手至小林休至磯志川渡橋上前
岸取小径西行六七丁稍北折又六七町涉微流入
林中二三丁出於官道乃清澄寺華表前也踞石而
休使芳藏先行一嫗負柳而過乃買之且食且行五
六丁芳藏出迎路右鋤草作路處横木作門知淨界
公墓也入焉有橋跨溪橋東百餘步地勢稍高喬松
數種下開新兆墓石未立用板柵遍書佛語柵内阜
卒都婆數本柵前有石磐石瓶及木燈籠臺欲供水
使芳藏一次桶借於寺与能三掃樹根草花插之瓶

中一次携瓶水至乃注盤及瓶拜而去到寺時亭午
也妙雲師方在佛堂其弟子見引入書室隔池見新
築本堂乃下砌至堂前觀之白板碧甍具極淨麗堂
西側山骨露出知夷岩石為平地矣既食一次能三
從沙彌上山予與芳藏步園中至西山佛祠下久之
一次等帰曰尋松蕈不獲妙雲師見曰前年所賜悼
先師大作某既装潢為鼠所咬頗敗書乃令書謁界
公墓詩　前度採蕈亂松中公出彷徨與我同今日採蕈如前度唯見亂松不見公焚香再拜新碑
下繽紛松子落晚風

晦
昨夜請妙雲師戒尉人素饌具食◯昧爽上途訛至小林日出至飯田渉岸一次先下誤墜水領亭游田顧一老嫗年八九十傴僂扶杖将下岸皆為是嫗従容脱履而渉皆曰老者細容壮者不若矣過上原路左平田中央是地形突起如屋芳蔵曰古冢也就視之巨石築起似出雲筑後者兆而差小既廃掘有如無其闔此地謂兵陵慶安中闢作稲田者當時兆中所出必有夭古器物今無識者芳蔵乞先生作其辭

逸善右衛門氏◯主人供酒小阿彌安右衛門来訪贈松蕈◯為主人作書數紙◯串肆将發腹痛知食柳又食串飯酒之為大恐蹈春事之轍乃服黄耆丸（予所製下剤）主人又設浴湯（勧避而浴跂謂又浴）暖腹痛遂不發◯屬主人贈松蕈於室氏

九月朔
主人謀新築浴亭應以古松流水閒居為賦七古一篇（載集）◯快晴餘熱如夏使芳蔵導訪安右衛門贈書一紙◯始遊此地為主安右衛門家既十年也其母見将留供具因辭出遊御手洗往年來食丘今往焉贈予茶壷幸辞此柱草堂随筆今来既換芳蔵白木飲物持操甚堅以道義勧聞為西宮参所帯往大伽藍後與一女子通遂還俗予佛者無確操往々遇女戒敗自玄賜而下皆然予悦此地静閑芳蔵勧結廬於此地磽确租税寡薄種梅萬本足以發食其兄第與先生門人大阪以西兵庫以東者謀募力種梅不出三年萬本可矣予不能必従然喜其愉快故記◯為主人作書画數紙既而上其宗家書楼欲明日

乗舟而帰主人以西宮港口痰勢方熾恐発残勧陸行乃集饌三謀余出去宿其家主人供酒贐若干余辞不可未上肆上途芳蔵送過松林闢與酒井昌伯遇欲留予西宮乃以善右衛門説辞因問痞者何如昌伯曰某所診數十百皆余患癥喘甚者診未畢既瞑問用何劑予附予劑故得幾人曰無一人予曰然乃試用大黄消石必有効昌伯曰高説實出意表且一試乃別至西宮東端芳蔵去路左群墓中見櫻翁碑銘三曰五六十年前其人有書郷詞者二日告自首

叟來問高論其所作稍相親叟曰某狐也主人問闇君葦嗜油鼠信予曰信然食此者多失心而死故禁不食主人曰我欲相供何如曰正後叟屢問公故多鼠予至人識其不能忘情口曰叟果許我我將遍募隣里捕鼠數十頭供之叟悅期以三日後叟不來既而主人長子亦不知所徙居數日尸浮海上次子亦病死夜有一婦人來曰我叟妻也殺君二子以報仇而已聞何故曰我夫倚練殆十歲一旦聞君烹鼠之言嘉極失心出人不待遂爲狗死我不能無怨焉主人謝曰我自知罪過請莫更作遂乃約爲叟立碑錄其平生尤得意咏櫻詞婦悅去碑陽具誌其顚末而謂櫻翁碑予疑好事所作然能三言實有此事曰記渡武庫川水溶既有橋能三請先歸道遇葬絡繹黃昏入尼崎能三与其弟出迎主人又見門外怨鬧呼茶毘所燬主又曰茶毘於倉中令日以人尸盈焉棟宇燬予曰大阪梅田千日寺亦既燬如出一轍蓋古今未曾有之慘○出見彗星既南數十度在坤位光芒長且明

二日

昧爽蓐食天明上途能三送至巽渡別牢晴殊暖布穀田鳴野色如春過佃野田二渡皆遇舟方發走及馬經梅田曾根崎新地出於大江橋已下隣歸○夔太述前月二十八日後事如左飯島一學來室氏遣夔太贈黃王丸一包於藍田宗助使人來送南陔兄八月八日十八日東松尾源兵衛使人致阿部撒藏東筱崎氏門人告訥堂卒文吉告別取心越江月書幅及余書八紙去（以上六件二十八日事）室氏使夔太弔筱崎武村山東一郞來送重富縣東都太郞東至藍田來夔太赴會所直野口屋万次郞來贈菓子者三來報宇都宮理吉卒（昨日）卒宗助使人致南陔兄八月中旬東（以上八件二十九日事）山治致禾二苞（先是山治卒金城以其父屬勧余依舊買米故數日前室氏召之猶弥山治）室氏使夔太送訥堂葬於天満東寺坊天德寺池田俊平自安藝來贈金及菓子致背覺院禪興和尚柬（以上三件晦事）我所送松蕈者泰助來平右衞門來賀守屋圖來促所屬碑文篠崎祝風來請寓我塾會所使人來曰吉田屋音七寺狀須限本月

十自致之（寺林見前）新居屋清兵衛使人来告妻死（以上七件）
明（昨日）事○使愛太弔清兵衛贈蠟燭一斤○有三来乃
命之吉喜氏屬寺状件○使阿梅返金城晴傘○聞
隣里皆贈菓子於會所直番今日買糕五十枚送之
母石林来話訥堂家事曰彼納妾無幾妻死母死鼻
死妾称嫁不僅数月喪夫因緯𢇁送葬姫訥堂者槩
字祝平別𢇁竹陰亦皆義子頗有才氣善詩及書晩
節贖娼作妾太損物望歳蓋四十七八理吉者杵築
人惡而勤僅過弱冠可惜

三日（以下至二十五日皆係追録故闕略過半）
講如例○祝風来○春夫来櫲山治氏所致米一斛
壓九斗六升乃遣阿梅告山治答曰米過七八月則
乾所謂一斛者不過九斗五六升例也○浴湯肆○
平右衛門来○公之輔来○初講後謂小虎曰卿既
往弔篠崎氏乎曰未何故曰彼身既死而無妻子我
弔誰知之且怯傳染也余靳曰生交死負較薄乎若
人且病亦疫何傳染是怯余往（將）將（往）弔室氏曰妾聽疫
鬼避赤小豆飯且飽食（可）以免傳染公宜炊赤小豆飯

供神而能喫也從之午後携愛太出訪藍田勧同弔
訥堂氏歸如小虎言余笑去至訥堂氏賻乾麪百五
十枚及蠟燭六斤其門人某見話訥堂病状曰朝来
頭癢發熱然出訪諸友如平日夜帰暴瀉二行手足
厥冷忽死言未畢婢披紙障余忽覚冷風自鼻間入
額上冷汗湯滴如繁露既感邪氣遽辭主人態留
白何怯且喫茶果余曰公異日必知我所以急遽也
走至呉服橋憩過急風一陣飈沙颺塵行人皆延竚
抵閣霽奈殆不省人事強作氣走帰胸悸如搗喚室

氏曰我將死室氏愕然曰何如乃可余曰幸未死須
竭治療且須處置後事也乃使仁也招西隣松村春
蔵曰事急矣不用診脉須針左右臂出血春蔵下針
七八度血僅二三滴呼曰先生血既不出余笑曰拙
哉我吉猶控血豈有不出之理乎叱一治走招秀民
遣愛太招宗助宗助喘至余曰後事一煩君求墓地
理棺槨之費宜限金百（両）疋莫敢有過不及宗助曰諾
秀民来視針痕晒曰未識脉胳敢下針乎言未畢既
針血迸洒宗助衣及座余覚神頓蘇左右臂出血

丸百三四十目漸似酒醒然動悸如初服秀氏藥半夏
瀉心秀氏去竊謂室氏先生曰今夕暴瀉恐至不諱過
二三不瀉可以必救也健之助有三來侍使壹太招藍
田及左仲藍田至屬後事如宗助曰墓地宜擇風水
曼谷曰愚不解處一依賴公藍田曰諾秀氏既去後
眩暈數時召秀氏不在召春藏以責恙不在我所能
治辞左仲來鍼胸腹月脛十餘處室氏以硝煙能敺
邪氣燔花火線香薰室中又勸服虎頭男黄丸秀氏復
來夜半少眠宗助藍田去室氏與健之助有三壹太

阿梅等交起侍天明○主計贈肴候病○八之輔來
候病○今日使壹太弔炭宗悠氏先是其主人炭宗彦死

四日

昧爽病退疑既瘳○秀氏來診曰先生不必至不諱
須安命忘生死也今日宜轉方既去送藥藥味不適
口強服三貼病復劇遣有三於金城氏乞橙實胸膈
痞塞乃和之砂糖絞其汁飲半勺頗快○宗助來觀
如昨○松尾元兵衛吉田新太郎來候病○石峯來
以宇野甚兵衛旨贈金三百匹時病勢頗退手書謝

來○藍田使婢來問病○主計清三郎來候并飲之
及宗助○德永熊三束送甘藷○請三郎贈蕎麦○
召阿熊按摩腰腹阿熊歲六十室氏憐其老窮屢雇
之今日語曰前月二十七日申牌過寺坊忽覺背疼
延手探之有物似鼠攫視之尾長似狐某盼不審視
然測其大不減兔意初小後大必妖物也聞此度病
妖物之為乃提投之寺門當柱蓋死也疾走返背大
瘇腫如甕罌其痕未愈乃祖見之瘡數處似抓破阿熊
曰爾時某背負裝囊鼠猶不得投隙而兔大者何由

入焉余疑團不釋余謂宗助等曰春秋所載蜮註曰
短狐也又名弓工含沙噀人影必死蓋疾之為義取
是也初謂水虎之族今據媼言其為短狐明宗助曰
聞來過病死者最多或現短狐射之而獲之輙究又
聞西宮明石及木津難波安治川等瀕水之地死者
十倍它處射工之節或不誣也○壹太赴會所直番
○一治獨坐樓不下召責之曰我病生死未判諸子
竭力拮据吾子獨遁不啻秦人視越人疲瘦也他日
吾子臥病壹太等引吾子例皆遁吾子將如之何我

徼吾子猶有妻婢諸子在吾子若徼我誰看其病者
吾子獨不思他日乎一治憮然〇八之輔来〇宗助
夜深去省三健之助宿〇子牌燮太自會所帰〇朝
来頻服薬藥中有欝金稍生噫氣面牌以後動悸又
劇

五日

遣健之助於福田頼蔵喜〻津欽次二家告病〇秀
民来鍼既去病甚自料必不起招宗助藍田等屬後
事不謀發郷信復招秀民不在招元道亦不在招松

村春蔵以不能下手辭不来召清三郎以有客辭而
贈温河漏麺招藤岡雄弐至秀民亦来共議治方遂
用秀民藥初服半夏沙真頗徼後秀民屢轉方遂在
今日之變復加減舊方用之〇祝風来問病〇招左
仲鍼胸腹〇藍田去宗助留至夜〇葛岡仲英使門
人来贈羊羹〇藍田使人来問病使燮太徃曰今夕
少愈君莫勞趾〇健之助有三宿

六日

病勢如昨〇秀民三来〇吉田屋孫七来候病〇諸
家所贈重陽儀有別録不記〇招宗助来侍如昨〇
使燮太辭雄弐曰方服秀民藥莫来〇藍田使妻来
問病〇春草使人来問病〇元真来問病且贈重陽
儀〇播磨屋松助使人来致範治孝也柬〇五岳自
京師至留之宿辭曰館人必待乃遣一治於其逆旅
天多氏告五岳今夕宿我家〇八之輔来〇雇阿熊
按摩〇健之助去雇有三任庖事〇夜病徼退

七日

秀民借大黄一両近年唐船不来大黄日貴至此一

斤直銀四百七八十目〇小虎使児来問病贈饅頭
〇喜〻津欽冶来問病贈雲丹〇聞春草亦有訥堂
氏帰而病遣燮太問之〇手裁答範治孝也等来曰
東皐〻不悉意煩師傅我意五岳乃筆記所余口授
而去〇小虎来〇世間病痢者皆初暴瀉且吐余獨
熱甚而不吐瀉朝来初瀉數行〇八郎来問病〇松
岡勇記来告将帰郷〇遣燮太於（松）村俊蔵氏贈謝金
一朱於左仲氏金二朱於雄弐金一朱雄弐獨辭不
受曰先生有病我輩故當趨問敢受謝乎〇招清三

郎○左仲来鍼○遣一治於五岳逆旅謂之曰今夕
舟若不發願復来宿答曰諾○秀民屢来○瀉晝夜
十餘行

八日

病復劇○遣夔太於徵雲氏告病帰買三臟圓○藍
田来○倢藏来贈米數升白前日見先生所食甚麤
恐不宜病某今養病妻家飯有餘米敢献○曉翠来
贈壷陽儀及老子摘解直銀若干○牧庸藏第倢藏
来求見以病辞○伊豫平城村舟子治右衛門来取

客年所属書所附典岡村松眠来○長堀人備後屋
万次郎使人来曰前日所致亀谷行藏来若有回音
付我以病辞○元真来刺痧筋黒血淋漓頓快○瀉
如昨○遣宥三於宗助氏告病徵問遂之孫七氏促
吉田屋音七寺状（寺状見前）○倢之助因宥三贈羊羹

九日

徵雲来問病贈菓儀○八郎倢之助良仲恵閑等来
賀○覺兵衛来致所裝漢書二幅○夔太赴會所直
番○今井昌平来問病贈羊羹○元真来○林良平

来贈松蕈一籃○遣宥三於喜々津欽治氏贈松蕈
蓋廣八九寸五枚○秀民屢来○病屢進退夭牽夜
食後熱大發頭痛動悸諸症並作至夜半微睡病輙
退至平明快如常過午稍困倦云○瀉如昨

十日

弓塲丑郎兵衛送来一籃○宗助来侍終日○遣宥
三郎（詳）来尉婢於人屋（人屋見前）○郁太郎使人来贈壷陽
儀及餞料金一両及使一治来報我病○野口屋萬
次郎来問○札太郎来問病○室氏遣夔太於御霊

任宮氏禱余病献銀二両任宮曰明日須来取符○
先是中村杏仙辞我家事秀民氏屢因倢之助請書
余以其不待我帰而出不許之今日聞其大病帰郷
殆將死乃遣宥三於其舟中贈書曰師毋聞吾子疾
病竊贈之杏仙喜謝○按摩師寺坂市次郎者来求
見曰乙卯年按摩賃六十錢未賜敢乞之室氏曰爾
時静氣為我學僕从償之彼既呈證券今経四年怨
促其聽（聰）明夔太等聞之以我病不許見市次郎直排
衆進入余臥室訟之余見其状貌兇悪非常乃温言

我妻言吾子既受償而出證券我病不能視券之有
無異日視之有券吾子負也無券吾妻負也事既過
四年券不必有我妻負必視未視之且緩數日市次
郎悦曰先生辨矣○金城使婢来贈菫陽儀○河田
壽田人久下庭之助来乞字以病辭○元真来刺大
陽及脇血不多出頗疼○阿梅去室氏曰從来婢僕
無過失而去者過節留五六日替人至而後去例然
今主公病彼[illegible]然不顧我未見無情如阿梅者○一
治臥病室氏塾生以余病方劇力不能窮欲返之於

證人蒂五氏昔以前言故固辭之曰客中臥病苦莫
甚此若就他家湯薬観侍必别雇一人衆價方貴恐
不下六七銭一治費有勞於西游我不忍也卿等莫
復言○夜半熱大發殆不省人事走斐太省三迎秀
民至比暁稍平○瀉加數行委頓甚

十一日

昧爽以不瀉已使斐太招玄道期平明不来○正也
從斐太至御霊祠官氏受神符及粢祠官曰須使病
者水服粢乃貼神符枕上柱頭○雇新助妻阿加稱
○王佐人野島順蔵来請見以病辭○孫七送吉田
屋音七奇狀○午時玄道来謝曰某巡視病者日百
餘人大率寅出子入因地理而定後先尊館咫尺今
旦访而出矣既診曰腹有伏熱故瀉未已也宜服發
表劑乞薬辭曰秀民老方可至為我傳言曰如五苦
参何如乃召秀民告之○元真来○王計送肴候病
○葛岡仲英使門人来候病且曰日者先生勧宇都
宮理吉教愛豚兒深荷喜恵無幾理吉卒悵々無所
依若有替人見薦○使誠来○洞山柬曰松華方佳

頗興尊夫人同臨○鞆中村吉兵衛柬送保命酒二
卣○夜小虎来○健之助来○瀉如昨

十二日

委頓甚招秀民至謂之曰發表劑既用而瀉益甚不
我疑吾所飲食皆為瀉資姑絶飲食停薬何如秀民
不悦○使省三招小虎不来○河荻来候病○余不
堪二兒喧聒使省三携之藍田氏属其妻晩来○松
本壽軒柬贈菓子問病○若山真石使妻来贈柿實
○徹雲使人来候病○徳基柬送金一歩一朱及秋

二片○宗助来飲之○鞆舟子来（昨日致柬今日致酒）○八郎
贈砂糖○萬次郎問病送菓子○雁阿加祢○潟如
昨

十三日

橘及所染送衣室氏使二児賽御靈祠○祝鳳来○
遣愛太於播摩屋松助氏屬興南陵兄範治孝也源
兵衛来報病勢稍（不必至不諱）○藤林泰作子敏太郎昨日来
至東回家翁病十餘日昨十一日卒敢訃泰作者京
師人其義又某以蘭學名一世泰作耿直不容於俗

十年移居名田大村逢来訪余視其面似有瞋恚状
不發相見泰作時待半日不得已出見既交甚患實
不肯詭随居數年遂不為大名人所悦復返京師余
薦之劉石秋父子皆稱為善士又不為京師人所悦
移居大津云年蓋五十餘豈復得見如是外臉中衷
危言行孫似古人者乎○友月来贈菓子○岸本辰
之助使人来贈菓子○元真来診○吉雄卓爾来促
良琢画像賛使愛太答之○淡路街人備前屋孫次
郎来致田島要右衛門柬○夜招秀民以病辞不来

○祝鳳来乞入塾問證人誰答曰平戸邸二見楨之
助也乃許之曰他日須取證券来○夜半愛太赴會
所直番

十四日

秀民贈肴及松蕈○愛太来○八郎来侍○九山来
飲之○守屋圓藏来促墓表○元真来針○大昨年
我謂文玄公曰公歳既高須安命今藥餌多於食不
唯隠速害矣請停藥公曰然既而謂侍者曰甚哉讓
也無情欲使余止藥余謂室氏曰今我暴瀉不止醫

無効之何猶勸藥辯謂文玄公何我命在天非醫所
知今自後断然停藥乃遣愛太辞秀民曰既矣不
服藥（矣）復来

十五日

九山来送魚及松蕈問病○余謂室氏曰我既停藥
宜勤業如平日乃遣者三於金城諸家告十八日開
講室氏諫不聽○遣愛太於宗助氏屬鄉信○宗助
来○有宜来○文吉自阿波来見○高安丹山来問
病乞針曰先生病勢猶熾未可停藥余哂曰昨日来

瀉少減蓋止藥之功〇遣省三賽御靈祠
十六日
國包烱五郎作使其族某贈陽年潤筆金九百疋及
香魚腸一壺〇來白來至〇元恭來問病〇秀民來
余曰昨日來體頗佳蓋停藥之徴〇肥前屋孫次郎
來促答要右衛門來〇德基贈白砂糖問病〇復遣
嵏太於恵閣呂平諸家告十八日開講〇召覺兵衛
不至〇河茂來問病〇初左仲妻欲通信其父泉吉
憂無好便（便用　丹呼）余曰本丸屋文吉者將返日田須託

焉今日左仲妻來問病謀見文吉余白明日我令文
吉往〇洞山來贈松蕈曰先生恐不能來也〇大昨
年清三郎病余謂其父曰令郎欝愁恐為瘵其父曰
如何乃可余曰須跋渉山川勞其體爽其心父悦故
從余西下比歸强健陪其父大喜今年五月余來上
見清三郎癯羸甚竊問之曰兄無乃新娶乎曰然余
歎曰恨不使我聞（閒）我將諍之俟三四年然後近婦人
清三郎曰某雖新婚猶鰥居先生莫過慮數日前來
余視之面無光彩言語低緩疑其死期既近猶曰無

疾乃竊語小虎曰我欲見清三郎母顧兄告彼舍人
小虎告余言清三郎東隣丄越屋某々舊事清三郎
母者因告其母今日以聞余病爲名來見余曰令郎
病恐難救嫗須招名醫乞診耳内（禁）勿近此件節不可
使令郎知恐増欝愁其母大驚既泫然曰先夫常稱
先生忠洵然敢不唯命之從〇遣省三於清三郎八
之輔二家贈粕醃瓜茄〇藤井吉郎贈松蕈一籃
十七日
高槻脚夫來乃付答藤井吉郎書〇藍田來飯焉〇

寬平贈羊羹兼告其母卒哭〇恵闇送肴問病〇恭
仙送羊羹問病〇八之輔來〇元真來〇恵閣來〇
夜故婢阿梅來
十八日
卯牌嵏太往會所直〇以痾漸減始講易世說如例
〇村山東一郎來問病〇渡部順八郎東至〇徹雲
使恭祐來送菓子〇使之助來携二兒去午後使省
三延之〇秀民來針余曰我輩止藥唯食海参故得
活路秀民笑曰人々若如先生之見我輩醫人安有

糊口處乎。遣省三招藍田。劉石秋送寄範治紙
包。覺兵衛來乃屬書画數幅裝潢。八之輔贈菓
子。吉雄卓爾促其祖父画賛

十九日

長谷川桂山答東至。春波來問病。秀民來。東
吾來。遣省三於織雲氏君泰祐邀之河茂氏致所
屬書。始出至秀氏。秀民曰動悸未息須吏播養
帰路果悪乃復臥。健藏贈糕。篠崎氏送饅頭券
告卒哭。玉芝送扇十笏乞字。雁阿然。萬次郎

日間瑣事備忘　卷十九　二三

來

二十日

泰祐來余曰我家新婢未至吾子若有意多學僕今
共時也泰祐曰頤來任庖厨役。出謁御靈祠遂至
藍田宗助二家。秀民來。遣省三召文吉不在。
若山真石來曰請近日枉駕。健之助東曰爺子疾
病頤借省三乃遣之送糕。畑五郎作族來某乃附答
東（贈羊羹於上郎作）。以玉芝所送潤筆違額使夔太還之
。遣夔太於近忠氏問在竹原舟便乎答曰在。文
吉來余述長澤左仲妻欲相見之狀偶阿波劍客住
日向坊者柳田三次郎來見促前日所因金澤屋右卯
衛門而乞獻木刀於住吉祠劉子余曰某未昭卯右
衛門數日前藍田者來屬獻木刀劉子某既作付之
毋乃是乎曰然某未識藍田頤依先生相見乃使文
吉導之至藍田氏。使夔太招召請三郎以其父小祥
辭

二十一日

始浴湯肆帰路復臨暈。昨日左仲妻使人傳言曰

日間瑣事備忘　卷十九　二四

明月拜趨頤見文吉子屬日田信今日來辭以病。
藍田來告將西下餞之。渡部順八郎東至贈奉書
紙。河茂來乃屬答卓爾東發足脚夫氏無幾卓爾
俾來以其祖父良琢十三年忌辰贈糕二枝及羊羹
券乃命帰路過河茂氏取東。分部九観來訪曰瘀
筋猶在乃針大陽及両脉然血不出。飛彈人某來
致範治孝也六郎東。遣夔太於大野屋七兵衛氏
屬答順八郎東（送羊及九桂草壹隨筆十卷）。夜以小腹攣急召
左仲不在。暴雨大雷亥牌晴

二十二日
遣燮太於徵雲氏謀招恭祐為學僕徵雲曰敝寺將繁冗頗綫数日〇徵雲送藥二貼〇宗助送南陵兄範治孝也東〇東涯來問病〇秀民來〇長光寺送茶一包告二十三日丁先伯父龍護三回忌辰請臨〇河淺來〇文吉來〇川吉含人來問我家潤筆定額〇午前携二児訪藍田燮太從主人將飯余乃使二児燮太去黄昏帰藍田送至〇平尹郎人二見粗之助來曰祝風我鄉人也先生許其留寓某為證又今

後祝風有綫急某任之不使先生勞不値〇左仲來為其妻謝〇中津舟子來致仁藏所送席包三開之即範治孝也所送貢紙二十包及塩醃香魚三十二頭香魚腸一畄也東曰仁藏與中津舟子善故使彼屬之也又曰頗送香魚五尾於石秋〇真石使其子周藏問何日辱臨予

二十三日
講如例〇偏求白來乞入塾許之〇寛平送肴問病〇發與石秋東於大七氏送香魚五尾〇遣燮太於近息氏屬與日高凉臺父子東中包與播磨屋平右衛門及米田齋東〇送十六國春秋於平右衛門〇遣祝風於真石氏告二十六日相訪〇長光寺送祭膳〇文吉來告別乃託答南陵兄範治孝也源兵衛仁藏半東贈筆黄二包於範孝〇招藍田大吏供飲文吉与焉〇平野坊人木長致石秋東曰閣老將西上春來縉紳與東人不和害疑京師好事者註誤縉紳故捕梅田源次郎婦人式部等下獄布口高政池内陶所等皆亡命星巖獨為王嗣祖之幸矣開宮按閲卿夫氏所集諸國人書柬内関係皆捕

究故如此東親見親友託之云〇夜燮太赴會所直番子解帰

二十四日
招秀民藍田宗助供酒飯以謝前日之勞宗助送紅鬣魚〇金印來因藍田請書墓表不見〇筱崎氏東曰本月二十七日即吳祭請臨〇周藏來曰二十六日欲招荊石不識先生意何如余曰荊石我所善招之大嘉〇遣燮太於九真氏東曰明日招諸子而野遊頗臨辭以多冗〇遣燮太於吉次氏遂屬與範治

孝也東於文吉吉次妻贈室氏柿及醴又致中村見
泰東見泰卽泰菴○大昨日為藍田妻函蘭藍田將
使覧兵衛繞之因託書八幅裝之○泰祐來任厨務
○石秋答東至

二十五日

訪東涯遂訪丹山歸路至藍田氏昨日與藍田秀氏
宗助約野遊余以病起故將為會主因携藍田返使
愛太促秀民○博勞街人北國屋重兵衛使谷屋友
藏來曰備前備求白若許富貴塾某將為證人乃召
證券○宗助使人來曰今日野遊不知於何地方公
臨与其拜趨執使答曰我將拜趨午時与藍田秀氏
至宗助氏導之出使之助泰祐從渡（過）邊橋直北行至
下三番宗助驟殆墜渠遂至十三渡口秀民來食飢
色現而乃走返投紙久店觀菊且命酒食日没始歸
秀民送至○德永熊三來不值○遣愛太於小虎問
明日何時赴真石氏答曰聞彼將獻午食然僕有故
不能及期○中津舟子來曰公答仁藏君東請發之
地濱第二坊播喜氏

二十六日

始授諸子課曰明日以往須寅牌起○浴于淡路街
湯肆遂謁御靈祠途過秀民氏○健之助來謝乃命
使者三往約金城午前同赴真石招○秀民來謝詒
一治又贈醴酒○携正也訪小虎氏欲同赴真石招
諾次小虎曰今真石使其子周藏來曰今日請以未
牌臨乃使小虎晃頓之助召愛太至訪林泰仙告疾
愈且問其妻病曰既愈又問元亨病曰亦愈○午前
携愛太出訪金城贈糟醃瓜茄且告周藏言金城乃
供飯祊欲訪福田喜右津二子以日將畏不果使愛
太往東二子曰僕以病故久闕候問今日將拜趨赤
有事故不果謹呈香魚腸一壺祈叱存曰若約野遊
而不果近日好晴欲陪遊北郊不識公拜在閑暇乎
否○未上牌与金城返過荊石門前聞其赴真石氏
訪之不在遇祝風曰多武峯人河野式部來遲先生
乃走返見之式部曰多武峯刻二十六勝願乞一言
其年過周甲願賜壽言余曰諾○愛太自福田氏返
致田衆曰明日明外日皆有暇唯君擇○京屋善次

携其妻来先是以久不聞善次消息疑其疾使健之助東訪之善次曰果如先生所測某臥病數旬此行来就春日寛平乞治也乃使室氏接之余与金城出至真石氏夔太従贈真石味噌醃香魚謂夔太曰吾子須赴福田氏約明日遊也荆石先在座曰某有外遊聞先生至走来矣小虎玉芝至真石曰某居傳主人飯屋奈良屋四郎兵衛欲属其子児於先生以我居湫隘將迎於其宅導自後門出過倉間百餘歩入其宅主人見供酒曰某與河茂善彼今日在我隣家召之至酣余與金城小虎荆石為主人乃真石作書画數紙畢真石供飯有鹹饌日没泰祐来迎余偶先帰○真石使周藏贈室氏鰻鱺炙○夔太致福田頼藏東曰明日午前有事午後即可明外日則無事○都太郎贈小魚炙○紅花堂某来為閑叢測徑去所属書余不在閑真石与之善乃使周藏謂之曰去年某不在家不識閑氏所属縮寫紙本願吾子詰朝来認之○伺山東至東白葦既畫黄葉將罷顧念八日後臨若無請暇来月望前後可請與九山謀○小豆島

埜碩寺智嚴為其從者致藏乞詩正不見○元真来不倦

二十七日

遣夔太於頼藏氏東曰今日午後陪遊北郊答曰諾○發吞都太郎東於大七氏○為河野武部書遂詩首蛍雪同窓彼一時四頭卅載夢中馳美君遅退名山業老健猶如少壯姿談峯一聯香花識地佛感遍祠宇達雲神徳明扁額一紙始畢武部来乃附焉○良仲介齋藤坊人来屋佐兵衛相見佐兵衛曰由安候縣吏磯部寛五郎以公解蔭欲使某乞扁額顔為書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留潤筆金若干而去○與室氏理行尉○午後携夔太泰祐出至頼藏氏其僕見曰我主報寡君命赴城代邸未帰乃訪鉄治余曰福田君赴城代邸何故曰寡君將以来月十四日過伏見豫告也聞頼藏帰乃訪之未上牌與頼藏出頼藏自鉄治方有公事將追来過梅田橋至天真菴乞雛僧入庭観紅葉近上三番三番地名余忽蹶傷脛殆不能歩即前日宗助所蹶甚哉我不能内自省矣入紙久店観菊並樓命肴核如大昨日例鉄次至乃先出衍尉

而飲中牌大村邸人来致江戸信鉄次乃去曰信係本月二十一日所發所謂限七日者急務也不得不速帰發之郷吏日設與頼蔵先出取田間路遇其僕携紙燈迎至渡邉稿與頼蔵別使其僕送余乃訪宗助氏俟燮太泰祐輅至乃見使之助使徒之助導訪松尾源兵衛吉田新八郎二家報病癒皆不見酉下牌帰○過書坊人紙屋久兵衛使人来致劉石秋東坡之有寄範淂孝隷曰此東所述係秘機願速發○遣燮太於清三郎氏召之辭曰疾病不得出○遣燮太

泰祐於藍田氏問何日發程乎答曰明外日○丑牌腹大痛晝間飲食過量故也今後須戒

二十八日

講如例謂諸子曰来月中旬大村侯来恐多事故将連初三四五六日講而休初八十三十八日講又曰初三以後添世説講○紅花堂来取闌叢渊所屬書絹二幅○藍田東送金百疋曰此金卯所乞墓表之潤筆也乃書贈北條小淞七律（載詩集）附其伻東曰兄抵山口之日請致是○遣燮太於福田喜右津六家

謝贈香魚五頭於頼蔵○發與吉田有秋東於大七氏○訪藍田燼金二朱属與藤松太之輔及小淞来○附来屋佐兵衛所屬書絹於良仲旅贈書一紙○明石人山内鶴松来贈金一步二朱乞字○中牌訪清三郎病贈香魚腸主人供飯酉下牌帰○善次来不値始在清三郎氏使燮太之善次逆旅視其在否返報不在○主計妻阿琴来訪室氏室氏贈其児頭巾○智嚴来見其僕政蔵歳半三善詩智嚴曰此児生農家而喜文字未有師授而識聲律余曰實天下

奇才須讀書智嚴曰貧家難乎不得資糧安能從事讀書余曰師何不遍説小豆島人醵金施是智嚴不喜○腹痛未止乞秀民葛根湯三貼

二十九日

發答鶴松東於大七氏（送其所乞書五幅）遣燮太於善次逆旅勧野遊答曰諾乃使室氏理行厨曰彼必携婦卿亦宜從既而善次来以有事辭乃使燮太要之遂不来○遣仁也於清三郎氏乞醴酒（昨有約）清三郎送醴加柳及柚○河崎秉為伊豫人乞画賛○冨海舟

子多吉来見○午後携祝風出訪寛平不在其妻見
乃贈香魚遂訪主計亦贈香魚主人供飯帰路過宗
助氏主人出南陝兄本月十七日来々曰昨日卿及
谷口孫東至領卿大漸状懼然将發専介報子姪少
焉卿本月十日手書至聽少瘳心始降云云乃典宗
助謀将報二児及兄余曰播摩屋松助當有寄日田
飛信宗助使其舎人聞松助答曰發信在今夕乃使
宗助筆記余所述又返祝風於余家取石秋寄耗治
東策封之而送之松助氏宗助有行色問何故曰閣

老閣部老侯朝京師某将奉寡君命候其左右乃裁
典吉田有秋劉石秋東属焉黄昏帰○米屋佐兵衛
来贈欲介河内僧小自在者相見不値○元真来不
値○東吾東贈餅○夜遣泰祐東宗助曰八月二十
三日裁属典家兄東於足下視兄東言不及此恐況
滞頓詰卿夫氏宗助抄兄典宗助東示之内有八月
念三日東至之言○聞友月来在寶城寺使菱太招
之途過東吾謝報友月出未返
晦日

浴淡路街湯肆遂謁御靈祠○友月来○河茂来取
画賛○遣菱太視善次在否返報不在与典室氏謀
導善次夫妻野余先携泰祐至逆旅其妻見曰拙夫
在醫家妾既走僕報先生臨少間善次返室氏携二
児至善次曰我夫妻皆病後懶步将艤舟忽聞鐘聲
萬人狂走呼尼崎场火予曰時方午且無風火滅必
速乃走泰祐戒菱太諸子勿出門泰祐返告既滅乃
上舟議所向余曰無尻川乎下上佐藤来下贈系無
尻川晴暖如春出步堤上遊人絡繹鳥柳半歳垂圓

島新田口遂入舟沂京街濠舟屡膠舟子入水推之
未至西濠四丁舟遂不動乃使室氏携二児泰祐肇
出始動黄昏至呉服橋泰祐出迎○宥三致阿部轍
蔵来○大仙寺僧来告来月初五日達摩忌祭乞施
米一升○吉次妻来不値○下尾児来致後藤梅巖
東来曰某舟行五日帰郷謹呈蜜橘三枚○吉田屋
孫七使人来候近火○夜菱太赴會所貞香子辞返
○訪清三郎其兄善次来話○今日遣菱太於藍田
氏属典出屋蕭海東○喜多津鐵次東謝前日饗[illegible]

十月朔
浴淡路街湯肆帰路謁詞◎八郎来賀○秀民来○
眞石携奈良屋四郎兵衛子駒之助来属之疾也下牌
携祝風来白出訪藍田訪児果何日発余曰有同伴
客約明夕矣訪雄哉不在其妻見乃贈菓子一筐至
尤渡舟不見乃過西北港船津之橋訪吉田屋孫七
謝前日訪病昨日候迄大一件請求次兵衛者在座
具於供飯訪龍潭余曰本月初五日下先考忌亦五
年忌余本地不識先学者唯師一人願来呪経潭曰

来曰有事不得出門請期明日午時余日亦遂展醇
恪恭家之墓取池田路東行渉渠五六町下渡橋取田
間徑迤南行七八町右観孤松其下墳墓累々余良
履謁畢二生擬紙續之至野田村口故取生路遶北
行数町小渠縦横為之迂回十餘町稍々東行遂得
路南北数町稍方向西復迄野田村口乃轉取畝際
蹊直東行二三町又有渠不得渉南折数町渠盡乃
東行又過渠不得已至村口出於熟路蓋迂回二十
餘町入福島訪金城脱刀不見柳室小刀始悟補履

時落之二生走行覓之金城日家母園中菊開欲先
生枉駕乃書一束授婢曰二生帰請示之東曰吾子
輩須先帰使豊太迎我於玉江氏石峯来乃共従金
城訪其母母大喜供酒飯謀養馬子吉配其養女先是
余與金城既東報馬子吉黄昏辞金城送至田蓑橋石峯別金城
曰本月某當高僑社會主願卜明日豊太在元眞戸
外見余走至乃帰○延岡人渡部健作来致光太郎
九月十九日東々曰某遊日州将帰豊前○健之助
肴三樽庭八之輔来賀皆不値川原謙吉来不値○

清三郎使人借曲蓋○京都書林俵屋清兵衛来贈
肉糕不値○二生報得小刀○夜室氏携二児及駒
之助泰祐浴湯肆余曰駒之助不可獨坐須伴泰祐
既而室氏返曰妾忘矣子戒使泰祐浴忽不見駒之
助謂已帰未帰乎余責室氏曰卿忽訛言一至此乎彼
蓋直帰其家卿何不直赴其家面其父母而謂帰我
家乎未暗人情故留乃走豊太泰祐告之真不未返
堂島紫灘師森元徳兵衛来述四郎兵衛言報駒之
助逃帰余謂室氏果如我所測二生帰則復遣泰祐

東真石曰拙荊羅卒彼兒謂父母何然兒歲僅十二
狡獪非常請勿再入我門
二日
浴湯肆遂謁祠如例以後不記○前閑舟子來致茶慎
東々曰八月芳評至豊島與華東堤西島梅本諸子
既致之請爲僕書松鶴詩一首及扁額不腆金二朱
鯨肉一斤呈上云云又曰尾崎生久絶消息彼輕薄
故態未改乎○訪秀氏贈金一兩謝藥○携愛太訪
清三郎曰今日風和日暖買舟赴金城招何如清三

郎悦命其舍人求舟乃邀愛太東金城曰我將與清
三郎竢舟拜趨兒須作移所具食物於舟之策松本
生我將過其門導之又令愛太逐報主計愛太返曰
主計不在金城則曰諾使愛太去少間來致郁太郎
答東々曰時既冷先生枉駕恐殺風景然某將以四
五日拜趨而商之今朝既發問郁太郎來於大七氏
乃遣愛太取返清三郎供午食既而舟久不報屢使
人促之未辭始告艤畢乃與清三郎至井池街口入
舟其舍人數輩從過主計氏門外呼之其妻見曰拙

夫既赴金城君許至金城氏舍南出訪之主計曰何
遲乃導金城主計至舟議所向主計曰櫻祠可舟子
曰無屁手令曰舟中之政舟子之冀後言與主計圍
棋僅二局既至甚兵衛店傍出步堤上紅葉既翦日
更爛然時日沒歸帆出浚霞際金城曰白首翁媼對
飲紅樹下者不知其幾實太平象翁曰彼等飽飲豆
其樂融々比我乘舟具行厨者不唯奢侈殊覩又雅
俗異趣可羞主計曰如此騰遊美日亦難屢逢恨唯
是近黄昏余愀然曰然乃促舟子去酉下牌至西國

橋金城去至井池出主計別余欲送清三郎國辭乃
歸既而清三郎舍人來謝求白摟之其漆去或曰清
三郎兄善次也非舍人也乃走愛太謝之返曰非善
次也舍人也○真石子周藏來爲助之謝且曰彼
猶稚待少長成受教不値○金雪來不値○津田六次
郎來告棕亭毋死○新宮屋清兵衛贈饅頭券告其
妻卒哭○書林加賀善者致伊豫松山人渡部佐市
來々曰僕乙未拜別後病成廢物且失明歸呈舊作
詩文一卷請賜雌黄金二朱及昭陽先生讀辨道二

本送上祈此存云々余竃不記其人草稿書文猷二
学疑僧閑（其）文自稱姓文名猷蓋貽陽先生門人也
三日
卯上牌浴湯肆帰路欲謁御霊祠門閑祠人数輩自
内呼曰府尹将巡検故禁出入○辰牌講易及世説
○金雲来曰外屋平右衛門（往年所見山新坪右衛門既没其覓續称舊松）
欲招先生及其々諸人使某問請暇余曰本月二十
日前唯初六日有閑餘則将出遊金雲曰某与重右
衛門謀定期而報焉金雲圍棋藍田至告今参与舟

金雲去秀民来謝同藍田去○以初五日下先君二
十五回忌遷祖先神牌於正寝桂先君三幅○遺愛
太於清三郎氏贈香魚遂贈鮑鯟於金雲○室氏出
訪藍田妻○覺兵衛来致所蔵漢佩芳逸雲對幅○
（遺）愛太於東吾氏返草稿於藍田氏返梧陽所属書画
帖○先是雇故婢阿石三日今日復雇之○西下牌
訪秀民謂之曰数日来復眩暈遍体発似風疹者意
荊防肺毒散可卿謂何如秀民診畢曰実如尊意余
曰前日我所借大黄一両与金三御須調肺毒散三

十貼附我以當其朱秀民悦遂訪藍田曰今夕天陰
不得船發乃圍棋戌下牌帰
四日
僧梧堂来見曰今別既二年年也呉贈兼儀乞文稿
蓋余曰是文殆三千言篇冗甚不得容易下筆帰須
者宿並旅明日復来梧堂曰諾又曰某今儀播北芥
川妙圓寺○講如昨○秀民送藥五貼○元真来返
書軸二幅乃俵愛太求之秀民来使愛太東都太郎
呉兄若慕来先生将遊北鄙先遇鄙太郎有語我約

故也○室氏雇阿石理庖務○福沸御次恭喜来致
矣田与三右衛門九月十五日東○講後留金城小
虎健蔵侯龍譚至供齋誦経贈潭布施銀一両来牌
散○金雲来曰山縣氏之招下定初六日敢告○小
虎送羊羹使愛太往辞○府内郎人来致南陵兄所
送畜橘七顆○今日真石使人来取鈔之助文具
五日
講如昨○講後留恵開供齋恵開誦経乃施書一紙
○梧堂来返其稿曰貴文擬疵而出非一力之所能

攻宜更飛藤澤後藤諸先受斧正也○岡真助来○
郁太郎還塾贈鴨一隻肉糕五枚韋魚一筐及菓子
余曰初欲以本月六七日訪吾子故有前来吾子答
未決拙荊復欲随遊此山吾子所贈許多勝纏而遂
饗矣意欲止今年之遊改下明春何如郁太郎曰善
○初識聯一濱為從者以病未痊辭乃命覺太○秀
民欲雇恭結視風關之請代任我厨務許之既而謂
之曰他日吾予僕欲羅須擧猶人答曰諾乃命書券○
秀民送荊防敗毒散二十五貼○宥二来致石秋東

東曰前日見報僕寄春林東既送之矣後僕至面東
不識既達否乃謂蓧翁曰石秋蓋屬東宗助矣彼未
返故東不達不識何日歸耳答曰蓋有七八両日○
命室氏就有店諸生魚數百頭室氏携二兒及覺太
恭結至天王寺放焉午後黄昏歸○守屋圓藏所乞
伊豫人明石某柳墓誌銘成遣郁太郎示之圓藏留
稿不返夜遣覺太取之○雇阿石○先是屢命綿喜
製袴皆窄急不適意今夕召之命改縫
六日

為矣伊藤三右衛門書尚氣元日佛氏而封之加封十割
紙二遣覺太於火野脚夫隨渡賀屋拯助道旅唐物街第一坊
伏見九兵衛屬之○書守屋圓藏所屬豫人明石某柳墓
表而遣覺太致之圓藏不在乃携歸又命郁太郎待
圓藏至○桃亀答待藏稿使覺太屬之村山東一郎
東直郎答曰其將留四五日後歸然病癒待痊辭趨
亀生稿將附對州脚夫○講如昨○室氏將赴金城
毋招金城来贈羊羹券曰家無有病願卜他日○召
秀民屬恭結焉尚飄等明日以繼事吾子家此予至

魯須待恭舟而决去留願每月贈○五百錢飛澆身
理髪買油及紙之費秀民曰諾○元眞来○森川元
道来問病余曰既痊義當奉謝拝趨接綫未果請恕
元道實欲問巷議虚實余曰官甚惛巷議来公關京
師文人以鏡香得謎元道悦曰拝昌言○使室氏祝
風覺太議行裝○謂祝風曰明日以往代恭結○午
後金雪使人来促乃往金雪齋西行至大江橋南畔
指一家曰是山片氏別齋也乃入主人見年四十餘
傾懇贈香魚二頭客既满座坐上頭者為秦名鄭鑒

通姓名者五六輩余忽之主人善棋善詩故集詩人
書棋者云聞四五局各擇敵而鬪余與主人即鑒及
主人舍人敲𢾾有輸贏燭出而罷主人供酒壁上扁
額即余所書杏松流水處五字因分之為韻余得處
字主人曰詩題期他日戊牌變太來迎乃與即鑒等
同出途別舍人獨從○松永伊兵衛來不遇

七日

寅牌蓐食昧爽上路室氏二兒視風變太從命本治
郡太郎齋白守舍泰祐獨送過本城小會根二渡賽

服部菅祠至岡街從（縱）路左店披行厨泰祐別去忽有
一夫攙余喃喃予不解其故室氏謂蓋乞錢也余曰
此人既壯頭髮未除衣服亦好恐非乞兒乃問其所
欲其人述數十言輕急不可了側有一嫗笑曰此人
有心疾莫與言鬠絶倒村兒數輩荷苞而過見其人
命荷之其人倏然聽之村兒群呼敺之如牛馬冬陽
如春至處霜林如西籬落黃花方妍未牌至池田休
一店遣變太於茶壺屋伊兵衛氏號雞梨贈書一紙曰
此行携奴累故不奉訪與變太約曰渡橋而會變太
問橋名余笑曰此地豈有名乎莫浪華例見店婦曰
橋畔松林宜相待處既而至橋畔待變太移晷不至
遣視風迎之行十四五町視風返曰某遂至茶壺屋
然不見變太蓋失路也過鼓瀧水涸溪心怪崖競出
視風曰水淨而深渟瀦不動不異止水余俯見紅葉
流來忽吟曰唯見紅葉始（往）知碧水流行思續是前後
不成近多因暴雨不走避於農家既渡板橋欲謁瀧
仲公廟路人曰申牌既過祠門閉不能觀乃至瀧本
投宿但也善步室氏與二生交負正也余病後弱步

彼皆遲○黃昏視風與變太至余責其違約答曰某
既渡橋而待日（時）既晚先生不至猥覘之來何違約之
有余不解其故審問地理始悟其自溪東山路來終
始未曾渡溪也乃復責之曰初吾子欲聞橋名我曰
池田地左有一溪數橋架之第二橋既渡有松林是
相會處吾子所謂橋者果在街西溪上乎橋西果有
松林乎曰某所渡橋在池田北而無松林余曰何不
疑而問土人乎曰初店婦謂某宜直北行至街窮處
步右折又直行則有橋也某謹從其言不識他余曰

然則吾子過矣店婦云云是店婦与我語之言與吾子無相関而傍聽謂之言不聽一至是乎且店婦謂直西不謂直北傍聽既属紕繆紕繆中又添一紕繆謂之大愚夔太猶欲辨祝風曰我從先生直西行街窮處疑右君先生以店婦既言少西折而直行則有橋何疑之有渠橋先生既以店婦云云解我疑吾子繆聽不待辨而明矣夔太言始塞乃復悟之曰我始謂吾子會所四五丁外矣吾子毫不記之而待於數廿丁外是迂也迂者多自信不疑凡學因疑進疑者

進之毋也不疑不問不問不得不得不明不明不進是學之孽也我固知己往之不可諫唯教吾子學之方也○薄室氏觀村北觀音祠紅葉本年殊美時既暝尚爛々如霞○逆旅主人山城屋寛兵衛見余曰我初與筱翁宿此楼既十九年矣寛兵衛曰當別有一客何姓余曰中西耕石也○浴湯一次

八日

昧爽起束装天明浴湯初室氏欲謁能勢妙見祠余以路險止之今日將謁濶仲公祠過池田探箕面勝尾既上路寛兵衛出送自唯至勝尾寺歸三里實四里遠探能勢而至勝尾實六里遠二里而已可改議遊能勢過觀音祠西畔北行兩山逼中間有溪路属溪西右方萬松簇立路右小店無人霜楓數樹酸紅累累溪折路微數丈下見有石機磯以上藍靛以下雷飛路漸低與溪涯連而益逼景益美路又少上溪絶木葉上繁霜如雪日照滴有聲忽見路右絶壁上有茅屋余謂室氏曰今世猶有岩楼者隣曰真既見之岩形樹異屋者隣絶倒幽於山背豁然曠黄艸花

花草傍揭書此無長尾山無符節者不許入焉疑有金礦也廿五六丁有一店其左右新田數畝水共清澗穀蔬長肥余問店嫗曰嫗自住此幾年曰五年余謂從前白此地不出三十年必成一村落排佛者多謗祷妙見等諸祠為無用之蠹然如此地微妙見祠安有闢此者我視浪華以北地諸村過半由游妙見祠者係產一般禁之凍餒必多無用之用亦不可廢也行二三丁路稍上成坂然宛轉緩舒細訪恇鞋傍無樹木時見稚松澈谿甚上十七八丁至絶頓有拯

店側祭佛紅樹青林瀟灑可怡出店稍下十餘丁陡
急四五丁將至平地左有廢店稍東折麦田數十畦
有西山之間涉石矼遡溪山稍逼霜葉極美叢根水
深小魚去來山稍闢人家數十名吉川村有路標書
左赴妙見距此三十四丁右則赴池田達北行七八
丁村家斷續至平地盡處有一店前有池蓋放生處
道標書自此至妙見二十五丁華表巋然扁妙見宮
三字過焉危磴數百級磴左右有木欄其下卓小紙
旗不知幾億萬禱神者之為也正也欲標之室氏呵

禁曰崇奇恐正也大啼祝風出懷紙製之粉悦磴既
盡而欄未斷陡甚攀欄而上欄闕時置廣板如牀以
待路憩皆嘆曰上僅數丁而勞如此更二十丁何以
耐必終日於此予曰初望妙見山雖孤高比六甲山
不及翠微嶺峻急處不過千丁必平緩也須努力路
左每一丁有碣書幾丁然頗遠皆曰一丁六十間此
蓋百間矣余曰姑待至路緩處丁必促疑為轎夫要
游客以坂險途遠陪庭貲之地既而至第八丁有廢
店々以東路果緩磴果促余笑曰土人不差我所測

矣路左右低所謂鞍形者攝丹諸山皆見東南高大
西北尖嶄橫碧豎青際天無涯至第十九丁復有店
店婦出菜菓贈二兒路極嶮巇而迂曲第二十五丁
即絕頂也遙見群杉茶店五六面南敞甚過店前北
不磴右有鐘樓々東疊石如城壘下磴妙見祠在壘
下面北喬柯如雲誦南無妙法蓮華經遶祠者數十
百人祠陽道有繪馬堂群客麻立不堪喧雜殿左右
皆商店也投殿左店買食問一人料幾多答曰七十
五錢使祝風出金百匹主人返金二朱祝風不受曰

頒金也主人又取金二朱收飯料而返餘錢幾數十
錢予自我不知算然彼遣頒金者遣字用邦呼不可保其
無偽祝風乃算之曰二朱直八百五十錢主人曰八
百二十錢余曰我未聞錢貴至此然勢不得不從主
人予祝風曰飯料每人七十五文則六人直四百五
十錢餘錢當有七（三）百七十錢而不滿七十錢毋乃私
三百餘錢乎主人羞曰某算誤矣返三百餘錢既出
余語從者曰彼憑神為姦神聰明正直不可誣也彼
存心如斯而欲得福不亦難乎東行數十百步有岐

標書右赴京師左我念之蓋赴丹波也右者南行一周出於茶店畔東下路急且多石余蹣跚室氏不耐我遅携二児視風先行傍無樹木下見遠村十四五丁有一店其傍瀑布二三丈自木筧口噴出甚無風趣又七八丁至平地涉微流有村名野間口黄葉紅樹燦然如画視居人與常人異余謂愛太曰疑織多村（俗謂屠人者織多）既見大皮数百張懸樹杪白如晒素綫晒日曝然村属西山際遠東行数丁至村口傍西山麓南行落葉満地遇来者問見一婦帯二児者乎

巻白在西四五丁外乃走稍與山離入田間数丁微下有溪地勢微闊傍溪下達南路於東国麓数丁過断處有神祠紅葉極美山茶方開其前一店頗潔謂室氏曰餓焉然不見達西徑数丁有村名鎌野至所青林黄葉紅葛緑苔田家皆有風致涉溪南行又渡溪橋前崖如立掌崖下水渟滀赤一勝槩又有村復渡溪問路土人曰南行一丁有岐宜取右者至岐愛太先往見標直取左者不顧余遂呼曰蓋従土人言乎愛太帰讀標曰左者赴勝尾寺嗚呼先生誤聴土人言矣余笑曰有此哉子之迷也北面之左即南面之右也我始南面問路故土人曰右矣吾子未識標向背安論道左右乎昨日誤路蓋此類也愛太未服余西行不顧而山漸逼平地如帯見耕田者問見子母徃者乎曰既過六七町矣路南山麓忽見碧於千章界破紅葉其下溪聲淙然北山極高翠微見蘭若疑其靈區問地名土人答曰川尻也余曰山頂而名川尻必有故土人曰不知也路傍多廢店然屢遇都人皆賽妙見者自野間口西南行六十丁許村名轟見

及室氏焉此地當妙見祠正南蓋相去不過二十四丁然迂回七八十丁避坂此嶄峻也休茶店出戸数十步南折即坂也急甚上七八丁回顧北山頂踈松為行如標屏風憾不一探視風頂正也先行丸上十三四丁地微平有村名高山達西行人家断續見人在柿樹杪呼買之拋地二十顆價廉味美南折入山松林深黒如夜林盡路稍上為坂草莽間見一岩拔地起高数十丈路盤旋上陸峻陪前坂十七八丁至絶頂碧松簇立時日没餘霞猶明遇帰樵問勝尾寺曰

距此廿八町矣傾似馬鞍南即衆山依伏平野廣闊
淀川如帶西折下山腰頭過松間遇一婦人傳祝風
言曰亦郎君嬸連走來皆困倦僅能步既暝下坂十
亦許見燈光逆則祝風也就教學院謀投宿而復謂
來迎過二階堂前至院六年前与金城宿處自轟見
至此一里都半向南余謂始見勝尾相距三里然殆
百六七十丁

九日

昧爽蓐食天明乞雛僧觀庭上菊異種數十遍探諸

祠紅葉妍邃多田蓋霜候異也過熟路至箕面山瀑
布瀑側紅葉甚美就觀瀑亭丑（癸）題名處又題曰戊午
十月九日旭莊與室清水氏兒仁正門生祝風燮太
遊焉時天晴日暖霜葉極美與去與患眼遇立語別
至辨天祠遊人雜遝下坂半遇一旅人問君不有旭
莊先生乎答曰是其人曰某向服部菅祠見一士人
蓋豐後人語某曰我旭莊門人也師家有大變事師
遊北山弥識其在何處昨夜既發伻二名跡之多田
地方我亦將跡之勝尾地方君若遇識五十餘掛眼

鏡者請傳我言敢告余聞之驚既別皆議曰疑一治
或大漸余曰一治假大漸有学五在不必迎我也又
曰疑盜入殺傷塾生余曰必是學併矣疑團不釋使
燮太逐問旅人來跡我者容貌何如答曰歲五十前
後矮而小肥髯白省三也余曰然則事係府內郎者
恐我兒南陔若伯嫂若範治孝也病信至也然宗助
不以病信故發專价必矣亦可疑初歸路將過吹田
善四郎氏而宿故預東報之吹田路當東南行至此
改議西南行向服部過與兵樹忽見徒之助在店頭

呼曰吾子非省三也問大變事何如徒之助曰昨
日會所以府旨求見先生先生不在為存吉田屋音
七音七主人則孫七也孫七与音七至會所官吏某
在焉問音七客廣瀨謙吉者識京師儒者池內大學
乎音七答曰謙吉不在某安知其知之乎否吏曰大
學犯罪出奔官求之急然未得故問之而已抑謙吉
在何處音七曰遊北山紅葉吏曰歸何日音七曰蓋
十二日也吏曰謙吉歸汝問之而報我音七曰諾既
退孫七見宗助告之宗助曰先生二三日之遊必報

我此行獨不殺可疑且先生常獨遊此行盡携妻子
更可疑孫七曰先生若過十二日不帰更必疑先生與
夫學學故逃也我輩留得撫先生亦將羅奇禍須發
各跡之故夜來遼擾某亦來矣余曰嗚呼我心降矣
矣憂我與池内生無一面交況敢通消息況敢預知
其出處進退乎是寃無憂也且客吏常在是等間我
輩以直道答而已不足勞慮宗助孫七未慣此輩事
係故紛紜耳且宗助北上未帰故我不相殺何有他
故屢携妻子出遊不獨此行吾子事我既有日月豈

不知我雖携妻子逃者欲何不一為宗助等辭之且
我期以十二日帰孫七若恐我不及期帰何不答以
二十日前後乎健之助曰實然唯爾時皆惶惑慮不
及此也過櫻井左使憂太先帰報宗助健之助曰孫
七等恐先生過期耳莫有他故若有吹田之約今夕
往投明外日帰不亦可乎余曰否宗助等以我故恐
懼我不可獨安閑遊觀也至服部健之助獨入南店
余輩皆入北店而買飯既出余問健之助飯直何如
健之助曰百四十錢余曰我先問飯直店婦答如吾

子言余曰我輩五人而婦一人児二人非多食者飯
直若過七十五錢我將多食何必卿之故店婦曰唯
命吾子不先問飯直而下箸是所以不若我也夫學
即日用之具不用心於日用之事而欲學進我未聞
也既問所食肴菜皆同南店唯加一乾肉魚然鹹刺
否健之助曰服矣過三國渡休路右店觀恵眠等過
呼之同行渡十三至三番恵眠別至中島室氏等先
帰余訪宗助諭之曰請使孫七來曰諾乃帰時黄昏
也○一治述大昨日後如左宗助送葱及鼓告自京

師返金九者來致竹内靜溪小倉所發東中有寄井上帛溪東
守屋圓藏來贈潤筆金一兩田島要右衛門來致其
主東卿夫致菊池溪琴答東泰祐之秀民氏為學僕
會所某來求見吉田屋孫七來問曰先生何日帰乎
答以廿二日以上八件大昨日事德基贈二庀京屋善次來贈
菓子宗助來謀會所件秀民來謀使健之助往迎於
箕面山今井昌平來乞字橘又送所染衣二領野口
屋万次郎來八之輔來健之助來以上九件昨日事善次來
史月使其僕常助來乞詩正以上二件今日事○夜孫七來

見曰大昨日天満吏人使會所求見先生不在求見尊夫人亦不在問先生所遊及歸期弟子答不確會所復命吏人乃召先生居傳主人吉田屋音七及坊正某屋主野村八郎會所以音七係吉田屋喜太郎親族來告曰須使音七者來喜太郎猶幼家事皆委某某孫七自言某權稱喜太郎音七實既沒見無其人權洛舍人某爲音七於此喜太郎以音七未慣公事佐佑之共至伏見坊會所時既雨下辭也吏人在齋藤坊會所局伏見坊正會所八郎等皆既集於吏前喜太

郎音七未識八郎者音七乃并未知先生恐吏尤之遂致紛紜乃竊退於他室習對問言語久之而出吏問音七曰汝容廣瀬謙吉何日出汝家而期以何日歸乎答曰某事喜太郎家者常仰往而逌然有時數日不歸本月十二日來主人氏在劇務不知不識客以何日出遊如聞將以十二日歸吏曰京師儒者池内大學一姓池田者有罪出奔京師府尹屬我大阪府尹蹤之汝家廣瀬謙吉又業儒汝識其平日与池内大學交情淺深何如及近日在消息來往也否乎

音七答曰一切不識也吏曰我固將面謙吉問之然然素聞其一時文人且携妻子來者一旦卒然召之或恐其妻孥驚愕以何故見召乎故不敢言也汝須待其歸告官旨而報其答於我音七曰諾謙吉所遊一不審某當使人捜乎否吏曰不必使人召之返唯待而可我將以十二日夜召伏見坊會所問汝所告汝須豫見會所述容所對也音七曰諾乃退時子辭也不識先生果識池田大學乎予曰不識吾子請見八郎述我不識狀孫七去使都太郎從之戍下辭都太

郎返曰孫七至八郎氏八郎曰今夕家有佛祭不得出願公見伏見坊會所告廣瀬君所對孫七至會所告八郎辭而述先生旨會所曰十二日我面吏人告君言孫七以夜深不敢見先生使復命

十日

使麦太視風設浴（所謂風呂）既不報屢促之輙曰未溫余親視之釜上板未撤（所謂五右衛風呂者初燃薪待湯溫置板釜上而坐焉）余笑曰火勢透水而不透板五歳小兒猶所識二子長大猶未識湯眞甚語之昨夜殘湯也余益笑曰三

戸村猶未聞燐昨夜殘湯者二子之迂一至此乎余
實欲責之洗淨更湯令其昨日之勞强笑善焉遂浴
乃使二子記懲之○借物外來○岡山萬波甚太郎
來訪乞字余嘗識其祖父甚太郎蓋世稱也○訪元
道不在見其妻贈謝金一朱訪小虎二客在座小虎
曰此皆泉州伯太人与忠近（岡）先生著遊松本氏請過
訪春草主人曰公与我皆自訥堂氏而感疾者我先
公五六日而昨日初起余問池内大學伴主人曰我
會所亦來問我與大學者（有）實緣乎否我答曰六年前

彼一來見後無消息會所去不復來訪宗助其妻見
曰拙夫在近坊既使人報之少間宗助歸見因語昨
夜始來訪賴藏不在其舍人見余問君侯果以十四
日至伏見寺曰然我主將以十三日午時北上余曰
頗陪行訪鐵治不在訪八郎致孝也來訪元眞謂之
曰十三日午前侯（来）大村人發舟於兄許元眞曰幸甚
歸路日既昃太飢使夔太走歸促室氏具食至吳服
橋夔太來迎○東西尾善四郎曰前日東報篤而歸
路奉訪有故不果敬告（東發於大七氏）○遣祝風於小市氏

屬吾海莊來○窪樺亭川原謙吾來○淡路洲本河
野逸平子杏介（来）致其父柬求見以病辭乃贈金百疋
田某欲乞詩正明日復來○山形荷雪來乞字以病
不見○室氏訪藍田妻屬縫衣○寬平來乞診曰先
生病役精神之由非草根木皮之所能治須省思慮
食淡泊使精神元實氣海丹田之間而已○夜半夔
太赴會所直齋○子牌大風暴雨

十月十一日
伏見屋市兵衛使人來乞字　河野杏介來見曰某久受詩正於星巖彼既死願就正先生余曰諾杏介曰世人皆稱星巖服毒而死何故余曰蓋訛言也或云星巖幸而死猶活十日必將被捕故有服毒之說而已　素兄來曰某昨夕自京師歸三田尻人今津太郎欲相見乃見贈海苔而去　農人橋東畔人岸田友玄使人致山下晉之助來晉之助即滑藏也來曰某既歸江都昨年請覽拙稿願返却不腆紙百葉

祈叱存乃使愛太召健之助至謂之曰我不欲與彼通書請煩吾子答之曰諾　使愛太致範治東於藍田氏　先是泰祐為秀氏氏學僕今日來曰彼家喧聒某不欲居願歸故鄉余曰吾子質愚而志易變我亟如之何須与愛太等謀而決去留　夜裁答南陔兄範治孝也源兵衛來
十二日
遣愛太於宗助氏囑昨日所裁鄉信遂之穎藏氏約明日同舟北上且問家老用人隨公而來者姓名及發舟期歸路過春草氏為模林覺兵衛乞字先是覺兵衛為大黒屋利兵衛求囑書画帖　返傳穎藏言曰舟將以已牌發然某有事於城代邸畢而就於天神橋君須先乘隨寡君者家老一名大村舍人用人三名井石兵衛江頭隼之助浅田弥治右エ門土屋篙師來曰明日我舟應福田君之雇君命曰汝須迎廣瀨公於肥後橋下而發待我天神橋下也敢告　健之助來　西山氏舍人來告清三郎大漸　青嵐來訪贈羊羹　已牌攜健之助至清三郎氏善次曰家弟昧爽卒矣將以明外日葬送事當委梅田

三昧氏然我不識三昧故來決余曰三昧之子學詩於我健之助所善君有事於夫已氏須使健之助善次喜謝余曰某於令弟義當周旋襄事然明日以大村侯之故北上不得已以健之助為替人健之助曰某請赴三昧氏遲速唯命乃歸清三郎本名稱五郎浪華賈人學我者莫親厚焉性慎密能達時務余昧物價造器具買藥種等瑣事一委任之忽然奄謝如失左右手魚尻堤之遊未出十日而至此乎年僅三十前後前年其弟仁之助亦學於余病瘵歿余嘗引

之戒其攝生遂同症死大昨年與秋香同隨余西下令也皆亡矣哀哉其交情詳載從前瑣事録故不記
遣愛太於長光寺供羊羹秋香靈前而告十五日以大村侯之故不能與祭齋遂之岸田友玄氏囑呑山下晉之助東書一紙送（於晉之助）　京屋善次来乞字　讃岐舟子来致田中竹村金子在中東（竹邨送緡四片乞字）　邨山東一郎使人来告明外日歸鄕　未牌携仁也愛太出訪京屋善次逆旅不在訪吉次妻仁也請先帰訪東一郎賮書一紙託答重富鼎東　訪主計高山

某夫妻在座話及池田（内）陶所件（陶所即大學也）　主計曰彼集中有贈先生詩余曰我曾不相識何故贈詩主計曰見安政三十二家集中余曰我家所藏安政三十二家集中則無之公杜撰而已公果撿出陶所贈我詩我以千金謝過抑公毋乃誤認竹外亭集中贈泉吉甫兆廣吉甫也我昨答吏問曰未曾識陶所者公以我為欺上者乎主計赧然乃告清三郎死曰彼與社盟公宜弔主計曰諾訪青嵐逆旅（大川街出雲屋仙太郎氏）不在訪小虎為風在座語至黄昏同出別帰　松岡勇記来致其父良哉東及山本春平東（良哉海參）贈良哉報宍道直記山下七郎右衛門皆病瘀而歿二子春時所交皆溥厚老實惜哉　夜室氏出買蔬　遣愛太於土屋問明日何牌送裝而可也答曰辰牌送而巳牌臨　酉下牌難波火　一治曰申牌西山氏人来問健之助君在乎某曰在府内邸余曰何早不告我曰何故余曰健之助若不在府内邸即我食言也乃走祝風問善次曰健之助果在府内邸乎返傳善次言曰家族議以明日未牌葬故欲請健之助告三昧氏

然不在也余怪縮其一日然使祝風往責健之助曰吾子使我無顏於西山氏健之助謝曰某無狀偶有事而出不圖彼葬縮一日矣某將往謀之既而来曰某見善次猶曰以明外日葬也祝風曰向者曰以明日葬也余曰祝風蓋謬聽也乃命往質之返曰某實謬矣乃戒之曰吾子輩常以目聽而不以耳聽以耳聽而不以心聽是誤多也古云不心茲聽而不聽今後須操心

十三日

昧爽起與室氏作行厨　遣愛太於八千店命肴殽
種　遣愛太於青嵐逆旅贈昧噌漬香魚而託與井
渊新八郎秉及香魚腸　伏見屋市兵衛使人来取
書　使愛太祝風送裝於土屋舟婦報將以巳上牌
發　巳上牌携二児及諸子赴舟留求白守舍途訪
青嵐青嵐送至舟舟未發先是遣愛太於頼藏氏謝
遂之元真氏傳我言曰前日約令朝相過然將上舟
肥後橋下故不能来使諸子守舟余去訪宗助不在
祝風走迎曰聞福田子既在天神橋側而遅乃與愛

太入舟正也欲随使諸子携之去正也大啼舟至天
神橋仰見頼藏在橋側一店乃出就焉頼藏曰某自
城代邸来俟既久然同衆者未至頼藏既入舟尼埼
屋松次郎及其妻助松屋某来頼藏曰何遅也松次
郎謝曰向者伻報公命俟於八軒屋（八軒屋地名）故在彼
而遅不圖公在此既而舟發時亭午也皆撿點所携
諸具松次郎遺荼具某遺行厨及樽互出行厨相供
櫻祠以東黄葉紅樹迎送不斷雲尽煙横野色如春
迸牧方日既没餘霞照波久之漸暝月既代為金波

溶漾寒甚夜半付伏見頼藏以下皆投大源氏余使
愛太報有秋氏有秋使其僕来迎乃辭頼藏至有秋
氏贈酒二升及香魚腸丑下牌就寢大阪城代土屋
公令日東下有秋氏左右前後皆其所宿喧呼徹晨

十四日

卯上牌浴湯肆　與有秋謀郊遊然以雨將下止
訪頼藏託獻公保命酒一筐　午下牌大村侯自郡
山驛至　未牌頼藏来曰明日寡君當引見然途感
風邪不得起坐使某辭云々乃往頼藏許謝　携有

秋買羊羹四筐黄昏至大村舍人井石兵衛江頭隼
之助浅田弥治右衛門逆旅各贈羊羹獨見兵衛餘
皆以將浴辭遂至頼藏許曰報家信兵庫旧門生来
求見請今夕帰頼藏曰善酉下牌返有秋氏　以眩
暈甚使有秋針肩背而貼吸玉出血十四五氂　有
秋使其僕買醍醐屋舟五人前（五人前見前）返報將以亥
下牌發　有秋診曰先生粘液非常須服鮮凝劑乃
調一帖授余服之　買大蘿蔔蔓菁各二　子上牌
舟子来迎乃辭有秋氏有秋送至舟舟在京橋西北

數丁外五人前狹甚舟既發忽覺腹痛知食後服藥
之為大吐腹益痛凡吐七八次且甚以茶椒斟水濡
唇中間食物嘔盡無復物然吐不已臍上臍下痛如
鎗刺刀刹疑命在頃刻間隣席有尾張客曰我未公
通然公呻吟我不忍聽顧按摩肩背余識其學至赤
川天將旦痛稍減尾張客見蘿蔔蔓菁曰皆敝邑所
産不識公費幾錢買之余曰一根直錢七十文客驚
曰我邑買賣不過錢七八文

十五日

卯上牌至浪花橋客半去使愛太走帰至丹池街口
愛太既與祝風立岸余獨帰求白曰一治郁太郎出
迎矣余曰途不相逢其赴肥後橋必既果然　一治
述昨今二日事如左使祝風聘西山氏蠟燭一斤湯
葉十五卷交月使人來促草稿正健藏來曰本月念
後請臨洞山東至金雪以山形平右衛門者僉送百
五十疋（以上五件昨日事）大謙益送稿乞正河東曰豚兒正
兵衛東下欲就藤森翁乞尊集第五編序願借尊稿
多田宗郁來乞字使祝風送清三郎葬於梅田石峰
來請從高木游室氏訪秀氏妻（以上六件昨日事）　浴湯肆
　辰牌吐氣既癒瀉腹復痛服發表劑數貼　眞嶋
順安來見送藥儀余謂愛太曰我昨夜謂賴藏兵庫
有容實不知有兵庫客初坐忽念以有兵庫客為辭
先帰也今果有兵庫客我常有如此事伊藤玄朴坪
井信道等深恠之然我不自解其故我恐吾子深恠
故云已牌與順安出訪河茂不在謂其舍人曰我集
第五編多述時事恐觸忌諱故未敢出如聞藤森叟
亦以詩得讒或云當囚不必以第五編相示恐彼懲

羹吹虀不旨下筆唯以初二三四編示則可既出將
訪九山初順安曰某与善次同舍余使順安東善次
勸野遊善次不在至此謂順安曰我腹痛不已不能
步游吾子去與善次謀買舟而報我也順安去至九
山氏主人示東都新聞紙一卷予曰是物也近作此
等擬書蠱惑人心者往々有之梅田池田諸子所坐
恐此等件也莫妄信主人欲飲以病辭走帰而臥順
安終不報　遣祝風贈蘿蔔於宗助　雇阿熊按摩
　荷雪東促書　雇阿石　長光寺贈膳　八郎健

之助来賀　街卒来報明日以往直番止　春草門
人小塚儀一来乞字
十六日
頭痛發熱　遣愛太於天満茨木屋買油三升途過
石峯氏告有病未能赴洞山招　溪琴答柬至　遣
郁太郎於宗郁氏所囑閲書様　午後携正也出愛
太從使愛太返西山氏防火裝訪善次逆旅不在意
其在寛平氏使愛太跡而覓野歩余至吉次氏病大
發即帰途與愛太逢曰善次以将赴牧野青霞氏辞

又曰昨日順安帰兵庫矣疑病原風邪乃服葛根湯
有宜来致奥山中書金子在中柬　夜使愛太召
左仲不在遂招高山某妻至針心下及小腹　雇阿
石　室氏買蘿蔔八百株使視風愛太阿石醃之
十七日
高山氏来針如昨　使愛太召善次遂之金雪氏致
柬々曰某有病山片氏所囑詩未成請為我謝返曰
皆不在　使愛太問頼藏既帰乎否於大村邸人荅
曰昨夜既返　小塚儀一柬乞所囑書　招阿熊

會所人来告明日卯牌新府尹一色城州巡檢
十八日
病如昨謂微歩則可乃携愛太出訪頼藏頼藏乞以
雲舟鯨肉換香魚余曰諾訪八郎主人将供食乃使
愛太返約午時来遲到未（上）牌不来八之輔見聞無從
者将相送八郎欲留八之輔余乃辞至元蓂氏元恭
見曰児北上未返訪金城余親述病情要之将出愛
太至遂使金城導北行出於田間金城曰山中又次
郎惑溺一娼遂為親族所逐與娼隠居下原環堵蕭

條不與世人交先生若枉駕彼必喜或将悔然改過
亦赦（救）人方便也余曰善東行望見諸家別業霜葉甚
妍過瓢亭傍東折百餘歩右畔標札示梅間小屋（標札）
（見前）余曰又次郎在焉金城先入余自戸隙窺黄葉青
苔庭趣甚幽金城出曰主人不在余曰須觀庭何必
問主人庭中央有涸池具左右松數種交以櫻樹黄
草芃々寒花方吐西北隅栽蔬余謂金城曰拙荊常
欲住田舎賣如此地足矣忽聞闢戸聲余曰主人帰
過書室前又次即披障子驚曰先生臨矣引就座供

茶余話欲卜隣之意主人喜曰四隣皆係富家別業
概多風致某為先生尋之余欲携又次郎帰辞以妻
病金城導余到瓢亭供飯余謝金城曰今日伴磐奥
山村井諸子贈金若干乞拙画皆先生蔭也某當謝
先生先生何謝之有乃拈韻賦觴目余先成蕭條暮先寒楓
色片雨裏斜光到鷺辺知有勝根水村翁方荷鋤共牛帰墟里黄昏到渡辺橋金城
別去使叟太先走見善次在呑比至心才街口帰曰
不在　河茂使人来告鞆舟子帰　令井昌平来贈
海苔瓩所乞書　頼蔵来贈雲丹鯨肉　夜室氏守

庚申

十九日

以病稍瘥移几案楼上　出雲屋清吉来見乞字
主計与徳基来贈金二歩二朱為播摩人某乞書嵳
表時余将携室氏野歩徳基聞之欲供蠣飯於余夫
妻乃共二子先赴淀屋橋畔蛎船方飲室氏与二児
至既而出過大江橋主計去出於北野共徳基謀僦
居地徘徊田間過加賀虎氏墻外虎既死主換園叟
将渡獨木橋有呼先生者視之赤松三郎平也一揖
而別近梅田徳基去前日憩服部管祠聞徳基父為
盗被劫不信今日徳基以余使僕之助弔災来謝也
話本月六日夜盗破戸入室某父子潜出告村人婦
女皆竄倉中盗嗔曰我屠盡一家眷族而拈財捜得
鍵将開倉鍵折盗呼曰饒汝獣命盡告財在處子婢
曰在室復入室村人四周盗揮刀曰畏死者莫近家
父止村人勿逐一人立暗中家父謂捕盗者頻呼止
盗斫家父肩家父亦抜刀撃盗数下盗遂逃翌日訟
官官遣捕手跡之盗江戸瀑人有妻子妻殊色而共

夫皆嗜賭博盗有兄贅於服部往投之途為劇絶蘇
捕手及馬官奨家父曰汝創浅而賊創重賊不得奔
汝力也云々帰路訪又次郎亦謀僦居件室氏有病
趣出過主計氏不在黄昏帰　吉次妻来致其交夫本
月九日柬不値　脚夫致大津鹽屋七兵衛藤林敏
太郎柬二子送示近江人山深某詩二卷乞叙　夜
室氏稱寒不可禁余謂風邪乃調發表劑数貼服之
而身戦腰疼始悟其中壮蠣毒乃調三黄湯加甘草
硝石荐服数貼熱始發而眠　雇阿熊按摩室氏

阿石從昨夜来宿我家　呉服坊有蛭子祭二兒携
愛太阿石往觀
二十日
室氏腹痛止攣急猶甚秀氏偶来乃乞薬　健藏来
曰二十三日拝趨講後導先生帰何如荅曰善　發
荅藤林敏太郎来於大七氏　頼藏来以俟命賜金
二百疋　遣愛太於覺兵衛氏促所嘱画幅遂之博
労街第四坊北國屋重兵衛氏問求白所呈證券真
出公手予否荅曰真也　又次郎来　遣祝風来金

雪告山片氏席上作成　午後天陰而風雷夜暖甚
今日坊正下牒曰本月朔至三日大君継統儀畢諸
侯悉賀須知
二十一日
室氏病如昨余曰莫如針乃使愛太召左仲　米屋
佐兵衛使僮来曰和泉客至欲見先生有暇請臨余
疑佐兵衛決無親来不請而使僮来之理乃謂僮曰
卿蓋誤聞主公命矣須返言我在家僮去佐兵衛果携
外山彦三郎者来見曰前日為磯部寛五郎乞扁額

者則此人也寛五郎切欲相見某世住和泉家原村
係田安公謂寛五郎居奈加良任大官相去六七里
某每月一二次来承令田安公倉在浪華橋北畔今
日寛五郎来檢倉米先生若勞玉趾臨倉彼必感悦
彼素憚勞長者曰我當就謁莫使先生枉駕然為紹
介某素願也某留此地止今日難期他日故強請先
生也顧諒恕余曰諾願午後陪（往）従彦三郎留兼儀去
既食彦三郎来従之出愛太従路遇風雨彦三郎曰
天氣如此寛五郎恐不能来某且往見先生使我僕

導至築地瓢亭休焉従之良久彦三郎来曰寛五郎
未来且遅使愛太返報室氏曰我方在瓢亭卿若有
事我一力問亭主必知我衎（所）往（時有寛五郎或将導起次處之議故云）
愛太来余問拙荊腹痛方何如愛太曰不知也余曰
吾子無情一至此乎我出戸時拙荊方苦吾子所知
故返吾子曰云々實視其状也而以不知報我豈人
之情乎哉亭人之子供茶畢倉人来報公至（公謂寛五郎）
彦三郎遽出久之不返亭人之婦供酒畢彦三郎返
導至倉見寛五郎寛五郎自稱年三十八簡重而恭

曰某欲學詩他日就乞教余贈脅魚寛五郎報菓子中下牌辞過橋初出瓢亭天晴日暖至此風雨復烈避入吉次氏彦三郎別去黄昏帰　藍田妻使婢致所縫衣　荷雪使人来取所囑書　山田市助来不値留金百匹去　秀氏来診室氏既服某藥苦甚室氏矢不服之乃使愛太返之　左仲来針室氏疼忽減　播仁氏人来曰乞返前日所貸繖答曰我家従来不借君家繖　雇阿熊按摩室氏

二十二日

西山氏使人来返曲盃　阿石来　常安橋南畔三好屋某送致土屋蕭海九月十三日柬（蕭海贈海參一筐）礒部寛五郎来贈金五十疋及菓子乞詩正即答謝　伏見屋市兵衛贈潤筆金二百疋以本地乞字者潤筆有定額不必與異同然亦有如有菲薄者恐餘人援作口實乃使祝風詰之先是祝風與其伻應接故也既而聞祝風授受金證券於伻乃喻之曰既受之既授券而詰之非禮也吾子宜初以如此薄謝我不欲使師見為辞　松永伊兵衛贈椿花　使愛太招左仲　昌平来贈金百疋　作書十餘紙不唯字拙又多脱誤始覺精力大減書以自警　書主計所囑墓誌使愛太致之且告将相訪以有容辞　未下牌携一治出至賴藏氏援剥其舍人謝前日賜金遂訪八郎使一治往視金城在否返曰在将訪元真途遇元恭曰豚児昨夕自京師帰今不在疑候先生也近金城氏遇元真乃約同赴健藏招既視金城勧健藏氏遊金城供飯酉牌帰　昨日約外山彦三郎送瓢亭席上所賦七絶（詩載集）今日使愛太送之米屋佐

兵衛氏遂之左仲氏促之　戌牌左仲来針余及室氏　患聞来不値

二十三日

讃岐舟子来取田中竹邨所囑書　講如例　健藏曰某舟在浪華橋午時復来奉迎聞之曰某帰理装待於主計氏昏去　自北山帰與室氏會計路費亡金百匹謂費而忘也今日取室氏所藏金會計之亡二百五十匹即十七日檢視者始疑有偸之者窃召一治謀之　元真来予曰向与金城約會松本氏然

彼地不便移棹卿須與金城待吉次氏午後健藏來
乃出一從二兒及熟生送至舟々在吉次氏門前迎
金城元真同入焉至片街山口彦藏自北岸出入舟
風死暖甚健藏曰令冬暖耕者皆用水冬畝水耕實
希覯日沈餘霞曖々青林白鷺冬景勝秋至諸福邨
友月立橋上呼曰既不堪遲將歸也黄昏後至健藏
氏　主人供酒夜更暖比明雨過葉落雄致蕭條

二十四日

昧爽晴既聞雷聲又雨復晴爾後晴雨屢變大風撼
林初議以午時去然舟不得發止　辰下牌與金城
出渡沂溪北行溪水既減時見漁人下籃撈魚楓栢
既落偶有残紅妍甚凡十二三丁溪曲迤西有邨名
三蓋堰口路左有祠長松數株祠側有寺門扁楊柳
院三字渡橋東移有小渠東通既涸其左右群樹扶
疎落葉滿路數百步返路於溪東而南下堤上亦亦
僅數寸者亦皆黄紅燦然喜目既返為主人作書画
午前主人導入宗家別業經営半畢舎人圬者數十
方鵠立入浴室而浴返　主人屢供酒食飯予賦五

古（詩集）載有深鼎蓋伏雌長盤横巨鯉句記實也　夜
論話蜂起至丑牌就寢風聲更烈

二十五日

風勢如昨雨止六甲之頂見雪寒甚　平明欲歸主
人告風嚴舟不得發乃留元真以有事先歸因嘱傳
言室氏薄暮將歸　午時風微衰主人供酒其同僚
長兵衛來交杯舎人告舟既艤乃拋著上舟健藏友
月彦三郎長兵衛送至岸一人牽百丈一人操篙行
駛舟四面而以蘭席画所見擁炕眠比覺着片街舟
子曰風猶烈自是以西川濶浪高不得過乃出投北
岸一店着行縢而步一舟子從過大達髙麗街至井
池金城別黄昏帰　燮太述大昨日後事如左阿熊
来按摩室氏室氏使燮太命韵燈師修傘及紙燈（以上二件昨日事）大京師人片寄文澤来致石秋東方波時太郎
東請賜前日所嘱書雇阿石（以上三件昨日事）吹田屋六兵
衛贈十一月朔賀儀金五十匹洞山東至東曰紅葉
雖残山色猶佳願一來（以上二件今日事）　夜藍田妻来問
室氏病贈温飩蕎麦　坊正下牒報遏密畢

二十六日

室氏告賣蔓者藍中在川魚數十頭猶活乃買之遣一治郁太郎放之天滿菅祠池　健之助来余曰金城将導我翠園氏招吾氏須従　午後与健之助出祝風従訪孫七贈味噌醃香魚及羊糕以謝前日之労出東行數丁北折而正路過狭巷東行數丁出熟路過野田福島至金城氏贈味噌漬瓜茄遣祝風於万波時太郎寓致書金城導至翠園氏客數人在坐既而元真平友荊石子某石津善兵衛等至皆金城弟子也各貼其所画壁余乃貼書主人供酒日波愛太代祝風来迎酉牌辞出金城元真健之助荊石子某稍々別去獨善兵衛送至我家借紙燈去　磯部寛五郎送詩稿柬曰二十八日欲拝趨不識先生在家乎否　令日使祝風就山治氏問粟價荅曰肥後粟九斗七升直銀百四十一錢本年頗豊而穀價如此皆奸商之為也姦商不過百人然能使天下數百萬農功日買米者久苦官莫敢之禁諸矦従謀已利不亦甚乎余嘗著識小篇諭官宜定米價莫使商買與知甚詳故不贅

二十七日

寛五郎（儀部寛五郎以後省姓）使人来而詩稿余柬曰如聞二十八日将枉駕十一月節既近（節周邦呼）且亡兄忌祭在翔事務旁午恐不得緩話　蔎寄徳永熊三柬於大七氏（内邑寄藤本芳藏草稿在中柬）遣愛太於有宜氏嘱荅奥山中書柬（返中詩稿）書遂之元真氏致謝金二朱返其文稿之米彦氏嘱与林良平柬　津田亀松来致中節賀儀金二朱及室谷秀之助所贈金百匹（中節周邦呼諸賀儀所謂有別餘不記）　主計来謀招明日余及金城余節前多務不如来月二日　健之助来（告）省三此夕北上乃裁荅劉石秋柬嘱焉先是余懐中（懐中邦呼）用亡金二次又亡紙及蠟窃告一治等皆意祝風所為私之藤沢氏問祝風何故辞貴塾乎其門人荅曰餘人屢亡金故也昨日一治愛太私見祝風證人二見槌之助曰我輩皆不欲同祝風居君請召之返問何故荅曰君夫問之藤沢氏槌之助恰令日来為祝風請曰有邸事願許彼退塾余曰諾乎　元真来謝且贈賀儀　夜祝風

返平戸邸　招阿熊按摩嘱雇　今日會所使人来
取錢三百八十文召會所屋主等而問池内大學事
時諸費吉田屋音七當償之云々夫大學件並非我
所坐況音七而其費帰馬瓜蔓之鈔恐不至此

二十八日
昨夜子下牌求白起塾生曰既寅牌也塾生既坐乃
莅口授瑣事録如例凡千四五百言天始明　講如
例　講後謂恵聞曰明外日丁文玄翁大祥忌祭欲
招且學宜園者不知誰某恵聞曰我徒則龍潭宜純

徹雲也余我不知余曰醫人有滕岡雄哉而已元真
識翁宜招之乃作柬諸子柬（一柬連書其名）曰十一月朔丁
先兄大祥欲供齋願以辰牌臨謀庖事恵聞曰先生
之方無婢使尊婦人必苦供具不若就五靈祠後素
飯店也予曰善恵聞曰某将告義宜純徹雲莫學奇
价乃遣受太於龍潭雄哉元真三家示柬　宗助送
致南陔兄孝也紫六年阿部欽藏本月九日柬兄柬
曰祔五日先君二十五年忌祭宗族會者三十餘人
嚮所送資費殊渥我将与吾兄範孝謀嗣述先君遺
志（先是余柬兄曰平生喜恵恤寡孤及修神佛祠宇子孫宜體此意故兄云々）孝也柬曰
範治以本生母病歸其郷故不候起居又曰清喜公
忌祭明日我宗数十人會於大超寺和尚設饗其明
日會於石松山觀音祠（祠郎先君所立）仁藏迎供鷹城山閣
里嘖々稱祖先遺宅云々六郎送詩箋二十頁　使
受太嘱谷洞山柬於平五氏　津正及會所某来傳
官旨曰前日吉田屋音七報郷未曾識池内大學也
然有密告郷與彼學者音七所謂某無謗乎余答曰
某實未曾識大學而有告某與大學學者其人必

与大學學官須詰問此輩人某生平戒妄語況於對
官乎我言真實無妄鬼神鑑之津正及某曰先生所
謂明白我輩敢疑之且復命　播磨北條人兵兵衛
来見　健藏柬贈金百疋木綿縞一匹　訪池内（宗助）曰
池内大學件會所屋主皆有徳色於我曰我輩以先
生故屡為吏所召某無辭以謝彼輩願兄因戻家所
懇吏人明述我与大学無面識神交之状莫使彼輩
再来宗助曰諾余曰明日吾将問會所復命後吏人
謂何而報卿宗助曰善又曰健之助祔以将帰郷借

私金八両而猶何故乃呼健之助與余責之健之助
答欽藏安吉約送金而食言故百計齟齬某將就府
内册子借金償於谷口君若不可乃将以松尾元兵
衛吉田新八郎為證人書借券帰家而後償之余曰
両券唯吾子意吾子不宜常稱病安閒送日借人財
而不返也帰路遣愛太於津正氏謝　覺兵衛来致
所装潢画三幅不佳　遣愛太於會所氏問復命後
状答吏聞我言曰然乃可別無一言又遣愛太問吏
名答曰捕手非吏也　健之助以省三不果北上返

与西秋来　夜訪秀民告与宗助謀之状秀民曰金
城有所善捕長須使金城與之謀余曰善　六郎有
有與金卿（卯）来使愛太致之

二十九日

遣愛太於左仲金城九觀三家柬曰明日以兄大祥
顧臨　柬宗助曰昨日所囑件某有良策姑舍之大
野屋七兵衛使人来致瀇邊順八郎答柬　覺兵衛
来取装潢料乃命装昨日小虎所贈米法山水図
遣仁也於秀民左仲謝藥　礒邉寛五郎送詩及其

所著風宮記乞正　先是健之助借宗助金八両而
不能返宗助之謀余余為柬南陵兄云々今日家成
送示之宗助　炭彦氏舎人来囑與南陵兄柬土通
推茸一封　長塚高橋人角抵石居致土佐人君井
孫六柬々曰容冬踵貴門先生不在囑数扇於貴門
生副金以百匹爾来不獲候起居顧一揮見恵

十一月朔

援藝生賀　八郎八之助来賀　六兵衛来曰福山
士人欲謁先生明日家翁六次郎適之乞謁幸許之

余曰諾　平明洒掃室内設文玄公神位側掛其真
跡二十三幅及墓碑銘已牌龍潭恵閒義純来誦經
元真来使郁太郎招小虎来至經畢余与恵閒元真
愛太先赴祠後素飯店返愛太導龍潭義純至乃飲
之雄哉九觀左仲金城相継至乃使愛太促小虎至
既食僧先去午下卿與同出帰唯金城小虎送至私
家今日之會出於恵閒議余以所羞菜薄甚不敬
於客不慊我心遂病　与金城謀告池内大學件於
捕長某金城諾之　石原源之助来　恵閒復来

容皆贈沓資穀家祭祖先例供齋塾生塾生必贈金
百疋不關其多少人少則余作書施之令日以在塾
者皆係新參不從供齋唯為作書每人一紙健之助
適來與焉　求白誦經健之助供蜜柑於靈前　申
上牌地震　東涯來不值　夜良平來留之宿

二日

晨携良平浴湯肆歸路賽祠　換岩井孫六所嘱扇
五柄鐵嗤其扇乃使愛太買之而書　竹雨携篆刻
師國洲來見乞字國洲贈印材乃嘱刻之　吹田屋

六三郎導福山人本間六左衛門及某々二人來見
乞字六左衛門贈保命酒及天紅紙　德永熊三東
贈菓子　主計使人來曰令日必勞玉趾　栽答南
陵兄孝也六郎東　申上牌携愛太至松本氏金城
既來待謂余曰某昨日至捕長氏不在令朝東謀彼
未報云々主計供飯既而圍棋又作書画愛太既去
復來迎余嘱主計夫妻求婢酉下牌歸祢歸路使愛
太於宗助氏嘱與南陵兄東副以炭疹東二通椎茸
一封　橘又送葱　求白請出塾余曰塾約載入門
後未百日者禁出塾然吾子以病為名不必拘以常
例唯當使證人北國屋重兵衛告不當自告　夜告
塾生曰近病衰日加欲省事寡慮明日以往姑止昧
爽課程以卯上牌起受課

三日

講如例　遣愛太於主計氏謀婢件遂之石峯氏勸
明日赴洞山招返曰主計曰方遣人於婢家未得報
石峯曰某不過四日不得出門先生先往某初五日
返往　賣蔬者并賣生魚乃買數十頭使二兒愛太

放土佐濠　柳田三次郎來請見不值使愛太接之
阿石來曰孥父移居費金若干欲使孥事公家豫
借金三步何如余曰善唯主計氏婢報未至且姑俟
阿石去使愛太促主計主計曰屢促報猶未至也且
俟之室氏曰松本君答常不確宜許阿石請余曰善
未下牌與郁太郎出過伏見坊與牧野青霞遇曰
將趨謁乞字余欲返青霞曰止某將之後藤氏路過
門前入見費門生付紙及潤筆乃別將為室氏買三
臟圓當過三休橋誤東一丁乃西返使郁太郎先往

買之而會鱣谷訪徹雲勸吹田福井遊徹雲悦供飯
作書画酒牌帰徹雲曰拙荊不欲某出余曰我請親
説之其妻見余曰願借尊夫二夕而返之我魚食言
其妻以室家魚人為辞徹雲曰某今夕将拝趨宿先
生家明日送至吹田余曰善哉既帰徹雲使人来以
懺有法務辞　昨夜衣薄借主計衣不覺着帰今日
使愛太返之　命一治行装　求白以證人不来猶
留鑿

四日

辰上牌携一治上途仁也愛太郁太郎求白送過堀
川至鶴満寺西畔仁也等皆別去乃使愛太帰路晤
石峯曰明日請遂我於西尾氏過長柄渡日暖風微
野色如春午前至吹田訪西尾善四郎新居善四郎
家余所屢過善四郎既附家政其子善兵衛而別居
於其家東四五丁外在官道西畔善四郎喜供飯其
妻及女見善四郎導観南隣某氏後園頗廣而幽余
以日猶高欲遂赴洞山氏善四郎曰洞山多不在家
不若先遣一治兄見其在否也従之謂一治曰明日

昧爽来迎我善四郎曰中谷謙益家在途中兄須一
宿借謙益氏人問洞山在否而昧爽返我家上策也
一治去善四郎勸遊江口未上牌渡吹田川南行十
丁許有名小松農家数十皆富潤屋東行村盡處有
菅祠其後疎松成行取田間小径東行十餘丁有村
即江口也猶記十七八年前遊髙槻途經此矣村西
口有堤々下寺有名君堂即江口遊君妙所住堂東
有一大家門外長松森立善四郎曰此家主人姓田
中名伴次郎某所善余曰且上堤必有佳觀堤下即

澱川緑波盈々兩涯殆可五丁布帆陸續沙洲宛轉
風色不負所期沿堤東行路頗乃返訪田中氏主人
年可二十六七喜曰不圖先生辱臨請宿我供酒其
弟彦三郎永三郎見既而主人導至君堂尼僧見觧
游君縁起頗詳指示游君西行日蓮諸像一々伴其
所由余知其悉出誣罔不屑聴之善四郎曰此寺以
尼故一切寺務委田中君家君實主僧也余哂伴次
郎別業在川上導觀之遠眺極佳然稍昏黒不見乃
返主人烹鷄供飯善四郎借田中氏僕使於其家取

余筆墨曰東一治曰明日須遂於田中氏　夜為主
人作書數紙及君堂詩佳人晩帰佛事已近千年猶見白頭尼供花遺像前解

五日

辰牌與善四郎出上堤遥望小松地方曰一治應往
良久見一人入江口村口乃返則石峯至也午前一
治始至曰昨日訪謙益不在迷路戌牌始至洞山氏
洞山與金本顕藏游近村未帰使人迎之始帰曰先
生背骨玉趾幸甚顕藏曰県當山俟先生然出既十
餘日不得不去善為我謝　午後與石峯一治上途

善四郎請従田中氏自後門出東行二丁左折出於
田間百餘歩即吹田川自澱川所分有渡上前涯踈
松一帯劃田而立踰此路于田際數百歩又有堤踈
松成行石峯曰此地旧瀨川不毛地近一富人設副
堤闢作田歳收米百餘石沿松迤北行平田萬頃過
半水盈余曰此地宜鑿一大渠以鍾水焉善四郎曰
百年来往々有称鑿渠々説者然民愚難與謀始故
不果近来民始悟作渠々為良策将戮力従事也凡
行二十丁許郡名別府郡盡左有一渠善四郎曰此

通我吹田可以行航皆田水所瀉別無源流予曰可
以觀古人既有同我説者矣憾不吏數陪之渡橋泝
渠十餘丁往々見水隨地湧下即作渠益皆澱川餘
潤云又有二邨曰味舌曰垰井自江口直北行五十
餘丁出於田中邨乃吹田赴福井熟路也申下牌至
洞山氏洞山父及二弟加四郎友之助見加四郎婿
於京諏訪氏云　夜方飲忽覺腹冷上厠暴瀉一行
大眩暈冷汗浹背不異九月三日之状謂痧毒復發
乃臥洞山使一老醫見曰伊人姓田中名秀次郎謙
益生父也秀次診曰風邪引赴疝氣者宜服柴桂湯
乃頻服四五丁比明眩暈止

六日

善四郎去平明出歩舎西石峯一治遂従過山麓祠
道東折渡溪橋入村見寺庭有残菊就觀之自舎東
返　謙益送小兒　秀次来診　為人作書画又講
梅墩集論詩長篇坤輿圖識補　有馬鴻来見曰県
近卜居此地　日暮疾復起乃臥　夜雨

七日

平明雲散日見乃議帰石峰以我未痊欲使主人轎
送風之主人不解余謂轎行亦苦強歩或得瘉乃乞
鞋。昨日講詩半而止今日終之既訪鴻雪其家在
室人氏西北一丁外鴻雪見余至出迎舎側有溪浙
北行人家断續然不見人地勢高下溪聲潺然余謂
鴻雪曰河攝幽境應以此為冠我深君眼力吾久有
栖遅志憾見先君紙窓向陽撤且睽鴻雪将飲余為
飾画書其尾曰余画非画也鴻雪画侑強乞不已不
雖嗜痂之癖奇哉奇哉侗山兄弟謙益遂去洞山曰

請赴石峯一治午食焉皆會乃合作書画飲訖著鞋
過洞山氏辞其父賤建細一叐予曰從者仕童請他
送鴻雪獨送石峰先發俟於南某氏某氏有新旧二
宅我路初入路西宅廣庭不見人益新宅也鴻雪走
迎来宅呼出石峰鴻雪別去雲容屢変倏雨忽晴中
牌全晴至善四郎氏善四郎留圍棋日没其子善兵
衛荒物屋治郎右衛門贅善四郎次子於天満者其姻黒田善右
衛子某来見善兵衛欲留余宿辞治郎右衛門黒田
某曰我輩将帰請陪乃與出渡吹田川入上新庄邨

取生路直南行田間十餘丁路坦如砥田水猶盈小
徑縦横某別去迤西行数丁出於邨間熟路也至夫
婦橋石峯治郎右衛門別去酉下牌返　愛太述四
日後事如左春波来主計使人来告所欲薦婢既事
他家郷田三次郎使人来曰初五日掛扁額於住吉
祠額労玉趾出渕新八郎呑乗至送牡蠣一壺求白
證人北国屋重兵衛族友藏来為求白請出塾乃許
之返其證状求白出塾青霞来促書雄我来謝薩摩
谷鮫島吉之丞来請書伊兵衛使人来贈金百疋促

書且請返花瓶以上九件四日事寛平来曰十一日亡母忌
祭請辰牌臨恵聞来阿石来事河茂来青霞来曰先
生不在請返扇及潤筆金乃返之有宜来橘又来以上七件五日事
吉次妻来會所使人来告十六七両日有事
於御霊祠徳基来贈金百匹磯部寛五郎使人来取
詩稿以上四件六日事草場佩川門人條山數馬来贈菓子
請見鮫島吉之丞来万波時太郎来至八之輔来八
郎草稿會所使人来曰先是官以遏密故久不聞訴
訟本月二十一日後復常以上五件令日事

八日
朝来疾甚然強讀易半不耐眩暈未及世說罷　患
眼来乞字　絲山数馬来見話京師近事頗詳為書
二扇　建之助来告将十二三日帰郷且為肴三請
再為學僕余曰且與拙荊愛太謀　聞八郎求隨侍
者余薦一治八郎悦曰願闕春来寓我家　松永伴
兵衛来促書　遣愛太謝青霞来曰僕従来耻宿諾
但前日途中拝晤直赴徹雲氏夜帰明日講畢直上
途實不暇揮洒公須恕青霞来謝復乞字　招左仲

針胸及小腹　招阿熊按摩　今日屋主送神旗及
具物祭庭上稲聖祠
九日
石峰来乞字且謀赴黒田善右衛門招余曰我疾甚
且待愈　芳造谷東至　遣愛太於青霞伴兵衛二
家致書　鮫島吉之丞来見曰我薩人讀尊集第四
篇渇望先生甚欲勸先生来遊不唯某願闔國文人
之願也既去使虎店者来贈蕎麦　屋主野村次郎
母與津庄来為次郎請撰諱　洞山来致所贐建紬

一反　南部大領村木下音之助者来請受教不見
使愛太接之　招阿熊
十日
為野邨二郎撰名曰高美作名説数十言書之奉書
紙愛太致之　疾如昨始用附子劑　遣仁也郁太
郎於徹雲氏謀買火盆前日過徹雲氏隣家戸外見
木株製火盆径一尺七八寸問直曰二百五十匹余
欲以百七十五疋買之徹雲答来曰火盆主人減直
如尊旨明日奉送　室氏疑秀氏有疾乃使愛太問

之答曰今日始起　謙益送詩稿乞正　夜微雨既
而大風發屋折樹本年大風以此為尤夜半稍衰屋
猶動揺
十一日
卯下牌始歌　京師書林俵屋清兵衛来送金乞其
祖母壽詩　遣愛太於吹田屋六兵衛氏致本間六
左衛門所囑書数紙遂之柳田三次郎氏謝初五日
之招之出雲屋清吉氏告書既成　河茂来乞字
野村次郎送肴且請改書名説　未牌金雪来乞字

飲之酣衆叫中島火金雪不辞走去乃使愛太往見
火所返報北里後街也時風烈皆謂必延焼數千家
矣然不幾滅　徹雲使人送火盆賜俾錢百文　疾
如昨身體重沍不使運動乃使愛太召元真至診曰
似痧非痧風邪也自謂半夏瀉心服之始覺快前日病半
夏瀉心尤有功故用　寛五郎送稿　土佐人細川順次郎来
請見以疾辞

十二日

始浴湯肆　秀民来診曰痂氣未治須服附子劑問

其方典我所用同先是余為泰祐請秀民曰彼雜瑣
麽費兄顧賜秀民曰諾既而泰祐告曰尾埼先生来
賜一錢今日余問其故秀民曰某将施泰祐辞曰我
有金若干託之廣先生矣彼金缺然後受公施某心
蹲之不斗其有後言且先生言無一錢而猶有所託
乎余曰祄彼父遣彼而不送一錢我為彼謀説彼同
来乗舟子借金一兩謂彼萬一有疾病事故或不安此
地而去其藥資或路費微此金安所取給故典之約
曰非有緊用禁費之而彼以理髮浴湯為言既費今

又乞百疋不識幾百疋金不缺乎異日彼帰郷而無
路費兄能施之乎秀民曰某不敢坐視其窮而不救
之令典異日唯時後先而某心無厚薄余曰善乃召
泰祐付其餘金三步曰吾子須託之秀民我与秀民
問答云々吾子今後一聽秀民言可　遣愛太於野
村氏致段書名説　塩屋七兵衛答柬至　赤牌典
仁也郁太郎出将観昨日火跡至主計氏祄一治亦
有約追及焉主計不在其妻見余傳室氏言約近日
観劇渡蜆橋問火跡路人曰在大融寺門外乃往投

夫数百方運移土木盖燬十餘家矣渡浪華橋返
藤井吉郎来不値　郁太郎介米津福十郎者相見

十三日

携仁也浴湯肆帰路賽祠地上始見凍　講如例講
後謂諸子曰本月十八日南至例當休講明日復講
究之何如皆曰善　善四郎来訪歛之偶石津善兵
衛来典焉善兵衛欲賣群書類従問價曰金二十八
兩余欲減三兩遂不決去　遣愛太於河茂氏囑答
儀屋清兵衛柬送艇其壽祖詩遂之長堀高橋南畔礎氏号一

長濱屋致岩井孫六所囑書扇五柄　發答塩屋七
兵衛來於大七氏　中牌與善四郎出過團扇堂謀
買扇遂訪元真主人欲供豬肉乃使善四郎召金城
至既食愛太來迎善四郎先去戍牌與金城同辭
米津福十郎使人來取書扇　細字金兵衛來謀
刻野村氏印不見

十四日

講如例　石峰來謀黑田氏之遊笛之供飯　尾張
健受自宜園帰路來見乞字致範治老也六郎田代

春治十月二十五日來先也來曰範治生毋卒兒往
弔之同帰云々俊治來曰來月朔文玄先生忌祭畢
某即上途拜趨必在本年中　聞佐野東庵卒範治所致
東庵名宏字君郎号竹原其父筑前甘木人僑居我
魚坊宗家西隣生東庵焉東庵生佢僂既長人呼侏
儒或橐駝先君淨喜公怜之勸從文玄公讀書才絕
倫巧詩及書画皆入能品側善言論滑稽諸技莫不
通曉事蕙母以孝名年過三十随父帰甘木業醫大
售晩益研詩学刻梅西舎詩鈔同劉君牧等稱宜園

高足予相知殆五十年交情往々見瑣事録不復贅
卒年蓋六十四五吁呼文玄公入出之弟子関長卿
島子玉林安石兒有臺以下凋謝殆盡又亡一个惜
哉　周防人中島屋郡藏求見泰祐使郁太郎導至
秀氏既而泰助來曰彼前日所謁册子即某外舅也
範治來報會所山陰田數頃直金三千兩矣予讀之
曰昨日約買群書類従何之如室氏自傍進曰良人若
欲帰隠顧止買書而買田予曰善乃東善兵衛曰令
日卿信至勸買田故不得買書敢謝　佐藤竜之進

携一僧來訪　健之助來乃贐書八紙　泰祐致牧
庸藏柬

十五日

浴湯肆遂謁御靈祠　巳牌携愛太出訪金雪致其
所囑書且謀儻前日與藍田観江戸濠出雲屋氏宅
金雪曰尊筆即江戸濠坊正所請某將致之而謀出
雲屋氏件遂賀賴藏鉄次二家訪八郎先是金城告
其鄰有良按摩使愛太就金城訪按摩在否返報令
日祭會按摩休業八郎欲飯余乃使愛太逐平右衛

門見午下牌来迎帰　中島屋郡藏来不値　後藤辰
之助携一兒来曰此為篠崎大藏将以継訥堂家敢
告不値　健承来取書不値　龍之進使人来請返
詩稿　河茂来不値殆復来曰某欲囑小虎画先生
四季絶句意願撰示小虎又曰豚児自江戸来曰藤
森弘菴翁下獄妄也児問翁唯以病故相不見然既
許作梅墩詩鈔弟五篇序矣　善四郎来曰某有故
帰家不能拝趨為我謝令閣　黄昏岡直助来告帰
柳川　夜阿琴来與室氏約明日観劇　遣愛太於

主計氏返前所借繖

十六日

健之助携省三来請復為學僕呈證券乃許之　辰
下牌阿琴来　已上牌室氏與二兒阿琴一治郁太
郎阿石赴御霊祠裏劇場　秀氏来謀泰祐去留
封数日来所作答範治孝也東及与秋雄兄東付之
健之助　携省三到劇場室氏等在西北隅棚戯流
碇屋復離午後主計逐至申牌五齣畢与主計先帰
飯之酉上牌室氏等帰　六兵衛来致本間六左エ
門潤筆金二百疋又乞字不値　有宜来不値　石
峯来曰某晤黒田善右エ門曰今冬繁冗願来春臨
敢告不値　北越人石本元麟来乞字　健之助借
省三去　清三郎子藤吉贈乾蔵告卒哭　會所送
示坊正所下牒曰十六七両日四天王寺修温恭公
百日忌祭須慎火又曰天寒畏火須嚴夜巡者莫殘
陋巷街衢不視　乞小水者送蘿蔔百八十本

十七日

奥野氏送赤小豆飯曰小山既卒哭新主人継業敢

告其剃仍稱奥野弥太郎　遂裁範治孝也東使一
次囑之健之助　巳牌携一次出訪小虎謂之曰兄
若画我四季絶句之意須就絶句抄撰之乃付絶句
鈔一巻先是一次囑小虎画小虎妝金及紙而不肯
画一次憾之今日余為一次責之小虎曰一次兄親
囑我乎一次曰否因省三乞之余曰小虎兄既忘之
宜使省三述其顛末乃出遇賣魚者盤有鯰魚（鯰漢名未知）
長一尺五六寸猶活意欲放之問價曰百三十銭
囊魚銭返歩与小虎妻謀之魚人曰公田能村君所

善則他日償價可既而議所放皆曰土佐濠子乃使
魚人隨一治去送之我家余訪春草春草召篠崎大
藏相見曰兒播摩胐産訥堂妻之妹之夫之姪歲甫
十二也比出一次及至福岡亭前皮屨絇斷使屠者
補之問貸八錢也余出當百錢辞曰無錢不能償
残乃一次就宗助氏兄之返致宗助柬披在秋雄兄
及容貝健三郎柬宗助柬曰令兄柬令日至健三郎
柬誤發於府內而返故曠日矣訪元貞使一次先決赴
金城氏問桜摩在否金城柬曰梟将野遊願明日午

後臨乃帰　秋雄兄柬曰範次有四子女而無妻須
速娶源兵衛女阿元寡居無子其夫妻甚欲範治娶
之然意卿不肯我顧卿勸範治從之故有此柬多引
漢禮而不從宗族所云彼邦自有彼國之禮我邦自
有我國之常禮不必相通也乃作答柬曰勸範治娶
源兵衛女之說弟實不能從教夫範次者儒也儒之
為教一因孔氏孔子曰名不正則事不順事不順則
言不成範治本異姓然文玄兄養此名子而使孝也
兄事之源兵衛即南陵兄之子而長於範孝故二人兄

事之然則源兵衛女範孝從女也範次娶從女為妻
以從兄為舅而孝也以從女為嫂於名正乎於言順
乎假令取俗人之喜謂先師何兄必曰範治異姓何
論輩行然既為孝也兄不得不為元也叔父兄假不
為範治地獨不為孝也地乎孝也與源兵衛年齒雖
隔實從父兄弟斷無以其女為嫂之理範治方不唯
教授子弟將以禮導人已先蹈非禮何以導人乎此
事若行不唯宗族之譏門戶之衰也兄雖不識儒礼
然慣世故章不必以弟言為河漢也云々既而封之

又裁與孝也柬遣愛太囑之健之助　俵屋清兵衛
答柬至　伊兵衛来　使仁也愛太放鯰淀屋橋下
遣愛太於六兵衛致所囑画賛　屋主供展渺於
庭上稲荷祠　加賀松柬曰明日関帝祠請臨　丑
牌地震蓋戌下也地震以甲乙見前

十八日

南至　昨日来與郁太郎約謁住吉祠仁也請從寅
下牌上途愛太送至順慶街過今宮蛭子祠側天始
明紅霞彌空大昨年冬至與周與光太郎遊住吉至

此雨将下二子勧行中途遇風雨大苦今日天氣毫不異當日恐踏覆轍左折長街郁太郎謂雨不必下余偶逐訪徹雲以體寒借衣欲浴湯肆徹雲使客僧導西南行三丁許湯室極廣既浴返徹雲氏徹雲送仁也既具余償火盆金一歩三朱帰至淡路街雨下郁太郎曰幸哉　典仁也赴関帝祭主人供茶後客至乃帰　松村春岱以神祭招二兒又送果糕　林泰仙東白烈山祭顧臨申下牌往良久小兒及加島屋亜太西山芳園棋客吉原某茶師某白木屋新之

助佐倉容某越中客某等前後来集主人供酒談論紛起衆皆詫大敗美佐倉容獨賞江戸客一云衆争拆之容笑曰衆寡不敵且止戌上牌省三来迎余獨辞返　省三復来事

十九日

愛太暫休學僕省三代焉　遣省三於徹雲氏返衣府尹下牒曰閣老久世和州以疾請免得允須知又曰五両金二歩金等當停止者本限今年十二月然未兌者過半故延期至明年十二月須知　患眼

来乞字贈潤筆金若干飯之　仁也感風邪　未牌地震蓋壬料也　申牌携省三至金城氏途過常安橋有一旅客容貌頗偉逐呼曰廣瀬先生余問其姓名曰某即杉泰祐叔父中嶋屋郡蔵也依話泰祐件郡蔵曰彼至愚唯依頼先生耳又曰某曙長尾良斎彼曰廣先生若亦其随筆千巻煩兄携帰過常安坊見脚夫氏戸外掲書本月十二日江戸火自麻閣布起延及紫諸坊又書本月十五日江戸大火寅牌始申牌未畢延焼数十百坊来審云々金城云某所善

某患欲導先生至按摩氏今日生不在顧明日臨金城供飯乃返省三取紙燈而帰　多田宗郁来不值夜正也煩躁乃貼紫桂湯飲之　遣省三取薬殊暖觀寒暑針當九月中旬候

二十日

辰牌書患眼所嘱大字屏風半双猶有餘墨更書屏風一双半一治愛太郁太郎省三佐佑執事墨痕污座殆遍　泰仙送山陽書屏風一双乞鑑定又嘱鬼皺絃圖賛　遣愛太於宗郁清吉二家各付其所乞

書画數紙午下牌携省三出過泰仙氏謝且曰山
陽書犢物無疑遂至金城氏金城曰今日按摩師不
在家果欲奉導訪平友書莊故不報按摩師件也余
曰善金城導東行三四町至平友氏其居臨蜆川清
且明主人與妻子別獨居焉余為作書画數紙主人
乞扁額為書緑梅閣四字主人問其義余曰在緑
橋梅田橋中間故也主人喜將供鷄招翠園元眞皆
不在因請次郎偶至將飲元眞至日沒既徹翠園至
始往金城省三去至此金城門人導省三來酉下牌

跡莫疑其直非我所敢知也　大紛正下牒曰本月
十二日及十五日江戸大火本地若有時江戸災貴
廉物價者官將嚴捕須知　諸店買江戸火圖尾記
十五日繳八萬一千戸　阿熊來　雇舂夫　德基
送砂糖　岩佐舟子大醉來曰菊池君所贈柑一籃
在我舟使人取之乃使塾生答之曰從來無聞人有
所贈我就取之例吾子既受菊池君託我致與不致
唯吾子意我不與焉

二十二日

正也如昨玄道來診曰熱既發明日以往應漸癒既
而不耐煩躁疑心下鬱積午後復召玄道診曰不如
平旦之善乃轉方（去麻黄加麥門冬）至申牌頗快　昨日會
所告曰明日泉涌寺僧來賣藥此件係官允須買多
少唯意耳今日僧來為買一貼直四十八錢　山治
促來直以忙辭　發與京屋善次來於大七氏

二十三日

正也如昨玄道來診　講如例患眼來聞　湯淺舟
子來致菊池溪琴所送柑一籃　遣省三於尼太氏

跡莫疑其直非我所敢知也　大紛正下牒曰本月
十二日及十五日江戸大火本地若有時江戸災貴
廉物價者官將嚴捕須知　諸店買江戸火圖尾記
十五日繳八萬一千戸　阿熊來　雇舂夫　德基
送砂糖　岩佐舟子大醉來曰菊池君所贈柑一籃
在我舟使人取之乃使塾生答之曰從來無聞人有
所贈我就取之例吾子既受菊池君託我致與不致
唯吾子意我不與焉

二十二日

正也如昨玄道来診曰熱既發明日以往應漸瘉既
而不耐煩躁疑心下欝積午後復召玄道診曰不如
平旦之善乃轉方（去麻黄加麦門冬）至申牌頗快　昨日會
所告曰明日泉涌寺僧来賣薬此件係官允須買多
少唯意耳今日僧来乃買一貼直四十八錢　山治
促来直以怔辭　發典京屋善次来於大七氏

二十三日

正也如昨玄道来診　講如例悪眼来聞　湯浅册
子来致菊池溪琴所送柑一籃　遣省三於尾太氏

託答茶屋愼次郎来（送其所嘱数紙）遂之金城氏問按摩
師在家否　講後與元眞出過團扇堂謀買扇主人
不在過淀屋橋一婦人自後呼曰廣瀬先生行徳君
余顧問曰娘為誰答曰先生忘玉藤婢乎婢今在北
里看店淡字氏我主新搆茶室願過随来數町別曰
聞松本君屢與先生往来婢識彼公久矣願同臨至
元眞氏初約省三邂焉省三先在曰按摩師不在余
欲訪八郎使省三先元眞曰冬天好晴如今日恐難
多得野遊何如余曰善八郎必候吾子逐我於八郎

氏八郎供飯乃使省三返曰過申牌迎我於元眞氏
元眞至余曰允遊同行人腹不宜異飢餧我既食吾
子且食而来元眞去復至乃出訪平友書莊不在遂至
其家其子見曰家翁之川埸見其店頭列皮履買過
北里裏巷文與淡字氏婢遇曰我主家去此纔半町
也乃要至店店有南北二北者舊竭樓池安氏也通
觴店脩繕未畢方聞斧鋸聲上樓所曾屢遊結搆依
舊陰壁一新摸茶家様命婢走一方招主計返曰松本
君将趣病家曰速療務而謁日昃不至復促之返報

不在良久至乃圍棋命主人出酒食曰須倚會席様
婢曰我主甚欲乞先生扁額曰他日別設一献以謝
余曰諾酉牌去主人夫妻出見曰他日幸復臨余償
酒肴費金百疋謂元眞曰吾子速歸報省三以我既
返送主計至其家主計使其僕送余始返省三又返
石峰来乞画賛不値　兵兵衛来不値　愛太贈
其郷産塩醃香魚　戌牌正也益煩躁呼吸促迫胸
腹實塞走省三告玄道来用紫眼夜半暴瀉四行□
意安々

二十四日
遣省三告玄道延也少快玄道来診　将浴湯肆過
兵兵衛於戸外曰待我返浴井池湯肆遂賽御霊祠
過秀氏氏返省三道兵兵衛至兵兵衛出鞘子成書
危鑑定既而与之返　多田宗郁来贈潤筆金不値
六京屋善次答柬至柬曰見命家醞将以明外日送
上　中島屋郡藏来告別曰長尾良哉囑某曰廣瀬
公所著随筆吾子為我出金贈一本遂不識有成本
否余曰良哉要我約六月中使人来取而違約故既

送之餘人令塾生写一本畢然未経校定又未加表
紙願待来月乃裁与良哉来付焉　泰仙使人送潤
筆　元真来謝昨日之招且告金城所薦按摩師名
忠次　昨夜省三借元真氏紙燈帰今日命返之遂
之平友氏取皮履之八郎氏謝　金雪来贈潤筆金
若干畝之日没去　室氏従婿阿敏嫁長府士人椋
梨某送蜜橘於室氏　石津善兵衛使人来取群書
類従　亥牌始雪積寸餘夜深為雨
二十五日

浴湯肆遂賽祠仁也従　辰下牌携省三出雪融日
暖頗似小春訪金城金城報余至於翠園金雪来金
城為堀井蘆川乞書翠園来導余東行半丁左折入
小巷按摩家忠次在焉忠次年五十餘傍有一少年
即其弟子忠次蓋以四柱考自負者方讀星書忽謂
余曰公於天地人三才無所闕福徳至九分者唯有
心欲止而未能止者一事是所以其致疾々猶浅加
小攝養輙痊此疾十一年前始萌爾後或起或伏漸
将為害也已余曰然丙申歳在清住寺食赤小豆腐

有痼臭者胸疼大發令春亦屢發令則眩暈逆上腰
強腹攣諸症併作忠次曰某所占毫不差也少年先
扼余指捫筋而肱而足掌而脛疼甚然覺快既而忠
次扼手足如前益疼益快更施針鍼及太陽肩背手
足殆遍泰軽急不覺痛扼肩背而止返金城氏金雪
方飲翠園去金城供飯為作画二幅午後与金雪同
出過元真戸外呼之出而語至淀屋橋与金雪別
玄道来診正也及仁也曰長郎君疾雖軽須服薬二
三貼方同次郎君　石峯来取書欲觀余大書屛風

乃走省三於秀氏氏取之返報秀氏不在　若山周
蔵来乞字不見　秀氏煮大蘿蔔送之
二十六日
以丁醇將居士十七年忌祭卯上牌携省三出過船
津橋板霜如雪訪孫七謀移居件且曰昨日晤金城
曰京師画工日根對山来言池内大學既自首就捕
對山與大學相識其言必不偽金城言如此吾子勿
復怕彼件至南德寺龍潭曰数日前晤徹雲曰二十
六日我随先生訪公彼不来予余曰我豫不與彼約

恐不来出展墓墓側榛莽頗辟盖土人将増墓我初
葬居士時纔十餘墓今則累々数十嗚呼人之歿如
此其多矣哉返寺梵嫂見曰拙夫出送葬使妾留先
生少焉潭返供飯余留読経料出過野田煙靄霏微
風暖凍融至村口逢擔芋魁者出當百銭買三枚訪
金城友月在坐使省三視忠次在否不在桂園来曰
某自訪先生家求主人供酒荆石来為友月合作書
画中牌與三子同辞送荆石至其家荆石供蕎麦主
人與桂園歓余携友月帰室氏示桂園所贈薬儀乃

使省三往謝且贈香魚腸於荆石遂往西北橋南畔
扇子屋氏問善次所送酒至予否善次東有送酒於
扇子屋之語故也主人答曰酒未至即相送　室
氏供齋於友月友月賞供誦經　金雪来不值　玄
道来診正也
二十七日
賽祠遂浴湯肆　己牌携省三出訪荆石遂至忠次
氏乞治使省三報翠園翠園来至余至金城予金城
曰有中瀬棠陰者欲入我昭徹社今日使某乞先生

顧労玉趾余曰諾乃返省三翠園至余謀借別荘翠
園曰聞先生嘗欲僦圓通庵而不果某與管庵務者
善先生果有意焉某周旋余曰僦居件一依賴叟金
城導渡浄正橋左折百餘歩棠陰氏在焉棠陰嵗可
二十五六供酒及麦飯余謂金城曰二十九日我為
昭徹社會主請与主人公翠園翁来金城曰諾未牌
金城先去曰省三必来候轍廬也既而省三来乃辞
東行過分部相撲戸外訪之不在訪主計告二十九
日會乃与其客棊圍棋主人欲供豬肉羹余烹之主

人出診病家肉既熟不返日沒始返既食主人問詩
法余為取剖析無遺主人大喜酉下牌返　玄道來
診正也正也始吠三食　有宜惠聞友月八之輔金
雪來皆不值　宗助送福島屋弥兵衛東弥兵衛贈浅草海苔
訖

二十八日

金雪求乞字　講如例講後謂諸子曰歲暮新年人
事殷繁諸君必不能來故欲來月二日至十日每日
講預補闕何如皆曰善　大昨日荊石言上人坊有

好宅今日與元真一治行觀之頗明而狹將遂往然
次氏以時既近午止　篠崎大藏以王毋小祥忌贈
大豆一袋　中富英次來〻一治告有姫嶋舟便乃東
古莊小右エ門送羊羹　馬子吉答東至東曰某病
未能出門明年早春走謁　杞室氏之湯肆正也强
從之

二十九日

遣省三於徹雲氏招之　數日來與愛太校九桂草
堂隨筆乃八之輔所寫脫文訛言不可勝計遣愛太

問其故答曰此本春所寫時無原本借德基氏本矣
余謂愛太等曰我西下攜一本往而携返健之助出
此本而服筆耕賃金二步以付八之輔爾時健之助
不言原本出德基氏恐多訛語也我初貸我本於八
之輔寫一本曰君須以此本為準也既八之輔為八
郎寫一本不圖八之輔不以其所寫為原本而貸德
基氏本也故送西下本於渡辺順八郎唯留此一本
而如此闕如此脫文將就何本正之乎甚哉健之助
不為我謀也乃東八郎曰聞見既送掛著隨筆於貴

鄉願為我取之按定畢乃奉返又東德基曰聞八之
輔貸吾子所命工謄写我隨筆而寫之今視之不耐
闕脫文如聞吾子嗇写料而命賤工故然我吐心肝
而作此書而為筆耕如此鹵莽滅裂不亦甚乎公勿示
餘人速校正之皆答曰諾愛太曰聞健之助等為春
日寬平写一本亦復如此必矣乃遣愛太告其故於
寬平寬平答曰本藏倉內近日搜出乞校正　橘文
送所染本綿　善四郎來　中牌徹雲主計來金城
等不來使省三迎之金城与棠陰來曰翠園有故不

得拝趨乃供飯於此定昭儉社約曰来月徹雲為會主而棠陰而金城而錦水（錦水主計別号）一周及我也酉下散　今日街卒亦隸奉行屬捕手劉子曰風呂數一幅（俗謂袱風呂敷）言　以絲繡山深號者在我手若有其主須告我盖盜獲也

三十日

携仁也浴湯肆遂賽祠　辰牌携省三出訪金雪致其所囑書先是金雪勸余僦秋里故居既而主計報彼宅有先僦者今日試使金雪舍人問屋主返曰猶

無僦者金雪又將為予問上人坊宅主曰先生唯擇訪元真使渚（者）三視忠次氏返報今日休業訪金城致其所囑書先是主計勸買大仁村宅翠園金城勸買羅漢寺側別業余曰主計所勸我既觀之地澈價廉然距街市遠我異日欲賣之必無買者勢或將棄之爾時我減半價讓兄何如金城曰願陪先生一覽余曰明日我与拙荊来觀翠園所勸遂遊大仁村何如金城曰善乃帰　遣省三柬金雪曰明日辰牌某与拙荊拝趨願陪見秋里故居柬主計曰与金城約明日觀大仁村宅願兄導之返報曰金雪諾主以有事辞　先是主計座上見陶瓶容一斗四五升者譽之主計乞以書五扇換之昨日主計親致扇今日送瓶曰中裁西湖盧願愛護乃書扇返之　善次所贈酒一樽至乃發柬謝之先是聞□圓寺柬景柬龍潭曰或傳旭翁既帰道山真否何如今日柬柬景告明春相訪同觀岡本梅花（柬送善次託之）　平友来出前日所作書画請押印　秀民来　金井要人柬送海藤花金雪送牛肉　昨日徹雲約使按摩松来而不來欲

使省三招之偶至

十二月朔日

昧爽携仁也浴湯肆遂賽祠（近日賽祠為正也講故記今後不記）　金雪来曰秋里故居屋主不欲居儒人故今日未可得觀也今日丁豚兒生辰欲一獻請同令閫令郎君臨乃飲之　謂室氏曰我賀諸家而至金城氏卿須先往待焉　辰牌携省三出訪宗助話秋里故居件宗助曰某与彼屋主善某說之亦可余曰金雪方周旋君請補助之訪賴藏閣太村諸吏我當柬候寒及賀

禧者姓名答曰仍令夏例可訪元真曰將与金城觀別業請来曰諾余意室氏不耐遲走至金城氏室氏未至乃使省三返曰吾子須促拙荊且之金雪氏致荊妻贈其妻小菊紙及香魚數種酢漬蕪醃蔓菁也省三始去室氏與二兒至乃使仁也迎元真至金城供飯畢翠園至翠園導北行二丁許將觀一園莊主人以荒織辭更北半町街尾有一園隔墻視之頗有幽趣更北數百步出乃羅漢寺前也沿渠南行至園後西望園尾臨渠界疎篁風致絶佳予曰他園不必

觀唯此是不識價幾何翠園曰舊銀三貫錢今則減數百戔東行渡魚際橋入圓通庵魚住者翠園出鍵開戶室氏曰亦可養東沿渠有別業數區皆幽絶尤東者尤閑静前有孟宗林余曰不圖浪華復有如此静境翠園曰此竹林千年来舊跡古名□□塢西返二丁許又有一莊墻貼借屋二字欲觀之墻内有人呼曰我既借之其西有借馬場高揭紙燈朱書馬字余試問仁也是何義仁也曰蓋賣馬也余曰凡乘舟者曰買舟然則乘馬者亦曰買馬可然借馬買馬亦是二事須知其別也入街祢金雪嵎余招金城金城曰諾至此以風寒与翠園皆去訪金城毋出始金城桊元真為替人辭金雪招至此元真亦以他家招辞至金雪氏金雪出其妻子接室氏甚懇誠供酒飯頗殷又贈二兒玩具及甘藷密柑余畏過食黄昏獨先歸使省三迎室氏　藍田妻八郎恵聞来賀不値

竹雨来乞字不值　分部相模送肴　故婢阿梅来

夜按摩松来　求白所償飯料不足使愛太告之北國屋重兵衛

二日

講如例　健藏贈銀三戔鯉魚美候寒　平辰送菓子候寒（候寒以此為始故記以後不必記）　竹雨来乞字　西山藤吉来告卒哭　午前携仁也省三浴湯肆遂賽祠途使省三贈大字書於秀氏氏　京屋善次答東至使仁也往謝金雪贈赤貝三枚　十八年来正月初會常以十四日至此与室氏議明年以往改為人日令日書招劉遣省三東河茂嵎改刻板且曰刻成登時揭百二十紙　黄昏藤井吉郎来飲之招金雪至

酉下牌去　戌上牌地震雨次微而久
三日
講如例　東宗助曰昨夜金雪來言秋里故居件某
發端既失意公須嘱谷口君也願為我問之答曰某
方使會所某問屋主来報姑待之　講後與八郎出
至團扇堂謀買扇訪宗助八郎去宗助曰會所報屋
主即兼坊正者號欽屋往年為春坡為析頭衆所知
其積如欽某言廣瀬君天下名士且谷口君為其證
㕘無萬慮者彼猶不肯也余曰然則他求且與金雪

謀至元眞氏使省三視忠次氏逐報在即往按摩畢
忠次曰翠翁(園)嘱某先生所覓別業件某方與莊園主
問答未得要領異日相報至金城氏金城曰方使門
生拌趣矣問何故曰今夕翠園浄瑠璃會於澱廬請
使尊夫人臨乃至八郎氏東涯在座主人供食使省
三先帰傳金城言於室氏携東涯帰話久之　街卒
来示坊正牒曰今月廾一將軍宣下令後上様須稱
奉公方様　徳基送肴乃使省三贈之金城氏　遣
仁也東金雪曰欽屋氏件宗助曰云々公為我一問

之邪可乃止　使省三送示金井要人東於秀氏
出市使人來問余在否乃託其伻与溪琴東　九山
來送鴨一隻(上國鴨極難獲故記)　鈴木長左衛門来乞字
黄昏携室氏二兒省三阿石至金城氏翠園及其徒
數人在座元眞辛友玉芝崇陰等至翠園原薙髪如
清人狀今日加義髻屋兩列榻布大紅氍毹上置書
臺前垂幕數帖巨燭數行翠園始唱松盡曲高雅類
謡聞者悚然次唱買又祟太殺梅児一齣聞者皆流
涕次其徒桃園唱闖姓翁傳督憹慨扼腕終翠園唱

茂志携妓一齣自彈三絃次琴次胡弓皆極其奥闡
者爽然自失每一齣改幕及衣服使人目一新一場
之費可想既畢翠園出所携行厨遍羞諸客初坐聞
戸外人譟余意知是火然不敢言移時窃託旋而出
至浄正橋上望東方紅焔焦天萬燈奔走問何處皆
曰浪華橋北畔也至玉江橋火勢方烈乃返窃語金
城翠客聞之皆曰彼地無交友晏然不動亥上牌辞
玉芝請從火既熸至舎西玉芝别　以過食故徹曉
不寝寅下牌地震亦微而久

四日
講如例　西山藤吉送肴　遣省三於賴藏氏贈肴藤吉所贈於鉄次氏贈菓子平辰所贈遂之金城氏謝　郁太郎父壽軒送蜜柑　小市來贈小紅魚五頭謀近日招客　河茂使人來亦前日我所囑與中村吉兵衛柬曰今日將發之着有副柬授見答曰魚　近藤健次与健之助在中柬至省三曰先是健次与健之助謀典衣此金蓋償之也乃授之省三省三与水屋某議償衣付伻　友月柬送詩乞正贈菓子及枸杞湯

遣省三於藍田宗助二家贈紅魚小市所送　道具屋勝兵衛使人來致槁本竹下金子在中柬　東景答柬至　南久寶寺町書林敦賀屋庄七來託新井餘一助与紫六郎柬二通　聞昨夜堀川燬六十餘家

五日
講如例　徹雲柬曰今日幸有暇請同金城諸子臨乃答曰前日言來日我祖先月忌也蓋公忌之既而復使人來曰然則明日請臨乃柬金城主計棠陰告之柬付其伻　泰仙送朱文公書二幅請鑑定余曰頑物勿疑　雄哉送牡蠣乃贈之春草　竹雨使人來取所囑書　小市柬曰初七日請同小虎金城諸子臨加賀松吉益主稅丁代政次來候寒不見　宮林有斎令人來乃命茶二匹　日暮与塾生小酌　今日与愛太封與大村諸吏候寒柬十七通諸吏名有別錄故不記

六日
講如例什講後留充真飲之　秀氏來候寒贈菓子遣省三於金雪氏致山片平右衛門所乞書且約

明日赴小市氏招　塩屋七兵衛答柬至　元真致松森三朴柬三朴贈菓子二筐請書某氏墓表　脚夫來致矢田與三右衛門柬即付答柬　遣仁也於寬平氏贈菓子即福田鎌齋所贈　吉田屋孫七來且乞字　阿波人紀國屋孫三郎來乞画贊且曰某紫六郎親姻也　午後主計來圍棋未畢金城翠園來乃與出過石津善兵衛戶外訪之又訪河茂促刻人日招劄中下牌至徹雲氏主人將供膳余曰且俟棠陰比晚棠陰至乃飯按摩松來見曰某顧辞按摩

儥而乞書画下牌與衆同出観平野街市至舎西別
河藤致日高凉臺柬　平友致良平所送柬及豚
腿一片柬曰願賜扁額一紙又有寄小庯柬乃使省
三致之
七日
講如例　郁太郎帰家　柬金雪曰小市氏之招僕
有事於金城将訪之公願獨往　議部寛五郎送鶏
蛋五十枚　播磨屋祐助送川魚　坊正送示府尹
牒下牒曰慶城代土屋釆女匠以病免丹波亀山城

守松平豊前守代為城代須知　奥野弥太郎始来
見歳未弱冠神彩俊秀　午前携省三出至浄正橋
使省三視忠次氏返曰翠園在座郎行翠園戯曰先
生猶憾主人用力不寡主人笑曰聞命矣余殆不堪
疼翠園曰先生欲細見前日所観別業乎余曰然忠
次曰某請導乃與翠園至金城氏省三告飢乃請主
人飯既而遣省三於頼藏氏嘱與大村諸吏柬十七
通遂之平友氏嘱答良平柬贈書一紙於良平省三帰乃促
忠次忠次與一客来導至別業蓋園主人置僑居而

不親来視者頗荒穢地廣一段而減二歩租二斗五
六升主人欲以銀三貫五百目賣之忠次翠園皆尤
其貴余則欲以三十金買之観畢出翠園忠次別去
遣省三於能潭柬曰本月十日迄妻忌祭請臨与金
城渡浄正橋遇元真請従過越中茂左衛門等数橋
到小市氏金雪荊石在坐初荊石辞不来余途遇其
家勧之矣徹雲至主人供酒見其義孫酬各作書画
日没省三来迎余謂金雪曰明日午後公請與令閨
同過返與婦謀而報可否酉下牌與衆同辞途別

寛平柬贈鶏蛋二十枚　春草柬送煮鮒
八日
講後留健蔵恵聞供酒　金雪来曰今夕與拙荊拝
趨　恵眼柬曰請午後辱臨答曰将招客敢辞　萬
波時太郎来　柬春草寛平謝昨日贈物　室氏柬
招藍田妻仁也誤投柬於金雪氏返余提戒疎脱別
遣省三招之　申牌仁也迎金雪至閨棋藍田妻至
暫金雪妻至乃飲之酉下牌散遣仁也送藍田妻
金雪贈火箸外郎糕及塩肴藍田妻贈柑　天満人

森梯三郎来乞画　河茂使人来致新刻招牌　健
藏致友月所送杈二
九日
謂如例　會所示府尹所下牒曰本年九月濃州石
津郡安田村幸七傷其父安兵衛而走不識其所往
須物色捕之云々　遣省三於金城氏柬曰今夕請
同翠園綠塢臨（綠塢平友別号也）途過主計氏贈外郎糕過
有宜氏贈羊羹　金雪柬謝昨日招　元眞送肴
八之轎送豆及肉糕報以肴　佐藤庸造自日田来

告此行蘋租金令朝付鈴木坊　田代俊次贈肴資
秋月川苔告昨昔着中島　森梯三郎来行束修
申下牌金城翠園平友来乃供飯畢観余所藏諸珍
器又議買福島莊園戌牌去（翠園金城皆贈菓子）平友曰明外
日臨撒廬　金雪以山片平右衛旨贈金五十疋
十日
祊典諸子約謂到今日畢然以先室忌祭休　棡橋
平左衛門送黑胡麻　使室氏作膳　辰牌移先室
神位於與龍潭惠聞撤雲来誦經乃供齋獨布施銀

三戔五分於潭既而為撤雲作書　春星堂鶯宿送
銀候寒　府內舟子来致秋雄兄及勝藏柬兄柬曰
送炭三包以當候寒儀勝藏柬曰願為我買奉書紬
三疋吉次妻来訪室氏飲之　平次郎從日田来致
南陵兄範治考也源兵衛柴六郎長光太郎財津修
三相良善治十一月二十三日柬皆報考也以十一
月十六日迎筑後山北里正吉瀨峯右衛門長女範
治使六郎光太郎書婚礼始末一巻而送示頗極詳
察兄柬中有与谷口宗助吉田屋孫七柬曰卿須一

覧封之即謝二子勞於池内大學件也源兵衛柬曰
會計本年五月見竭金錢出納託平次郎送上金四
十四兩請照數収之平次郎曰某令日携四十兩矣
如四兩他日致之範治考也柬曰壓紙千五百葉範
治所呈石井紙千葉考也所呈皆祈叱存又曰六郎
光太郎俊次皆有勞於婚事俊次尤務請為謝六郎
柬曰某將遊筑前託寄金卵金子在中柬於平次郎
彼有答柬請竭平次郎送之光太郎柬曰某視疾病
始覺西洋醫書不可不讀矣与元眞柬一通祈轉達

脩三束曰塵紙三百枼聊當候寒儀乃飲平次郎
善四郎送小葱姑　八郎石林香川一郎来候皆不
見　使省三送吉次妻妻曰丸屋文吉所呈小乾魚
五升至請託省三君致　近日嚴朝食今日復常
棋客吉原文之助送小刎令月十四日棋會

十一日

携仁也赴湯肆途遇雨借秀民氏傘　遣省三於平
次郎逆旅大坂屋定次郎氏取範治孝也所送紙及
与宗助柬途過春星堂氏贈柑[柚]糕及書扇過丸山氏

贈菓子一筐過河茂氏命送大覺禪師書修三所囑過大
野七兵衛氏命送奉書紬勝蔵所囑　俊次来飲之金雪
来與焉　紅野平左衛門送雁一隻　松永伊兵衛
送肴　宮林有斋送所乞茶二包　午後携俊次出
訪宗助致南陵兄範治孝也柬兄使範孝贈木綿縞
於宗助謝其観余病及労於池内大學件也囑兄与
吉田屋孫七柬於宗助訪八郎見俊次焉訪元真致
相良善次柬至金城氏介俊次相見雪海在座金城
曰令日将陪廣先生赴緑塢招雪海請從俊次辭去

翠園至乃共訪緑塢梅谷國清次郎等十五六人在
座蓋皆金城畫弟子主人供酒酉牌省三来迎曰被
命支月所贈板緊既致其一於翠園氏矣乃与雪海
同帰至舎西別　江戸析井文園来送印顆乞字不
遇　吹田屋六兵衛送肴及菓子　河茂致大覺全
師二冊　大野屋七兵衛致奉書紬

十二日

西宮卿夫来取昨日容雁器乃附答平右衛門柬送書
画二紙　松永伊兵衛来候寒　喜々津欽治来候寒

予曰若得買貴倉米幸甚答曰諾　俊二与日田人
三宮計哉来寓　室氏与愛太省三醗羅蔔三尊
福田頼藏来候寒贈松魚腸　宗助柬囑与南陵兄
範治孝也柬曰令子姪賜木綿縞二及幸甚　浄照
房送金候寒　礒邉寛五郎送縞乞正　吉田孫七
使人来促書　招秀民供午食室氏告恭祐有帰郷
念秀民亦為是請偶恭祐来乃詰之曰吾子屢變志
我不能復為吾子謀令後唯須秀民公命之從也引
俊二見秀民　令後自矢攝生禁冗食　終

十二月十三日
遣省三於翠園氏復致板一片○已牌携俊治一治出訪西山善次清三郎母藤吉見乃贈藤吉小金善次曰先生若有事見命願如有○芧晒余謝其厚訪小南主人方理髮催交言去訪秦仙曳俊次相見比出失皮履知為倫兒竊責一治曰吾子為撰者立於○履側而不覺被竊不亦甚乎訪宗助託嘱勝蔵所嘱買奉書紬三疋曰願付之府内舟子而借金三両二歩乃授與勝蔵恭々曰吾既取金於舟子而付紬

卿宜償金於舟子而舟子而取紬也宗助曰公明日使人来取金至頼蔵氏授剌令人而謝訪鉄治嘱買米八包鉄次曰午後致之訪金城初與省三約待我爲主人曰省三不堪遲既去乃借其門生買緑塢氏皮履與一治至忠次氏余按摩畢勸一治乞治忠次曰此君疾深不可盡力按摩恐發眩暈俊治亦来視忠治按摩様既返金城氏遣一治帰主人供飲招翠園至曰先生所欲買園主人頗富不肯減價不費四十餘金恐不諧矣又曰彼板恐不當用金城将出送

堀井蘆川祖母葬余曰君應過我舎側也請同行金城曰幸甚将改服余曰吾且導潤卿字俊次觀園莊畢帰取生路誤迂廻數丁至金城氏其門人曰我主不堪遲既去乃歸○遣省三於近鄰候寒○元道秀氏元恭有宜来皆不遇有宜贈密柑○鉄治使二馬致米八包○會所送示府尹所下牒曰本月朔日大君被拜正二位権大納言復蒙将軍宜下任槐宜旨天璋院大夫人叙従三位萬民須恐悦云々○木下竹次郎来乞見不遇○泰祐来告帰郷余以其愚暗不可悟

従其意○夜携俊次訪秀氏秀氏曰泰祐帰念切迫悟之輙羸児啼故従其乞矣

十四日
遣仁也於緒方洪菴氏贈菓子一筐○萬波時太郎東乞字○遣俊次於佐藤肅蔵平次郎逆旅贈菓子一筐於肅蔵取金四両於平次郎○渡邉順八郎金子在中東至東曰日者賜尊箸一部深荷嘉恵不腆○金千疋聊述奉謝寸衷○遣省三於宗助氏取金三両二歩且嘱與狄雄兄東贈皮履二足於兄遂之歟次氏

致昨日答柬之縁嶋氏買皮履吉田屋孫七氏致書
一紙○徳永熊三送羊羹且乞詩正○四屋灘三郎
携河野鐵兜柬至飲之別後次相見○新助妻阿金
産女室氏往賀贈衣○室氏携二児省三訪松本氏
逐帰至大工兵次郎氏帰路訪吉次妻至酉牌不返遣
阿石往迎戌下牌帰○阿熊来按摩○今日泰祐来
告別乃付與其文梅策及中嶋屋郡蔵柬

十五日

石秋使其門人出雲平田人渡部杏齋来謀其家事

○萬波時太郎来送潤筆金二百疋○八郎使人来
賀○禮太郎八之輔石原源之助来候寒暄不見○
山治送赤小豆○未牌携俊治省三出訪宗助先是
宗助自京師帰竊語曰京師儒人得罪者相継或曰
劉三郎避禍北遊云去近日頼三樹三郎亦被捕三
郎素與之厚余恐避禍之名嘖々反為速禍之媒欲
勸石秋召三郎返欲聞報宗助者姓名於石秋預備
不虞故来問也既而欲招杏齋謀之遣一治返曰導
客逐我八郎如玉江金城二家曰諾入大村邸置刺

頼蔵氏玄関而訪鋏治余曰米直何如曰待諸吏相
報将至八郎氏走省三報之辞曰有客莫臨乃使省
三言一治来請報我有玉江氏諾至玉江氏（元真以後改稱）
[illegible]遣省三於金城氏致翠園所囑書二聯柬曰荘園
件一委兄及翠園如其直二君可僕亦曰二君曰不
可僕亦曰不可然主人将以緩困我須以不急不緩
之間相待也遂之縁嶋氏償皮履直金二朱省三返
曰金城曰一治来以先生不在去乃遣省三於八郎
氏問一治来否省三返曰一治来八郎家人曰先生

未来故去余叱曰吾子不傳余後言於八郎乎對曰
某何敢不傳余曰既傳我言何不詰其違囑曰某傳
言彼家厨媼矣一治来時媼偶矣一治来時媼偶不
在故也余曰我使吾子傳言八郎而吾子以其私告
厨媼所以事之齟齬也余責一治彼必有辞吾子不
得免尤省三曰先生明指名八郎金城玉江三家而
残玉江一治安得有辞乎乃遣省三於時太郎氏致
書四紙中上牌與俊治帰僅入室一治見曰某至八
郎氏彼曰先生不来某以先生違約欲即返然至金

戚氏先生遂不見故不得已歸矣余責之曰吾子何健忘之甚也八郎氏件省三當為吾子語我不必延吾指名三家而吾子残一家何也一治曰某再過玉江戸外覘其内不見先生俊次屡意未來故不入也余歎曰吾子何不亦甚乎再覘戸何若一打戸吾子莫曉々余如其悟其出手之労矣日没省三不歸仁也曰彼在八之輔家見往促之果如仁也言乃使燮太責之旦命與一治辨其過輕重使俊次判之俊次不能判余曰省三亦不傳我言也所傳亦其人之曰

粗矣一治再覘戸而不打之曰懶矣粗者速人之攻懶者長已之欲招攻者困窮乃知自猶可救長欲者不至自倒不止以病譬猶金瘡與臓腑輕重判然○薄暮杏齋去○友月來訪約以其米二斗換余貢紙二十五張戯使俊次書件曰平戸米一包其量三斗三升公以其二斗換我紙以其一斗三升為歳暮儀然則我將以書一幅相報彼此皆莫食言○發答德永熊三柬於大七氏○新助携其新生女來贈赤小豆飯

十六日

藤本芳藏送金一朱候寒○大野屋七兵衛來取奉書紬直金三兩二歩且告今夕大野腳夫發○友月來○發與紅野平左衛門柬於大七氏内封答芳藏柬○發答出渕新八郷柬於大七氏内包答河野俊藏柬○送示詩於二子各二首○遣省三於七兵衛氏託答渡辺順八郎柬寄七絶一首及菓一筐於順八郎○宗助柬曰令姪所買奉書紬直金三兩二歩將使舟子償之辭以無金某代償之願賜謚券於某乃書券付伻○松尾九兵衛使人致源兵衛十

月柬々曰淨喜公祭畢敬送上祭餘寒具○河内人久下主税來乞書使俊次接之○金城送生香所刻印四顆乃付金二朱於伻返印一顆曰印面刻度固池魚偶不識故事願換之○使燮太召友曰將詩會○來牌于俊次燮太郎分韻賦以冬晴為題友月至得一絶日照江城氣似春群飛鳥雀喜晴晨只依西嶺多堆雪無奈寒風忽却人皆曰此詩有寓意亦淺学所能窺也余兩既而小酌吉次妻携琴來教塞氏依與焉

十七日

久下主税来見乞字其人聾甚○支月来告別○金
雪来飲之囑典藤井吉郎東中乞一紙書○俊次告将送
六郎等典河野俊造来余曰須囑之泉宗者乃裁典
俊造東付焉○典俊次出訪主計不在阿琴見乃就
几上画便面二而去訪吉次妻中下牌返○佐藤庸
藏来不遇○七兵衛使人来致順八郎所送大口魚
○今井昌平送羊羹○初周防高森驛長相川半兵
衛之乞字也使米田俊三囑之山本春平事載二月
十四日瑣事録近日平次郎過半兵衛許余受金而

不送書余始悟春平為間庸藏帰路過高森乃東平
次郎告其故曰請示此東於半兵衛先是前田孫右
衛門返余金五両春平留之不送余識春平十五六
年不圖其無頼至此矣噫○宗助致秋雄兄所送炭
三包

十八日

巳牌典俊次出計哉従訪丹山遂訪晩翠引俊次相
見晩翠以病乞俊次診先達計哉於庸藏逆旅曰将
相訪莫出而往途遇平次郎曰佐藤君陸行其則舟
行而帰也至庸藏許謝且囑相川半兵衛件庸藏黄
昏前将拜趨乃約相待而去訪長光寺候寒訪奥野
弸太郎送扇二柄午時帰○野田希一使人来送海
参及肉糕告近日東寓伊勢伊亭将以二十日去○
中野平右衛門源藏来送乾大口魚○光專寺利圓
来候寒贈銀一両○尭典河野俊三東於大七氏東来
書此郎名六○庸藏竟不来因典俊次小酌○波野青霞
東告移居備後街第一坊且送菓子○玉江使人来
囑典善次東○夜蘆川来請明日書屏風一隻留金

二両去

十九日

蘆川来曰某使屏風主人送屏風未至乎余曰未留
蘆川飲之既而屏風至置板其板其上坐揮筆不如
意進退窘迫遂破数處○秀民来○始服俊次藥○
遣一洺於野田希一逆旅贈貢紙五葉○蘆川曰欲
見野田域無紹介乃東薦之○室氏欲贈孝也新婦
衣乃買八丈縞及緋縐紫縮緬直銀百四十銭餘○
藤井吉郎東送猪肉○数日前以将送酒南陔兄觥

治等故東紅野半左衛門謀之今日答東至曰西宮
酒盡東下無復餘醞敢辭。未牌與俊次出訪金雪
不在謂其舍人曰主公返爲我傳言曰願使公所善
酒家試送數品我驗嘗而買之訪主計主人方拂棋
余曰欲二十一日赴淡宇氏招何如主計曰先生若
過金城請告之訪分部相模不在將訪棠陰遇於其
門外曰某將走中津卿請特敵盧乃入其妻見達後
次於金城氏告淡宇氏件棠陰返先是棠陰欲以其
所藏昭陽先生書換余書今日觀之夜次返曰金城

有疾棠陰供酒黄昏歸。荆石来不値。夜室氏条
庚申招塾生。遣愛太於日原文哉氏曰明日請来
矣。木下竹次郎来不値。今日橋本爲風所乞臨
江亭詩我東小虎請爲我東爲風報詩我答曰諾

二十日

昨夜大吉店者使偉来送酒三壺曰金雪公使某請
嘗而擇可者今朝遣省三酒名合觀水者一樽直六
十二錢。裁卿信數通。平次郎来告明外日上船
。河我来乞小虎畫賛。主計東送示金城東曰金

城兄言如此某既告淡宇氏明日遊矣尊意何如金
城東曰臘尾倥偬不能陪遊願以玉江爲替人乃答
曰兄既約明日日之遊我敢違之乎彼若不尤違約
得伸二十三日幸更甚。蘆川使人來取屏風。阿
金東見室氏。文哉来灸顱上及背腰脚遂灸二兒
。洞山来至乃付答東。始服苓桂朮甘（假次處剤）

二十一日

封數月來所作鄉信數通及所送諸物爲二包副以
蔗井餘一助寄六郎紙包而遣計哉於平次郎逆旅

囑爲（詳載書状往來記）返曰平次郎不在付其僕取證券矣
。日原文哉子孝哉来灸如昨日。森田六兵衛送
歳暮僕。宗助送乾柿及肴東曰柿以供歳暮儀肴
以候寒。午拔携二兒及省三至大川坊湯肆返省
三取印及大華數枝既出湯省三未至返二兒促之
比至主計氏省三及主計曰某方有事請姑休乃遣
省三於金城氏致書四紙曰願送此書於棠陰以換
昭陽先生書遂遣於元眞氏公建携華臨淡宇氏省
三返乃與主計至淡宇氏店婢阿鶴見引上樓元眞、

至余将為主人書扁額主人出硯即砥石製俗呼虎石者余出所携圏墨磨之主計曰硯墨皆粗悪不足揮椽筆乃遣省三於其家取墨主人導入左室供茶元真亦遣省三於其家取硯時既上燈元真先作画既余書萬壽二字又書一幅時既酉下牌也飢甚屡促阿鶴乃供酒食戌上牌辞元真別門主計伴至大江橋○福田頼蔵使人齎致大村公所賜本年月俸銀七百九十三戔券○晩翠東送銀二戔候寒金二朱祝歳暮○橋本竹下来至

二十二日

愛太既薦省三為哲人将以寫字自給然疎放日甚乃戒之曰前日吾子為学僕猶不異省三近日則稍露惰態昨夜我欲口授日記吾子既寝為省三所起始就座今剰省三既扱水開戸洒掃門庭而吾子寐被起始起吾子唯一治是則是倣彼一治者負弟子職不一而足我以其従我西下久嘗辛苦狂容之且彼衣食有父兄贈與吾子自衣食者異吾子於我非有彼労其自奉非有彼資而懶其思慮惜其身按欲以依我々安肯容之改猶可也不改請絶我言不再愛太謝過退○遣省三於寛平氏問其在否答曰在○與室氏會計預備價債金若干○河茂来取画賛既而會計余有當償書直銀二十一戔二分矣河茂以為潤筆而刪其簿又示藤森弘菴所撰梅墩集第五編序余曰此文且蔵吾子家我待編成乞之與俊次至寛平氏以之相見且乞診寛平曰先生須厳食禁也蓋脹有脹陰而譲水毒稍見腫気中風可畏乃與薬十貼○雄哉来候寒○今日丁雲影童子七年忌

祭室氏作齋○未牌携俊二省三出遣省三於主計氏返紙燈訪宗助謝昨日贈塚口屋某在座余見府内舟子運炭積於門内謀買之宗助曰唯命出賀来健之助来附予曰彼以前月二十七日帰府内矣至大村邸省三来候訪頼蔵不在訪鏷治謝賜俸券且前所買米價主人曰一石直銀百二十六戔總計三百三十七戔餘先生宜送券往安氏而取三百三十七戔券附我也訪玉江々々送印褥訪金城取生香取劉取印一顆主人欲供蒿麦以寛平言辞出遣俊

次於宗陰氏謝不在至玉江橋俊次有於久留米邸
去過榕松氏戶外使有三門平次郎以何日上舟乎
答曰未快申下牌歸阿石告曰尊夫人携兩郎君之
南德寺展墓。友月送米一包予憾我不在故不送
書與貢紙違約也。宮林有齋送茶。四屋萬三郎
來不值。泰仙來候寒不值。平治郎來告今夕就
舟乃明朝送酒。遣省三於大吉氏命送酒平次郎
舟。今朝召日原文哉不在孝哉余不在夜復召之
至更炙服及脛數處。申下牌室氏歸。室氏以明

日掃煤出買掃具。一治贈塩漬紅魚。遣愛太於
寬兵衛促裝潰遣俊次於晚翠氏謝昨日贈。遣省
三於四降告歸煤。河茂東曰向者籌錄大惠武庫
直銀六貫五分退再檢六貫誤加五分也然則某呀
呈潤筆銀二十目七分也而言二十一貫二分是欺
先生也敢謝余憾甚謹飭。子牌黑金橋畔燬數十
家

二十三日

掃煤。晨携仁也浴湯肆送仁也履約斷余續之懷
無紙以既拭涕者隨行隨斷始獲竹皮。遣省三於
大吉氏買酒送平次郎船。平次郎來促酒余未返
室氏曰已送既而省三返曰待平次郎返付酒矣。
社文哉氏乞灸。遣俊次於炭安氏致銀七百九十
三貫八分券而取券二葉一曰銀三百三十三貫三
分三厘三毛右廣瀨謙吉所買米八包之直彼既付
我矣尾書大村御役所（役所即官署也）一曰銀四百六十目
四分六糜二毛右公所託我他日以此券付銀也尾
書廣瀨謙吉殿（邦俗以稱殿二家僕君卿等字事所金銀假借者多用殿）遣省

三於鉄治氏致三百三十三貫三分三糜三毛券而
取證書。午後携俊次出訪東匯主人曰我家方持
糕欲供之余以寬平戒辭訪惠眼贈柚糕主人引入
左室乃分韻賦詩得一絕（年暮家人正埽煤我與塵擾出門來迎街覓得幽清
地窓外茶煙篭外梅）余以病辭茶喫飯而歸時既昏黑訪李民
借杏坪畫帖。宗助東致南陔兄東及莛邑宗助東
曰被囑炭一包直三百三十五文其更盡六貫五百
貫先生欲買之多少唯命兄東曰我孫潤娶草野忠
右衛門女本月爲婚孝也夫妻來視儀敢告聞卿痾

未愈我甚憂之不腆粕醨紅魚一桶聊充病之儀○
分部相換來不值○元道來不值

二十四日

欲為仁也製禮服遣省三於三井店曰請送示杜祢
袍（俗謂絹布類未製者白地）○其後次憂大封其大村諸吏賀春
嬉東升七通○越後村上人三宅相馬東送扇一筐
及松魚十筋請見其人歲六十餘甚好詩將刻其集
乞正也聞其所居答曰西叢橋北畔兆析慶肴村上
倉尚鴻泓溉法使人來送途中所作七律乃使後次

和之後次韻詩訪之○小虎送為風潤筆金五百匹
及絹乞書臨江亭詩乃遣省三於元真氏囑抄絹元
真方掃煤借抄具送乃使省三抄愛太助之○友月
使人來乃舟頁紙二十五幅及書一紙○室氏之主
計氏借石曰磨米正也紙為既而仁也典婢往迎之
夜歸○遣省三於宗助氏送歲末儀且謀買炭二丁
乞○桂園來送全乞詩正○孝哉來灸○藤井吉郎
答東里

二十五日

孝哉來灸○赦答南陵兄東及與範以孝也源兵衛
東合封之表書兄名而使省三囑之宗助送（蓋棄子一於兄）○
（以酒告新娶婦囑範治也送賀儀曰輕重唯意）孝○大坂屋定次即使人致
源兵衛本月十三日東々曰兒新娶草野忠右衛門
次女名阿絹年十六也矣又曰願買奉書紬十餘匹
送之○礒部寛五郎元真辰之助送歲暮儀○八郎
來贈歲暮儀且示江戶新聞紙○書臨江亭詩又書
大字屏風二隻○石峯來乞字○洞函送獨活候寒
○平兵送著○座氏欲明日搗糕使阿石父楷主計

氏印主計曰以長物故置之屋上日既晚非一人
力所能亦也○栽答源兵衛東曰奉書紬以太野大
夫不來故我不能使需之者破頗減價也前日為平
助兄乞數匹直比前年加三分我恐吾子失望故不
敢買吾子視兄所買而後報可否云云欲送新聞紙
於兄乃合封之遣省三於宗助氏囑之省三歸路過
主計氏傳室氏言曰我家既漸糯而待曰願明日雇
街卒送之主計曰街卒多事恐不應用請遣二力來
取室氏曰昨日不言曰有屋上唯曰明日取曰遲速

唯命而今日忽曰云〻是無情也余曰我與人交十
之九皆無情也唯須自省而不可尤人○黄昏地震
○夜車夫来致府内邸所送炭二十包將閉門受之
車夫曰是納炭門内須別賜雇錢也㙒氏使一治詰
之日暮夜無門外受物之理何不盡關致之車夫不
應置炭門外去乃使省三告之松尾元兵衛元兵衛
曰車夫無状某將問其故○桂園使人来取答東○
又拾日召八十亭曰明年人日會客請豫戒膳具答
曰諾

二十六日
辰牌與復次至寛平氏主人獨寝乃訪洪菴於復次
相見洪菴診余曰蓋疝後神系未復舊然不必深憂
之乃約明春乞藥去返寛平氏寛平診曰病勢少退
蓋減食之効藥須仍前方○主計使衛卒送槁糕具
白曰重非一人所能任乃使受太省三往取之○孝
哉来灸○覺平兵衛来所裝潢余書五幅○與復次小
酌津田亀松来贈歳暮儀與焉○金城東送歳暮儀
及犂園潤筆金二百匹○遣受太於恵眼氏致大字

屛風一隻及詩一幅遞之河芘氏囑裝隨華一卷八之
軸所改寫之覺兵衛召之返曰恵眼不在河芘以朧尾多
冗辞覺兵衛將以明朝来○遣省三於宗助氏償炭
直金一両遞之金城氏託謝校序思治金二朱之玉
江氏取昨日所囑綃幅（一昨日書臨江亭詩字囑玉江洗之）○送臨
江亭詩及書一幅於小凡曰先生蓋誤解我意也余
白為凡欲録尊作紙及紙已含紙録他作願改○埒
者長兵衛来贈箸○森梯三郎来贈潤筆曰某改姓
小野田○丹山送歳暮儀○使藏送歳暮儀遣仁也

於左仲氏送謝金一朱○遣俊治於宗陰氏乞昭陽
先生書三葉先是託金城送余書四紙○稻答吉郎
東於大七氏○一治以資用缺欲學僕於他家余薦
之八郎既而八郎辞之余欲使玉江說金城館之將
為東玉江一治辞曰某方與醫人謀請止余曰善凡
我所薦皆君子人也吾子與之交有益無損若與俗
醫輩遊我恐其有損無益故為周旋耳一二年後我
將觀吾子之業進於今日與退於今日姑且記為異
日左件吾子請努力

二十七日
室氏典塾生搗糕卯上牌始未下牌畢○三宅相馬
来送歳暮儀金百疋曰欲買尊集命何書守曰河我
守○饒兵衛来乞字乃命装肥陽先生書及余書数
紙供糕○深工橋又来乃命添建紬唐金錦及木綿
○塩屋七兵衛衆徒春荘集序乃発答束於大七氏
○遣省三於桑陰氏返献昨日次所借倣○孝哉来炙○遣
從次於元道氏送謝金一歩二朱○小野田梯三郎
来乞詩正○送糕主計益田八之輔三家○三井店

送社杯○阿右以其父搗糕帰家○夜蘆川来乞字
余問世上無異事乎曰数日前府廳召新街娼某孝
母賜銭十貫文問未従良乎曰然余曰其人姿少不
賜曰然何以知之曰吾未見好徳者如好色者

二十八日
遣省三於寛平氏贈謝金二朱及菓子一筐○會諸
子算元朝所出賀又記人目客名○村瀬東送画二
幅及乾柿一筐○弓場五郎兵衛送歳暮儀○集本
年瑣事録使発太改写九月二日以後之事十五六

〔年〕来瑣事録関畧未有甚於本年者以余屡病変太
一治等不如疾前在塾諸子精勤也○郁太郎使人
来送歳暮儀金二百疋飯料金一両及蜜柑肉糕乃
贈書一紙○伊勢松植喜太夫使人来乃付銭二百
文○遣発太於文哉贈謝金二朱

二十九日
徳基松永伊兵衛井坂札太郎福田謙斎皆送歳暮
儀○良仲来贈歳暮儀○石津善兵衛来取玉海八
巻○室氏使二児送糕於主計氏而乞屠蘇○昨日

使阿石招杵熊今日使其弟子来作神棚○夜映室
氏二児一治者三阿石至平野街買除元諸具余携
省三訪藍田妻贈歳暮儀及画一幅縫衣料金一歩
一朱既返室氏等未返遣省三迎之○服寛平薬既
二十貼小腹更増攣急小水不利而瀉日一二行因
告寛平停之始服二購圓

晦
晨映倣次等浴湯肆遂賽御霊祠○九山観小風皆
歳暮儀○呉北諸来祝儀〔歳〕暮乃喝九桂草堂随筆校

正。少齋街久太郎町櫓林河内屋清七使人来致
河野杏介来及所送乾鮮。道具屋庄兵衛使人来
致橋本竹本来。恵眼来送金一両及豬肉。余以
病不復関人事使室氏與婢預設元日膳具又與門
生洒掃内外。與俊次小酌。買蕎麦贈諸子。夜
與俊次愛太省三至平野街買諸具駿次途相失帰
後亥牌就寝

安政六年

己未元日　壬申

余歳五十三。與奎清水氏児仁四郎・正吉・門人寺川一治・伊東愛太賀来。省三客田代・倭次三吉・計哉・婢阿石迎歳於大坂。欣見衛僑居大児孝之助・同帰吉瀬氏・侍伯嫂・武於田田。寅上牌、起盥漱、着新衣、及社杯（往年大村侯所賜）。拝皇大神聖像・祖先神位・故國而退。懸生賀使至也。先欲屠蘇而觴余而室氏而□□門人畢羞糕。卯上牌、携仁也出（仁也初着袴）省三□□置

剌森川元道・野村二郎・田能村小虎・林泰仙・後藤春蔵。戸内至、有内倉郎見谷口宗助主人、將留供酒曰例也。余辭以病、至大村倉郎、欲見福田穎蔵其舎人出、以方理髪辭、乃至喜々津鉄治氏、亦方理髪、握髪相見。余謝曰貴郎例賜酒、某病後禁酒、故先諸客来訪。公不意也。顧謝福田君曰諾。至二本松倉郎見棚橋平右衛門曰厭児大作八郎（別名）方走貴門矣。供屠蘇及肴数種。使者三賀。行徳元恭・鼎金城・新屋翠園中柄棠陰・魚住荊石等至。橡木橋有三待、為帰路置剌

多田宗郁・粟山静安。使者三。從仁也賀同坊数十家。巳牌與倭次等小酌。吉田屋音七来賀、與為既而行徳玉江至。今朝始開戸、覈在屋上、至辰牌東天雲合、西天全晴、日自雲罅射、摩耶巓雪光浅紫如満天皆陰。霰降。午後屢陰屢晴、不風而寒。未牌書扇三十柄。賦七律一首（酒揺曦影紫揺細酔畫屏蘇又一杯満壁画圖多酒庭全家景色似蓬莱雙雛近在膝前戯数客逆從天外来更喜大児飛信報趨庭將婦迓花開題曰元日志喜歳暮田間卿等来偶児孝既新娶將偕婦来）又賦一絶（閲来三十四回春例把一詩賦吉辰人老自知才思退不如花柳毎年新題曰余歳二十作元日詩爾来三十四年為例矣今視所作一年方十年賦此自嘲）。

夜與諸子賽御霊祠至平野街以明日立春。故萬客填街、着禮服、怕被擠、植入尾崎秀民氏更服而往。戌牌寝。今日遣一治・倭次賀十五家（藤井藍田・一郎・了安寺・圓照寺・飯屋小市・長山孔遊・徳照寺・油屋新兵衛・朝岡李平・藤岡雄武・土井勝間・尚越吉・吹田屋六兵衛・中島屋藤兵衛・泉屋千代三宅相馬）。遣省三賀二十四家（光徳寺・槙林・光圓寺・覺兵衛・今井少允・春徳寺・花屋巷・平野屋甚右衛門・妙林坊・河内屋吉兵衛・秋念寺・浄照房・源寺・平澤白翁・河内屋新兵衛・河内屋茂兵衛・浄久寺・聞信寺・若山真石・壽瑞寺・為岡仲英・浄小野田憐三郎・倩兵衛・慧得寺・文麗堂・新宮屋・野工雪海）。遣突太計哉賀四十一家（王莛堂・七郎・銭屋三之助・三木屋鼎蔵・海部屋藤吉・洗心堂・上田公圭・尾崎秀民・香川・中川玄佳・肥）

前屋又兵衛日野俊民春日寬平長崎屋利兵衛緒方洪菴戎屋惣七西村屋内仙助橋本半助河内屋卯平牧野清霞奥野弥太郎正福寺春秋大年依田竹雨小石石林嚴勝寺村上精右衛門長久寺賀川秀塔江國寺華岡準平五十川金雪有竹屋儀兵衛備前屋亨兵衛松本主計塚屋善藏加島屋又兵衛光臨寺光明寺伊賀屋儀兵衛野口屋万次郎金井塚松次郎来賀者鴻池永助芋屋五兵衛海部屋善次来屋五郎河内屋茂兵衛森川元迪津國屋正兵衛百足屋新助加賀屋喜助書田屋喜太郎生一秀之助谷松屋弥七肥前屋又兵衛廣屋定七山形荷雪吹田屋六兵衛吉原文之助和泉屋幸七小山田玄龍後藤春藏加賀屋作右衛門文麗堂室谷秀之助加賀屋嘉兵衛朝岡梅窓田能村小虎小木八之助林来菴丁代政次筱崎大藏加賀屋正藏淀屋万助宮田屋左次郎渡辺太郎手島潤城行徳元恭小石石林甲澤白翁中楠宗陰道具屋勝兵衛加賀屋松兵衛百足屋文右衛門日原文哉上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二十二　三

田公圭有竹屋儀兵衛鴻池治兵衛華岡準平香川一郎加賀屋市次郎魚住荊石雲林院玄禎水屋作兵衛五十二家

二日

立春〇昨夜丑牌起哄後次等浴淡路街湯肆賽御靈祠〇賦一絶人生難得比貞松怙益新年感舊容天意亦憐春至逮故晋一日續残冬題日狗日立春〇頃牌叟塾生賀〇口授瑣事錄於一治叟太如例〇天明為諸子作書如例〇五十川金雪来賀飲之崇禪寺北御蒲田村橋本安藏来見乞叟教叟教曰某操耒耜之暇喜讀書然無師授三年苦思而不進始悟不如学也其人歳三十餘魯樸甚引叟太見之曰他日我不在須学此人〇藤村健藏来賀飲之介後次相見〇與室氏會計客年金錢出納頗不當九月来余以病故委簿室氏室氏順買物而不償直臘月二十八日余検簿償債謂償了矣而至除夜復債主凡十餘金我家二十年来僅買一物即付直故無債以為家例九月来室氏稍破之余念其勞唯諷諭之不圖其至此乃大戒之本年以往準用舊例〇堀井蘆川石田緑鳴金城来賀飲之〇今日遣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二十二　四

一治計我賀三家南徳寺勝光寺吉田屋孫七遣者三賀八家中島屋市兵衛沙原才七室谷秀之助津田亀松石田緑鳴穀銀藏分部九観濱名柏鳴遣叟太省之賀二十九家吉益主税石原源之助塚口屋小兵衛廣屋定七東屋宗平落合谷介浄泉坊伊丹屋孫助泉屋礼太郎石橋李長山形荷雪島屋又四郎赤沢圓中畄屋永次来原芳翁高安丹山猶光藤沢昌藏春星堂渡辺太郎長沢左仲真光寺平野屋佐兵衛手島潤城日原文哉永井大二郎雲林院玄禎宮内格癸沢屋作三郎来賀者二十一人谷口惣助岩永文柏棚橋平右衛門日野主税尾崎秀民粟山静安多田宗柳長山竹外肴岡仲英南鼎堂三嶋銀藏伊丹屋熊三郎勝部元良井坂禮太郎松栗屋新助永井大二郎有竹屋儀兵衛世良田良仲齋岡雄哉石橋李長高柳周造〇秀氏宗助仲皆相見良〇亥下牌鐘聲四起使叟太出問大慶

返報道傾堀乃寢

三月

戴峡坪井信良信道兄弟福嶋弥兵衛容貝健三郎東合封之表書健三郎名而遣者三於宗助氏託爲送詩三首於信良請一首於弥兵衛亦致宗助所囑塚口屋喜右衛門四十壽詞及書四紙○河茂使人来致中村吉兵衛所送粕醃海鰮一瓶及東○室氏病動悸眩暈其症頗類余今井少允来賀乃使乞診少允曰先生病非在胸膈唯疝氣耳然服三臓圓後

稍迎平愈且勿用他藥尊大人瞳氣痛纏宜速施治乃乞藥○野田屋万次郎植林覚兵衛小野田悌三郎来賀并飲之○長崎屋利兵衛送奈河茂送聖紙○今日遣一沼肴三於諸家致人日招東審載別録故不記○後沼昨夜出不帰今日使人来告兵兒玉連藏者同遊住吉○来賀者二十人春日寛平堀宗三村上精右衛門如松庵海部屋藤吉小林石峯高田國洲依田竹雨水谷万次郎東京芳齋嶋屋又四郎岡部霞堤勝間中三郎長沢佐仲赤松阜人左官長安衛備前屋卯兵衛原田眞卿森三折同良策○夜阿石從仁也遊御靈劇場既而偷兒入庵盡竊余以下皮屨去

姑知阿石闔戸而不閉也余常戒阿石以闔忽忘閉然不悛先是後次等亡屨余謂室氏曰向者亡屨於林氏而買新屨直金二朱須慎斂藏偷兒既識我家屨直（所在）金須速移屨筐室氏曰屨在筐外者被偷耳妾保賊手不及筐内余呂者三曰速移筐室氏恚禁之余曰卿常喜論難竟入而不虞他日之變吵嗑解至此姑曰悔不從良人言我所新購亦在筐内亡矣余曰女有三從卿每事論難不識從字之義今後莫復爾

四日

移屨筐于北軒下○晚翠来賀贈銀余及室氏○元日懸聖像及藍田玉江梅鶴圖今日撤之○分遣諸子於諸家送人日招東如昨審載別録○遣愛太於少允氏乞室氏藥○故婢阿梅来導二兒觀劇場使阿石迎之○河茂贈銀一両賀初會○来賀来九人喜律鉄治櫻井雪海林泰仙分部相模網念寺橋本○半助半助蓮光寺氏部卿吉益主総松尾元兵衛○相模見相○府内舟子来曰辛嶋君所託炭十包共致之谷口氏矣公願使人取之數日前宗助既報是事乃付

良炭證状

五日

先是愛太示其所作詩頗見學力後稍劣初猶勉勵後稍殊懶每且必俟人呼而起每事慢緩失機乃或之曰我觀吾子稍不知初我知其由矣吾子左視一治右視者三其善者背之其不善者向之二子本下中之材其善者猶不足取況擇取不善乎吾子唯論勞逸而不論善惡其善之難乎如躋惡之易乎如崩苟令難趨易其不爲禽獸幾希我屢進規吾子毫不

用之我欲絶之然嚮良金藏囑故未能恝然俗云佛面三度過三度佛亦不能救吾子須自知也愛太曰謹奉教乃食記之。卯上牌浴後次第浴湯肆遂賽御靈祠過八午店曰人日會須早期具膳店主曰諾。書中村吉兵衛所囑扇二十柄封之遣者三於河茂氏囑爲遂之今井少允氏請室氏欒。橋本安蔵來使愛太投贖。金沢卯右衛門與一客來曰田代君屢見顧某欲爲君定居願先生暇日一労玉趾臨敝廬達之余曰諾。具足屋文兵衛正兵衛東賀春禧。塩屋七兵衛所囑深山某春莊集序成將書之使愛太作界畫一頁午命之至申始成竟不能書余曰今朝謂吾子慢緩失機即是也。仙助來贈菓儀。來賀者二人梅田頼藏正福寺宗端

六日

書春莊詩鈔序送之塩屋七兵衛於京師。遣愛太於河茂氏命加九桂草堂隨筆十卷表紙。蘆川送金一朱画二幅辞明日招。中川玄佳來贈金二朱辞明日招。松本郁太郎來贈歳首儀祝。栽與南

陔秋雄二兄就治孝也源兵衛東使者三訖之宗助者三以宗助不在勢歸。紅野平左衛門東曰僕聞先生十日來謁我姪子祠甚喜鳴田酒井二子亦然。吉田屋孫七使人來致秋雄兄東々曰日者送炭十包既至乎否又曰我欲養源兵衛女阿元爲我女以配就治卿以何如。木牌嬶後次訪金城主人供飯綠鳴至余謀買別業綠鳴曰請委某又曰近者東舶載唐物至夥先是大黄一斤直銀五六百目今則六七戔嗏檀一斤直銀十八錢今則二錢四五分道

修衛藥商以多藏二物皆破產夜歸○少允來診至
氏不値○來賀者三人吉田新八郎松卯春岱輿野亦太郎
七日
丑牌起阿石命炊飯○昧爽使諸子洒帰○辰上牌
八郎善四郎宗助元兵衛八之輔等來諸客相継至
巳牌供酒飲畢者供飯如例用笹仁氏酒滴而甜盖
直賤故也乃命換其半闔書函如例本年無酔能客
至申上牌羅林恭仙獨黄昏來例八千店使其妻來
而婢僕數人随之本年妻不來其児與一婢一僕來

兒迓而僕魯厨務頗𪅂𪅂供膳者五十人善四郎大藏宗助元兵衛荆石玉江春草泉次徳照寺雄哉精右衛門東吾光圓寺小兎金城恭仙善次龐吉平甚昌平徹雲丹山才七石峯南徳寺二人園嶺若石健藏郁太郎大作江國寺半助荷香六兵衛千代吉八之輔青霞緑鴎白鴎翠園覚兵衛良仲万次郎雪溪松松頼藏吾妻屋畫七棠陰源之助沢屋伊三郎俊次一治哉
計不來而送金如銀者十三人春星堂河哉河外寛平秀民長光寺左仲主計鍥藏玄佳淨照寺竹軒蘆川
招不來者四十六人光徳寺藍四妻河吉善瑞寺光明寺朔同齋治順泉光寺寺光圓寺梅洲順之助少允小市玉芝堂花屋巷泉端介眉儀兵衛金雪石林慶九友月彦藏駒之助熊三桂園芳藏平右衛門加島又謙益金卯蓮光寺獨九森川尚越一郎瑛三郎道九松伴礼太郎九觀秀之助健齋光瑞寺如川亀松

今日播磨屋松助送田島要右衛門東披之有範治
孝也客臘十七日東要右衛門東曰公所嘱會所山
陰地今日買之招青村而授金地主矣敢告又曰辛
島丈庵及賤息彈助等為青村謀欲娶戸野嵩萬屋
氏孀婦其人頗有姿徳公以為何如又曰公曽言青
村不宜娶源兵衛女顧審書其故送示範孝東曰會
所山陰地一丁五六段直金二十三兩頗賤要右衛
力也取金二十五兩於源兵衛氏以授要右衛門餘
金二兩將以充種楮栢之資○淡路河野逸平東送

小紅鬣魚七頭
八日
昧爽呼愛太省三皆答曰諾既不起屢促之不復答
乃呼曰愛太來省三起愛太曰先生有命何不往乃
又呼曰有三來省三黙愛太起之曰先生有命何不
往乃又呼曰愛太來愛太黙省三復起之如斯者八
九度余起至其枕頭罵之不謝余憎其傲欲逐之招
俊次謀之俊次為之謝乃面責而赦之○長光寺棊
送銀一兩謝昨日有病不能來報以書扇一柄○呂

八千店主人子付昨日看資如例〇三宅相馬来賀
送松魚十篛飲之林良平来賀與爲河茂来謀謝藤
森弘庵（作梅墩詩鈔序故）乃引見相馬河茂欲招余及小虎
余曰我間人而小虎忙人吾子且往問彼閒日而報
我既報小虎二十日後始有閑〇松森三朴柬至〇
德山舟子多吉来不見〇郁太郎返家〇八之輔来
謝〇或曰西宮姪子祭十日寂寞二十日繁諠乃與
室氏謀柬紅野平左衛門告二十日相訪初欲託柬
於良平不辭去乃発於大七氏既而良平使人来取
柬乃取大七氏柬投之〇次兄来診室氏曰尊夫人
腫次減余語西宮件（女兄宮産）者西少兄曰以告者誤矣
十日繁諠而二十日寂寞乃與室氏復議十日之遊
〇載答秋雄兄要右衛門範治孝也柬數通與要右
衛門柬凡數千言摘録大意於左曰儒者之道以明
倫為用人之有倫猶絲之有綸而經緯也範治我兄
淡窓義子而我兄孝也兄事者其身位以南陔秋雄
及其為叔父以源兵衛（南陔子）改右衛門（秋雄子）仁四
郎（子）余為従兄弟以阿元（源兵衛女）潤吉（源兵衛子）蔵之丞（秋雄子）

為従姪今欲以源兵衛女妻之夫女婿半子也源兵
衛女有所生乃其孫也範治既為孫之父即不得不
為為孫之祖父者為子既為源兵衛子不得不以南
陔為祖既以南陔為祖不得不以南陔兄淡窓為祖
也既為祖即孫也非義子也秋雄欲養阿元為其女
曰我女配範治於義似無害某謂此所謂掩耳竊鈴
也假令阿元為秋雄女配範治生子源兵衛敢以其
所生為姪乎勢必曰孫也範治父事源兵衛則弟無
先兄之理孝也亦将父事之然則淡窓六子皆以叔
父為祖以従兄為父而是使淡窓有孫無子也人有
子而有孫淡窓獨無子有孫世人謂之何秋雄曰範
治本異姓不必論身位某謂範治既以淡窓為父以
孝也為弟名定矣兄可易乎名如可易既為源兵衛
婿當使孝也姪呼之也是豈淡窓意也乎假令範治
異姓不論身位孝也與阿元骨肉而不論倫可乎孝
也者淨喜翁之孫淡窓之子南陔之姪源兵衛之弟
阿元者淨喜翁之曽孫淡窓之従孫南陔之孫源兵
衛之女而孝也嫂呼之是使叔事姪也失倫莫甚焉

某向作家譜序頗論我家從來失倫甚不可不更正
公顧使範孝譜之而聞之云々巻兄東曰範治不宜
娶阿丸件弟與要右衛門書頗詳寫一通乞覽云々
九日
大阪屋定次郎使人來致源兵衛客臘二十一日東
々曰倉所山陰田献仲範孝二子將相報也某所出
金二十五両其五両即公所属餘金也故以二十金
録篤矣公所囑我金若干既貸之于原太郎兵衛伊
豫屋儀七二家約息年納七銖既取證劵矣敢告乃

裁答東○封昨日來所作鄉信數通合之前日所作
為一大封遣者三於宗助氏囑乞○覺兵衛東曰我
母製温頓以特公今宮歸路枉駕敢告○作三宅相
馬所囑書數紙將遣者三致之其伻偶至乃付焉○
遣者三於春草氏贈銀一両東曰某將拉妻孥遊西
宮公十一日之招恐不能拜趨也遂往金城氏贈書
扇一柄於其門人霞堤之絲塢氏贈書一幅謝贈皮
履也○浄照寺謗其送銀一両以賀初會報以書扇○
新宮屋清兵衛送肴報以書扇河内屋新助來告西

下乃囑其茶屋傾次郎東内包其西馬子告東島○午後携室
氏二兒及俊次愛太阿石出過真石戶外入訪之授
其所囑書數緑塢及一客在座主人將款余夭妻余
辭曰覺兵衛既供饌以遲使愛太先行贈覺兵衛浣
川煮鯯一筐至塩街愛太逐及過必齋橋遊入肩摩
至今宮粘不得進近姪子祠室氏等先行余與俊次
後立假店外而俟店人呼曰不買物而立使買者不
得來也乃去到處皆不放停趾稍進入門遇長次在
仲夫妻曰今見尊夫人矣乃使俊次跡之左仲為余

留而相佐佑良久室氏等至歸路取太倉西畔田徑
遊人稀疎始得縱步過浪芳大黒二橋至鱧谷使愛
太買三職圖後次從去至順慶街不識覺兵衛家徘
徊街上數時終遇覺兵衛於其戶外入主人使其母
及妹見時申下牌也主人供酒招櫻井雪海夫妻真
石真石送鮓於二兒昌平亦至送菓子皆作画書議
西宮之遊先是覺兵衛欲随行余曰少允翁曰十日可衆曰
二十日可親決昌平曰家翁誤衆説可酉下牌肖三
來迎歸至北久太郎街覺兵衛追及曰昌平使人來

曰某誤此家翁説十日可也敢告氏上牌歸○主計
送金一朱賀初會○愛太亦春草前役二東前東曰
賜銀一兩幸甚又賜銀一兩篠崎生某代謝愈東曰
前東篠崎生云〻公無此事老父誤矣齋藤拙堂東
僕曰拙著續濼泉餘稿疑送旭莊氏乞評未返廼顧
促之敢告乃遣愛太致答東〻曰僕客夏返此地後
未得拙堂消息所謂濼泉餘稿始耳其名蓋拙堂誤
記也返報春草翁既寢尊東則付其門人

十日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二十二　一五

室氏足疾止西宮之遊○遣省三於主計氏東曰欲
携賤眷野遊公有意乎同往答曰願陪（送書扇一柄於主計）
○與俊次浴湯肆遂賽祠○塩屋七兵衛答東至○
遣省三於賴鐵氏囑與大村諸吏賀春禧東十七通
○遣愛太於牧野青霞氏贈陶器以賀新居○與室
氏具行厨○三宅桐馬送閨華金若干乃贈書扇三
柄又使俊次往謝○使計哉往告俊次曰欲與吾子
野遊請歸路過於松本氏○午下牌將出宮內梧皋
來乃使室氏二兒赴主計氏余携省三與梧皋出里
大川街別至主計氏使省三迎俊次至主計欲舟遊
使省三買舟返報今日觀川南北遊舟悉發無復見
舟乃導主計夫妻至北野校路右店命炊飯欲上樓
主人曰春初猶無客樓未開也乃助主人掃除幽所
携酒肴而飲又命生人作鷄羹黃昏去返主計氏要
恭室氏先去氏上牌與俊次歸○金雪送金一朱賀
初會○府内山田武助來訪不値留東曰某奉寡君
旨東下乃使省三往謝○覽兵衛來乞押昨夜所作
書畫印不値○徹雲送乾豆腐告敬識小祥忌曰顧
路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二十二　一六

十一日

先是雇愛太分省三勞今日謂二子曰今後愛太宜
仍舊筆耕自給省三亦莫墜愛太助○春寒殊烈○
將浴湯肆過一人於戶外曰某前日致忝森三朴東
者若有還東見付余曰還東未成其人曰某遇傭中
人聞松森子春來為人被傷然不至死○東金雪贈
鰤漬海鰛○中谷謙益贈金賀春禧即裁答東付省
三○磯部寬五郎來賀且乞字○午前將赴春草氏

初會至高麗街遇山田武助乃返武助隨至曰寡夫
人誕世子於江戶卿某將往賀又曰寡君大念先生
蓋以在路方難也余曰在路雖難某思出不出于其位
不必使公憂也石原源之助來告赴春草氏乃嘱仁
也携去曰某約春草若停西宮之遊必赴其會矣今
有客不能踐約故使賤息往也又使者三從之武助
移晷而去○近忠僕(從)人來致日高涼臺金子及海苔
在中東○徽雲東曰十四日丁先翁小祥忌請狂駕
東連書余以下同社七八輩名○遣僕次於金城氏

謀望前後訪橋本桂園遂之玉江氏示三朴東曰是
新正二日所發似未見我客冬東也返報曰今日桂
園來訪金城金城意先生遊西宮未返故此桂園不
來也彼欲十七日狂駕玉江曰客冬既發貴東於玉
嶋玉(玉)嶋人或未致之也○秀民來余曰往年或傳兒
玉廉藏者意欲相見將導我往既而聞廉藏違約故
不在遂不果往我疑或者乃兄也近復次典廉藏相
識聞彼憾我意(違)約故相間耳秀民曰非其也乃共撿
癸丑瑣事録不見○北條瀨平送鰤肉教霸告今日

自萩至○夜觀平野街市歸路訪秀氏

十二日

數日前頗暖見寒暑針當清助候○今朝堅氷在瓶
當立春候○浴湯肆○三宅相馬來飲之友月來賀
春禧贈扇三柄及護身符亦飲之午後相馬去間宮
小市高木駒之助來拚年皆贈金百足○小野田悌
三郎來○晚翠使人來曰申牌請臨○藍田妻使入
來致河野絢夫金子在中東○申下牌携僕次至晚
翠氏少間徽雲來主人供食徽雲曰數日前賊入瓦

街米太者家掠金二十七百兩丹山為其坊正殆得
譴戒上牌歸○河村致所裝草堂隨筆十卷○少允
來診室氏不過○遣者三於九山氏東曰前日公有
先生有暇請報我之言明日有暇敵

十三日

藍田妻來致其夫東々曰謹呈金二朱以賀春禧又
曰聞山本後平贓先生金五兩而不返愚謂先生莫
促之何則彼為憲官属吏如以贓聞必得罪矣余心
善藍田忠告○小虎使其兒來致小林梧陽所送累

救及東。備中人西綿屋利兄者東曰未發聲欸謹呈一東我郷高雲師将開周甲團顧冉寄蓮詩蓋知歌題見恵不腆金百疋以富閏華乃作一絶子熟蜂窠重茎嬰鶴脛長瀼渓深所愛百世有餘芳。起承後次所作甘輒俾。遣眉三於近忠氏囑㝠曰高涼臺東送書一紙返其詩稿。九山東申牌請臨。吉次妻來賀。請愛太曰我視吾子所寫詩文書未盡善又多謬誤然絶不見脱手孺子可教又曰日者欲学按摩而得資財其孚果成我将薦之某々諾家傳之愛太宰爾曰某謂我調終日力恐不能當飯

料也聞醫家飯料極賤欲寓焉何如余曰然則吾不得不絶吾子我百方忠告善道而録其一二項事録中吾子可以觀我意也吾子不聾於耳而聾於心忠告善道之所以不入也俗謂痴者不解謎凡教人者示一隅而望三隅其譬之非必善之恐其怯惑不任受我規故甘言之謂之善道也其責之非必悪之察知其氣力既足受我言故苦言之謂之忠告也吾子於我所言不解十一敢望三隅乎須與俊次聽之退就講究也乃召俊次誦之愛太曰前日俊次傳先生旨曰吾子猶不能悛我将逐之某謂早晩必所逐不如早退故有醫家説也余曰吾子之聾一至此乎子絶長者乎長者絶子乎吾所言非乎吾子不悛是也我所言是乎吾子不悛非也今不問是非唯以早晩必見逐期吾何見吾之成也吾子若恐我逐之何不自悛豈非自暴自棄乎事師而存心如斯使孟子聞謂之何乎且退須就日原文哉謀乃遣眉三於日原氏曰有暇被過。中牌㝠俊次出将為俊次相居至呉服坊過日原孝哉曰召家鋪隅有客不得出使某

候敢問何事余曰愛太事也彼入我家後來有遊蕩失検之行頗具善質然柔愞自畫毫無求進之志其意在憂貧也在恐我逐之也某喩之曰吾子憂已不若学而莫憂貧也可恐行之不悛而莫恐我逐之也我既受彼師阿野金蔵託而教彼不教則已矣既教則無不盡善之理教之不成未如不名教之無労故曉々也彼憂貧猶可也若不任我夙興夜寐之嚴而謀逃大不可我既曰莫憂貧意欲待其力不能自給赦之而已我知彼未盡其力先欲受我救故之喩之

曰吾子莫論飯料之貴賤唯論学之成否我子曰恐
至借財也然吾子客臘念六日與我會計飯費我入
財於吾子吾子不入財於我豈曰借財乎爾後十五
日我雇吾子不唯不費飯料賜賃日三十銭矣昨日
命吾子仍舊筆耕自給未終三日忽憂借財豈非大
早計乎吾子試從我言三四十日而果至借財我既
曰莫憂貪啟坐見其窮而不救乎吾子若恥受我救
何來倚我乎彼不聾於耳聾於心不解我意所在故
欲使尊翁代聴也孝哉曰厚哉先生意家翁必喜諾

終別後次日或觀某西横濠有好宅乃渡呉服橋過
尋不見訪河茂僖随筆表装料銀五匁至九山氏余
贈書扇主人報以晩香園梅詩一巻供酒其弟及妻
見戌上牌返。河茂送書積往来簿

十四日

青柳豊七使人来送酒肴。朝来大雨至巳牌未已
遣者三於秀民氏曰乗舟赴徹雲氏何如答曰善乃
喚買舟既而秀民使人来曰某無所識舟子徐歩或
勝舟行何如余笑曰秀民明知我不能歩而勧之是
勧止也乃謂伴曰雨聲如此我欲止秀民曰我約先
生與同行故將冒雨而出我猶影先生止則我又止
何有於徹雲乎乃謀遣者三拾徹雲氏辞以病贈香
資銀一両既而金城玉江至亦赴徹雲氏也皆聞余
止曰我輩素怕雨行然憚先生笑践其言故来耳先
生止我亦止乃留之供酒為成詩會後次一詒憂太
與為分春雨旭荘小集為韵余得雨字賦五古（詩長故不）
録金城作画皆將題其上以日没止遣者三於金齊
氏召之以有客辞。酉下牌雲散月見與筱次送二

客至尼崎橋帰路訪小鹿既寐不見。今日金城致
橋本桂園所贈肴資及詩將発客東以脚丈休業不
果。宗助使人来範治孝也客臘二十五日東及秋
雄兄勝藏新年東客貝健正郎新年東範孝東曰既
買會所山陰田而取證券二通原券孝也既藏之送
上所写云々又曰縣主簿相澤君召孝也勧使範也
娶阿元答以大人不欲漬乱倫理君曰我將認源兵
衛女以配範君範君素異姓何不可有之旭翁如不
聞我將東詩之宗族不欲我娶阿元者居多然違縣

吏禍至必公顧鑑盬明府時之事曲許之余嘆謂室
氏曰時勢如此須從兒輩所為也兒東曰所患良廢
至甚喜聞都下紛紜弟須來遊云〻健三郎東曰客
冬尊東以臘尾至所贈見樹院金一包其弟數之取
其證恭今返上。近忠贈菓子乞書扇。大光來診
室氏數日來室氏復患。三宅相馬使人來返九桂
韋堂隨筆十卷

十五日

路湯埠歸爰諸子賀。數日來舌尖疼今日尤甚。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二十二　二三

先是使者三授中庸句讀今日卒業乃賜肴三銀二
錢五分。八郎來賀以其父旨贈黑芽數斤（黑芽漢名未）
聞。晨炊小赤豆粥供諸神諸先如例。携俊次省
亞出訪宗助問有府内歸船乎答曰吉田新八郎將
以十八日去也賀福田喜々津二家訪三宅相馬於
村上倉卿使俊次侯於八郎氏相馬曰駕使伻返尊
著奉一卷笑示其所著文稿乃借之主人供酒乃使
省三呂俊次至既而至八郎氏欲謝其父不在訪玉
江不在至金城氏玉芝在坐語曰某來路遇捕手縛

一囚去觀者如堵皆曰米太兵之賊也聞伊豫生賊
七年前事米太氏者既偷金買船而發船遇亂慣返
補之後發又被吹返至安治川遂被捕云〻金城供
温頓翠園至申下牌歸。視相馬東曰尊著實有益
几案側不可缺物欲寫一本顧命筆耕至屬又曰尊
著中如自昔差揑等字本字下用送假名似蛇足此
類不可勝計須訂正又曰先曰処曰伊都奈者蓋梓
巫也當換之又曰如狐妖世間多類不必另大字筆
又如宗族宣象數件甲乙丙丁姦誅件一切删之而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二十二　二四

另收瑣事録中何如云〻（其意）東掛國字余摘譯乃謂俊
次從來讀書者者無一言之報相馬獨忠告吾甚感
其誠篤然舌疼不能操筆吾子請代吾東謝乃使省
三致俊次東。光明寺又玄來不値留銀一兩去。
青柳豐七來留金一朱去。寛平來不値。加島屋
吉兵衛日原文哉四屋万三郎來皆不値。桂園使
脚夫來問何日東臨守乃東之曰將以十七日揮毫
返其詩卷。今日路上遇骨董師買鉄杓及錫脉直
一朱而減五十錢賣者辞以無錢欲貴之余笑曰未

間直既定貴之乃添茶梳。月蝕皆既

十六日

病甚廢事而臥暇後次藥。友月來。遣省三於寬平氏致所囑書扇二柄遂之豊七氏贈書扇一柄。遣有三於金城玉江二家出大昨日合作書畫幅乞押印。有宜來致奧山中書全子在中東。勝光寺寶誠來贈金一朱報以書扇。送合作幅於金雪東曰前日之會公獨不臨皆憾之幅猶有餘白願題一絕塡之。為吾孝也東大意曰我所以不欲範治娶

源兵衛女前書既詳不復贅聞相澤子亦勸範次娶之外之縣吏内之二兄諸姪皆曰可我勢不能獨拒之然則汝及範次宜撚鬮於文玄公神位前而決吉凶曰凶則止曰吉須從衆言然不得不為汝二人慮相澤氏欲以阿元為其義女權門就足非上策也範治本異姓配我廣瀨氏女是當然之理文玄公若在養阿元為其女於義無不可也公既沒養阿元者須諭其於公親疎何如也我既使汝嗣公後則養阿元者宜囑我也其父母若許之阿元須來見我夫妻我携之歸以行婚義賜奩資金二十兩也然南陔翁以下必不欲之則翁須贈阿元或其女也嫡孫女為王父女如西華門院古多例也翁既許之阿元在範次氏家宜呼祖為父呼父母為兄姊呼弟為姪也其婦寧須仍本倫呼之也阿元所產子女以父為内以母為外内者私也外者公也宜從公呼囑之父耶宜呼南翁為外祖呼源兵衛夫妻為伯父母囑之母耶宜呼南陔翁為外曾祖呼源兵衛夫妻為外祖父母也翁既贈孫女其子女囑父頒也此議或請翁書券一通

賜我以下也。女兄來訪室氏。東金城曰罰約朋日同遊界矣既而聞桂園欲我十八日來某亦有病願延一日

十七日

林良平東至。遣省三於宗助氏囑與南陔兄範治孝也東歸致南陔兄秋雄兄新正二日來即裁答東復囑爲於南陔兄送美濃軟柿一筐。一治欲從友月乃命招友月於寶城寺至乃告乃告一治意友月曰諾。金雪題詩幅上返之。吾疼斷減頭痛逆上如昨服後

次藥。遣省三於覺兵衛氏命裝合作幅。三宅相
馬嘱寫九桂草堂隨筆乃使省三献八之輔謀八之
輔曰諾

十八日

卯上牌浴湯肆帰金城既至乃使省三理行裝。癸
谷樹本竹下東於通勝氏返（迊稿一卷）其詩稿還。與室氏會
計十三日後金錢出納七壹錄室氏意有偷者余曰
我常教卿先錄簿後出金恐違教也室氏固執決無
忘遍問省三阿石等皆曰不知既而阿石曰三日前

夫人使奴為郎君買个午九時附壹錄簿錄之分言
未畢室氏曰我忘矣。巳上牌與金城俊治上近省
三計武捉夜來風烈地見堅氷至今宮欣晴頓暄至
天下茶屋忽陰而雪余飢甚投路右店食飯賽住吉
社初至博勞街以皮屐絢断懸命屠者理之附價二
十四錢至天下茶屋絢断皆曰屠者不用意不唯損
錢令損屐矣忽遇一人賣皮屐乃買之附我舊屐而
加錢百文行數丁絢破傷趾屢使省三以石折之猶
不適趾至安良街役出數錢使屠者理之故行遲未

上牌至桂園氏使省三計武歸而番俊治。主人供
酒出盆栽綠萼梅甚佳曰長養殆二十年乃皆賦盆
梅得六言絶句（影横硯水孤幹香透書帷數花不管門前雨雪自安盆裏生涯）堺同
心篠堺磯四郎（号松詩）來見

十九日

巴水來見。午後桂園導行街上七八丁右折過渠
涯數丁至海近楼登樓扁余大昨年八月所書山邊
海近楼五字海風獵々窓不絶開桂園余主歸鼓絃
侑酒合作書畫荒木棕陰塼茶至風竭雪雲壓隔海

之山其卿雖頃尺餘落日填舄紅波萬頃已没翡翠
氛氳良久而滅雨下牌出東行數丁南折渡橋東折
至大道北行過林安石故居輪奐倍昔而其主既替
不堪懷舊已返桂園氏眼痛（多食冷物故）。松浦來不不
遇

二十日

二十四年前在堺作夜送井岡玄策詩玄策今住堺
醫名藉甚因桂園請錄旧作謝以金百疋。巳下牌
省三來迎。午時將発桂園義子之兄三宅人某來

訪桂國因相見主人供酒飯畢辞北風吹面寒倍来
時日當辛卯賽住吉祠者数万還善四郎夫妻及宗
陰余謂金城曰卯日賽祠盖有以也而賣鰻鱺者稱
卯日食鰻鱺養軆延寿食者十倍他日因貴其價亦
何以也浪華人唯趣衆所向如此可笑哉至新家市
人峰石較角力有能挙四十四五貫者使者三先帰
報室氏作食以待黄昏帰。少允来話室氏發太遅
十八日以後事如左恵眼東至少允来四屋万三郎
来取詩稿告将遊林田八之輔来以上四件十八日事省三往

往迎玉江至玉江従仁也赴小虎氏會使者三致随
華一巻於八之輔小市来貸傘竹軒来嘱書以上十四件十
九日事室氏遣使者三於醫女森川氏借琴一張返西
隣松村春岱妻弾之八之輔致其所寫随筆三巻使
蔵来會所送示官賜新街娼初花銭十貫文以賞其
孝状以上四件今日事
二十一日
卯上牌携仁也浴湯肆既賽祠覚遺頭巾於浴側返
仁也取之。春波来謝人日病不能應招而送金一

朱乃飲之余戯曰客冬我嘱金雪宗助等借秋里故
居屋主鉄屋某即往年為兄所打頭者不肯借之或
曰彼知兄與我親恐復来打頭故爾春波正色曰此
譏者説也彼客年勸我借秋里故居豈有以我故不
肯之理哉我少為先生借之。前日東紅野平左衛
門約二十日相訪至此謝以室氏病不能践約送書
扇三柄東発於大七氏。遣者三於恵眼氏致田東遂之晩
翠氏返其所嘱書画帖之九山氏致東先是九山欲
以本月下浣會同社於伊丹故問其期也。室氏服

少允薬十餘日服益脹而心下痞滞後吹調茯苓之
為今日東大允請止薬。客臘秀氏送示余書十八
紙於其姻三田人某約以除前致潤筆而不致今日
東秀氏促之。遣者三於徳基氏致其所嘱書二幅
另添一幅東曰吾子屡有既而春来未供一杯故呈
拙作云々。金城使人来謝返紙燈。吉次妻来為
室氏弾琴。春岱女来弾琴乃贈書扇。俊次告将
訪徽雲乃嘱東々曰前日呈香貨而無田東不識浮
沈何如敢問又曰師以何日飲我乎敢問期先是徽雲有念

後小飲約返報徹雲不在。遣肖三於諸家報二十三日
開講
二十二日
浴湯肆如例。府内舟子安五郎来告今夕發舟。
小虎移居乃賦五律贈之（詩集載）小虎請臨將往使人
来辭曰顧明日臨。秀氏来曰潤筆願以本月尾致
之室氏請接假秀氏曰恐姪也。九山来曰欲以本
月盡會同社於伊亭然未決既決即發招状。徹雲
来曰近日擇趨而定奉呂期。恵聞来贈賀春儀。

大宮忠右衛門送潤筆金許多乃来謝之。友月使
人来乞詩正且問一洽来期一洽曰願以二十六日
往。宗助来曰前日賜尊作於田中木右衛門（即塚口屋
喜右衛門也）彼呈潤筆金一兩祈叱存又曰某今朝北上
敢告乃裁回柬贈木右衛門書扇二柄。松尾元兵
衛柬致岡本樋口二子連名柬及阿部轍藏柬曰寡
太夫呈紅鬣魚例也本年不見顧視其柬有所呈乎
否敢問乃披柬々曰謹送塩漬鯔臭三頭以充候寒
儀乃送示其柬既而作田柬又裁與南陔兄柬合封

之遣者三於元兵衛氏囑否元兵衛使人来致鯔魚
三頭。夜仙助来
二十三日
浴湯肆。辰下牌爲講易革卦及鼎半卦詩関雎葛
覃二章聴者十五人（藏部寛五郎青柳豊七健藏恵眼恵閒金城玉江俊治計我一
浴叟太秀氏者三八郎六兵衛）。葵國使人来致長谷川桂山金子
在中来。三宅相馬送瓢乞題字又送示澤熊山敵
帚集序（集相馬所著）。午前與金城俊次將訪小虎使者
三先往返報其醉眠亦起遂出至府内卯見宗助児

問尊翁何故北上乎答曰姫路侯為謝將軍宜下使
入洛寡君使家翁候其起居也又曰某客臘新賜俸
二口實南陔君周旋之力也敢謝訪八郎八郎曰或
傳江戸大城燬又禁異國貿易虚實何如余曰疑妄
事者流言也訪玉江金城請先歸作食以俟玉江俟
飯乃走俟次告金城莫供具金城曰既具請蚤臨乃
得著往俟食為金城作書一幅桃園者来諾曰數日
前盗入我福島一家掠金八百兩余曰今朝聞盗刼
天満某氏取金千兩金城曰福島人訴官廳歸語曰

我在驪継報盗者十二所桃園曰米太氏二千七百
金破題既影然故無復害八百両者十年来盗賊ム
術近日為最盖大饑未蘇故也余曰然客秋以来米
貴飛騰百工凋弊故為盗者多也申上牌金城導訪
緜鳩書荘不在訪其家在為緜鳩要至荘供温飩余
曰吾子對門有石工我欲作亡児墓願商甚賛答陥
諾又謀園荘件黄昏與金城同出至梅田橋別返将
入戸四望西南火氣浅鮮知人家燬将變大損三一
谿曰市人来聞火始昇故也皆曰相距不過三四丁

余曰且走往観既而市人断聞皆不返西下牌一治
始返余曰何遅答曰某走十四五丁未及火處故帰
余曰始謂三四丁故令行也既遠而不返報使我疑
其雑遝中誤傷不能返而未安心不復愚乎然更有
愚舀者姑提綫責伐下牌變太着三始返唯呼労嗟
労矣而不面余乃召責之曰我教生徒三十餘年未
見如吾子輩愚者吾子輩田舎漢未慣都會火場棒挺
乱打傷足狼藉之状我既遣之心揺々不甯懸篩而
毫不顧老人之情遅帰而不謁我又何怠慢之甚労
而被責與逸而被誉智愚何如皆謝過乃止

二十四日

夜来雨終日廉繊小風東曰雨中無聊欲献午飯請
臨○数日来作答諸友柬今日封之使者三発答河
野逸平父子小林梧陽柬於大七氏逆平梧陽各贈書一紙又囑梧
陽致答河野鉄鉋東亦贈書一紙答藍田柬於其妻許柬外副書一紙面囑答柎
同良哉上屋矢之助山本俊平東良哉贈書一紙矢之助贈小楷筆七枝遂囑答長谷川
桂山柬於蔡園○遣者三於玉江氏乞押顔紙数十
餘逸之緜鳴氏亦託影雲影二女墓標返報緜鳩不

在○午前甥仁也至小虎氏在故居東二丁外仁也去小虎
導観諸室頗輪奐曰所費殆銀三貫戔又曰以先生
不善飲招小戸者秀民玄道等皆不在同坊人油屋
善兵衛将至既至主人羞膳用會席様玄道亦至主
人請書扁額梅南小屋四字其以在梅檀橋南畔也
善兵衛亦乞書其楼扁額曰某名梦故名楼以崇華
余曰故翁句云邯鄲幻境庭乃書幻境二字善兵衛
悦申牌者三米迎返○寛平柬送華廣柬曰新街娼
婦初花以孝受官賞或将以詩二句賀之囑其代作

曰忍來風雪三冬苦果見梅花樸鼻香顧正乃批曰
樸鼻二字覓俗改作凌得三冬氷雪苦東風先放一
枝春何如東使省三致之○今日在小虎氏徽雲東曰二十
六日顧臨敝房貪道既報小虎九山矣請報金城答
曰諾○亥牌亂入室余親執之命肴三放之秋來風顛
暴甚痰幾火息乎

二十五日

丑下牌起浚太口授瑣事錄畢謂之曰今曉比常日
猶早半時凡看書思詩文宜於群動未興之時我觀

吾干人起即起人寢即寢是學所以不進也須自勉
而莫關餘人與否答曰拜教既退窓白鳥啼叙不聞
聲覘之既卧百呼始起乃引戒之曰吾子於吾言褻
如充耳一至此乎吾向曰吾子動而日不足則吾將
食之不勤而功不足則吾不能食之吾於吾子取其
精勤志若其志不異一治計哉等吾亦一治計哉視
之耳彼力自食於我不食吾子果能如彼守吾不復
言處太宰爾曰自思疎讀書治計不如為医近志既
變矣余曰医治計勝儒理固然也然我未聞安逸成

事者吾子所好在安逸則為儒為医俱難且吾子初
出其家志在之學乎在刀圭乎未一年而變初志吾
未見屢變志者之進業也吾受吾子非初與吾子或
約金藏紹介之令兄東嶋之令無二子東而忽有此
書何也我將使吾子為客寵以來吾瑣事錄中係教
誨吾子者數　而送示之令兄及金藏而施其指揮
也二子為吾子忠謀必有報吾且俟之○昨日在小
虎氏飢食饅頭喫末茶而後飯胸膈鬱塞今朝左手
左足大痛而舌強疑中風之兆使僕次診僕次曰我

診先生數十度未見如今日惡症且與秀氏謀比秀
氏至舌既復常而手足未復二子曰且莫藥待病動
而下手從之余自矢今後長不食糖蜜所製○京屋
善次真嶋順安連各賀春禧東至送金二朱○紅野
平左衛門東贈柏十五斤及金百疋乞書扇十柄將
送江戸釀戸其東意不分明乃発回東問之○遠省
三於有氏囑谷奥山中書東返草稿中書遂之春坡氏問
秋里故件之金城氏告徽雲招之緜塢氏問墨件返
報春坡緜塢不在○有宜來○阿茂來曰二十八日

請同小虎秀民俊次三君臨。小虎見頎之助来泣
謂諸子曰或告家翁曰十九日渉君家會招東不至
廣瀬尾崎二家也家翁怒責我〻致招東於貴門明
矣或恐諸君未呈先生也余曰前日秀〻問我小虎
既送招東乎余曰未既而我遊境未返招東至故仁
也往也小虎毋乃謬聽秀民言乎乃東小虎陳其状
曰郎君無罪勿責。石原源之助今夕願臨。室式
買泥鰍酒餘頭使愛放之天満放生池。三宅相馬
来。橘又来送念佛杓及著余問念佛義答曰倭佛

者所造衆也。黄蘗仁也典者三計哉天満営納阿余
同出至源之助氏在伏見坊東六丁外南折處玉江香坡在座荊
石小虎柏塢至主人供酒室狭唯眺三席燭山岸野
甚兵衛及族某携玉芝石峰沢田等妓女六七輩至
殆不能座偶有三東迎余獨為旋立座自厠後出帰
路余以従者未至不能巡座変太来迎源之助隠不
通云。服後次藥半夏瀉心。九製大黄覇玉塩延施縕
老伊奈

二十六日

書贈小虎詩及臨江亭詩先是亭詩既書為凡復請書紙緗使有三
致之小虎小虎返贈詩曰盖脱一字也从来書詩文
必熟讀而後押韵近往〻有脱字及訛誤甚哉我衰
也記以自戒。相馬東送詩稿。龢塢来謀石工件
乃留飯之曰来月初旬我将展墓請使石工従我。
金城東曰今日有事不能赴徹雲招顧頎先生代謝
。使者三約小虎同赴徹雲氏既而甚申牌雨休俊
次曰頻来休時而出否則必復下乃促小虎久之不
至與俊次出半途遇雨若甚既至徹雲氏主人曰向

者九山来以先生未至去暫小虎至主人供茶余以
疾辞茶主人介其隣家医某爵董師髙木市次郎及
代吉相見日没各作書画市次郎曰客臘十六日菊
地渓琴弟梅渓死梅渓通称太郎兵衛某将往弔余曰二十年
前屢與梅渓往還不可不弔乃作弔海荘書乞徹雲
線香合封之以嘱焉余以病先臥徹雲招按摩松摩
按背曰松生既為医家変塔其妻國色且家富不肯
復按摩今夕以先生故来耳夜半小虎等皆去余與
俊次宿焉

二十七日

辰牌徹雲導東行二丁左折大吉氏在焉訪之大吉本富豪近業骨董其所資蓄金自漢鼎唐壘下細鎖珍貴物徽畜不暇盡観欲買筆墨然不決余曰吾輩寒骨目能観而力不能買徒労主人耳乃辞返徹雲氏徹雲留供具因辞返途訪蘆川以病不見○紅野平左衛門四衆来徙○雇春夫○秀民来診室氏○元真来○朝来雨止殊暖始覚春意○使省三招左仲不至

二十八日

卯上牌鈞鐘坊鐘甚燉○浴湯肆○請如例始講楚辞○癸答京屋善次真嶋順安東於大七氏送画二葉於二子○河茂東曰申上牌請同小虎秀氏俊次三男臨○村上大三郎来余曰聞兄為官所召方許青雲不圖顧訪大三郎曰某住江戸僅半年自謂田舎児疎官途之情故薦請官帰養親遂得放帰余曰善哉我未見如兄高踏肥遯之者乃送書一紙畫扇二柄朗誦扇上詩曰利名成網罟仕宦是樊籠釣叢時一笑天外有飛鴻是我旧製可以贈兄也大三郎喜留金一封去既見其財嚢遺席上使者三逐返之○先是余寄有遊越後之意於相馬今日相馬作越後圖送示○高田國洲来送所刻印欲之○穎蔵東送帖合字○左仲来針左胸腹及腰右左右肱又灸手掌下曰此善治中風○秀民来○申下牌與俊次同出過通修街見骨董陳諸器於街傍直頗廉乃入秀氏我借器観之偶荊石至秀民曰且将莫須命骨董送器先生家也乃與秀民出荊石到去河茂使僮来迎申下

牌至河茂氏先是河茂嘱小虎畫余四季五言短古詩意余録其上今日装成示之云々小虎至主人供酒有盛饌其子正兵衛夫妻見焉下牌辞主人使僮送

二十九日

昨夜河茂氏席上借其僮東九山回日者兄言晦會伊亭我既諾之同社矣秀民棠陰皆欲以會招我々以兄故辞兄若食言即使我欺人也九山答曰晦伊亭會息壊在彼我不食言今日使者三送示九山東

於小泉全雪玉江金城曰九山將有與同社來然恐
其遅故先相報皆答曰諾既而九山與同社東至乃
使其伴致之丹山晩翠微雲等。有宜來曰錫州北
畔有好館將賣之先生來一覧何如余曰善。緑鳴
使石工某來乃約來月四日同赴南德寺觀墓兆。
遣省三致書館二幅於三宅相馬。今朝浴湯肆歸
路過文哉〃曰頃午前來矣其父子不在女見曰今
旧梓趙恐遅既而孝哉來矣背及左右手足畢余曰
愛太將萬医家吾知廣公之不可諫故不復言將録

從前吾教諭之〃言送示其兄我初曰且暫從我言
被遂不解且暫二字猶痴人之於謎也唯癒彼意從
之不出半年必悔哉曰家翁又云矣。書紅野平左
衛門所囑扇字十柄奈之大七氏。橋本竹下東至。
東曰先生約朧尾返拙稿而未呈恐遅許浮沉敢問
。秋梅策使写海舟子來送青海莒東曰豚児以除
日歸途感風邪瀕死僅治云〃舟子又以長尾良哉
告謀買余隨筆一本余曰且待數日。塩屋七兵衛
東送春莊集序文閏華金千疋曰願惠寄春莊詩一

首。

晦日

昨夜役次自惠眼氏歸致惠眼東〃曰或欲乞先生
大字書十二葉謝以金千疋先生肯之否乎今朝使
省三致西東曰諾。外山務三郎來訪為岸和田人
某乞楠樹詩凾潤筆金若干及菓子去聞其以來月
三四見礒部寛五郎〃託返寛五郎詩巻。北條瀬
兵衛來曰今夕赴兵庫而歸京乃囑寄山田亦輔舜
又以倉猝不能供杯送書一幅。作寄深山春莊詩

七絶載集書之幅答塩屋七兵衛東而発大七氏。森嶋
崎忠兵衛東至送八十嶋海苔。孝哉來矣且為愛
太謝曰彼聞家翁言頗悔家翁欲先生枉怒彼懲家
將自來先使某請余曰我門有一治者客年從我西
下頗共艱苦近以資費不給欲出寓僧家我憫之然
其為人極懶我無用之地我家從來学僕限一人学僕
前見今学僕有三者未識字故欲別置一人充書記初
意用愛太而有嫌於遠一治將待一治去而告之愛
太愛太偶変志因留一治〃一治欣然請改志仕我既

成約饒令愛太自悔又既遅矣孝哉曰家翁既為證
人而嗚愛太於先生家彼不與家翁謀而爰其志家
翁曰我不能復為彼證人京坂之地無證人者不許
一宿彼必無容身之地先生請矜憫之余曰且待明
日報諾否。午後金城玉江来余理髮未畢九山使
人来促曰何遅既拉二客及俊次至小虎氏導之至
伊亭九山春畔在焉澈雲丹山至以正月晝劉九山
招集伊亭為題余詩先民梅未全開柳未緑東風料峭閑吟思宜哉今日劉公
辞解語花遅妲賦詩與衆議本年會次須定其當何月會主及

毎月課題書之今日金雪以有事辞不来西坨桐山
以路隔不能報之日没忽聞鐘聲或呼安土街火小
虎走去皆曰市人不開盖火滅也酉下牌同出主婦
遊余曰先生約賜書幅何故食言余曰爾時九山桐
山二公約贈絖而不果既至即揮灑我那食言者主
婦復要九山九山說辭以他語乱之至堺街皆別金
城獨送至九山贈薩摩公所賜菓子一筐曰呈令郎
君。南陵秋雄二兄本月中自東至南陵兄盖上旬
発東而未至也。今日金城語曰豪商某新置一棣

命送金三百両於其親家使僮豎之遇三盗掠金去
隷僮皆傷明日捕手縛隷即盗使某等途待也隷曰
我久為盗自謂今般出新工夫必萬全也不圖忽露
見捕手笑曰陳腐々々余曰盗又有遼豕乎乎皆絶
倒

二月朔

湯肆帰路過日原氏曰已牌我将出顧早来矣。八
郎来賀。秀民来曰初四日請集敬廬。孝哉来矣
且謀愛太件余曰請使尊翁来。與室氏謀将觀有

宜所謂別業曰卿宜之主計氏待我巳下牌携俊次
省三訪哉出訪宗助々々曰某今朝自京師帰訪頼
藏不在至欽次氏廉端戸外乃不入置刺而出使省
三曰有宜曰請會松本氏余取仲街至主計氏室氏
二見有亟既待焉主計供茶有宜導渡難波小橋至
對州邸傍北折一丁別業在東畔之西隅四面皆有
有者商買居之西舎側傍有小路入之長倉西匣廣
庭東関南北皆宅花木百数輪奐驚目俊次曰始造
此園者盖費三四千金矣有宜曰國主遂以奢覆家

而死寡孤將賣之直五百金先生有意乎我周旋三
百金而可付者六七戶猶償內數兩足以當三百金
利貲矣余曰我未見國莊如此廣而直賤者就三百
金又不容易且熟慮而決與肴宜別使者三計哉返
過朝日店買食遂赴西橫濱為俊次相宅々臨水狀
而清余曰古事皆好唯憂時霖雨步窮廁漏乃問汲
水者果爾俊次過宅主氏不出渡奈良屋橋校仁也
從俊次久之來訪左仲未下牌返趣翦人松井大右
衛門者來不値。油屋善兵衛送芋漢。遣者三於

道庄氏問前日所囑㒵橋本竹下東既発乎否答曰
既発。謂一治曰我欲留吾子然汝哉父子為愛太
苦請務不得不許何如則吾子去我家猶有友月可
依爰太去我家則無所依且我既為吾子㒵友月約
自此有大利害哉言可也一治曰唯命余曰我有贈
言吾子善之聞之乎否古謂向人懇貪須顧其行也吾
子名以貪變人之養覺飲酒買肉太作唱生態名覺
相及儉吝例用執敢爰之今後宜克兄校室氏㒵仁
也阿石觀市過戍牌不歸將使計哉迎之歸戒之

二日
浴湯肆歸路訪孝哉曰今日顧早來。渡邊順八郎
矢田㒵三右衛門新正東至 順八郎送雲冊㒵三右衛門送金百匹
。惠眼來贈金十足 先是乞書屏風一隻。今井昌平來送粟
子。松井大右衛門東乞字不見使俊次接。健藏
送整肴。孝哉來炙。一治之交月氏。室津舟子
中屋喜助來呣長尾良哉乞九桂草堂隨筆十卷乃
付之而取金三步一朱。朱牌赴棠蔭拾夾為主計
金城至徵雲獨不至為主人作画三幅各掛一絕 山水

西田山中多松樹鬱々又青々居人無一連終月闃 曰荒芩又曰荒孤亭倚松峡畧約斷蘆陘忽見孤燈
煙上此間栖者誰蘭曰蘭似君子林 不獨栖遅孤芬唯自賞不慍人不知 酉下牌者三
來迎乃辭送主計至大江橋。磯部寬五郎來告初
七日上梓歸江戶送芋羹。友月使人來取一治
賬

三日
讃如例徹雲來。相馬東送隨筆金百足。金卯來
謀俊次卜居件。春波來乃語有宜所謂國莊件曰
吾不慣浪華事情兄請為我決可否對曰諾。孝哉

来癸曰家翁將爲愛太來謝既而使人來曰今日有
事不能往趨。遣省三於九山氏囑返伊專袱遂之
稲西屋庄兵衛氏囑答村瀨秋水東送書四幅於秋水。宗
助東致南陵兄正月十八日東籬治孝也正月三日
及十三日東。柴六郎東藏通兄送粕漬紅鬣魚孝也送新婦里室氏片納
兄東曰我以卿言故勸兒源東遊矣先是源兵衛先妻使余說兄許共遊
東籬治東曰家母聞先生夫人有遺服欲賜之新婦
又曰林外婚時當設公膳然以不臨故呈膳料金百
疋祈叱存又曰卿氏以凶荒故竊謀鏈豪商居宅官

捕黨魁四人下獄六郎東曰其在筑前津詳人過福岡
而謁宰府管祠途中極倨傲土人皆不平先是兄東
曰前日恕報鄉氏件官赦罪因事平余不解其故得
籬治報初了。有豆來飯之余曰君豆爲我見春波
。卒島丈庵東至送鶴肉。柵橋平右衛門東曰初
五日稲生条請臨

四日

寅牌地震。昨夜微雨天明晴雨未定遣省三於緑
埼氏曰吾怕泥行請延南德寺之遊爲明日答曰諾

。紅野平左衛門四東至曰謹領書扇十柄。壁圖
寺東景東曰本月望前後岡麓梅花方開願臨。文
哉東爲愛太謝乃共戒愛太。仁也孝經句讀卒業
贈愛太省三各百錢。磯部寬五郎使人來取其稿
答曰前日既付外山彥三郎矣。彥三郎使人來取
所囑書。遣計哉於河茂氏囑與中村吉兵衛東且
致籬治東。遣省三於濱松卿招村上大三郎返曰
數日前既去。東春波曰園莊件拙荊云乇廣則多
勞且再思愚以爲是亦一理兄請爲我熟慮勿爲傍

觀者所咲。秀氏來曰今日申牌請與小虎同臨。
宗助來以府內公命賜金一兩三步曰先生屢報時
事使我知備故謝其勞乃飲之春坡來共約明日同
觀園莊。仁也携省三至河邊氏買論語。申下牌
小虎來乃赴秀氏氏其岳父小西某廣屋定七在座
少焉倭次來主人供盛饌與小虎作書画數紙戌下
牌歸。遣省三東有豆曰明日午後欲同宗助春坡
觀莊園請預報園主借鍵。今日付籬治孝也六郎
東於倭次又使倭次致六郎東二通於金卯

日間瑣事録己未

二月五日

卯上牌與俊次訃哉出使省三促緑塢近南徳寺省三待曰緑塢石工將食而来訪龍潭贈鰻鱺緑球塢石工至潭導展墓使石工測墓地廣狹將立石表城之時天陰寒風擘面乃返寺石工獨留潭飯余及緑塢飲俊次曰且凌寒又付金一両二步囑買奉書紬歸路過金城氏使省三報八郎以將相過返白八郎曰請徐〻余諾有宜所謂園莊件緑塢請挺觀之乃

謂省三曰吾子導宗助春波有宜與我會主計氏午時至八郎氏始坐省三導有宜至有宜曰今朝園主曰今日當上午稲正參舍人四出不能導觀園顧改卜日某拜趨欲告先生既不在聞春坡先某而来某謂必觀園之故也逐至其家春坡君未返乃告其由於舍人而返省三君偶来矣又曰或觀園主欲尊園價且緩之不然恐墜其謀余曰然有宜去使省三告宗助以有宜言八郎供飯省三来曰尊大人既遊大逵乃拜訪宗助謝昨日勞使省三告緑塢曰觀園件且期他日来牌返○松田右文齋金子在中東里○昨日送金弐十一於社課題今日来謝贈饅頭不値○石原源之助来乞画箋前日余所贈肴料及菓子一筐示値○三宅相馬来不値留其所録三越御程記去相馬勸余北遊云○申牌塗氏與二兒返○徳基贈菓子數種曰祭神之餘也○遣省三於相馬氏返其稿且致所囑瓢銘○室氏祭庭上稲荷祠招松村氏子女今日寒威異常如卯遊人比常年頗少○故婢阿稼来宿○仁也始讀論語

六日

棚橋平右衛門送糕○春波東曰向者昭谷口君聞今日有暇往觀莊園如何乃遣省三於有宜氏示春波東有宜曰莊園未可得觀也省三乃拜春坡歸○秀氏朱余曰午後来將供膳哉糕既而使人来拜白門生出不返別無男子不得出家○北諸送示董文敏書一幅及大熊文叔蝦夷所發東一通曰聞先生購董書贋與此並觀而鑒定又曰大熊翁述蝦夷事情頗詳且言及先生請一覽○伊丹屋孫助子態三

卽來告將遊府納別載與南涯兄以下數。將爲源
兵衛賀奉書紬緞者三名大野屋七兵衛亘閒内山
七郎右衛門將自浪野來別曰今留阻止族大決君
有恒來曰國主典國於人始全六百五十兩而不
返圖既講淇艮之有淇以似圍詠阻滴價既居復附
國主曰吾子返津全哉亦返周國主請返金法務之
未而敢國其人將許不有猶以叛某薄洗生觀園於
其人曰國主將貴翳國而贖返金其人乃曰非返金
無論之仁乃國亦不同得把國主欲洗生餘炳觀之秀

民偶里乃拼佚祇日彼去。今日雨下頗暖

七日

松永伊兵衛來乞書板。孝也源兵衛正月二十四
日東至孝也送亘國衛書画編本十四五葉刻文云
公及余範治孝也六郎光太郎詩五岳千原太郎兵
衛画也源兵衛東日奉書紬件既報家翁矣本月十
八日訖小倉使呈東一通浮沉何如別有六郎與金
卯東乃使復次致之。終日作家書既而遣宥三於
伊丹屋熊三郎許囑爲送半僕一筐於南涯兄二兄饒治孝也源兵衛三右衛門

皆有四末。載與蔽田平次兵衛來々曰大夫君以族屢
告時務使宗助來賜有資兄請爲我代謝東兄東入中年。
緑鳩東送石工所錄墓圖目測費當金五兩二朱文
曰明日小泉玉藤居請臨。有恒來曰先生欲携復觀
園莊遲速唯命余曰翁歸路請告春坡曰明日巳牌
同往觀

八日

卯牌將洛湯肆謂宥三曰吾子歸路過熊三郎氏曰
余且請觀天満莊園既入湯堂與熊三郎遇乃約午

前而返。春坡東旭今日有故不能觀莊園願述一
曰答曰熊三郎將以今夕上船不得捉命乃使宥三
告有恒及宗助期午前有恒曰願午後也今朝讀後
謂金城曰將觀莊園遂赴玉藤之會途過兄許請爲
我具飯答曰諾至此使宮太謝曰止將以飯後過。
遣宥三於北浦氏返董書態文叔東送示余所藏董
書。善四郎來聞講。岡場恭藏來乞字曰某播之
產賓吉沢雄之進從兄弟也余曰二十年前御堂後
一醫困内山牧山相見姓名與君同親疎何如恭藏

曰敎義父也余曰牧山何如曰死既久矣○午時熊三郎來乃使俊次報宗助省三報有恒有恒偶偶至乃出於也後默省三從至淀屋橋熊三郎曰某明日去不能往與國主應接件各口君南隣會所某頗慣熟等稱宜招彼議某去後事務也余曰善哉熊三郎去使者迎宗助至主計氏主計不在宗助以下皆會憩不見有恒余曰必留於也返其家與東物也既暮然乃借風爐瀹茶舉至莊國計其廣狭南北三十五間東西十五間觀畢熊三郎曰国價銀二十貫戔似貴頗減五之一也至大江橋宗助熊三郎會所某仁也更於去時俊次省三送有恒送至綠塢氏使省三歸路與東景東於綠橋卿大氏東曰間國麓梅花望前後好矣欲十八日發何如云〻綠塢與金城既在玉藤即往比入門與綠塢遇曰金城翁為生香和尚所要未得出家也和向使酒戕社所畏故不相告池岡清次郎先在堂飲觴杯一兕兕曰某姓名後藤梅溪即金城𨚫人今日會主也清次郎曰此人未成童才氣起群接人如老成人後來造詣不可測也既

而金城翠國玉江等二十餘人來會生香亦來曰遂聞盛會故為不速客言畢去皆喜分部相模東言同生香亦去衆皆揮灑生香忽出酒氣勃〻曰貪道恐公等謂我因人飲食故獨飲別室矣醉態百出通余乞字懷出梨一果乾柿一枚曰聊當潤筆衆厭之稍〻避於別室時寒甚皆曰願尾以朱寒莫過焉余以凍鐵頻促綠塢蓋飲食綠塢曰生香未去而飲恐生鬪爭姑待之乃借店主紫袍衣之日將没生香去獨出好飲後次以有事於金卯先去省三來迎乃返途過熊三郎氏熊三郎既発送者未返省三曰向者熊三郎使人迎先生於其家別莚某往告先生未返彼曰莊國直二十貫戔價賤也然付者頗横且付者借主所納償資歸月百戔價不必然須檢察勿為國主所欺也雖某不在會所在諸務委彼可也戌上牌返

○健藏來不值

九日

播磨屋松助使人來致源兵衛正月十三日柬○松永伊兵衛使人來取枝○達者三送梅花一枝於賴

藏東曰庭中江南梅閑謹呈一枚頼藏東述謝且曰
今日頗晴暖往觀梅莊何如乃使叟太〻往答曰諾。
遣省三於有冝氏嘱吞松田右兵衛東送詩稿右兵衛途
過宗助氏謝且問有府内便乎否答曰一二日後有
西下舩。相馬田東至先是東送其詩稿。未牌頼藏携二
僕至乃出省三携行厨而從上高津祠紅梅數株閑
者五之一過棡橋平右衛門於茶店話良久去至梅
莊閑者十之一假店人端乃置榻梅下而披行厨竭
女來去不堪絃聲四起頼藏笑曰月明林下美人來

是西土流也紅粧軟服白日冶遊壓倒梅境不得敵
出是東方流也申下牌去過寺街入本街入稿舟店買
飲蓋鰻鱺余知頼藏欲償直為旋出先償之既而頼
藏使從者付金主人辞曰既受頼藏愧謝酉牌返使
省三送頼藏。交月興一治琳交月送梅花一治送
柑聞其北上乃訪興吉田有秋東々曰本月二十三
日後將拉家眷賽男山神祠遂觀賁境梅花敢先報
。北渚東送董文敏書幅

十日

一治昨夜面約今朝法。路陽肆。松永伊兵衛東
送金二朱及肉糕。健藏三來贈雉肉飲之後次興為
先是健藏曰荊婦方妊所生男則請先生賀作女則已
今日曰女生果不堪怏〻唯飲酒送日余曰我四娶
皆首舉女次生男是吉兆也云〻健藏喜。歎人小
幡彥七來見贈茶梳先是坪井顏山東曰小幡藏人
者我藩壯士也東上總兵庫營務欲拜謁乞誨云〻
彥七曰某舊名藏人近改名矣又曰顏山既罷官。
有冝來。會所送示府尹所下牒四通揭其畧一曰

箱館長崎神奈川既開港共外夷互市邦民欲移居
為者須就港吏請也一曰唐和明磐件既許近江屋
五郎兵衛某某等設酉線畧須知一曰近歲賊横行
既嚴捕緝猶有闌入人家者隣里須戮力折禦莫坐
視人之袁不救賊若相抗殺之亦不可一曰某坊坊
正某等三人精勤職坊沉費各賜銀一枚云〻保年文
摘譯其意。今日綵搗使石二來示墓圖曰此様則直金二兩二朱或一步請速書其表留紙去

十一日

東景四東至東曰閑翁梅既好然寒威猶劇不冝遊

吾聞先生將以十八日東時哉請莫愆期望共回十
三日公携妻上途遊男山及伏見十六日
返何如余曰善乃餞後次省三母舍爰太討哉從行
○載興南陵兄範治孝也源兵衛東○午時拉省三
出訪宗助囑興兄以下衆遂訪賴藏使省三視三宅
相馬在否返曰三宅君曰客將來請莫過訪乃至相
馬氏謂其從者曰某將遊伏見恐不遠公上途故來
面别相馬蓋黄出曰向者從者誤傳先生命曰吾宿
棚橋氏請枉駕故以有客辭先生若枉駕某敢辭之

乎且坐乃授其所囑湘雲合詩七律載集及敬齋集跋文
返其稿主人喜供酒少焉客絡繹至乃辭主人曰某
上途在二十日前後願更一會又曰先生北遊請莫
違約訪八郎遣省三於綠塢氏囑致湘影雲影二女
墓表於石工返報不在又使往視玉江相模在否皆
不在乃歸○平右衛門來乞不容不值○阿石乞暇歸
家○春坡來不值○石原源之助同文麗來告本月
二十二日兔角亭讌書畫會紅花堂携桂亭者來告
三月六日會兔角亭督乞字也不値○石峯請從岡
麓之遊不値○加賀松送大豆○夜觀御靈市夜次
從二兒亦請從使省三買正也遂避乃返之歸路過
秀氏武其妻見曰拙夫方調藥婢舊奈油氣衝鼻余
言其故妻叱婢改煮既而秀氏見曰門生逃故多冗

十二日

平右衛門使人來取書○相馬來贈金許多報以門
茗且飲之○午時携次省三出訪宗助乞筆函附蔵金
及證件類曰明日興賊春北上歸後取此使省三謂玉江
曰請會田蓑橋比余至橋既俟焉余曰吾子欲從我

探三越須見三宅相馬也被欲東道記北國里程又
作地圖送我其意頗懇矣玉江曰諾遂興訪綠塢囑
二女墓件綠塢供鮓請從岡麓之遊爲主人作畫數
紙石津善兵衛來申下牌拉玉江返飲之夜去○吉
次妻來不值○郁太郎來曰正月十三四日後疾目
近又眼痛暴瀉方在蓐然稍愈不久將趨去々○橋
又送洗衣數領○今日使省三囑興森脇忠兵衛東
內封寄懐詩一首於玉江余又手授村瀨秋水畫三幅曰請
興綠塢誅命工裝之茶曰諾既去畫猶在席乃收之

○使省三促覺兵衛裝潢及泯清堂修筆○橋本安
齋來不値○龍潭使其弟子來送菓且問所囑奉書
紬既買乎否不値
十三日
講如例○石峯來贈饅頭約廿八日夜同船翫東景
り大坂屋七兵衛來告内山七郎衛門太昨夕至此
地○講後將上途以天陰止至午後皆謂必不雨乃
與室氏二児出家憂太計哉從旦高麗衛室氏白良
人所命贈吉田生雲丹安右之使憂太走歸取之遍

片街北風大起寒如嚴冬室氏與二生交負正也上
漢川堤風益冽舟皆掛帆而下堤上雜落剝處梅閒
香氣掩舟未至牧方二十丁日没使憂太從仁也取
堤路先行求逆旅余輩避風自田間進始入牧方憂
太在路左店頭余曰凡求逆旅須於驛中間兩端人
家多湫隘不可宿吾子未講道中之學也既而主婦
羞食及臥且皆潔余及賞憂太之功
十四日
丑牌館人起進食寅上牌上途月色鮮明霜花如雪

往一里半天始明上男山謁石清水神祠官方修祠
丹雘一新金璧光燿四邊小祠及塔亦皆修飾祠丹
冊殿皐柵不許入爲祠門外有賣鴿餌者買之鴿集掌
及肩背十餘負正也怖悸啼使憂太先行報能村安
曽將下阪忽聞壇上鳴螺役夫四集山上朝望清明
爽快表山裏水青白相媚室氏嘆爲無雙勝境下入
街憂太迎曰少曹氏舍人曰我主往泉南矣北行上
堤右多陂塘水鳥數時風大起然陪所日至淀大
橋壞設柵禁往來止流有渡揭書武士外渡錢五文

余曰我輩皆士獨付室氏渡錢既入城下有小橋亦
設柵傍有渡舟蓋集渡錢以爲修橋料也又使憂太
先行報告田有秋仁也忽啼曰足痛時正也有計哉
待余與室氏左右仁也而助之往甚遲午時至有秋
氏先浴湯肆而飯既有秋舍人導謁御香祠自祠西
門出入梅林閲者　二十之一東南行至善光寺畔
望寺門比往年更壞南行梅閒漸多過六地藏余以
下皆疲憂太負正也計哉負仁也曰晨始至黄檗導
室氏觀諸房黄昏至宇治橋使憂太買舟復命曰舟

人曰此至伏見僅三百文例也今日既暮請加二百
錢余曰二百錢例也彼既加百錢更加百五十錢可
彼見我疲少貪且不顧去乃向平等院舟子尾来喃
丶不止余不顧休院側假店從者疲極憾不得舟乃
問店婦舟價何如暮曰舟子少以日暮為辞非三百
五十錢以上議恐不諧乃復遣慶太曰彼所求若過
三百七十錢莫許既返曰彼取初言不肯減一錢余
曰勢至此雖疲不得不強步從者益恨至橋側慶太
計哉後余與室氏先行舟子逐及曰某請減百錢桌

氏曰公元欲賜三百七十錢何啻三十錢不敢從者
乎余曰善舟子應聲去慶太計哉及曰既以三百七
十錢買舟矣余曰何不速報而為舟子所先乎我既
與彼約四百錢也忽有別舟子棹舟下二子曰即此
舟也下堤入舟前舟子来入舟二子責其既成約後
復加三十錢後舟子来汝輩衆子責其既成二子欲
以如約余曰我言東於吾子言我既許之而違不祥
也付四百錢後舟子去舟中寒陪堤上諸脩薮而春
水未生然行駛須臾至京橋出返有秋氏食復浴湯

肆嘯有秋買舟曰須求至丹池街口者亥牌舟子来
迎乃出西行二町左折就舟舟子歎人方鬪久之止
舟即發余眠每舟膠沙覺凡四五時

十五日

隣座客出菓子贈正也又有隔座僧贈砂糖卯下牌
至川崎舟衆淺沙膠篙工皆入水推之百方不動客
不耐出舟者十餘輩始下辰上牌待丹池街口返俊
次速十三日後事如左俊次往馬場泰藏氏致其所
乞書八之輔来致所寫九桂草堂隨筆一卷以上二件十三日事

有馬凌雲使人来問余在否平右衛門使人来送閏
華金二朱及君紙料錢百文松永伊兵衛来贈海鼠
賜及神馬藻村田七兵衛来送閏華金二百疋堀口
健次郎来訪會所來取天王寺彼岸祭費錢十二文
以上六件十四日事口携俊次宿三浴湯肆遂將訪内山七郎
兵衛門至北久太郎街梅檀街東折處路右有大廈
俊次後逐及曰彼乃松永伊兵衛家也乃返訪之伊
兵衛供茶盧汀見使有三視七郎兵衛門在否返曰
在伊兵衛曰欲陪遊天王寺何如余曰善至七兵衛

門氏介後次相見余贈菓子一筐主人供飯伊兵衛蘆汀來乃出皆欲觀新山梅花余曰彼地同心住處禁外人入禽村上精右衛門同心也必與彼地人善須先訪之精右衛門不在至新山闕者五之一南折過寺街至產湯祠休假店店人羞酒百端不聽過梅莊東畔西折又北折入莊花與遊人皆陪前日南行沿線路觀新開地作四圍八十八所及三十三番觀音祠等石燈石碑隨處簇立後次曰甚哉佛之耗財也余曰財不徒耗必有藝之者唯此地高敞東望膽駒

連峯如屏麦田桃畝縱横數十萬頃亦一佳境恨為佛所俗了矣近天王寺東門遊人稍衆門外梅花僅開十之一門内遊人數萬塵起如雲放生池東畔一舍下有石泓石作龜首水自口濺伊兵衛懷出小板數十片皆書先祖法謚者投泓伏視泓左右前後板片數十萬衆爭下長杖壓板浸水問其故曰以免淪頂之義也後次曰甚哉佛之愚人也池西畔舞臺上施朱欄管籥四起僧數輩皆服錦襴從者帶刀者數十自北步上臺蓋今日丁佛涅槃行葬祭義也後次

曰甚哉佛之尚奢侈也繞池立者如堵墻不堪喧雜不畢觀去西門傍新立大石碑書親鸞聖人御舊跡、七字結構新祠輪奐異常蘆汀曰豈聰哀僅藉愚夫之力以持門戶也過一心寺入今宮南行至街將盡處東有一店揭書溫石湯三字設爲命酒食味極淮伊兵衛免余席上作函以賜主人店對東岡神祠佛閣自樹間抽天王寺塔矣九高俊次曰先生今宮春望詩盡今日所見矣東岡一帶幽閒地返照蒼茫烟靄媚多少樓臺春樹中塔尖猶認天王寺黄昏出至心齋橋月始出余曰今夕望也而昏

黑既久蓋前月當小建誤置晦也至北久太郎肆別酉下牌返○春坡支月來皆不値○坊正下牒曰客臘閣部公將東巡檢海岸當宿於中嶋松山邸公往還日沒沿路須設桃燈又曰公所過處須崇沙設桶與帚又曰每坊出摔者坊正須服麻社祚而腰刀月行司以下須着羽織及袴而莫腰刀曰公方過勿從窓間覗既過勿走出群觀又曰公目所及行路者勿停趾勿失威儀犯門闔不少閑又曰公過時禁上樓又曰每坊須標坊名又曰備大盤水須記坊名又曰

公舩列處禁舩匠運材嗚笭又曰岸瀕者須收築水
中須疏踈織物又曰公過處商賈莫敢賈物勿開店
又曰公宿所近傍須嚴于板謹火又曰松山邸前禁
浣衣（以上皆邦文摘譯其意）

十六日

昨朝一治來余留之既聞其竊買酒而飲也今朝復
來乃命招友月至余曰塾內禁酒我家法也犯者必
逐一治不足惜然同席者諸當坐一朝逐數子亦所
不忍今日且枉不問師須切戒之友月曰諾此行某

屢飲彼彼以禁酒辭而私飲實可憎○野添道也來
至送金百疋及赤小豆賀春禧○已下牌聞堂嶋火
遠從次省三候賴藏鉄次相馬八郎玉江緑堝諸家
返曰唯一家燬○昨日來屢促阿石歸午前始返謝
以病○先是俊次與余謀借奈良屋橋西畔宅今日
告宅主以前居者不肯賣付物辭（大坂俗宅主唯作屋及四壁使居者
作兩戶障子類名謂付物從來者買之而住）○內山七郎兵衛門來贈紬
一反飲之買其所攜紬十四疋○森谷塩屋七兵衛
東於大七氏（送書扇二柄紙一束於七兵衛）○書林河佐者致大坪

捷藏東○緑堝來告石工將以十八日立墓使室氏
接之○秀氏使人來致梅巖東○河茂來為小田嶋
治兵衛乞字以其所乞不詳命問之○玉江來乃介
見七郎兵衛門○託玉江送書扇一柄於平右衛門
曰前日所賜紙料百錢鄙意欲辭之然嫌於好名故
換以此也○附喬通也東於省三待伻至授之（返其書狀）
一札○病甚雇阿熊按摩

十七日

秀氏借金過期不返東促之○已牌携俊次省三出

訪宗助取所託華函出金二十兩復託之宗助出福
嶌彌兵衛田東援余且曰前日敝藩世子生山田武
助報家君皆往視之則既卒訪相馬致其所囑九桂
草堂隨筆一本主人曰某將以二十日發訪玉江玉
江供飯訪金城其母見曰新婦歸寧未還先生欲何
飲食余曰近以病謹飲食今既饜媼莫勞念永井大
二郎至乃去過福島上菅祠畔取生路直北行右折
渡無際橋返左折出梅田直東取田間徑至天滿訪
春坡春坡欲供酒固辭申下牌返○九山來不值○

藍田妻來室氏留之供飲使二子及婢送之。遣省三捻東上橋觀大石（大石地名）舟來乎否返報近日旱晴往還不斷。石工來曰向約明日立墓然所買舶有故不得發請延一二日余曰二十五日後可。今朝服後次所調姜桂湯二貼忽下利頗覺快午前飢甚而食後腹脹而嗚吐氣不止日沒益甚服當藥時少减而服攣急且痛使許哉按摩。分部九觀使人來謝候状

十八日

講如例。石峯來曰今夕有事不能陪遊國麓乃勸健藏玉江玉江以二十二日書函會辞健藏請退與家人謀既而復來辞室氏欲買深野新田米乃謂健藏曰請送貴倉米一斛五斗曰諾。伊兵衛來飲之。使省三招大野屋七兵衛曰來取紬直既其舍人來乃付金十七兩二步二朱而嘱贈内山七郎右衛門日田半紙五百葉書束紙五百葉乃答渡辺順入郎矢田與三右衛門東送書一紙於順入郎函（一幅於與三右衛門）。早川祐太郎來乞字曰某數日前入京今朝下聞先生有北遊志其往美濃笠松與青木益太郎家近願拄駕。中村見泰來曰此行從寡太夫遊江戶將以明朝發贈博多織零片去。月形深藏東至見泰（致之）。佐々木大學客年十二月朔東至（伯州倉吉脚夫致之）東曰先生過夏所賜手教及詩至感荷實深、某奔走東着不能速奉答敢謝闊秋香元恪皆既下世先生之慟可知也某老衰日加然欲一遊京師早晚梓昭預期以自樂云爾乃遣省三於脚夫所寓託田東。九觀來泊堂嶋裝潢師某來見曰村德君傳先生命令其裝書函三幅敢問其樣。秀民來謝曰一二日後少返金。遣省三於東上橋門大石船以何時発乎答曰戊牌發。相馬使人來致隨筆膳寫料。二兒終日遊藍田氏。復遣愛太於東上橋畔灘重氏曰船發時來迎我。綠塢來。戊下牌愛太返曰船既移於西國橋下矣乃與綠塢愛太出省三送船在中流越二舟就舟闕不見人喚舟子不譍隣舟子曰船主盖眠艙内也乃坐無燭又無衾隣舟子曰賃蒲團者將來姑忍之既而來蒲團薄而挾問價曰一片四十八文

余曰如此者雖數十徒亦不救凍也乃讀憂太曰舟
子眠不起蓋將曉發也自今待至曉必凍生病吾子
之困人一至此乎嘖蒲團者曰我亦諒公不能卧我
惡蒲團蓋取公家物來乎乃返憂太有三取蒲團三
片至乃卧者三去微眠忽有數人來履聲起問何者
駭曰有人乎聽其聲皆老嫗也曰吾輩欲出船嘖者
公何不縮脚余曰凡船先至者占善處宜也嫗若病
羸何不早來〻嫗遥謂余脚曰公嫌我老身假令我
年少公決不相拒也乎被余衾余曰莫戲儕嫗有一

簡客呼曰公是士人嫗等不得無禮復駭曰士人乎
懸如余乃縮脚緑鳴憂太亦皆側身互相讓而卧少
焉船發風潮共順比日出詣大石村口託蒲團於舟
子曰送之灘重氏副以與灘重以約子曰我所送蒲團
三片將以本月二十二三日取此云〻

十九日

出船緑鳴別回來有事於東明村余曰事終須來就
我歷圖寺也余不經此地既十年不復記路誤而行
至于返卯下驛至東景氏主人既俟其身并僧數輩
見已下驛東景及二僧導出余告緑鳴在東明豊田
次郎左衛門氏東景走一僧迎之比至東明北畔僧
返曰客往他家矣東景曰豊田者我舊友也且往訪
去二僧導過石屋住吉數村隨處梅花盛開本年春
寒異常至此尚晴數日暖如夏初皆拭汗不已休一
店東景緑鳴及至岡麓數千萬株無一不開者先是
遊此地者數度大抵赤者開淡紅者未開今日則紅
色氤氳梅自如霞翠微有假店賣酒倩設席其前而
坐側多設席者或鼓絃男婦絡繹來觀游止萬般去

來煙霧之間如水鳥浮沈余曰此地高爽從來未有
如今月佳觀但恨張三李四輩來汙梅花也十年前
未曾觀一人而今如此後來俗了可想呼岡麓梅花
亦矣忽有一客來謂東景曰某〻輩方飲顧臨東景
指余曰我師旭翁也客曰公同先生臨東景舍人負
行厨至方飲客頻使人來促余曰彼何人來景曰名
灘宗頗有奇話者乃使東景往余以既飲辭東景使
人迎乃使憂太往辭不可竟不得已往灘宗等十餘
人團聚座灘宗指一客曰此會主也又指一客曰此

浪華長堀人上客也又指一僧曰某寺主也皆通其
名余志之長堀客曰其出入大村邸間高名久既而
辭趣席余曰來時遥見山下村落梅多歸時宜從山
路也乃取生路經數村到處籬落梅香馥郁余問鄰
宗奇話何如東景曰彼此地祇也里正暴使村民彼
衆衆怒手叉之官以曲在里正遂檄之彼謁其座患
恤里正遺祗因得無復訾然恐後報念佛甚故與哉
善至住吉北畔地忽陷成壑數丈以下皆石峭壁峯
立凡十二三丈而至底水淺然或瀑布者數處既渡

脚下○室右築起數丈上作小石渠從上流分水瀉
焉數十步代渠以木筧迤邐數百千步入人家屋椅
而運碓車一村皆碓舍車聲轣轆水支派縱横右入
左出或筧而通或筐而蓄或穿其底直下數丈以爲
氷簾綠鳴曰用水未見如此之巧者路以避壑故迂
遠二十丁計皆曰生路多趣不覺遠也終渡河原溪
出於東景氏舍北申下牌返與綠鳴作書画梵嫂見
曰吾兒始生先生見之曰兒頭似惠可大師画像因
名惠可麻呂既十一年矣

二十日

辰上牌將登摩耶山東景送北行二丁許别使昨日
所伴二僧潛龍孝本導十四五丁至画馬堂十年前
所遊以北爲生路左右茶店極往潔余曰此地海望
絶佳異日必投宿焉店盡迹曲折陡上滿山皆松沙
路無石使叟太及二僧皮推腰綠鳴笑曰先生不飲
之醉李白也熱甚汗滴不止路傍石標書從山上何
丁每三四丁有假店賣果糕衆渴食柑無數翠微以
上松柿雜木蓊蔚密陰生凉葉香如花廻望山下皆
海平地可十七八丁村落地塘松堤麥田參差交錯
歷歷可指每上數丁海漸濶地漸狹至山門既十五
六丁海直接山下地則迢遥如帶海比昨日更穩貼
帆更衆多門頗傳一童設榻賣糕直廉而肯擇門柱
白處題曰安政己未二月二十日廣莊與石綠鳴伊
六街僧潛龍孝本遊焉此日天暖風柔山靄海霧皆
氤相和舟帆去來于其間如鳥倚門柱眺覽久之去
門内迤益收狹益光上磴二百四五十級左右僧房
四五壘石築起數十尺如城壁或據巨巖數十百尺

磴盡有平地佛母祠南面左右老檜古杉森立萬株
祠廣而古潔其前左小祠一宇二層塔一基石小祠
二宇鐘樓一箇樓側有画馬堂祠後小祠一宇其後
樹間又有一祠凡屋皆用檜皮不見片瓦地寒可知
画馬堂敞豁無比下瞰群峯疊〻如鮮起浪立壁圖
寺在脚下如躍身可墜屋背揭繪中有聘博具前設
闕鑰者側書今日以往如此蓋盟神止博也下磴數
十級右折數百步有巨杉一株繁枝如山解帶匝之
二丈四尺也矣僧房有神籤皆探之得吉緑鳩獨得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二十三　二十五

山占曰有喪財事主人有言緑鳩怏〻余曰吾子三
錢買杖既忘之豈非喪財乎此行為浪華某氏誂雛
絶其義子於東明人豈非主人有言乎神占實中乃
釋然下未至山門數步石標書布引瀑布道乃下此
陂急陪初路木陰更深下五六丁聞水門聲樹間當
面有峯皆謂瀑又上趣峯也余曰既有水路與此下
必矣既而至峯根路南下天光一綫下椄平地水穿
巖心下成瀑布狀數處甚似勝尾寺至箕面途中四
顧摩耶左奇峯四五矗聳刺天凡下二十三四丁渡

橋地漸平見人家西折過山椒松間十四丁有基兆
初聞摩耶至布引一里至此既五六十丁毎遇人問
之或曰五丁往七八丁則曰八丁往八九十丁則曰十
四五丁皆飢殆不能進最後有茶店一婦呼曰向者
一人携行廚過曰客過請傳語我既赴瀑布矣公輩
乃毋客也予皆悦曰然問前程曰六丁皆曰信往二
丁左有大池其西南人家陸續北多茶店問地名曰
熊内遵北折渡溪涸不見水渡西路忽成坂極峭萬
松丁〻風上四丁許至頂有孤店〻北斗落數十丈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二十三　二十六

右山脊盤陀色如凍石飛流懸焉聞長二十四丈底
淺而翠瀑布側十峯如立掌者駢列頂皆冠松東景
舍人卯作出迎曰公輩必飢店在子舍孤高枕如馬
鞍處就披行厨奇寒逼肌遽加衣余僅傾一卮大醉
而眠忽聞人聲起乃東景與法景也東景曰先生何
不至瀑下而仰觀乎使階龍孝本佐佑余而下數百
步至瀑下水氣撲面卯作尾來解衣走進立瀑下滿
頭浪花雪散良久出余歎曰文覔亦不知也卯作與
人年六十二但抹謂與人頗悍實然瀑下滿地一片

盤陀水穿其間伏臨脚下陥如咽喉不知其深惴然
悸既而出店南下遠廣而急曲折二三丁右折取徑
進數百步又有飛流乃向下流也俗呼上者謂雄瀑
布下者謂雌瀑布雌十八丈然比雄風趣頗勝其下
流相去百餘步有碓家聞其車之大無比乃入觀之
圖以板不見然横木懸杵百二十其大可思舉瀑布
而從屋背注故爾其以南往々穿山腰作渠石門壓
水瀉渠渠入地底數百步出則横木覓於空中數百
文以注屋背者數處溪每數十步高低傾異碓家有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二十三　二七

數百丈外亦各有高低故隨處設門高低視岸門可
以開闔頗與闇異其奇難模滲澗溪東折左山右竹
林往數丁出於向池側猶々右折過田間東行到處
梅花盛放某亦將花蓋地暖比伏見猴間二十日也
過數村有長松林其南梅林數畦昨日余與東景謀
送上國梅苗於我鄉至此問比梅高廣皆丈餘既經
幾歲乎曰蓋六七歲余曰然則我雖老猶幸逮見我
國梅花師顧今冬致苗千本東景曰諾法景導入路
左蕎麥店蓋使卯作先來命河滿麵也卯作曰室有

病者乃大又導入松林王子權現祠在焉其側有一僧
房主僧方學東景出見入其室坐法景供麵畢東南
行數丁出壁路七八丁黄昏返壁圓寺法景去緑塢
袂赴東明。安國序堂舊名元八來贈肴不値。夜余欲
浴主人以浴所壞墮辭卯作曰向見鄰人將設浴矣
乃導出入一家自後户出又一家蓋村長也卯作曰
我携壁圓寺客至乞浴一婦人曰諾浴畢返初所過
家即東景門人所寓凡十四五人塾則剔悉沿余舊
規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二十三　二八

二十一日

為主人作書画數紙主人謝以金二步。午前欲歸
緑塢未至東景使其門人迎之至飲午時大石舟子
來迎乃辭東景使滔龍孝本送卯作負行厨而從入
舟子代休既上船二納卯作皆去船有數客一人識
余姓名問性情余為剖析頗悉其人悦擧帆風順船
如不行而速來牌入安治川至湊橋北畔出至越中
橋緑塢別未下牌返。省三逑十九日以後事如左
九山東乞詩正室氏使省三買油三升省三往覓兵

衛促裝潰小幡彦七来徴雲以女生送上已糕以上五件
十九日事北渚東促典大熊文叔東伯著從江人今出座
六右衛門来求見室氏携二児訪龍潭輿山中書金
子在中東至清水麻之丞送東及庵有文虎望送示
顧魯公多賓塔碑帖以上五件二十日事石原源之助来取所
囑書米津奚疑者求見衛石人河吉来間山城屋茂助
既乞書乎否坊正下藤曰今日間部公自伏見下街
中諸事須從前日例以上四件今月事○遣燮太省三於灘
重氏取蒲團及東景所贈行厨○使省三返帖文虎

二十二日
参河人石川勘助来乞字不見○秀民来返金二両
一歩○遣省三於北渚氏囑典大熊文叔東先是北
渚送示文叔東中有唐太地出淳似武陵欲扁勝桃源
三字於數十処又欲乞名家詩箋顧傳詰旭荘云云
之語故送扁額及箋三葉因囑典塩田松園東於文
叔送詩箋三於松園○遣省三於有恒氏囑呑輿山中書東
送中書所遂之縁塢氏返銭二百文致其大昨日所乞畫一紙
堀春蘭敎埜之宗助氏報余歸返曰縁塢不在宗助

致南陔児本月三日柬○在東景氏數日暴暖異常
歸視寒暑針當四月下旬侯夜来益暖今朝密雲四
合辰牌雨下申牌晴○遣俊治於九山氏致伊亭席
上作及其詩稿○今日丁先慈忌辰移神位於奥上
饌○健蔵送米三包○夜訪秀民乞診曰且服児薬
七日以驗効否遂欲訪左仲使省三先往左仲以親
族喪辞○既夢與佐君朗晤余知其既亡副視其面
忽化貍去余大呼目覺○燮太病

二十三日

浴湯肆○講如例○遣省三於文哉氏告燮太病○
九山柬曰請未牌臨幸街福亭○使省三往視内山
七郎右衛門在否返報不在○使室氏買人様子二箇
○米津奚疑来乞字午後與俊治出訪牧野青霞新
居不在訪晩翠入門見轎傘狼藉人有行色乃使俊
治稜剰舎人而出至九山氏聞其既出乃去訪徹雲
贈人様子一箇借其僕視九山果在福亭乎否返報
既去在十八庵乃出過難波新地諸戯並閒遊人如
雲至難波鉄眼寺東畔路右縣書十八庵乃入九山

典春耕在舍後樓上而飲妓一名都𡅏二名侍側酒
甚美余不覺盡數杯既而過難波新地㷀欣頗廣漢
福亭舊在酒坊災後移九郎右衛門坊入戶主嫗呼
曰先生何契闊之久也仰望梁際扇余壬子所書一
以贊之四字復飲妓數名出侑酒都聞典妓副余請
字乃書扇及紙函乃使都聞辭以當閏筆日設得婢
引余及俵治襟上樓曰初之一妓新承九山公愛顧
姑避而臥焉二娼來設臥具余固辭乞歇喫終歸。
桂園來不遇。播磨伊東長次郎鈴木又右衛門來

訪不遇。乞秀民藥五貼胃散着。仲谷謙益送詩乞
正。蘆川來不遇

二十四日

奚疑來取所囑書。晚太座。遣有三於綠塢氏問
石工件返報不在既而綠塢來曰石工將以明日立
墓請在先是綠塢欲買奉書紬今日示之借三尺而
去。吉喜贈鮭肉一斤。遣省三於宗助氏示紬一
尺。萬次時太郎來乞書扇且告母喪。八之輔來
傳八郎言曰新居未完請數日後臨所日八郎告移
於其妻家故云爾付八之輔傳字料金二步。暮訪
小虎。使有三招左仲以親族有死者辭。五六日
來殊暖昨日雨今日晴而風齒大痛。夜一治來

二十五日

欲至蓮醫竹內江山氏乞治途過秀民氏使有三先
往告之返曰江山病不能相見秀民出粉藥塗齒齦
頗快。宗助送紬直金一兩三朱及容貝健三郎本
月來。綠島使人來送金二兩且告今日石工立墓
碑。已上卿典室氏二兒及俵次有涼出將視墓兆

以朝有午後先賽天滿菅祠頭痛發熱甚乃返省三
曰迎我於主計氏既而過北里素飯店而食飯主計
氏主人不在省三未至留座氏為典俵次返而臥服
俵次葛根湯三貼熱大發然不省人事招秀民不在
左仲偶來謝曰某兄任湊橋前日暴卒故達群趨矣
乃針頭及背腰胸腹數十處始微眠。九山來。金
城東曰二十七日將會十一吟社於玉藤店敢告東
列余以下同社名乃送之小虎紙。伊藤長次郎來
不值。橘又送漆衣二。大野屋七兵衛來不值。

初帰省遣有三從室氏室氏黄昏帰曰石工甚愿墓
石美好實出意外妾帰路過吉喜氏贈備中黍餅矣
○初疑傷寒稍悟逆上非外感也使計哉調姜桂湯
二貼服之又使室氏計哉阿石交按摩終夜魘而不
熟睡

二十六日

比曉微睡熱勢頗減○遣有三招大野屋七兵衛至
命以油紙包奉書袖十疋○招秀民乞診服其柴桂
湯○牧野青霞來送菓子一筐乞字曰將以二十八

日開新居賀筵請臨又曰帛一片乞揮灑又曰謹呈
拙書五幅願分送貴門生以勸顧臨答曰具備領貴
意但所賜尊華五幅未至僕謂未至却善本地人謝
儀甚菲公莫江戸人視也既伻遽來致書五幅乃留
二幅而返餘○宜園書生櫻井玄壽懟來因從次相
見告將開業京師贈金乞字○主計東曰周先生有
移居意有一宅頗佳願明日陪觀答曰俟命辱其求
薪之憂未止顧期他日○友月來爲天満本泉寺主
乞字一幅贈鷄蛋○有宜來出桃花堂画倩金一兩

二步辭曰此画勿論頭筆也史陽年典幽趣宗玩元
幅借我金二兩一則可二則不可○宮内梧皐告卜
居於淡路街松屋街西折處且言来月五日請同春
草金雪諸君臨話次骨董師太吉來示前日所見觀
音像及墨大吉近自京師歸述時事頗詳又曰數日
前我隣坊捕大盗即掠福島綿源氏八百金者問廣
嶋人携妻妾八人僕六人寓逆旅堂々似大富豪人盖
近年希見巨猾也○書林加賀善來致伊豫松山渡
部佐一東佐一陽年來乞詩正不報促之也○平右

衛門來曰豚兒移居經營未畢請緩光臨期不見○
鈴木又右衛門送扇乞字○李平來送牡丹餅○長
堀高橋南畔西折處備後屋方助來致亀谷行藏所
送紙包二枝之有國字讀一通尺牘前後二通國字
讀曰拙作十首乞斧正謹呈息諦塗集二卷銓百尺
及朝鮮明太魚十餘枚祈叱存○前明尺牘曰大教鐸旭
窓廣瀬先生大人函丈元正開祚淡霞無對孝之收王曆四春方樂無痕盛之意
黎民畫鼓腹于清穆之化志士亦伸眉於屠蘇之酒伏惟夫子逸群絶倫人驚非常才博古通今世重
有用器貢飾日城年揮千篇錦繡照燿雞林文裝驚丈光焔百靈所呵護病魔逡巡收其虐萬人之瞻

御皇天蜩祐介爾福動履亨嘉寢食康裕得副輿情良慰鄙懷僕鄉無檢鏡師而識坪井底蛙時有負笈
禁而身同籠中鳥杷毫不盡切々之意臨緘望任春々情時下餘寒料峭千萬珍攝餘並丙鑒不宣安政
六年正月二日頓首再拜尤恪　晩學生龜谷愼修　後凡續曰去冬側閒尊
候違和而海帶嶺限陽處千里無由知患狀何如即欲脩皃耳奉候於左右而適會居祖父喪焉尋奉尊
且得村山元沖書始審患狀曾罹天行病今漸復常一墍一喜交臻焉僕亦罹此殆上鬼錄爾後諸症代起
殊四月之矣如僕之不材生之與死不足損益于世如夫子僕願二三其身夫子得無恙何啻吾黨之
爲幸抑爲天下慶之亦爲斯文慶之矣僕謂方無一材一能可比方於人唯其頑倅執拗不欲倚傍人門
牆也而獨於夫子詩及賴山陽之文膽落氣折倒戈脫胄之不暇顧執鞭從之鑄金事焉乃竊謂二先
生於詩文如山之有富士湖之有琵琶永之本邦開闢來未見本儔匹矣僕坎井之蛙耳何足知大方

事然自信之篤常嘖々稱之不敢顧譽訛之嘲也淸土近人朱王袁趙在其詩其文一傳諸我彼有抄之
梓之奉爲圭臬者有序之跋之爲其揄揚者而本邦諸儒著述播諸彼者蓋僅々矣僕深慨之欲使我邦
彼猶彼之於我而以爲足爲本邦吐氣者其唯在二先生乎去歲見朝鮮漂客金致鎰者因示之貴
集致鎰者歎稱不措且云其格調敵邦亦斯行至其才則與天下不及也深顧褒貴集而逐僕以國禁拒
之逐就二編抄數十首與之又賀亂使之來因通事示貴集彼譏抄贈求之因以初編三編與之二編四
編屬爲人借去不能示彼深感之韓之於清使輒往來不能也則借通於韓播之鴨綠而以結彼舌奪彼
嘂唱本邦奎運之化焉乎二邦之人或將抄之梓之奉爲圭臬或將序之跋之爲其揄揚也則朱王袁趙
不得專譽於彼尾衡白石不足嫓美於我上之足爲本邦吐氣下之足伸僕長慨是豈不大愉快事乎去
春所呈之拙稿鬼賜郢斲且揭示其疵病指南之車年知所嚮方感荷甚深微夫子教之乎殆陷乎大澤

矣去歲疾病死喪事故紛擾詩數僅々滿百且卒出于匆忙伏枕國不足頫郢斲然饑得之哀自不
能已謹錄什篇敢瀆電矚不措賜教感惠無窮屬者稍得閑暇則方圖策督磨飭以從事於漆翰繼續乞
教正麻有較長進以不負提撕之盛意也恩誦壺集二本謹負左右此去歲所變于韓人也他日一覽
之後其賜一言品題使僕得知所其當勸懲不勝修儀朱提一星謹表微忱幸莞存勿卻山海脩阻無由
親奉咳唾歲月荏苒望河之想徒切也伏惟矜其志寒其誠而啓迪陶鑄不棄其駑下將貫心鏤骨不堪
感激矣不備安政六年端月上浣石上大教擇旭窓廣瀨老先生大人函丈後學龜谷愼修頓首再拜謹
空

二十七日

以上已富林識摸以今日善四郎謙藏等來如例。

金本顯藏東乞字送金百匹日大江橋南畔有山口
吉太郎者請發四東爲。雇春夫。遣省三於主計
氏曰欲觀公所謂宅午時拝趨。宗助致源兵衛父
子正月二十八日東。遣愛太於左仲氏致櫻井玄
尋所乞書二紙返報玄尋將北上。東景四東至曰
蒙囑梅苗直有異同貴者一本四五分雖四五萬本
咄嗟即辦遲速唯命。鈴本又右衛門使人來取所
囑書。午時與室氏出二兒省三從至主計氏主計
導至大村鄉北畔街上曰姑候爲去移晷不來使其

從者促之來曰宅係掛播仁氏之有今日其舍人管宅務者不在方使人迎矣南行右折過大村郵二百步許北有一大廈主計曰是也余曰如此廣大豈爽儒所宜居乎且一覽立其戶外良久舍人不至主計去迎之余乃訪玉江留室氏侯主計為主計逐至曰今日舍人不在請期他日余西主計曰某既使從者導令闔去將供鮮也候次至乃携之出訪綠塢不在訪石工亦不在將有墓石料其妻曰公我來識其為何者何敢受金乃去使者三發吝東景東於東源氏

吝顧藏東於山口氏未下牌至玉蘂居全城健藏先在焉九山徹雪全雪冊山西坨（善四郎号）玉江小鳳翁後至以仲春念七日玉蘂居集為題分韻得真賦五古（拙録）不又賦桃源圖七絶皆曰今日同社盡集且卒晴快暖鳥啼花發四義者全城供酒酣導後次出觀王仁墓九山全城逐從既返黃昏同衆出謂西坨請宿我廬西坨悅九山徹雲冊山送至我戶外室氏迎曰松本君謂將供鮮至其家妾方梳髮無供是之色故歸余西○今日謂徹雲全城主計曰明倫社會當本月中我不欲食言然聞徹子明日明外日皆有事不能來將以來月朔會於徹廬何如皆曰善○室谷秀文助津田龜松送上牌紀儀夜石工來請金以既寢辭○夜半鐘聲四起使僕次等出門視火所入報不見

二十八日

浴湯肆賽御靈祠（近日廢止二件故記）此湯中聞輿說曰昨夜上街米武氏火即盜為也盜入主人不應盜怒傷舍人二名放火去十年來盜橫行莫甚近日焉蓋米貴且上無城代獄久不決故也○講如昨日○小幡秀

七來乞字○書林加賀善來取荅渡辺佐市東○河我使僮致中村吉兵衛所送保命酒二向先是吉兵衛兄子藏送酒常乞余書曰拙製入大村府內諸侯之廚先生之力也敢其直于至此吉兵衛書酒直送示曰銀三十五戔也河我東言不若其兄○遣者三於宗助氏問有府內舟使乎（舟使用卯吁）曰有○九山東曰昨日與先生約今日赴青霞招然有故違約將以家弟為替人敢告○午時與善四郎出過竹內江山戶外入乞治刺蚩齦血不多出至青霞氏客既滿座

梅谷九山族弟某香川一郎等就余席而語或文杯森二學者見既食乃歸未至家遇徹雲及數客曰欲陪赴青霞氏近路捧趨而不及也。蒲池蕿一自日田来訪不値留蠟燭一斤去曰方在常安橋逆旅。範治本月八日東至（蕿一所致）東曰會所山陰地畫二紙送呈云々。河吉致水築小相東々曰寡君以厥児勤学殊賜俸二口且有後命曰児不宜長在父母膝下宜速遊方都會繁華地不可日田日出偏僻境可初意將遣先生学不得已又遊宜園矣。捷藏送餅

昨日余贈人様子賀其女誕故也。遣省三於津正氏請修門戸。裁荅南陔兄範治源兵衛東三通大意曰我病雖綫有進無退願使孝也来見又曰内山七郎右衛門来聞細類以官銀緡絲於畔商將責其直故買源兵衛所囑五疋又加五疋送之云既而遣省三於宗助氏囑細及東。裝潢師正助来致所裝村瀬秋水畫三幅。小原千座来不値。友月使一治贈紅梅一枝

二十九日

遣変太於蕿一逆旅招之。千座来乞字。松永伊兵衛送上巳儀。金城東乞詩正乃書其紙尾曰明日未牌請與衆陰臨。本泉寺主使人来取書。石工泉屋安兵衛来取墓石費金二兩二朱。蕿一来飯之既而與後次導之出過浪華橋堀川至闡口猶見殘梅遂望二客綏彎度堤蕿一曰騎而觀花真俗物入鶴満寺垂絲櫻數株玉蘭一樹方開然估人作假店未作竹木簾席遠近狼藉無容趾地忽見小幡彦七踞榻就諾傍有一士告姓名曰児玉某（余忘其名）余

顧蕿一曰向之騎者二君也出寺過堤至閘口休假店蕿一命肴余出瓢酒歡天暖風和入店者絡繹余曰節近上巳人不多出然猶如此節後恐無容身處南行堤上隨處作假店往々見新種櫻楓及薔薇至源八渡牙痛大發舟中使蕿一按頰上東岸投一店命酒肴既南行堤上新種櫻數行其數不止三四千皆曰海内多櫻樹恐莫過此地者芳山一目千樹不足道也彼夫林立修路莫櫻或作假店蕿一曰不圖浪華繁華至此矣余曰二十年来始見此舉蓋官以

櫻祠荒廢允祠人募緣也謂祠左右前後種櫻益多
店頭掲書某獻櫻餞百本楓餞百本者百數既入片
街東折渡橋而西折瀕水残梅新桃層散霞蔚俟次
曰城東桃田必好詰朝性觀何如余曰善此地在水
之陽早暖城南恐未開也過大達至石街編問八郎
新居無識之者申下牌返○竹原舟子来致日高涼
臺金子在中東乞詩正也涼臺遞米田齋與一治東
隔年俟次借余金去不返之本年使一治東促之知
其回東也使愛太披之東曰隔年十月十三日脉兒

託尾道脚夫林屋某發呈先生東内包金矣今送呈
某證書聞某別屢有浪華曰一六屋請示證書於一
六屋問我東浮沈乃遣愛太於一六屋源太郎氏詰
之返曰源太郎示其家簿中記米田氏十月十三日
所發金子在中東致之廣瀬氏矣某問何日致之源
太郎曰廣瀬氏證書必記何日也某欲視證書源太
郎曰證書既送之林屋矣別無左券如之何乃口授
愛太作吞齋東詳述本末○

三月朔

護市東曰有事不能陪觀桃花敢謝違約○遣省三
於少允氏贈謝金二百疋及菓子遂赴徹雲氏告吾
廬會○使室氏作膳○千世来取書○津正使圬者
来觀門戸○玉江来贈上巳儀留之曰今日大風客
恐有不至者○遣愛太於一六屋源太郎氏發吞来
田齋東○申下牌金城至俟主計徹雲日没不至乃
遣計哉責主計省三責徹雲二子東速不能来之故
乃飯金城及玉江俊治酉下牌撤謂金城曰宗陰主
計徹雲不曾遣一外来謝及吾責之然謝少年輩梅

人亦甚矣我不能復與如此徒同社請今後停此社
且徹雲以二十八九兩日有事請延爲今日而首員
約吾所尤悪請君報吾意於三子

二日

馬場恭蔵送金二朱及羊羹○始服乾牛丸○九山
秀民小虎送上巳儀○俊治與護市遊京師○遣省
三於秀民文哉江山左仲諸家謝藥○遣省三於近
忠氏嘱吞日高涼臺東返其詩稿○西坨子善兵衛
與其妻千患来曰家翁沁疾復發常言今今第一才

日唯光先生識之則聽若他人決不聽也先生骨顧余曰近我亦疑尊翁異常果然矣我將至君家識之然不在我所敢獨任將伴友月往階白幸甚顧期初六月。玉江送烏欄紙先是余以欲作韵譜請紙。未牌携省三出過大江橋出於北野西折取村巷正路數丁至加賀屋氏北畔使省三先行謂竹軒曰幸甚乃訪之竹軒喜供酒為作画三幅夜歸主人使僕送。故婢阿梅来將薦其女為伴

三日

至湯肆主人未起使省三打户。遣愛太賀同坊諸家。辰下牌携省三計哉出賀宗助宗助曰前日山田武助自江户至余欲見之頼藏来曰前日兵衛嫣某送淺草海苔二函於先生某遺之矣先生見彼請曰前日既領海苔也余曰諾既見兵衛兵衛述時事頗審松林駒次郎見曰八年前陪老寡君東下而今始歸矣兵衛曰駒次郎夙成先生所知東下後益精勤業殆大成某為誦先生咏宋高宗七絶總使蒼生作幸民于戈不用四孝親小甥近五是誰力疾合黄金鑄老秦彼嘆作千古絶唱余

乃為誦近作數種鉄治曰寡君將以本月七日發江户其過伏見當在二十三四日也欲訪玉江使省三先行不在乃歸。少允送肴。使省三贐羊羹於兵衛返曰彼君不在託喜津君笑小市昌平来皆贈賀儀偶荊石来乃并供善哉糕。九山秀氏芋屋五兵衛吉田屋孫七来賀。未下牌嶼室氏正也出愛太從欲觀北御堂早櫻既抵此小市遇為東行出於大逵遊人如雲南行過産湯祠桃花全開不禁俗客喧聒過高津北畔愛太未觀高津頁正也去至瓦屋橋愛太及至頓廢街使愛太責覓兵衛曰吾子免吾嫣裝潢書畫幅違期既六旬矣請盡返之正也從去黄昏歸使省三迎正也。青柳豊七八郎健藏来送賀不値。愛太改名確藏。金城東曰前日約初四日陪遊野外然有事敢辞。今日来賀不値者四十二人雲林院玄楨玉江西村屋仙助洗心堂加島屋又兵衛加賀屋嘉兵衛三觀錢藏吹田屋六三郎津國屋正兵衛米屋善五郎加賀屋喜助春日寛平田能村小児吹田屋六兵衛鴻屋治兵衛加須屋杉兵衛石橋李長加賀市松屋伊兵衛百足屋又右衛門道勝徳元恭吉喜来原順造今井少允藤岡雄哉加賀屋早藏加賀作百足屋新助河内屋茂平春田平次郎朝岡梅寃加賀屋正藏小木八之助町代政

次佐渡屋伊將衛後藤春藏堺屋善藏　小山田玄熊
吉原文之助日原文哉酒田小七郎

四日

左仲來贈潤筆巳牌使省三促玉江至乃出訪伊兵
衛不在訪九山聞客將來出訪惠眼不在至高津飢
甚投豆腐店既而至龍泉寺早櫻千餘株悉開見春
耕座榻就爲傍在一老人春耕曰是吾舍人也而富
三倍於吾吾所倚賴春耕出其所携酒肴飲余曰某
亦有瓢酒然不自飲唯爲玉江耳玉江以某故不敢
飲幸與君遇其喜可知也春耕呼曰邂逅勝夙期遠

甚換飄而燒春耕曰此花先一日猶早後一日已遲
唯今日爲時也今日先一時猶與後一時萬客既至
唯此時爲時所謂時哉二字屬吾輩耳既出東行至
街口有一茶店揭者白々庵春耕導入爲有假店敷
椽右爽塏下望桃田數百頃昨日未開者悉開士女
艷服出沒其間主人見春耕曰此人浪華大坊正勢
威熕赫者一朝棄家爲此店主亦畸人也其妻見春
耕曰人稱觀鬼者多虛說但此婦人實觀鬼其妻曰
此地有一大家其借屋糞直百金其多可知也其人
晩年失意說鬼現姿及傭人數輩盡見之至今思及
輙白日生悖店下平地男婦二十餘人設席而飲盞
俳優之辰一麗人鼓絃其兒七八歲善舞善不異成人
觀者如堵喝采不止其兒十五六亦舞春耕玉江大
聲賞之一座始怡榻上有客皆顯首婦人得絃呼先
生不止春耕絶倒浪華人呼有顔髮者曰先生玉江
固自負標格故也飲至瓢盡聲而出東行過上之宮
假店人光公別去過天達至淡路街春耕別申下牌
返夕初遣阿石於藍田妻許告今夕相過此余歸藍

田妻使人來迎而室氏携二兒出遊未歸黄昏始歸
乃俱至藍田氏其妻供蕎麥飯調理精妙余謂室氏
曰夫人獨居側無婢使而買酒肴操庖宰一手能成
數手所爲我服其敏也省三來迎歸路訪秀民。今
日森楨三郎來贈賀儀。鈴木長左衛門來贈潤筆
金及花盤菓子。冊山禮太郎源之助來皆不值。
淺四郎委東告善四郎遊堺未返且曰顧賜前日所
呈上巳儀證券。阿梅東曰婢所謂婢既返其鄉婢
無類頑見夫人欲減替人然家兄未許

五日

寅牌地震○携仁也浴湯肆○小虎田昧曰本年丁先
師廿田忻朴五田忌将會客於瑞龍寺祚招㳍子乞
是正○作小幡彦七所嘱書絹半餘幅○總基速人来
遂上巳儀及閲華全○金城使人来曰有病不能陪
赴梧皋氏招飲帰○頼藏東四井石兵衛猶在敝郎
将共遊鶴満寺顧臨作呑東未畢兵衛共松林駒次
郎至乃蒼黄理髮而飡而出浦三從過浪華橋堀川
延鶴満寺與頼藏過白巣至先生家聞既臨敝廊走

謨迎之未歸堂図在為入寺萬客喧闐唯中央假店
漁人乃氣齊良久頼藏謨須行厨至方欲識余者多
来交詞九山平辰介石峯宗陰菁眉頼藏曰坐未移晷而與先生
言者不下什人我知先生交道廣矣櫻花此前日更
盛頼藏出扇乞詩○宜一絶蘭麝香飄羅綺風叢林剝作如年叢生櫻叢樹
花如得紅雪戲被飛塵涂然以無筆不書未牌出過堤上
至聞○校假店々主以多客竟不供茶皆笑曰此店
所謂接待也浴謂地而不受直曰接待頼藏白聞先生将過内淡
路街梧皋所居請自此別過川崎所至搲櫻開路假店之
多數陪常年過天満橋申上牌至梧皋氏初出家使
確藏贈菊資金二朱於梧皋去金雪桂図荊石梅谷
葭陽玉江及一客在坐方欲返者三取紙燈小虎從
至雨下者三請歸取雨具酉牌諸客既去唯余及小
虎遲為者三青儇至戌上牌帰小虎送至○憲聞来
贈上巳儀不值○平右衛門使人来問余在否

六日

卯上牌携仁也浴湯肆忽有嫂至呼先生者聽之俊
次聲也曰今自京師帰如先是與西尾善兵衛約今

日過其家然以天陰且友月未来西𨒋遊墀未返止
違者三東之曰聞尊翁未還今日往趨無益也近日
将携拙荊遊中山及眼部帰路奉訪何如○俊次致
石秋東々曰良恩僭正將刻其集欲請序先生以金
二両為潤筆先生肯否乃發呑東於大七氏○與俊
次謀導護一觀桃侯許哉招之遂過小幡彦七氏致
其所嘱書始出門彦七来懐出朱竹𨒋書一幅乞鑒
定余曰頑物也談及時事余示識小編借去○午前
微雨比暮暴泡○許哉返曰護一以雨辞矣○元恭

来○村田七兵衛東送深山春莊和余韵作西望長今生愈
愁想見笑傲嘯濱洲訪棹月春湖共釣舟飄然衆興如来○桂園来以孝
七在座直鋒去留之不可○後次敬觀廣瀬桂亭涗
角亭書画展観會乃招小虎噶焉同去桂亭者廣瀬
莱渠姪也○鈴木長左衛門来乞字且観余所藏玉
石○甲上牌有三日吹田歸傳善兵衛言曰請十日
前後同尊夫人枉賀○夜蚊多出

七日

晴使有三招蔓市王諆野進後次昨夜竟不返遼其

在兒玉氏使計哉迎之途過少允氏致其所囑書六
幅去年仲秋今井氏席上作七古今年送呂平遊京師七律過覺兵衛氏促装潢
書画○遠宥三於正助氏余紫潢書二幅將贈室氏○安
土街人水川嘉門使人来致坪井信良二月柬○卯
下牌典蔓一出許哉從過天滿橋至川埼櫻閑者百
餘株路未乾遊人稀余曰此地午後恐不堪雜遝今
時也哉傍有一老人曰我亦時無人而来慨被公等
逐来渡源八渡舟中與二婦人語上東堤一婦人投
前日所過店知其主婦從之命肴及飯既出南行櫻

閑減於西堤然皆巨木也至櫻祠一婦自巌谷亭出
曳余袂曰公何過夫已我而不過我余曰彼已貪鑿
我資卿將如我何婦笑放寺過京橋入鉄門至鷂野
橋舊有名櫻既半枯欲渡城壕見数舟運土就而謀
以廿錢曰東有一舟方閑東行数百歩果有舟訪以
何錢載我守曰公等士人敢受一錢乃入舟南行二
丁許上猫間堤賜舟子五十錢舟子喜謝堤上櫻未
開二子釆土華過森祠至真田山林傚店桃樹德寓
無一不開者唯經昨雨紅色較減至産湯祠每店婦

人爭出我袂抵飯請入一婦視余曰先有一客黔而
肥腯言語甚鄙曰見掛眼鏡者請告我在前路豈謂
公乎皆曰後次也乃往且視店上客至山西店盡處
後次方獨飲相見大呼至上之宮數婦遮路苦留以
既饕辞一婦忽曰公非廣瀬先生乎公曾識一方店
何無情不得已就其店命肴蹊不適口過天王寺入
善哉店食糕過一心寺天神山清水諸勝所到早櫻
爛熳最後過大津店命酒食且洛護市後次放價貴
余曰今日且委我異日劇場之遊唯二兄委黄豚出

酉下婢返今日所過五里而遠。別府矢田孝次來
不値。播摩屋市次郎來致菊池海莊姪太郎兵衛
所贈素麪（先是其父太郎兵衛平余訖市次郎送杏）不値。西地來既去
其妾來見室氏請箴西地皆不値。新街岡村某使
人來長尾良　致東二通東中有猷執餞語而不見
。鈴木長左衛門來送荀二本乞字。春坡主計來
皆不値。洪庵使人來致埤井信道二月東。謙益
使人來乞詩正

八日

昨日飲食過節朝來腹痛謂暖之可也乃浴湯畢既
歸暴瀉二行委頓。講如例。講後留友月將共規
西地阿千枝（先是誤作千惠）未至西地曰賤眷在難波客舍
請歸迎之去飯友月至未牌西地未歸友月去。矢
田孝治來見乃供飯孝治曰某將遊東都。鈴木長
左衛門東送絹及扇乞字。秀民來致杉梅策東々
曰厥兒泰祐卒敢訃泰祐頗愿朴勤学年僅十七八
惜矣乎。小虎妻來曰拙夫愛婢姓免期既近未曾
告妾妾今纔始聞之他人矣近拙夫哮怒非常妾疑

其故今悟其有意逐妾納婢妾糟糠二十年一朝為
婢被逐不亦寃乎願先生責拙夫余曰諾且使元道
來。書林河清者來致河野逐平田東。伊兵衛送
帖乞字。甲牌阿千枝來乃使者三迎友月至良久
西地至乃規之曰君近日躁急異常而不自知外人
呼作狂人面（而）猶不顧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能念
作聖聖狂之別惟在一之念字君洵不念君既委
家政於令息宜遺世臨水登山聽鳥觀花樂以送老
也而日夜走奔耗貨財喜獄訟常憂愁如有喪者

憤恚如赴戰人自謂非狂也詛其信之請能念西地
恍千枝泣皆曰自非先生誰敢謂及此今後矢服膺
莫頋既同友月去。元道來余曰小寅師事我若聞
我知其隱事必益盃怒其妻公於小虎昵交也宜竊
規彼使其妻毋養婢所生禁婢莫再往來是究其夫
妻也元道曰善。屋主使匠來修門戶。今日東隣
米善來告移居高麗街

九日

丑牌夢撿先室遺筐有噗余往來書情辭懇惻把之

悲泣既覚医狼丞褥。遣省三於孝於逆族石之孝
治旅装呈曰自此東下乃嘱辰先生墓且見坪井信
良兄弟謝其修墓。昌平来送潤筆金且告北上。
小虎来。左仲妻東室氏曰我居即夫人旧居庭上
櫻花方開夫人如懐旧請與尊夫子即君来観答曰
諾。敝月来迷西地夫妻感悦状。午前與俊次至
左仲氏焉室氏二児至方食客数人来先是返仁
也取羊羹市将題之小未至乃與俊次出為俊次視左
仲西隣二宅筧宅發者即阿波庄子所曾識乃謀座

子債及自物件自物見前仁也至乃去訪雄戴雄戴述其
妻發心疾帰寧之状嘆息余乞診畢出将訪小市誤
入其同族餝屋藤兵衛氏授刺舍人曰我主不在既
出初悟其非是返俊次謝取刺至小市氏小市不見在
其児見供鮓乃贈羊羹余誦向之誤主人曰彼家甚
肖其家誤者不止先生往年某家雇婢婢返其家取
装誤返彼家時彼家又新雇婢主婢皆認誤我真居
数日某家怪婢不返問之始悟矣小市返見曰某将
遊野田極楽寺遂遇省三聞先生将枉駕走返矣小

市観勧観北郊菜花乃峙至南江戸濠汉日既昃直
返。遣省三東頼藏曰廿三日欲陪遊鷲尾山何如
公若無暇十一日又可。返報不在。室氏遣阿石於
藍田妻許約明日遊櫻祠遂招左仲妻。松岡雄記
来致其父良哉二月来良哉送海参且為余病月三
方乃與俊次謀試用一方。遣省三於有山氏買薬
。昨日来雇新婢名阿絹鷲尾山麓某村人。无道
来不値

十日

本日丁廣元将忌辰遣省三於江国寺壽仙許送香
花料銭二百文寅下牌往巳上牌返曰失路矣。卯
上牌浴湯肆俊治仁也従途遇藍田妻同返。左仲
妻使人来辞今日招。遣確藏於頼藏許取昨日四
東遂之玉江氏傳言曰将遊櫻祠遠来頼藏東曰十
三日幸無事請陪鷲尾山之遊。巳下牌余先出訪
小虎省三従既而室氏二児及藍田妻俊次阿絹来
乃出余曰何不見確藏室氏曰留待玉江矣余尤室
氏曰凡遊待徴至者則與盡確藏迂物必生事矣至

矣滿橋南畔過客秋遊兵野氏將齋雇舟子氏謀十
三日買舟舟子不在其妻見曰請十六日使一价来
至前崎櫻花如雲遊人猶少確藏與玉江及至關口
假居開店廚飯筐既破者三曰確藏所提確藏曰路
換肴豈美茶酒曰余子讓過如屢薦閑田勇戟乃損
飯筐矣室氏謂確藏曰何不見肴確藏曰阿石將携
至余曰阿石將能觀裝来必遲比確藏往迎之室氏
曾命確藏得携肴来料其託阿石也余向卿忘我
辦肴無奈令匠申從近物之道也卿恭諦其様哭觀

彼輩是事之所以償也余後須自顧余獨步溪鶴滿
寺廟歸余從阿石始至渡源八上東堤余櫻祠嚴谷
婢婢識我者援袂不放乃就假店命肴東望河内黄
花漠々不見際涯既南行數町返復乘渡舟上西堤
遊人既滿過堀川未下碑返〇洪庵使人来致守田
川與齊全子在中東〇松田喜兵衛族雲石来乞字
不値留紙及金去曰二廿日来謂〇小幡彥七使七
来返識小編〇西坨父子東謝前日規諭西坨送東
子迎府内卿人来致南豚況源兵衛回來〇有山屋

送蘖使後次調良哉付方内有蜀椒刺激咄喉遂吐
〇藍田妻去正也留之啼乃使阿石員之而送〇八
之輔来致所寫隨筆一卷〇夜使省三謂小常曰欲
相過以將出辭

十二日

午時與後治武訪平右衛門不見問八郎所往其舍
人曰在石將高倉坊茨木屋別墅訪玉江又訪金城
金城病乃使霞堤調玉江曰欲見北郊菜花請来為
霞堤漸酒罷玉江至將為金城調藥乃與後治先出

至玉藤店菜花方好忽得百里菜花黄接天一句思
對不成玉江至供酒二子關飲余借蒲團臥二婢行
酒喧聒不已興索促歸時既黄昏花色與暮色交亂
氣多趣至綠橋玉江別〇鈴木長左衛門使人来取
書〇遣省三於伊兵衛氏致書帖遂之竟兵衛氏促
裝潢〇河内人西條與三郎来求見不值〇秀民来
不値〇今朝食粥意水有鹹氣詰室氏曰無異
午飯又曰飯更鹹不可下箸既腹痛暴瀉自疑口括
誤味夜喫茶始悟其用井水令執省三不在問何往

確藏曰汲川水也至此詰之則爲汲夫所欺買井水
也初有三爲僕余命汲水曰我命汲夫日不當五錢
命我吾子則費卄錢一則欲吾子獲錢二則使吾子
習労我既不厭費吾子勿厭労省三頓首謝命辱僅
數月而如此而曰今後願停汲水余嚐其僞將東元
兵衛告其情亦之後汲在側百方營救乃赦之○徹
雲來謝過且勸遊京師

十二日

米田儀造自三原至贈澎席及醃梅且致岸都宮龍

山金子在中東龍山送春之正詩○西條與三郎來行來脩
請良教且乞其母壽詞○備前西大寺人大國屋全
兵衛及其子來見乞字○賴藏東曰初謂寡君以本
月七日發江戸之信必以十六二日至故與公約鷲
尾山之遊然未至則某亦得出遊意必以十四五日
至請延數日答曰諾乃將遣省三報賴藏旨於友月
既拔東友月偶使一治來迎曰十四日後貪道有事
於松浦卿請明日臨不然必失花期因止省三誅明
日携塾生往○金城東曰十四日翠園氏會請興田

代生臨○午後平右衛門使伴來曰將携厥兒夫妻
及兮部子舟遊願臨余問船在何地乎曰既遲於浪
華橋下將方作書畢即使伴導先行省三從至浪華
橋伴先去覓舟所在乃使省三立涯上余入吉次氏
良久出伴曰舟不見蓋既赴八軒涯八軒屋地名矣使伴
先此過今橋伴來曰船沫逢於新屋蓋猶未發也余
曰吾子初曰既候今謂未發與吾輩言者未宜二三
其詞也伴恥余曰我將赴郎君許郎君謂八郎吾子須立
浪華橋俟船過入郎新居其夫妻既裝而坐其妻使

一婦見曰妾妹也將陪遊既而伴來報船既至八軒
屋余先出誤東行比逐舟兮郎輩在邇至櫻祠側留
於中流兩岸花多於前日而遊人少焉更邇至閘口
出步堤上南行吳四丁休假店返船初出家腹大痛
且瀉謂不節飲必發病既下著痛漸減主人勸肴飲
甚懇不得止益食益快遂大饜則復常嗚呼飽候之
不可測如此何不慎乎申上牌歸至八軒屋八郎輩出
至浪華橋余出平右衛門曰某夫妻既艤舟告厥兒
兒欲邀先生及兮部君蒼黄命伴故失措矣○阿新

東亮字○藤本芳造来賀寿稀留金百疋去不値○
小虎妻訴小虎無情余曰夫人宜委元道源之助而
不三言唯兩人命之従也
十三日
與仁也復治行湯肆○講如例謂諸子曰本月十八
日廿三日休講○後造来亮字如仁也欲随鷲尾之
游懇止也聞之而義使阿石負正也避之○已下牌
上遊仁也復治一治有三従復造送至片街別至街
口舟将發余及仁也復治衆為一治省三陸行舟狭

且邊至徳應二子出迎乃出雨将降使一治疾歩報
友月北過川田雨稍降初聞婢鍋家在逆村路傍
使省三走行借傘既而息者三出迎乃投鍋家其家
以細除為產婦及婢見曰鍋去後無消息心不安今
聞得良主人甚喜入山徐路櫻花盛開或立水石間
或自緑樹梢擢復治曰櫻祠花三倍此地而幽趣不
及焉不獨静喧異境也櫻種不同彼重瓣濃豔此單
瓣軽纖故爾余曰然我有三譬彼獨合徳此獨飛燕
彼猶雲團此猶雪散彼猶新街一座聚數十百紛白
黛緑者此猶街市上有時見餐粲者復治曰第三譬
何如余曰彼傍無雜樹此傍多雜樹加之姿態各異
故出復治曰妙識友月提携傘出迎余渡甚衆推
腰而上漸至罕徵田望浪華以東黄花緑麥與白霧
相混成一彩海余曰名手亦不能描池中上牌望興
法寺余游此地五六度常後其期今日始觀春景實
為有数勝聚○本堂前後有櫻数株鶯集花間余謂
友月曰正唯浪華所無○自夕細雨濂纖纖夜半淋浪
十四日

朝来雨不已加以勁風與友月圍碁庭多土筆使仁
也與省三採之又採薇蕨○午後假寐既覺風已日
見乃起束装将去友月留洄明日會適有事於浪華
請相送不可初不見行雲暖甚比出門復陰而寒至
觀國臺友月曰必雨不如止然以已着鞋辞下阪三
丁雨将降黒雲瀰漫天色如朧朔夜乃入路左廃屋
良久雲稍薄乃出路上落花埋布殆不見地一治送
至山口屋太雲蓋解駁日脚下射海面晃曜萬頃而
陸地猶陰遠明近晦謂風自西至而西既霽無復用

傘遣省三於阿絹家返傘過芝余曰如此地形多有
豪狗言未畢一狗大嗥走来将噬倭治擧杖妨之狗
益怒我追狗退我退狗進杖脆不能打唯威之而已
狗如之稍迫倭治呼曰此喪家狗乎我将殺之一婦
遂出呼狗去茉花麥葉纔雨更妍謂德庵堤望以往
池而雲復合走吊川田黒雲起河漢地方電閃雷鳴
少焉雨太至時申上牌也土人曰昨日来晴雨百変
以不久而霽乃踠特焉雨亦止將暮乃遣省三於左
栗氏曰須以借傘為名彼以迎我雨方甚而日見彩

虹自左衆家格杉起於鶴麥田彎々如千丈橋余曰
虹未見如此近如此分明者其前又成一虹余曰此
名雌雄虹風兆也日没山即戚省三返述左栗意曰
請宿我借喜路滑不能進奏欲輙返既暗風又起
傘不庇身大困猪曰一步労當百步遠見燈光曰迎
者至矣然向別路去左衆迎門外曰不値哉今人乎
寺人方修宅西別齋戌牌見月既而陰終夜大風撼
屋

十五日

呈卯下牌止滿雲猶合。省三曰昨日過廚子村解
裝遺飯槖焉請往覓之去辰牌返曰猶在石上矣。
為主人作画二幅。巳牌雲避日見乃肆上途過鴻
池新田南畔渠上一農夫方浚渠崇游泥路上仁也
先過農夫呼曰渠深宜過茉花開仁也不顧忽陥没
来身余援之将同陥倭治走進脱仁也揚之粘不動
余扶之婦出農夫呼死罪不已挐舟至延舩仰曰郎
君来倭治援仁也農夫施泣舟中洗衣及腰以下泥
穢不融良久始浄余謝其懇農夫曰罪過由我敢當

謝乎至德庵余左足第二指為鞋所傷見血乃買舟
仁也從倭治省三陸行舟中唯一男女皆労仁也為
解鞋脱衣又贈煎豆余謝其厚舟子亦恩償半於来
時午下牌至八軒屋二子特為別帰。雍藏述大昨
貝後事如左仙助来大昨（日事）河新使人来取書西山藤
吉送厳及菓子石舟東送良恩詩稿雍藏之金城氏
告余未返而肆翠圃招（以上四件昨日事）徹雲来告明日遊
京師曰先生果遊否雍藏之大師卿賀道明寺屋卯
右衛門者来観買群書類聚札太郎来賀八郎使人

来賀以上二件今日事未下牌與俊次浴湯肆遂訪伊兵
衛九山皆不在訪徽雲亦不在乃截一柬付其妻柬
曰大坂鄉来報侯何日過伏見則我未得北上歸須
訖京師逆旅主人名送我我將追往云々訪肯董師
大吉買西墨八笏價金三步一朱歸路訪晩翠為作
書數紙主人供蕎麦夜歸○上福島小福亭者柬曰
明日開肯董會請臨○九觀来促文玄公書跋不值
○西條與三郎不值○友月来不值○俊藏告明日
遊若山○夜杢村春藏来以大坂屋貞次郎旨乞書

鏡背曰日田人某名將鑄鏡獻於永山新廟祠官橋
本某旅文銘其背獻請名家書之某謂莫過先生者
願一揮余曰日田人東家視我我不潔為其揮灑然
大坂屋君帛致我鄉信其所請不可不許也

十六日

俊藏来告別乃囑與有同凌雲菊池海莊柬○石峯
来乞字○遣肴三於寶城寺松友月至供午飯友月
曰我山櫻花既殞福田君枉駕將何見也余曰請作
與我贖我將送示之賴藏也友月乃截柬曰十三日

貪道望先生與福田君来久而肴三至見送示福田
君柬具領不能来之故再後大風甚雨紅芳無復了
遺加之貪道以松浦侯至浪華鄉將趨候為先生辱
臨既無所看且主人不在也不如初夏啼鵑若霜天
紅葉之時被過也貪道午後將猝趨然恐也先生今日
或上途故走一价相報願謝福田君東實使俊次書乃遣肴
三於賴藏許送示之曰友月柬曰如此將如之何賴藏
田柬曰某朝来將至一柬既封之責俾至友月上人
柬實與鄙衷符且覽拙柬々曰十三日夜風雨頻至

鷲山櫻花想既殞盡矣且寡君將以本月二十七日
過伏見二十日前郵務鞅掌某不能脱身故暫期而
待新緑何如云々○西條與三郎来取其稿○萬延
波時太郎送金乞字且告十七日返鄉乃臨書扇二
柄○使肴三致大坂屋貞次郎所囑書於松村俊藏
○午後欲赴小福亭從俊次先赴金城氏余途訪小
橋彦七既出一人走来授俊次柬々曰某至金城氏
主人曰肯董會一月六次不必限今日也我同社將
會三畨紙林亭願與先生臨其將從主人行先生請

直赴彼亭敢走一价報云々乃過宗助氏脱袴着行
滕過北里出於大眞庵側至亭金城俊次翠園緑塢
棠陰等十餘人在坐亭外黄花緑樹遠眺絶佳忽得
春烟菴緑樹暝色入黄花一聯各作書画無數既飲
食翠園輩曰今日會主即岡清次郎也前日我家會
散清次郎玉江徹雲来興而過酒楼醒未醒故與玉
江皆不来也金城曰昨日玉江妻来泣告我母曰拙
夫耽酒無度願戒之先生請責之余曰明友數斯疏
矣君但忠告不可則我繼之緑塢等更作画不止閑

其故笑曰今日以會主所命酒肴不豊別命増之客
十二三人而歸斗七八人故為不来者代作以塡其
數也上燈後與衆同出金與俊次欲賞櫻堤月勸宗
陰緑塢不可直東行三十丁許出於堀川月初出白
而無光然不見片雲男婦酔歸絡繹行鼓過耘數者
態至聞口渇甚踞假店打手一婦攜燭及茶至乃乞
食酬以百銭月漸生光櫻花猶盛南行余謂俊次曰
満堤花影隅川月光比之承天寺夜遊有勝無不及唯
我失坡公輩耳過天神橋成上牌返〇栖西屋庄兵

衛使人来送潤筆取大黒屋金兵衛所囑書〇石原
源之助来謀小兎家事不値〇遣省三於蹟兵衛氏
促裝潢

安政六年己未

三月十七日

江戸人原田條平來求見先使俊治接之曰某平固
玲藏弟子也乃相見條平曰某筑前糟谷產有故為
江戸人舊名井泉嘗因諫山東作送詩卷淡窓先生
乞正矣贈浅草海苔余酬以書一紙條平曰某有金
二十兩顧託之問其故曰途中怕盜且某將以今秋
若明春開業於京坂之地往來帶金亦多事也余曰
入事往々違素量異日君或不能來也吾或不在也

則兩不使不如託脚夫肆僮貴銀四五錢而遅速如
意條平悦○先是室氏欲隨余謁中山觀音祠以祈
平產余勸俟黃花至此方開乃謀上途既束裝條平
猶緣坐使俊治告其故姑去室氏至藍田妻許託二
兒爲贈米二外及金一朱已下牌出家俊治省三阿
石從過十三神崎二渡男婦往來相接皆賽觀音祠
也至久々地妙見櫻花全開風起落英如雪申下牌
至中山群婦皆盛裝立衢以引游人衆店人盈徘徊
覓好舖遂投若戎店坐樓其前庭即街途也群櫻如

雲紅綃絞袂隱見其間子舍數十無一無絃声室氏
以下皆賽祠余留護裝祠僧授鍾組室氏以紓肚去
店婢以多客故頗忽慢余與俊治數攻之夜熱如盛
夏汗出不能眠

十八日

卯牌將上途微雨下待晴久之不晴乃遣省三於伊
丹金木顯藏氏借傘辰下牌雨已出謁觀音祠庭上
群櫻方放遊人有摩祠內像佛者列坐大聲唱佛名
又呼燃燭在斯線香在斯探神籤處在斯不已萬燈

赫奕香煙雲起余曰好風景處必有佛祠有佛祠處
必極閙熱然未見如此甚者雨後下皆手晴傘而步
南行數百步謂俊治曰嘗聞此地古城跡也今視地
形實然北返過群木成陰處左山根有洞安佛爲入
視之巨石構成即古陵也毫不異出雲築後所見取
来路至街口有岐處揭書左者趣伊丹乃就爲沿路
乞児如堵恐惠不能周不初施一錢又至有岐處誤
左行一乞婦呼返乃賞數錢俊治曰彼婦容姿清妍
何不為倡妓着綾羅錦繡而敝衣乞路傍乎室氏曰

被必謂以色事人不如乞也速矣雨益密路左店頭
一老父坐沽傘曰我傘皆経鼠咬故値賤乃出七百
五十錢買三柄行十丁許雨已逢省三負四傘至室
氏曰既無用矣余曰春天晴雨易渝焉知無用之不
為有用哉既復大下投一店以待其衰使澂治省三
先行典顕蔵謀投宿處已下脾入伊冊省三出迎至
明倫堂地係近衛公邑故有学校顕蔵方為祭酒省
三日主人欲留先生不肯別宿主人理髪未終其妻
先見妻即新娶者因送賀儀金百匹及菓子一筐既

主人供酒食宿焉夜風雨益烈〻余往年贈庠齋主人
歸七律有身在原思環堵室心存博望鑿空功一聯
東韻轉皆曰空恐上声余曰詩韻含美所輯不博益
古人必有平用者然無徴不足間執衆口矣今夕主
人出佩文韻府曰駱賓王有候月恒持満尋源屢鑿
空一新東韻轉之非先生誤也

十九日

天明風止雲色猶黒為主人作書画主人贈室氏美
淋酒粕已上牌辞上途寒威凜然将謁服部菅祠東

行四五丁街盡從此為生路街東地低左有渠繋舟
御尾楊柳数行水典岸平右有竹林行百餘歩支流
南注有橋焉地卑水洋溢路上黄花總自波際抽胇
数百歩測甚廻望伊冊地高民丘微次曰所以有冊
丘之名也微復下有渓南走濁波澎湃有板橋焉
長可二十四五間蓋池田渓下流舟通神崎者橋東
地坦多草数丁又有渠滮濇如池出伊冊後往々見
人家颿有花木尤東人家尤多名桑津地微高南臨
原田数萬頃黄花際天往田間十七八丁左見池前

有櫻林入林有小渠一媼坐橋側賣糕出林微上数
百歩有岐取右者益上有村原田百頃松松林数丁
稍々右折出廣田祠堺乃岡村南行也群櫻猶可観
自伊冊至此蓋四十丁許以南為熟路岡村南十四
五丁路右有丘延袤可百間余曽疑為其古陵二十
年来土人稍夷之為田蓋以其黄壌無石可以塗壁
繁之也至此僅餘千分之一其例新築大厦遥望形
類塊壟皆曰神祠也余曰今時恐不能創如此大祠
既近則劇場也村民百餘方結搆焉謁服部祠至牛

五村路傍一店頗華乃入買食直貴而粗不下喉咽皆曰為外觀所誤㕘若式一轍過三國𡋯南行二十四五丁有岐揭書右十三左本城取左者為生路往黄花間十丁許南折入村出於川堤直東往十四五丁至本城未上牌返家。雁藏述大昨日後事如左西尾善兵衛全子在中東至東曰向者辱教誨家翁頗恢舊態實先生之恵也不腆有貲金二朱祈叱存柳家翁以其新任大里正欲大開賀筵會井内君及十一吟社諸君我鄉父老無慮數十百人使妓侑

酒此故態未除盡之徵願先生切戒之云々林良平來藍田妻携仁正來取其簽以上三件大昨日事小虎來大津藤林欽太郎來藍田妻携二児來徵雲東曰某京師逆旅東六條東洞院下珠數屋坊南折處越網也以上四件昨日事九山東送其詩稿及菓子曰某探芳野而返六兵衛送潤筆金一封會所送示東西府尹所下牒四通其二係賞孝子某負婦某件一係諸侯麾下所管人民須隨意納高野山修覆金件一係長街逆旅多作姦窟須窮索小児好戲賭須嚴禁件以上三件今日事

石徽太郎來訖穿𡌛之狀飯嶋對村田六兵衛來知縣後欲浴湯肆和泥抱淶滿本月六廿七日大淵賀筵願競翻譯以答與衛意截余意莫規次與諸子十七日我將赴伏見如十一吟社會須延為來月初句地西湫曰諾如井内諸子請從我意児畏多費然謀有識隣外觀夸張肉饋節儉児衛畏先生請諭之余曰諾○被雁藏迎仁兒歸○建宥詩於覽兵衛故從石於朝在顧識紙兒近世名家詩選三卷五卷猶星巖仲遠淄批堂原巻角余趾輯其子詩揩余直

取余少年作不及近製頗藏白編者蓋二子問下或私淑之徒有意抑餘以而為二子智地余曰前日家里新太郎東賀來健之助中有旭翁見新鐫詩選必嫃然非我也二子也況謂為我謝翁之言我未解其故今解矣

二十日

有馮陵雲西東至送海嵐○木篤仙庵來贈海苔及祇白昨日自伯耆至○遺宥三於九山氏返其詩遂之覺兵衛紙責之滴次太郎街逆旅加賀六識問要

渚石者寓乎否返曰九山不在加賀六曰寓我家者皆以通稱呼雲石蓋歸池不識其通稱不得其人也。先是沅邇等勸用吐劑今朝服藥良識所微吐意用吐劑更可乃服吐根一分五釐微吐而瀉二行遂發頭痛惡寒腹痛上逆諸症乃臥。邀省三於宗助氏問近日有西下舟乎曰有。發荅西尾善兵衛東於大六氏東曰尊翁二十七日宴客意甚壯某以本日赴湫視樽淪社矣然不能及淇餘敢告既而西圯舍人來咭邀飲佃乃徒省三敢東府寫。即東年江一吟社諸

子曰西圯將以念七日會也集以有伏見行凡之延期為來月初旬北西北之綾某之為也敢告東使碓藏發之小凡氏。夜使室氏行候八之輔母病贈菓子一筐

二十一日

客年病痾以来體與精神日衰弱百方不治與俊次等謀謂宜擲人事隨意嬉敖於此遊江濃地方之說興欲以一治為從者即上牌遣省三於鷲尾招之。聞林元亨卒前日金城所告當日無暇於記故追書元亨者林泰仙之子從前交情見瑣事錄不復贅四五年前遊江户地方寓佐倉和渡去年七月病厚既而瘳今春將返病復興而歿年僅二十九其為人俊爽善談頗有俠氣浪華人學余者過半初親彼酥其永不渝如桂秋香西山清三郎及元亨亦稀而相繼凋謝余歎惜何如哉。裁荅南陵兄源兵衛與毓治孝也東歎通大意言前東述欲招孝也之意然我既謀東北之遊孝也未上途須止也客年借宗家金。二十兩買會所山陰田矣前日我所送奉書紬其直金十三兩今又

送金七兩以填原數返之宗家約以本年十一月送金八十四兩又為我謀以金四十九兩買依屋氏田曰藏納金七兩則可以十四兩充昨今二年田賦則贏七十兩矣今送金三十兩合成百金囑之青耶藏治別歸欲以其息七八金充中嶋及會所山陰種樹之費也此般吾所送金三十七兩請照數收之。碓藏致其兄伊藤岩次郎及河野金藏東皆曰愛太欲學醫吾輩皆知其不可然人各有志不必奪之彼若請先生幸許之。橋本安齋来。日田中嶋屋忠平來見

曰前日至此地將以明外日去問其逆旅曰播松氏
也○全本顯藏東至寄七律二首○石舟東至乃發
回東於大七氏（返先恩子茶察詩稿）綠陰○午後與俊治確藏
出平林泰仙購蠟燭一斤泰仙出元亨前月所發手
東敎通曰見載此東末三句而潸然余為泣然訪王
江謀東北遊王江請從論正助裝潢余書三幅與俊
次到訪平右衛門門戶洞開不見人大呼無答者乃
出訪瀨藏謀二十七日迎松窩於淡見主人曰視先
生所有疾病不必勉强且狀見也某將代先生陳狀

余只幸甚某欲獻保命酒將以二十四日送之此件
一依賴高明主人曰如聞異船至兵庫余曰未聞官
喻恐訛言也訪宗助嚆朝來所載諸東又取所訛良
函而出金三十七兩曰請送此家兄宗助收金授證
券於余余曰如聞異船到兵庫宗助曰未聞官喻恐
訛言也未下牌返○大野人川端甚右衛門使人來
致矢田與三右衛門東々曰日者惠高畫一幅不腆
金百匹聊充潤筆祈叱存川端生某親友也若乞字
莫畫揮灑○黃昏一治隨者三至乃約為徒者一治

曰如聞虜船至余曰恐訛言一治曰某來路親見城
代松平豐州具儀衛而出矣既俊治等自外返曰夷
船至兵庫信也○今日途中見會所戶外揭書城代
松平豐前侯昨日自東都至須知○阿石將去特賜
金二朱

二十二日

一治欲去留之氏○先是使確藏寫近作詩文一卷
今日遣治三於河茂氏囑加表紙為遂之慮兵衛氏
責之○遣治三於緒方氏見松岡勇記投答其文浪

哉東內乞與山本俊（野源藏父子東）平中○病如昨○李平來田碁
○會所送示府尹所下牒前後二通前曰阿蘭船至
天保山西畔彼繫通商國其無禍心明矣如聞商賈
驚駭此何故哉若有或倡妖說或貴物價者將捕刑
之後曰蘭船既向外洋而去汝輩須安心○使治三
託全本顯藏東於山口一太郎遂之近江屋正助氏
曰昨日所囑書幅請限來月朔裝之答曰諾○阿石
去○使俊次訪小幡彥七○有山屋送藥○室氏使
仁也送筍飲於李平藍田妻使確藏送於八之輔母

毋酬以梨○携俊次訪八之輔遂訪小亀
二十三日
終日陰雨不止○暴瀉数行委頓甚○元真来○使
省三招左仲至針腹及腰○覺兵衛来謝致所装潢
九幅乃飯之○備中松山人三嶋槙一郎来見覔乞
字
二十四日
一洛返鷲尾山○病甚○小市来問余在否答曰午
後在家○藍田妻来○辰下脾動病出後次省三從
訪頼蔵不在乃自啟大村侯保命酒一筐於其舎人
曰某有病不能迎駕伏見顧代我陳状訪喜々津鉄
次嶋保命酒件訪玉江使俊次先行視金城在否既
而至金城氏山中又次郎在座遣返省三曰小市至
有報金城供飯同又次郎出別帰小市既在座雁蔵
將出迎我問省三妾在否曰八之輔為吏所召赴某
坊會所請省三護視其母也小市乞詩正去○木曾
福島小野勸左衛門来見行東條乞受教偶三嶋槙
次郎来共觀余著書移晷去○能登人野村屋清吹

郎来見曰某即雲石也取所嘱書且告將遊九州乃
為東韓路孝他曰此路我所善能登松田喜兵衛舎
於也將觀御馮護離為周旋添書因嘱路遠兵衛東
納紙乞點○太仁以淇携主計東来見東曰伊人聞先
生浦意欲刪業敦勸供所知圖経法以余曰淇好諸
遠遊之志求往而急務也○今朝淇討識調藻二貼
討識謝之有三曰須以冰二合煎之為三合也既而
省三鷺藥除覺昧與痛膾益減紙歸顚痛劇特甚疑
用桂枝湯餘既後路盛白不必然仍熱勞乎乃呼藥
塵我曰向者省三與合煎二貼為一合薦之矣乃使
後改雁蔵讀省三曰余謝藥倖非劇則故我不死若
前日来所用烏頭剤所良所我則吾戸既令吾子為我煎
藥既數十㽞曾有合二貼為一合者予未曾有之事
不而疑之何祀豈輕以命予願聞淇說有三不能答
余以淇意不可測欲黙法二子営救乃救之及小野
勸左衛門請見傳淇言曰識福嶋人以洗性門者死
淇為淇親蔵所嘱欲辨謂諸所洗　意必先參評既
視言不汲為徑之間死者誰曲左衛門慊然曰洗性

門人上田武助寺澤順喜皆無恙某豈有不祥言乎毋乃謂者誣我乎請面詰之余謝曰彼呆子也勿詰勘左衛門不懌既去詰省三復不能答余悟其謬聽修業為死去也修業死去即訓相近曰吾子不聽一至此乎鈍呼計哉室氏曰省三曰彼次獎藥於八之輔毋謂計哉曰若有變報我既服藥乃大漸計哉遽走迎彼次未歸也余曰彼次方開業此地宜先收譽而投藥無死之人何也計哉歸余曰吾子何不諍彼治計哉憮然曰何故諍之余誦省三言計哉驚曰省三殆有心

者源々相接山之南北見新田數百千頃玉江曰庚戌俖先生迎株園君漢此地而來始遊焉地形之変亦速矣哉余曰我亦不來三四年也返舟次既熟室氏始起既而室氏以下上山余與玉江守舟遊舟相継至紅裝青傘紛然去來絃歌四起未牌廻舟風順乃乱川將傍北涯而揚帆波與殆與來船錨室氏等怕変色舟駛快至安治川橋風止用棹申牌常安橋余以饜甚勸玉江彼次出遊野田地名逐與小幡彥七遇曰近日梓趨又過雄哉至玉江橋謂玉江曰且返

城東拾一石重可三十斤頗似玉今日使省三命石工某磨之翻來微雨如絲欝甚午前與彼次出欲遊北野至元道門前雨勢忽乃返○遣省三於河茂氏謀修函掛及明荷二物見前既而省三曰覺兵衛善修器物何不相喝乃令往謀焉復東河茂曰梅墩詩鈔巳刻者十二巻我欲薄葉紙摺之合為一巻絹裝表紙不識一巻直錢何○米田彼造自紀伊歸見○伊兵衛來○未牌與彼治出將過新地有店逐訪主計主計曰有客在樓閣話及先生喈欲因某謁而先生至

病乎八之輔毋服彼次藥後頃快某何有走迎之説乎而省三云々甚怪余以省三所作異常使彼次以下窺察之

二十五日

浴湯肆歸路謁祠久故書癈○遣省三於小幡彥七氏東曰君久不來想吾船俄去來故也僕將東遊故不能梓趨云々遂之德基氏東曰我將遊江勢聞吾子彼地多舊識願薦我彥七答曰不止吾船也寡君又至百務旁午故闊矣近日梓趨盡衰○前日與蔭一遊

二十六日
辰牌與俊治謀舟遊天保山俊次曰我買舟先生買
酒肴何如余曰善使計哉買舟使者三招玉江巳牌
舟子來報既饟玉江亦至乃携室氏二児及計哉阿
絹至吳服橋許入海與俊次田蓉下江戸濠至雜喉
場使俊次與舟子出買肴久之不歸余亦往相遇水
次遂買筍使舟子煽之比至天保山室氏以飢發病
余曰當肴故飲而爛筍被飛飢我過也時玉江俊次
既醉乃與之出步山上仁正請擬時方秋晴舳西來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二十四　一五

奇緣也乃引上樓岡田某内海某林某在座皆醫也
主人供飲黄昏先辭歸口灘上野村願正寺智城者
東曰二十四年前在京師雲華氏謁先生又從遊通
仙亭翁後隔絶日者覵豚見智方在壁圖寺親奉謦
咳賜函盛肴君謦慎呈手製茶一包梅葦一筐及圖
豆一囊祈叱存有東景副東曰智方者我門人口夜
與俊次訪秀民其妻之父與女遊天保山歸見曰行
厨有餘肴乃小酌戌牌歸口今日遣者三於米彥氏
囑與良來東

面尊翁至金城氏玉江及余曰須合作書函乃録舊
製見藤花詩尾巳未三月念六日遊野田村途過金
城兄家録此俊次亦録一絶玉江曰日將莫乃辭主
人妻見曰日者辱乎阿等表爾時康毋病不相見使
妾謝先生至野田藤叢者僅四之一且衰疎綫短假
唐猶有殘客余望北郊曰老黄花勝新紫藤店婢援
余袂强請坐不止余恐破衣左支右吾俊次忽爲醉
態婢愕去顧曰醉奴不禮余笑曰先者制人皆此類
也至舳律橋玉江別上燈後歸口徳基巷東至口會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二十四　一六

所來只明朝監察巡視街肆須廠洒埽口内海庄次
郎來不値

二十七日
庄次郎來見曰某即内海庄右衛門弟而異居者出
陳眉公書絹幅七律王文廸畫絹幅山水乞鑒定余曰我未見
眉公書此蓋真蹟畫則邦人贋作也庄次郎曰或借
金不返償以書畫數十幅某不能辨真僞願煩先生
余曰某素昧此等事有吳北渚者頗精鑒識君盍往
見乃東北渚寓之庄次郎曰午後願臨某逆旅口枇

渡邊佐一草稿畢乃裁回東副以其所囑滿岸山詩七絶數集及近作文三篇封之遣省三於加賀善氏托焉。午後庄次郎舍人來迎即與俊治至其逆旅淀屋橋南畔橋痛氏庄次郎供酒觀書畫數十幅曰請為我定真余曰君且見我徒行德玉江乃使其舍人招玉江余不堪酒偕枕而卧玉江至曰獨拜越先生既出矣主人更欲之玉江曰君欲定真須見布勘者申辟返。芳藏來不值。先是使確藏寫文稿列先太郎秋香例日課八九葉至此殆三旬未滿百葉余不在輒午

眠問其故曰疾目矣余知其情不堪事且其心謂學醫問則不勞而得衣食也欲用不肖之教悔乃東日原文哉父子曰確藏兄及師東某聊顧確藏所欲之從彼欲學醫明日請携去。故婢阿梅來。先是河野遠平東曰拙著建櫜録願致之書林某氏余忘其為誰意向吉今日遣省三問之答曰是矣

二十八日

芳藏來。講如例講後與墨園約來月相游其家黑園使藏到歸。夜月使僕來乞詩正。遣省三招俊造於赴中橋逆旅遂之車原氏発吞顧正寺智城東返其襆贈書一幅副以與東景東返曰俊造不在余問吾子所我招東於逆旅主人而返予答曰尊東猶在我懷余責之曰我意俊造不在故東之也不然吾子傳我言而可何必用東乎省三走去既與俊造至先是雷墨園芳藏在座弄飯三子及俊治合作書畫未下脾散。昨夜者三示襆曰寫者山形荷雪使人送之曰某將拜越且囑之於諸君候某親謁先生開之今朝荷雪東曰昨夜奉囑書畫帖揮洒必終乞所我拜答

曰昨夜伴有候我親開襆之語故未開襆也安知其有書畫帖哉既而俊東曰書畫帖速入所乞其人將上船若遲不及也乃開襆中有荷雪東二通及閣筆金百匹東曰書畫帖速八所囑其人詰朝將去請今夕一揮候明朝我伴至府之餘及午後則可副東曰知先生夜間難揮洒然出於不得已請為我強之始悟省三誤聽伴言乃東謝荷雪而責省三夜又使人來取書。小幡彦七贈潤筆金弐百匹更乞畫贊。淡路人藤野完左衛門來乞字不見。確藏去隅太

田精一〆〇李平来曰旧者賜筍敝某窶無物足以
報也顧按摩貴體余喜既而圍碁日故飯之〇雷労
藏宿〇俊省三從有山〆藥〇昨旧来陰雨似梅候
黄昏始止〇林泰仙来曰来月三日為七兒設施餓
鬼會於大長寺請臨

二十九日

典労藏浴湯肆〇河氏来乃命製梅霰詩勸酎本用薄荷
棗紙〇労藏去〇俊省三摘庭上梅子〇未牌其後始
訪李平画碁更訖按摩後始去討識諫時既余歸辭

趣〇使尚三買金印紙蠟油透招仙助〇中谷謙齋
送獨活〇兒左衛門使以来取書〇九觀來抵文去
先生書跋〇夜仙助来按摩報以百錢〇齒痛昨日咬乾
鮮故〇礒藏来〇患眼東曰明日有暇請臨〇内海庄
次郎来告別

三十日

八之助以母之病乞寫字料金百疋許之〇至李平
氏乞治後治来迎〇今井少允東送紅鬣魚且致昌
平宗師之東〇齒疼甚使討識針眼不適意乃自把
小鑷刺之血大流疼漸減〇錦雪来乞字〇新街橋
西人岡村某東曰日者致長尾良哉東時彼有呈公
乾飩一包某忘之今日敬送之〇夜来大雨傾盆至
午前止而雲容猶濕未牌與後治出省三從訪河茂
曰松集薦東本外套須青色木綿縞河茂曰諾訪少
允初意其不在預裁一東懷之而在乃引後治相見
且授苔昌平東併及所預裁少允笑使其妻見使省
三訪覓兵衛曰明日勿違期先是覓兵衛約来脩画掛明荷至浪華
街後治剥患眼氏省三去患眼伏荼梅洲見曰先生

何不雷從者余曰後治在兒玉氏乃使其僕迎返曰
客既去余勸主人東北遊悦黄昏飯畢省三来迎歸
路訪九山〇飛驛高山人生井脩齋来送金一封不
値〇頼藏以君命賜金二百疋〇善四郎来謂省三
曰来月初旬將會吟社請先生定日乃東之曰今日
枉駕僕不在不無東也會期初四日可君請報同社
東附伻至省三候之〇近江屋庄助致所粧余書五幅〇今
日孝哉為愛太来謝途遇之

四月朔

浴湯肆邊賽御霊祠○生井脩齋来見乃贈書一幅脩齋曰聞先生將北遊願過我飛驒余曰吾甚畏暑不識何地最宜消夏子曰莫若福島○辰下牌出省三従余欲勸玉江赴健蔵招故至田篆橋初昳晴至此陰寒見虹於六甲頂使省三先行報玉江返曰彼醒未醒不能謁也訪頼蔵謝昨日賜且曰近日欲觴君及喜々津君何日可乎頼蔵曰我藩有東下婦人來將北上就所司代乞過関券問何日還乎曰蓋初十日也乃期十二三日偶鉄治至與約爲既出微雨

風伐暴烈殆吹倒人謂省三曰必有覆舩矣訪宗助告東北遊曰家事一依頼於君又曰欲昭吉田屋音七顧使彼來宗助曰諸帰路風勢益勁○八郎來賀與室氏俊治作鮓○荷雨來乞字○李平來贈鮓余曰我方作鮓將招賢而被先矣乃薦一血李平以既食辭余曰爲我賤下箸俊治等曰風勢如此健藏不能使舟近必矣乃爲荷雪作書與李平圍碁未牌舟子來近曰既俟於片街○覺兵衛來致所拵小虎畫幅且將修西掛明荷○芳藏東逕梅子○河野平左衛門送紅鬣魚○西阤使人來問吟社會期乃附昨夜東○未下牌將出卿太郎來告將寓徹雲氏且鹽全余曰我將遊深野新田且信宿我家而俟與俊治共遊計哉省三送至片街某氏所寓舟子上舟二子別去風未衰水増數尺舟不帆而遡我舟輕先舟進舟子過堰棹舟不得不知所爲彼舟拾之遂及舟子曰向者舟覆溺者數十人某目睹之漸近角堂堤上男婦絡繹野崎觀音祠方有祭也黄昏前至健藏氏其夫妻迎曰尊夫人今郎君安在余曰皆不來健藏悵然

曰春來與尊夫人約野崎祭時相迎前日與先生約今日使舟迎本意在尊夫人謂先生實不欲來唯爲今春來也豈圖先生獨來也余曰然則我誤聽矣然風波非常婦人小兒恐不能坐舟數日悠唯使賤春來何如健藏曰果然則足以欣慨矣夜彦藏長兵衛來見主人供酒既而主人導至新構宗宅宿

二日

卯下牌與健藏俊治出步於渠西池邊西北見松林突起田間健藏曰神廟在焉乃就謁地忽上迫六步

樹陰森蔚苔痕峭蒨南北可二十步東西十倍爲廟
在中央松櫞瓦屋新而俗群木皆老余視地形疑古
王侯陵也曰若陵則四面必有池矣至西北𡋯隅果
有池西三面然稍夷爲田猶見蘆葦有水處頗深余
曰爲陵莫疑蓋廟下有石槨也是邪初有高處鑿池
築土而已健藏曰某常疑焉頃平坦田間忽有御陵
疑團釋矣○辰牌健藏彦藏導游野崎觀音祠坂以
上假店相構到處紫藤方開既謁有神籤焉余曰彦
藏兄來有室家祐籤問前程吉凶如何彦藏曰善乞

得探籤得第八十七兆云身在羅網裏相見幾人悲
標題曰凶彦藏不樂曰我本不欲探籤諸君強勸之
今何如余曰更探何如皆曰再三則瀆余曰不見彼
糶者初買而賤更買之名曰平均初筮凶二筮吉平
均或半凶半吉或初凶後吉何不可之有皆笑上祠
後坂四五百步至有九層石塔處有假店爲地上設
席西望豁如萬綠媚目健藏曰憾不逢黄花也歸路
遇游客稍多既返入長兵衛別齋揭余所書蒲蔚楓
深處扁額假寐既而酒出健藏曰願題一絶每歳首

夏野崎祠祭時掛焉即賦逶邐長堤向佛祠紅裙青繖幾追隨一亭蒲蔚楓深
處四野鳥啼花落時尾書山中氏別業貽堤上每歳夏首有事於野崎觀音祠游人如雲紅裙紫袖出沒
萬綠間亦一觀也長永墨園春江三兄請余詩𤇆村赤井里正喜兵衛來見
行東脩請受教其年長余數歳頗解文學淳茂長者
也爲長兵衛等作書畫數幅未牌游人尤多嬌歌清
唱來去相接申下牌辭健藏將送至浪華既而止長
兵衛喜兵衛皆送至舟中預具碁局僅畢一局既暮
即卧戌上牌至難波橋下使從者訪吉次妻借紙燈
舟子曰聞尊夫人將臨健藏氏明日乘我舟何如余

曰吾子厚誼我深嘉之且歸與室謀舟子曰明朝拜
趨○省三述昨日來事如左西陀東曰初三日拜趨
翼日會吟社件一從尊喩○出雲秦主殿來○後造
來告別○郁太郎去○先是命確藏助入之助爲隨
筆今日來取元本○伊勢人戸田健之助携河野俊
三東來求見以上六件昨日事玉江來○金城東曰願乞先
生所藏唐紙二十五丁○喜喜津欽治送一瀨衛守
所屬扇數柄○郁太郎來飯之○卿丈致菊池海莊
東○平右衛門來以上六件今日事

三日
勸室氏携健藏氏室氏喜曰髮未理恐女待詔不来
具樂女伴如之何乃遣省三召阿石及女待詔阿石
以省事辭待詔至。遣省三於仙臺舍卯野原氏致
涼臺東路過吉次妻許勸健藏氏之游妻悦。發暮
涼臺東發近忠氏。講如例。西施来謀明日會於
何処余曰江山亭可。遣省三於金城氏致唐紙二
十五帖。且約午前同赴林泰仙大長寺齋會。覺兵
衛来理両樹。又谷材人佐々木清九郎来是乞字曰

淇其高橋君父子千原欣右衛門等蕃。發其紅野
平左衛門東贈書一紙（内巳答芳藏東）。遣傚浴謁李平曰
今夕来飯我。昨日舟子来問尊大人果临健藏氏
乎余曰然乃約午後至片街上舟舟子曰某將先歸
留餘人剌舟也乃付其健藏来。一治提友月氏来
寓。午前為覺兵衛作書未畢金城玉江緑鴇至。
余使省三為室氏從者曰今夕將會客須留婢也。
午時其金城等出路過吉次妻許曰拙荊不慣旅務
一依頼嫂也至綱洲大長寺梵唄声聞門外林氏眷

屬及客數十人既集佛殿前先就別室参仙妻見導
至殿佛座南向其前相距可四五丈設高卓上陳飯
器卓後有盤斯中央立板僧八九人三人南面坐佛
前其餘皆東面立合奏諸音儀頗嚴肅良久坐僧先
作就卓前燒香復就盤灌水生人棲客做牌每人一
片表書真樂院秋村元亨居士僧援座客次作燒香
浸牌于水帖之板面拜而退僧復呪經移晷一僧作
四座衆僧以班從其後步且呪經七八匝而復坐文
呪經奏音良久去僧稍々退於別室一僧止設几佛

前陳諸客賻儀高唱曰金一賻某姓某為秋村元亨
居士薦瞑福銀一賻某屋某為秋村林君薦瞑福如
此者四五十未畢（某姓士也某屋底也）初余與玉江謀賻儀玉
江曰先生既賻爉燭不用別賻也至此以余不賻余
獨不唱名余頗愧尤玉江不識土風去来上牌客皆
入別室主人供齋識余者加嶋屋二郎三郎以下皆
就余而言初與室氏約途過焉待至未下牌不来乃
與金城玉江出賽櫻祠渡源八到処男婦絡繹緑陰
間時見残櫻過堀川至呉林山路右一店藤花盛開

見春耕與二客坐飲花下見余呼曰入乃入春耕指
客曰木村君也交杯而去申下牌返一治曰尊夫人
以未上牌出○李平至○與俊治作紅鬣魚飯饌金
城玉江李平及一治等夜散

四日

遣一治於小二氏囑碁海莊東為遂之岡村氏囑碁
長尾良哉東○己牌與俊治之李平氏乞按摩平右
衛門遂至曰或囑謄寫石倉十二代詩選及詩學集
成過間書林不得元本先生識藏此二書者請教カ

吉田屋祿助來不值○菩四郎來曰某將赴上街午
後至江山亭阿千枝將來謁願患飯既而千枝及僕
至○郁太郎來至○九山來曰昨日西陀翁來曰明
日會同社於江山亭云々視其進止頗似有心疾者
敢問實然乎乃遣一治答之曰西陀非心疾也請臨
○午後與俊治阿千枝至江山亭途過西山氏謝前
日贈蔵清三郎毋挽藤吉見曰孫方發風疹故契濶
訪小虎曰江山亭主人轉屋浪華橋東先生識之乎
白未識乃至新居樓臨從水敞豁勝初西陀未至余

謂千枝曰有筆硯乎曰無余曰未聞會主而不具筆
硯者蓋速借之既而西陀至見客未集去金城玉江
九山等至西陀未返遣千枝促之白未聞會主而俊
於客者蓋速歸乎護一追來曰某將以今夕歸鄉余
與俊治交責其脫違曰兄果歸我二人不無所漸囑
事務何不昨夜相報乎護一曰從者病重腿我怕其
死故大急上舟也言畢去西陀返金雪至亭主人出
紙一幅曰昨夜小虎先生來作畫一幅願得先生贊
為雙幅視畫蓋戲塗抹者謔意橫出乃戲書曰江山

亭主人出此紙乞小虎翁畫之贊余不識其何畫請
觀之初疑二人褪下衣交股既而悟其蔓菁也嗚乎
畫之妙一至此乎實不能贊一辭者乃書其由返之
皇安政六年歲在己未初四日旭東漫士頓首百拜
主人大悅小虎亦至課題初夏訪友人山莊不値余
作圖題一絕一庭新綠午陰濃鶴見遊人起自松此地紅芳總落盡知君去探最高峯
詩成者以序書西陀詩不成余代口占一絕時既東
燭西陀將下筆余恐其漫塗曰待白晝不聞俊治與
千枝強諫之止酉下牌與衆同敬歸路逢有三曰尊

夫人既歸○室氏語健藏長兵衛懇待狀不止健藏
贈○木綿縞一疋及金百疋○橘又送所染紬

五日

浴湯肆孫七來贈菓子余語將移居於淡路街之狀
孫七曰願一見乃與之出室氏省三孫觀淡路街坊
坊宅近數輩方作床闢窓土木狼藉無処移歩孫七
曰厠與井連恐不堪不潔也歸至狀見坊孫七去遂
過大野屋七兵衛要之飯嗎與田邊順八郎矢田與
三右衛門來（送書一紙於順八郎）○紅野平左衛門西東至旬

初使省三授仁也句讀仁也不悦乃使計哉代至是
計哉灸膕脚疼不能坐仁也曰我不能爲病人之教
余愚其偃蹇於廢學也扶之俊治來救○千代吉買
紺色木綿縞一疋○九山以祖先忌祭贈餅及漆盆
○越智藤馬來送菓子曰昨夜自伊豫至猶舟居○
遣省三於長濱備万氏嗎答亀谷行藏東（返其詩卷一送於詩文卷）
逐過九山氏贈菓子一筐東曰句者賜餅及漆器
深荷嘉惠謹呈菓子一筐祈叱存另啓某東行以大
津爲初聞大津草津檢起馬等甚嚴君與大津縣令

及及屬吏善願爲我周旋云云過河武氏致木綿縞
曰以此作拙集帙又曰十帙中一帙初編凡例後請
加素紙一頁其餘如常九山嘗請曰往年嶋楳陰贈
其集前置素紙一頁親書贈某之故願先生亦如此
○宗助來曰今日府内舟子至曰某以三月十五日
發聞廣瀨範治先生以十六日上船將東遊矣敢告
某先生未知範治君將來私報○遣一治於李平氏
視其在否返曰其妻曰在隣坊先生至即呼返乃偕
二兒行移晷李平不返乃去○小野田悌三郎來告

將西遊且勸余遊舟波篠山（篠山悌三郎鄉也）○玉江來

六日

昨悼林元寫詩（七絶載集）使省三致之秦仙氏○遣省三
於棠陰氏返多寶塔碑帖遂之九歡氏致文多公書
跋之米彥氏問林良平來否之近莊氏命裝潢余畫
二幅之小虎氏金城氏玉江氏出江山亭席上合作
之幅乞押印最後之金雪氏畫幅曰公獨未題（詩未）願
一揮返報良平未至金雪不在○平右衛送寄美濃
故人東五通曰皆薦先生也故未糊緘處請覽○与

倣治訪秀氏観水晶皇可二十貫問價曰十金余曰或半我買之計哉来報告次妻与一客携肴至即帰客則筑前善邦詞者大駒言道也素聞其名乃供酒使倣治接之暮去○為津田亀松書帖遺省已致之東曰我将北遊故書到尾去丶○使省三發与金本顯蔵東於山口一太郎氏（東外副贈顯蔵五律二詩）夜珠暖不堪多數始業之

七日

遣省三於伊兵衛氏致所属書帖遂之九山氏返掠

唫軒集一冊之河茂氏促薄葉摺梅墩詩鈔之玉芝氏命裂扇百柄○使倣治訪李平送謝金一銖倣治與李平圍碁賭鮓倣治北出三百錢既食鮓返○泰仙来謝○遣省三於曉兵衛氏命装江山亭合作又嘱買両掛鑰○依田竹雨来告本月二十日開書画會於登加久亭以乞字不値○痖氣大發○西山藤吉送蜆及赤貝放蜆贈赤貝於春岱○越智藤馬来○送菓子於藤吉○夜訪八之助及民

八日

平江送寺順喜全子在中東曰伊将以十五日去請速發回音○平右衛門来携八郎與美濃人東二通去曰兒嘱其糊之○請如例亦井喜平来聽講○一婢婦人来致方山香爾東坡之有與倉（高）健吾東乃發田東告將東行○水戸人齋藤寛来求見以病辞○未㬉欲遊阿弥陀池與二兒倣治省三阿絹出路過河茂氏促薄葉摺梅墩詩鈔河茂不在至三井橋遊人稍多倣治勧訪其所好宮崎屋吉兵衛乃令先行視在否不在西行遊人塡街互擠而前沿路買花奇

不知其幾千萬入祠門殷聲雷轟燁塵色燁煜譎勅祠前具浴佛儀賣甘茗汁使二婢嬖頭曰冷而銅臭客爭放亀魚於池余曰浪費祠条皆不堪喧俗然此為最室氏嘱買忽草既而使正也先帰省三阿絹從之余及仁也倣治直北行訪金亭不在至千秋橋畔就骨董肆買皿五枚朝来腹瀉至此疲甚強歩至藍田妻許乞茶中上㬉帰復瀉數行室氏勧食鼈乃遣省三買之○主計使人来乞賛聖像辭不肯○今日阿弥陀池遇三光寺清暉曰岡部香民客死東都矣

玄民与余交態詳載鎖事録故不贅其為人厚長者然藺率異常其兒学余一日父与一老媼自外入時無婢僕兒謂雇婢也頗使役之居數日婢忽問玄民兒安在兒勃然曰雇婢無禮呼我爺名欲扶之婢笑曰汝未識我乃玄民女兄也兒曰我未聞我父有姊父偶帰曰我誤矣姊氏我郷在津山索居數十年而汝輩生我未暇告之前日見来訪与我途遇我喜甚欲告汝偶有急恙者遂出遂忘之姊氏意汝既識之故不自言而已兒愕然下拜泣曰兒生二十四五年

始得一姑姊美又嘗謂余輩五六人曰或贈真名勝魚請来宿都下真名勝魚頗貴皆喜既而羞一小魚衆怪問之主人曰既羞復何問衆笑曰此石首魚也主人憮然曰然乃我過矣我昧爾雅幸恕其天真爛漫尾汝鴆餙皆此類也歳蓋六十七八惜哉

九日

昨日来録論詩旧稾（千二百言）於大平紙今日訖尾書文政甲申余年十八賦此後三十六年安政己未三月書○津山人圓通院挑谷来訪贈儀及金乞字九

山来○佐々木清九郎来取書午後與（倶）治出省三従訪平右衛門取昨日所返東二通使省三視玉江在否曰在乃往謝答寺澤頗喜東返（稿）其○使省三視九歓在否訪金城緑堝棠陰在座省三来報九歓曰吾將出先生請黄昏臨余病頗劇使省三辞九歓走帰途使俊治招左仲○會所送示坊正所下隊状曰高麗橋第一坊丹波屋清助者為盗所傷然終捕之官嘉之賜銭十貫文○植俊治帰曰左仲未至乎余曰未乃使省三促之曰將来遂不来

十日

病益甚使俊治東左仲詰不来之故左仲来謝針腹及腰曰宜服黄連湯從之○小虎来謀其家事留之供飯○銭屋預助来乞字○金本顯藏送東半紙千束○香坡来曰高島秋帆子淺五郎自長崎来將移居江戸欲見先生乞秋帆六十壽詩使某先容○林忝仙送饅頭券二葉告卒哭○朝来大雨午後忽晴

十一日

与室氏俊治出視淡路街宅〇喜々串錬治東曰日
者先生有欲以本月十二三日饗頼藏及其之言頼
藏昨夜自京師帰明日幸有暇欲陪随何如答曰諾
既而雨下病甚乃使省三性辞東曰雨勢如此明日
恐不宜野遊卿信報家姪將来某東北之遊不得不
延期請望後拜趨而践約言〇大阪定治郎使人来
致孝也本月朔東々曰者大人東南翁曰我疾不可
測也且使孝也来範治時在府内欲状児候娘以前
月中旬上船既而聞其侍風泊於杵築浦測本月七

八日必至大人許也孝也東中乞山田勝治寄範治
東傍註寄児輔次郎東在中余謂俊治曰本月七八
日来日々西風船當至而不至蓋範治以輔治郎為
従者謂讃岐金昆羅祠迹訪勝治為其所留也又有
六郎寄金字東使俊治致之〇阿絹母送蔵〇東馬
来請寓我塾余曰有證人乃可〇使一治招小虎不
在〇香波送便面請書高秋帆壽詩〇鯉晴与俊治
賽御靈祠遂訪利平圍棋而下晡帰

十二日

夜来胸痛徹背卯上牌浴湯肆遂至左仲氏乞治鍼
心下及脛〇徳基東送薔薇花〇遣省三於近正氏
償装潢料一分三朱更命装余画二幅〇利平来与
俊治圍棋〇五島内野草庵来見曰某學先生於江
戸後先生一年西帰矣余曰我記吾子面而不記其
事併忘其姓名矣草庵贈砂糖乃報以書扇一柄〇
高島浅五郎来贈雪貢低一封及劉青田書搨本既
去与俊治姓訪其逆旅炭屋贈送別詩及秋帆壽詩
書扇二柄詩（集）皆載〇一六屋源太郎使人来示沐田

齋所送金子證状々曰来田齋金二歩在中東右入
手未年十月二十三日廣瀬印々預亨劍用之而殊
模糊俾曰状皆我所書君家押印已預字印余家所
常用直日司之乃検去閣曰案十月二十三日記係
確藏手華是日余携一治赴健藏氏確藏与視風守
家也乃召確藏示之確藏曰某疑祝風所偷也且任
某詰問玉江使人来送蜀紙千葉〇東馬来法（出）寺島
人和泉屋宇兵衛證券請寫許之〇申牌室氏与正
也出将赴船平店呉服橋塚乃過八千店命飯使室

氏迎藍田妻至既食藍田妻送至○酉上牌範治僕
來致南陔兄孝也相良善次素兄等東告範治至府
内鄉宗助亦使人來報乃使一治宥三迎之至兄東
曰聞鄕疾病欲見孝也範治偶在府内我命代孝也往
視鄕病云云範治曰從生二人猶能在舟中乃使宥
三東馬迎之不至既而伊丹屋態三郎來報從範治
歸且告二生宜留舟中蔵裝○置範治樓上○今日
病甚事多缺畧

十三日

庚牌新街西口火數百家燬○講如例○赤川喜兵
衛來贈羊羹範治送余博多織帶室氏金二百疋二
兒金百疋○梅洲東送菓子一筐於範治午前導範
治從至酢屋店買飲謁天満宮祠東北行過與力街
出於源八渡至閘口櫻花全盡綠葉如雲沿路薔薇
方開濃香撲鼻忽得一絶（新葉陰々似綠屋薔薇花發野風薰春光既与殘櫻九分上）
盡堤遊人減夏景勝春然遊人既減唯見麥店間有
一二毛白媼買茶憶前日繁華閙熱信一場春夢過
天神橋未下牌歸○今朝範治從者僧二八來申牌

皆北上僕傳三郎來寓○朝來病甚乃服施緬志伊
祭丸在閘口蔡鴻恩覺快至夜殆痊諸医皆以余稍
癯禁大黄然余意其不可不用至此果有効（凡余所製大黄
居牢）○郁太郎來告寓徽雲氏不値○尼崎屋勘兵衛
使人來報草野忠右衛至○夜範治与俊治出良久
歸曰途中腹痛過藥肆而憩矣○範治致狄雄兄長
光太郎父子來

十四日

導範治浴湯肆遂賽祠御霊祠俊治從○伊丹屋態

三郎來為範治謀移居府内邸中余曰盍留我家範
治曰府内諸君東宗助曰青郇至之日宜館之公官
也故宗助欲迎其也且某將觀京師近江地方時稍
逼盛夏不欲一日遲先生果遊東北某請倍採亨治
石山諸勝先生未東裝其同居恐不堪匆擾故欲離居
也余曰善乃遣宥三召玉江至謀上途期定為二十
一日○初与俊治謀曰吾子卜居淡路街之後我將
使我妻子僦居隣舍也室氏以伏見坊宅過廣且有
有怪物之名而無男子而居故有此議也至此以俊

二居未定東馬頗得良欲留為学僕不必卜後治降
也乃与東馬謀東馬曰唯命之従乃謂後治曰吾子
我猶之後請日来視我家答曰諾範治曰聞叔母将
以秋晩娩某西坂後使林外待叔母待先生帰何如
余曰果然乃告安慰矣唯恐尊堂不肯○友月来介
範治相見既而携贈左東書二幅○穮書林山城屋
熊次来贈茶掩且致土屋蕭海山本俊平東俊平送
金二両三歩三朱曰寡君供先生留滞中資費金数
両然先生私用雑費当自償者計二両一朱藤松太

日間瑣事備忘　巻二十四　四九

之助為鹿島某贈先生金五両客年先生臨贐其
矣今取二両一朱返二両三歩三朱請照数納之云
云熊治客年誤書熊太郎○土佐森田良太郎東送
詩稿一巻曰将關雎拙集顧賜批評更恵長篇題詞
良太郎贈小菊紙三百葉余以将遊東北辭報以穐
月川苕及書一幅而返稿其東自河新氏来将侍明
日発回東焉○天満萬善寺主痒然来訪贈菓子報
以書扇○草野忠右衛門来訪贈半切紙五百葉及
菓子○午後病復作脈後治所調四逆散○遣省三

於覺兵衛氏促西栻○未牌導範治出後治訪秀氏
不在過玉其氏促前且見範治曰聞廿日登加久書
画會唯乞我書未及範治吾子請告會主答曰諾過
他店買硝子瓶將右衛門贈之恁訪河代不在訪九山主人
曰春耕等五人至将喫茶乃介範治見客茶後酒出
日没辞観順慶街島内夜市遂至難波新地投一店
買食過大黒佐野屋二橋氏上牌帰○今日河代送
薄葉楊梅墩詩鈔披之首置海荘題詞乃遣省三召
其舎人曰海荘題詞当在初篇尾須速改之舎人曰

日間瑣事備忘　巻二十四　五〇

装工之過也乃悉返之○平右衛門東曰豚児拙稿
顧賜斧正先是八郎出醒々吟社詩稿数十頁乞正
余以其多難之故平右衛門甫云○伊兵衛来○為
一治東寺川健齋告東北之遊

十五日

範治浜後治浴湯肆○伊兵衛送紅鬚魚○吉田屋
探七贈範治紅鬚魚○河代来訪範治○元泰来賀
○小畑彦七代来取梅逸画梅賛東馬将命曰彦七
自来乃延之上座既知其非不見○河代送梅墩詩

鈔十帙曰裝工所誤既正。八郎使人來賀。八之助來訪乾沼。秀民來賀。赤閒舟子來致茶屋愼次郎衆中有淇山田勝治東乃囑之範治。辰下牌導範治出訪伊丹屋熊三郎不在訪宗助与元兵衛導範治視公宮出将入大村郎使省三導範治先赴玉江氏余訪賴藏謀野游期主人曰明日可乃訪歛治告之至玉江氏玉江將供食乃返省三訪金城介範治相見未牌携金城歸途遇省三過常安橋使省三訪山城屋熊治於逆旅酒小氏。野口屋萬次郎

來賀淇室氏及墊生作薩摩飯供範治金城及家人。吉田屋孫七來訪範治不値。松本壽軒送梅蟹。範治贈移于府内公宮使省三送之。夜使一治候範治。覺兵衛來供食。友月來不値。省三歸報俊治從範治宿

十六日

卯上牌浴湯肆歸路謁祠。使室氏理行厨。發答良太郎東於河新氏。遣一治於熊治逆旅贈書一幅嘱答土屋萬海山本春平東。金城東乞詩正且送紙一葉曰乞青邨先生書以楓登加久亭也り已上牌至範治許仁也与省三阿絹各携行厨具而從既後治歸我家仁也阿絹共参導範治出与河我遇戸内曰二十日請同青村先生臨曰諾与左仲遇戸外曰明日請同青邨先生臨答曰範治明日同草野忠右衛門住吉請卜他日至玉江氏使玉江範治先赴玉藤店範治僕擔行厨從之余至賴藏錢治二家導之出其僕三名從至店玉江迭迎介範治見二客既而從僕皆去獨省三留与賴藏圍棋畢出行厨歛

預使玉江命肴閑店婢羞肴牛下牌命麥飯々後皆眠余獨不眠口占一律為厭閑閑多俗詠携游芳店野橋邊歡情熱後賓如王雅應抛時日似年夏華氣清蠅未集午松陰轉我猶眠不知仍有當壚女院裡風流晋代賢未下牌皆起乃出所携文具各作書画店婢阿珠阿揖菁皆識余争出扇乞字隣舍客有携數妓者一妓尤少有姿首來之出扇曰我客曰廣先生一代文宗也汝盍逼乞字乎余笑曰我無潤筆不肯下筆卿須舞以代潤筆也妓曰諾諴然鼓絃者玉江逼阿揖曰卿須鼓絃代潤筆也阿揖乃鼓絃而歌妓舞一闋余

曰扇二柄舞二闋而足相當也乃復舞皆曰不出纏
頭觀如是妙舞所不易也玉江曰纏頭一闋直銀二
戔先生書一扇潤筆銀四戔然則更舞二闋可也余
曰莫會計皆咲阿楫毎言娟視以作嬌態玉江吟曰
美目細於三絃線皆絶倒範治以有事於府内御先
去黄昏前作座二客曰聞先生游東期遥願餞于綿
畐亭乃与玉江從之過梅田寺主計遇白本月渠當
昭儉社會主然生母在郷而没故未果也至亭坐三
層樓上樓下既上燈樓上獨辦物色命妓名數玉江

日間瑣事備忘　巻二十四　四三

六舞一妓名八重松識余曰十四五年前公屢与春
波君召奴矣頼藏曰此兒半老然聲甲北里不圖其
廿四五年前既在妓籍余曰當時御言有兒今何如
妓曰兒既過弱冠矣余曰卿芳姿猶昔而余髮種々
不臨酒席歌場殆十年頼藏笑曰此兒年不可側蓋
文化年間生也戌上牌出至櫻橋玉江耳語曰二客
將要某赴在治亭乃別歸至淀屋橋游人數萬燈耀如
書生玉祠有桊也〇佐土中村次三郎來留金及千
鳥賊乞字不値〇後治自秀民氏歸傳其言曰赤關

人筑波百之助者某所善今住南久太郎街心齋街
東折處來曰某所善天満摘寺市川吉之助者頗喜
文事欲識旭莊先生校某因君先答曰十七日辛有
職請招先生及尾崎君云云不識先生許否〇昨日
小倉舟子來致千原藤右衛門小倉所承金子在中
東被之東乃則寄範治也金則寄余也余不識藤右
衛門何者今日致東於範治々々曰藤右衛門即太
郎兵衛也東曰聞旭莊先生疾病謹呈菓儀金百疋
云云〇壽軒伻來取四東

日間瑣事備忘　巻二十四　四四

十七日

浴湯肆〇骰瓦來訪贈潤筆而又呈般若心經一函
詰一本乃報以余書既裝者一幅〇覺兵衛來乞字
且饋金一朱〇金城東贈金百匹乞字又送余画數
十幅請押印〇頼藏東謝昨日招而贈海鼠膓緋治
所以東謝〇竹雨來取余書且出絢乞範治書曰二
十日請同青郁君臨兔角亭〇舟前日所書大平紙
一幅於覺兵衛曰二十日請卦之兔角亭〇郁太郎
來候安〇初湯肆歸路過秀民氏秀民勸赴市川氏

招余曰兄往我所往兄罷我亦罷秀民曰今日将携
妻子游關口然為先生罷而赴市川武余曰我將与
範治遊往古為兄而罷赴市川武秀民曰然乃某將
報筑波生々將報市川氏頗屬且愿少厚供余曰本
地某刀同心名皆職多挾權蔑人今日之招我不識其
如何也秀民曰我保其厚矣而範治來則告秀民肯
探諸之游範治携微醺恭未上牌秀民李筑波百之
助及画工墨外來乃從出過根華橋時方修橋上流
有假橋跋此過互畦岡淺橋右柳折過田間以与向街市

則氏在東偏余贈菓子一筐以先出接余謂主人
也謝今日招其人曰某網屋坊眼醫古川彌八郎也
移晷主人不出余欲勸秀民去游關口未害主人出
見年可二十四五忽曰公輩既謁東照神祖廟乎今日
丁条神祖皆曰未主人曰盍往賽而歸路過余予余余
不悦曰我輩今日為是來不為神祖來也弥八郎曰
須具筆墨乞先生字也余益不悦曰我非為作字來
也異日須就我乞主人毋見供酒禮頗忽畧視秀民
尤悔現色百之勸曰主人庭内有日羅墓乃使主人

導庭頗濶東南隅草樹荒蕪置碑方六七尺主人曰
傳日羅所葬然別無左券余曰蓋真也主人更導觀
舍北園曰官所賜地東西可十間南北五倍爲視其
宅　下五六百石家亦不若此地与力同心之俸可
想復座日既没弥八郎去乃為主人賦一絶官居兼野趣園
甍自青葱甋蝶踰墻到還入夏花中書之又為墨外賛畫枷華而辭主
人不設飯又不借紙燈皆怏々出秀民往々尤百之
助百之助曰某勸主人厚待弥八郎自脩裁節之終
失禮長看可憾墨外又詰主人不敬秀民夜導余抜

着店至堀川与二客別余謂秀民曰今日之游里如
何秀民謝曰筑波生不解事又堪乎余察秀民實無
技有店之送乃辞同帰○先是聞春老谷去年十二
月卒老谷長崎人名亨字大通其余与交情詳載項
事録故不復贅其為人極真朴甚精書法沾々自喜
初子父為勘局属吏家頗富父坐事而免老谷亦罷
居十年餘終窮困傷仕職大喜不幾又与衆罷連蹇
以没蓋年五十二三惜哉此件高武五郎所告今日追記

十八日

講如例赤井恒哉來乞序留飯之恒哉曰某姓年約
先生陪西下而不果羅奇禍故也問何故曰某友在
醫而無里正者与城不相得闔村議別招長崎落魄
醫生不復服里正謙不載醫病不得止延里正乞診
四五日大漸里正來某曰此醫若不起我將失達衆
諺然我力不能療之兄請來救某乃往診授藥七八
日遂死居三四年里正益与城相惡我近邑皆係淀
封邑城或訴于大阪尹回里正妻教醫人官將捕里
正々々乃告淀侯々召里正乃城數十人坐獄里正

罰某為證獄不決二三年里正与某冤皆得雪矣故
致契闊ゝ遠仁也於府内郡視範治在否携其僕歸
曰昨出未歸乃遣僕迎之於忠右衛門逆旅範治子
俊治歸述昨游之與謂生來未在也余亦述昨游殺
風景謂生來未在也俊治曰某真秀民言而勸先生
不為無罪欲詰秀民余曰止○河茂來曰中村吉兵
衛欲以先生當償係命直金二百匹乞先生書其碑
將以明日發願述一揮余曰諾河茂為範治謀明日
嗚河新舍人導觀城中範治喜○友月來送饕豆及

欵冬莖曰二物左衆所献又曰金百匹左衆欲乞青
村君書以充潤筆乃答曰範治書請二三日後使人
來取○香川子一郎來贈菓子引範治相見○赤石
京屋作兵衛東乞序○府内人來致南豚兄河送黄
粱一斗蕃橘五顆○先是使八之助寫九桂草堂隨
筆今日卒業前後附金二分二朱云云○來牌導範
治訪西山氏清三郎母及兄見範治贈秋月川茗帛
清三郎喪訪小康不在範治留川茗及書簡告訪春
草介範治相見範治贈金二朱及川茗主人拱酒辰

之助見話及漆川寛平主人曰寛平東行後無一信
既十八九年然聞無恙余曰某在江戸寛平常來過
然別後不通消息是其家風主人曰寛平東行途過
越中侯其東土人某和尚薦已某寄詩和尚中在詰
玄関三字某意語禪家與古也俗謂客始入戸未就
座處曰玄関和尚謬解謂此客不足升堂入室當去
関上侍之有曰親出玄関而話不留之寛平大恚常
尤某無状言畢故篠崎氏門人内村野与助者來見
主人曰會津客二人欲謁時將作座主人強留曰公

且為客留既而客各通姓名余志之答曰我友雅摩
三郎有至旭莊先生青村先生東皆詔介二人也今
日將逐訪旭莊先生幸而遇焉又曰春中寬平客年
歿余四向着恭忽言寬平事不自知柯故今忽聞其
卒嘗非目緣乎申下牌出至府內郎前範治入焉余
曰遂我於玉江氏謝頼藏不在留乾鳥賊出訪鐵治
至玉江氏少間範治來問平右衛門入範治贈月甚
及蕃廟訪九觀不在範治留淵甚走遠遇九觀隨謀
其家九觀曰明日黄昏請臨我々將奉導觀螢田號

乃出過淺邊橋北畔時已上燈入將居舍鏤纙谈既
食送範治至府內卻西上辭歸○府內人來致兩綴
兄源兵衛本月三日東兄東曰聞御病中此游我不
堪掛念請範治熟識源兵衛東曰奉書軸十匹既至
去云○石秋東至披之即寄範治也○後治自秀民
歸示筑波百之助與秀民東々曰昨日曰無昨状某無頼
見旭莊先生兄請為我解謝昨酒初出官忽命主人
干役故甚黄矣

十九日

味爽大雨○河新校人來曰今日有雨遅顧止城中之
觀○九觀東曰雨勢如此觀螢之游請卜他日○西
坡來曰某与竹雨千里等為兎角亭會主願臨余曰
我不肯赴書画之會明日故為賢輩列於會席矣西
坡喜○範治來○惠眼東送画二幅乞賛東曰不典
金百疋以充潤筆又曰二十三日請同青村先生臨
○赤関奈良至敬二郎來从越前府中人松井耕雪
高木太郎八相見敬二郎贈和布和布漢名未聞耕石贈川
茗乃引範治見之余告兎角會三子請踏適○左仲

使人來曰午後請与青邨先生臨○秀民來詣室氏
且為百之助謝○作書四幅使肴三致之河找氏曰
以充中村氏酒料○木下牌左仲使人來促乃与範
治後二姓左仲曰尊夫人何不來乎余曰未不聞命
也左仲曰然乃作矢詞矣乃使其僕迎室氏至酒酣
余及範治後治出浴湯肆歸又飲夜吸○与範治謀
日田家事留之宿○雨至申牌晴

二十日

河找東曰今日枉駕之約請莫違徹雲及郁太郎來

○昨夜範治報用内邸居奚[矢]唐紙數十葉及扇余曰吾子僕傳三郎迂魯非常恐甚寫其處也須遣省三檢之也省三往已而報二物皆有○範治与俊治出從伊丹熊三郎買衣○九嶽東曰今夕請陪觀螢乃以河我招辭○敬次郎耕雪太郎入来範治未返乃遣省三促之○九山使人来乃贈桂草堂題華一本梅墩詩鈔一帙又送示江山亭席上衆人有合作書畫一幅曰衆既押印而公獨欠願速押既而九山押印返之已下牌与範治俊治敬次郎耕雪太郎入出

一治從枝俊治先報行徹雲訪河我山城屋燕次但馬銀山家某在座河我曰某將導二家赴兎角亭然未終食也至大宝寺街徹雲俊治在路石砂糖店到難波新地就徹雲所識茶店著袴入亭會主西阤午里竹雨石峰等見既食而範治以初来之故着拵揮毫場乞字者四面重圍余自謝作畫以分其勞乞者更多終拋華而竄石峰引諸邦伺者野之口隆正相見之余亦引範治見禺左介眉桂園等會主供酒余黨別開一席議余者皆来交杯荆石介赴後人亦間某相見河我等遂大醉後作畫尤多庭隣有力技場擊鼓鳴鐘不堪喧囂乃与西阤謀避於別舍余暇眺範治等在側乞字者来尾不已河我先辭歸申上牌出熊次從至河我氏主人父子見河我曰某舊名我兵衛使兒襲稱某改名我藏敬告酒出有盛饌我兵衛妻見其女七歲爲舞範治俊治皆贈詩初從一治傳三郎歸夜省三來迎酉下牌熊治出歸河我使僮二人送○會津秋月悌次郎王屋鐵之助甥南摩三郎來不値（二子即相見後藤式席上者）三郎潟答曰僕將遊畫

墨剎加顧得以諸君詩文壯行色竊謂閒闢來無此好題目請構思○河新送扇乞字○紀州倉部人来致有馬涼雲東○余日古澤雄之進子赤松大三郎來置剌去東馬接之不問其寓乃使東馬就會所問之曰在梅檀街伏見坊北折處

二十一日

昧爽往館之其從者見曰我主昨夜深而寢矣乃授剌歸浴湯畢遂訪左仲謝前日招且謀卜居其西隣○使一治等檢藏書○秀民来曰請午後同青村君

後治臨〇金城來送余百拙花範治奕書〇將尊範
治訪寛平洪庵北渚三家範治參府内御不歸達省
三從之歸既使渚江湖江家在治曰雄北清淮湖秋
月將狀御仕屋錢之助來訪留不果出〇平右衛門
東送銅味贈二瓶於余三瓶於範治〇大坂屋貞
狀郎送叁江朱謝前月書貌背〇家里新太郎來訪
送菓子〇洗治招旅摘大和屋某買泳涂謝淇蓮許
巫疾之一訂饌欣條告別〇來訴牌游範治避秀武發
治後至主人設酒飯夜仁也來迎歸〇洞山來不值

二十二日

遣旅治于家里新太郎送旅道修（兵衛）衛募兵坊介西喜
兵衛（招之）歸報新太郎既去前日東吉田屋孫七曰範治
所呈二物舟債婢法武記而視二物在座上遺之
也範治嘱熊三郎送之今日孫六使以來報示物未
程乃遣婢於熊三郎紙〇汎歡使以來曰今夕請臨
〇惠眠東白湖明午後請臨〇玉江來片範治議定
上巳期余曰端午既近家務齊集欲以端午後一二
泉如洞玉江曰某有事于膳所願洗裝範治欲株南

都余曰玉江以二十五六日發青柳範治（別號）以二十四
五日發遊和紀地方以五月四五日收而同我北上
何如皆曰善〇衣商大乘屋朱与範治買衣〇未上
牌導範治出省三從訪寛平洪庵北清金雪四家介
範治相見贈某某無所用願呈余喜謝金雪顏色異
常余問令閨無恙曰荊婦昨日募病今請醫來會年
癒矣至府内御範治曰府内人相島次兵衛奉府納
疾命求女公子傳姆於京師朱時寺某同舟今日將
去入範治室久兵衛及三女子在隣座來視乃戴答
南彦兄孝也東又使範治訊時寄數十則合封之付
久兵衛從者午時久兵衛上舟送至郡門外後治來
未下牌与範治夜治出訪荊石荊石供酒馬千里偶
至曰先生觀蘭人所著日本文典乎曰未千里曰明
日明日請攜梓櫓余曰幸甚使省三試九歇弋問舟
遊遊連返曰黄昏後期矣薄暮辞荊石至玉江橋使
省三觀玉江在否返報既赴九歡氏皆曰九歡必謂
我輩飯來也不必設飯然則飢乃訪金城乞温飩物
著走至九歡氏玉江在爲主人導出乃使省三歸柔

玉滕店前九歡氏謂其曰舟安在乃大呼不應過店前
西行渡橋北行一丁餘傍近五郎氏別業東折百餘
歩出于渠上又大呼不應少間一人来曰舟子既赴
玉滕店前矣九歡曰彼性我来故不値也舟至乃入
焉舟小而長北行橋下水皺而膝菰蒲叢生範治曰
此地幽雅殆不盡觀暗中忽聞笑語聲近則男婦同
舟蓋螢也或載美人螢不多時觀數點於草際渠狭
舟相磨而過有時出於濶處凡行七八丁而返九觀
發傳厨欲饌頗豊至玉滕店出九觀猶在舟叔罷玉

江別於梅田橋過北里氏下牌坂〇桐山来不値〇
小林梧陽来贈菓子不値〇山田勝治門人村尾三
郎来贈菓子且致勝治所贈菓子及東不値

二十三日

遣一治於平五氏見桐山爲曰範治欲因君觀主人
公別業請周旋桐山曰諾〇今日以来者唯恵眼一
人且他客相継到侍講村尾三郎来見〇出雲人内
村与助来爲妹尾謙三郎逸中相曰昨来今去〇馬
千里来亦蘭人所著日本文典載本邦新假名草假
名及五音邦訓甚詳又鈔論語字而首章傍加邦訓皆
用新假名而以蘭字譯邦音莫不備者奇書範治曰
豊公欲移邦訓於高麗以今勢例之易〻也今後西
洋諸國習邦語邦訓者必争出焉是我文數遠播化
外也不亦愉快乎〇梧陽来告別乃川路〇吉田屋
孫七来假範治〇近後次於草野忠右衛門逆旅贈
硝子瓶遂之滝兵衛氏謂之曰前日兜角亭會嘱吾
子揮我書大平紙一幅昨日西陀来告曰彼幅爲親
者所傷將糊返之我謂彼幅千二百餘字實竭心力

將侍其人自之然既糊則難付人將藏之願煩會主
裝之會主若不肯裝即自之會主亦可吾子須通我
意焉答曰諾〇衣商大葉屋来〇午前桐山来与範
治一治從之出至平五氏別業周覽久之別業状詳載姓年瑣
事録故不贅出遊大融寺須磨寺僧方借大融寺設開帳
場余曰青棗箇等物皆不足觀乃出門前掲書敷盛
蕎麥敷邦訓同饂故假用蕎麥謂河漏麵也時日既
傾飢甚乃投店店昨年戢跡未結構假結茅茨以装
野趣者溲臭貫鼻麵更粗悪不下咽强畢一二椀出

渡浪花橋左折桐山導技肴店天満屋樓臨水面凡
色頗佳桐山命酒肴饕甚主媪請曰敝樓辱臨大増
光輝先生狂賜扁額何幸加旃桐山聞之使其僕就
對門畫人上田耕冲借硯余返一治取範治裝主媪
出媪出綾緞數及余書一望皆月樓於綾不適意改
書濤波皆月樓於絹媪曰近日扁成即請先生及高
木公猷一枉焉省三來代一治中耕冲來見余与範
治交作書畫申牌子桐山別赴惠眼弋主人遅既久
以既饕告乃訣梅洲母子見返有三取紙燈面下牌

始食既而作書函戌下牌收○藍田妻贈雲丹及海
芽○黒石人来致梅本眞逸金子在中東値○徽雲
来致薦余於加賀三越諸友東十二通不値○今日
梅洲以龍潭旨告惠学以本月十六日下世惠學者
南德寺産龍潭叔父也住河内城蓮村文玄公莘子
自上國来者以惠為初余從之識贇昉於小林安石
及惠學故親昵無比其為人頗有俠氣又善導俗人
遂以衆力一新堂宇費數千金余曾謂怙旧相諗唯
安石惠學二人今皆亡矣予年蓋六十六七

二十四日
昨日来感風邪今朝悪寒發熱乃服後治藥○村尾
三郎使人来取答山田勝次東○玉江来曰將之見
九山乃有與九山東々白玉江將遊大津願君薦我
松彼地賢吏又曰梅墩詩鈔道及隨筆写料請速賜
玉江收乐九山与大津縣吏東余誤開其封九山欲
減寫料曰過貴又曰桐山客夏舟遊之費未償請先
生諷諫乃使後治之謝東曰某非有意開公東然粗
率之罪無所逭也請改封又曰公若消写料貴須返

随筆我將應餘人之求也又曰某將送示公東於桐
山○藤治從河莊入城午後收○徽次来告將遊紀
州又曰松井高木二生欲入先生門囑某先容○香
川与三郎来○脚夫来致竹内静淀去年十一月長
崎所發柬副以寺藤田善次秀民柬乃使省三致之
与善次柬之大七弋發○加賀松氏屋上我屋問其故曰鵝梁
于君亭松日偷我肴蔬故將覆之乃使省三見松賀
加曰鵝我所尤憎然其雛方長不忍殺之願待一二
十日○桐山来圍棋既与範治導之至船平店供酒

食黄昏後歸○今日利平來時塵氏駒助孫乃乞接
摩○桐山示其所購西畫乃与範治謀買入笏余取
五範治取三
二十五日
俊治昨夜不返乃遣省三於九山氏問尋來既改封
否答曰未既而其伴來致東崇山始識縣吏柴山姓
也○内村与助來取書去使人來送潤筆乃使範治
書扁贈之○細川春龍來贈紙及金乞字别範治見
之春龍既雅髪為醫曰睽别後既七年矣見仁四郎

日間瑣事備忘　巻二十四

曰當日郎君僅能步既如此成長字○範治欲買奉
書紬乃使省三招大野屋七兵衛至買十疋餘使省
三与傳三郎就宗助氏取客冬所嘱而拭遂之近在
氏命裝書一紙○玉江來告明日北上乃付九山東
○大業屋傳來取金
二十六日
病大發○大野屋七兵衛來○遣傳太郎於玉江氏
嘱与藤林繁太郎東乃範治与大津僧雲石東不幾
元恭來曰兒昧爽既歿○平右衛門訪○深野新田

人送一石五斗來曰日者賜健藏書然健藏遠游未
歸其舉被之代致米一石五斗健藏歸應有回東範
治歸府内卿將理行裝明日上途游南都寛平贈紅
亂魚候範治安否乃走仁也招之返作紅亂飯蓋之
○遣省三於惠眼氏返其稿及画二幅○遣俊治省
三於覺兵衛氏謀裁書毀損件歸曰覺兵衛方出詰
會主故不值○使一治省三檢書画係新裝者數十
幅請範治書軸肩背識其為誰某○河哉使人來致
寄越接故人薦余東数通○松本主計贈菖蒲糕白

日間瑣事備忘　巻二十四

以賀兒誕也○範治曰俊治淺井洪庵所善一媼欲
衣直康顧陪叔母之視乃使室氏之返曰媼阿力也
○朝來服俊治所調小柴胡湯無効乃服芍藥甘草
湯
二十七日
秀民來出前日市川氏席上所作書二幅乞押印且
曰當日市川豫供具古川先至曰廣瀬子不易招者
君為高木生所欺而已乃怨自飲食僅畢而先生至
故蓍黄矢度客去主人頗咎市川及家人云○德基

来贈菓子且曰田中清平者江州產也先生江州件
須就之謀○範治借金二十兩約收日田後送之室
氏○範治欲遊南都余勸取路於生駒山曰我腹獨
疼欲歩行運氣運送至友月房又可○巳下牌範治
拉傳三郎上遊余送之一治有三從東馬計哉請送
使徐治序家至京橋東馬計哉去至片街使一治先
行報左衆余等範治買舟有傳三郎陸行客踊舟重
舟子唯一名在堤牽百丈行太遲更留雇客入舟數
回客皆悔加蓬薄日泄余謂範治曰此地舟行既十

餘度未有若今日之若也至德庵有三僕於川右舟
重示到岸乃呼迎於水左有數舟横爲出越之最後
舟離岸可三尺岸有巨杙者三立其上余將飛身者
三曰止延其手援余手有三矮而輕為余所引墜水
余亦隨墜水僅及膝然泥深數寸矣草屨舟子還來
相救渡橋傳三郎在店頭範治咎其不迎曰何無狀
也脱濕衣始著單衣至川田一治迎曰左衆家有佛
祭乃命先報有月至山口屋使者三傳三郎先行与
範治借枕而眠者三來迎甲上牌至友月房主人既

設饌觀回燈以遲先生眺望西陀迎曰某數日來在
爲友月曰今夕永代老隱周隆舟号蘆河内守野橋川
一家子府内客僧玉峯來病卧具甚乏請忍一夕寒
○日没大雨

二十八日

終日淋浪不堪無聊皆圍棋盧舟以下皆見晩伏傘
至觀國臺山腳雲霧平數城市川海毛不見而葛山
峭蒨如佫皆圍棋或作書畫○腹痛未止友月藥服
三帖小瘥

二十九日

夜來雨止鵲聲四聞友月乞範治書謝以金範治辞
友月不聽余曰莫辞宜更作書以報也乃書數紙余
所賦一律詩集載○辰上牌範治上途送一丁別○謂
西陀曰兒角所樴我書未返公顧東會主促之西陀
乃付與馬斗里東○巳上牌辞友月氏序野橋川二
子同僕至甚村二子別至川田左折取左仙堂路初
入一村新泥没踵屡欲顚至屢皆然大悔不仍來路
几二里路始乾至鷸野游女絡繹蓋賽巳位祠也渡

橋入鄭官卒守皐者數十見女大呼午後帰家○東
馬遠二十七日後事如左八郎来賀九歡使人来取
前日所借紙燈京屋善次回東至（以上三件十七日事）二晩翠
使人来送範治金一封但出余其席上所作書數幅
乞押印府内御入佐藤圍右衛門使人来致賀来健
之助金子在甲東（以上二件十八日事）二小虎来訪範治會所
某送紀乞字西山善治使人来問我在否（以上三件今日事）
只遣省三於晩翠氏致回東遂之九山氏致東促梅
墩詩鈔九桂草堂隨筆讀之覽平（兵）衛氏亦西阨典千

里東帰曰覺兵衛不在其母曰兇既与會主成約此
東地尽也故携帰又曰患眼不在余曰五子母乃誤
認晩翠為患眼守省三遂出良久帰曰渠誤也矣晩
翠曰近日辨趣○昨夜支月話健藏遂妻之由曰云
云健藏曰前日先生臨被頗不敬故遂矣先生既聞
知此件爭敢竊告余曰始聞矣乃謀帰路過其家既
而調解往不如遣後治也友月曰長兵衛彦三必在
其宗家鴻池新十郎氏先生招之与謀亦可既帰家
遣一治於新十郎氏問二子在否答曰今日午時去

○省三父但馬送梁子料○健之助東傍書送酢及
生薑芽鮓各一桶而不至使省三見舟子問之答曰
遣矣○近江紫贈範治詩十幅致○利平来圍棊○
主計東乞字夕夜与後治開小虎河内人某在座源
之助晩心到余与主人圍棊

五月朔

浴湯歸帰路賽祠○遣後治於健藏氏東馬從之因
贈劉青田書楊本於健藏書扇四柄於長兵衛彦三
菓子十筐於長兵衛妻○秀民来曰先生欲買水晶

須賜書屏風一雙金二兩二分也余曰善○河茂来
乞字○西山善次来曰某家在出入長岡牧野侯邸
先侯常信公嘗賜朝鮮茶碗次作遺物某造其函願
先生記其由於函蓋○小虎来乞字先是買玉芝氏
扇百柄今日視之粗悪不當用乃遣省三召之不致
○桐山東亦送余詩○元恭使人来送玉江京師所
發東○山口絲助者使人来乞字○遣省三於洪菴
氏答坪井信良東内包答守田川與齊東（贈信良書二幅與齊
書一幅）○橋又送所染紬二段答終日大雨○自答健

之助柬及其所請書於省三柬曰吾子所送生薑及酥不至請詰舟子曰先是椋變太究問盃盜米田俵藏所送金子在中柬者今日變太因一洛償金百匹曰此金祝風所出被方竊甚且償半異日復償半何如余曰善

二日

雨勢如昨○大原年恒松寺吉郎舍人某來致千吉郎柬及函蓋一柬曰前年請淡窗先生書題諸葛孔明出草盧圖詩近表紫成而作函願先生書蓋其云

云時余不□今日將書硯蓋頗古且片紙書余詠松贈千吉郎詩而糊之蓋背疑余詩之函蓋也關帰盤屋清次郎方在京師井筒藤氏逆旅名乃柬問之柬發大七氏書西山善次茶碗函蓋返之○遣省三於河茂氏償書籍直金三兩遂往覺兵衛氏促前日件且亦西阨與千里柬覺兵衛曰此柬与某告竹雨被如合符節恩毋以為蛇足者誤矣請速致之亦促之一助也乃遣省三於金城氏囑送柬○小虎來致闍筆金二步○賜一洛金百匹以具行裝省三金百匹以謝從

蒲勞劬○九山柬送書遂書直金一兩三步○總基柬問上巳期答曰初六日也○柬叡王府舍人武王丸者來託事不見○午後雨稍止夜洛東馬歸致健藏柬且曰長兵衛不在旁三卧病故無回柬旁三曰健藏出妻件健藏既躬事罪狀告之宗家々々使父老祈之所謂事既止聞者某輩不得私容也○使一洛齎檢書画幅既裝潢者百四十餘幅不見井上應君鷺圖竹谷山水圖皆疑祝風盜之○金城贈端午義且賜画扇十二柄○六兵衛贈午義○利平來圍

棋○□是柬余曰扇不啻用諸我將返何如答曰諾○室氏欲俟洛及利平王芝○夜室氏携阿石往主計氏因贈金一兩於主計妻祝其兒初端午邦俗男兒生之年端午具賀筵名初端午○今日矢田孝洛自江戶歸見曰某使西川元正導而謁尊夫人墓矣○奈良屋敬次郎來告自南紀歸因囑與西島馬子吉柬內封金城柬先此余為金城馬子吉二家謀納馬子吉贄於阿滿壽議既熟馬子吉約春仲來而不來故問其故云○阿石為其父所逐室氏憫之留宿

旦為是謀來主

三日

尋後治浴湯肆尋一治東馮省三檢命紙留家者侍
博去者〇襖夜治致書屏風一双及金廿両三冊於
秀氏而饋水晶而晩翠來贐金二朱〇金所贈潤筆
金百五十疋〇室氏屋秀之助津田亀松贈端午儀〇
秀氏贈端午儀〇近江源五郎兵衛使以來致九屋
文吉去年十二月東円遣省三其東宗助曰將以端
午授發願別冊托書箧及夜函來請即陣送之豫相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二十四　六八

報也〇曰君公東觀之日某將獻探命酒然發程期
逼不能奉待欲東督御嘱之不知其誰也敢問又曰
其去後範治將送我家費用其期在六七日後某留
金廿餘兩以留於家可以支二月若範治所送未至
我所留既竭公願借金答曰諾御督木戸怒輔也〇
剃平來圍棋後治供飩〇黃昏正也失吐後治斤葛
根湯與室氏交視之〇大昨日來雨不歇休既如梅
候宿疾大動

安政己未五月四日

雨益甚○秀民相摸小鳬伊兵衛皆贈端午儀○理
裝如昨○遣俊治晩翠氏問其妻病○西阤東贈端
午儀○東寛平曰前日所借拙著隨筆當奉返而塾
生東馬者欲謄寫之更借一月將因俊治奉返也敢
請寛平回東曰豚兒將病死故久缺候問尊著云云
拜命之辱○正也瘞仁也復病○八之輔贐羊羹○
藍田妻賜金二朱○遣東馬同茂氏致月懸謝藏梅
墩詩鈔第五編序及答○俊一跋河野鐵兜評○夜

雨○與俊治返○為雨所阻不能至晩翠氏○故婢阿
梅來○今日一治等以衡測裝重遂皆料其身余壯
時重二十一貫大昨年十八貫至此僅十六貫餘子
皆十四貫以下云

五日

雨晴○浴湯肆遂賽祠○受塾生之賀○辰下牌鷲
俊治東馬省三出訪春草告東北游訪宗助杉畝府
內侯保命酒一函及与木戶恕助東引俊治見宗助
曰某上途後家事一委伊人敢告出与吉田屋孫七
遇於門內余曰某當辭趨告別而百務鞅掌不果也
敢謝無狀君請与俊治偕去後事答曰諾訪賴藏告
別引俊治見之曰某去後家人有事於貴卿當以此
人述情也賴藏曰諾訪鐵治告別訪平右衛門主人
以佳節故供酒訪元恭不在訪金城主人將供飯乃
脫社新肴三四色子歸取吾羽織來既食肴三來
乃辭到常盤橋俊治別訪荊石主人曰某今自梓趨
送家中不辭歸○荊石來氣宇不值○河茂來贐金
二朱徹雲來贐金二朱皆不值○使藏贈圓豆○仁

也瘞○孝次來告將南結○敬次郎來曰賜馬子吉
尊東既發矣乃囑荐梅本真逸東○荷鷹攜越前三
國人魚屋喜兵衛號喜樂者來見曰此人善為文人
周旋聞先生將過其鄉甚喜故因某謁也余曰幸甚
視公面似旧相識意往年耕石席上相見喜樂曰然
荷鷹告將游兵庫乃東京屋善次薦之且託播广文
人姓名貯之○秀民石原源之助八郎來賀○宮內
桔皐來為蘆磨人總重某祖母九十壽詩○今日理
裝如昨○使一治賀同坊○來賀不見者三十三人

伊丹屋熊三郎藤岡雄哉日原文哉百足屋新助佐殿屋伊兵衛加賀屋一郎平野屋安兵衛加賀屋莊藏油屋平藏松葉屋新助道具屋勝兵衛香川一郎有竹屋儀兵衛十代政次津國屋莊兵衛生一秀之助備前倉吉兵衛加賀松兵衛伊藤確藏沼田章見加賀屋加兵衛平澤清眼加賀屋作右衛門道具屋榮助小山田安熊谷松屋孫七百足屋又右衛門藤譯呂藏有山屋惣三郎森川玄道納岡梅窓雲林院玄禎竹德元恭

六日

梧皋送紙及潤筆金二百匹〇還省三於角兵衛氏捉箭日併硯而角兵衛來返大半紙書一幅已裝不況傷處余洗〇石原源之助來乞字〇後治曰秀氏

欲設送別筵於江山亭使某告〇吉田屋孫七來已去使人來贈白砂糖且送呉三國人寫屋某東余也〇德基贈端午織〇小流鹽画扇十柄〇秦主殿來曰昨夜自京師歸矣雲州蠟燭報以香魚腸〇九山來贐芭蕉布一端曰欲獻一杯於江山亭顧呉雲州客臨九山去呉主殿至江山亭九山招春耕至酬西陀与其妻來贈鱉羹而去未上牌肆歸〇使有三雇平佐軍送書筵三十兩識一荷及玉石筐一於宗助氏〇平右衛門來贐小蜀紙一束不値〇藍田妻來

別不値〇為東馬東其況趣智直〇令齊來欲寓醫家然米價方貴醫家不肯養窮生不得依僕僕僕將游北國曰余留（郭留守用 主卯言）僕欲以秋冬之交歸然備提隔速難豫定期故與余某約限余非家在拙刻及田代筱沼者在僕舍藏冰返足下煩東拙刻及筱沼洪令華去函也〇秀氏來余曰吾子與其筱沼洸淹江山亭我料理家事而往〇確藏來助理裝〇數日來一治等理裝然遂不能東之乃雇大七氏舍於東之既而命之曰須送之京師孫屋和助氏也矣大七白

凡送京師物重一貫衰賃錢六十文例也瓜裳及雨織重四十貫衰餘須賜錢二貫四百餘錢也〇春草門人某來致肉野草庵東及唐紙一葉〇紀伊人北島景麟來致一東不値東表書菊池備前守臣林幸右衛門披之內書菊池備前守曰僕以桑榆晚景叨荷羅擢云云又曰庭有古梅既枯以祈書画幅之軸謹呈僕多冗且職既近禁與外人交故久缺問聞此島景麟將辭趨匆匆脩一牘還再拜想雅先生特交姑悟備前守者即往訪菊池角左衛門也蓋今大君

自紀藩入承大統君以代來臣任從五位下備前守
也余素服君謙虛溫厚竊喜朝廷得人云云

七日

參仙聽澤溪自前日微恙爲余昨與越前人塗原八
郎東街雪見之曰此人今在谷坊縣令氏乃使省三
致之回東逕訪嶋俊治致書微露自寺室氏謀將禱
旅中安全及室氏家無事於御靈祠室氏先寺二兒
出余及俊治與治過入之助春樹加賀松三家告別
還祠室氏未至使俊治迎之既而就神祗氏獻初穗

料金余與一治亦獻銀一錢二分出曰須上神殿乃
上而坐其人擊鼓三度祠官二人出座一人次第一
人鳴金女巫八九歲者手鈴而舞畢振鈴於余以下
頭上一獻祠官授神符下而歸逕含西寺俊治過參
仙氏告別其夫妻見曰我老喪兒不堪無聊時時先
生請速歸過清三郎氏其母見曰妾老喪兒旧望先
生教督我孫一如我兒在時也願先生速返余曰諾
某欲繋案願使越屋米（越屋西山氏舍人菓匠者）答曰諾過小虎
氏云云時供飯乃借其婢告室氏寺小虎圍棋既飯

示虎導江樓觀新造涼棚午後歸○前夜遣東馬省
竪於翠圍氏取去年所囑椰板（椰漢名未識）主人睡不應
參伯取之（叔夜所贈）明○趣屋來訪余椰板趣屋曰板歪
而傷恐不當用宜歸寺他匠謀○雄藏東遊鵬途二
朱及瑞午儀○伊兵衛來○清三郎母遣肉糕○玉
江而東至東曰某阻雨猶在京師青村君未至先生
必意瑞午後二三日正逐也僕將赴大津豫定先生
館舍焉○參仙嶋與淇姪稲律良節東曰姪征赴彼
衛隅正理所請狂賀昭西碗來留之宿○朱謝雨不

黃昏傾盆直止○蘇與劉若秋東之自昨日既送懷
於俵和氏僕將相繼而發焉明友所留今日雨勢甚
猛明日去留未卜願勞責門生之俵和氏視我裝送
否範治元真若至請以我意報之

八日

夜來不復聞雨聲昧爽起家人作食雄藏來乃使之
報秀氏上逐逐報未起使俊治報八郎使一治赴八
軒家（地名）買舟郎下牌携一治省三上途仁也及西碗
雄藏東馬計議送訪小虎淇妻見曰拙夫猶睡逕八

軒家一治迎曰今日所買名今井船有初二三號今
唯餘第三亦將發也八郎依治蹈舩生坂源氏店頭
以俟乃入舟送者皆别太舟買四人前欸人（見前）前隣有
男子二人姫女二人亦買四人前姫曰所買同也去
界縄則雨寛何如余曰善乃去之水増数尺濁甚初
行綫四里許西風大起揚帆頗駛至三島江二男子
出皆喜曰寛可得横臥至淀有食呼ヿ舟（買糕酒者呼食ヿ故名）
来姫女衆之去舟小浪高姫女色如菜呼惱不已而
余畢齋喜寛初舟尾以揚帆故除蓬日過中一婦帶

二女者以避日入我席皆唱曰二女去而三女来奈
我窘哉忽有一客曰我結菓子筐二於桅今亡矣乃
皆作覓之不見一治曰初二男子遺烟具去姫竊懐
之客曰然則姫之為偷明矣余曰我始惱姫去界縄
之故彼所垂涎在我懐、中（懐中見前）然我防蔓不懈故
及君物也客切齒曰賊彼不覆没矣未上牌傳伏見
肥後橋訪有秋桃行厨諸具出取竹田道中下牌入
京師至麸屋街儀屋和助氏主人曰貴嶽今日至而
青村君未至今夕歌盧客満故借同坊逆旅平亦屋

勝次郎氏矣使其僕導往設焉○遣一治於石秋氏
贈雲冊及海鼠腸蜜錦糕返曰石秋妻見曰青村君
以端午至拙夫每日導之出遊今夕未返○遣省三
於玉江所寓松井采浩氏招之（在大宮街松原南折處）至納明
日与諸家而去○東室氏（號像和斎之）

九日

辰牌甥二生出（以下稱一治省三曰二生）訪家里新太郎（家在高倉街姉小路北折處）贈菓子至石秋氏範治見曰今与石秋至公
逆旅聞公既来走返矣既而石秋夫妻見玉江至余

時与範治玉江訪耕石梅塢諸家石秋曰某將奉導
遊大徳寺何如余曰好乃遣一治於今井昌平所寓
岩胆氏告昨至遂之耕石氏送菓子一筐遣省三於
櫻井玄蕃氏（家在車屋街屋街北折處）竹遂之梅塢氏贈菓子一
筐午前与石秋範治玉江（江）出傳三郎從訪安藤桂洲
贈菓子一筐觀席上小車可載一人總以鐵製前一
輪後兩輪右輪掃鐵筋象者搖之車自行物前輪左
旋右回唯意渾製云西北行三十丁許出於街端有
祠名今宮處方有祭祠殿置神輿三禁游人入殿上

石秋与祠官善請入而觀之全輿餙金以光耀眩目
傍有一祠亦有神輿既載車上　車輪餙以金石秋
曰今宮曾荒廢桂昌大夫人施穀每年二百石後入
嫁其德祭之此神輿即夫人神牌也北行近大德寺
右有雲林院古跡門内極荒蕪石秋曰盟永盤字即
僧西行所書入大德寺二十四年前所遊既忘矣西
行一丁餘有芳春院石秋曰前田利家夫人所創以
其芳名也入為石秋請見主僧々々以有事辭一僧
見石秋曰某所携言欲觀諸院願導僧曰我院今日

有故禁觀者他唯院唯命乃隨僧出僧帶刀頗似醫
人入隣寺名大仙院觀數室障壁皆元信探幽等名
手所画庭多石土少苔色蒼然導者曰草阿弥所築
次入一院名真珠院石秋曰此一休和和尚所住也
主僧以有事辭次衆僧所會名方丈庭有巨石二對
峙高丈餘埜枝蒙其頂墻上老木數十章皆大繫午
高十餘丈上三下踈埜閒望平田數百千頃殿高田
低一覽如圖中物皆呼妙境又入一寺名總見院祭
織田右府處有塑像在厨子内厨（卯呼）子用向長肥便適

中精彩猿々厨子外有信忠画像右有豊公画像庭
松両株青苔繁地凡諸院清閒幽淡物寡趣多蓋兼
禅旨茶心者返芳春院既而自後庭出叢木成陰下
閲冰鮮幽似山中二丁許有小門出於大道地勢梢
上列埜岑蔚一丁半許両邊有茶店其北即今宮也
祠境廣而幽祠頗輪奐然亜以板垣不得近為石秋
白宗師人家十餘萬三之一即喩此祠故富向者所
觀神輿其飾皆直金千両斎出殺略右店石秋出所
携行厨而飲余獨請飯既而皆眠中上牌余嚴起石

秋等促出過大德寺門外取生路出於今宮旅處後
假店并列頗繁喧東南行過西陣聞機札々石秋導
入路右店觀織場數機駢置織者皆男子機高如楼
一人坐上抵糸一人在下舞鳴梭範治買綾紗數段
日將没余促返省三在石秋戸外而俟因上牌与
玉江出迎别帰逆旅○省三曰梅塢曰負適將以明
外日拜趨我炎後未成家先生莫臨○一治出耕石
回東々曰玉江来報先生將臨既遅矣欲奉導游来
山何如○昌平来不値

十日
使者三招範治龍治与櫻井玄意至〻今井昌平来
訪且邑井牌平範治出省三傳三郎從訪家里新太
郎不在訪中西耕石〻〻曰玉江遅先生不至方往
迎矣言未畢玉江返主人供酒食既而午睡沫噴嘯
出使玉江導至稱名寺展先妣墓余謂範治曰凡墓
不送布施三年必撤之寺例乃然今我在浪華每年
送香資故墓礙然〻且西歸墓必爲僧所撤欲與寺
僧謀納金數兩爲終古不撤之墓何如範治善乃欲

見僧寺堂方有施餓鬼余梵唄聲起知其不可得見
出渡四條橋將訪田中清平玉江誤導入知恩院門
玉江曰願先行視清平在否去門內綠陰薦暗就茶
店前横榻坐一洛即擁數妓蹣跚過余曰此地屬法
親王當清嚴而寬如是昇平之象玉江至出寺門右
折一丁西行二丁清平家在北畔清平年可三十六
七室狹書画器玩充塞主人曰某近江八幡産也鄉
人業賣筆者與觀水和尚善督携和尚東訪先生而
不値今在此地將歸某屬爲先容明日導其人梓趨

何如余曰幸甚出逆三條橋遇新太郎曰某朝游大
津矣遠山雲如在此地昨日約與梓趨今將訪之導
而謁也余曰歸沔遅至橋本一狗張口走至意瘈也
避之狗怒咬一兒腳又咬一婦伸上牌歸逆旅〇夜
新太郎来曰今日朱牌雲如来某家而不値遂西下
矣某欲明日陪遊三樹坡何如余曰幸甚成牌宕散
〇省吾叔父加藤内記方譁千種公来求見新太郎
等曰官將增儒人出入槽紳家恐貪緣醸禍不若無
關係乃辞不見内記旬象儀去

十一日
昨日作亮純師綠陰茶寮詩序成今朝使省三送之
石秋且促範治至〻辰下牌與範治至稱名寺〻主
僧見乃贈金一朱祈先妣冥福且謀永在妣墓之術
主僧曰莫若容祠堂余問其數曰銀五百匁余曰異
日与新藤謀而報諾否既歸範治以將鉾泉涌寺皇
陵起石秋氏〇新太郎送紙乞字〇午後將遣省三
既裁東梅墩塢與金澤僧知風至語趣前加賀地理
知風曰明外日請與青村玉江二君臨貪道旅逆大

俤正西東川側地名但馬屋儀三郎氏余曰諾玉江来二僧去由中清平與八幡人橋本勇造至勇造號諭林堂即賣華者曰某先歸與郷人謀先生留滯處余贈二客書扇各一清平曰明日請枉駕弊廬○申上牌新太郎来導余及玉江出至三本樹水上店主媼見新太郎曰媼與山陽梭隱海屋諸老善婦人中好事者媼曰某自與世之文人既三四十年去年来文士多被収某屬為吏所究問矣諸室窘満乃設席岸上而飲水氣襲人曰沒移席亭中扁額皆係名家真

蹟戌牌返達旅留玉江宿○今日篆刻師安部井櫟堂来訪○依和贈饅頭○昌平来○

十二日

遣省三招範治不至又招之至乃謀明日午時饗新太郎既東新太郎告之範治出菓子曰向者　峯僧正来訪公于劉氏贈此矣又曰石秋所善醫者田中俊藏欲令夕招公及某願陪往○僧廣厚来訪曰某今納妻生兒稱村瀬松陰但未蓄髮耳余曰十五六年前公盛修禪道謂既悟也實未悟今始悟矣松陰

笑曰然○谷口宗助大昨日東至披之有孝也四月東森勝忠兵衛同東及俊治東宗助東尊夫人望見抵草廬云云寡君將以四月尾發輒然以微疾止謂進見歐遇欣見大津地方也敢告孝也東曰太人所送余至祇範治不在故屬之雨窓矣雨窓衛歸源兵又曰聞太人未登此擬範治欲兒將趨庭忠兵衛東只所賜夫作至○巳牌與玉江松陰出省三經過三條橋松陰別曰敝廬有四條橋東畔南下二丁許請抵寓至留中清平氏為作書十餘紙既主人供飯其

璧難極罷具精好將辭見其兒國華使玉江診至松陰氏不一僧守舍曰某信號善光寺產開廣先生久矣先生若游北國某迎往歸路渡四條小橋南折數十武見一叢満身帶泥走䶃迫之及與鬪觀者如堵鼬獲遁而竄○申上牌範治東曰將與石秋赴田中氏乃至石秋氏主人曰醫人多不夜不歸且徐々又曰某獨尊序問及峯々々悅曰詰朝往謝上燈發石秋導至田中俊藏氏余贈藻子主人年可三十五六方以技鳴尾宅華麗杪坐茶室壁柱吳寬匏庵書横

幅道可愛其妻見供茶石秋曰旭荘翁不善飲請先
飲之主人導石秋範治入別室使其妻行飯已而來至
別座懸燈數十蓋有李廿道人（蓋明人）琴棋書画圖双幅
次曲屏風貼花鳥圖近觀之繡亦係明代者屏上挂
李肇亨書五律（小園吾所好栽植雨形晩菜經秋 亦寒蔬近春青竹蘇荒引蔓土井淺）
（半許更欲旅 憑高者草亭）人勤印陰文李卿肇陰文李氏會嘉詩
似緻南鋹英作又挂呂學誠人校獵圖尾書海山呂
學淳清初名家海山其號也圖精神爽々勿疑物又
有明孝宗誥六通帛繡織篆前中王繡奉天誥命四

字左右繡龍右外右下幅可一尺一二寸奉天（天字擡頭）
承運皇帝（皇字擡頭）制曰（制字擡頭）云云汝刑部四川清吏署
郎中事員外郎項亨明云々妻林氏贈安人継室安
人林氏贈宜人云云尾朱印誥之寶方可三寸中王
書弘治十八年四月初六日四字以下入印中最後
繡也成化二十二年月（月上一字缺）日（日上一字缺）造凡繡皆篆
文誥詞細楷極端精亦真物也久野長門姫路侍醫
清田某及高某々在席主人供酒有盛饌酣各作書
画予以先飲不能更飲食與石秋屢諱主人不可拈

妓並免至或歌或舞更深來徹遂與石秋省三追出
海街門顧起等者開之不堪遲石秋途別立逆旅戸
外待良久婢起開戸吟堪殿終慕鴻不發天明○今
朝遣省三招深江橘叟歸數不在

十三日

橘叟來乃出範治所贈紗謀製羽織毋　歸嘆
倉叔係諸議而嫩短長既複來但不足者二尺許乃
誦芭蕉布一襲与深製羽織送之太津塩七氏答曰
諾○潮來吐瀉數回稍々服藥湯服當藥○歸峰師

來贈潤筆金二兩○新太郎將選名家絶句乞予詩
昨日來使一治抄近作五十餘首今日戌○遣省三
於範治許謀招新太郎及耕石範治曰更欲招富主
人（調石秋）何如余曰善○清平使扇工來乃命製五十
本限明外日○已下牌腹痛稍已乃遣省三從範治
範治與石秋至玉洲耕石新次郎相継至耕石　與
越前加賀人來數通曰以鷹先生也新太郎曰明日
將以三位某相見乃授所抄絶句既而與諸客至四
條橋南析處也亀亭省三從亭臨鴨川風色頗佳既

飲食皆假寐申上牌余呼衆起新太郎耕石去將赴
致風招以上誤作知致遂石秋別去至致風逆旅但馬屋氏
致風及其子某見梅塢及清水葵齋在座梅塢曰某
故塢鴦亭東山義亮之子敬亮及加賀人某梅亭郷人也
出行酒間設余與範治玉江作書函主人几上有一
石硯可二寸頗玲瓏皆謂松化玉者爭譽之主人即
贈之賦一絶以謝故武磨君德知師憲玉心珍於古人贈寶劍直千金梅雛水
照尺夜氣殊涼著綿衣梅塢醼余二朱戌下牌　梅
亭葵齋導西濃㵎橋入街方有神祭满巷人塞過土

橋下至寺街梅亭葵齋別去來松原連玉江別曰某
明日赴大津東報彼地之狀而先生來範治送至我
逆旅去○一治出俊治東曰今日脚便至脚便卯刻用披
之有室氏源兵衛相良善次尉津脩三東俊治東曰
贌秀氏謀製長筒戒容先生太平紙書一幅而送上
室氏東曰平次郎爲川被阻今十二日始　附脩三
善次東矣源兵衛東曰公所送金三十七兩至聞公
將脩疾北遊闔族繫念祈速還善次東曰顧爲我買
奉書紬數匹又曰其患北地之狀十月以後往來隔

絶請速發迄未雪婦修三曰聞先生大漸將星夜馳
省待左右既聞頗痊故止不腆塵紙一束送呈源兵衛善
次俊治皆有与範治東

十四日

使省三招範治至議明外日赴大津範治亦源兵衛
東曰漆幸氏將賣宅欲勸叔父賣之柯如○焉澤來
新太郎使其門人小泉某來曰今夕願枉駕答曰諾
○省三去依其叔父○田中清平來乞字且擬湖東
八幡人小島碩平東曰彼地祈頌黍此入池又曰某

所乞書濶筆願侍公歸而呈德基賀物未償直某將
下見彼使彼献潤筆也此行乞字物有唯清平且係
新識而如是予頗快々然以其萬橋本勇造故強答
曰諾○午雨新太郎使其門人伊豫今治人關孝三
郎來曰近補屋猶有漏處願明日待晴而今朝新三
郎送紙乞題前日所作三楚坡酒樓詩七律載集訖孝
三致之又送示梅墩文抄一卷○今日發答谷口宗
助中封答室氏俊二次東

十五日

雨勢如昨〇範治來曰新太郎今夕相招而某將隨
石秋觀大内然夜深歸公若見新太郎請為某謝又
曰與俊治東一通顧煩公發乃發與重氏東中封治東範
〇美濃僧大夢飛馳禮　來乞字大夢曰某旧名
小石麻千兵七前年謁先生於日田矣〇橋本勇造
來曰某訪浩然上人上人曰午後將候先生然陰雨
然不踐言乃與勇造約明日同赴大津訪玉江東曰
某昨日至膳所今朝自膳所至大津訪村田七兵衛
不值聞其為先生完定播磨屋長兵衛氏為館舍先生
明日不能來請東報七兵衛〇梅宇致風來謝梅宇
曰大昨日先生言大津起馬帖件某今朝發一介於
大津長壽寺者屬起馬件助來返明朝報回詞於先
生余曰幸甚〇新太郎小泉使某來來曰今夕請臨
〇午後雨勢稍微〇黃昏至新太郎氏醫人三住日
向之助來見因主人贈金二歩二朱主人曰前日某
所乞書潤筆也主人供酒小泉某侍飲欣招範治乃
請余東之俾返曰青邨君未返談話紛起主人曰曾
著載明代薄野一婦人終身不欲食而生子母事某

卿亦有一婦喜食唯飲水而不食穀亦生四女者亥
牌辞主人妻見其門人美濃人某送至旅逆〇今日
使一治東德基告田中清平件而余東松本主計曰
一治與德基東請煩兄致之與主計東入與重氏東中
十六日
範治來謀午前上途去回贈石秋妻雲丹〇作書牢
所囑書〇範治使傳三來返雲丹皿乃與之出至裱
知新太郎二家告別遂至石秋氏僧湘而在座乞字
石秋供飯省三來告自叔父氏返午時與範治傳三石
秋返逆旅〇付逆旅主婦飯費金壹兩壹朱朱梅宇
使人來送金二朱取書東曰大津伴未返先生宜面
長壽寺者商人馬件被以周旋〇勇造來約午後上
途不值〇玉江昨日東至東曰村田七兵衛即命逆
旅播長氏僕先生云某致九山東紫山氏主人在署
不得昭也云云某今日返膳所明日候於播長氏若
而不已先生不能來請報村田氏〇新太郎來贈杏
實及枇杷曰此御園菓也又介僧西宗寺逸心相見
乞字〇僧松陰來投與日野賀來壽平東新太郎亦

換槎賀人某々東皆薦余也。雇一力轎兩挂附
賃四百五十錢。托駄物於儀知氏我將使大津馬
夫來取之。午下牌勇造來別上途時雲散日見乃
附雨傘於馬駄而手晴傘石狄新太郎一心送者三
將返浪華余為東窐氏臨発亂治許為從者乃止過
三條橋雨忽下披蹈右一店邀心別去勇造後已過
戶外不入始疑其近視呼之返試授予眼鏡而問適
否答曰甚適承曰果然勇造曰何也予曰凡驗目之
遠近莫若眼鏡我天下近視而見適我鏡不可蔽也

勇造曰然。已出雨來已石狄新太郎去至木畢地名憩
踏左右庭池數畝赤鯉游泳池北地勢稍高綠樹攢
立數序自樹杪抽溪水走下注池上成瀑布長丈許
淙然鳴過山科谿甚蔘態雨稍微勇造導過小関越
地名白雲初褪山色如織枯字之聲屡聞入大津上園
城寺湖楚色先表青裡白却勝晴觀初使傳三先赴
播長氏至此仏又使一治先往報村田七兵衛田畑今
旦且校逆旅明日往謁勇造曰中西莊三郎者某所
主是甚書請相訪從之不在申上牌至播長氏即十

八九年前同菊池海莊游之醉陽樓也勇造去坐未
定藤林懋太郎來曰某縣岡田健吾出迎而亦自別
路矣七兵衛以此家稱遠欲移責寓傳三郎白吸始
至逆旅主人曰我家方多諸侯客不能盡來識者然
廣瀬君名家也唯許一宿不許信宿余曰村田子既
為我定此　則主人言可怪也然幸有移館之議宜
速去乃理装下樓忽有一人稱七兵衛伴與懋太郎
私語懋太郎謂余曰七兵衛曰先生必憚雨行且樓
湖生好不必移寓也亦誰先生之心余白玉江既報

我曰村田子借播長氏樓云云而主人有言何也乃
召主人詰之主人曰村田君並無一言貴僕忽至其
初視公貴装特牌書縣令池田君內內用郡擢謂臣隸也謂
懸令屬吏將辞文視尊名書廣瀬某謂先生天下名
士不可辞也故雖無村田君之囑伯之矣問答未畢
健吾至曰昨日玉江見過曰村田子既囑播長由先
生寫豈有弄一無言之剤哉主人言可怪不若速去
與懋太郎先行定館舎而奉懋乃命主人作飯日没
兩益甚健吾懋太郎來導西行二十丁許至北國坊

伊賀屋氏一婦人出導至別館曰妾家有別業然夜
既深且宿焉健吾敏太郎供酒
十七日
夜來霶霈天明雲色如墨冷涼如秋　交逆旅主婦
來曰別業夜多來客公等且盡往夜返宿此宅乃導
自庭中西行二百步許別業在焉前有池水草豐茂
回涯杜鵑花方開池西列樹如屏巨石疊起瀑布懸
焉長八九尺池南地平水聲淙潺衆木點綴其際而
南山自池尾冉々起高數十百丈蔦蘿蔚密翠色如

潑中央著一祠屋謂所真山即為假山者而雲倏忽
去來峯巒吐吞更須改觀予規喚鶯交鳴範治曰京
師浪華未晴如此幽清之境可以消遣雨中鬱悶矣
數室廣闊池心更築一亭傍無長物清淨怡意○勇
造來告將赴八幡返過路所乃招與玉江東既而甚
勇造前途恐渡絶今日且止傳三將遊石山地方乃
介與玉江東勇造曰某將返京師待晴復來乃詑與
儀和東曰君來肯取我托儀和馱物來則無望之幸
也勇造曰諾諾次玉江至關播長氏件曰某未晤村

田氏其居人將命觴盞數主寺當先告播長氏而遣
恣之及先生至初燭左支右吾內欺其主外詐而誑
播長也○使玉江訪紫山順右衛門致九山東返曰
紫山昨日之京師未返勇造與玉江去遣一治於鹽
屋七兵衛氏贈蝸味噌及金城小虎画扇○唯泉寺
雲石者田澤文玄公來見曰十八年前且謁宜園矣
○健吾敏太郎來薦遊村田氏水亭私示七兵衛衆
曰僕今日疾未痊且有客未得趨謁御請謝先生々
々若不堪寥莫臨我水亭我雖不能陪侍御代為主

人何如云云余曰且待晴而往○中村雄齋來見往
年雄齋勸藤林泰策導余訪膳所大夫既而無謝詞
泰策頗憾其賣己故此行不欲相見稱勇造莫相報
而祐齋既知我至云○玉江來曰勇造又傳返京師
之說將明日赴八幡故奉返與儀和貴諫矣○中下
牌雨止乃与範治玉江一治出途過健吾敏太郎來
迎乃至村田氏水亭即往年所過岩埼某宅也今為
七兵衛之有坐於湖上樓雨忽下浪立雲走舟帆惶
遽主人使數婢送酒肴乃分小雨藏山客坐久長江

接夹帆到遊為韵餘得兩詳序然以多話誤不能
揮愚健語曰聞去年薩摩數鵬集調洗雁被那端人吟
不可遊也汝識一路曰聞彼在越前國將來須顧漢
通我牌辭世七漢衛在座出見墨生話遞遷旅宿酒
勇遊再來不殖

十八日

達者三稱雲石我告府相訪兵於辭白瀨潄後路高
殿下牌雨止異範路天河出齋行世徒註以猴清六路
者三書為余生為未國械時雲列細覗可遂一路於

健吾我誅度馮夫取說德和之獻物既而將而以余
者三出之下過遊旅户外東行七八丁唯仙寺在爲
雲原供茶而主追至雲石田且步街中乃出使齋生
返東行過播長戶外主人出見請入以有前日之件
辭返二三丁投路左有店上湖濱樓而坐環湖諸山
露頂雲烟際晻靄依稀近而如遠雲石供酒亦後返
主江於途旅謂二生曰將海游石山遂殊遊米紫山
我閑樂歸雲石以有話發藍為借秋眠良久玉江
與生兩汝來某山既歸矣使者三買舟來遊兩亦朔

赴共路留來玉江之返賽所歸遂使與朱石健吾曰
返旅迎歩門二出使健吾到浮羽織被屬健吾贈緞
工文為往長崎寺謝起萬件同贈果子於主喔返昏
出備甚懇懇將為先生異辭張謝也閑雲石朗朝
進京外為梅亭作書二紙將托之偶雲石使來來訴
追悼文玄居郎詞首乃贈某侔某悔亭來回前日
所呈書來謙意救政書於此將為健語作畫寒酒終
夜不休象堤醉倒

十九日

玉江至謙吾來。訪長壽寺主人不在梵嫂見。遂
玉江於柴出我贈書一幅及川若二包返曰柴山將
決明日來館。與範治謀曰時方黄梅路無聊寧
遣一治於京師取馱物衆暫晴之隙而發此地也乃
命一治曰吾子抵京師須了三件一曰取託林和之
馱物二曰取託石秋之帶三曰取託橋陵之羽織後
曰若有餘力須見田中清平述我意曰前日託君所
舊扇五製五十柄期翁而不成恐歲發之後發送扇
返謂我為食言者君請責之二治曰諾東石秋曰今

夕請留一泊〇午時一泊之京師〇傳三自石秋氏
至致帯時雨休與範治玉江議遊石山範治使傳三
擔雨掛（雨掛見前）先返石秋氏傳三曰石秋君托于藤林
子東曰請取田東先是玉江作村田氏壺湖樓圖余
及範治題詩（湖雲無斷時終日空濛雨中有北帰舟逆退数聲櫨）乃使玉
江先携画至謙吾氏傳三從之去（謙吾畝太郎同居）既而余
及範治上達省三経過雲石師門外使者三致其所
乞便面書至播長氏將償飯費主婦曰拙夫不在妾
不識費計明日送回録（日録用卯寺）余曰目録送播七氏

園田生而取償亦可曰幸甚俟玉江不至使者三買
舟報既艤乃出入舟將坐玉江与傳三至玉江曰謙
吾律塩七旨曰今日幸有暇欲具一杯請強携石山
之遊且恐雨傳三曰奴置雨掛逆旅卿賀氏户内而
赴藤林氏矣返不見雨掛伊賀氏曰先生門人既擔
去余範治疑盗詐稱門人乃出舟舟子曰我既艤矣
請賜償乃付五十銭皆疾走返逆旅余與玉江後使
玉江告謙吾謀捕盗返過省三来迎曰傳三誤矣逆
旅主人恐盗偷雨掛移之其室傳三問之婢曰既移

傳三謬解移為擔去不復問之狂奔去主人弁無門
門人云云之言皆疑心所生也乃使省三追玉江余
返傳三既擔雨掛去〇申牌与範治玉江至七兵衛
氏今朝明謙吾為石原源之助与彦根上油屋坊藤
屋嘉兵衛東阿茂与彦根吉坂屋太兵衛本屋九兵
衛東於主人（三東皆勧余也余付劉子曰其在八幡云々合封表書嘉兵衛）
名主人曰嘉兵衛昨日来訪而赴京師帰路少相過
某將午稜貴東謙吾畝太郎至酒出談話競起既撤
中村雄齋至乞字戌下牌返逆旅留玉江宿〇今日

買羽織〇贈範治金五百疋〇省三有過將黜之範
治一泊為謝乃赦之

二十日

中村雄哉東乞字且曰願献年飯乃以將遊石山辞
〇辰牌雲裂日現乃遣省三勧謙吾石山之遊〇與
範治玉江浴隣坊湯肆初出逆旅南行数百歩人家
盡過田間二丁許左折入街多娼楼東行一丁餘即
湯肆也〇謙吾呈使謙吾先赴石場買舟使省三調
雄哉曰如聞柴山君將臨逆旅願以石之遊謝之與

艤浴雲江至石塲渚乃及謝浩曰有勢田歸舟以二
百錢買之然不得不容一二外人舟遂昨日所買同
既乗江夫一婦至撐篙而行風起逢掀半墮水中舟
大歇岸上往々見五六十以成圍而旋如磨怪舟子
曰方沈長綱數百千丈而以轆轤萬力卯二手物綱挽絙
也其側相距四五十間亦然蓋絙首尾並挽也至石
山將着難不見磯初入舟使渚三喋之則置遊上為
風所捲去也乃買草履而出亦石山初雲壓山渚望
湖悲敵蕩綠滲差硐影彩滿湖北畔南橋遠動近静

艤浴畢此行所觀以此為尤不復出而百錢雇百舟
子返無勢橋下舟子出麾一東州人入舟其人相貌
山惡余欲拒之余舟子曰此人窮乏其唯收十餘錢載
之坐舟端無遊處亦可乃許之至勝所北口數樓面
湖其一扁映波樓三字客或攜美人共釣停舟上岸
北顧數十百人獨立沙頭謂長綱狀方挽畢走就焉
有人曰既遲不逢魚也乃問所獲答曰其數不可可
知直則金廿二三兩問何魚曰皆噌嗦別無異魚返
投椿命酒曰有誰用噌嗦物雜他魚忽得二純頻來微風
歛復霧滲差山影布湖心蒼波一道通樓下紅袖欲桐忽不沈遂步輕登下西樓欄郎相別立沙頭敢啼
纖手採萍秋自是忌癡魚不上鈎既饗返舟玉江別去欲遂至圍城
寺下舟子貪饜乃止申上牌傳石塲出舟謁吾洲去
歸途旅二浴既自京師返○遺者三投雄哉氏致書
雄哉曰明日請臨○晩不堪熱至地心小亭而臥涼
風浩至不能點燭電光屢射既返室留而交至

廿六日

帆艣艤浴遊唐崎者三從○敏太郎來請誌其父墓
乃作誌曰君諱存亮字素處號蓍山通稱泰作伯番

人姓云谷贅于京師醫森林氏因継其業而冒其姓
安政戊午年月十二日疾終于大津僑居年四十有
四配藤林氏生二男三女男長曰敏氏先沒君賽直
不諱隨外難親眤而內太化去後人常思之氏亦有
婦德既葬敏以余曰文請誌其墓嗚呼君少於余八
歲生平健康善飲一朝至此乎安政巳未五月廣瀬
謙書○中村雄哉使人來招午前攜一浴赴焉家在逆旅
北四下外其居係新築甃石幽淨水聲碧色其眺溪山之趣
業有明史乱抽看之酒去僧善画者緑篘來見生江

遂逕一〻作書畫注入曰洗性趣馮昕件濮賠渫柴山
子謀先生一粧駕彼必喜乎曰好来牌契玉江辭返
只使玉江携六治先往柴山氏問其間訛兩雄哉贈
閏華金首邑且示柴山頫石衛門子某東〻曰旭荘
猶在此地宇去去〻六治帰傳玉江曰今日柴山氏
極往〻申辭稍上帰白範地先生泊磨崎遂參獻山
帰路過雄氏矣〻謙吾来謀我去留〻玉江遂白柴
山急相見似贓先生不来彼殉權者先生湖泊頫一
訪只玉江欲見範治旋赴灘哉氏旦波範治返玉江

夜来宿今日雄哉曰昨日橋本勇造泊〻播返訪先
生不逢嬌集曰旭荘翁至入播翌須定來訪大宗者
〻我寄空氏後治東使館入発之〻載答千原藤右
衛門修三東嬌之範治皆封一幅函〻終日晴雨屡変亦
熱亦冷〻橋又送羽織、

二十二日

展牌拉一治東行五六丁北折六五六町至縣令石
原氏邸前有門其右数家即為吏所居西以土墻泊
小門入北行百餘歩東折即柴山頫右衛門氏地其

義子某先見少間頫右衛門見以板倉侯頓蓋旋将過
此地縣務太劇辭退某乾隶右六塊旦請令玉江造
印帰路訪謙吾其門人曰在貴寓至雄哉氏謝昨泊
招主人曰某午後訪柴山氏為先生謀越駕併帰逕
旅謙吾欲太郎在座〻為謙吾作書二十幅。逆旅
主婦乞書扇額三某字七樓又為作画範治玉江亦各揮
灑〻太頫来觀〻謙吾送〻魚郷〻頫〻雄哉来乞寄
既去急思柴山某乞扇額乃使者立〻雄哉氏為寫
遂報既報赴柴山氏〻附其家里斎太郎東於範

治只範治盛其書求餘紙〻薄暮雨晴涼甚〻夜謙
吾欲太郎来贈金一両〻歩〻朱乃與〻子訪雄哉
逆遇之曰今日柴山氏以板倉侯故不得見故将複
往余曰且帰乃随至其家語久之帰〻玉江去

二十三日

玉江来〻雄哉来曰起馬件既与柴山父子謀矣渥使
玉江兄携帖而往也乃遣玉江〻與範治謀家傳余
曰南族翁果養其孫女為其子以配吾孫須商正名
也此伴知吾子難泊言徽使孝也吾然衆未辯於事

視其答柬極粗漏吾子自任特河又曰吾子若以太
月尾帰家請使孝也来監我家我妻令娩在入九月
之後産後三四旬無事孝也去向西籠昭回諾回迎
止牌籠昭甥省三上廷乃與一昭送之廷過濱涛寺
見主孀白顺馬帖件條荷原諒然紫山子既爲渝驛
最師本意爲不然使物出於己也敢浩偏白辭命浦
出籠昭欲取生路詢駅亭前西南行三丁別東馳
術至北兵衛氏謝（兵衛昨日七兵衛中沼兵衛與八幡人）舊余来二（倶馬屋）通善
粗告別北兵衛曰暑春遊集之深宜敬勵活雄八幡

催半日程請試狂駕訪謙吾徹太郎室雄哉氏雄哉
曰公宜返從者於逆旅裝畢復来也乃使一浴返
余賦七律贈主人（詩載集）午時玉江一浴至玉江曰某
將以大醫令小森公家臣命起馬帖紫山子曰凡駅
忌閑係主人君宜與廣先生合爲一行別具書起馬
帖葉不得已從之紫山子名驛長山本勘助右衛門渝
書起馬帖曰廣君若游八幡宜□赴海津驛而曰我
自衣川舟行至此也湖東有草津驛官吏検馬駄人
捲軽重法甚苛酷故取湖西路赴衣川駅止策也駅

長書澤紫山子氏曰先生宜賜書一紙於駅也右自
大津至衣川之賃本駅既領予所表紙書西國筋御
郡代池田某内廣瀬某（内其謂）大津駅長書帖首紙曰
米馬一匹賃若干人足四人賃若干口（人足役夫謂）凡東
海東山北陸諸道以大津爲首驛々々一省則後
驛無敢難之者故大津検起馬帖於嚴云主人供饌
既而導出游園城寺物西行三町街盡處左有一祠
群木圍繞又一丁左有朱塗木華表測見小祠々後
亦舍即能舞臺（能右俗樂）前有山門巍巍而古門内萬

木森立鬱蒼殊深行一丁右折數百步左折有池々
心小嶼群亀出晒閑登岐散渡橋有小祠右折出於
孤道東西皆有大門蓋一山正門向之所入側門也
已截路北行樹林更深左見一峯相距僅二三丁全
峯皆松濃緑快目其下瓦屋潭々即圓満王宮也王
領山務俸邑五千石雄哉曰本寺與延暦寺相抗始
千年近天臺坐主亡記圓満王兼之而山徒拒之昇
平猶然亂世之狀可想也返數百步向西門左右仁
王極猙門戸鎖不見人内右有食堂頗大棟題名始

遍僅覓餘白書曰安政紀元夏五念三日廣袍涯頰
其往德庵江寺梅河游為時最盛觸靄樹沿路社
守聲之四間祠有水池々心有辨天祠冰草曠漫蹊
路車連便西數百步樹蔭幽邃蓋亭注燈數十級文
湧潤多肉草設茶舖邀南行數百步有塗壁宏高路
食堂數楹樂樓下板上雅閑何敝舖曰二條城吏將
來巡檢也雄哉曰然寔寮鎖今日犖驚吏潤漢男天
視之莊極似杉籬杉蓋異木也既出有小丘走來者
余且亦與吳禮者有善色中有法高如松等皆善飲

事我獨欲賣我所携於吏而告則徒曠半日耳豈萷
者太鐘蔵以瓦屋雄哉曰俗傳辨慶所扛是也余走
就為禮笑曰誤矣辨慶鐘在彼回顧西方樹間見屋
狹乃行上磴右即辨慶鐘屋也鐘蓋經火者似有沙
石礎磨痕因附會辨慶之說也其無高亦豈一人所
能扛乎向者一寸商在鐘側置鐘圖數百葉紫上曰我
所携是也東入大人太喜之爭買去南行數十步西折
入其門有三層塔與側有祠安智證大師像雄哉禮
鮮白甚倫食此以老祿勢亦得不然遙前行僧院相

接最捷路過院後園筍蔬交出自南門出於講截道
南行至山麓左有一院名圓宗雄哉曰禮号無窮庄
一山浮就乃問之無窮相見年半千左右意皆閑雅
其庭南與山接筧水湯々落盥盤中溢而落池々盈
注而為渠池狹而深群魚游泳試投菓子爭啖之池
上杜鵑方開山根一櫻樹大如蔽半所謂一丈故首
者不異庭中之有余曰閑庭之妙恐無過此者乃告
作一絶山近樹幽幽綠池盈自流杜鵑花倒映中杯素解游無窮悅招禱翠屏
者主與乞字雄哉使其治遙與菓横移我裝於舟次

冷甚借主人袍主人供酒闌亭玉江交作書画其下
牌一治來迎乃辞無窮曰先生歸時請信宿我房余
白幸甚直東行二丁許出初入之門返雄哉氏以其
僕有病因雄哉囑錢六百文而出雄哉請送使一治
與雄哉先起舟所余与玉江過柴山氏謝今朝主人賜金百疋
主人見曰三宅相馬我故人也君遊趣後善為我謝
乃属贈繹書一幅而出東行過縣令部前右折傍渠
南行出熟路訪謙吾謙吾缺太郎送至橋左有一店
雄哉一治迎入時日沒飯而上舟舟店側雄哉謙吾

撤太郎至岸別此行初不欲見雄哉而雄哉獨周旋
竭盡力變臧為歡事之難前定而人之不可測如是
乎舟大如流鬭渡海船同乘治二十人頗窘迫拗撐
棹而發又揚帆少間雨下下碇泊四望暗黑不知過
幾里夜半將旋艙內無火使一治起舟子點燭甸窗
過睡者頭上屢為其所詬艙戶為蓬壓低甚不得進
退大困稍久

二十四日

天朗雨霽撥舟子撐棹而發既挂帆風頗若無所極

綫自蓬隙望南跡涯僅七八丁松林如帶蜿山寺諸
峰抽于其上峰此林移始覓舟進北則財茫無際時
見小嶼攢青亂碧不堪悃醉被圍（蒲）而臥夢中聞棹響
久之玉江呼曰傳八幡矣乃赴視地舟在渠中右岸
人家櫛比左有一山如屏風焉松聳民青色如拭諸
客爭出使玉江先出問本坊大宗氏大宗氏良久返曰在東
南七八丁外予獨行至大宗氏留玉江一治雇土人
移諸裝於逆旅余問主婦曰橋本勇造為我先容曰
唯前田小島碩平先生使人聞大坂先生既至而已
余諸客聳望故訪漢掃舍後別舍以延客池別舍在
樹間頗怡靜然狹孰座而觀閱時刻白已下牌也
遠玉江一治於碩平既致田中清平東贈香魚鵰一
血與色箋二百桑書扇幅各一返白漢見見曰家翁
赴遠鄉病家未夜向彼玉江致村田七兵衛來於田
中治兵衛者偏問土人無識之者玉江曰治兵衛疑
清平也白遣二治於但馬屋吉兵衛氏致七兵衛東
贈海鳳鷓及書扇一夜吉兵衛來訪曰明日公臨我
主與吳衛氏口得以玉江斬斬聲如雷勢睡被婦

還之別舍午時雨止雲合冷涼如秋晚皆服綿衣
然蚊百蒸段

二十五日

複雨不止俱吉來（但馬屋吉兵衛下偷謂但吉）次向今日我家有事請
明日臨小島碩平來訪年可五十七八快男子也碩
平謂但吉曰原田四郎左衛門將來知先生望君請
往叙但吉導四郎左衛門至碩平白此君卑厚實本
地雅望四郎左衛門出其父乞正午時客散余發只
範治東內封（清平二東）嘆勇造及嘆雄哉東於脚夫氏口使一

沿就碩平借書携廣群芳譜四十八冊返◯瘧氣大
發腹痛下痢胸痞腰強蓋啜味噌汁故乃服當薬◯
爇松杜木薫蚊大減

二十六日
四郎兵衛碩平来訪偕四郎兵衛葉◯中村来一郎
門人加賀人片岡某来曰来一郎東行未帰故伏候
業安否◯未牌雨稍休携玉江一沿出訪四郎兵衛家在
逆西北二町外在留書扇二柄去訪碩平家在北四町外四郎兵衛誠
使一沿先赴但吉注除相馬屋與兵衛氏家在碩平西北三

町外贈書二柄告將相訪返報既遅御往與兵衛年可
四十左右其室多帖名家書画但吉見黄鼠酒出繪
羹及炙皆湖魚味甚美日没碩平至余旗玉江作書
酉交上牌辞碩平送至逆旅戸外◯冷月悪寒腰痛
殊甚子牌服硝黄丸比曙熱大發全身如燬

二十七日
暮偶数行大李頓◯但吉来◯午後玉江一沿訪碩
平一沿走返曰碩平欲導游長命寺待先生来乃強
疾而往天忽曇余以疾且怕雨辞將帰雨既下雷電

交発蓋震迸處也主人供酒乱抽筐中襍書観之注
以弾琵琶唱平家物語源進尉流弓一斷橋本勇造
父新六来見乞字懌彼喜一郎者洙見哺後晴乃帰
逆旅◯夜新六来贈菓子且致室氏二十日二十三
日二東被之浦東馬所送去閏日記數頁及阿波加
脩吾東室氏東曰寿及二兒健飯莫念脩吾東曰某
去年五月帰家実盤星所著哥路里贅語一冊及菓
儀全之妹云以汝早先生北游之白請臨徹盧某冷
改名脩造贈書一柄新六

二十八日
裁答室氏東及興範沿夜沿東馬勇藏東以爲两封
一書範沿名一書仁也名碩平来乃属発之碩平曰
欲游長命寺何如余曰善◯四郎左衛門来約游長
命寺◯午前作書廿餘紙午後携玉江一沿至四郎
左衛門氏使二生從碩平且之但吉氏致書碩平至
乃出過來時出舟處南下一丁許渡橋又南行而山
夾峙而南丘缺如箕◯碩平曰關白秀次將築城此
地既劃山鑿渠未畢功而敗两山頂猶有遺塁焉碩

平先行迤南數丁山嶺南斷而西連路随山西通有
村名船木人家斷續可百戶村端有渠僅可並二舟
碩平立舳上覲布帆乃就爲一漁夫操棹至西行水
色渾濁汚穢狼籍稍西渠稍廣右岸有村名津田人
家二百陋屋聚棲婦女皆裸但着腰裙余笑曰距京
師一日程人物既有卑風唯白皙不似海邊漁婦膝
黒要湖氣與海氣異也渠縱横數十泓蘆田麻圃葦
岸蘆汀高青低緑彌望相接群鷺點綴其間又見秧
碩平曰此所謂湖嶺田也闔計數十萬石然甚雨湖

盈瓶不收一粒矣凡西行十七八丁稍出於湖南北
山嶺雙彎闊三十丁許魚斷簇立又行十餘町北山
西嶺了處即長命寺村也人家百四五十倚山根粉
壁映波山形峻嶒竹色山翠明媚如畫樹頂見塔尖
數尺即寺也而村仍寺名云八幡至此五十町稍近
岸見一亭茂藤蔽屋出舟上亭扁瀲灧二字曠無人
主則居前舍倚檻而望南山既了其南横林一帶青
松如薺碩平曰彼即須川之尾沙步年長數丁湖之
埋塞可知矣川尾以外斷堿洋形而北叡比良諸山

環匝其外相距十餘里雲嵐明滅漁舟估帆來往如
織皆欲遊寺余怯險四郎左衛門曰六町而已乃留
碩平護裝自前舍出西行半町右折入山稍上又左
折往々見磴然不過五六級凡五町計右折視石標
猶書三町忽峻急老杉蔽日仰望杉間磴數百千級
々間闊而峭余大悔然勢不可也已右多竹箐左僧
房四五皆宏華時見大岩自庭際抽道左寒澗一綫
鏘然響納至絶頂磴益高平地數十步有盥盤竹筧
注射又登磴余喘極而眩暈乃出懷中丹藥含又數

十步有觀音祠方十四五間廣而朴塔在其側役夫
方倚之男婦賽者相継祠西又有一祠差小而淨過
其西行前上磴有鐘閣其西有太郎祠俯視長命寺
全邨悉入脚下八幡迤南地嶺瀲湖長短參差經青
疇白如織者數百所東北山益闊湖益闊余謂四郎
左衛門曰貴境人文寥々方曾所聞且梅霖大破人
意唯長命寺一游不曠此行也下返亭碩平既賦二
絶以遅皆曰陟降之勞似過二三里命酒投餘肴湖
魚群出爭之黒如沈雲一沿投籃蔽之屢獲而放初

水波不興忽轟礚打岸少間風大起雷聞東南黒雲
渡湖而西北走旗曳馬逆皆謂暴雨將至少有快觀
既而雲盡風颭纖漪如縠乃上舫西行数丁至村盡
處青松簇立嵓頭地名松嵜巨嵓双聳波間一置石
地藏一刻南無妙法蓮華經余曰可惜勝地為僧所
俗了碩平曰或有直認石佛為釣師之句妙也回棹
顧日猶一竿舟子取生路入蘆葦中指一所曰此名
浮田随水增減而上下蘆葦高他處数尺矣黄昏至
物塗発舫處而出碩平途別四郎左衛門送至逆旅戸

外

二十九日

議待晴而発土人曰湖西海津大溝地方舟路頗不
便余初信大津人言謂舟越赴湖西甚便矣至此蒞
然失措橋本新六偶至乃囑買舟件○使一治來裝
買筠籃而斧西樴（西樴見前）○但馬屋與兵衛與指物屋
岩吉者来乞字○新六来曰湖西之舟一隻今朝発
了別無現舟待一二日○碩平来曰昨日豚児自近
郊還曰昨日雷震某村喬木雷獸失墜不得外遂死

觀者如堵兒而睹云○使一治之碩平氏返武德編
年集成六冊且囑発与龍洛東々旨曰我既発東西次
而無回東何乎使省三追我於越前敦賀府中地方
亦可云々今日謂碩平曰我去後京師若大阪信至
請送返之浪華伏見坊廣瀬氏○午後雨下日没雷
霈傾盆徹暁不已

六月朔

平明快晴巳牌地震皆曰斷梅也○新六来曰有今
津船將以今夕発聞公欲舟赴海津今津距海津三

里而近公無意兼舟余曰幸哉買舟件旅額吉子新
六日且速来裝其將以来牌使一力移之於船余亦
為牧告柳外（四郎左衛門別号）春慶（碩平別号）但吉諸子○四郎
左衛門来贈潤筆○碩平来贈潤筆若干及贐金二
朱○但馬屋与兵衛指物屋岩吉来贈潤筆金若干
○玉江出訪本荘敬造西川屋善六返曰善六欲觀
先生隨筆余曰惜哉既包裝中矣我憾此地無欲觀
我著者一人今得善六而不遂焉也玉江曰此地非
必無一人雅士疑碩平交不廣餘人視似無敢覓謂

者也余曰要此行失策莫過來此地者德基薦請乎
々々薦勇造々々薦硯平兪緣轉逮終不得應領可
以為異日之戒也○朱牌玉江在敬造氏余与一治
出過敬造戸外呼之曰追我於与兵衛氏訪碩平不
在其兒見訪与兵衛使一治訪新六岩吉來別一治
返曰新六方赴舟次未返言未畢新六与玉江至曰
某子甞屢喜兵衛謀買舟件先生歸路枉駕彼必喜
乃使新六導西行二下南折有朱堂塗朱華表甚偉掲
八幡宮三字八字成雙牆相對狀盖古形象文近衛

基前公書也新六曰先生且謁八幡祠是此地之所
以名也某先行報喜兵衛渡橋左右有右燈駢立路
右爲木陰森行數百步右有樓門係新搆極華門內
中夫爲本祠左右多子祠祠後即山雜木巃嵸西見
鶴翼山（秀次城址）峭如立掌爲松蟲聳佳氣蔚蔥東折過
壁間至橋上新六迎曰喜兵衛不在恐有舟子所其
將跡之乃返逆旅一客方使一力擔我西挂兩挂（見前）而
出余訝其唐突然疑喜兵衛舍人也不敢詰客忽拱
曰某即喜兵衛也舟子以風方好將揚帆過某詢者

新六謂某曰先生既來蒙吾子早晚來取之某為舟
子所逼不得已將移之敢謝無狀乃贈書扇一柄喜
兵衛喜新六但吉至喜兵衛曰凡土人見客船載人
分其贄三之一取之名衆前錢此沿湖諸濱之約也
厘賜舟子一貫文出入四百八十文移賦物兩挂者
二百文計一貫六百八十文也乃附金百足初大津
逆旅一人一日飯費值四百五十錢衆尤其貴然以
七兵衛所定不敢言故至大宗氏先定飯費為三百
錢去喜兵衛先去申上牌時辭大宗氏脚夫偶致範

治二十七日東（返月瀬日記也）乃裁答東命主公發之至初
出舟屢有一舟入之新六但吉別去舟設蒲團數重
喜兵之誼也喜兵衛又東今津人舟後八右衛門嶋
全為此行專依賴碩平而以其妻兒病口不敢拒而
頗見厭也又買得新六但吉喜兵衛之力也益悟事
不可豫說矣舟即發良久有一客自岸頭下入舟曰
某若佐賣魚者自今津雇此舟而來矣乃與語過船
木津田坐舟皆以居高故頗見前日所未見田自湖
心呈出者棋布星置皆四五畝外匝以楊柳菰蒲內

撞秩湖勢縈回不見盡處余驚賞無双勝境西湖恐
不若也至長命寺日没雨脚蒙湖西諸山舟子曰風
波難測乃下碇泊○泊處在松崎東二丁外初以舎
猝故僅喫一二碗而出至此欲投轍饊亭子玉江出
舟上岸東行村間男婦塞路四五丁至亭戸既鎖敲
之不應一媼踞路傍石就問亭人何故早寢曰暮夜
肴盡不麻為何關剥有沽有家乎曰無乃悵然失望
問婦女何故多出游乎曰避蚊也斯曰游女如此夫
多豈無一二之買者乎媼笑曰我境雖陋婦人有終

身之歎而無一宵之歡客休妄想返舟不堪蚊螫使
舟子移舟離岸而薫烟散蚊聚如初漁燈燒波者數
十所近觀沈網待蝦也舟子買五合二十尾終宵為
蚊不得眠

二日

寅上牌鼓槳而発行二里許東方初白若佐客乎舟
子皆失聲曰怖哉余起問何故客曰巨鼇浮背廣数
大首如車輪言畢語猶涎舟子曰湖行尤鼇動輒覆
舟日出烟斂波平如鏡凡行七八里過地嵜斗出水

淺見鵝鷺鷀羣浮半時傳今津訪舟後屋八右衛門
氏出喜笑衛東主人見急氣頗懇乃囑命驛長発馬
一匹夫二名先是玉江稱与余同行至此以四人
小森公豆別発夫一名余和八右衛門曰驛長若欲
舟送我輩亦唯意既而報曰公若背舟行華甚乃附
人馬價三百二十五錢土人中島治右衛門者使其
子来乞字贈鯽鱠二尾書呈梅墩廣瀬老先生待史
蓋熟知余者賊不来見与玉江賜主人三百錢其妻
出謝余曰我未識前矮媼頼東嶋我於海津逆旅答

曰諾乃裁其狀田屋久右衛門者東掖余入舟亦亦
無遂然然設葦席及茶具蓋八右衛門誼也回望今
津地形穹々依湖岸而家者五六百戸亦一勝區也
舟子二名一搖艫一用櫂行頗駛而距岸可半丁青
山嶙々如屏山山有官道々外松堤柳岸迤邐相引
忽迎忽送東与竹生島對相距可一里半西南望長
命寺既隔十餘里依微如雲舟子曰今津至海津陸
三里而湖二里此地西南望湖最闊云余語鼇事舟
子曰鼇所產唯竹生島前後湖尤闊湖尤深公邂逅

龜不覆實幸也二里僅近北山山嶺双張成凹字形
長街蜿蜒隨凹勢而瀕湖者四五百家即海津末下
牌傳凹尤深處上岸數十歩即秋田屋久右衛門氏
也○欲訪土人識字者主人曰連光寺者識字然其
居隔十町其他無聞即止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二十五　　四九

京畿寛政己未六月三日
昨夜驛長來曰命役夫昧爽集然彼皆労于夏畦恐
不能早興願命館人促之昧爽余起館人乎明始集
余乗轎驛長以輿馬使四夫負駄助迭遞馬夫換焉
東行數百步街盡山脚北折路右高左低二三丁人
家盡左見一水幅可二十間與秧田連役夫曰湖尾
也路屬兩山間循上田再次高湖尾盡性々見清泉
自路傍湧出乃知湖不唯并呑衆流其底必有數百
泉湧出處初湖為人家所隔不見及路稍高濶然呈

出時將雨明暎模糊余謂一治曰昨日濃抹今日淡
粧湖觀盡矣路徼下湖不復見兩山益高平地一帶
北通水田夾路有村名小洗路稍上過上野山野口
二村路傍多胡桃野口西數町有劍熊關唯橫木為
門形者二所吏舍不異田家且家誰呵唯禁乗轎乃
步口占一絶村家崎嶇倚山間化遍荒阪雖大關丈掩門方午眠高歌人出劍熊關館
海津至此一里有半矣地多蚋余及一治被螫數處
血流乃上轎山益逼路益上又有村名平葉原路左
有檻泉清甚山多叢木到處出泉合成一溪觸石喧
豗又上數丁山徼開地平有水田町頭左有櫻右有
栗役夫曰是近江越前分界處東外地高一泉自樹
中間壓左右分一向近江一向越前役夫曰此水本
同源赴江者入湖迢遞數十百里逕浪華入海赴越
者僅三四里入湖均人也而貴賤榮辱賢愚忠姦之
因習懸隔亦猶此乎余感其言頗有適者故記此水
左右分流之地多適炮類馬鞍未見如此在平面間
者乃視水落處但有一拳石此地高低平地數千尺
而其極以一拳分勝降奇矣哉雲散日見黄鸝杜鵑

遠近和鳴口占一絶六月猶啼黄栗留寒泉觸々樹間流綿連山脈有相引一本全櫻分二州
時服袷衣猶不堪冷役夫曰此地每歲雪深數
丈路稍々下去益多行半里有村名山中入路右店主
婦鬻赤小豆汁曰昔祖師食此羹之爾來賣之對門
有一菴揭書親鸞聖人云余曰自此三越加能為佛
佛之鄉矣役夫曰此地無蚊然雪中不得出門庄牢
以北一步下一步二十餘丁至駅口駅自海津至此
四里半人家僅十八九戶呼壯丁在田者返故移晷
駅長善談公游北國且以十月初旬還若遲則雪阻

駄口以北又下溪海數丁益大終澎湃有村名追分下十餘丁有村名疋田人家百四五十按路左店乞飯土人誇此地香魚鮓上供乃命羞香魚頗美問鮓曰無初至村口見分溪為渠廣僅四五尺奔如建瓴雪花亂翻竪劃街閒北通役夫曰此渠係新鑿土人通舟敦賀也余洗手曰我未見如此狹流底石如茗清至冽而至急也出疋田渠入樹門不見而溪見氷勢益壯渡石橋有村名一橋行數丁渠忽有路右出溪圯橋役夫曰渠高於溪每木筧過其上而左折石

折縱橫如意余服土人晰水理渠屢與溪交路忽而溪在渠在右忽而渠在右溪在左渠橋一渡一攫路右見石佛前設二石燈甚古石橋又有銘然轎夫走不得詳觀有村名鳩原總路左店山在墻外渠在窗外淨且凉忽見人牽舟自渠下流源々上呼聲渠呷往七八丁左右山開秧田每々有村長堤路右有泉轎夫曰日本一清冽水也嚥之實然余謂日光山又有日本一泉（詳見天保癸卯鎖事錄）彼冽過此而清不及矣至此既下數十丁氣候大熱不似向之冷凉終始沿渠

而入敦賀駄口至此三里自海津七里有半向直於云今朝秋田屋久右衛門授與敦賀唐仁坊長罡屋清右衛門東白以屬公也乃投清右衛門氏時未上牌也○初徹雲為余截與敦賀人内海元紀大宮由兵衛東一通至此使一治致返曰元紀游江戸由兵衛遊浪華皆未返於此悵然曰此行駄口當直赴本原疋近路至此地亦一失策也玉江曰徹雲數此地人物中有西龍寺步履高橋恭平乃使玉江先訪恭平返曰恭平者劉石秋門人也將來見曰有馬鴻雪

方寓西龍寺○今朝一治合金及錢囊忘之余曰不分之金必遺至赴侍召氏返逆旅主人曰侍召來曰客無遺物乎一治探囊曰遺金矣走往取之余曰我論吾子每在事之先吾子不悟不獨此件也乃命書之以為異日之戒○遺一治於西隆寺報鴻雪○高橋恭平來見年二十四機鋒俊爽曰今夕請枉駕訪此室熱甚加館主人不遜不欲暫居君顧為我移館答曰諾○黃昏一治與鴻雪返乃與玉江役鴻雪至恭平氏在逆旅（三丁外）西北恭平導東行街上數丁渡石橋燈

影人敷實大津以北一都會人家千餘三叉衍數丁入狹
斜被肴店衢正氏上樓洪東西通涼風欲許恭平見
其友杉田潜藏謙伯余命酒肴較頗設湘漱恭平頗
工幼衛皆隅衆各奏長披子牌撤三場至生江鴻雪
寐別座余請主婦退娼

四日

昧爽鴻雪辭去○彼生江就高橋杉田六子謀移館
日辰牌僕起店人不起生江返曰六子議沐遊甚呼
主人之善睡也巳牌店人始起六子至自既定館塗

矣余未餐促店人作飯供酒蓋恭平之意也午頃始
食二子導取生路南行數丁左傍東山巒峋峭嶺風
姿溫藉石田間見神祠更南三四丁叢林森鬱蔚林
根流水一派右水而行數百步出於官道有渠極清
左渠東南行村家四五右顧平田數百步一行列樹
直速衢口即昨日所過村家南畔細逕如帶取經東
北行數百步先向所見渠之上流田間成池彰方丈
餘水自底噴起洌不可嚥恭平曰是名瓜破土人洒
夏之地以泚瓜浮李本年暑猶淺未弥假也渠底白

沙碧藻絶不見魚返渡石橋入林中濃陰生涼北衍
一町有祠扁書角鹿大明神共西直路一條左右多
右燈隔不許有氣此大明神祠自東門入祠南面鋼
小祠此則沐祠華闕前懸銅燈籠刻北國大社自南
門出所謂樓門者揭繪端馬門外雜樹成行巨松共
株蔽牛而行有朱塗木華表高三丈餘扶以身柱如
行旅狀柱皆圍丈餘巍然大恭平曰此木商造祠者
古說曰此木浮海至荷葛獻角鹿祠蓋長六十丈餘
云又曰其生之歲大雪与華表頂等至昨葉此折又

街沿渠一二丁許道衢恭平將浣足踏石忽蹶仆水中
起復仆傍有浣女曰異哉昨踏此石仆者西人太昕
日數人今復然余曰此蓋作祟者須移置祠内也街
端有繫蛇蠲者呼恭平入而貸衣西北行街上七八
丁入米屋七兵衛氏距昨日逆旅僅半丁恭平潜藏
去曰午後磯遊海邊既而恭平東贈茶曰病發不赫
觴乃酬以鄉鮓○鴻雪來兩次乃賦一絶贈自始通名十歲
餘交情淡泊然來蹤如今其作天涯客日々相親似水魚○使生江報一治一治
與館人余移裝逆旅後有樓居焉敞而涼主人懇誠措

悦○夜潛蔵来男僧步霞相見
五日
恭平来約午後郊游○潛蔵来贈茶及水○大宮南
兵衞来見年可四十左右人曰某昨夜歸先生
請数日留○栽浜室氏範治東馬來与玉江謀発之
脚夫氏○鴻雪来将浜訪恭平雨下乃午跳比覚恭
平東曰風雨如此先生必鬱悶請具一杯乃浜鴻雪
玉江往飲由兵衞至酣各作書画主人観所畜洋流
数十匹似兎差小有純白班黄班黒数状類猪而無

尾聲如禽啼酉牌返鴻雪由兵衞送至○既寝風勢
撼屋○今日為恭平発浜府中松井耕雪柬
六日
恭平来貸本朝三国志三十六巻○步霞送水来牌
恭平来乃浜玉江從之訪由兵衞其家在逆旅西二丁外不在
其子見留秋月川邑二乞去北行二丁街盡又一丁
出於海上西山四合唯缺乾位而瀾通圓如鏡東西
可二里南北居其人家枕南涯延袤十五六丁攢善
港也拔倚久之不覚衝波侵蔵距海一丁有砲台崇
土如邱四二所後置大砲二門南行街上三四丁有
渠幅十餘丈北連海門即足田渠之下流也渡圯橋
更南行四丁街尽右有禅刹名洲江菴鴻雪為茗訪
之鴻雪有行色曰将择趨也菴頗宏唯有一僧浄掃
無塵佛座後有廟安国主以下神位別有小室扁奉
先二字安闢和尚以下神位皆幽穆余齊欲作家廟
而不得要領今日見此甚獲我心乃肆観而去鴻雪
導南行寺門外多石地蔵余曰禅家未見如此蔵俗
近浄土宗者数百步有板橋水深碧然北至海門則

沙高水数丈自成池沼形恭平曰此水无澎漫近理
両涯闢田然穀不熟獲償損橋南村家五六村南松
林一带東西可十丁南北三四丁自沙坦平草花乱
放亦有砲台邱上豊草没人萱草花甚美剪之携去
至此西山尾抱海而北走北山麓見粉壁恭平曰彼
名常宮敦賀之中絶勝也期他日遊而去申上牌返
至恭平氏而返逆旅○夜小山政吉者来見恭平来
貸北窓瑣談八巻三省録五巻四季草七巻
七日

小腹寧急殆不能步脈不換全正氣散○恭平來介木鄉利兵衛杲子相見者鉉字恭平曰午後舟游○步霞東送杲子○午時恭平潛藏由兵衛鴻雪來會乃暎玉江一治從之出上舟海門舟子數名扮鼓槳少間挂帆左見松林而西北行半里許風不便卸帆距西山僅數丈山腳大石磊々皆嶽空無或對峙海中高七八丈戴松有辨天山高自麓至頂十八九丁青草密布不見寸地時有巨嵓挺立碧松疎點海淺見底然山影倒映蔚藍如綵忽見人影於波際知孔

適在山腹也凡北行二里許至西山稍曲作西山處有村名縄間漁家數十出上嵓細沙潔白海山之間相距丁許山下多桃田泉自山出向注海者數十派清冽無比或廣而急或狹而緩海口沙為潮所衝殊高數尺水皆伏流不見注處東行四五丁即常宮也有石華表老松古楠介海而立泉自嵓間落丈餘踏石而盥渡石橋一松極丈無枝跨海有碣書龍燈松測有枯株枯株及石柱高數尺潛藏恭平曰每歲除夜祠巔燈具松間枝海向龍燈現如一車薪大直走上

松頂良久滅則燈既點分光遍上神殿燈燭例也其輩屢來見古時龍燈松既枯近來以降松代為立碣三標猶人之有義子而龍不肯因復立石柱而置燈具始復舊矣神祠面南西以瑞籬有門為祠雖小然淨屋宇古雅与都様異余曰上常宮者何神曰神功皇后也祠左子祠比例蘿外接山萬木如簀祠南有繪馬廊臨海正与敦賀南北相對倚欄拍手海魚爭出日此地海形山勢不減嚴島唯工未及耳祠東有祠官家其傍每數畝有泉流不知幾十派處見人家

數十名皆浦返舟恭平命土人沈網獲魚數十頭設席沙上隨獲煮之或膾凡四沈日既昃乃返舟檝恭平曰解天祠下多螺請取之既風自西到不得近祠東行二里許至五嵓与東山通大石如屋者乱波色黝黑恭平曰此處尤螺多螺畫間伏嵓藻之底黑夜燃炬輒爭上嵓背珠之如拾今日未没恐不獲然試之解衣而沒一舟子立淺處忽舉一足曰獲延將柵指出一螺恭平出沒數次舟子笑曰止宇治川先登我也乃止西南行七八丁至初発灘而出衆送至逆

旅户外去時日初沒

八日

至恭平氏謝。步霞來。由兵衛來。午後携一治

至恭平氏作書䛇歸。夜恭平來玉江從之出

九日

本御定次郎來乞字。谷澤順祐者使其子量三郎

來見乞字。定次郎使人來曰午後顧臨鴻雪來余

告將訪定次郎請從而去。玉江過午始歸。未下

牌與玉江一治至定次郎氏（在逆旅南二丁外）其家沽酒上

樓快晴炎甚酒出頗美鴻雪追至皆作書画日沒主

人曰婁使人招恭平不來何故玉江曰昨夜同某宿

娼家今朝其妻使人促恭平大恚主人曰彼必猶

在娼家且追跡責之以和其夫妻乃皆至恭平氏恭

平稱疾不見出余欲納涼定次郎曰莫若祇園川原

南行街上五六町定次郎以其父不在且妻病辭去

使其僕導吏行二丁許街盡渡石橋路右列樓一行

左亦一行文員地田畔少種榛以備絓楯足見風土

也又數百步一水西流渡橋沙步假店數十列燈如

星紅影照水々清駛無比廣可十四五間濶百餘步

有洲渡畧約至洲亦多假店遊人充塞導者曰本月

望有祇園祭此洗神輿處望後則寂寥時天陰風絕

而殊涼甚口占六絕（長流劃平田走假店沿斜岸開稍々波間燭動徐々聽除涼來）

踞榻不堪故乃返逆旅鴻雪送別曰某將遊三國為

先生先容。夜半後風雷比曉雨下

十日

定次郎使人來謝且贈菓子又東玉江曰岡本多次

義者欲謁先生乞字使某先容。恭平潛藏來。鴻

雪來告將侍晴上途乃寓東三國魚屋喜樂。谷澤

量三郎來。未牌與一治至恭平氏書其所囑屏風

一雙潛藏由兵衛來乞字既而主人招玉江至余語

定次郎氏酒義主人使玉江東之以余苦乞酒而飲

比暮余先歸

十一日

裁咲至氏鞋治東使玉江發之。恭平來。淨蓮寺

住持其携其來見。潛藏送鰈失鰈漢（名未聞）恭平鳴雪

來共食。先是命館人浣衣數領今日致之糊硬裂

慢如未況者尤之謝曰公來後晴僅二日糊窗故爾○校訂去年五月後詩親寫之以今日為始○恭平所薦㮣摩某來○

十二日

恭平來○量三郎東乞序○午前与恭平玉江出遇潛藏於戶外導至其家在逆旅東一町外其兄見又東行一町南折一町訪淨蓮寺其父子見鴻雪步霞至主人以宗主忌齋供素飯午後歸○申下辭恭平由兵衛來乃与訪定次郎玉江從又訪西部利左右衛門其家

在定次郎氏南半町外其庭池方丈餘筧水注焉羣魚徜徉主人曰我筧穿地二丈尋直達地底泉脈之所謂鑿貫者比他井清甘且冽余曰江戶大阪鑿貫水清然有銅臭礬氣責地獨否風土異也日沒出由兵衛去至川原水涸前日漲甚假店悉流而復設云然遊人稀少西上辭歸○步霞來贈潤筆

十三日

恭平來○潛藏來○先是尾山墨香者來見乞題畫菊今日送潤筆使一治致之遠而不致鴻雪偶至乃枕之○由兵衛來乞序○淨蓮寺某父子与了福寺某來乞序了福曰某所住隔墻也已○松井耕雪答東曰堅東曰貴東以今日十三日始至知文旆既至敢賀某欲以四五日後趨候左右想拙東必經數日而達或恐先生未見拙東而發也若我東迨未發顧賜會回看案既屬疊壓長兵衛者為先生涵滯之所云乃發回東曰時方溽熱請止枉駕某將以二三日後發來命逆旅主人發之○申下辭恭平東玉江招之玉江示之余中病先生枉駕更好之語玉江先往余聞恭平在

逆旅南五町淵斎店使鴻雪導至店權傾一二杯日沒恭平導至東街妓院所在投酒樓枯梗屋召妓侑酒中有雛妓善舞先是恭平語曰數月前梁田春魁者來稱蜿巖先生後人游蕩竭囊終鬻其女為妓而出既或人曰春魁派梁田氏其妻即梁田氏網贅曰梁田網助春魁本其家僕也丞王文斯其女擕避不餞梁田氏死故鬻其女云余曰某亦聞明石人說与君言符女幼無所知然其母餘孽之宜淪下流也御元之時在信西山後為妓者賊人贖之士論之義蜿巖先生

之後而如是儒林之恥也君若有意為義我将助之
恭平曰善女値銀金十両某力能往之然春魁悪物
也或恐甚事変媒禍機且三思至此聞舞者即渠田
氏也余及玉江曰綱助頗惜其妙愛其女我二人
周旋間赤石人告之綱助使彼迎女春魁妙無所施
患午時高橋兄弟継之何如恭平曰上策也亥牌余
与鴻雪起座恭平携及二妓送至逆旅留鴻雪宿

十四日

鴻雪去玉江返○恭平来乃謀以明日去○潛蔵来

乞字○了福来乞字○未下牌恭平来将与訪歩霞
由兵衛偶来乞字且曰西郡子欲先生枉駕乃与訪
利左右衛門玉江追至主人供酒且謝曰午前或贈
肴故使由兵衛請先生過来牌無報謂少不臨別招
客焔燉而先生至請怒章具池心石尖柚四五寸置
餌鰹争上喞之甚露半身猶不及輒数十東畳嘖浪
濆之何其智也上燈後帰○量三郎来贈潤筆若干
○戌上牌雇按磨利左右衛門来曰向者辱臨倉猝
忽畧不堪惶懼家弟別居者偶至欲随先生納涼祇
園川原余曰諾去鴻雪偶来要之往玉江従始出戸
而下走数百歩避於人家簷下使玉江報利左右衛
門以傘来迎其弟作兵衛及画人公寵見両並主人
兄弟以晴不定請止川原之遊而遊東街酒楼導主
余伊亭其庭水縦横作假山架橋土入詫不減都會
荘園有酒出妓集恭平追至子牌恭平去玉江追而
出余頗倦屢欲去利左右衛門不可而大下不得已
留至丑正牌利左右衛門独無去心乃与作兵衛鴻
雪衛而帰留鴻雪宿

十五日

玉江返鴻雪去○恭平潛蔵由兵衛浄蓮寺等来贈潤
筆及鱸○昨兵衛来謝曰請暮臨家兄廬○命館人
買舟曰明日将渡海赴河野○公寵来贈海鼠○申
下牌携玉江一治訪定次郎不在至利左右衛門我
主人兄弟芳飲曰明日請去逆旅来寓我廬余曰幸
甚定次郎追至曰明日請書屏風半雙余曰諾由兵
衛至黄昏辞過逆旅戸外使玉江告主人曰明日去
留未决訪恭平家人方遑遽具問其故恭平曰家兄

船迎妻而不悦去寓他家數年今夕將去嫁而舊資
一切自我家贈焉曰家妹云曰今日途逢鴻雪曰先
生法當何如乃告而卻我之招鴻雪曰然則期明外
白

十六日

恭平潛藏定次郎由兵衛利左右衛門公寵等來乞
字遂不得發ク午後鴻雪來約明日同發ち申牌恭
平來為余紺松寵請隶修刹屏子藉既而皆被衣服
來見且飲余及從者酬定次郎來為梁氏氾字先湜

由兵衛為余周旋勸征今气字或來謁六醫生偈假
旭莊真旭莊之説其紙等翕然信之由兵衛愠屡
與辯論逞此衆頓悟故乞字云恭平媚由兵衛告之
由兵衛悦自益勸留一日利左右衛門有今夕相招
之約余以既饜不欲往屬由兵衛謝之利左右衛門
來既而鴻雪潛藏亦來笑談頃劇恭平以今夕將嫁
其妓辞去衆至戌下牌散

廿七日

鴻雪來告上船乃囑與松井耕石東向恭平潛藏由
兵衛利左右衛門公寵來曰晩請設離杯曰昨日來
雨気全散暑威赫然曰申上牌恭平潛藏公寵來導
出玉江一治徒訪定次郎告別至利左右衛門氏主
人曰會何處恭平曰庚申堂也過気比祠傍至風破
池土人方作假店皆曰惜乎未畢也結構去東行四
五丁（初四日所過）更東二丁右折地勢急上成磴曲折數
層至山腹有一祠所謂庚申堂也利左右衛門既候
為一老尼供茶別無人地高望迥寺常宮東西而屹對
敦賀全境悉在脚下外山内海明媚怡目余側有小

祠磴數十級題名柱間祠東北有泉冽甚由兵衛來
曰行厨至乎皆曰未也由兵衛曰某遣児厨子亭命
送行厨謂既至何皐緩也日没行厨遂不至由兵衛
赧走下候之衆特興索去至釘莊氏命酒皆曰由兵
衛児與亭媼皆聾甚謬聴庚申為氏破笑酬利左右
衛門曰明日某遣一介于浪華先生有家書請致之
乃赦小室氏東属焉利左右衛門問曰前夕某在狭
斜見一麗人送公不識何人乎余曰安夫人也利左
右衛門不解潛藏曰阿卿須也（安卿耶須訓）利左右衛門

笑曰公寶硯彼守某將周旋硯彼籍而將公余新曰
幸甚玉江忽書牛窩子父余袖視之曰先生泄我秘
事于西部子我甚愧於高橋淳子請先去余不解其故
然知其醉不遑留之前日恭平戲謂余曰某初旣卿
須然旣厭之將讓於玉江凡為蕩栝澆漢玉江所謂
蓋此事也而利左右衛門始終不解更詰問不已余
乎潛藏以他語亂之恭平悟私語一次曰即須件先
生未深知其故而玉江反欲泄之咄々怪事但漸洗
生海涵不復追究耳再次深謝余曰識敵油斛之言

守高橋子柔過應利左右衛門先去由兵衛從曰児
謬傳言亭媼送行廚武破而狼藉甚之罪也家牌帰
逆旅潛藏公龍送至

十八日

卯下牌自逆旅後門出訪了福寺告別遂別訪潛藏
々々導訪恭平公龍家在逆旅西一町外皆不在逆二字在我
室由兵衛來謝〇公龍曰某報寡君背本地浦船
請故命舟子能護先生矣恭平曰某命僕永助送先
生於河野彼地起馬件恐不便利須永助與土人謀

也余曰幸甚〇辰上牌出逆旅恭平公龍潛藏及逆
旅主人子逆利左右衛門使僮來曰今朝有故不得
奉送蒙賜贄東必取賢閣回東以送府中至海濱舟
子既遲諸客皆立沙上待余入舟而後入蓋公龍之
為也永助蒼黃至將解纜由兵衛追至呼別初至敷
頗欲即日去恭平首相見嗣後諸子崎覩厚終留連
十六月人事不可豫期如此鼓槳而進浪久雅帆風
絕葵甚左帶宮而比行帶宮後有高山其巓嵒滑斷
絕或言產水晶巓波處靈石磊々嶔空奇詭石生潭

木崎稀時見地皮剝落中一嵒橫出七八丈薄而廣
而尖或舌形舟子曰山出舌也其北有小湖名水洲
唯有青草不見樹木僅廣數畝而清泉涌出故州名
鷗鷺及鷗萬數海淺碧藻白沙游魚不明往々見長
數尺左山麓有村名立石舟子上岸汲泉瀨濤洄左
山脉既其外太洋際天而右山脉未斷遙見粉壁即
河野也數賀至立石四里向直北至此東行外洋瑜
波六郎二低舟不進舟子努力時熱不已忽有比目
魚二三尺浮過舟子投棹綹及不獲午時近河野巨

嵓如屋者簇立波心艀舟過其隙而至岸永助導出
人家凡可二百軒閒有渚渓南曰河野北曰今泉渡石
橋補行臭纖截路投路左居徒玉江下路背星居我
謀起馬併返曰此地本郡駅所故有雇而無役有許
而無馮雇領恐貴永助曰恭平東此地亀吉者嘱先
生事且與亀吉謀去返白郡則使永助見里居遂出
銭四百六十文雇牛六頭人六名里屠畑此北一里
入市有卿名賜路即驛池汲彼六路洗赴湯谷豫具
人馮永助法余援舟費不援仍東恭齊謝之途因怯

暑行然以無雇夫不得已步行傍渓有径一歩上一歩
步高山双夾唯通渓脈而径顚渓屡渡橋而左右日
氣射山屡待樹陰地既高冷然以崚急故汗滴成聲
僅休輙肌起粟倏寒忽熱酷似發日光山時見（天保癸卯瑣
事鎖）谿磵石鳴初如風雨稍上如栗筑終不聞則上既
三十餘町山微聞見水田往々有寒泉自石罅出屡
飲療渇絶頂有孤店名中山直下七八丁至湯谷駅
一泊既具人馬以遅始上轎湯谷以北田益廣凡行
十町許路又上林陰深屡遂轎夫休有馮夫請與来

馬換駄許之路急上数丁出於高原四山有草無樹
地名船送又上絶頂有石佛涼風渇至坂甚陡急
楚陰冷然屡盤折所到合歡花盛開凡半許餘行为
見大池更数町到平處地名追分以北水田相接之
十餘町至廣瀬驛廣瀬有上下二邨南曰上北曰下人家断
續驛頗老嫗曰此至府中一里一夫賃六十六文一馬
賃二百八文天下至賤之賃也余謂驛長所謂泊顔
為天下至賤亦可以觀世也玉江先發余以馬夫
未至待至日暮始發廣瀬以北益闢地益坦知漸

近福井時見小山点田間突起余屡出頭轎外瞻望
夫問何故余曰視地形似湖涸為田者而不見水故
怪之轎夫曰此地名高瀬土人疑往古有水然無確
後無古記録故不詳聞公言始信古有水矣凡往二
十餘町人家空疎有祠又数丁渡橋入府中過併巷
十餘樹木與人家交出街燈影人聲亦一都會街路
廣三陪浪花之街中間有渠廣可三尺東行一町逆
旅主人豐屋長兵衛出迎入其家玉江見曰檐夫脚
弱甚今至矣自數賀至今泉七里向正北今泉至府

中四里向東北迸旅頗環爛来偶者常數十人主人
素聞余名頗慇〇窪田松潭見曰數日前來〇主人
曰今朝松井君使人來白廣瀬先生將以今夕臨池乃
使主人報之耕石杖以來曰某嘗趨候然知先生必
來故不敢謁〇府中人家三千餘保福井命卿本多
氏采邑有館無城〇蚊極多蚤而設幬々内猶很華
觸外

廿九日

辰辭杖香雨逆旅主人子導南行三丁訪松井耕雪贈茶
一壺菓子一筐及鯽鮓注人方利理髮捏而相見未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二十六　二三

江追至〇末牌耕雪來訪行東修曰浪華初見時嘗
呈贄而薾之故追償也高木太郎八亦來太郎八本俗武老臣
子向同耕雪見醫青木仙齋來見曰某劉石秋門人也話次
三國脚夫魚屋喜樂來見曰其復游浪華本月十四
日發彼地今至此地上國無事奠勞念先生臨敝鄉
宜於盂蘭盆後三越佛國也盆前恐無往還者言畢
去中上辭耕雪等去〇初荷雪為余東來係縣人本保飛驛
縣令屬邑在府中東八丁外河野次郎衛門今泊杖香雨致東〇

大昨日屬鴻雪東耕雪々々曰鴻雪蓋在龍泉寺也
乃使香雨導西行六町有巨刹既燬中庭空濶香雨
曰此名引接寺天台宗子房數十北地名藍數年前
此地三之二燬寺亦鳥有南行二丁西折二町衡盡
處右有列杉即龍泉寺也樓門揭第一關三字皐一
山處書蒼勁不似隱元等黃檗僧殿頗大而燕香雨
先入告主僧出白和尚方浴聞先生臨甚喜既相見
年可四十左右骨滿面白聞廣先生久矣昨日鴻雪
來贪道有事不能接即去蓋在鯖江藩慶詩先生識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二十六　二四

雪瓜和尚余指玉江曰彼亦雪瓜好某未相識滿師
曰雪瓜現住福井孝顯寺即福井侯菩提所三序用和呼
顧責臨貪道明朝赴雪瓜許將為先容余曰幸甚因
波辭既出香雨曰此寺即本多公菩提所有俸邑滿
舟本地之祇而為住職以寸行卓絶也歸以室內多
蚊設榻街上渠傍而坐久之寢

二十日

終日微雨〇午後使玉江訪耕雪不在〇裁呉室氏
範治東馬來及呉家里新太郎來答封之表書漸太

郎名命逆旅主人發之送近作七絕數首於新太郎日申牌耕雪
来介河野治郎衛門相見贈資乃做之太郎八至耕
居又介主人附納四郎左衛門相贈菓子既撤薦佃
雲處來曰某家去此七里餘家贅於此地奥村氏昨
年没其今日來者孤聞先生枉焉即拜趨耕雪又介
越後餘魚川陽巖荷瓢相見曰聞越後地形荷瓢白
集遊賣卿謁淡窓先生矣乃贈金賊無翁泊投寄楮
去雲處稱留話旧戌牌去

二十一日

發輿高橋恭平東〇耕雪東玉江曰某族有新死者
不得俊藏招拜趨請為我謝先生東鄙岩本人小林
清右衛門欲以二十四日招先生使某先容〇使玉
江於耕雪氏而且借書返曰昭雲處彼欲以未牌招
先生於奥村氏〇申牌雲處使僕迎乃孝玉江從之
出取熟路南行東折二丁左見矮檣列屹夾路以東
以南皆士人所居小渠竪劃街北走傍渠南行三丁
右有門入焉乃奥村氏也與處及其姪某年十歲即主人也
醫人皆川文仲増田策意見供酒肴共玉江作書画

又賦〇一律詩藏贈士於上敷浮左衛門來見曰某雲
處孫奥村浪竹義叔池奥村氏祖耶斎即君穿鼻祖
某家頗豐庭引渠水樹陰蒼色頗饒涼趣初些雲處
招一洗塵既而太郎及耕雪来會夜話〇今日始晴
淡甚〇既膝腹痛暮満徹曉不睡

二十二日

使玉江詢安樂全鏑氣散服之午時瘉〇小林清右
衛門來覓〇太郎八雄齋來默〇卯八辭為緩頭〇田
曰請臨敝廬〇栽輿南陵況來〇駿騏[illegible][illegible]步

呈衛淋過盡處流五町蒹葭新蘺湾瀬狼籍萬鼓〇
夜既寢雲處文仲来諏漁戒牌〇牢晴炎蒸甚〇曉
是命主人令羞鼈〇今日

二十三日

戴輿室氏孝也及谷口宗助東併之輿南陵兄東以
淅一封書表仁也名杞之逆旅主人曰二十五日喜樂
過請治之〇為主人作書医人性駒錦谷南部人極
尾治郎兵衛洪都人村上孫治兵右衛門来観遂皆
元游〇申牌太郎八使人來迎乃渡逆旅主人満新

津町陳所左右皆在於所居一貫餘南折出於鐘樓
側南折過松前與町南折西北隅安家即太郎八祗
地耕鶴雅齋既在座太郎八白藤翁方在學館將歸
謂子玉江所書画未畢太郎八父七左衛門歸見耕
西十餘温厚君子也方為本田氏掌伝酒出畫齋東
曰今朝所自親得泪沒置燈中庭之頗廣樹石幽蒼
雲所見伐牌銘曰香雨告隨松潭遊福井乃届微雲
年齢屋布掏東河茂與高等共衛及第喜六東曰此
二東皆為我地吾好請為我先容番兩曰某每布掏
好與彼謀而腹余視無頭取太余曰我不參近乾爵

既與丞我前不可不故乃買救之

二十四日

遣一僧高本七左衛門氏謝白隣室之客出見其某
鑄師村桂尾治郎兵衛之字又曰家姉即小林清右
衛門父立齋妻也日對上總治右衛門渚來見其某
任村國照此五六町外醫人生駒錦谷來見乞序曰
某藏橋窓先生鶴詩欲對之即書亀詩汨午時小林
清右衛門父立齋使轎夫三名來迎耕齋來示在齋

東之曰先生恐不堪午炎請與睡後脱涼上途許之
曰未下牌耕齋至乃出遂玉江一路從初歩過玉高木
祇門外東行三町餘有渠槍閣廣且清耕齋曰府中
舊有城前田又左衛門所居豊太郎城門呼又左即
堤也我本田氏之先隨城而行館渠蓋古城濠也渠
以西士人所居數百家老木蔚然環青遠碧渠東人
家稀疎且水北流名曰野訓來東新開瀬田渡繁盛
承塵町北突起為數丁青松滿頂秀渠河陵名吸盧
山州廣河西下潤布渡舟水淺而膠衆沙仍上轎沙
上轎麻黒數水東西餘步有支流狹而深遊鱗歷然

低瑒堰坡予謂耕右曰貴境故非臨數賀而如幽涼
之地亦見一設楊者可知好事者少於數賀也過田
除數丁右傍山脚左見又家即加國也路遊田埒如
回者數次凡二三十丁路右有小岡萬杉擁麓不間
知神祠至祠前清右衛門亭數僕休為曰某特別後
游遠鄙今歸也杉陰宿邃濃蒼如鍾淨凝岡即古陵
乃環視之別不見隊址而祠後少稍高且張嫣陪自
然岡也行數町卸名横前又數町卸名北卸左見連

岡轎夫曰此周旋廻三里因名三浬山稍々傍岡脚東十餘町村名戸谷清右衛門請先行路左往々見大石及泉村樫尾及數町村名粟田部右有一水涸人家殊陋初謂數十家而繞繞六七町街心有右折渡橋又二三町人家始盡問籃戸轎夫曰凡百餘家余曰而不見一乘屋他皆悟可知溪東南行七八町萠林及東山稍遠皆多樹木蓊蔚蒼翠其下叢人家數平見建墻高壁廈屋潭々乃若本小林氏也清若衛門及五齋（名知僕稱清作）隨叔及精庵（名知譽稱作兵衛）通等出迎

村口邸入其家時日既後府中至此八十餘町向東而微具酒五齋年前六十二三精庵可五十五六皆謹愿執禮甚恭其簇頗渴五齋秀見孝兵衛精庵弟武兵衛五齋簇子出雲妊福井人竹内凌雲（名龍子通稱清平）（祐九治助）屋及舍人數名出謁供酒至月出而撤

二十五日

五齋精庵皆行東將請授數爲講詩〇五齋簇子定友（村人）黒田道宅（號惠齋）來見〇主人庭小渠自外入爲池游魚成羣精齋導巡覧遂出於墻外花草種樓東行數百歩有大廈即精齋家庭極廣長松簇立碧蘚蔽地北窓距山僅一二町山形峭峻如立掌而上垣多松〇夜主人將供酒福井大夫舍人來即避之上樓炎且多蚊五齋精齋來待夜深客去下寢

二十六日

昧爽起欲帶餘而發皆曰天陰恐雨乃復卧〇辰上辭小林氏五齋精庵凌雲清右衛門等送至舍西橋側別余以涼故歩孤生路右溪左田西行四五町渡橋出於粟田部西日熱路也蓋捷三町矣至樫尾

微雨乃上轎至戸谷休見婦人一行數十人皆素衣白裙背負笈余曰健婦勝勇異日有事可以作女兵耕雪曰此名曰鬼女共平人不婚嫁溪土間猺類而非我所謂殲多異即口占一絶

耕雪々　雨止復歩又雨復上轎午前入府中耕雪別去返疊長氏〇碓齋來曰明日請臨太郎八來曰聞巷說云近日英異乗五大舩大第一巨船至江戸地方其長然三百間幅称之如聞閣老鯖江侯羅六子待耕雪不至乃去〇申牌耕雪來會士人答

白瀨右衛門樂爾伊藤久兵衛相見暮去○櫪尾路
郎右衛門來出其兄弟詩集八卷乞點竄○魚屋喜
樂來擾三國人永正寺來成東々曰淇來奉謦欬測
聞先生將過敝境甚喜敝廬雖狹穢請留滯謹寄愚
純堂四遊杖及吾洲不日茅菴約滯留山水依君添秀麗夕陽觀上興倍々喜樂將遂赴
上國乃花寄室氏東曰請爲我見拙荊報平安

二十七日

耕石送乃父明吏栽答永正寺來成東次韻其詩以
寄詩集藏○栽其復還頃公郎來挑騷人○前田

者來見○太郎八來行東條請受教○耕石來鄶國
以山本喜右衛門亨直里相見乞字○館人借余所書
巨幅論詩五古曰我府中老公欲見先生爲大臣所沮故
唯借觀此幅云○中下牌確齋使人迎其家孫園哄
館人通建使館人導玉江一路從圃役有渠界板牆
排之而前蔓草刺腳館人先行返曰主人與諸客候
于玄關宜自前門入乃退出於衛南行東折而北南
郎二町有半也主人及太郎八本田駒三郎答曰瀨
左衛門見少間耕雪至余與玉江作畫畢酒出朝來
雲合而不雨蒸甚至此沛然皆喜然而晴益熱既暮
余不耐蚊邃辭主人曰欲及大阪香處者多自上
國歸未脫旅裝將來論既相見成上牌辭耕雪曰明
日請臨敝別業駒三郎曰明外日請臨敝廬○耕雪
告明發大野乃取枕館人之東嶋爲

二十八日

嘱與陳成東罷入○前田　贈菜子以耕雪來曰
午前請臨泗已下牌一童子來見曰某即耕雪子拙
之勸池家命導先生矣問年曰十三耶答之出玉江

一路從過竹內高木二家而謝南折取生路數町人
稍疏茅舍竹籬有田舍風蓋小吏所居邑而出於野
外東折渡橋復有人家名新瓦坊其東端見高樓出
屋仙之助指之曰敝莊也入門豁然廣北隅一舍蓋
園丁所居其西有圃數畝其東一舍耕雪方在此其
東有池東西二大南北可七八町清且深群魚浮沈
池之北一舍半臨池上入焉耕雪見曰此園總名逍
遙欲定十六勝請撰問逍遙說曰且視壁上聲揭上
橫幅題曰答問壽者詩曰長壽古來人所欲味頗不

改百餘春此抓冊藥延遐算間步逍遙養性真尾書
享保辛亥正月吉日一井鳳梧百十六歳書耕雲曰
近獲此幅故名園矣書画一覧載鳳梧浪華人羅山
先生門人浪華讀書者以鳳梧為稱與耕雲導遊觀
園中池泉有諸花草迷離獨柳亭々即名柳渚々東
地坦有小溝西流入池有二石橋溝北雜木陰森溝
南池廣樹稀西性々有茂樹童陰潜氣清爽東南隅
崇土丈餘遶壁墻外樹林映帯内有秧田茅屋數椽
即名望遠處池南聚石築岡高數丈傍有長榭即名

榭岡池西空地數畝將築樓以觀東方諸山即名翠
樓而臨池之舍名魚樂池名涵碧是園中六勝也園
外更有六勝一曰離岳積雪有異位相距里餘二曰蘆
山夜雲有艮位相距三丁許三曰帆村夕照相距數
丁四曰日谿渡舟相距一丁五曰龍潭杉月日谿支
流也相距六町六曰東林暮雨相五町帆村以下皆在
震位余既定勝名耕雲曰願繫以一絶過午未食飢
甚方食本田駒之助父九郎左衛門来見曰聞豚児
請臨而見許敢謝之曰某曾仕主公室老而罷今間

人也顧学館人使女僮来曰本保縣吏二人来欲相見
請歸耕雲曰其一少高橋三藏也某所善請招之乃
使一治歸迎之一治導菊田喜六至余曰別来十五
六年不復識君面甚矣我衰也喜六贈茶二苞曰高
橋三藏与其至寶館意欲明后迎先生故爲謁請之
也然聞先生游此莊恐妨高會不敢来猶在逆旅余
告明日有九郎左衛門之約喜六曰三藏將出巡境
唯有一日之間難復期他日耕雲聞之与九郎左衛
門謀九郎左衛門曰某則常閒不必限明日唯先生

意耕雲乃使人迎三藏至三藏年可五十七八温厚
長者贈肴約明日相過已而雨甚乃置榻樹陰而歓
九郎左衛門父子確齋太郎八谷口瀬右衛門皆川
文仲山本平三郎大阪灊香處等皆會闔十二勝分賦
之日促返觀魚亭喜六三藏先酉下牌衆若吟未休
予不堪鼓先辞主人僕從自橋西取生路西行出於
本街北行七八丁歸逆旅卩渡邉順八郎東館人送
家信投之有室氏本月六日東及俊治東馬郁太郎
東又有劉三郎東趣中高風所發東副以越高岡人

棚田屋甚右衛門金子在中東東馬東曰者三遂先
生至大津逆欵病帰三郎東曰高岡國學者五十嵐
某著伊勢物語披雲抄棚田屋甚右衛門曰僕乞先
生序請許之
二十九日
村上彌治右衛門從耕雲来乞字○高田國洲携須
鯖江人須子管治（号仙石）来見曰某方寓本保聞先生
將臨彼地故来謁○午後耕雲来導游本保玉江一
治從祔取熟路西行三町北折為生路逶西行三四

町人家盡秧田夾路又數町行潦侵路踏草而過頗
困一水北流渡石橋長七八間水深而淵岸樹蒙蔚
路忽左忽右四山向背十歩一変路纔多小石河野
治郎右衛門僕候渡二石橋入本保渠流泱々老樹
蔽上人家隠不多見大度三四皆河野氏也中央即
治郎右衛門宅也主人出迎入室其庭窪樹重陰苔
色接池無風而凉余贈主人書扇及川茗主人導西
北行一町餘有懸署入門茅茨五六皆胥吏所居閭
菊田喜六贈五色箋至高橋三藏氏客既満座或圍
棋三藏及其二子龍三郎（号秋水）數馬（号峯）想見京師畫
王鳳洲福井人正玄五三郎（号曙覧）江户桃師春湖府
中人押田屋久兵衛（号沐平）土人河野恭齋（号雨軒）河野
桑左衛門（号山蓋）河野輔公（号竹雅）森茂兵衛（号且衆）皆通
名相見余贈主以菓子書扇及川茗既鯖江士人益
子勤左衛門号魯山即管治能兄曾我三郎左衛門
嚢哉嫺甚談坐皆悉書画率無人導余自庭出墻外
觀蓮塘素質擾入田間浮蘋缺交讓黄掩冉猶從墻
西行百餘坤位上山自間起峭而秋如現注以白此

出高僅四五丈而見黒外以傍無附緣也人之
主聚領如是遂座酒出有盛饌日没畏蚊而辭治郎
右衛門從其室脱袴羽織而出初耕雲送其樸取
鞍故易趣行潦入衛過久兵衛氏乞水主人来迎其
妻見耕雲送至逆旅其舍人来接渡過頃八郎昨朝
袾曰盈雲至聞先萬福甚慰懐憂君将以七月十
申自江户至其前後日士人皆紛紛顧來月三四日
臨莫若速也大阪来信既嬌本保河野氏送上想昨
今既達矣耕雲曰駒三郎欲以來月綱相招亦曰明

日以往顧来寫撒草

晦

押田屋久兵衛来請押昨日所作書画印○午後耕雪使仙之助来迎乃来装未畢余先従仙之助至逍遥園申牌玉江一治至耕雪舎人屢往返移装○太郎八来訪○山本龍次郎来訪○園間寂且涼甚愜我意耕雪父子終日陪侍不惰余感其○亥牌耕雪父子去余宿鰷魚亭玉江一治宿別舎

七月朔

耕雪父子来如昨○園丁夫妻及女皆倥偬左右奔走無所不到余大感耕雪之厚○今日始作書数十紙○午後耕雪舎人来告本田氏使人来促乃与玉江一治従耕雪至其家其妻見雇侍召理髪日既昃一治未理髪余与玉江先至本田氏（家在雄齋氏東南一丁外）主人父子雄齋太郎八瀬右衛門香慶等見少間耕雪一治至主人庭引渠作池樹石幽邃饒山林趣皆分韻即事余得還字作一絶優游中歳挂冠還書塞幽深似在山士子何人不相羨君無清福又無閒主人乃以清閒名其居日没將辭而下侍耕雪家送而具醫人石田園庵来見戊上牌返耕雪氏耕雪使其舎人送帰逍遥園○今夕路帰使一治之長安衛氏問桯尾治郎兵衛所乞書様不在

二日

終日作書○山本龍次郎来贈菓子○小林立齋来訪贈酒○雄齋太郎八駒三郎来○耕雪父子如昨○暮与一治歩渓上看漲不堪蚊走帰○朝未霽而暑燠蒸甚酉牌暴雨傾盆雷電交發謂不久必晴

也而徹暁不止始悟北国氣候異○夜耕雪使人来告將与立齋来既而以雷甚止招玉江去

三日

耕雪父子来如例立齋来告別贐金一両○雨勢未休出観渓流澎湃十倍昨日○先是河野治郎右衛門曰耕雪告曰渡辺順八郎竭其豫報先生遊大野之期請三日前報我今日耕雪与余謀報初日發此地明日至大野○為耕雪賦逍遥園十二景及贈詩（皆載集）○黄昏耕雪招雄齋太郎八以下諸子聴余講詩文既

而飲立齋所贈酒

四日

河野次郎右衛門與且來來皆贈菓儀。作字如昨。日香雨來贈潤筆。竹内清華（注：立）齋來送金百疋。曰某欲受教請記賦名。第子薄中不贈金。當來修行。叱存。又曰先生到福井之日請宿敝廬。其通稱九屋次助。拄木田辻坊云々。即載吾東附耕雪。太郎八來。玉江曰今日満舟和尚欲迎先生及諸子。未牌某辞趣而奉導。申牌太郎八來。次郎右衛門且來擁在座。乃同出。耕雪及玉江一治從。次郎右衛門且來別。途遇駒三郎。請從至寺。確齋香處頼左衛門在座。和尚供酒。皆賦詩。或作書画。余得一絶。秋暑尤煩（苦汗衣不）暫執偶來蕭寺裡。剩有（竹風寒）。既而步出牆外竹林園。繞蝉聲沸噪。日没。和尚曰今夕敝房有施餓鬼會。貪道以有客為名。姑避香花之臭耳。請負去。余窃出窺會衆。僧梵唄頗悠然。參者寥寥。加燈火鄰闇。余退謂從者曰。鬼氣不可近也。戌牌同衆出。雨下。與太郎八同傘。傘至其家。耕雪追至。太郎八父及祖母見。供酒。亥下

下牌歸。適建圖。午前雨。姑歇。人相賀。既而陰雨如初。

五日

耕雪夫妻子皆來。余以耕雪厚情、大（贈）平紙所書論詩一百二十韻曰。僕從來作書吳旁千此。故贈表寸衷。耕雪悅。先是余使玉江一次償香雨氏敝費（金一兩餘）。香雨不受。曰松井君既賜矣。乃償耕雪。耕雪曰某初欲留先生于我別業。恐不便他人來訪。故暫借長兵衛氏後土（人）易就而後移先生耳。敢使先生費乎。故有此贈。菊田喜六來。贈金二百疋。又以高橋三藏旨贈金二百疋。又贈從者有差。耕雪介三國人宮腰屋五郎兵衛弟喜作山本里莫子里靜相見（里靜通稱）喜右衛門。里靜以其父及村上爾次右衛門旨贈潤筆金若干。谷口瀨左衛門前田某山本龍次郎來別。龍泉寺満舟和尚（號沆雪）使僧源超來謝。贈金及葛麵。高木太郎八本多駒三郎山内確齋大坂香處來別。耕雪設別酒。皆賦詩。余作五絶。（此國留七日。臨別豈無情。顧諾庭中）樹明春或續（盟）。夜深散。今日贈茶料金百疋于香雨

六日
夜来見星比明微雨明平雲烈熱甚○予一治會計
前月十八日後所獲潤筆金若干○耕雪使僮来曰
請臨敝盧而發の昨日與耕石雪議分歇物而爲耕
雪々々將以中元後訪余於三國又將使國丁今邸
一郎兵衛送余於大野今朝借耕雪舎人托香雨氏
諸具已而爆玉江默撿其數而致之已牌從耕雪僮
而辭適逢國今邸氏妻及女送出門而別遇青木仙
斎曰聞先生將發故蒼黄来願留書一幅而去乃送

一治取文具仙斎導入一家曰敝盧也將供飲食固
辭而出至耕雪氏耕雪夫妻既糞掃昌去晩覧在座
一治玉江至乃爲仙斎作書仙斎贈潤筆若干去主
人供飯既而爲其妻及舎人強兵衛作書画晩覧去
太郎八来主人曰今夕先生所宿僅三里也且徐々
乃比眠比覺確斎至適一治於香雨氏賜其婢四人
金二朱主人爲余具轎乃就驛長氏發夫三名未下
牌導一治七郎兵衛後從耕雪夫子太郎八及玉江
送余過香雨氏告別其父見曰新族中有病死者故

不得豕兒株府中街口自此爲生路直北行秧田夾
路十町許有邸名抑原頼左衛門駒三郎龍次郎已
有路左茶店而遅店挂条酒請咯林公詩盡士人送
別處衆出行厨開觴酬余辭上輪轎衆依々從来大
七町有川北流即日野谿下流水深而廣可四五十
間舟通三國港云〔港在餘外〕十余出轎辭衆乃止獨駒三
郎從渡即横大縆空中舟子二人攀之而以進行者
前岸人家數十百所謂白鬼女也回顧衆猶佇立余
賊淇厚又大七町至上鯖江驛一郎兵衛既先来具

役夫以候上鯖江入家五六十皆矮陋又五六町入
鯖江即間老間部侯治所初謂少繁華而街衢蕭條
轎夫曰此地不當府中大野十之一人家僅百十而
已而士家之多五倍商家駒三郎指街北口曰彼名
淨照寺越前五本寺之一也駒三郎別鯖江地高蓋
虎岡者左右皆有平岡皆烟逈街西地低又有村名
長泉寺又十餘町入水落驛命役夫如例又數丁人家
斷續名愛村蓋有神龍也又十餘町村名江尾又數
町地名三十八社時日没黄昏後至淺水驛今日行

程三里向東北初出府中艮方見青山奇峰究忽至
此正相對路距山可二十町許其間相距二十町許
水田相接不人家田分境處少環以大至西北山趺
際天村落悉有樹間疎而不斷一多蚊處

七日

丑牌館入報飯既熟役夫將來乃起然不耐蚊在廚
內食寅下牌上途二三町人家盡渡板橋有岐左者
赴福井廣而理右者赴大野狹而纖曲折出於田際
昨夜過雨濘深轎夫大苦凡十三四町天明村名今

村又數町村名大泥又十餘町村名半田又十餘町
村名大田使一郎兵衛先赴前驛路右有祠群木圍
繞又十餘町村名徳光村東有祠林右折穿林中數
町左折自初出淺水帶傍渠流至此水廣或見菰蒲
南山如屏風相距數町而不近而忽近東山々根渠
頗廣且急北折溯渠數町人夾渠南風激渠上所到
比然時見一二大廈即東御驛也淺水至此百二十
町而歸二里轎夫曰淺水以東數千頃恒晴不涸恒
雨不溢天下良田也入驛長氏驛長曰大野侯將以

數日後過此地今日彼官先過故驛無現夫以公係
縣令之吏故發雇數夫也東行四間七八町路傍槿
花相接溝水盈々村名河原脇側盡蔭樹而之二三
町一水北流廣可四五十間勢頗急深轎夫曰下流
二里至福井有通船來往三國港也余船而渡前岸
人家四五地名前場右溪右山南行稍上不陰滿地
草秋不堪深見木皆胡桃也路屢上屢下下輒瀕溪
々側巨石屋立瀨声鏘然白波素沫忽而溢滿油艇
道左絶壁二十餘尋瀑布挂之觸岸頭折者三齊瀉

花横飛數十尺瀑前高木繁柯不見日影奇寒栗肌
行數町風絶入大熱村名高田又十餘町澤名大窪
初使一郎兵衛先行命夫具食入驛長氏一郎兵衛
見曰此地無肴唯命醃蔬矣既主人置醃蔬盒上出
余問君未命飯乎一郎兵衛曰既命蔬未雖未命彼
將供之余曰有是乎子之迂也夫命肴雖不命飯供
之例也若唯命蔬彼將謂我有飯故爾既而果然主
人強分家人所食々畢盡將改炊余曰待飯熟日少
晚乃發十四五町路穿嵓間而通左有小溪西流入

大渓地名瀬口渡橋又十餘町地名品瀬又十餘町自前陂以東路随谿周旋至此路直北折與谿別有小谿南流渊之谿際多竹沙步平坦水浅而清有村百户休路左店食刹橇直貴不譲上國沿路男婦理路将近矣駕鉄路傍草鋤痕輒有泉金出自成行沈合而成溝湯々然乃悟地多水脉路稍上五六丁至頂名峠下瞰大野平原数千萬頃高峰四周其外皆峻極天余曰大野提封四萬石然氣状雄闊頗似駐藩蓋地廣人寡也下七八町平地路廣然多小石夾

甚将使一治先行報渡邊順八郎一治飢且疲不能疾步乃遣一郎兵衛偉二三里步合順八郎及与右衛門出迎四五町至街端右路有寺入為順八郎出所携酒肴而飲使一郎兵衛從轎夫先趋客館順八郎曰春来報先生将来於寡君於東都寡君命擇市中尤華麗而廣而涼之民館先生為館主尾崎周右衛門商估中望族也余曰某敢當賓禮請為我辭来牌入大野曲折過街上所到街心有渠一如府中七八町入尾崎氏自浅水至此八里向東南○館主人見年三十左右病足不能跪坐布川源兵衛日相識○儒官横田權藏来見○赤尾小兵衛来見○順八郎以公命賜酒衆夜散

八日

昧爽載與耕雪泉附一郎兵衛東曰貴轎初約附今村吏返之然以大野侯帰藩之故駅亭之役夫吏毎駅命夫而去恐費二三日僕欲更借轎二十日至福井後返之願許之云云一郎兵衛展牌上達乃臨金二朱ゟ順八郎及其子剛藏横田權藏布川源兵衛

矢田与三右衛門来初将遣一治於内山七郎右衛門順八郎二家贈土物与三郎右衛門曰二君居城内有門呵禁他邦人乃止於是使一治送順八郎至其家贈博多織帯一條及天紅紙二百葉○贈與三右衛門金城小虎画各一及昆布一筐周右衛門源兵衛余書扇各二柄○七郎右衛門使人来致室氏本月朔東二通蓋急遽喜楽恨華吸路自福井送之七郎右衛門也室氏東曰吾兵衛喜致公六月二十四日東中一喜楽至須飲之之語妻不識喜兵衛喜

樂是一人也匆々過之既而悟之顧爲妾謝又曰既
裁本東後京師家里氏所送公六月中自東至又曰
數日前數賀人來致公六月十六日東登時附其人
回東中封日記故不復贅又曰範治孝之助津田六
藏谷口惣助及東馬東送上云云範治東曰池田明
府至浪華某見爲明府曰孝之助猶少卿宜速歸教
讀書生也佐藤庸藏得讀將止。吏爲醫某本薦庸藏
故惶懼謝罪某自京師方寓府内鄉將以數日核案
船歸御範治東不裁明府何故至浪花也疑謂城代

龜山侯賀大君即位矣也東曰嗣母望範治歸甚矣
諸從之大人所送金三十兩兒嚆之源兵衛今呈證
恭六藏東曰家翁孫壽（謂呉校亭）遺愛羽織一謹呈云云
室（氏羽織）送惣助東曰貴東至初知公在前府中敢賀萬
福寄南陝君之尊東敢送發木戸惣輔東一通送上
又曰京師娛力平塚木村草間諸子皆得謹惑自利
蓋座諸儒件也惣助東曰寡君至浪華得先生所送
命保命甚喜使某謝曰明秋我將過此地願先生在
家東馬東同室氏○与三右衛門贈本直酒ク順八
郎權藏又來○腹痛甚買藥調之○夜与三右衛門
來勸散步以病辭○昨日雷雨云必得晴而朝來大
雨既晴熱甚○周右衛門妻（妹）保兵衛及其族尾崎藤
右衛門

九日

昨日順八郎曰七郎右衛門方取執政職務缺庠須
晨訪之今日辰上牌使尾崎氏舍人導而出一沿及
一僮從西行街上二町南折一町西折有渠石橋架
之有門使導者告袍閣而入門内士大所居左有孚

校名明倫館西行一町半有濠隔芈石壘嶄然蓋濠
西爲内郭左渠北行二町七郎右衛門氏在焉相見
贈博多片縞及川茗葛麪出右濠南行二町餘西折
出一門一水北流入濠水淺無岸數泗穿樹下而走
濠稍大老樹薈上意盎然路左第一家乃順八郎氏
主人出迎入室其庭有二泓清泉噴起濺々東流橫
木作瀨魚上輒有敝庭以泉起暢樹茗滋主人曰此
地隨處泉涌蘆葦叢生先師始賜之闢田作圃矣掬
冷不可嗽余曰君士人而農居赵郭居而山意一清

福也已下牌逐路遇一人曰某在大野屋七兵衛氏
屡謂左右美明将發於浪華先生有東見附余曰幸
甚○裁答室氏範治孝也役治東馬東既而使館主
人役之使浪華者○爲主人書扇（大野揮灑自今日始故記）○未
下牌順八郎父子権藏其三右衛門来曰我郷多大
野即所以名不出野無以為游且野歩乃從出東行
街上一丁南折数町東折数町南折街盡地高畝桑
麻蔚然路多小石右見古木数行順八郎曰是名篠
座二郡宗祠也更南行漆林夾路順八郎曰此新闢

而種此樹既見鋸痕因問一樹所生漆幾何直幾何
然無識之者又数町人家四五其南即平野外有樹
林内一延袤可十町坦如砥唯有短草不見樹木順
八郎曰此地無水故不得闢田人家鑿井水在五六
尺之下古来運引水工夫者多然終設良策余曰此
地黒壌無石白草繁美知其宜樹藝奚疑也且東向
荒嶋嶺南面岐南峰西面飯降山皆高峻爲尋奇状
雄後而后其中央地形端正固宜建國都是然今抵
草創之時勢雖新作都邑且建三策一曰荒嶋諸山

必多水宜架木筧于空際分水如西宮近郡雄戸例
也彼一家之力猶能引七八町外之水此一藩之力
相石穏又不難也而諸山去此不過三四十町併雄
戸小屋之産瓶可雜也何遅疑有之二曰此地水在
七八尺下非無水脈宜使晰地脈者鑑定有水處多
聚薪燃之火者氷之亂也水其感應必矣三百不必
列氷唯宜種上圃杉苗数十萬本也我聞土之黒色
於而無石者宜杉或樗鵠二物之利勝穀亦未可知
也西行源上大七町豊饒後人出声如漓曲折数百

歩忽出於入家庭上竹木匝四顧無隣余曰眞隠
者也順八郎曰此村家断續此則第一家也渇甚就
居乞水清冽無比余曰有水無是宜以建邑何不請
晰地脈又数十歩也得大道随地見泓池余曰原至
此不見二三歩下處而水縦横脈無[illegible]未知有水處
也北行四五町近篠座林左見池及平野順八郎曰
此野舊廣稍犂爲田餘奥幾也源兵衛出迎入林有
冥泉焉鑿木如井泉溢其中而傍注下流成渠大野
地割還如是盡高山四合多泉脈也西行林中数百

步有祠右見池祠庭坦而廣源兵衛設席地以俟就
爲出行廚飲食順八郎豫命源兵衛俟於此去時日
既沒點燭無風而凉既東北行林中猶有滌順八郎
僕員余數百步左又有流泉順八郎曰此名本願寺
泉昔本願寺僧徙所任大野街心渠即此下流也隨
流二三町入街西下返館衆送至久去去

十日

昨夜主人曰使家僮致貴於使浪華者不賠其人而
返明日須問發否也今朝問果不發蓋明外日也酒
與三右衛門來介廣瀨敬藏者相見行束脩請受教
順八郎來權藏來出棋乞正○與主人圍棋○源兵
衛藤右衛門小兵衛來乞字未下牌大野侯還城西
牌午主人散步街上東南行數町有寺名寺坊小渠
北流溯之南行一二町有池廣數畝洌泉湧出枝臨
池家借北畔軒踞爲波泉飲之池北有祠犀板列立
杉頂忽聞吠喝之声主人曰蒼鷺也此地陰凉土人
夏游之境近蒼鷺樸樹蕃育其族而灑糞人頭以地
禁剎生不得捕之幽人遂現歸路西行過与三右衛

門戶外聞之与三右衛門從出觀織奉書紬者小婦
三人方列三機忘不機大於平日所見梭声甚急到
處兒女成群踏舞所謂盆踊也戌牌歸

十一日

主人報使致貨及府中者乃我与高橋恭平附爲東
曰旨者家信報既発回東於西邊氏保然未至也請
問之西邊子我有与彼人東顧轉至又使一治作耕
雪与東々曰前日我師所贈巨幅公家若無挂處我
有書屏風一雙模之亦可唯命○内山七郎右衛門
子介輔來見○權藏送餅○晩順八郎來主人供酒
既徹權藏來設榻庭上話戌牌去

十二日

七郎右衛門贈高餅○与三右衛門介松原喜作者
廣瀨藏兄敬相見行束脩請受教○源兵衛等來爲作書
數十紙○晩順八郎携鷺來命主人宰之供而共食
夜去○午前頗熱午後忽曇風烈比晩微凉如八九
月候○丑牌腹痛比明暴瀉二行食後多飲水且暴
冷故爾

十三日
順八郎来○腹痛甚服當藥○源兵衛贈温飩○夜
順八郎來貸越前國誌○呉三右衛門廣瀬敬藏来
○入梅之後殆四旬今日始快晴殊涼

安政七月十四日

服硝黄丸暴瀉三行頗委頓○順八郎来授菓儀金二百疋白此學館生八人（内山介輔田邨譲藏鈴木準次中井哲仙渡邉追卿）（藏山崎譲平井於作西川貫藏）所呈○敬藏来乞字順八郎復来介医人中井岱輔相見診余病曰血巡環失宜豊於胞腹而歘於手足宜使蛭吮下部○順八郎曰明日下牌請臨演武場觀調練○郷藏来○午前涼如昨日午後復熱夜又殊涼

十五日

昧爽赴主人使其舍人赴詩侍詔至理髮○卯下牌順八郎来導出一治及主人周右衛門西行至城濠道載濠西通有門無扉闌内石壘四圍往々見古木北折右壘而行數百步左有廨舍即演武場也胡服者數人立舍外既入舍内數百人或立或箕踞排而前廨下別有壁布席屡就焉坐内山介輔及權藏見皆既急裝袴袖舍前空地東西可百間南北二十四五間四邊崇土如陴南接城山山不甚高而萬木叢莪濃翠如滴山南連岡如帶直到欲降嶺密樹蔚葱

城山樹横木如門蓋神祠也場之西北隅設帳即公所莅稍久數人立場中傳令手銃出者可百二十人横列一行西面北上皆背負韋製硝函或帽或笠人々服不同然皆依西洋様傳令者亦胡言有時用一字邦言忽聞鼓聲鼓以真鍮作胴声頗惨楚雙鼓齊拊隊北旋而西進奉足有節疾徐唯令比至場中間世子出傳令年十二居借如成人令曰改（所謂一字邦言）衆檢銃理大槊竪一行而五隊每隊二十八人一人居首衆唯其所作之視既而至南隅横列一行令出

（予不解胡語故唯用令字）五隊皆立以序放銃每人二放硝烟横樹声震山谷令出隊南旋而東進一周場中至南隅復放銃如初畢東進令出分作五行又一周至南隅南進每人放銃無算一行畢一行進悉畢又一周至中間令曰改皆檢銃而退几進必用鼓既而有別隊復出場其人數及儀不異初畢時既巳下牌也又有別隊將出場順八郎曰再則可矣乃辭去順八郎自衆中呼一人出見曰是今日教師也出廨北行墻行墻外有巨椋蓋千年外物左有濠々内即城也星上

設墻楼櫓数所整而浄然甚隘数百歩濠畢左右皆
士人居左者半枕城山二丁許北有杉林道自林前
東折有門南折右濠而行濠有表裏是表濠也一二丁過内山
氏門外周右衛門曰且観義景公墓遂南行左有繖
流右則人家東折又南折人家盡出於田除濡水縦
横塁々岸共草樹連頂八郎曰此地古大澤也北接
城山麓百年来稍々闢作稲田然蘆葦叢生其所居
即一隅也渡小橋浅倉義景墓在路南延袤可二十
歩群木簇立碧蘚満地中夫聚石高数尺而立墓石

北碣刻朝倉義景公墓六字前設揭燈籠處香花不
絶側有一碑文政中儒人某製文洋々数百言若蝕
不明頃八郎曰此地朝倉氏遺臣某之有也故奈茍
義景優柔不決終至滅亡我趣到今謂群議不決曰
義景評定云余曰昨日閲趣前國誌載義景五律一
首白雲巡嶺渓緑水倚渓長佳安渾元乞詠歌序仰商黄華浦子席紅葉裕生編吏弄春秋得悠然對
夕陽題曰臨時曲水及歌一首花卯賀須昔於斟天山水能一葉於佐曽不狀衆壽々志機題
曰早涼至頗似觧風雅者盡其遺愛在民也又曰凡墓
必書前何州大守何々院殿何々大居士是獨書其

諱以失且然義景二字恰然謚也我邦武人昧禮不
足怪也是反足却見其眞樸出當時矣嘗恠劉曜罕
石諱獻容而謚文獻胡人不知諱故然乎墓四面皆
謹獨此方有略約墓西相距数丁乃建碉也高僅数
丈萬松冠頂亦一勝地帰取生路衛東北行二三丁
入熱路○医人中井元仙者者来訪曰家兄高井元
春十四巻年前首同頃八郎謁先生矣○末下闢頃
八郎權蔵来乃録近製七律一首五律二首詩集戴贈
二子又報贈東儀者書扇及川茗海人一包一柄二

子及周右衛門導至哄之右衛門氏一治延源兵衛
元仙及主人族若親古宮澤由左衛門布川長兵衛
澤田儀三郎久保喜右衛門松田莊右衛門出見主
人室外菴朴内頗華潔供酒肴飯日没頃八郎以下
導出西行過頃八郎門外更西行濠益濶夜烟自水
面起月照又奄冉如紗路左皆士人居樹竹蕭疎自
覚情涼一丁餘濠俎盡處有橋北通橋下立柵水声
淙然濠沟一家燈影在水幽涼無比頃八郎曰枕閣
所余曰古人不鮮枕閣今人所雖然有如是好家居

亦不雜也橋西更有一水合而北流列樹夾爲隊之
東南有稻田順八郎曰田間月又佳乃從之溯北流
水數百步有行除其僕從余有橋立其四望月色如
隔溝對諸山似高平日余曰雨兆也順八郎曰此水
雖頗深直通三國可以通漕然土人未解故聞過海
颿開之理故未行也收過順八郎氏請水元仙權藏
送舍西街上方有踏歌殆不得過由右衛門獨送至
館話久去時亥下牌也○比明月食甚雷急雨晦暝
每甚

十六日

順八郎拉其弟池田譯治來見曰曾謁浪華矣○遣
於與三右衛門氏謝○玉江東送家信曰是歲賀人
所携收高橋恭平送之被封有室氏範治俊治東馬
六月二十五日東及孝也確藏東室氏東曰妻及二
兒皆病然既愈矣以爲念範治東曰鄉信至報林妻
不安於室屢欲歸寧故林外勸其速歸其將以七夕
前後上船孝也東曰新婦無他事狀唯以其家未遑
衣篋欲歸促之耳大人莫深念兒勸範治速歸其早

有室而已是嗣母之意請大人亦勸之○高井元春
來贈鳥餅○中井代助東（末）○源兵衛來請字○平井
扶作者來見○尾崎藤右衛門小兵衛與三右衛門
等來訪○朝來大雨辰牌晴黄昏前微雨夜全晴月
色清亮涼如九十月門外踏歌者十倍昨夜觀久而
寢歌聲徹曉

十七日

久保喜右衛門來曰今朝從由左衛門而謁新之助
者某長子也某妾即布川源兵衛○田部謙藏來見

○裁答玉江東及寺耕雲高橋恭平東合封之外書
松井大右衛門名喬之主人詩（松耕雲）一首寄○源兵衛來
曰今日請臨○木下牌順八郎來將共赴源兵衛氏
○廣瀨敬藏及其兄廣瀨與三右衛門松原喜作來
與三右衛門行來脩喜作贈菓子三子曰先生有行
色明日復謁又曰某所住有東南一里外曰塚原有
曠野小邱高一二文者數千簇土俗謂邱曰塚非葬
人處地隸飛驒高山○至源兵衛氏一治周右衛門
從源兵衛及其妻（族）父布川長四郎隣家川端甚右衛

門見與三右衛門喜右衛門等在座既而酒出有盛
饌酣與順八郎下庭步至後圃樹蔭繁茂縱横數百
步源兵衛尾來曰某近買北圃墅二十二間横四間
半稱曰百坪眞二百金洪税金四斗○嘗前見南二倉
所在地廣半爲而直三百金以無税也順八郎曰本
地雖僻陋田宅直貴如此先生具想其故予曰繁華
哉不堪故收座烟出而徹話久之歸

十八日

廣瀬與三右衛門兄弟藤右衛門矢田與三右衛門

等來乞字既而廣瀬兄弟勸遊賀（加）賀白山曰某請導
余曰且與渡邊氏謀○未下牌同右衛門導東南行
四五丁（所經過座阪路）路左有祠喬木環匝祠庭極濶中
央設角抵場四面假阜板以禁闌入缺一方横細脊
爲觀者出錢買符而後許入隨意設席初就壁上有
蒼髥冀鴻一治等頭上皆驚噪擲居既而復然又換
居廣瀬兄弟由左衛門等來同席角抵者皆矮弱僅
勝常人不當上國人下中也行司一人立場鑑定勝（負名謂行司）
屢抵扇呼曰此肆本立在修復祠宇請諸君獻貲黃

昏畢乃吸初換晴傘同右衛門僕々掃之墻而忘收
走往索之不獲○由左衛門贈蜀糕○順八郎來乃
議去函余曰白山之遊往返費八九日何如順八郎
曰然則先生以同姓之故遊廣瀬氏亦可平井芳作
來

十九日

卯牌余欲乘涼游友東村廣瀬氏遣同右衛門拎轂
藏兄弟逆旅謀皆來見曰今日猶有事請明日昧爽
臨○由左衛門來約明日同遊○順八郎來償癸丑

甲寅隨阿墨利加使節彼理來我浦賀下田英吉利
魯人某所著日本行紀十三冊述我邦風土頗詳原
書藏鮫府此係翻譯○喜右衛門來乞字○夜既食
主人告有鮮香魚乃復炙食未徹權藏來約明日遊
○矢田與三右衛門來約明日同游○源兵衛來

二十日

寅牌起主人蓐食天明與一治主人上途一僕從訪
成齋即矢田與三（右衛門也）則既裝候訪由左衛門由左衛門
導取熟治東南行三四町街將盡處左有稲田祠路

自祠前逾南折入於田際左見建墻高廈由左衛門曰徹藩鑄廠也路狹多石屢遇行潦又多溝洫秋花叢涯紅紫迷離漫羃殆無數溝尤大者曰綠川渡獨木橋路左田間連山突起高二三町綿繞斷續皆廈垣類寺或曰左衛門指之曰彼名城山足利高經所住高經子義將稱斯波所謂武衛也世在京師任職故其臣朝倉等擅國政遂至代之終始傍溝頗虢虢凡三十餘丁至汝萬村口有祠灌木蔚蔥忽聞鳥語宛轉皆曰禽有春聲可怪取捷徑出於廣瀨武蔚廢歔頗闊流水洽々兵三右衛門兄弟三人見始坐觀彼庭鑿池築山樹木蕭疎敞而涼西北諸山聳青秀綠余曰不必須他供給唯此既足也賦一絕贈主人

天涯不料有同宗拈飲何禁禮意濃他日莫忘來往義浪華江上又相逢

由左衛門弟九左衛門追至敬藏曰欲晚涼奉導觀塚原遂宿家兄喜作氏何如余從曰幸甚喜作先去權藏至曰某勢細矣欲為先生獲活潑香魚一治聞之而出久不返乃使敬藏導追之成齋從出北折路於田際行潦及石比初更多敬藏僂負余五町許出於溪上溪名真

奈幡可二十四五間包而陡而清往々見深碧處泊照涯石奇矣如猥偶見一老夫柳陰鋸巨林就問不見漁者年答曰尚者無士人投而溯止流溪敬藏落溪老夫出指處敬藏席勸坐余曰亦深處言未畢群蚋螫癌乃呼敬藏無汲權藏既在室曰不見片鱗歸而無功既食皆午睡中上牌將觀塚原主人為余具轎權藏用右衛門別去餘皆從復至溪上余與敬藏從上流衆從下流水浸橋底既上前涯行沙上百餘步有絕岸無路衆攀樹根止敬藏獨僕負余復涉溪而覩檣兩樹（兩樹見前）闊數百步又上僕背而渡溪前涯有徽流入溪處其側地勢紆緩就焉上數十步灌莽夾路土黑多石行高行低三四丁出於曠原所謂塚原也小岡如陵如廈屋如馬鬣封如堤墩塢坡者不知其幾千皆頂有石大者亘四丈土肥草蓄低窪處往々見稻田敬藏曰水自湧出別不引渠也行五六町子衆會皆此地多狼又有狐蠱人俗云塚原徑千際狐一匹矣不迷者余初謂塚必人造如伯州倉吉所見也豈圖悉自然也甚乎藏物好奇因疑洪荒余

荒島經岳諸山震壊土流至此而止也何乃塚上必
有石而石輕脆似經火者吾甞過信州淺間甚土石
之狀酷肖焉且荒島諸山半腹以下坦迤有似崩隤
慶蓋古噴火山經一大震而火勢衰者本邦謂震武
土荒可以併考也衆曰先生之言莫疑也我先儒者
亦有言地震說者余曰此水草甚佳宜牧馬或種梅
若杉也言未畢見馬牛紛々過衆曰此地雖曠漠不
能興利以其儲道隸及福井奇山勝山諸侯之有民
心不一也喜作來迎北行十餘町有大塚俗呼大名
塚高數丈而平數百步上其頂設席開行廚地屬荒
島西北相去不過二三十町荒島北經岳南岐南諸
山綿亘如屏皆高峻荒島不減勢州油布彦山而岐
南更高一層余曰我所見未曾有如是野廣山高者
也衆曰經岳北即白山、高枕富岳此諸山皆其支脉
也時將没翠嵐赤霞漲浸谷諸山倏明忽晦變幻萬
狀既而黯然無見乃趣去猶過塚間十四五町有横
松林入谷路始廣稍有人家小溝縱横又二三丁入
土村村入喜作紙石墻繚繞大木數十圍不問知其

古家也庭引渠水𨥉石淙然口占一絶似主人秋暑褪衣
汗不乾相迎十里夕陽殘入門先忘庭中苔泉水淙然滿耳淙然泉水寒主人壽叔五郎
兵衞見供酒話至夜牌處ロ大野壓至友兼一里餘向
東南友兼至上打四十餘丁向北

二十一日

周右衛門來邀ロ為主人作書畫數幅ロ朝來欲雨
不雨益甚未下牌衆午睡未覺乃遁起之曰主人不
當促客去客將自去也主人為余具轎丁夫亦集余
欲觀御所五郎丸墓使主人導衆皆請從飯來路至
御端西折右有小溢湖二百步許經右古松三株交
以雜木中開闢通百餘步平地可十坪聚圍石數百
千高可三尺中央置一石頗大形如甕甕上置二層
小石塔古甚不見文字其側一名石徒而五亦苔封不見
文字喜作曰此地即五郎丸莊園到今官免租稅塚
原中有微平處縱橫數百步俗傳五郎丸館址余曰
五郎丸補時宗人ロ所膾炙然其他事業無聞古人
往々以一朝之勞傳名千秋今則雖哉返故路雨下
留侯轎亦至雨歇步過松林出於塚原轎夫及喜作

設罈地上、開爐筵先是九左衛門作雪重天似傘求
對至此余以若廣瀨如菌報之衆猶飲余衆轎先発
成齋獨從喜作告別成齋曰今日喜作氏庄人從五
者名与三右衛門併廣瀨及某三人同名而喜作兄
弟三人由左衛門兄弟二人轎夫兄弟二人又奇緣
也取生路西行十餘丁八林間下數丁至平地有微
流成齋曰塚原四方皆有水及横林其地高平地蓋
五六丈其上更有塚也行田際小徑二三丁有村名
田野南折數丁西折屡過田際墓間林中一南一西

不復知南北凡二十丁許入林數百歩林盡出於溪
上乃直奔下流沙歩平衍短草勝罈乃休焉衆及渡
溪淺不及膝前涯又有横林林盡路稍廣然多石敬
藏別去十餘丁有村名菖蒲池轎夫曰土打至大野
五十丁然今日所過六十丁而遠又四五丁過鑄廠
北門外入街中黃昏返尾崎氏周右衛門其僕石松
先歸報家人既具弟而待○主人供香魚方下箸頃
八郎至共食既而成齋与三右衛門由左衛門兄弟
至余欲以明日去衆不可頃八郎曰明石發浪華信

有東見考

二十二日

載答星氏俊治東馬確藏東使尾崎氏舍人托之頃
八郎敬藏来○権藏成齋深兵衛等来乞字日没初
休○昕余雨日欲雨不雨熱甚○由左衛門来○行
来脩請受教○夜頃八郎中井元仙平井芥作来有
出去○頭痛発熱終夜不得眠

二十三日

天明益熱疑將発瘧自調茯苓蓍朮桂枝陳皮服○

加藤九左衛門来行束脩請受教○内山七郎右衛
門使人来贐奉書紬一段○剛藏芥作田左衛門敬
藏喜作成齋等来○与三右衛門贈西瓜○未牌大
野使頃八郎来賜奉書紬一匹及金千疋曰先生辱
臨賓敝藩之暉先寡君當相見然世論方紛紜不能
無嫌於喜游士也時勢乃然亦未如之何我藩士就
先生受教者多矣寡君使臣某謝不腆金及紬薄表
寸忱又有後命曰此件使從臣聞或生論議故私之
也既私之請莫向餘人謝余既受賓館之備又有此

賜深感侯家之厚云○順八郎既去使中村恭助来
診余曰盖腸胃有污物之為不必瘧也今日且視病
進退而後下手上策也○為衆説詩○主人妻与二
婦人見問浪華游観之装○街中祭秋葉山鼓笛喧
閙月始静

二十四日

喜作欲蔵来○朝来有穀然食味如常猶起作書午
後頭痛頓發熱甚殆不省人事乃喚主人招恭助来
至昏睡中不堪苦悩○暮順八郎拉恭助至時熱稍

退診曰熱勢異常恐瘧也乃乞其藥比暁服二帖既
而関一行熱益減○今日由左衛門等来問病者相
継不悉記○成齋贈葛麺

二十五日

病比昨日如退益疲○権蔵来○順八郎来○喜作
贈闘筆○源兵衛拉一估人来示書画数幅皆贋也
源兵衛曰渡辺君以先生将過勝山使某先報彼
地聞人勝山侯今年任大坂加番既以本月二十三
日發彼地勿擾不如無行

二十六日

由左衛門来○順八郎来曰恭助病不得辞謁其姻
林雲渓亦蘭方醫其距貴寓不遠若有緩急召之○
辰下牌勢頗悪乃招雲渓到満身忽冷如氷戦慄
不已重襲蒲團猶不堪寒其状一如十七年前江戸
病瘧時雲渓去曰某既視寒状欲視熱状請待熱極
報我午時寒已未牌大熱三四倍大昨日順八郎九
左衛門来与一治交代待雲渓来視瘧症在軽重之
間更經四五發先生恐不堪困羸欲速用截瘧剤且

退寺恭謀輙啜粥比寒発悉吐至黄昏僅食一椀既
而雲渓使人来将用吐剤勿食○夜熱稍減雨下牌
雲渓来亥牌熱全退乃用吐剤良久嘔氣発初吐粘
涎小許数吐後膽汁大出既而暴瀉三行苦悩不可
言子牌雲渓去余困極而眠

二十七日

覚時則天明○辰牌雲渓来診授截瘧十二貼曰
宜今日巳牌服之毎一時服一貼至明日辰牌畢蓋
毎貼三四釐而卯辰二牌所服三倍○中井元仙贈

葛餅○平井芥作贈葡萄○九左衛門室亦小豆贈
之○順八郎来與由左衛門九左衛門等謀為余雇
一媼阿絲○玉江二十一日所発答東涯○敬作喜
作来候病十二子家在数十下外殁証○椿蔵成齋源兵衛来○今
日屢熱不寒以毎時服終夕不得眠蓋瘧也雲渓学
来

二十八日

辰牌用義斎塩梅○以大昨用例考剤作蒴藋発寒
戦而不発蓋瘧効也義斎本熱剤加所瀕薬湯滌苦

辣午後熱発倍大昨日乃招雲渓余曰薬皆熱剤加
天時方熱而公禁飲水食冷某将竭死用清涼発汗
剤何如雲渓曰先生病宜発表解熱不宜清涼収汗
世有清涼発汗説妄言耳既涼之汗何得出也余曰
不然吾食西瓜汗必出蓋極暑時心方欝熱而以若
辣物攻之愈增乾燥不若甘涼物導之則易泄宜也
朝来汗未曽去出小水亦閉而口乾舌将裂唯覚熱增
而不覚熱散竊疑薬方未適順八郎来以又余意告
雲渓論難雲渓堅執初言既二子皆去申牌後益熱

乃招成齋来乃告與雲渓問答之状使成齋以其私
就順八郎謀使恭助来診順八郎提成齋至曰恭助
方在公所未能至向者恭助聞雲渓説所之渇時莫
如飲水湯渇清涼発汗於先生體尤為緊要乃飲水
汗随出雲渓来曰熱減大昨日此薬効也余其未熱
減亥牌順八郎等皆去熱微醒不退比江戸時更
苦

二十九日

成齋贈葛麪午前恭助来診曰熱勢未退莫若清涼

剤既去逆薬五貼及生蛭十餘尾乃使之治貼肛門
蛭飲即墮爾後血流不已凡五陪蛭所吮○嬬主人
発與室氏東○順八郎来致恭助所授散薬曰此尤
清涼物宜水服其他薬渇亦宜飲由左衛門成齋源
兵衛小兵衛来○阿絲以子病退夜熱微

八月朔

連日快晴秋炎更甚成齋由左衛門兄弟来○順八
郎與恭助来時冷氣方発然比大昨日頗微恭助曰
午後熱発未可知也主人等又雇一嫗名凡○答蔵

贈濠儀申牌務助使順八郎来問病何如存曰似有
裡熱然不発疑漸減矣順八郎喜曰蓋藥効也去〇
夜啓蔵成齋等来話至亥牌去予牌始寝忽夢與先
兄採園上頂崖土忽崩墜池為土所壓自分死良久
脱則出於廁牀作先君以下数人在焉又一轉上廁
出救當脊面額汗落萬尋茫然不知所措忽醒満身
冷汗如瀋頭痛涔々目疼舌乾忽起一治阿凡摩脊
牽腰裹熱益劇四支軟緩而厥冷毫不異大醉将醒
飲水頭痛忽起時少為頭痛減乃夜三以眠余亦嘗

然從睡夢因如初又醒頭痛亦如初復起如斯三四
度天乃明

二日

卯牌熱甚汗益涌而體益疑昨日散藥大有酸味之
為也乃遣一治於泰助氏其述昨夜之状且据之〇
順八郎送室氏前月二十日東坡之中有俊東溟俊治
回東及範治十日東室氏東曰本地病復行人死不
異昨秋然從鳳坊幸無二人死者令姪既以十日上
船数日前托晩翠上人送一東於加賀謂公既在彼

地何圖猶在大野寺梅妾大早討云云東馬東曰本
月朔至十六日日記既送於加賀矣尊夫人健康莫
以作念寄律田氏責東既送後治東曰藍田師自帰
家十二吟社以病痢盛行中絶惠聞兄弟皆死範治
東曰東以今日去以林外促帰但畏病他初意使林
外代某候叔母矣然聞其室家未安恐不能来也云
云惠聞者余三十年游翫翁也很華門人中尤舊且
親晩年欲其孫爲義子配以其女余太稽之以為淪
歎矣不問其問然其孫亦拒之其帰路頼有

老氣然閑手脩之不復来猶知恥也然舊交復忘一
疼哉〇由左衛門成齋原兵衛答藏来〇午後熱稍
減夜半始寝夢醒頭痛発熱如昨夜

三日

天明遣二治於泰助氏曰病毒似未除鍼大陽何如
泰助曰且仍旧用煙〇載與室氏東馬東為主人〇
大野亦病夫行阿凡以其夫病告〇権蔵祖母卒成
齋母尾崎氏僮皆今朝大野矣命発大砲数十以獻
神氣〇泰助来曰熱状未越恐復発煙稍肚門如初

○順八郎成齋來夜頭如昨

四日

遣一价於泰助氏請蜞貼之太陽等三右衛門來○
始召待詔理髮○由左衛門烹猾价贈之○朝來瀉
三行頗憊蓋以藥中有霸王鹽也未牌順八郎來乃
告其由焉請換方於泰助既而藥來○未下牌始浴
○布川清兵衛來先是余為清兵衛書詩十二首今
日清兵衛示國詞十二首皆譯詩意也余感其志○
申牌發熱發汗流病來所無大惡再變及卧胎助築

急甚夜源兵衛來為余按腹又囑主人招鍼医鍼胞
助三沖汗至子牌未已丑牌微睡汗收熱猶盛然不
頭痛

五日

遣一价於泰助氏告昨夜狀○由左衛門成齋源兵
衛藤右衛門來○泰助來診曰今日當截瘧後第七
日恐再感然視熱勢似無害者以吻生瘧別乞傳藥
○追裁與室氏東仔前日東主人將托福井卿夫祐
八郎信○順八郎來既去送東曰某昭泰助曰先生

壯逆眯也明日宜更粘肛門也敢告夜成齋來乃謀
去留件○連日空晴炎熇之烈遠過三伏今日當冬
至後三百十日浴白風候午後微風夜始生雲○病
漸全日頗有喜色然既診後熱發體倦此昨夜差輕

六日

遣一价泰助氏請蜞貼肛門如例○旱十餘日今日
旅牌始雨旅感嗽痰午後熱復發疑瘧再感也朝來
以貼蜞故腿衾久矣曰月冷氣也午飯微過量矣乃
卧夜頗艾郎由左衛門兄弟成齋等來○夜招鍼醫

來終夜頭痛不已太苦

七日

卯牌遣一价報昨夜狀於泰助返曰泰助氏又有病
蓐不能即來○玉江本月四日東至被東右高橋恭平
竹內清華東玉江東府中前大行始察一人角後乞
治者靡集不得休獨留為清華過此地蓋南游恭平
東請歸路復過蔽鄉士人不復疑先生為　物也某
恐不能問先生於三關故云清華東曰向者耕雨報
先生將以七月十七八日狂駕而至十五日未聞消

息疑先生有故留大野也某有事於上國不得已上
途命家人曰廣先生至善待之先生過福井之日願
爽以叙別不過我家。源兵衛來勸服犀角末從之
。順入即來曰前日所謂喜作者至大阪面尊夫人
而吸劫謂先生既去此地故莫來詹尊夫人以下皆
平安也敢告余問何日事乎曰蓋本月二日也又曰
京師疫病太盛医人安藤桂洲廣瀬玄恭皆死桂洲
者伊勢人其弟右近導余同相識善医人厚政通声
名。日上年僅四十餘玄恭者甲州人余在江戸時以

同姓故屢來後住京師以譯洋書有名天下又四十
餘皆惜哉。招成齋謀曰聞泰助家病恐不能來診
我病荏苒十餘既不覺藥効欲招漢方医何如成齋
曰善某將子凌邊君謀既而泰助來診曰蓋微感冒
氣也然非應再減莫必慮念余曰上逆難耐泰助曰
脚湯亦可乃借其器以芥子末和湯膝以汗頗出。
由左衛門兄弟啓藏來啓藏子丸左衛門為余按摩
啓藏頗詣妙曰每療母病故也。日熱如昨夜而得暫
眠。今日主人介臨濟宗僧檀山和尚相見曰敵房

懇尽翔請他日枉駕。

八日

始作函。由左衛門煮鷄鵠贈之。泰助來診曰病
勢稍退。松原喜作贈菓儀。順入即來夜由左衛
門源兵衛複服角末即招鐵醫

九日

耕雲伴來致東々向初謂先生必以七月下浣至福
井而至本月無聰息竊疑先生或中暑也憂之既聞
丞江言曰先生將近日赴福井也頗安慰請坐三國

之日報我去云即附答東屋僕前月二十日夜罹瘧
疾始二旬近日頗有起色前程難豫期然或將以中
秋前後赴福井果到彼地必一介相報。聞明日有
赴浪花者復東室氏曰都會寒時多火豫慮介燒後
之難纏繞卿必若指揮須見答。口惣助約火事相救
也。遣后於泰助氏請藥。未下牌欲試步周右衛
門導東行二丁北折沿渠行左右皆寺杉籬茅屋蕭
然野趣路右一刹扁長興寺三字入焉即檀山和尚
房也和尚喜引入室又設座佛殿東望諸山及平野

秋翠浄日乃為作画数幅和尚供飩藤右衛門至黄
昏辞取生路帰疲甚殆不能起坐然神頗王○順八
郎来不値留饑奈塩六貼去曰朝夕頻服六貼○夜
熱頗減

十日

朝来起色殆復常乃書謝渡邉横田宮澤加藤矢田
布川松原広瀬諸子詩集載此地諸子皆多請迷来
有待余将図試歩携詩到諸家欲自宮澤氏始既而
聞其有客并成斎来約野歩去○午後遣一治於順

八郎氏賜詩且曰今日将出請莫臨○浴後始鉗爪
申上牌成斎来曰且臨瀲灔周右衛門道到成斎氏
一治石松従成斎観十年前余所書屏風其母見成
斎導游山王祠往日夜遊不見地形今日始観老杉
二行凡二百歩許地微上有料殿老木環匝凄然盡
寒殿後地高一層祠在焉祠後萬木蔚茂下見小渠
聞此地古城跡余謂水環三面蓋古陵而曰城焉者
最間有径下到渠上有空屋成斎曰渠即池文派猶
洌不可嘸後自祠前南下傍池過人家屋後右折出

於来路余疲甚初在成斎家盡葛餅煙喫一口病至
此吐之始悟且雖消化矣乃欲直帰成斎着轎過大
宝寺即長興寺南隣也成斎先入一客出迎嘗相識
者忘其名導観庭中央有池浮舟池東碧草如氈主
僧見欲設席草上時余悪寒発熱不能言語周右衛
門招旃山和尚到和尚引余入別室借主僧衾臥渇
甚欲飲氷然以無冽泉止返石松取幾奈塩熱頗出
而體益熱周右衛門命轎乃乗帰披以返衾既而汗
如家體不異状娯源兵衛来侍此行伏策沫有如者

今日前月将去此地而病荏苒二旬余性急實不耐
也衆微愈遂欲試歩以廿三四日去反貽此孽所謂
自作者又誰咎諺曰急走捷徑不若大道之速信也
○終夜不得眠

十一日

卯牌熱稍退○巳牌地震○申牌而遣一治於源兵
衛氏乞犀角不在既而送之○旃山和尚来○由左
衛門来贈煮冨○成斎源兵衛九左衛門順八郎来
○今日周右衛門之東鄙夜亥牌附就寝服犀角熱

比昨夜大減然不能眠

十二日

熱比昨日頗進○順入郎送示泙醫某上書一巻大
意謂我卿且建病院置看待者別開藥局也其言頗
有理恐不能用昨日余謂十二日也一治曰十三日
也余曰我疾雖病決不到忘日一治出瑣事録曰昨
日既書十二日則余日十三日明余不能奪今日周
楯衛門檢瀆事録曰四五日來失日誤進一日可怪
余許一治曰主人公言如此吾子聞人言不能自返

此一事可以懲爲今後且警○由左衛門成齋順八
郎來役旅作源兵衛來爲予採朐助成下牌去夜半
熱稍減而眠終日微雨亥牌大雨傾盆既而大風

十三日　以下至十六日皆係追錄故事多缺略

朝來雨勢更烈由左衛門使人來公得無違約乎曰
不違既而政眠以遅轎夫比集而稍歇午前始往一
治從由左衛門兄弟家南北相對入家南即九左衛
門氏也上其樓正南人家既斷直上欲振岐南諸山
對秋翠蘇明如指既而復雨飯振半腹忽見飛流如
拖素練於在轎肌冷而飢就坐即借衣乞飯勢發且
疲二子皆使其妻子見看待極慇乃口占一絶以謝
○主人招周右衛門既而成齋來主人供酒由助見
由助長子由右衛門○晩遣一治於周右衛門氏取筆墨
返告順八郎來及芥作贈蒲萄○今日主人觀所藏
所舊畫數幅余尤賞明人黄架横幅爲希世珍書細楷
彷彿松雪書下另紙有送別圖古色相似然或疑枝
人憎補回録架原作題曰梁園送別賦○維大梁之故都兮亦中原與黄河拱千里
之墨嶂兮揚九曲之洪波試登高而望遠兮莽平原之千里弔古人之陳迹兮惟殘山與剩水當治世之

懇明兮滇學校而修文鼓儒官以典教兮集多士之如雲媛美文儒東南之彥兮蘊淵源村懐竹箭楚賢
秀以資時兮大振文風于古下淹官轍兮三年差整駕兮朝天縣夫子之教鐸謝廣文之冷氊兮春生行李
花滿離筵緣泛蕭蔔之酒清彈冰玉之絃鶯陌香塵樸度門去門馬黄河雪浪催波水之征船蹇予托交
兮遊久每論文兮樽酒方昧化於楚蘭語君言兮肖來修睹之芙蓉挽長堤之柳寄幽思於蘅蓋蕭言比
於瓊玖於是感嘆人生交道難成心非則同氣為仇敵道合則金人爲爭兄是以漢人謐於斗粟而越士
結於雞盟奈何散多而聚少泛泛乎若江海之浮萍兮且復携手繁臺慷慨情古想昔人之別離最竭之心兮
何處無乃夜雨蕭帽斷雲平楚草満霸陵之橋月明尋楊之浦渭水秋風兮鴻雁飛洞庭白波兮木葉下
維此地與此時恨雖平兮情愈苦嗟予與君兮遠離何可作兮兒女悲顧水遠山長之地向風清日郎之
時送夫君縱目極千里之天涯行矣永賓於縷要路努力以爲期○右賦一首奉贈計庠教授且鋏張先

生考績赴京師○永樂十三年歲次乙未仲
夏之月初吉臨江黄絮作于京城官舍

十四日

昨日晴雨百發今日陰不雨○為主於昨書所致齋
源兵衛等來為講梅故詩飲既而主人供酒昨日始
飲酒食肉既而瀉血今朝益快故強飲數杯○與衆
象戲厨人與三右衛門出觀初以言指揮人不可乃
親把局上戲子上下之皆閧然笑○夜主人婦女五
六人出聽余話○

十五日

講詩如昨成齋源兵衛等來○主人介龍谷徒最勝
寺宮内卿者相見行東修曰明年四月上京願遂校
教先生○藤右衛門來見曰其往此隸陸顧過去一
治曰吾未見進此生硬言語急聒如被公者○主人
為余乞鯉魚於順八郎先是順八郎謂成齋等曰先
生若欲生魚公將賜之○主人招順八郎川端甚右
衛門九左衛門妻即甚右衛門姉也源兵衛成齋等供酒饌朝來陰
雲四合二更稍晴既而月色如晝乃賦一律怨々雲意未全
晴醉泉南樓客幾名席上風從千里至天邊月過二
更明他鄉雖異故鄉景新識翻齊舊識情記得去年

今夕事扁舟
衛兩訪同盟夜深客散

十六日

昨日主人請數旅朱肉畜余余先煮艾曰須加灰既
而灰混艾中不能煮之余泊從來煮艾鍋設水多今
鍋平水淺灰直粘艾上故如此矣今朝改作灰汁煮
艾燥之隸烹天麻子油而鍊艾和朱比平日製頗善
○成齋來曰幸有進使將嗣月出遊游上國敢告乃
囑見塗既遂我近狀又裁寄塗氏東馬東附焉別托
與耕齋東田燕由右衛門等謀將以與米百兩外江
逸過勝山而訪蒔由雲處於高柳乃載與雲處東嶋
九左衛門發之○昨日周右衛門來今日又來主人
強留供午飯畢上轎返尾崎氏由助送至余所到每
助去人厚意然真摯如由左衛門尤爲亦希有使一
治招成齋○燃謝泰助雲溪二家藥又價病間所屬
藥有及按摩針療諸費使成齋就順八郎謀之順八
郎來曰二醫皆奉寡君旨呈藥先生敢授謝乎且先
生醫間諸費寡君既命吏給之先生強償之以嗚自
己之廉潔諸吏將得譴請諒察余曰其無消滴之劳

而助當館舎之恵加以既良金紬之賜悉竊定平謂
之何今又受醫藥諸費之施實不堪惶悚君顧為我
謀様戒英慨於公頤於卿只務君術稱奇我力漸漸
能淨也先生莫復言余乃曰某且思厚顏而成君志
之義順八郎又自贐途上筆及奉書紙余益感愧囙
再感後姫谿䟽夜由左衛門涕泣辞源兵衛来

十七日

昨日花左衛門曰先生齋製朱肉請磬携去我聞製
方而足矣余乞半去既而復送半两送之奉朝又送

乃良之余曰盒亦不離筆墨周右衛門石盒方可二
詩曰往年掘地四五尺發舊蓋為鍬掘而添附笑貌
由助來曰茶作未請序曰将使主人導訪横田中村
諸家既㳺覧微熱乃止㐂順八郎権藏来贈一洛金
余驚謝二子曰先生莫以過諸家入洛有不知者
或謂我輩結黨矯君者而竊厚先生也先生無私親
又避嫌之端也余曰其始知宦途紛然矣二子曰欲
設餞宴何日可守余白唯命曰将托順八郎送夏衣
及奉書紬紙於京或從一洛點檢曰渡邉剛藏来曰

其多病欲遊方以養神思先生若許為從者無望之
幸也唯恐家翁不肯請從容諷勸余曰諾〇夜由左衛
門兄弟源兵衛敬藏来為諸集敬藏贈閑筆若干

十八日

剛藏来曰醫謂先生更㳺加能二越北州雪深恐不
利病體且止明年從先生南帰上策請莫家翁与言
余曰諾〇朝飯後怯冷蒙衾而臥聞剛藏至遽起右
手不仁使一洛緊扼之稍覺癢痛然慢緩不如意從
来疾屬左半身右則次今日為始大畏發中風欲招

泰助剛藏走徒姓而帰曰彼亦病不能来余朝周右衛
門私至七郎右衛門氏報余将相訪至此帰曰内山
君曰吾將以巳上牌趨朝先生請登時枉駕即使周
右衛門導至七郎右衛門氏一洛石從剛藏送別於
曰周右衛門贈七律一首於七郎右衛門詩集載七郎
右衛門喜曰聞福井三國痾病方熾而先生屢常且
止待全癒舎人報其君未見乃辞主人贐金帰路至
泰助氏其妻見曰拙夫困疲不得謁乃止詩及画而
去贈泰助五律集載囙右衛門曰此南陣即病院也高井元

春在焉乃入見之元春診曰脉狀不悪蓋癎不少深
憂乞藥贈書一紙而出訪源兵衛以疾召按摩主人
供飯而作象戲姑嫁隣家者病主人出候之乃吸菸
作在我室贈羮羹順八郎父子源兵衛由左衛門來
會將設飯筵於春日祠僧房末下牌同衆出此過九
左衛門戶外頗疲乃休居頭九左衛門亦從至祠僧
家祠在街東南隅乃赴友義時處見喬木羣立祠幽
而小僧房有樓見東南諸山乃布氈焉周右衛門拉
石松甥諸具至衆以余疲使臥具而旅佑護持無術

不至余太感愧閒行厨頗豐敬藏由助追至余思灸
右臂少可順八郎亦勸乃買艾使一治灸頗覺快燭
出乃先歸告衆追及途至○今日芥作示東照神祖
十將画像画橫軸每人長七寸許皆揮紫或坐或箕
踞面容如活蓋模寫者神祖在中央踞胡牀披羽織
而腰來幣左八將松平甚太郎康忠居首次榊原式
部大輔康政次大久保七郎右衛門忠世次鳥居彦
右衛門元忠次大久保次右衛門忠佐次高木主水
佐清秀入道性順次服部半藏正成次蜂屋半之丞
貞次右八將酒井左右衛門尉忠次居首井伊兵部
少輔直政次本多中務大輔忠勝次平岩七之助親
吉次鳥居四郎左衛門直忠次內藤四郎左衛門正
成次渡邊半藏守綱次米津藤藏淨心獨康忠腰來
幣菸作曰此原圖自桑奈侯出某有故傳摸本也○
順八郎曰今日諸大夫朝謁某曰聞廣瀨子將瘵病
上途汝且留之啟告余曰悻命之辱

十九日

太野斎復行一日死者九人矣命放空砲於街中砲

蓋數車辰下牌一車至門外乃隔窓櫺視之蓋中大
砲卒七八名皆胡服胡語忽一放樟拆壁震余腹賊
殆欲顛滿身發汗反覺愉快乃曰二十日前聞此瘧
不須藥而瘥矣言未畢又數於婦女怖甚車移數十
步則響頓滅無復驚者每坊皆放凡百數十放既而
雨下予曰砲之應也其掃邪氣可知○由左衛門兄
弟松原喜作來主人供飯九左衛門獨留移晷去元
春來診順八郎來○請主人妻灸左脅及背○主人
將赴源兵衛之姑喪余曰痧湯偉染須楓蘭齋居室

中文宜挟木主人悦○夜芥作来○涛沱徹暁

二十日

朝来陰雲稍散冷凉俄増○順八郎来由左衛門兄弟芥作来聴詩講○余欲以明日発然頭痛頗劇衆勧為明外日○截典室武東入之衣包中将托七郎右衛門○黄昏順八郎啓蔵喜作由蔵来時余益昏悃一洽亦病順八郎命雲渓余疑過冷感邪氣欲服葛根湯故不乞薬由左衛門兄弟来話到子牌去○芥作購紙○今日同右衛観見角抵至期余以以病

止

二十一日

平明始起頗快欲定明月上逐豫書扇十柄既復頭痛夜来服葛根湯五六貼小水快利異常謂病将癒辰下牌瀉一行午前啓蔵九左衛門来賀梅墩集疑義腹忽微疼復瀉一行動悸甚頗似去年病瘀時状大愕返座足掌既冷乃走啓蔵報順八郎且請使泰助来未至九左衛門以温石煖小腹動悸稍定小水亦通且聞瘀小水通者可治心始降乃使石松順八郎泰助然皆至泰助診曰瘧後過冷感胃痩羸交而衰熱未発也須芥子湯温足又投薬五貼一洽亦乞薬○初唯携綿絡至大野荘萬四十餘日不堪衣単今日托九左衛門買綿衣○酉下牌熱大発由左衛門兄弟芥作来托侍至夜半去

二十二日

使一洽書夜来病状送之泰助氏且曰頭痛似疫様疑非瘧再感也初謂一洽曰泰助昨日所送薬五貼既服四貼宜煮一貼以空紙五枲性也一洽不傳余

言石松携一盥而去余聴尤之泰助果謂我嫌於其薬故送病状也乃轉方○由左衛門煮赤小豆送之○九左衛門来○主人以紅鱗魚始至羞之○源兵衛貸八家讀本○酉牌熱大起始悟瘧再感○芥作来時一洽既眠芥作揉嘤按摩至子下牌芥作新交也不料其厚至此○子牌後微眠頭痛輙発

二十三日

使主人書病状送之順八郎曰昨日某謂瘧非再感誤矣夜来状如此再感明請使中村君来○招九左

衛門至余曰某病久費公家饘賙深羞於心今又再歲難豫期日而痊加以從者病不堪歎懼願君乎渡邊君別備迎旅使我償其費是使我安也九左衛門曰諾恭助來診○順八郎來恭助送余及一治藥視之余藥似一治昨日藥皆疑包紙或相誤屬順八郎東恭助取之答曰不誤○椎藏來○夜酉牌熱氣如昨夜差輕由左衛門來侍曰家弟見渡邊子述先生意渡邊子曰醫謂先生病不久必痊且諸老命善侍先生先生宜安心養護勿他念某與家弟謀曰先生宜從渡邊子之說也四五日後小閒且一游勝山未痊則返我鄉痊則遊游三國可也余悅戌下牌地皆白雨兆

二十四日

病狀送恭助曰大抵與昨日相似但手足攣疼異常○順八郎來予謝懇誠特請諸老命且曰數日來手足攣疼如筋攣肉顫殊堪或恐發病若中風君請告之中村子答曰諾既而以恭助寄送施絹志伊奈丸二貼曰申戌二牌服之可也此地人多疾就予自疑生就恭助亦為然也○由左衛門源兵衛來○椎藏門人杉本時次郎來見源兵衛曰病之行皆謂厲鬼憑之明日闔市方作驅鬼之祭予曰果有視鬼者乎曰有近村有老夫婦夫夜自外歸見一裸體人踞伏問何者不答走入室將捕之不見夫曰聞病鬼徘徊乃毋是乎忽自妻被底呼曰病鬼在斯大喝逐之出門翌夕一男子著禮服儼然至曰昨夕避急難於卿家頗露醜態甚愧故謝夫婦復大怒叱之即滅無以噴名傳之某獨不信數日前走二介就夫婦問之信也由左衛門獨留至亥牌去○丑兵牌地震朝來微雨淨欲為晴兆酉既服九丸貼戌牌不利一下行寅牌之一行不識就下否然頗覺快今日由左衛門贈梅及紫

二十五日

快晴冷甚○飯後下利二行頗委頓而手足攣疼稍緩○順八郎來余曰朝來甚快疑病既痊唯恐猶有伏熱○午後又一瀉大疲○芥作來○申牌擔衾而卧如睡如醒良久氣息奄奄偶一治來枕頭依醒乃

出旋精神恍惚視物色不詳復臥以蒋渴故腹梏頸熱既夜喫粥許出頭熱甚暵人問答随言随忘始悟泰助送瀉後所宜服藥之貼丁子氣頗烈依壇上逆加以熱粥直逼頭腦乃欲招泰助恐其不能來先招九左衛門以有簿辞時周右衛門不在其妻方病陽辞呻吟一治亦臥蒼皇不知所為忽思芥子湯煖脚以而也周右衛門帰乃命作湯初下脚即覚氣降偶泰助不招而至乃乞藥熱大発九左衛門来採余不堪困睡乃去今日閭市撃鼓鳴鑼數百人作羣大噪

而去

二十六日

送病状於泰助。熱頗減乃起作書。由左衛門順八郎来。九左衛門来。托寄室氏衣包於七郎右衛門。夜由左衛門来侍至亥下牌

二十七日

送病状於泰助如例。順八郎来曰泰助言先生小瘥遊勝山三國地方以換水土或應速痊余曰鄙意亦然。士人數百将調練於野皆洋装鳴鼓陳銃以過街上蓋曰驅厲鬼也。一治愈乃以書戒之大意少者宜労筋骨不宜厭務專勞而貪睡也我觀年少晝間帰眠者多早死衆歎香元格為證凡數百言。推藏来。九左衛門来。遣石松於泰助氏乞煙貼肛門如例。將欲理髪待治既逕然以頭痛止。午時喫茶飯毎後頗患胸塞腹張夜喫飯少許忽吐粘液數旬頗覚肤豁始悟病本源在粘液頭痛裝擧急之症皆自此出也。夜九左衛門来話至亥下牌

二十八日

大野地高候寒秋分既如上國冬初故病将痊而復劇者屢矣夜来南風殊暖頗覚平和。登眞耕齋東。先是東蒋田雲處報之十日後至其家既而又病遷延十日至此聞其遊浪華則東曰某未全癒将趨之期未卜如聴公既之上國某欲直赴三國公自帰家請報我於三國永正寺云云。日招侍石理髪。由左衛門来。申牌与主人飲始飲文記。先是忘源兵衛犀角既問其直辞曰献也今日謝一絶犀角能消毒送贈来療我病亦無木八意如此旅囊何。黄昏訪九左衛門由左衛門亦

至乃議定九月朔赴勝山余曰我諸費猪族家賜也
實增慨歎然如按摩針治理髮我且自謝意將留其
料可哉二子曰佳余曰恭助周右衛門贈潤筆欲返
之可哉曰先生受之而別設餅贈之可也主人供飯
亥牌將帰辛人使僕就周右衛門氏取轎周右衛門
親來迎曰謂先生復劇驚矣乃與帰○与周右衛門
議明晨上轎遍問諸家告別○今日由左衛門贈御
残餅一片白能治痺乃餅咬之

二十九日

卯下牌上轎而出周右衛門一治從至城門外停轎
步至順八郎氏報明日上途聞剛藏病不出返恭助
氏主人未起其妻見乃贈金二百疋曰昨以謝藥也
唯表寸忱耳復上轎周右衛門謝六郎右衛門曰公
病任劇臧我恐屢相見之妨於公事故不敢見也北
行三四町左折訪權藏告別權藏曰昨日來腳生疔
恐不能奉送敢謝其庭竹樹水石幽淨或趣乃下砌
而觀主人欲供茶餅東行數百步訪元春其室陰暗
忽覺神欝即去至鹿溪氏接刺其婢而去過赤尾小

兵衛戶外下轎相見辰下牌帰初源兵衛來告其妻
病故不訪○由左衛門兄弟來贈餞儀乃自由左衛
門贈周右衛門妻金一兩奴婢五人金百疋周右衛
門曰源兵衛固辭乃使由左衛門兄弟曉之往復使
論久之不決余謂由左衛門曰寧使人懟於我莫使
我懟於周右衛門乃受○遣一治見武齋毋告別且
換典武齋東遊之由左衛門兄弟謝○蘇作來○順
八郎來恭助告送金余曰某初欲贈叁[illegible]兩由左
衛門鬮之是使彼不敢受也不如減半故不得止從

之而猶不受甚違鄙意時由左衛門在傍白先生言
使順八郎白然乃當使恭助受餅既而笑曰使而辱
命矣○黃昏源兵衛來以明日在公務不能送贈酒
肴順八郎亦以君命賜酒肴由左衛門兄弟小兵衛
來會招周右衛門妻及舍人善助石松侍召某飲食
談話或作象戲夜深散順八郎曰明日至勝山轎夫
寡君所命請莫償價余餅謝既賜酒又有是命叨竊
之至之謂何子牌就寢暑暖不能眠蚊多出比曉冰
瀉二行

九月朔

昨夜丑牌雨今朝既霽且暖乃束装周右衛門設滔
源兵衛蘇作来皆以有官事去小兵衛来其妻周右衛門妹也
乃順八郎由左衛門兄弟来公文曰公文由左衛門字以下用辰
下牌上途順八郎以亦皆送周右衛門戒婢僕皆出
別石松掘従初歩北行街上数町西折一町又北折
数町街尽左右皆田新稲将熟初擬以七月念後去
而二病荏苒至此也夫左右皆渠水風来冷乃上轎
抄奉三名階叢沫襆羿者勵拡湛衍来八町村名荏

林条不堪眩暈復歩環村村皆樹陰氣中體擇日光
泄處而行既而樹斷日氣蒸頭亦不堪疲勞不得共
又上轎自謂恐不能遂達勝山也順八郎戒轎夫莫
疾歩始得安至此北上山當前路随山脚東折一水
自北山出東流頗清駛渡橋村名大羽入村旧一店
順八郎九左衛門出所齎行厨設祖筵勿論順八郎
餘子亦皆多情真摯彼是不堪離恨順八郎曰先生
回病狂留四旬故宮澤兄弟以下皆得奉歓所謂悪
回縁即好回縁也余曰微君淇安得与諸君相識乎

皆君之力也既出余屡辞衆不可更送数町一水自
南来廣可七八間深而清而急岸木上蔽秋花下敵
水無涯涘樹根石角藤洞人家隠見其間乱石婑橋
往々見打香魚者余曰清幽之境可以栖爲順八郎
曰先生謂大野地形蓋湖瀦也然則此山嘴斷處蓋
缺口也大野至此一里而遠皆別去乃上轎行三四
町一水自南来合流即進松原時所渉下流也左山
右水直此行水益大益駛又十二町一水自奚杜来
合流至此名九頭龍川越前國中第一大川遊前

國史誌所載黒龍川蓋是也沙岸崩落無有定涯萬
石礫々皆難歩履有魚梁傍在漁舎空籃擁砌文流
泓山恰澄如鑑公文曰香魚方下然朝販之午後無
片鱗西五町有渡名納渡水急甚舟子二名一揺槳
用棹近前涯論水浅深以棹測之謂二尺者即四五
尺清可知也既上岸轎夫忩蹟即歩二三町石盡有
渉田数百歩有文流一夫負余而渉上轎乱草豐茂
不堪荒穢五六町始出於路又数町有村名若猪野
有祠轎憩肩時雲合雷吼趣去二水截村心岸木繁

陰然不似向之陰氣中體如覺稍平和矣轎夫疾走午大八町入勝山初交文使報近藤氏至此一人來迎行街上七八町午後至近藤氏火野至勝山三里向東北終過山溪間別無異觀初近若猪野公文指東方岡上有叢彩處白彼平泉寺也古寺僧領大野全郡北條足利時歸平泉僧兵者數千人後為一揆所戍而式微今則寺邑二百石唯有六僧坊云勝山人家七八百頗繁喧。其平年四十八雅懷澹蕩本地紫滌世宅室闊敞其庭碧苔蔽地東隅有桂懸泉

声如驟雨石池深澄流入松際妙景山溪之趣

二月

昨日始入主人氏大雨傾盆朝來新珠暖。為主人作書十餘紙。主人妻見。士人長谷川外波岩佐半藏醫人岡部鶴卿來見外波贈一絶蓬窓幾乎心達千里瀨川衡夜歸交花吟林人不見李花帶雨上春衣曰徃年訪先生不值。東順八郎報平安。夜順八郎東至曰今朝宮澤氏聞先生途中平安至勝山甚慰老懷尊夫人衆至謹送上室氏東谷明才八日所發封中有俊治東馬東及範治八月上旬東室氏東曰聞公在大野病瘧旅念何已安及二兒皆健公當自憂其病不當憂我子母之無病也本地病疾已幸減伏見坊唯一老人病而仁也在家為隣兒所誤游戲涉日故屢看俊治氏讀書習字朝往暮還柳哉進藩前日喜樂來已托二東達否何似俊治東曰青村出東佐藤甫藏東曰俊治妻死其母及長子皆病兄勸速歸去云某聞惘然不知所措明日將東裝去行事則托李氏矣東馬東曰本月三日午前具既耗去闔人呈東矣如相記當待尊

夫人分產而產也範治東曰某發浪華舟中病疾暴瀉數行即刺脚之兩彎出血三合餘幸免與病至豈前故里家兄既以病沒中津地方每村病者百四五十既歸見園病鬼既滿全境死者二十餘人矣矣日熾闔鄉方有事于鬼神初意將使林外東上候尊夫人而家萬畏病不欲林外出門某亦將屢返故里了家兄後事林外恐不得如初意也。聞翠園卒俊治所報翠園昨年初相交又一時人年六十四五猶有少年氣象實不易得者惜哉

三日

大聯目來謁柴胡劑至此覺効只主人曰藩士謀々
壽激瑠先生而衎味將然衆議味遂與彼愚辯先生
延年三月四截答座武範治東馬東及其各白懇助
東治未下牌松文歸家仍既答順次郎東之中諸沱家向又
東丸左衛門伯朗相顧狂駕公故回先生至福井宜
投山坊遊烟尋歷久治衛門祇也乃記其東為證公
文沈諍辯塞而多情為余謀也周日順八郎東曰昨
羽苦東涇藩先生另烘病加於小愈一言不得不貢

左治日夜為主人夫妻話

四日

主人曰寡君方在大阪加番而大夫留守外波等曰
告夫未將請先生於浮鐵留否顧為疑四五日內蔣
細雲來拜來東曰別後聞先生抵大野率勝兩山未二
月音塵杳隔今不識文旆駐大野與勝山故發專
价狂駕韵息壤在彼其期果何如敢問近作數首乞
賜斧正即答曰僕逗太野病癃近日少瘥方在勝山
本地諸生將留我留恐費四五日聞此到貴御途中

有鳴鹿驛田舍迎投夫君請豫先容于驛長◦外波
來午後乞臨數犀將渡六生奉導既而曰主人告曰
衆議未決且待時◦枕主人發與永正寺來氏東々
曰日者約孟蘭盆後即拜趨而在大野罹痣臥四旬
今在勝山前程高柵福井皆將由我恐非望後不能
到貴鄉也聞家大机喜樂書信云次猶未達也請使
彼發家信於高柵蒔田氏◦平井然作曰二治望送
別詩六首乃東謝之◦中牌主於導此行街上亦
西新六可南新又豫畫入田餘溜永継横諧請盈觴

三里許西折有大廈數屋以治為絕嚴果徑二尺廣
僅寸餘不異板奈白石屋始見矣主人曰本地產也
廈即劇場以朱開演假作習押弓處廈以西沙步過
逐石堤橫南北數百千丈主人曰堤上眺往前有短
堤萬石磊々踏之猶搖鏡旋極艱長堤更高丈餘嶄
絕難攀躡石磴而上庭下即黑龍川水勢甚壯水心
堅鼓石堤而作漁梁回望勝全市在竹樹間四山近
而聳雲烟來去倏忽改觀下堤主人曰秋夏之交堤
決高漲溢街田為鳥有此大患也予曰沙步與細大

牙相錯是所以為患也若就沙步中別鑿一渠以利川勢而渠口立閘縱漲勢而上下戒田夫莫侵沙步以圍新田則永免水患矣主人曰善哉取生路東返渡獨木橋地形稍高過樹間入街有寺名尊光主人曰寺主欲謁先生今朝使人問先生去留矣穿寺境東行二丁北折返

五日

已上牌主人導自後出北行街上三丁人家有渠水声激速渡列杙累岡而立數百步出於田際主人曰岡上有儀宜寺柴田勝家第三左衛門所建儀宜凝其諱也更行三丁自禮菴後門入庭寂莫無人偶一尼出晒衣揖主人開雨戸（雨戸用邦呼）乃踞西軒西北連山宿雲方解山家原田數千頃皆勝山有也主人指雲中一峯曰彼新開銀礦余問銀價主人曰銀有善惡大野産重一錢當熟銀三錢我産一錢當熟銀四錢五分蓋極上品也自前門出右折百餘步有溪西流入黑龍川從倚橋上東返渡一橋入街口街路歪曲忽有見芋畝主人曰此路古來迂折往年柴某建

議欲令新作宅者平正位置秉守古格不可故迂曲之終至齒方一二丈若二三丈間地狹而不足起宅不得並為都者五六所午前歸○公文使人來至耕雪玉江來月晦東二子東曰聞先生久病將趨問安否偶滞東深軟積恙既癒將赴福井太安慰侍先生福井之信而謁於三國港矣昨日雲慶東有故內雄齋亦羅病彼之諾然二子陳中無一語疑訛聞池確齋諾士誠池紀其淨安耳陳公文鳴答耕齋玉江東日往參赤趣謁守將公行狀○巢春其桂庵善行示詩勝討蓋命世賢君惜哉方遇党錮也中載一奇事福井城中有柴田勝家祠每月二十四日即其忌日俗傳是夜無頭武夫一騎徘徊城中見者必死皆怖出户公年十五初入城即謁祠祭之文曰足下昔據北庄城然星移物換今松平越前守奉大君命為城主春秋妻祭祀不懈足下幽魂宜安為莫復出而怖我人衹爾被訛言永息人服其識○文係邦語　余譯其意未下牌長谷川外波來介士人小笠原立也胁屋三郎前野菊次郎日比謙藏及岡部鶴卿岩佐半藏

相見皆行來酒請受教既而大夫昭屋右馬之助安
田桃之助來見諸子供酒二大夫皆歳四十許両愷
悌樂易諸至黄昏散〇夜廣瀬欽藏來曰某在遊旅
明先生或野游請從

六日

昭屋馬之助送著蔬〇啓藏來乞字既去贈唐紙十
棗栗一奸乃囑其伴托寄順八郎東又詩集詩截〇夜
外波及安田桃之助日比謙藏來出詩稿乞正曰今
日陰游讀武場之約而故止矣〇主人介中村倉者

相見行來脩請受教

七日

終日陰〇桃之助外波等數人來聽余講詩大野碎
來致室氏八月廿八日東蓋成齋自浪華携歸也披
封有範治八月六日東又西島馬子吉古谷道庵竹
内靜溪東馬東室氏東曰矢田子到始詳公病状聞
既痊心物降尊東有宜饗矢田子之語然妻分娩且
婢以病病去不能供具也不得止贈饌頭三十顆玄
玄善四郎心疾復發就狂醫陰氏玄範治東曰廿加

找昨夜吐瀉數次今日濫然散訃又曰大早八旬病
勞白餘兒王玄龍及岫邊元春妻亦云云會所山陰
新栽樹木以旱故多枯敢告馬子吉東曰某近至浪
華以先生不在其住金城氏而待為道庵東曰賤娚
馬子吉東上波六生溶沈在此行也唯依頼先生而
已此既過而立猶有童心請物警戒靜溪東曰某猶
在長崎欲集名家書畫作一帖送西土乞彼地方聞
太叙致此某畢生豆顧賜大作一篇長崎處秘滿港
渊久亭藏奏而筆攔瑒者不可勝計華蕃户在市瑒

開尾船皆東去始寂然東馬東曰醫言尊夫人娩期
在本月然未有兆婢去後別雇一嫗努力勝前婢加
尊夫人强康莫労尊念加氏範治仲女年僅八九歳頗
有老成風惜哉玄龍年八十餘相識殆五十年其儀
子有臺尋在家時厚交後負余金二百両不返余以
此竊甚之玄以棣園兄皆左予然予自別過其之交
如初其父子家道頗豊後終困乏以死子孫失礼存
者皆魯蓋有陰悪也〇啓藏來〇夜一治起啓拓

八日
係追録故不能詳

啓蔵来告別栽苔室氏範治馬子吉東馬嶋主人発
之公文氏○未牌外波与前野菊次郎等来曰欲陪
遊講武臺乃与之出主人一治従自後門法出南折一
町許有毘沙門祠祠以南路廣而修数百歩有城濠
劃可十四五間劃断訊通与城嶋城處有長堤高大
餘列松数行倒影在水蘚如畫堤内樹深不見楼櫓
左濠而南行皆士人居右有一街菊次郎指東氏口
廣廈曰学館也乃乞観之入門左右皆諸生斎寮然
以新構故未見一人中央乃大成殿而講習所嫣焉

其屋極高頗与周防徳山学館（徳山学館去年頃筆録）見相似蓋
其式古傳也殿側豁多空地猶未畢功也出傍濠東
折挑之助侯於其門外而従四五百歩濠稍折向北
右有一渠北流入濠北行数百歩有橋西通城門更
北行濠稍凋生草右有一渠西流入濠背濠渊渠西
行路稍填渠離原田内々蕎花茄子菜葉緗色秋望
如繪行二三町東山稍遍前者一岡即講武臺也上
二百歩許至其頂坦平如砥東西可三町南北可十
四五間四陲有松々外地勢斗落東南皆山西北田

野村落迤麗相接高峯峻嶺環匝其外黒龍川劃闢
緑之間西入雲際勝山當西南南北通而西（東）通細修
汕川所謂瀍也昆岩佐諸子先来候焉到東端又登
一層有平處望遍遠豁設席而坐桃之助此地舊草
莽近闢作練兵場然縦裳高遊觀春間秋隙醉饒濡
焉予曰初視製札（明呼卯）中一則有男女同座時去去
之語竊疑講武不當婦人今則解君公与民同樂之
意欽外波曰俗謂山頂平處畑臺饒今西人聞必謂
講武臺觀也是失字儀換以何字可乎予曰某固晦

物名無已則墩乎皆曰善今後必改稱講武墩矣外
波指西北高峰帯雲者曰彼畑時能戦死處猶有遺
壘往往出折鏃已而開行厨予衆飢而能饜或出
九山鳴石詩書扇者吟曰勝山城裏幾句留詩酒徒
為所譏遊鴻去燕来春社後一鳌吾亦向何州使予
品予曰此大好憾二字未安衆各述其見或曰一鳌
或曰来去予曰鄙意不然吾亦二字也何則留游既
属吾何必至向別曰吾亦乎鳴石必曰承鴻燕故也
然一鳌中既有吾在則二字属冗改作従茲則穏衆

曰眼矣酣一老人与一僧至老人曰某姓澁川名傳
之進僧曰貪道名通修字愼庵宗黄檗今住本地國
泰寺旧長府産三十六年前從竹田翁至旦田学淡
窗夫子屢見先生矣予曰乞不記傳之進飄忽多言
衆笑之而自若薄暮返至城濠取生路西南行濠益
濶益涸往々見紫土如槐蓋國初城功未全畢也有
閘決濠成渠北注稍西南行濠復盈々又有二閘至
此始一周城未畢十之一路右有門主人叩之始悟
主人發門之外隔街有園是其東門也衆別去入澗

急下數十步回望濠堤高於街丈餘樹勢如阜。始
浴既而頗疲甚眠夜半瀉一行

九日

天明瀉二行動悸甚頗似去年今日状乃服胡黄連
半夏石膏柴胡劑而臥汗大出先是傾八郎屢諍莫
多食昨日已能而浴々後殊暖腹未朽而腫故瀉也
悔忽良友之諭嗚嗚呼我老矣幾悔而不至死乎書
以自失。午後外彼等數人來話見予病即去。主
人告有大阪便使呼用抑昨日東未發乃披添一東使

一治改封既而曰以告者誤也江戸便非大阪便也
乃將嚆公文氏夜与主人坐其妻忽哭曰妻父母老
無子近養一兒年二十七頗惇朴昨夜自外忽吐瀉
今曉没妾卿距此五今年至妾恩父母傷心顧自奔
喪予与主人皆曰病易傳還役二三旬而往可也既
而報主人予福井歸路過其家而送葬乃止。服藥
且用温石熨腹汗流不已瀉止而疲甚。朝來大雨
沛然終夜無間斷不異梅候

十日

雨勢稍衰至辰牌止然陰晴不見日以發汗過度故
體倦氣塞。主人見其姻平野者批勝山諸士稿。
午後桃之助外波鶴卿來為講而返稿予欲待晴而
去諸子曰明日雖更留一日以盡我歡。主人有病
至其枕頭將話忽覺惡心乃返室卧蓋食素麪故也
終夜發熱小水不利比昨夕更苦今後愼食乎。予
牌復大雨徹霄需

十一日

終日不已蓋州秋分後多雨常然也。腹痛下剤三

行似痢而項背強悪寒似風邪而無熱瀉盡不慣氷
汁之故也服小柴胡湯○倉吉來目主人謀明日侍
晴游平泉寺約午時鳳山（九左衛門號以下用之）自大野來訪
贈藁儀及梨寄感其厚○今日始發典公文東（内包包家信）
數緡以而故大野勝山書鄉絶少○目主人與雲處
東々曰泊者約初五六日特趣亦欲陰雨僕又病荏
苒至今泊未晴也主人欲導見平泉寺恐不十四五
日不能發也而泊此謙藏來○鳳山携旭莊遊筆五
卷至夜為主人誦數則

十二日
昨前尾崎同右衛門東至東曰昨日府中松井耕雪
併至致耕雪及行德生呈先生東蓋謂先生猶在敝
廬也乃留併痾今朝使併親謁云云併即耕雪令人
也耕雪東曰前日芳翰有本月四五日當至福井之
語待至重陽杳無來信玉江與謀曰先生恐復病也
玉江欲候先生太野謀止之曰先生既在途中亦來
可知且發併問之先生果有病星奔而往若在途中
期遂於高柳若福井何知鄙意如此欲候回音玉江

東粗同耕雪乃答曰二兄悵我病遠辱專价厚誼舟
僕以本月朔至勝山登時呈一東想未達也初意五
六日至福井然此地新知苦留加以陰雨不得止逕
今日矣僕欲以十四五日赴高柳二兄以十五六日
訪我高幸甚若不欲至高柳乃侍我於福井亦可賤
恙未愈屢目雨發然稍輕勿為念○外波半藏來贈
潤筆及瞻○朝來雨止而陰午後主人曰我保終日
無雨游平泉寺何如乃與鳳山倉吉一治議從之主
人曰省予與轎夫然步上途過城濠側至學館前取生

路直南行左右皆士人居竹樹幽深流水潺湲右折
過神明祠境犀木成蔭更南行街上一二町人家漸
右折沿渠下數十百步出於街來時所經至街端有
岐處右者即來路取左者滿地皆小石乃上轎一渠
北走清而急而溢溯左右皆田東西山相距可十五
六町村落多倚山根渠岸秋花黃紅往々有高茅白
花穟々主人曰我境田畔渠岸種茅以備葺屋一村
用常足予曰上策也乃問殖茅之法曰冬初拔花穗
置之土中即蕞生焉田際藍花迷離雜蕎麥霞點雪

綴路稍々東折凡行一里餘近東山列杉夾路自之
爲寺境名菩提樹林路布圓石高低崛歩冉々上在
畔有無石處赤濘没屐予謂諸子曰諸君未東遊此
甚似函根唯短而已凡上七八町石稍疎又三四町
路平左有一店名桔梗屋主人及倉吉以有親族喪
不肯謁神止焉路稍廣中央有小龕条石傳自天降
視之不異常其側有碣上爲雲聲月狀傍書三十三
番又有石燈籠偉而朴路左有千體佛長尺許過半
摧残至此島杉森立木氣襲人左右有六禪坊額齋

居半揭書下馬乃下轎歩路忽上百餘歩有門揭書
携輿烏有忘眼者不許入焉門内左有禪院名玄成
門扁悦山書靈應山三字即平泉僧統所住聖武孝
謙之朝泰澄大師始開此地後与僧蔓延史載平泉
僧兵數萬人大爲北州之害至足利氏之季稍减今
僅存六坊猶賜禄二百石云院前有蕉史塚又數百
歩右有開山堂及講堂皆既荒左有小池名御手洗
又灌頂水又數百歩有木華表材極良而饒古趣揭
書白山三所大權現所謂勅額也路上數百歩至特
殿唯有礎其傍工匠數十方削材土木狼籍横索不
許過欲退或呼曰右則有路數十歩上磴有平地有
白山權現其左小祠一右二右徃二百歩許出石垣
々上石佛碌々高七八寸半無頭碑闢數丁有楠公
墓傳楠公從弟曾住此僧統公没後遺物至回歷作
碑云予疲不果徃自開山堂至此三四町滿地皆苔
不見寸土西折取生路而下苔厚殆三四寸生來未
見如是淨碧實靈境也苔間往々見大石平布鳳山
曰往古全盛時大伽藍之基礎又有一草青幹白花

自苔隙抽如針樹皮石肩皆無不苔皆著屐而過似
甚無情然時既冷不得跣行若夏則所謂真成赤脚
踏層氷也忽見一吏投草問何故曰以其害苔也予
曰我始知苔之所美以故亦由人力矣嗚呼如是寒
寂之境猶如是僧之苦心可想人或怪之盛故豈知
其苦心哉至此右折至灌頂水側水底皆苔清淨無
比苔滑予屢欲顛鳳山佐佑而進至店主人与倉吉
羞行厨僧院送松蕈又采柿味皆美申牌歩出至菩
提林盡處上轎日没歸主人告曰倉吉中途有痾直

歸其家使某謝〇夜桃之助外波皆来爲誦随筆數
則〇予欲明日赴雲河氏主人与鳳山謀皆將相送
然主人以其兒福井歸路過松岡母家未歸欲留予
至明外日鳳山曰某欲以明外日返家不能更延一
日也議論不决主人曰某近日有事於松岡距髙柳
僅二里許必追而謁矣乃從鳳山説定爲明日上途
主人贐金予辭不可

日間瑣事備忘録後篇巻二十八

安政己未九月十三日

寅牌雨至平明餘雲猶合然寒氣粛烈謂必晴乃束装辰上牌外波與十士人来曰諸生皆欲送先生既俟前路矣言畢去○辰下牌與鳳山一沿鮮近藤氏主人請送予念倉吉病使人問人則従至與主人送西行過熟路至僧庵前橋々西人家四五路傍蜀椒一樹紅實甚離々欲採之倉吉曰此織多村也（織多見前）乃並沿黒龍川下（以下稱川者皆係黒龍）雲散日見秋爽可體

殆疑病痊五六町外波及安田桃之助小笠原立也脇屋三郎岡部鷗郷日比謙蔵岩佐半蔵等（諸子昨日記名于弟子籍中）来俟路左予告別皆曰先生且上轎與平曰衆将祖於前村途猶遠乃謝上轎行數丁一溪東来入川渡橋村名新保又七八町一水東来入川名瀧浪溪廣可二十間水心石出白波如雪川西一山突然起頂有觀音祠下有平凸可（坐）数百人川至此頗大路与川忽離忽合又数町一溪東来名伊波溪比瀧波廣辨十之二二波皆以村名溪也見橋上一行人

馬與平曰昨夜本保高橋三蔵宿勝山今去也予曰彼官吏或忌途中相見須避之乃命轎夫徐歩既渉投路左一店與平等既使其舍人擔行厨来俟焉初轎夫疾走衆不及獨與平従與平為予走一力先赴鳴鹿驛豫具轎夫衆至各屬杯而別獨鳳山従勝山至此一里矣予豫告與平以　而不樂聞別語故衆唯唱別後平安去然行色儀寂不堪慘悽村間有小渠々西名堀明右傍山麓有祠樹竹幽寂聞山腹有銀壙既廢過東野荒町諸村行一里至板東嶋復與

高橋三蔵近見其入里正氏使一沿先行通名既就見焉三蔵方聚農夫而量穀曰某此行検屬縣新穀也其同僚某見出歩行數町路右高峰突起石鷲峯即畑時能所砦川遶山根路臨焉下瞰魚梁大石如屋者乱點波間淵碧瀬白予欲買香魚鳳山以鳴鹿尤多鮮尼之稍與川遠路傍碧梧萬株轎夫曰梧實製油越名産也過浄慶寺構原諸村復出於川上忽見鷗鵜數十萬成列翔波際轎夫曰敺香魚也魚怖聚深處不知幾萬若投網焉一舉獲千頭必未下牌

至鳴鹿坂堂至此稱曰二里實三里而遠與平舍人先来俟路左店迎入鳴呼與平厚情一至此哉舍人豫煎薦之店臨川上勝山以西溪入川者八九至此幅可七八十間碧波溶溶劃兩山間山色碧浄秋陽倒照與水光和麗媚如描問香魚主媪曰今無片鱗而有鮮試喫腥甚然買一桶欲以贈雲所鳴鹿人家三四十所見不過八九家其餘蓋在山脚也比飯畢轎夫既換以與平故賜勝山轎夫二百錢舍人以主命欲送余固辭返之出鳴鹿右折取田際小徑數丁

出於官道地名粂田有上下二落行二三丁有村名六呂師稍与川遠凡行一里路左有小岡形極圓名圓山老松立上巨石伏下轎夫曰從西屬圓岡侯邑俗呼圓岡之圓山以山蔵於岡蓋取於易狀也勝山至此五里餘西山如屏川与道穿其間至此忽豁然原田數萬頃西南北三方殆不見山正南遥見府中山鷲風忽起寒氣襲膚氣候與大野勝山大異始悟寒暖不必因獨地之高下亦因豁塞也豁風寒霜寒容不齊予山國産不畏霜而畏風云使一治与擔夫二名先行報雲處有三叉處轎夫遥望曰前者失路勢不得不相沿渡獨木橋溝洫縱横屢行水中十七八町入村名牛島又出於田間七八町路右有祠人家三四十在樹間即高柳村也一治出迎入雲處氏雲處任旗下本多君邑宰宅如官舍其妻子皆舊識也始坐即借褞袍時申上牌也勝山至高柳六里實七里餘向正西○引鳳山見主人

十四日

主人爲予遣伻三國乃東永正寺來成魚屋喜樂曰

僕昨日至高柳將以二十日後赴貴境聞八月二日及十二日東在喜樂兄許願付我伻伻返致來成柬東曰承前日屢賜柬然未達也（先是自大野勝山皆發與來成柬）屈指俟二十日後之期請莫誤期喜樂大昨日赴浪華其妻偶在敝房因取浪華信二封以付貴伻披封有室氏八月二日五柬馬八月二日十二日孝也六月徹雲耕石俊治八月柬室氏柬曰後藤春草氏内卒乃賻蠟燭一斤矣藍田有病不裁柬囑妻俟起居東馬柬曰始留喜樂飲之因囑此柬孝也柬曰青村

兄未歸本年暑威異常大人在越飲食何似仲秋及
會所山陽地種樹無情然往〻為狡童所斬折云〻
徹雲東曰本年痧復大行如惠聞兄弟既上鬼録松
田楠涯自能登至曰此廣先生至我鄉我必鄉 歸 也縱
我不歸我友人某〻等必代我留先生我既為先生
設館而來矣云〻貧道為先生謀三國不宜長留須
速赴加賀能登也耕石東曰痧勢不異去年山形荷
雪亦死云〻荷雪亦一才子予此行頗因其懲患曰
謀將追高蹤北遊嗚呼既死矣乎主人曰某先斯波

武衛之後裔曾住相摸蒔田村因以為氏乃示足利
氏累世感狀高經之獲義貞也尊氏狀曰今月五日
以氏家中務　義貞之遺元到來 義貞上欠一字 捷速之
功甚感入候被欺強將無所殘曹居而已重國委謨
令聽達候尚期上洛可酬到訃候恐〻謹言閏七月
六日足利尾張守殿尊氏華押 重國中務丞名 義滿狀曰一
筆申越候今日從久我殿御內書來三日就被任左
府我等而貴殿被叙正三位自今在京帝都 帝都上欠一字
守護之可奉蒙宣下 宣下上欠一字 旨候早速可有上京候

猶可被謝朝恩 朝恩上欠一字 且如父祖於天下管領可給
候越前越中者義淳差殘置此書到著候得者其表
急可有發足候恐〻謹言斯波左兵衛殿義滿 按左兵衛
名義重稱越中宗義淳其子也 庭田亜相狀曰一筆致啓上候令般
被叙正三位重疊天下之規摸目出度御事且在京
守護蒙宣下 宣下上欠一字 給候旨早速上京詔書 詔書上欠一字
頂戴可為案堵存候右為述歡扇子一箱進之候義
淳殿傳暗所仰候恐〻謹言六月十一日斯波越中
守殿庭田亜相兼義滿狀曰領知之事一越前國十

二郡一越中國四郡右者先朝 先朝上欠一字 宣下 宣下上欠一字
知全無相違可被領者也應安元年三月斯波越中
守殿義滿又有家記一卷載斯波氏事頗詳摘其水
史所不載數條譯之如左高經在黑丸城義貞陣于
河合石丸高經牒平泉寺僧徒乞救焉戰日有利高
經遣其臣二宮左近將監說義貞曰僕與公及尊氏
皆自義國公出僕非有輕重於公於尊氏故不必為
尊氏謀也又欲為公謀也公兵日逃亡糧日匱竭雖
非識者知敗亡之無日以公之明慮不及此何也盍

與尊氏連和以平治天下乎義貞答曰尊氏誣我以叛逆以誤天下人心彼實賊臣我誓不共戴天豈有与之連和之理乎僕雖讐足下唯讐尊氏也足下為尊氏守故不得已交兵也僕明知殘兵敗甲無成功之期唯有一死耳近年天下恟〻唯由僕与尊氏耳明日之戰足下斬我首送尊氏可以得重賞莫復勞說客高經又使鹿草兵庫頭往三往三返義貞終不聽高經及兵庫頭皆感其忠涙下明日戰細川出羽守鹿草彥太郎氏家中務丞自戰返曰敵中有戴鍬

形冑者一騎背數矢馬亦傷欲越溝而仆自刎死從者七人皆自殺疑義貞族也高經曰果義貞則左眉上當有箭瘢既而果然高經曰我聞義貞常使肖己者一人從乃視從者首上木九郎者酷肖高經素感義貞忠乃以九郎首為義貞首斂之朱塗唐櫃使氏家重國及從者三十人送之七月五日黃昏至尊氏許尊氏大喜饗之酬曰我聞源氏重寶鬚切膝丸在義貞許戰死時所佩必二刀也願見送高經初勧義貞与尊氏和時既有中立志至此獲二刀謂此源

氏世嫡所藏我与尊氏同族非有君臣之義宜以此為家寶乃詐以他刀換之尊氏始悟之高經欲得今心厚葬義貞云葬記畧曰六月三日送義貞公遺尸於往生院恐河合城兵中途奪之乃唯使舁靈輿者戴烏帽子著白□餘皆擐甲織田彈正忠先驅千福中務少輔重光護輿增澤甲斐守殿其儀儼肅增澤獨入寺中瘞之餘皆衛四門細川出明守守塋處七晝夜使僧誦經而設齋供高經以鹿草兵庫頭嘗與義貞親善俾往焚香且厚賻寺僧又置殿以供祭祀

後遂得讙卒圍城中卒時七月十七日也黃昏召鹿草兵庫頭曰本年殘暑漢常宜開障子乃對月明曰得一詩欲親書而不自由口授鹿草曰甲冑帶身七十秋今辰脫去往西遊聖恩只似天邊月無限清光萬里流又有邦詞遺命墓上種素梅亥牌沒高經初短生儀長至六尺餘膂力超衆常與兵庫角抵故愛之義貞亦善角抵常欲與兵庫試技故高經使兵庫遊說云其子義將傳詳水史次義重次義淳永享中應足利氏命使其臣朝孫右衛門教景攻持氏太捷

次義豊次義卿養同族大野某弟義敏為嗣義敏事
詳足利諸誌臨汲作二十字示子孫曰天下有四夷
國家有怨敵四海握掌中治世尚必鎧束書文朝三
辛卯年九月廿日斯波左兵衛佐源義敏華押此書猶在
蒔田氏予按足利君臣状其進官領國皆稱宣下以義
満偃蹇高經桀驁猶知帰重朝廷而織田氏以降則
無此風哉嗚呼

十五日

卯下牌鳳山去因東近藤典平白別事君有自松岡

訪我之約我告之雲所〻〻喜請莫違約云〻太野
諸子皆愿朴而厚然其多情莫若鳳山兄弟者欲送
之僅出門外秋風凜烈乃止使一治送之〇栽答室
氏東馬徹雲耕君及孝也東合之昨日所封而為一
封九岡參魚屋喜若衛門来見主人曰此人明外日
赴京師将遂之浪華乃托東喜若衛門曰某留京師
数日則先送貴東取回信而托先帰者而後之浪華
也〇主人発伻福井乃東竹内清華報既抵高柳又
東耕雪曰某既至雲所氏兄果来否若不能来請使

玉江来賊恙未愈欲一晤玉江請謂主人令曰耕雪或
来在途中此東須托福井逆旅待其来付之也主人
曰諾〇朝来下利数行服五苓散殊効服半夏瀉心
効直見〇丸岡醫又竹内小岱来診主人因乞診主
人飲小岱及喜右衛門談及痧予曰慎飲食起居痧
或可免物先腐而蟲生痧雖暴不侵無病人必小岱
曰不痧巡豫防之術能免假令摂生家十人傑食十
人在焉其病者五分〻〻或四分六決不至七分三
也尋不服又述放痧之効尋欲回漢醫言放痧實無

其効我越病者四五十而宜刺血者無一二也且刺
尺澤一身之血皆巡環而出何必論痧筋乎予曰譬
如盈樽之酒脱栓而不出另鑿一孔通氣乃出我所
謂痧筋即另孔也小岱不信予曰公療痧不過四五
十人聞見或狭浪華病者数十萬死者居十之二我
門人以妨痧成家者日療数百人其見痧百倍於公
而言其効果無其効乞治者豈及数萬也雲處喜左
衛門皆撮生放痧皆無効之説我不能左袒竹内君
也小岱抗論不已又與之治論難至日暮去小岱竹

内玄同子也（玄同嘗支江戸今擢為大府醫員）

十六日

夜來大雨午前烈風撼屋四邊皆大木聲如波濤至未牌忽靜晩晴月色如畫使福井者返曰耕雲春至清華至岩本未返主人曰福井士人井上東等将來謁竹内布珀等既待辱臨○竹内小岱送藥

十七日

牢晴暖和如春主人為予送藥湯○与一治會計七兩以來金銀出入未○昨夜服小岱藥三貼胸腰皆

疼痛氣大作以過苦也偶閲沈括筆談中載服苦參久則發腰痛出大野後無日不服苦參此所以致此也乃與主人謀服當歸甘草等緩和劑午後與主人二子又次郎步西行一町村盡　遶北過田際小径左在空屋形似鐘樓又次郎曰屍陀所也二町出於官道人家四五路傍有石敢當碑又次郎曰此圓國赴福井孔道也遶東往百餘步有石橋名赤江橋水深而急老樹夾岸予曰可以通舟又次郎曰我越地潤人寡故渠流未有舟楫也偶見村兒負薪蹶於橋礎屢援橋欄而為薪所礙而不能起困甚又次郎扶之起路人皆笑其貪不量力俟一治不至乃返○書贈主人詩二首（詩載集）

十八日

主人遣倅福井回東耕雲俟冕高柳六見也甚僕寒衣悉在三國裝中将明日赴彼地而後遊福井冕請訪我福井聞脚夫喜樂之狼華彼必佩家信抱彼從前發家於大野彼恐未知我在三國欲將訟綱彼必過疊屋長兵衛氏若福井逆旅問我所在冕願報知

三家我在三國○請主人使舍人捕蛭三千貼之肚門出血三倍前度又服緩和劑腰疼稍平而胸疼不減○黄昏玉江至曰昨日發府中而至耕雲以有容不同來将追先生於三國始聞大坂香處卒香處與竹内確齋皆府中士人翹楚惜哉玉江出耕雲與三國人魚屋治郎八東曰耕雲既送先生裝於三國宮腰屋五郎兵衛氏彼未識先生或不肯授裝故使治郎八居間須先見治郎八也○主人留玉江宿○夜半主人（呼）室魔起一治問其病

十九日
夜來雨平明止而雲未散玉江欲返福井留之待晴
初借耕雪轎至福井還之至此止福井之游而赴三
國故囑玉江還之主人聞之發役夫二名先送轎福
井孝顯寺玉江寓寺〇主人示所蔵玉夢樓書一幅蓋真
物其詩曰枯松倒影半枝寒數個沙鷗繞水安曾買
江南禾本畫歸來一筆不中看末書又詩有云千峯
却買吳州畫今向吳洲畫裏行此二句即前詩翻之
自出主文治印主朱字匡王文治下白字夢樓閑防

一片氷心在玉壺〇為主人調烏頭劑又自服之〇
午後玉江去乃囑典耕雪東英一治送之到赤江橋
西畔別遂渡橋東行數百步右折取小徑又數百步
徑至農戶外絕步田畔百餘步溯渠又數百步不得
橋渠南乃雲所氏後園謂村東畔必有橋更進數百
步村盡隔渠問田夫曰不如返不得已返至後園北
一治負余涉水濕踁〇與主人議明日赴三國豫戒
役夫四五人主人妻為予理髮〇予謂主人曰越前
地寒而多氷宜作椎茸主人曰椎茸皆自上國至薄
而硬無味然價大抵一枚直七八十錢乃授作椎茸法
主人悅曰此後北國產皆先生賜也
二十日
平明將上途主人贐金二百疋借其轎及衣主人曰
農夫不慣舁轎故命夫八名矣步而出雲處送至赤
江橋東二町外別使其兒半藏又太郎送北折取田
間一徑露浣衣乃上轎牢晴殊暖雲處以予病轎裏
設炕至此却苦之面際種〻如敦賀其下蓼陸續迤
西行十町許入村右有稱念寺係游行派闡有義貞

廟焉乃出轎入樓門扁長崎道場門上挂鐘中庭空
濶寺西西頗荒廟在左面南門鎖請僧之僧曰謁廟
者先納百錢客知之乎半藏曰知矣附錢乃開門有
磚僧曰脫履三十步入廟四壁皆素中央廣可方一
丈唯設髙席方三尺北隅掛幕褰之義貞像在焉蓋
東帶擁笏蓋正三位左中將服極溫雅如搢紳不見
雄毅狀曾讀元文二年丁巳福井士人鈴木彥太夫
新田義貞公四百年忌記事一卷今摘譯其要像座
二重席〻廣五寸幅一尺八寸長三尺二寸像至冠

長二尺六寸五分　東黑質電章衿赤彩指貫白質
彩色牡丹金色唐草（指貫漢名未聞）帶刀彩色鋏長六寸五
分廟西畔有修竹林東畔別有墻門（門屬墻故曰）門內雙
杉高百餘尺其北又有門〻內古松一株其下石垣
四周中央有墓即近年福井侯所立層〻似塔高七
八人蓋模古齊代物一層墜地轄夫曰地震為也墓
面南右有古小石塔四基既殘缺共伯州名和長年
塔我日田征西將軍塔毫不異其為當時者勿疑記
事曰義貞公碑高四尺幅一尺九寸五分厚五寸基

高一尺五寸云〻墓前一碑享保中所立蓋蝕文滅
（記事蓋謂此）記事曰元文元年丙辰七月松平左近將監
君召福井留守居荒川宗右衛（門）下手教問新田左中
將碑猶在越前黑丸城跡乎聞其遺骸葬越前往生
院〻在長埼村神牌猶存乎明年丁巳丁四百年忌
祭須考索以聞既我公稱念寺主答曰義貞公沒我
越坂井郡長埼往生院稱念寺第二世園阿上人使
時宗僧八人迎其遺骸入棺葬寺中法謚源光院殿
正四位上行前左近衛中將新田大守義貞覺彌陀

佛（按法謚中有諱當時僧昧可思）當時種松以為墓標今長十一
間中間周圍八尺八寸（前所謂古松）又有義貞公鐘謹乞
覽既而官下教明年丁巳七月二日須修忌祭五月
將有賜物至明四月　本多中務太夫忠良松平
伊豆守信祝松平左近將監衆邑傳旨曰七月二日
源光院殿四百年忌祭賜香資銀百枚云〻果以五
月二日至自六月晦至七月二日會僧五十六人我
公亦賜銀及菓茶使鄉梢杢以下士百餘人役夫一
萬六千百六十六人奔走執事又使稱念寺主之東

都謝賜路費金三十兩予按稱念寺答不及黑丸石
碑蓋忌其分眷寵也聞二十年前或人掘地獲古兜
置諸庭蓄水士人見奇之乞歸磨之有義貞二字
即獻福井侯其地舊名義貞首塚云史載京師梟義
貞首勾當內侍見哭之而蒔田氏家記載以上本九
郎首換之越前猶有首塚家記說似可從疑內侍知
其非真故哭之也嘗讀本朝通記義貞自頸而自埋
之大笑　然越前人猶傳義貞自頸而騎至稱念寺
門外以其与寺主善也南史載成貫見斬頭尸騎歸

棘乃賦一絶曰成買頭見斬猶奔還我軍咄々李延
壽無乃信異聞長井貞宗亦如延壽而已蓋公雄名
震爆一世敵陣視等雷霆鬼神不敢輕易其死故有
此說也至今越人婦人女子猶知愛重公々歿後越
屬斯波氏者二百年而人不思之而思公忠勇之所
然其得人心比之梁王琳優矣出樓門直西行農家
夾路々心有磚二町出於長崎驛々与船寄驛聯屬
人家三百許半藏又太郎送至人家盡處法西北行
十餘丁路右有祠群杉匝立又一二丁有名若宮白

船寄以北乃北國孔道也至忽西折取田間小徑濘
深轎夫蹣跚予困簸頭痛殆欲吐行數丁村名五本
又數丁村名倉市又十餘丁村名西村休茶店問路
程曰高柳赴三國三里半此其中央也出路店路更
小田多有水北州地惡於上國西州可知路右有迦
秋草掩茂雉忽自脚下起東來往々塞路使前者移
之而進濘益甚往違轎夫曰此捷路故然而從官道
五十餘丁不得已也凡七八十町有村名今市有
祠予祠群立其前路心設磚如初三四丁入三國西

行二十餘丁未下牌投逆旅鶴田屋此喜樂所謂也
賜轎夫每人五十錢辭曰顧之飯許之托轎夫返雲所
氏諸具獨留衣東雲所告其故〇初雲所為予東三
國人小島春菴始坐一治報永正寺來成魚屋治郎
八及春菴皆不在既而來成与加納碩園來曰明日
請臨房

二十一日

昨夜月色太亮寅牌大雨俄至日出快晴卯下牌來
成使僕來迎乃從出西南行街上四五丁左畔人家

鈇長流現此路右折渡小橋入街又二町餘路左乃
永正寺也來成及其父母見置余南軒庭有大銀杏
樹秋葉半黄雜木聳蔚而庭下即長流幅可四五町
西走溶々與海門連大舶小艇帆檣陸續隔岸松林
一帶渺々如黛不端倪其陰人家百餘沙洲參差渡
船來往忽得魚帆不自松間出有氷如從雲背來〇
遣一治於治郎八氏囑取裝於宮腰屋五郎兵衛氏
〇喜樂妻來見〇雲所使舍人熊太來柬曰丸岡大
崎元秀柬一通請覽宮川生所呈肴資乾飩付上又贈

寺川氏拙作之正元秀東曰聞廣瀬先生在高館宮
川正修嘗就謁着而病甚不腆二物献左右顧公周
旋英使正修得謁於恩師云〻正修者益祐吉今名祐
吉游大村復遇於江戸先室之没左右就養情義比
餘子感厚　與欲相　雲所曰止彼方痼疾且窮甚
乃止正修寄一律秦樹楚雲幾冷暄別來羅病臥家園鴻蹤墨水空春夢行李玖城篭
旅魂免鐵貪邉幷公澤業詩聞裡盛師恩衰残今日尤堪慨難掃北游高士軒乃東謝之柬
曰東都一別既十四五年聞吾子沈痾僕又病痽未
愈遍歴天地不得相見憾哉前年同喜子在我家者

古屋周平相良文敬皆無恙三宅大蔵既卒其他皆
不識存没憶吾子病併及亡妻不覺涕泗横流吾子
猶壯須努力以祈平復也見恵二物深荷厚誼僕有
小詩欲録呈今匆〻他日屬雲所送上為我善謝大
崎君元秀觀雲處贈一治七古長編返覆丁寧戒懶
惰勧勤勉予感其深得君子愛古道然亦恐其未免
譁〻如趙孟也返雲所綿衣〇午後土人鷲田猶右
衛門字士龍木屋藤右衛門字邑又珀堂一宮腰屋喜作前日耕雪
扇上相見者号雪港小島春菴及魚屋次郎八来訪次郎八曰

向送貴装未至乎予曰未至喜作曰過鶴田屋戸外
見先生装恐伴誤致之也皆去春菴獨留加納積圃
通称石屋文右衛門携菅野屋善右衛門姓左右号的峯来訪初中西
耕石為予裁一束連書三國人近藤平七内田總右
衛門及左右加納二子名換今日致之二子来成供
酒既而曰瀧谷寺笑溪上人本地尤善詩者原浄界
律師弟子常欲晤先生問律師始末予曰徹雲有典
笑溪乃議問之時申下牌也客皆請從西行北折二
丁街盡右視神明祠街口又有一小祠渡石橋出於

田間西及北有林　西折進北行二丁入林中即瀧
谷寺萬木晝暗入門左有龍形石水自龍口噴出雨
邉列墻一丁餘墻内高杉成行皆色木氣森寒到骨
又有門〻内空豁有数櫻東畔喬木攅蔟未成先入
通笑溪庵曰上〻廊入佛殿頗廣時掩扉開東軒坐
庭迤邐連岡尾水石古深笑溪見年可四十五六病
後鬚髮未剃予致徹雲東述浄界師状笑溪曰某幼
時事界師契濶数十年偶讀高作有悼界師詩故欲
相問矣予慮其倦乃辞出春菴途別取生路入街渡

渠左折右旋三四出来成氏門前碩圃的峯去○治
郎八所送裝自鶴　至使一治撿曰不見半将走一
人間其舍人告曰有（任）別室○夜内田要太郎（号西埛）前
川志恵来訪要太郎父曰武右衛門初菊田喜六為
予東武右衛門及吉右衛門源右衛門二子（此東數日前玉
江投）予今日付要太郎○来成曰明日以往願聽尊集講
因高橋恭平八月六日東至不知何人所致疑玉江
送之

二十三日

始解裝衣悉皺積蓋久封不開頻経燥濕故然初一
治入砂糖裝間予後聞尤之至此既融流滲傍物嘱
来成家人熨衣然不能復舊○贈来成劉石秋集一
本書扇二柄及書東紙○内田武右衛門来見○来
成報有法侶游京師者乃嘱與中西耕石東（内包寄室氏東）
東曰八月芳東既發凹音僕大昨日到三國港寓永
正寺既與碩圃的峯相見云〻寄内東一通願轉致
又嘱與耕雪東〻曰始開裝不見拙著随筆十巻雑
著二巻知猶在兄許兄携至則善兄不果来請速送
之此皆謄寫本別無副故也○初吉田屋孫七為予
東三國人富屋力蔵今日嘱之来成送之○未牌講
梅墩集初編的峯西垣碩圃春菴及来成弟時習二
童子来聴既而與来成兄弟春菴出取昨日路至街
端衆争走聞獲盗既渡石橋遶東行二丁入圃際冉
冉上往〻見人集松陰開行厨二三町松並稠清妙
見祠上礎遍石華表二百餘步左有一茶店其庭平廣
樹根多苔望亦敞欲憩焉来成曰更有佳處乃赴店
前後淨拂地松根随處皆可設席操簟帰者絡繹店

西北相距百餘步地高而平下瞰松林斷處有長流
水〻涯又有一帶松林松外大海一碧泊舟將没来帆
去舟倏忽現滅櫓聲人語隠烟靄之間近而不知其
處忽得日没海波紅爛處帆浮山嵩碧低邊一聯後
續成一律（詩載集）傍有鶴鳴先生墓来成曰先生姓加
川十年前没初我郷文字拂地先生始教以経書爾
後人知學其功偉性愛山水始闢此岡棒莽以作游
觀處其没既葬他所門人立碑於此以追羊公峴山
之跡云黄昏帰

二十三日

玉江至曰昨夜自福井下（福井至三國五里舟沿川故曰下）寓魚屋次郎八氏○昨夜丑牌風大起既而聲如砲朝來忽晴忽雨未成將導訪諸子臨出復雨○笑溪師送松蕈乃贈主人○午後快晴乃出僅數步又雨返取傘訪春菴（家在來成氏北一町外）次的峯（在東二丁外）不在其父見次碩圃（在東三町外）主人方有佛□僅交言出次西垣（在東四町外）父子皆見次喜作（在東五町外）不在初至的峰氏雨晴還傘去至又雨借傘出東行五六町訪魚屋次郎八

（所訪皆贈書扇一柄川茵二葉）主人引上樓玉江在焉主人曰將為玉江君定居北隣玉江致菊田喜六所送東及絹束曰頗賜松雪亭高作話次雨聲勢太猛少焉霽乃出北行一町東有妙海寺北有正智院皆枕岡脚望敞地淨西行聞荼毘臭右傍連岡地形幽僻二町許南徼上地名興岡仰望有長磴下眺連街與長流與海三國人家三千福井以西一都會地形南海北岡甚似赤馬關唯海口有川而已西行入街曲折數回不復識東西晡時歸○夜講詩如例今日玉江傳雪爪禪師言致美濃大垣大夫小原鐵心（名[illegible]鐵心其號）草稿一卷乞評鐵心贈菓儀

二十四日

來成告喜樂妻報其夫昨夜自浪華○雲處來曰曰者約二十五六日拜趨然罹微恙欲延二三日謝來不自揣次韻高作律約二首乞正○喜樂來致東馬本月十八日東々曰尊夫人娩期本在前月遷延至今月十一日卯下牌女子生初不聞聲唯手足微動秀氏及穩婆百方竭術然無効幸尊夫人康健近日

既復舊莫勞高念臨蓐前後新助妻阿金雇婢阿梅皆罄忱悃而藍田氏亦周旋苦至如胎屍即夜葬興新助瘞之南德寺墓兆云間宮小市以重陽沒馬子吉既贅於金城氏養妹俊治東秀氏報其母妻弟三人皆沒云々初予東室氏曰所生男速報我恐卿力不能及三兒我將歸分卿勞我視仁正使卿盡力所生也至此北下志決小市者長於予二十歲而執弟子禮其為人朴忠而真耽詩兼書皆不巧然自喜與人交終始如一既老不能屢來然佳節必自來贈金

百匹素健十年不廢一節本年端午来約室氏以付
醉日送竹予出家後室氏報其至期自来相地種竹
曰公所交不尠然不妄語莫如間宮老人者嗚呼僅
百二十日而没予老健不可怙如是往年大嘉者忠
實好學事詳二十年前瑣事録予常謂小市為其流
亜惜哉大嘉妻少艾妖艶而小市妻甚焉哉云此其
致病之本可以戒哉小市号翠〻翁予集中所謂翠
翁是也東馬另啓曰壁圓寺東景東一適付上東景
東曰春時所約接梅件有上下二品上一株直銀五

分下三分接法亦有二様基以梅者難長而壽長以
易長而壽短先生趣舎何如名塩弟子某欲招先生
取草使某乞某亦陪游云〻東景未知我北下也〇
頤園来曰今日會宿浦清風亭乞臨〇未牌的峰西
垣来導出来成兄弟一治從西行一町左有圓岡侯
穀倉長墻環亙又一町街盡左臨川上右傍山脚有
福井侯舩倉数所又三町即清風亭也〇　上樓頤
圃在焉樓當川尾入海處南涯地盡北岡嵩猶張川
廣可四五町而其口逼束如囊僅二十四五間口外

大洋一碧鷩濤拍天餘勢逼口如白馬相追走忽得
潮勢入川猶跋扈山根沿海更綿延一聯樓外沙步
並列巨船数十百北海風濤険悪三冬春初不得航
故艤船云船中多任者男婦出入不絶即以成家也
鉄錨林立沙上皆長丈餘春菴至酒出皆賦即事予
詩先成七律載集酉下牌返今日聞野田笛浦卒喜楽所話笛
浦名逸字子明丹後人文名噪一時從前交情見瑣
事録年長於予七八歳

二十五日

栽映室氏範治藍田答東馬東景東室氏東曰聞所
生不育而卿無恙悲喜交至我欲遂游加能二越然
未知卿何如請速報云〻範治曰七月来屢發書信
浮沈何如老妻分娩所生皃没我無意於帰欲遂北
游北州多雪今後不便通信大不如西洲映浪華海
舟自由也故以浪華妻子托足下及兒孝請屢通消
息老妻以候安否我所貸二十両歳晩請送之老妻
此行病魔纏綿不如縱然西游得意也大野人謂我
為文壇中新田義貞雄評哉数日前謁新田公廟賦

七古一篇今録送東都新聞紙一頁舟上請呈南翁
藍田曰聞拙荊臨蓐先後世嫂屢辱訪甚荷厚恍僕
今在越前三國港帰期未卜故以二件托兄請周旋
一曰春時與壁圓寺東景約買梅種五百五朔中囑
家姪範治及田代俊治曰十一二月中津船来往範
治須囑舟子見俊治也俊治東東景取梅授舟子也
而範治畏病匆々帰俊治亦以其母妻皆没更急帰
家想皆未與東景通信且既忘矣東景不知我北游
東問送梅件何如我答以北游及俊範件曰有藤藍

田者我囑彼為替人師請與彼謀云々今送呈東景
與我往来東三通請兄與中津舟子晤取梅三百株
送之家姪廣瀬三右衛門氏中津舟子無不識三右
衛門者也二曰聞西島生既贅於金城氏養妹僕始
與金城約請生父兄認生為我義子姪而贅其養妹
生若不安於室我将送之也畢意欲與金城謀豫撿
其器用賤賄當付生者書契約而後許為贅謂不如
是生必不能安焉也夫贅他家生一身之終局也不
宜手滑今金城与生報無言我而成事矣亦倚卓々

今後生安則大好如我婆心蛇足而已縱令不安僕
不能為彼往還彌縫於彼父兄金城之間也兄請示
我東於生東馬曰拙荊分娩吾子之労可想謝々梅
種件我囑之藍田我與藍田東景東須速出之而促
回音云々請與拙荊買三藏圓一巻托喜樂送之東
景曰僕今在北地採草游追従可憾請約明秋梅種
件請與藍田謀云々○喜樂来乞字乃囑家信○夜
来成告曰一客来問曰松井耕雪既至答未去疑耕
雪既至玉江許也

二十六日
裁與渡邉順八郎宮澤公文兄弟長谷川外波近藤
與平東皆告将以来月上旬赴加賀也（合封四通表書近藤與平
名）又裁與松任本誓寺梅隠大聖寺（加賀侯支邦城下名草鹿）
玄龍来屋豊作東皆報将赴其境也初家里新太郎
為予東玄龍中西耕石東豊作故予東曰途中浮沈
難謀故留京師人薦我東而先發此東云々○喜樂
来告別乃囑與菊田喜六書絹一封喜樂曰某将過
府中托之耕雪舎人又囑與高橋恭平東○一醫生

来求見時方裁柬曰少違乃法曰范春菴藥十五貼
曰来牌主人作詩會玉江及的峰西垣碩圃至三子
行東脩請受教春菴後至以秋晩夕陽觀小集為題
限韻東爭詩先成七律截集耕雪来訪主人留之日没衆
詩皆成乃朗吟不見獨一治皆怪其故予曰莫怪眠
而也既渫然予謝衆曰我教弟子三十年間殆二千
人然今見如一治自暴自棄殆奴僕蔑者公等莫謂
教弟子如其傲謾無禮滞如此也唯彼千里相從獨
在左右役狂容之爾然非終不論將待時從前忠告

示此七八次彼既弱冠非魚耳然毫不知耻所謂釘
於糠者来如之何来茂時習間之起一治数度又使
婢以燭照面起遂不應主人留玉江耕雪宿○今日托
與典平梅隠玄龍豊作東西遊於碩圃

二十七日

夜来牙痛平明刺齒齦出血又服硝黄丸○耕雪玉
江去宮腰屋五郎兵衛使人来曰方與耕雪玉江二
君飲請臨午前携一治至宮腰屋喜作氏其舍人導
至五郎兵衛氏在喜作氏東一町外五郎兵衛曰前日館先生
於永正寺不値也喜作及其弟在座治郎八来見玉
江醉不堪坐臥別室鼾聲如雷余誦當戒一治五絶
一睡人忘勞二睡人別夢三睡了釀病四睡人為鬼主人喜曰可以戒出扇乞
書既飲治郎八去耕雪聴五郎兵衛族三國與五郎
宅宏壮無比欲觀之五郎兵衛使喜作導出東行過
富屋力蔵戸前入訪之贈川哲二葉書扇一柄力蔵
曰某五月遊大阪晤吉田屋孫七聞先生既發帰僕
之今月又遊大阪大昨日帰孫七東在我家即五月
中托先生也謂先生終不来自遠方送不圖今日枉

駕出南折渡橋長可五十間渠水盈〻風帆相接回
顧長街一帯連岡出其後予曰三國地形佳處逼浪
華次者似赤関耕雪曰確評哉既渡左折一町南折
又一町至三國氏門前有大柳樹粉墻可二町入門
頗間寂左有三倉皆長十間幅五間東臨水上水深
而濶百餘間粉墻影碧波中南行出於庭有池長而
狭渡橋雜樹蔚薈傍池迤西行左見石壘高可五六
丈甚類楼櫓址三面嶄絶唯西方坦迤萬竹夾径予
欲上喜作以荒穢止之右渡一片石橋長丈廣半焉

有牡丹園乱石林立其間又有梅園梨園菊園桃園櫻園竹園柿園等毎園種杉劃界皆可田二段又有調馬場南北可二町西畔竹東畔櫻五郎兵衛從至曰此四季皆有觀此春也其東木芙蓉数百株曰秋也又有草花園曰此四季常花處方開者點朱牡丹山茶類十餘種予未見園如此廣者傍池北涯入室上堂甓甃罽絨蔽座殆不見席曲房幽室不知幾十百頗迷出處毎室有古書画琴棋筆硯玉石凡百珍玩皆極精良樓可設百席其南有藤架平而廣五郎

兵衛曰平不遮遠山廣足避烈日此主人用心處又有茶室一切用竹其種数十柢竹根扁額横可二尺竪可一尺五六寸最後出於池涯一室此福井侯休憩處柱皆用檳榔而床楹（漢名未知）獨用紫檀所謂五寸角者亦始見工方棟欒未落成也耕雪周觀園及諸室歩不減十七八町矣予聞主人幼仕五郎兵衛後至富巨萬或云其弟三國大學住京師去年坐事見捕籍其故券凡金三十萬兩主人年未五十而如此陶朱白圭不足言也生平所觀宅舍美此與長州山

本宗右衛門伯仲而寶玩奇物十倍焉遍入房闥不見婦人疑在別舍也既出五郎兵衛去訪次郎八朝灣二行至此又大灣委頓甚耕雪欲遊山王祠次郎八木屋藤左衛門安田基請從東行街將盡北即山王祠也有磴路稍高老木為行数百步右見聚巨石方丈餘者数十百作壁置石燈籠焉予疑古城跡喜作曰近自岡下移之東折而北行群櫻簇〻喜作曰此地別名櫻谷祠頗清穆東雜木陰合数畝而地形斗落七八丈下瞰人家屋脊一水西南流繞街端與

福井川合祠西有小祠祭應神帝係新構其左右前後繁枝蔽日下有密草土人游散處林盡迺西行岡山田際三町許入村渇甚投路右禪寺門外矮松二行門内石路通堂左右皆苔堂扁威德山三字喜作為予乞水出村端有秋葉祠地高敞遠望豁更西下林間数百歩出於正智院前南行一町至玉江寓上樓小窓西向殘陽和暖予以疲借枕而臥日没治郎八導至其家供蕎麦帰訪頎園〇雲所二十五日東至披之有近藤與平東〻曰先生去後某暴瀉数日

面色黧黒大駭委醫故違初約不得追趨欲待霍然
侯三國也渡邉宮澤二子東送上云〻雲處贈示東
都八月二十七日郵報客夏以来水戸老公尾張公
越前侯皆見幽而京師諸人諸坐檻車召東下者数
十人卷議紛紜莫知確實者至此粗得要領然猶未
可全信且摘録概畧水戸今侯以不能幾諫老公且
不能輯和其臣民遂致結黨将逼府下停朝謁老公
以偶建議不用竊結京師且立誓時竊聽熒親王（播）紳
譏奏幕政失宜且　顧綸旨遂使徴者弄勅詭殆誤

國家大事蓋其臣所為公不必知然不無罪故長幽
其封内又令會津闗宿小倉土浦中津福山古河笠
間宇都宮九侯以水戸臣民近逼府郊外或将起乱
豫備令岩城（平）侯巡視水戸郵水郵京師郵監鵜飼
吉右衛門　士鮎津伊太夫茅根伊豫助（蓋京師人）皆誅
水戸老安島帯刀賜死小林民部権太輔（蓋鷹司公大夫）配
流遠島村岡（蓋近衛公女監）帰京師斬幽川路君奪職　家
其子老永井玄蕃頭岩瀬肥後守（蓋外國奉行）皆免官賜
小禄不得續其義父家一橋侯老而停朝参水戸支

高松府中森山三侯老命郷中山備前守皆見坐
停朝参石河土佐守奪禄本郷丹後守初見封為諸
侯禄萬石削八千石前閣老佐倉上田二侯奉命告
老挂川侯停朝参去年来好事者譸張作偽郵報惑
播之世間十難得一真此或近真云

二十八日

暁来牙痛稍止飯時嚙醃忽折臨昧爽微雨下至
午前大風海立巨船銜尾来泊窓下楫櫓轟軋人叫
浪吼而雨脚自窗隙瀉掩扉室中甚晦至未下牌風

徴衰始作書○耕雪告明日上途初約送至福井来
成等曰土人稍知先生在本地宜姑留憾輿望且福
井距此一日程也一往一還亦屬多事不若七八日
後去此移于福井遂赴加賀也耕雪曰明日而恐未
已某将雨行先生病後且從諸君意（時碩圃西垣的峯在座）於
此不決耕雪去曰明日復見○講詩如例○来成父
水明数日前之福井今夕歸曰某中子住福井教重
寺待先生久欲以十月一二日枉駕使某請

二十九日

夘牌欲訪耕雪召待詔理髪不至先遣一治贈送別詩一〈七律 載集〉一治與耕雪玉江帰西垣頋圃的峯等来乞字予述来成父子兄弟旨且曰耕雪兄今日為我留明日我與来師送至福井耕雪曰諾且延一日耕雪玉江去朝来晴雨屡変西垣曰明日若晴游安島及崎浦何如余曰既與耕雪約息壌在彼不可違偶耕雪至来成告西垣旨曰明日晴雨難判若雨會春養氏君且延明日行耕雪曰諾勢既至此不得不従諸君之命皆悦来成欲

新保村以雨止回内田

總右衛門者本地陶猗也欲先生枉今無聊過何如皆曰善既而内田氏以有事辞来成留耕雪宿夜玉江来来成飲二客各賦予以歯疼先臥〇玉江去〇終夜不得瞼盖朝来服敗毒散復上逆故也〇先此命匠修明荷〈明荷見前〉今日成使一治收装

晦

牙痛未止服葛根加石膏快瀉一行頓覚軽減〇夘牌晴雨未判辰牌風急雲散玉江頋圃西垣的峯及田善者至巳牌衆與上途来成兄弟以下十四五人至宿浦男婦数十百作團旋沙上以数纜牽巨船上涯也未到清風〻右折入松林道稍狭左見池隘長而深列樹界之樹陰邃闇深泥没殺屡欲顛困甚凡十餘町路漸高為坂脱屐著草履萬松簇〻衆追徑採蕈七八町松盡出於高原彌望黄草無際但見一枯松地名廣野松前有碑書三保大明神一町外有青松一本田善曰此地古来以一本松名近年以既枯別有續種云設席松陰開行厨而飲地高眺逈西濟樹林盡處溟渤呑天地嶺巒〻農村漁落参差點

綴東北高山如屏皆青揷雲漢尤高者即白山也全身皆雪其支脉綿亘数十里皆戴雪與他山青白出没忽得初雪分山脉一句予謂衆曰聞越人與加人争白山越人曰古歌皆有越之白雪而無加之白雪加人曰世人皆称加之白山而不称越之白山遂訟官〻裁曰加中古分於越古歌今称異亦宜也抑祠官所称何如越人曰白山白以訓呼加人曰白山以音呼抑汝輩所上路何如越人曰自南加人曰自北官曰然則南人以訓呼北人以音呼各以為其山不

須相争今後南〻北〻勿乱呼勿乱路訟乃止真乎
皆曰真予曰北人以白山比富士東人咲之予西人
也無偏黨白之於富以高相若以姿有主僕之分皆
曰一行無見富山者先生所謂蓋公論也西北瀕海
處松際見一條白氣如雪方降西垣曰彼地沙浦廣
漠亦一勝墅也風吹沙颺常作雪狀細路旋盤下十
町許入林間每樹聚縛枯草落葉樹下清浄如園庭
到處皆然西垣曰北地雪深豫為防寒之用也衆先
行予及西垣未成後有岐取右者往〻見菜蔬陡下

数百歩出於海濵人家倚山根所謂梶浦也地嘴西
彎海自北入漁蜑五六十戸尤富者曰南又右衛門
入焉衆既在座曰何遅始悟迷岐主人不在西垣曰
今朝主人未迎先去蓋途中買酒肴也昨日西垣謂
予聞先生欲送瑪瑙石（小林清作所贈）於浪華某將發家船
於上國其至界兵庫而不至浪華亦不可知也先生
東界兵庫人嘱瑪瑙焉何如曰栽與桂園及京屋善
治真島順安東付焉今日西垣曰所謂家船舟子即
此家主人也既而主人帰大供酒肴至申上牌予以

前途猶有安島東尋坊等數勝趣帰不已衆既立座
田善以主人毋欲羞蔓難違老者之意尼之既而出
主人導此行一町餘人家盡罔界之横走麓有祠旌
旗簇立揭書貴船大明神今日丁祭期故南予會客
也穿徼径出於岡背地坦樹皆松岡嘴斗揷海中六
七町左右皆海濤聲與松風鞺鞳颼颼至嘴盡處下
至潮際仰望大嵓如立栢高百餘丈者双峙海穿其
隙狹長如川嵓頭戴乱冠嵓根圓石磊磊行歩頗艱
攀嵓角邐迤十有餘歩得路俯臨似川處潮底圓石

平布深不過一尺石白波碧雙嵓餘丈高十餘丈者
八九乱點與海濤相吐呑西垣曰此村人消夏境路
二百歩許而盡有洞入初隘後廣十五六間有祀神
處暗黒不辨物色出視洞口細石数千萬合成一大
嵓者石形四角毫不異柱或薄平似板其端層〻似
重栈化者予謂西垣曰筑前釜谷大門者又與之類
使西洋人觀必有確説我輩則帰造物不可思議也
下長嘴迤南行数百歩又有嵓頭嵓罪洞淺亦祭神
返至貴船祠側又兵衛去西折過山田間路盡数百

步得小徑入村人家數十所謂崎浦也渴甚乞水村婆井在岡脚與海近西鹹家盡或入松林或出海上凡二十丁許昏黑至安島比梶崎二浦頗多富戶街中皆市石的峯就所識借紙燈俟之不出予及西垣顧囲一治時習先行又出没林海間不識其數忽上忽下屢陷泥淤然海道有餘明猶勉強而行田善携紙燈追及凡二十餘丁西垣指路右地蒲西張處曰彼東尋坊池也俗謂海勢如盥盤處曰池傳平泉寺有悪僧東尋坊力兼數十人衆憎之會飲池上醉眠

覓擠之墜死至今作祟其崖壁之險波濤之悪又足觀憾不追餘暉也既曰老婆一杯之羹使先生諸子徒勞矣又十四五丁皆以人多燈少咎後者之不及屢欲留予以渴趣進過米脇村七八丁至宿浦投清風亭乞茶亭人曰向者迎公等者三人至蓋誤道也主人與田善出追迎者良久歸曰不見時後者未至田善欲俟之予曰自我至此既可跋涉三十町後者相去三四丁則既自別路去也田善曰別無岐予頻促歸僅數十步遇來成氏人曰諸君既歸矣西下牌

歸來成出曰耕雪玉江以下俟先生而不歸故既去蓋清風亭西有岐也二治嘆曰勞而無功莫如今日者○為來成柬耕雪曰來成欲明日獨陸行先至福井凡請與我舟行來成欲借凡小奚覚藏為從者何如耕雪答曰諾○來成使其弟子大振買船逆西明日昧爽解纜

三國永正寺松井君來訪以來月初旬游京師云

秋雨冥晦渚淵瀏談不覺五更頭明朝可耐望

河別君向城州我越州

十月朔日

丑下牌起蓐食昧爽與一治上途來成使一力送予雨拭（見雨拭前）於船予謂之曰聞船距耕雪寓不遠卿須先往報之既而至魚屋次郎八氏時天既明耕雪始聞檐雨拭者至爭曰未乃使二治逡視之良久至曰彼違命先赴船矣次郎八使舍人命曰發時報我玉江來別既舟子來報乃與耕雪至橋下入船〻大如赤関飛船艙內頗廣同上二客一童船發又近一老

婆入焉又發復止載岸上者予曰如此遅〻何時至
福井予客曰蓋日夕也風自東南至不得揚帆　行
三名撑棹而溯川廣可三丁水勢不減瀵川船四面
設篷無席而防風無所見時〻出艙而旋見漁人立
中流曳網客曰捕鮭也左右涯多樹林時見沙洲三
四里川稍狭幅可百間涯樹黄葉僅千之一申下牌
至安護地名舟子曰福井自此陸行一里舟行三里而
遠恐不至戌上牌不能達公等陸行何如衆既厭船
遲乃從上東涯初東行至此川形殆為南北人家七八直東取田

間小径二十町許右見一帯連岡青松間見灰色嵒
耕雪曰此採鑿石所碩圃等產業是也径左右草深
中間泥濘困苦勝昨日凢三十四五丁出於川上疊
石作路人家在左川岡之間桃田数百頃川狭而急
船上者皆牽百丈或推五六町將入城下耕雪呼曰
来視覺嶽立水次入街来成迎曰某与覺嶽齡時来
矣福井戸数一萬大津以北要衝街衢淨整南行七
八町西折有橋長九十九間橋枝東板西石不知何
故至中央来成謂耕雪曰某弟踞峯以為贅之故不

無難其翁也耕雪聞欲宿逆旅田葉屋久右衛門乃
送之返東三丁至久右衛門氏先是公文為予作典
久右衛門東今日致之且前日由左衛門囑卿送我
於蒔田氏二次我至蒔田氏皆未達何故久右衛門
謝曰某托蒔田君隣村人不料其有浮沈也因囑尋
近藤興兵衛兄弟家而去復渡橋西南行街上七八
丁至教重寺踞峯及義父石峨見踞峯致竹内清華
東方披之清華至清華素与踞峯好故料迎予也〇
今日行程五里向東南〇暴瀉一行囑踞峯買藥調

葛根湯服之〇丑牌使一治携寺僕就船取両擔〇
丑牌雨大下徹曉不止

二日

卯牌晴〇清華来曰某與踞峯謀留先生焉請安心
休歇〇我與雲處東曰日者耕雪来曰雪處君有明
日訪先生之語既七八日識兄病復發竊以兄病一
臂而屢服攻擊劑或恐有以身換臂之患今後願莫
多服藥而嚴食禁病自退云〻蒙示江戸新聞紙一
巻謹完璧中難信者数條疑好事者作之送宮川生

詩贈竹内生書請轉致拙著隨筆請付俾將發棹清
華曰明日或有好便且待之〇耕雪携岩井屋伊右
衛門者來見得伊令出入本地風流家欲為先陸先
容乃贈書蔚尋問近藤典平兄弟件伊右衛門曰典
平兄忘其名家号酒紙屋乃裁典典平來屬清華送
吞酒紙屋〇午前耕雪導訪孝顯寺雪航禪師來成
亞治經右衛閤門從東行二町北折三町路左空地酒
餘步有門扁天女山三字僧月舟所書絶佳門内巨
碑書佳界萬靈風趣頗佳蓋曹洞宗不似臨濟幽靜

入寺厨僧方打木魚禪師秦在乃肘則落二葉及小
原鐵心大夫稿二卷於直日而出耕雪伊右衛門去
遇清華曰午後陪游山上南行四五丁至街盡處路
右一寺方有佛祭門內外假店駢列喧闐甚西折二
丁北折出於教重寺門前寺後巫天連山橫亘如屏
障其庭所謂真山即作假山者樹姿嵒勢幽深多趣
〇宮川雄吉使俾來東曰昨日發俾於永正寺閒高
軒既赴福府今日又使一俾候從者安否采典并及
香魚腸祈此存鄙稿四卷乞正閒先生近妙也墨戲
願賜片紙其沈痾初心不平余則稍安國政名遂安
先生若游大聖寺小松地方果有知音請東作先容
乃答曰遠辱貴俾領茸及魚腸之贈感謝曷罄佳稿
草草加批猶走馬觀燈莫咎粗率寄雲處書一封付
貴俾送上封中有贈足下詩請余多致之雲處而取
詩又畫富山題其上曰此十六年前典宮川兄所觀
吳景余寫送之以當話舊〇午後清華及其弟來耕
雪來告別請華留之而山游商未成兄弟一治岷初
南行百餘步西折二百步許至山根仰望斷崖百丈

老藤古蔦糾繆嵓角龍懸蛇挽蔦葉殷紅可觀崖下
大石五六踞峯曰大昨年地震時墜焉聲撼坤軸清
泉自嵓罅出側有佛祠返北行路稍高數百步右折
上磴老樹盤空左折平地數畝立石左右如華表有
神祠二區又上坂右有筆冢土紫赤色似石非石頗
陡凡三百步有微處左折上磴數級有黒龍祠又上
數百步始至絶頂俯見福井城下首尾亘西十町二
水劃中心昨日所歷一覽瞭然採石岡以北川勢九
曲十折舟子不我欺矣城在街南樓櫓隱見樹間其

前後皆士人所居喬木掩蔽延袤與市井接若雄閣
蔚葱洵愜宗藩西北下百餘步又有平地地藏祠在
焉上磴数十級右折有平地左右茶店四五皆楊弓
場少婦袪服取箭勸客衆競射多不中的店北稚杉
森立青苔滿路右折微上有愛宕祠下磴路稍廣右
折又有祠祭継體天皇祠前老樹成陰清華弟去返
過楊弓店前東南取微径上二丁許至最高處平地
方数十步市人数十方設席而飲此望尤敞城外田
数萬頃黄雲平布時見水白麦青繍錯其間而東南

連山皆峻極天白雲抹其頂雲背更見縹碧如嵐處
嵐背見一帯白光皆謂雲也予與一治謂白山絶巓
也議論不已清華曰此地豊公攻柴田氏時所陣俗
傳勝家親放二箭皆中豊公傘柄而止知不與其有
天祐乃自殺云東下百餘步又微平處布席而坐清
華命従者開行厨耕雪欲帰家清華強留之始解鞋
坐雲散日暖望白山向之白光悉雪也乃疑其高或
勝富山而其巓綿延殆十倍清華招土妓二名鼓絃
侑酒頃日没下過継體祠側東下磴路頗急稍〻有

人家皆據高宜遠眺一町半許右折有山門窺門内
唯有多寶塔蔓草狼籍門外左有寺長命東軒與白
山對踞峯曰此寺以眺望名憾既冥矣南折下数百
步出於磴道未成曰是名百級路峻而磴疎左右皆
老杉下入街口有穿地布石處深五六尺方丈餘其
側設屋疑温泉也俯視其下清泉湧焉踞峯曰街中
乏水但頼此泉曲折過孝顯寺前返耕雪従清華去

三日

初出大野後一治稍偃蹇予屢以其行事或不如三

年前而不自知戒之至三國益予疑其故欲別得一
従者竊東室氏及東馬使勸計其従喜樂報未至昨
夜一治告曰其欲先生至加賀後得十日閒則一返
浪華了多少事務又来也問何故曰客年家翁以其
游學非其所欲曰明歳以後唯任爾自為活我不復
送資費也其猶不返従来家母獨通信近無一信聞
家翁禁之其若不及歳晩帰恐永得譴余曰本年正
月既聞資費不至之故然以去年来與我有北游之
約使吾子寓友月氏而待期不圖其永得譴也然吾

子以從我故譴我將東尊翁謝猶不可我將使我子
姪見尊翁謝必不吾子為無父之人也〇治郎某有
借賎於芋五氏予曰多少何如曰僅〻而已既而曰
借賎細五金則我力辨之過十金則不得不借家翁
之力予曰凡借賎者償利息乃彼不復從其本是天
下大法也十金之息不過一金今歳且償其息何如
郎彼與我厚安敢受息乎予曰我將與家翁為吾子
東令叔而借君子又面芋五而告借吾子之故芋五
諾之而後與吾子來我非與彼不相識者耕雪將游

浪華使耕雪面芋五傳我〻何如曰芋五件〻靡〻私
祕先生徹然傳旨彼或憾其泄之且彼與家翁殊相
識唯與家毎有緣而已彼不能代其謝家翁也唯畏
失家翁之歡矣予曰吾子言表裏反覆猶諺所謂瓢
押鯰魚我謂將謝尊翁則以芋五為辭曰將謝芋五
則以家翁為辭轉環無端我老不能堅子所愚弄吾
子宜速莫顧一治謝曰不肯果無替人其方遂從先
生若有替人追雪之來合去而帰家也〇已牌耕雪
來別曰其將以初十日發程游京華有事於撙決之

見命予曰喜樂未歸且待之而作家乃與一治送之
南行數町過清華門前呼出而語遂西行十町至街
口右有一店扁天下泰平四字入焉室安數佛蓋女
體供茶行客處予誦與一治問答之狀欲面芋五與
之曰別有良策出行所依賴無若耕雪臨別悵然路
左平田數十頃連岡自田間突起郎昨日所上西南
陽福井之勝實由此岡云既歸土人藤井文五郎東
斧太郎西村閑次郎茶屋治郎兵衛教覺寺謙忍來
在室乃相見過午不去頗飢清華到聞庵客羞視屋

伊右衛門來贈羊羹曰耕雪使其替人紹介先生於
雪爪師乃使問其帰否曰未歸〇菊田喜六答某至
〇本誓寺大嚴者來見曰某四十三四年前學淡囱
先生矣予彷彿識之話瓊林園舊事其所問子玉有
臺以下無一人存者〇醫人辻岡東菴來見贈詩七古
長故不錄乞字曰明日請臨〇夜畧瀉二行胸腹攣急似
風邪又似癪蓋飢飽失宜之所為可畏哉

四日

土人大島六藏來見乞詩正〇謙忍來雪爪和尚東

曰貧道昨夕歸橫井小楠東至即呈清覽請賜回音
先是聞肥後士人橫井平四郎以文學為福井侯所
聘教督學生小楠蓋其号也其柬曰昨日松井耕雪
來傳廣瀨詞伯旨曰將相訪某今日多冗明日將以
來牌使一生迎之願師為我報之乃答曰昨日祝遲
伊右衛門來曰某將代松井耕雪介先生見雪師及
橫井君彼今來至午後必至某將與彼謀而奉答請
姑待之既而使一沿招伊右衛門返曰彼病目然將
以午後來○士人佐藤實吉來乞字及詩正伊右衛

門來予曰昨日耕雪傳橫井子旨曰某方有緊務不
能招廣瀨君將相見於孝顯寺今視其柬頗異初言
近日風雨不時興某病未痊甚怯遠步且未見雪師
明日將訪之師若為我招橫井子何如伊右衛門曰
某聞耕雪言一如先生言以孝顯寺為會地蓋上策
也某將見雪師說之話次雪爪使人來促報伊右衛
門隨其人去○清華來未下牌踞峯導至辻岡東菴
氏在踞峯東一町外途遇伊右衛門曰雪師曰橫井既以招
先生告藩士某等數人勢不可中變先生且強赴彼

招予曰善伊右衛門曰雲處與病至雪師許實欲別
先生也屬某要致先生予曰我今赴辻岡氏招亦不
可中變為我謝雲處詰朝相見東菴及東益見引入
室士人伊藤友四郎小宮山傳太郎山本平太郎在
座主人供酒酣井上剛介者未曾聞剛介號松濤福
井藩中第一詩人也剛介曰某至三國實欲謁先生
聞其本地去焉因玉江等於清風亭是日設予以
病先辭返○朝來大風暴雨雷鳴忽晴雨不知數
或飛雹十月多變候北地則異甚

五日
卯下牌携來成一沿訪雪爪禪師多年可五十左右
清雅溫厚初見如舊約午後訪小楠平四郎号而歸○井
上剛助号松濤來曰願暇日臨敝廬予曰去期既逼恐
不能應命喜樂自浪華歸致室氏今月一日柬披之
有餘人柬十餘通室氏柬曰妻兮娩後漸復舊莫勞
尊　正也喜乳又出日夜吮之公既老恐不能再北
也此行遂覲加能二越明年春晚歸亦宜也柬馬恪
勤家事料理悉唯省攝養善護風霜柬馬柬曰先生

高柳之東前月二十五日至翌日發回音於京師送
三臟圓及日記矣計哉歸家憾不追傳尊命也予使東馬
薦計哉北游痧既止眼疾大行千百人中無一人不病者
然不出三日痊名三日眼近日福井地方亦然賜藍田東某携
訪之戸鎖問隣人如聞其移居阿彌陀池畢日將取
回音付喜樂云々徹雲東曰松田楠涯尚在此地恐
不至明春不歸也然傳先生曰我既戒家人報先生
將至請不論我在否直臨寒鄉宗勛東曰前月二十
六日既裁一柬未發偶得芳東目併呈尊夫人康安

見囑黃白件某代先生料理云々又曰青村居東至
僅々範治東二通八月二十八日曰林外本月十八
日忽罹痧至二十日危篤招二宮慎齋乞治又囑外
王父禱神百方盡心至廿二下利稍止昨今一日食
粥一合本地如此症者皆死而獨免非祖先餘陰神
佛冥祐安能至此手別有日記一卷請賜覽本月十
七日潤吉妻阿琴以痧沒家母泜而傷腰不能起臥
常以兩人扶云々塾生無一人罹痧者然畏引去昨
今現在生僅二十餘名佩川翁東至述肥前痧禍之

狀曰如在圍中城前狼後虎防禦無術門外光景亦
唯傷心慘目如弔敗軍墟云翁義子亦沒熊谷禮次
郎自長崎歸白西濱坊女伊祢與阿墨利加人通
本年四月十七日遂乘夷船去事覺官命和蘭甲必
丹發船追至廣東捕之五月三日歸下獄本月十八
日狗之市中梟首云々九月八日東曰家母稍陰几
林外形容未復舊方以運動身丈為主將待全快往謁
外王父痧既而止然縣尹夫人皆病五岳京師歸路
至伏見癒病僅愈云筑前侯借我日田金數萬兩而

不返南陵公田要等皆之福岡未歸宗家安危在此
舉先是予屢諫兄使筑前人全兄不聽果有此變日隈雄藏沒彼商賈中一
才子可惜孝也九月二十日東曰不肖殆彌留然既
愈幸莫勞慈念家兄憂不肖病頓添白髮病之得愈
實由其勞六郎亦與有力焉云々馬子吉東曰某欲
待先生命而贅於鼎氏然金城及秀氏皆曰先生上
途前有馬子吉來宜速定為贅之語某不能拒也子
謂一治曰馬子吉之一痴至此哉金城確藏東無事
可錄○清華携乃息來與食之未徹雲處來○佐藤實

藏携運正寺僧諦法来見乞字未牌横井小楠使其
門人前田忠作来迎乃與雲處至雪爪師許師為予
謀方別索館舎其意良厚將與師出忽有一客至師
引見之曰此人姓山口名小右衛門本地坊正凩欽
先生者方来謁　先生也予謝既出東郊三四町北
折又三四町有川盖前日所渡橋之上流有舟即横
絙水上手攀之以脚遣舟者上前岸東路左見城壕
廣館比列皆卿大夫也行数丁北折渡后橋而名謂
生橋入一門直北行隔濠粉堞繚繞往々見樓櫓濠

水瀰漫右有杉林地名百間濠凡七八町南折入一
門大廈相接間不逢人盖文武諸館吏局也二三丁
入路左家即小楠所寓小楠年可五十一二進止安
詳目劇知其非常人伊藤友四郎井上剛助先在座
既士人毛受鹿之助齋氏部長谷部甚平半井仲菴
及一醫人（忘其姓名）皆通姓名相見主人供酒有盛饌忽
聞鐘聲或報火雪爪師以先君廟有其寺中欲去一
僧来報曰遠火也乃止良久有告者既滅燭出予及
雲處作書畫客或賦詩贈予談論至二更將去師曰

初七日請會敝房既以来路門鎖自別門出（行堞塁間）忽右忽
左不復識西東凡二十町出於本街雲處去渡橋熟
路也送雪師至其門師亦使僕送予○來成曰向者
宮川遂安使伻来以先生不在既去東曰前日詩画
之賜如把臂歓娯不覺懐舊淚下僕病步間同社皆
憾先生不過敝邑願福井帰路強過而一宿云

六日

来成將去因東亞江曰雪師欲以初七日集於椽栗
卧房舊僕招凡師為凡謀為先容於諸人莫所不至

其意誠忠凡明旦卯發午来乃可○使一治送来成
遂訪雪師返曰師方索館舎且為先生招士人某々
計議○聞昨夜火清華自親族出為是遍謝罹災者
故不得来云○佐藤寶藏雲處大島六藏来訪申牌
雪師與山口小左衛門来既而井上剛助伊藤友四
郎鈴木議助来訪為予謀居師曰明日飯後且移裝
敝房初清華（来）欲供師酒以客多不決日將沒始留客
客不可去乃使人送野蔌数種於師々報以菓子○
今日曠来成發答遂安東白福井人留我不得去也

三國人待我不得留也留且不可得而足下欲中途要我猶漁人之於鷸蚌而者聽之必不平也僕欲去三國之日過貴境而赴大聖寺足下姑待之○夜六藏來

七日

栽答室氏東馬範治孝也東及典耕雪東合封之表書耕雪名囑清華年前遣一治於雪師許先移裝焉午到雪師許一治清華踞峯從師謂踞峯清華曰客將集先留玉江自三國至致公文兄弟東○使一治

典請華先往視山口小左衛門所定館舍申牌辻岡東庵豊原良作半井仲菴剛助伊藤友四郎長谷部甚平橫井小楠毛受鹿之助小左衛門等至始見者數人曰牧野主殿之助曰中川淵餘忘之酒酣皆作書畫客各分黨而坐予輩無黨遍就各席戌牌散予及玉江一治從小左衛門至館舍在九十九橋北畔西折處（橋即來時所過大橋）館三國内田氏朝福井時所寓長谷部甚平方任勘定奉行内田氏囑焉雪爪囑甚平借之而置予又使小左衛門及竹内五兵衛者供飯

及一切器用徹師予安至此哉途中遇雨衣濕甚小左衛門去玉江同宿奇暖類秋仲候○今日發喜樂及西垣諸子東大意述福井人要我不得速去之故

八日

居樓上咫尺臨水西南望孝顯寺後連岡青松紅樹風致絶佳雪師詫為福井第一好樓不誣也○遣玉江於小左衛門氏贈書及川茗小左衛門來謝○遂安東至問我游期蓋春見我東也乃申前意答之（付東）倶○踞峯致齋藤典平昨日東〻曰某訪先生於來

正寺聞其既福井去焉故追至詰朝相見○井上剛助鈴木謙助佐藤實吉來乞字○大儼來○典平來贈紙及梨先是為予約手寫福井前侯行狀一卷今日致之予感其善蹈言典平乞書十餘紙來去雪師使僧月潭來促予及玉江昨夜中川淵謂雪師明日請典二客臨（二客謂予及玉江）因約同往故也乃留一治與典兵衛接時踞峯在座同出途遇清華清華欲訪一治要踞峯去取生路南行數丁入門名大馬出月潭曰每歲新正十四日騎者為隊過焉市人群集鳴鑼

打鼓振旗而駿馬不能過者卸笠而謝輙放去門内
壁壘高峙左右皆廣館大屋東行數丁又有門名川
口門又數丁有二門相接名鳩門出則截前日所過
道直東行數丁左折即中川氏也伊藤友四郎井上
剛介先出見引入室雪師在座主人夫妻及牧野主
殿介生客二人見其庭竹樹蕭疎鳥雀来往因口占
一絶溝水南周又北𢌞深沈官舍倚城隈一庭楓竹饒村趣借與山禽隨意来主人供酒
玉江作富貴長年圖余賛之毋乃水魚契花王及大夫青青與艷艷相和德
不孤戍牌同雪師辞至川口門既鎖起抱関則曰何人

日間瑣事備忘　巻二十八　五七

曰孝顯寺和尚乃開門既出師指路右廣館曰此家
邑入千石十七八年前主人歳二十餘一夕殺其妻
子及奴婢十有八人而出奔不知其何去也而被疵
者二十餘人聞其刀所謂村正者古来無如此奇変
云其家遂滅宅今為勘定局師送至我居○今日裁
答公文兄弟來及與渡邉順八郎來屬之與兵衛○
初徹雲為余來福井人竹内布珀今日雪師來余曰
布珀父乃五兵衛也聞前日彼聞先生在高柳将来
洒掃以俟而不来彼甚鈌望先生須遣門生謝之乃

遣一治贈川苔及香魚腸不在

九日

大雨傾盆平明末已見隔水連山出没于雲烟間實
有多少樓臺烟雨中景勝○清香来清香山口小左衛門号以下用
之○祝屋伊右衛門来乞字○與兵衛來送潤筆金
若干曰昨日所賜扁額脱二字願更富山見恵乃題
舊製七絶更上送之余每書訖必讀故有脱字自知之
昨日匆忙不暇讀即有如此紕謬甚哉我衰也○昨
日牧野主殿介曰明日請會於敝廬清香携玉江去

日間瑣事備忘　巻二十八　五八

曰雪師使人来促牧野氏之遊請報我○未下牌清
華踞峯来話次雪師使人来曰貧道先赴牧野氏先
生若怕雨行且使玉江来貧道将使主人發轎来迎
先生也余曰師猶歩行某敢乗轎乎館人為余設浴
既而使館人導至清香氏有僑居東四丁外其弟重蔵見曰
家兄既與玉江君往矣乃使其僕導過大出馬門左
折取生路過二門相接處名鐵門右折出鳩門雨勢
方烈斜風掀傘衣大濕渠水涯濠濁波洋溢聲如吼
雷入主殿助在中川氏西畔清香先出見引入室主人夫妻

及女見雪師中川上土伊藤諸子在座主人禄千石
宅頗闊淨庭有菊晼既飲笠原良作至余典玉江交
作書畫戌下牌雨稍止乃典衆同辞出至本街雪師
別清香送至僑居一治告布川源兵衛至致金百疋
及渡邉順八郎約明朝復来去矣順八郎東中有東馬前月十二日東
報室氏令嬡也

十日

卯牌源兵衛来乃贈書一紙囑順八郎東○玉江赴
清香清香使人来曰午後正欲設浴請臨○佐藤實

吉来乞字鈴木謙来伊右衛門来乞字踞峯来清香
使厨人来羞晃肉午後与實吉出一治從出於本街
東行五丁許至布珀氏實吉去布珀曰清香招其盖
先生故也乃典出至清香氏始坐清香及玉江自外
帰曰迨先生未至出游矣返一治守舎主人供酒重
蔵及荒木某見主人示朱舜水書前揭鑑跋曰人莫
於水鑑宜以人鑑此聖賢之格言也然水至平吾以
居吾心焉水至清吾以濯吾德焉要在其不可為鑑
也以其草書難讀乞予改書酬典玉江作画既浴而

飲戌上牌辞主人兄弟荒木某送至一治不在館人
告尚者時田使人来曰某今至朝日請見一治自清
華氏返致清華所贈金若干

十一日

井上剛助来取書曰午後請臨○大島六来○一治
告曰清華以其兄病綜攝家務然其人曠達不屑爲商
賈術棣清作即其舅兄弟也清華欲請清華作返家政
其兄兪隨先生去懇請錄兼聽欲先書懲還之清華
將以本朝赴寫氏乃栽典清齋東遣一治致之○花

沐淺齋涑庵書○清香来○雲處来曰吳昨自魚屋
治右衛門自京師歸曰廣瀨君室人書信既托先帰
者猶未達乎某面来治右衛門將帰其家語先帰者
曰其人住福井且緩二三日期○午後典雲處一治
將赴松濤氏布珀携大黒屋者来曰君人女善画欲
師玉江兄故今朝迎矣兄今在山口氏乃出方導玉
江途遇之自大橋北畔東行水上二三丁左折入街
右折多廣館園樹參天黄葉如雲復出水上即熱路
地五六丁右折出閭門直東二丁許又出川上左折

一丁松濤氏在焉主人及其父母妻子皆見其庭左
右大木簇立中間豁然有二三尺枳籬遶山自籬上
出如庭中之有巨石平布點綴以矮弃廣苔如茵設
席枳籬上而坐枳年〻剪枝密幹勁載人而不陥亦
希觀籬根即二水合流處中間沙田一帶甚似余中
洲之田諸客未集乞主人泛舟主人父子操棹川右
大左小溯右川幅可三十間急而深有牽百丈上者
乃以縆附其尾始速二三町前舟止載岸上積柴水
盈急主及子入水推舟又止一丁許左見青松紅楓

掩映成趣水岸疊石築起孤亭枕焉主人曰寡夫夫
狛氏別業也回棹舟觸乱柵雲處怖変色曰是痾後
墜必死衆哂既返牧野主殿之助雪爪師笠原良作
主人旅井上一庵至酒酣各作書画余口占数詩詩皆
載集和者四五人大島六蔵主人弟子也来行酒先是
主人乞書曰全紙数葉中願録高作新田公廟詩余
以其長難之後集孝顕寺雪師曰先生僑居件長谷
部君周旋盡力時余熟識諸人面一人曰前日托剛
助乞新田公廟之詩聞其長篇心更欽羡請強一揮

余為長谷部也乃許之既書呈與主人曰請新田公
廟詩者非長谷部而牧野也先生本意為長谷部而
不為牧野然乃是取之不必背於牧野也意欲獲之
主殿之助不肯雲處曰詩中有高柳村字且先生據
我家記及所蔵新田公四百年忌祭記而作之然則
當屬我雪師曰三君言各有理一得二失非平等也
佛家尚平等貧道居傍觀之列使貧道得之三君皆
得平等也既而帰主殿助戍牌辞月色在波帰路如
畫雲處曰明日願游野外雪師曰午前乞臨敝房而

追雲處凡約至橋畔別○宮川遂庵柬送詩巻乞正
柬曰先生福井帰路過敝邑而返三國順也返三國
而至敝邑逆也請熟計

十二日

遂安伻来取回柬〻曰辱書使僕福井帰路過貴境
僕與三國人約自福井直返彼地息壊在彼不可違
也然吾子之請又不可得已則我将与雲處決之今
日未得決雲處将以十四五日帰其家爾時我托焉
以報吾子暫待之○玉江之三國乃托答柬成柬○

佐藤實吉来取書午前携一治訪雪師了導自庭出
而上山地陡樹密詰曲崎嶇三四百步有小門扁細
香女史書橡栗山房四字門内淨掃地房僅容膝茅
屋土壁野趣蕭然山園三面喬木蔽唯東方開豁仰
望白山雪色諸山横翠俯瞰滿城黄葉碧甍先之師
欲請余題詩故来遣踞峯氏囑答花木渋齋東師設
飯踞峯與喜樂来喜樂與謀將之浪華而以二十五
日歸願先生先赴九岡而返三國待其歸焉而去余
田好乃戯與東馮東付之喜樂去師留踞峯既而報

雲所曰願會地藏堂矣雲所携其妻子来寓其岳家
距師房邇而障山故也雲所答曰諾乃下至寺庭取
微徑上峻甚四五百步遇僧負薪歸師曰此山係寺
領者方八町也美寺僅方伐木忽有猫頭鳥掠予頭
翔路如立崖長茅沒肩一轉出於平　即前日所游
楊弓居北畔也至地藏祠雲所及其岳父足羽神職
攝津在焉路于山上西行山形如帶左右皆平地而
稍南稍西而稍北海轉原野向背村落川沼之位置
变換無窮允行十町有士人習射場見安永中石標

雲所曰近西洋流烏槍盛行而射場如此荒蕪矣又
七八町路左列柵忽急下四五百步有一茅茨門扁
僧高泉書寶石山山口重藏出迎入南軒此下有山
背西南將盡處敞曠無比蓋富人別業也主人不在
其弟二人見重藏供茶余及踞峯一治等散步西下
數十步脚根即朔所見来石場峭壁斗落數十丈目
眩足戰路左有空屋栽石如板者數千堵塞焉俯望
役夫方卓梯揮鎚雪屑烟飛一治欲下觀余危止巖
間霜極美返座雲所妻携兒女至開行廚予口占一

絶宜哉眺望人貴洵矣風光世稀霜落木落水落烏
飛雲飛帆飛為主人題日没主人弟遽至提烏羅出
將捕凫雁也聞薄暮凫雁過山　必有定所投羅往
往掩獲云一治等從去雪師趣歸月色鮮明然比畫
行甚艱余著簷履與譏不愜大苦一治等返曰殆得
凫而供之主人氏追送炬月潭等来迎月色火光草
莽煙射過愛宕祠傍下磴一町許入足羽氏雲所岳
母見出下一町與雪師踞峯別渡大橋重藏別戍牌
返僑居〇来成東至披之有大聖寺草鹿元亮子泰

沖本月九日東ゝ曰書賜家翁ゝゝ方多冗命某拜
復夏時家里松嶹東報先生將過敝邑時劉三郎在
某家因謀館先生焉既而先生不來既經四五月不
圖先生今始至三國也伏祈過本地之日枉駕云ゝ

十三日

發興石圃東中包答草鹿東ゝ曰僕方在福井欲以
月尾過貴境云ゝ副以答來成東○遣一治於雪師
許返紙遂招踞峯○鈴木謙助來為伊藤友四郎乞
字○清香來曰今夕請過已而使重蔵來曰今夕為

人所要而出請卜他日○一治返傳雪師旨曰士人
水野敏之助欲明日會諸文人請臨敏之助亦使人
來請○井上剛助辻東菴伊右衛門等來乞字踞峯
來先東庵欲薦大島六蔵為予從者今日與踞峯謀
之東庵熟看○西垣來致來成東同寓○夜清香來
謝○雲處携其妻子來西垣供酒清華與之○今日
若佐人大西林左衛門其兒耕雲來見某過敦見犬
宮由兵衛曰人或傳旭荘先生没我未信之吾子游
福井請探先生安否報我耕雲曰某師耕石今夏謁
先生於彼家

十四日

清香兄弟笠原良策辻岡東庵伊右衛門來○清華
來○水野敏之助使人來請臨○末牌井上剛助來
勸余應水野氏招余以而難之雲處亦來勸既而止
乃借清華僕而出一治從留清華守舍水野氏在牧
野主殿助氏東南一町外主人及其父風月母妻皆
見主殿助妻即主人妹夫妻偕來接客予及雲處作
書畫日將没雪師始至福井士人以雪爪故所到皆

設野蔌而無腥鮮猶佛祭時余輩皆困戍牌風月導
入茶堂供茶示顯微鏡余拔白髮視之晶如雪一幹
數支不異樹木同衆辞途別歸清華猶在○今日剛
助曰十六日就先生居而設讌宴何如予曰善雲處
曰某明日歸家報遂安以先生近日相過先生途過
茅廬何如主殿助剛助聞之約送同往期十八日

十五日

終日大雨暴霰○嚮西垣發興來成東ゝ曰僕將以
十八日發路過丸岡信宿而赴貴境請速送我朱肉

寘師房者云○一工人來眎轎曰祝屋伊右衛門傳
公有求轎之意故乞覽予曰蒔田雲所者欲買轎贈
予也乃教雲處寓去先是雲處為福井人輪異一郎
左衛門求復　洞訛曰彼將以轎為潤筆也故令工
往既而雲處與一郎左衛門來視轎曰可也雲處將
歸高柳乃托與遂安東〻曰僕將以十八日訪雲處
翌日拜趨也然大雨暴風則止一郎左衛門曰請使
工見我已去工復來乃命赴輪異氏○伊藤友四郎
鈴木謙助清香來○布珀携駒屋善右衛門來見○

心下痞借藥鼎於清香氏重藏來曰敢問病謝其厚
○踞峯來○玉江十三日東至東曰喜樂既赴浪華
先生歸途過丸岡為上策云〻（喜樂將為全周旋也）○黄昏清
華來導至橋西肴店供烹大饗既而出羊糕携歸作
善哉羹與西垣等食西垣見其族內田周平曰此人
為總右衛門守此館舍

十六日

西垣去○清香來乞書謁新田公廟詩屏風半（勞甚）
（書）故○大野人松田藤之助携渡邊順八郎東來見東

曰布川生歸得接芳訊既宮澤生來曰先生方以寺
川生欲來迨明年西歸別募從者也因與議遣松細
生拜趨生年少百事未解然如其為人愿朴不敢作
放逸某保之先生面與生謀問其肯不且視其善不
何如乃錄從所當作事務數條及我所付資費數示
之曰吾子肯不何如曰某雖不敏願努力乃授而束
紳錄曰吾子須以二十五六日追我於三國永正寺
也○廣瀨與三右衛門使人來送菓儀曰某今日至
此地來朝拜趨○踞峯來為大島六藏謝曰彼甚欲

從先生去然其母不許○士人能勢角太夫小村良
助因周平相見○月潭來傳雪師旨乞書先是為雪
師賦椽栗山房詩三百餘言（載集）○布珀父五兵衛來
見曰柴田在福井僅七八年而滅然其有遺德於我
如以米九斗二升為一石創舟橋永世被其澤世人
或不知之某每公忌日必謁其廟深慨其功泯滅願
先生作七古長篇弔之發窀穸之幽光予曰諾君請
錄其詳示我○黄昏井上剛助伊藤友四郎鈴木謙
助大島六藏山本平太郎辻岡東庵等携酒肴來餞

予留五兵衛固辞去曰明夕請臨敝廬清華来夜半
客初散⊙今日平太郎話曰邸報至聞本月七日官
決諸囚斬我藩士人橋本佐内及江戸藩士飯泉某
京師儒者頼三樹三郎流三國大學等而梅田源次
郎以下未聞處置蓋未結局也三樹三郎頼山陽之
子余曽識之余所識無数而無一人罹死刑者而三
樹三郎獨不免蓋盜成括之流而交匪人宜矣其
及也山陽名浮其實至稱徂徠後一人其子忽遭奇
禍天道乘除不可測如是乎○終日風而且雹山見

雪寒甚

十七日

夜来背痛疑感冒乃使一治於輪違一郎左衛門氏
買葛根湯主人辞宜○布珀来曰今夕請同清香臨
○踞峯来曰聞先生今日臨辻岡氏我房離請莫枉
駕予曰何故曰家翁性倔先生来别必将自来謝家
翁既老甚不欲其　也⊙大嵓来○清香来贈潤筆
若干約共赴布珀氏⊙午後與三右衛門来将與訪
諸家偶一郎左衛門来同出至孝顕寺門外今朝月

潭来傳雪師言曰申牌前有事不得相見請申牌後
臨時方申上牌使一治先往致師所書一郎左衛門
去予至東庵氏其子見曰家翁不在言未畢東庵走
自外入今遇一治居聞先生臨故帰矣與三右衛門
介相見主人供酒一治至曰雪爪方與衆僧答問未
畢乃為主人作画再次壁上所掛高野真齋詩韻山脚
連庭上幽深與俗分白雲来漠〻黄葉落紛〻倚几
観何物書窓有此君世人奔走甚妙趣向誰云
予曰踞峯不欲我往何故主人曰彼老禿至當畏葸
荼之費乃使一治往告别既而辞至孝顕寺門外逢

一郎左衛門曰将觀山下紅葉與三右衛門聞之随
去予見雪師〻将供蕎麦時近黄昏予以布珀氏之
招辞師不可且曰新製屏風猶有餘白請作神亀峡
図画成書其上曰己未十月訪雪師話及神亀峡予
曽探峡然與師異年師常憾不同観使予図之欲着
我二人焉予拙人物故唯画山水樹石而待玉江来
補○與三右衛門至見師即去予曰日既暮矣師若
不送我清香布珀必咎我違約師曰善既喫蕎麦使
一治先赴清香氏告曰直赴布珀氏矣師贐金一両

及綿圍（燧膌物）遂與師出至布珀氏家人曰請之老主
庵乃西行一町許至五兵衛所住自得庵師不肯入
曰我為先生無從者故從也不欲貴主人供給予曰
不告主人必咎我因互推挽偶一治從清香薰藏至
清香遂要師而入五兵衛方會客行茶儀予輩坐別
室布珀見師為予謝違期清香曰時宄好何謝之有
五兵衛拉客出見則能勢角太夫小村良助駒屋善
右衛門及一客也酒出師先辭歸予囑起馬帖於布
珀曰明日請以午前出發夫三名亥宗牌與衆同辭

月明似晝衆稍別去善右衛門使其僕送予○館人
致來成所送米肉粟曰函有餘地填銀杏以呈又有
石圍粟曰先生與大聖寺人粟既托脚夫矣鳧一隻
謹呈云云然不見鳧

十八日

使館人問其故於伻曰實將買而獻也○笠原良策
使人取書○清華來曰今日有家祭不能奉送敢謝
○布珀使舍人來返起馬帖贈潤筆若干及雲丹曰
朝來微恙不能拜趨○周平將返三國乃托送雲丹

數筐於來成氏（福井人贐雲丹）多○踞峯來贐絮帽○與踞
峯之清香氏告別途值之然遂至其家既而清香來
謝○大徽來○井上剛助來贈潤筆金若干又致牧
野主殿助所贈菓儀曰我二人約送先生至雲處氏然
今日有故不踐言敢謝余曰冬晴微景如今日難多
得願強陪從剛助曰且与主殿助謀多恐不能從命
○笠原良策贈金及雲丹且托酒一樽曰願致之雲
處予謂其伻曰我役夫三肩而舁轎擔而挂別無間
肩安能荷數升樽卿宜就輪違氏謀也○以館人之

僕愿恪賜錢五百文○午後轎夫來促上途予先与
踞峯出使踞峯謝清香踞峯追及曰途值清香彼令
日有官事不能相送訪輪違一郎左衛門（居在布珀氏對門）
予薦游高椨以病辭曰少愈必追先生於丸岡矣至
布珀氏其父子見始聞布珀通称五兵衛其父通称
茂三郎也茂三郎曰踞峯師外無送奉者何乎予述
井上輪違山口諸子之故茂三郎曰雲處必失望矣
命布珀往布珀曰頭痛方涔涔明日追趨一治与轎
夫至至乃辭布珀使舍人送北行数町東折数町又

北折一東一北二十四五町街盡有閭門出則一渠
遶郭渡橋右見濠並通城北口也涯多蘆葦舍人去
又有街名莵町五六町人家盡踞峰別去乃上轎使
一治先行報船橋驛長官道左右皆田時有樹林過
幾久高木高柳在雲處所住高柳二里外諸村至船橋役夫未集
驛北有　即黒龍下流兩涯可百二三十間所謂舟
橋在焉予獨往返觀之水中竪駢船四十八隻以鐵
索二條藤繩膝大者一條縛之南岸卓石柱三本維
索及繩北岸則維大木横板舟上作橋閒舟隨漲勢

浮沈越前漁浦四十八處每浦出一舟云水中央有
洲南邊波勢迅駛如電深不知底北邊深可七八尺
傳古未無能橋焉柴田勝家以鄉民屢嘯聚作亂悉
賜耕具而收刀槍鎔作鐵索創舟橋焉其功大矣返
驛舍雲處氏役夫未集舍人亦出迎曰向者遇牧野井
上二君問不見先生乎某答曰不見二君遅疑而去
蓋既至高柳矣予疑福井人以橋本左内件闔藩慎
嚴不得野游剛助憚人之耳目故不敢泄窩往也永
北又有村名森田人家数百岸上群木龍從霜葉頗

妍過古市上森田石盛茨原寄原数村至追分休路
左店熊太先去又過一村名北横池二三町出於赤
江橋西畔歇路也申牌至雲處氏主殿助剛助見曰
我二人以先生言故出家走一介於清香氏告之閒
先生既上途走来矣予笑曰毋乃鳴門之介欺水野
勝成故智乎皆笑○福井至舟橋一里舟橋至高柳
一里半皆向北○今日快晴如春然白山以下諸高
峰皆見雪○雲處出九月二十五日家信付予曰即
漁屋喜左衛門托先帰者其人亦托別人而遅多者

開封有室氏東馬秀民俊治東及三臟圓一筐東馬
日卷記　卷室氏東馬皆述令娩件秀民東曰尊夫
人誕女而不育然幸康健猶可賀也金城欲納馬子
吉為義妹壻強使某為先生替人不知先生肯否敢
告俊治東曰某既帰家母弟妻皆死大兒方病亦兒
尋毋而啼實人生苦境回思浪華快游一場春夢云
云見日記過半録娉去来及室氏之兒疾病室氏之
勞可想俊治東中有先生亦須早帰莫尊夫人勞之
語宜矣又録日原文哉春日寛平婦皆没○主人供

酒酣漁屋喜左衛門自京師帰見聞予今日始得家
信曰從者無状至此乎予作書既成二客懐之辞去
送至村中月朗風寒時戌下牌也○今日近藤典平
來至大意述岩佐生聞索從者欲親往既告大夫得
允偶寡君在大坂城疾病召藩醫三人允居有病臣
不得出境例也家止云〻○亥上牌大震地移發丁

廿九日

廣瀬典三右衛門使舍弟友輔來冒見諸約追先生
於髙杤然昨日謁飛驒野令有命速返家探得職黜

敢謝支輔贈菓子乞字卽托答典平東○昨日頑圃
俾致是乃贈之雲處○典一治會計九月二十日後
金錢出入○請主人設浴○午後辞雲處氏雲處渡
赤江橋使一治典揞兩擔者先赴丸岡東北行數丁
遇一醫生曰君非廣瀬先生乎曰然曰某宮川遂安
姻大嵜亨四郎也遂安使某迎允二十五六丁入丸
岡南口人家空疎雲處曰災後未全結構也二千許
有小渠松列堤上渡石橋有閭門從〻爲城下閭戸
數千餘街衢整正東北行七八町至遂安氏遂安病

膝不能跪曰近日頗痊始坐醫人平方庵来見既坊
正大濃三右衛門来行東脩受教○主人北隣卽神
明祠也見鴨脚黄葉甚美乃往觀之祠庭頗廣老木
簇立後有一水石橋架焉有門遥見霜葉穏映如有
幽趣將渡橋一治曰見地形疑城也乃止返○黄昏
主人及三右衛門供酒亨四郎父玄俊醫人小野良
齋士人矢野愚商魚屋作治郎来見戌牌三右衛門
告曰主人室狭且有小児典某謀留先生於逆旅也
努道藩玄俊愚從西北行衢五六丁有渠城濠下流也

渡石橋至逆旅典野吉兵衛氏雲處欲帰愚留之典
余宿○今日贈周恪及菓子於遂安○矢田愚贈菓
子

二十日

遂安東問起居遣一治答之○三右衛門使人来謝
曰今日以姪子祭會客不得拜趨○昨日遂安留我
同僚藤田天洋欲明日招先生申牌天洋使人來請
臨乃與雲處一治赴之其家在逆旅南三町外天洋歳七十許
其子泰庵孫渡五郎見矢嵜玄春来主人供飯粥茶

室日没風而大起雲處以迎者到先帰其家戌牌偕
蓮生八蔑及　論主命使僕送時風益烈而雨休
○今日使一治贈詩於遂安及三右衛門詩載集中○徹
暁風聲撼屋而暖甚

二十一日

雲處使人来致駕且為輪達一郎左衛門乞字○遣
一治於藤田天洋氏謝遂之遂安氏告明日上途○
天洋使泰安来謝且贈詩○白崎荘左衛門者来乞
字且囑鄭大本書請鑑題畫箋紙書五絶干戈天地満行處足

消魂聊有忠義膽成敗非所論予曰書體磊落似其為人且印亦古
雅蓋真跡也既而晒見第三句頗似邦人口吻然大
木生我土莫怪其操郷音也口占一絶清史多誣筆難歴忠義魂
我邦居桒梓自有公論存○大濃三右衛門来乞字○矢野鼎来
将饗予留三右衛門荘左衛門又以轎迎遂安至大
埼亭四郎来衆勧之為予従者既而元俊来衆又言
之日没三右衛門去酒始出徹亥牌遂安独留宿亭
華居楼上楼下及隣舎皆有客初歌呼終罵且闘哄
遂安語舊至寅牌

二十二日

崎荘左衛門三右衛門元俊泰安等来○雲處携清
水太仲者来見乞字○福井米屋一兵衛者東送家
信及中西耕石柬曰今朝喜楽自上國帰過福井聞
先生在丸岡嘱某送上書柬二通及三臟圓一筐且
傳言曰草今日帰三國復将以二十六日赴浪華而
以十一月六日帰頤先生明日返三國云又披家信
有室氏柬馬本月十八日柬及藍田碓藏柬淫氏柬
曰公以月中矢野新製夏衣及諸具至又曰範孝二

子東我二兒送香魚若干頭中有孝也當東上候尊
堂安否然我母方病不得出門之語故送呈其柬又
曰聞向所送三臟圓未達故別送一筐東馬東曰藍
田使某下見碧圓寺東景而謀梅苗件景曰梅苗易
枯舟中若無着護者其諾活者不過十之二今歳且止
待先生帰何如藍田亦云然不識尊意何如又曰某
薦碓藏従先生彼近寓松井氏始少要不欲屢遷故
不強也藍田柬曰梅苗件東馬兄柬詳也不復贅焉
予吉件某将口傳尊旨某長州行獲潤筆五十餘金

北條土屋諸子所周旋皆先生蔭也其以親族遜懇
移居堀江聚童子教書云〻耕石東曰池内大學既
見放逐梅田等未聞結局三樹伏誅○終日揮灑繼
以燭倩淳四郎磨墨鼎復勸之爲我從者淳四郎年
十九莊弱如十四五童自以不慣事固辭○莊左衛
門鼎贈潤筆金若干戌牌既散遂安鼎三右衛門留
供酒遂安曰先生逆旅諸費皆三右衛門所給敢告
予鳴謝○雲處約明日使舍人熊太送予

二十三日

使人促三右衛門曰公欲乞畫何不速來○三右衛
門來贈潤筆金若干○多田莊兵衛者來乞字○來
成伯三國來迎予感其厚元俊使淳四郎贐紙及
既而自來○遂安使人來贐金及　曰某以藥病告
寡君免職不得自由來往元俊聞之曰衆轄則無見
者乃遣轄夫迎到○雲處使其子半藏來贈潤筆金
若干半藏曰熊太原丸岡產有故寓我家不欲白日
入城下在途中待先生過也○丸岡儒官荒木一助
舊名半助雲處叔父也二十七八年前來訪爾後不聞消

息昨日同雲處贈七律一首曰近年得謗不得見也
今朝作答詩載七律集然匆忙不能淨寫囑三右衛門謝
之○三右衛門又設離酒來戚遂安元俊父子莊左
衛門莊兵衛同席昨日囑三右衛門命驛長發擔夫
三名午下牌上途三右衛門元俊父子半藏館人中
野吉兵衛送北行街上右城濠左高家三右衛門指
尤大廈屋曰敝廬二丁餘有閭門出則渠水西流左
渠右人家行數丁不家盡熊太前別路來及乃命先
赴金津驛具役夫元俊吉兵衛別去遂就行旅右皆

田冬畝見水高燥種麦者僅三之一路廣而繖映睛
和暖遠山近郭霜葉紅黄雜以青松烟霏靄曳實一
年佳景二十餘町有水狹而深水涯群木聚茂渡橋
有石地藏及法華塔予曰視地形似刑人處淳四郎
曰然傳古刑場今則不用先此渠藏去至此三右衛
門別去三右衛門好詩其深情亜公文兄弟然繳遂
安我安得如此好友焉哉來成請先赴金津曰彼有
菊花店請一覽二十餘丁出於福井走金澤孔道路
左茶店數家直北行八町金津人家四五百熊太

迎白驛長以三國非官道不肯出驛夫故付雇錢六
百文矣役夫三名曰初謂有轎而無兩掛矣若兩掛
須添二肩態太詰驛役夫不得肯之不見來成疑其
在萬店就焉主人白朝來漢萬無復觀者初欲使態
太先報來成氏至此以其既來迎使態歸亭四郎
亦辭去來成及曰某在姻家焉謀迎先生未決予以
役夫既集趣去直西行在右皆火田若平林一帶灌
洒照西行三里村名本莊被路左疮來成飲殺更過
江上潘神潘下潘河間吟芾行松諸村出於穀路登譯

以西路登布薄一行其左右多濘黃昏入三國喜樂
出迎○永正寺執岡至金津三里向西北金津至三
國三里向西南西垣來曰某出迎而後不覺至竹松
村○今日來成出米屋豐作本月七日東援矛東白
聞先生將來既命本町板屋多兵衛者為館以待○
谿文鳳山連名東自福井船便至歸先生嗎近藤生
之東至聞方求從者故與渡邊子謀使松由生拜趨
生雖田舍漢蒙大儒陶甄或將進矣願垂教又曰聞
命敬藏送赤小豆渠家幸有赤小豆及草呈之左右

二十四日

昨夜喜樂白詰朝來乞字請昧爽磨墨待至午時不
來○西垣東來成曰快晴殊暖請導先生游東尋坊
適○午後西垣未來乃書其所囑屏風未畢西垣的
峯春庵及內田總右衛門（西垣宗家今見）田善等來先是招
玉江至衆促出門予曰凡書屏風中止則筆勢墨色
必與初異且待我畢既投筆將出喜樂未謝遣約衆
詬之不已未上牌出來成兄弟一點從過宿浦米脇
至廣野之尾左折取生路右有松林衆樵方伐之林

盡左右皆豐草徑小僅容趾稍上最高處有一庄后
予曰此拔海面可百間而視向質濤痕宛然蓋地形
變遷也蹈焉四顧西北溟渤際天波恬日閃漁舟近
遠東南萬峯刺天獨白山晶瑩西行五六丁至地盡
處地骨露焉大嵒之崩插海猶櫛齒其凹處九七嵒
高数十百丈斗立如卓掌而海入其間成則勢長可
百間幅不過十二三間衆嵒億萬合成一大嵒者其
區劃分明廣狹修短厚薄圓方直歪曲無有同形
而左張右翕前遲後讓上贏下縮位置穩貼罅隙不

容寸壘〻數十連〻數萬不見一之墮脫危動者甚
哉造化好奇而露出也蓋地骨於海猶齒齦與地
風自朝鮮至濤頭猛迅猶堅硬物觸齒脆牙者先齵
也而東尋坊池俗之所謂臼齒之齵尤深險者初有
蜑女五名尾來乞没海探齒不已乃許之衆攀岩下
就微平處観之皆裸著布裩兩脚朝天没蔚藍處屢
出没良久返唯呈一齒田善詰曰毎人賃八十錢而
僅獲一齒何乎予曰婦人而裸天寒而風濤險悪性命
不測僅得八十錢民之女待詔安按摩勞逸不啻半

百也何詰之有（為）坐石上將開行厨以不堪陰寒謀移
席陽處石縫有潴水衆曰清泉予曰潮舐之鹹衆曰
此處高於海面可二十丈而潮至何乎予曰今日牢
晴故也若烈風潮及更高数十丈處若不然此岩何
如此露出乎始悟向之高處一大石有濤痕之故也
的峯曰移席半灣可也予曰何地曰半脇西偏也乃
返十餘町至松林瀕水處設席開行厨時太陽没海
朱霞紅潮上爛下鎔少焉蒼然一色乃帰至半脇東
偏取生路過岡頂有寺堂宇廣大大木外環落葉没

踝佛殿與僧房南北隔絶中間閣道跨空俗呼橋寺
過其下子房相接時習曰此名川尻衛房裁大谷派
中権貴者寺境盡高原種菜北高南低一覧盡海宿
浦隠岡根不見行三四町右折下入村東行四五町
人家断続又右折則出於永正寺西畔酉上牌帰謂
玉江曰欲有所謀請明朝来〇晤峯清華東庵東至
東庵寄詩

二十五日

玉江来與来戯為可謀去留〇喜樂陳陀寧宜吾翻

日赴浪華乃先托雲舟数筐〇西垣硯圃的峯来贈
硯圃菓子報其贈凫也〇内田平右衛門（号東垣）来見
〇内田総右衛門（号秋谷）使人来請臨〇未下牌来成
導至秋谷氏（在来成氏東五六町外）一治従春庵偶来同往秋
谷書樓臨水東望上流数派會同中間蘆洲一帶又
有洲市名道衛市北見長橋如虹西眺海門漁舟乱
點實有数勝槩主人曰樓未有名我家世奉本願寺
宗往歳法主賜邦詞中有霞字家人榮之欲以霞名
或嫌邦詞所謂霞者即靄也字義既異且霞字不称

樓何如予曰然乃應以招風呼月主人悦既而供酒
招玉江至主人猶少来成叔父助四郎總轄家務亦
出見日没辞玉江別西垣導至上街朝木亭供酒数
妓主婦見乞書扁額亥牌帰春庵送至○今日井上
剛助東至中有与大聖寺儒官東方元吉東即薦予
也

二十六日

朝来裁數束未畢喜樂来乃托与山口靖香（内封与井上剛）
（介与雪頤二東）烟草屋長兵衛東（内封与公文東）又托与室氏東馬

東（内封与南陵兄範治孝也源兵衛谷口總助東○将裁与秀氏東不果）○布珀父東
送栄田勝家記三一巻○大心贈肴○喜樂妻贈肴○
夜使一治謂玉江曰明朝請来返報不在○西垣来

十月二十七日
玉江来与來成等謀予去留予曰我與加賀人約既
久矣且一遊而後報諾不〇我與雲處來々曰義須
公祭記一卷完璧云云又東遂安曰日者蒙欵待深
荷厚誼去去與雲處二封請煩轉致知供野大埼大
濃諸子不能一一通信况我謝東肯來成而乾丸岡
倉吏〇午前松田藤之助自大野來致渡邊順八郎
東々曰松田生歸乃以二十一日以欲随先生北游
聞寡君僕竊与横田權藏至官張我爲藤之助請官

長曰善至二十五日命下曰松田藤之助將有他命
不允外遊僕及權藏大驚疑有藏氏之子然天也先
生以病無從者由左衛門欲使其息從何如乃裁答
東曰松田生件藤貴念斬謝欲々今朝以生未至曉
寺川生欲留之既而生遥致貴東候寺川生既留則
於僕無所病也宮澤氏之子恐纨袴不耐使役也善
爲我謝〇感風邪〇碩圃春庵来將爲之講西垣未
至待之時風死日暖来成曰泛舟觀漁何如衆曰善
乃艤一舫自庭下而就爲藤之助亦從至水心洲漠

者曰奇甘五六行間直曰六斗文遂東南溯數丁上
南岸即新保村也人家三四百街西端沙有沙岡斗
出海心上焉北望三國粉壁映波風致甚佳岡上多
松楓短草平布北畔崩壞陡急如立掌然細沙如綿
不見片石試下沙狡膝欲止不能止立落至平地可
七八丈東行返舟廻洲東端北行北岸一亭枕水來
成曰亭主人畸人須訪先上一童迎曰主在舟大呼
返一人親棹舠深即主人也皆上亭西垣秋谷至主
人供酒肴亭沫名請名之予應𦣻邀文為祚亜黄昏

返永正寺既而來成及諸子廃一治去又謀予去留
一治以告予曰特我加州之報〇來成留藤之助曰
且信宿〇清華東送菓儀請画別有小林作兵衛東
亦贈菓儀乞詩正〇數年來左右牙既齲至此尖刺
舌今日囑來成招齒醫至醫欲拔左牙而鎚右牙予
曰鎚可拔不可乃鎚碎尖一分餘
二十八日
昫峰使人報有之丸岡者乃裁與遂安東既而來成
告曰春庵亦報方有歸丸岡者蓋春庵武人先於昫

峰氏人一時也的峰氏人將帶昨日貴東供則今朝
東嶋春庵人枝遂要領識濁音狩的峰氏人至附之
正業也從之○西垣秋谷来○祝屋伊右衛門来曰
蘆溪者欲見探淇先容○午後藤之助告別乃付与
順八郎東及寺公文公文東且曰吾子堅稱并須宿
竹内請肇氏乃付予請肇東（竹内兵衛東）答小林○来或春
庵諸子張留浄春庵見曰前日玉江傳先生旨衆喜
謂先生欲留也昨日来見将色甚急竊疑其故浄曰
我使玉江將待我太聖寺之報一語而泡別無法留

之言玉江若以其私泄我所不言非我所知也我將
見玉江詰之春庵曰不必然先生甚太急衆不能具
送別之儀故欲日又一日緩之而已予曰某始来既
言以本月念後赴大聖寺矣非始於昨今也春庵曰
先生至大聖寺後決北行不能為我留則来月七八
月使喜樂迎先生復来受送別之宴何如予曰来則
留也已既決去則無復来之理也唯仍前議待大聖
寺之報春庵去玉江来予詰之玉江慍曰某与他人
語其所言不合先生意則不敢告其所言合先生意

則告是使先生無所好悪於他人亦使他人無所好
悪於先生即予子職也豈別有增減意旨矯飾言語
之理哉衆若不解其將而說予曰凡事自慍則敗我
敢謂兄增減矯飾乎不用面解

二十九日

頭痛發熱招春巷乞診脈其藥發答遂安東於丸岡
倉卿東外副題養濟館詩（七絶　載案）及寄荒木之助詩遂
安所乞書一紙○伊右衛門来乞字以潤筆不當辭
辭之○内西武右衛門来為秋田谷行来務且質予

筆疑義○西垣贈亦小豆飯及肴○伊右衛門復来
從池上屋平右エ門（號蘆溪）相見○西垣碩園的峰秋
谷来聴予話○米屋市兵衛来見蓋以清香旨親一
治乞銘也○復裁字遂安東其東中有為先生求得
一從者之語予欲見其人東促之○魚屋治郎八来
贈潤筆金若干○夜春庵招一治○西垣招予及来
欲會於朝山亭使妓侑酒供鳥肉予為作書盡數紙
醫人前川志惠来見初来夕食頻傾數杯醉甚乃做
寐樓上忽寂然疑衆既去乃下亭人曰答皆睡矣遅

至亥上牌未不起乃使亭人起之趣歸志恵西垣途
别来成導入青州樓者客既満室不坐去○亥下牌
一治未歸来戚拱迎之返曰春菴拉一治出未歸

十一月朔

遂安昨日東至○伊右衛門来傳蘆溪言曰午時請
臨乃半來成約同行○西垣秋谷来乞字○前川志
恵来○贈大心書二紙以謝其労○来成出過午始
歸爲從予出遊遇一僧来成謂予曰彼僧有事於某
請歸接之乃送予頓圓氏去頓圓使深屋市兵衛導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二十九　五

予至蘆溪氏主人亦与雜客坐謂市兵衛曰導先生
於書齋出截街北行半町書齋在焉席既設而不見
人市兵衛曰伊右衛門窩焉偶出也玉江先生将来
乃使市兵衛迎玉江且致書一紙於魚屋治郎八七贈
集純纖玉江至既而主人及伊右衛門来供酒来成至
西垣使人来曰今日金鳳寺詩會其主即某也請歸
路臨撤盧玉江亟菊予題其上西垣屢使人来促乃
投筆辭至西垣氏西垣樓名香木室先是乞徴雲記
而不懐更欲乞予記引上焉伊右衛門見西垣導西

行二町右折地勢微上即金鳳寺一治會於門外曰
某将与春菴来彼以宿醒止矣寺禪宗山門方形与
常様異止安十六羅漢石像過佛殿及長廊上殿後
樓扁湖月觀三字頓圓所峠先在焉西窓高敞隔市
望川及海時日將校改日脚自雲縛射上黒下紫波青濤
白氣氤萬狀忽聞風聲如山崩砲炸雨勢如亂箭乃
閑游樓動揺如舟以即事爲題予詩先成僧寺高憑圖背開海
門西指雪濤堆針陽紫透室雲夜忽有黒風翻而来既而飲成牌歸風濤匈匈
徹暁不得眠○今日遂安東再至先是遂安舊大崎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二十九　六

貞四郎爲從者貞四郎父子欲之其母不欲故書来
往復云○今暁一治告曰厠外有人偶語恐賊予及
来成曰天将暁何賊之有天明僕告曰後門鑰脱而
籬穿蓋賊入也蘆溪席上聞近日福井放囚故四郊
多盗嗚呼放囚天下悪法也猶仍昔不改如挾書律
漢初未除後世必有改者

二日

驚風飛霰窓戸悉掩初余見所居南軒半壁牢窓謂
茶人喜暗也始悟北州多風不得不如此矣○踞峯

自福井來訪乃贈一律謝之到來颯雨忽不意樓顏岸外津渓絶林道路
雖何圖移木屐容易到紫關且餞明朝去共看晴雪山踞峯曰如聞本月十六
日江戸城災○春巷來○碩圃煮胡桃子贈之○秋
谷西垣來贈潤筆金若干碩圃春庵來西垣介室屋
仁作者相見曰聞先生方索從者且以伊人充羈紲
之僕何如碌曰幸甚西垣曰伊人頗踈懶請誨責耒
成飲諸客鍛治屋平左衛門奥屋喜右衛門者皆水
朗父冰誠棋友也來訪冰朗不在乃平圖面牌未畢前
川志惠來成曰成輩訪欲請勸廣先生未時來成將

赴法座平不欲独往辞三來促不已乃從出導至
朝山亭志惠見予疑其以計誘我映々西垣秋谷忽
出曰某在斯乃歡飲妓數名來乃東來成招之未至
西垣指妓雛者曰是此家處女也此輩献笑呈媚皆
為紈袴少年狎狄先生以一世泰斗故傾注懇至先
生何必磬咳不為此輩誰先予予笑口占一絶玉肩氷肌
映月開片枝容易喚春回多情恐被姮娥笑一月看景三度來既而西垣出一横
卷絲飾者曰佳人藏此以需先生也乃揮灑此絶來
成至亥不牌子來成先歸○今日遂安伴來東曰聞

先生既發養済館詩及寄荒木生作於倉卯然未至
顧遣我伴取云云乃使伴藏之回東曰詩既付伴聞
兄将出湯於粟津模則欲待晴赴大聖寺請遊我願
過大聖寺逆旅面謀我去留云云

三日

室屋仁作來平六治理裝點撿衣服獨不見奉書紬
羽織遍索不獲○伊右衛門來○玉江來予出昨夜
所題横巻鳴畫梅向使來成與西垣謀曰我有金百
二十両欲托之秋谷代帰家彼就秋谷附善浪華估

人取替金也西垣使秋谷武舎人來取金既而送與
浪華近江屋橘之助券及東券曰金百二十両也請
作廣瀬旭荘先生他日以此件為證東曰先生取金
之日少不覩往有致我券及東者須付焉○申牌来
成西垣秋谷碩圃的峯春庵集贈贐而設餞宴把二
美人行酒鴉蜂仁策時習與焉又招玉江志惠予甚
感諸子之厚却覚悟離情諸子又贐一治成牌儆○
水明見五十嵐七郎右衛門鍛治屋與左衛門者圖
携○風勢如昨至夜稍減

四日

来成諸子謀社名、予曰、邦人多用雙字、西人如幾社
復社多用單字、不然則用四字、如月泉吟社是也、唯
所擇之、来成曰、顧用單字、予曰、然則敬社可、晏平仲
能与人交、久而敬之、須莫忘此義、衆悦、〇先是、予作
社中六子歌、謂来成・西疇・碩園・的峰・秋谷・春庵也、今
日皆集乞書之、詩百六十餘字、而其所乞大小不一、
自一紙二紙至大紙、区別有所乞、終日揮灑、不已疲
甚、〇盧溪来乞字、〇亦作来、〇碩園贈潤筆金若許

日間瑣事備忘　巻二十九　九

〇来成告曰、内田周平〔号遠湖〕欲觴先生于愛山亭、顧
携文具往、予曰、須命亭人爲我設浴、来成曰、途將過碩
園氏請命碩園、〇予上牌碩園使人来迎、乃与来成
一治出、来成使一治招春菴、碩園氏既浴、其祖母
嫂及妻見、周平的峰来、乃出、碩園及市兵衛從、亭在
朝山亭西半町外、蓋係新築、周平等臨而落成、始
春菴一治至、諸妓皆盛粧出見、儀如浪華新街例、飲
食亦用古式、酬予書扇額、既而朝山亭女来侑酒、一
市兵衛竊語予曰、公若不堪飲、須避於朝山亭、乃出
至亭、渇甚、頻喫茶、使市兵衛返取華箋、亜蘭子爲既
而返愛山亭、衆猶劇飲不已、不見来成・一治・市兵衛
曰蓋睡也、乃命起之、從歸春菴、的峰送至、時亥下牌
也、〇今日昧爽、路峰去、乃托答遷岡東菴東

五日

石作来与一治来装、〇西疇来贈潤筆金若干、〇水
朋之丸岡、因託予遂安東、〇曰、僕將明日上途、既得
從者二人、負四郎来、固可不来、亦無不可、明夕必宿
金津、若夜、三右衛門若負四郎来、尚我幸甚〔先是貞誤作亨〕

日間瑣事備忘　巻二十九　一〇

〇玉江来致室氏東馬十月二十四日東曰、此耕雪
家人所送也、室氏東曰、松井耕雪来、始詳良人近状
大喜、以良人東中有宜留伊人之語、將留之、耕雪以
良人不在固辭去、曰、某来往此地年二三度、先生在
時必宿焉、東馬東曰、玄關日記一卷、送上云云、自東
武東、松井春城曰、本月十七日大城災云、〇春庵介
荻人小倉健助相見、健助曰、某小倉尚藏子也、幼時
托家翁乞章稿正矣、近年游蝦夷地方、今將歸鄉、以
藩法不得奏出、欲遂探北陸、本月同大野内山隆助

上船發蝦夷而到敦賀游府中福井聞先生自此地
將游加能而追至矣若得執鞭何幸若爲予曰某亦
京從者大概良緣也然始相見兒自稱小倉君子然
傍無證者我未能相信健助曰某赴大野使隆助及
橫田植藏爲證者何如予曰好押九岡有一人欲爲
我從者今朝既來問之其人果不能來然同兄北健
助曰其赴大野乎二子商議而追先生於大野寺聽
命予曰好○春菴以供蕎麥相招午時寺來成一治
赴爲健助治座主今日上新築書樓供酒使其妻及女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二十九　一一

見先是余訪春菴而室暗其妻見曽聞春菴子其父
同居認爲其母曰暫息辱臨云云既聞其妻不懌曰
先生嘲我老也今日余速近視謬認之故妻大笑道
避健助醉乎一治論來成春菴不悦春養庵予曰我
北隣即洗身屋也導浴爲未成一治追至交誠健助
不已予復座健助謝曰某果得爲從者必禁酒主人
曰樓未名請名予曰此樓四邊皆人家幽暗無所見
其爲趣不屬目而屬耳谷名聽雨則當主人悦乃爲
書扁額未下牌歸○太崎貞四郎携遂要東來見東

白聞先生左右無人心不安故使貞四郎及一生謁
貞四郎因欲爲從者獨其母不許將面述其詳貞四
郎曰一生姓數田同其里倉郡既不識其要往也乃
請來成瀚質四郎宿○備後品治郡太橋村人高田
主稅携室武東馮確藏廿月二十八日東涞涀室武
衆白耕齋述從者件甚悉矣確造以聞之以其友高
田生頗良薦之故付路費若干以追從良久餘詳確
藏東馬二生東云云生東曰伊久同確藏居有日
頗悉其爲久新恪馴良耒六今薦爲寺同生暫久此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二十九　一二

狀若有過失果一人請在其谷尾路屋定七者其孫
人也前孫人見既送證書於尊夫人矣乃引主稅見來
成宿宿○西垣使人來招黃昏于春菴主稅一治赴
爲未成以其父不在辭西垣父子供酒肆田井井者
見秋谷的峯碩圃來玉江亦追至皆醉飽成下牌辭
歸途雨碩圃貸傘春菴送至○今日秋谷來見肆田
春耕者○生稅致雪帆禪師東々曰貴門生謂主稅自
耕雪武至一宿云云北地雪深先生莫過今譯而北
自大聖寺返三國寺歲爲上策○或致清華本月翔

東行聞大熊父叔本年五月華藏（小倉健）所語三十三年前
文政丁亥予游備中伯文叔父去仙家二旬与文叔交狎
卅餘年文叔住當宮聞予在浪華來謀移居予為是
周旋住江戶堀又移上街午後交情詳見瑣事錄不
復贅晚年東游依川路公遂游幟聿為官廏隸意氣
夸張使其僕致書故人曰身為官吏不得廣人交聚
笑之予屢白蝦夷地寒父叔請弱以死而其東盛稱
其國酒粥來歎川可以禦寒又曰近使東人聽論語
講及叔在蝦夷亦之孔子勉予笑曰此老倔強如昔

茶圃其遂淡惜哉文叔善詩尤長五律予謂其傳茗
茶翁衣鉢胸襟伉爽頗有其父而内行不及遂落魄
無成以死晚養宜園茅子兒玉師郎為子小倉健藏
逢師即冬々曰家翁没某將奉官肯至浪華必謁旭
莊先生也

六日

辰牌使主稅先赴太聖寺報草鹿玄龍來歷豐作以
予明日至且途過金津細呂木二驛預戒驛長曰明
日請具轎夫三名馬一匹貞四郎從主稅去○二作
來為從者○的峰贈潤筆金若干○賜永正寺二坪
福井銀幣十两○玉江來述小倉健藏使酒肶○巳
牌來武東西垣頎圃秋谷的峰春庵告予將上途○
蘆溪贈潤筆金若干○柿屋總次郎子藤吉來贈潤
筆金若干○巳下牌西垣等五子皆集設離酒玉江
與吾船予使玉江歸見小倉健藏告曰從者既有餘
玉江白彼人恐難與言願得先生東說之乃授束沙
亦歸日小島氏席上小倉兄歡從我北游時我亦有
與從者之數既歸永正寺則太崎貞四郎來請為從

者家以又使高田主稅者來加之二作則從者有三
人且一洛未去則亦有多從者之數願兄以此辭小
倉兄也玉江去予欲遍辭諸家衆獨在坐予先出使
二作導至春庵氏其妻見至的峰氏其父見途過健
藏謝曰某昨日醉失禮從者今朝既醒不堪慙愧願
先生莫以一言含我玉江既傳尊旨某將近歲丸岡
予曰善哉我實若多從者祇疑公使酒也此地皆商
頗怕士人公宜游多士人之地否則招人謗健藏曰
敢特忠誥至頎圃氏其祖母見至西垣氏其父見至

秋谷氏内田助四郎見一薙髪老人出拜曰某即二
作父也豚児為先生從者實是寵榮然聞他從者既
至兒去留唯命至溪氏謝其厚贈至宮腰屋喜作氏
不在既出遇之喜作曰先生游福井後其遠游昨夕
歸家故契闊矣来嘉者大聖寺風流士也請善視之
至泉屋治郎八氏不在其母妻見使二作招玉江共
出二作白諸君以先生將自山路赴金津也待于平
野口矣至妙海寺前遇治郎八西北行五六町自寺
南門入自西門出二作曰一向宗智教寺也路稍高

街勢屈曲所謂平野口也諸子皆在油屋彌右衛門
者家作姊夫主人出扇乞字皆曰来成一治等来至
盂蘐先生之轎及裝待役夫至也且徐々予頻促出
北行一町餘街盡有閭門出則路稍上中夾數石左
有松二町許至絶頂有小石合龍褐書黄金地蔵其
側清泉全出下左折傍岡脚青松間往々見黄葉溝
灑可愛所謂霜黄碧梧也五六町東北折左對横岡
右眺平田快晴殊曖野氣如春有村名覚前又數町
村名加戸村口一店頗華来成兄弟大心一治市兵

衛等在焉曰何遅我輩既自別水路来乃上樓瞰原
萬頃西以山雪林鶏遠眺絶佳衆出行厨復開離宴
予以衆情纏綿不堪離思酣市兵衛告曰朝山亭女
及婢至欲拜別然畏衆目如之何予曰既至何必避
之乃出行酒来成出扇曰先生不可不賜一絶佳人
也乃把筆而書一温々暖日似春回復倚山亭把別杯殘清香送人至多情忘是半開梅
使二作先發裝赴金津求逆旅焉予怯別語乃舎杯
麾二治下衆驀黄走從西垣頭白路上莫使佳人從
予疑其故須若橋衆別去一治曰賢西垣諸子使先

生轎夫迎朝山亭女遅矣予聞之不悦曰既是親昵
之交不宜如是矯飾也直東行數十町北畔岡勢如
帶汾路無石屡下轎步于水明遇曰宮川生有東某
挽之媳婦氏待先至致之日没入金津北口南行街
上六七町投逆旅底屋氏三國至加戸二十餘町向
坎家戸至金津五十餘町向東。使館人就来成妻
家下来屋取遊妛衆被之有峡大聖寺衆津小松地
方諸人東數通藍薦予也東曰某欲坐湯於衆津頗
得陪侍又曰某生闡筆全二朱前日遺之今送上又

有大濃三右衛門東遂安東尾有若賜回音請札之門欲茶屋之諾乃裁答東使二作嗚阿欣氏口金津驛人井飛滄齋者来見呈七律三首曰某子来成好欲明日候左右於三國港不圖今夕臨陋境詩多故不録

七日

卯上牌轎夫既集馬夫沫至予先發留二作整裝出驛北口二町許地勢微上左右多灌木數百步出於高源繁霜如雪昨日館人供茶頗好至此満目茶坪時混豬䡾行十町許人家八九又數下沽右皆樹林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二十九　一七

又數下有村名柿原人家七八樹林相接左有地藏祠轎夫曰昔本村有婦姑同居者蓮如上人説法嗜村吉崎婦每夕出聽之姑不欲之待其歸蒙鬼臉嚇之忽粘洽不脱永為鬼姿土人曰作嚇婦塔云余哂曰甚哉浮屠之巧導誘而愚民之易聽榮也又七八町人家五六名坂口地勢微下人家三四十名蓮浦田皆見大池白鳥群主斷知禪海自山際入圍成鏡形予曰風色不減相州金澤也仁作妬及七八軒地又上名鍋坂路右有蓮如塔録其過坂卯詞下入細

呂木驛初聞金津至細呂木二里有半也然甚遠驛長既具人馬以俟即發聞驛口有關乃下轎步唯有衛門不見吏人門外一水右橋横為下流稍大見海舟尚之禪海通也路稍上六七町出於岡背有孤店隔數岡見大洋暖靄似春禪海排兩岡間而入者數處皆繚繞數十町岡頂多松白沙點綴其間行數丁老松夾路轎夫曰自此加州也文月昨入敦賀留連百五十餘日始離越前予客跡除江戸大阪界之外縱留莫過越前者金津以北沙路無石加賀則路更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二十九　一八

修而廣乃下轎步地勢稍下數町入橋驛人家四五十至驛長氏曰向者一客來問公來至予蓋直赴細呂木矣知是主税也使一僧周視驛中果在他家主税曰昨夕晤草鹿恭仲來屋豐作既定館舍以遲初聞細呂木至橋一里有半亦甚遠問其故轎夫年可十六七曰公不聞乎京師以六尺二寸為一間越前以六尺為一間加賀以五尺八寸為一間積間六十為一町積町三十六為一里則京師以一萬三千三百九十二尺為一里越前以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尺

為我里加賀以一満二千五百二十公尺為一里則京師等加賀之差以百六十四間也其通不亦便乎予驚曰汝年少辨覈如此不減鮮老人亦異材也出驛路稍上過松林間遇草鹿泰仲等二少年來迎乃下轎詣衍泰仲年方廿七八許意氣甚懇十五六町入大聖寺城下南口有関列武器然不啊雖大聖寺以人家無幾福井以北一都會也泰仲曰先生須上轎乃別法衛渠渡石橋曲折八九町午時投逆旅杖屋次郎兵衛陪金津迎扶聖寺五里向道北〇泰仲

來乃致家裡新太郎與其父去龍東泰仲曰為先生謀送迎歳於越中高岡為上策乃屬新太郎與高岡人服部脩徳薦予東及遂安与大聖寺人平田傳八林千右衛門東泰仲見一人曰是即米屋豊作也乃致耕石東又托井上剛助予東方元吉薦予東〇夜泰仲贈息乃枝主税二作独謝且贈天紅紙百書扇二柄秋月川岩二葉及羊羹一筐〇豊作導東方元吉及山城屋彦兵衛來見元吉曰某曾謁於日野鼎哉席上予曰既忘矣三子設酒肴飲至夜半去〇子

晡大雨雷電

八日

昧爽來已主税起旋予曰何聞淅簌聲無乃旋枝上也曰不敢乃以燈照廁上枝蕉皆濕乃叱汲水洗之一治請明日去許之乃截与其父隈井祐風東附焉一治曰某將上赤馬関舟歸路過日田何如余曰善乃截與範治孝也東附為東曰尊篁近状何似吾原念不能釋然寺川生歸郷即命候左右生徒我頗齋艱苦請善視之又截与宮氏東馬秀氏全城確藏莽

五東既而以其過福井府中京師截与雪爪禪師松井耕雪家里新太郎東〇矢田屋勝右衛門者來見曰某往此家南隣贈茶去〇遣二作於泰仲氏謝曰以明日返縱生於浪華太侄偲不能拜趨〇泰仲來贈陶杯二又介其塾生紫原辰之助岡澤良之助相見二生皆行東脩誥次東方元吉來曰明日見豚児而行來脩備随筆七巻梅墩文鈔去泰仲亦借月瀬紀遊〇使主税二作送一治未去點檢衣服及諸具裝所亡羽織於夏衣中〇夜以一次日趨急隨欲忘告

之一次知之故作偃蹇不遜之狀予不耐厲声責之
終欲絶之主税自惻懇謝一次亦懼服予曰吾子從
我三年頗有勞績今一朝絶之人必識我忌寡故枉
赦也已既而賜金千疋〇終夜大風飛霰

九日

一洛欲過丸岡乃附典遂安三右衛門柬〇典二作
會計三國所得潤筆〇恭仲使勝右衛門来贈一壺
酒曰聞貴門生歸郷請以佽離杯〇朝来晴雨百變
午前雨止雲猶合一次上返典二作送之到關門歸

路而北行四五丁訪恭仲式贈箋洛書一紙其文云
龍見封入茶室玄龍長余十五歳康健善談然齒訟
語言難了余頗若聽主人將留余余以東方元吉將
来辭主人曰某好飲而先生不好元吉来更可既而
恭仲告曰元吉在先生寓欲行其子束修儀曰欲迎
先生然畏不敬如之何余曰我違期而出不敬在
我何畏之有乃走价迎之元吉携其子覺之助到行
束脩覺之助歳十五頗慧主人供酒日没將徹士人
吉田甚右衛門平井五郎左衛門来見曰訪貴寓而

至矣談話紛起矣下牌歸寓三子皆送至恭仲亦使
二門生從〇元吉贈橘十顆〇今日田邉輅三郎者
来不値〇豊作来不値

十日

遣二作於松任本誓寺梅蔭式柬曰九月到三國即
呈一柬不得回音疑未達也近到大聖寺三國人欲
留僕送歳為大聖寺人則勸送歳越中高岡不識孰
可以五六日後發此地而迯逅粟津小松地方則少
以二十日後至貴境矣然報恩講前後師必多冗不

識能留我也否故使門人大久保二作候起居且謀
我送歳之地不腆雲冊一篋拙書一紙謹呈左右存
云々聞松任距此地十里而粟津四里小松五里皆
便路也乃附二作以安典粟津人法師善五郎小松
人小島屋進太郎冨澤敬爾柬〇平井五郎左衛門
吉田甚右左右衛門来訪贈菓子一筐〇東方覺之
助来致其父柬曰藩士石川竹次郎及我門生田
邉柳太郎欲謁先生而行束脩某方有事不得紹介
使覵瞰兒導云云乃相見竹二郎欲遊上國而待余

歸焉誅留滯之地○元吉来見一生名志其姓曰伊人
明日入門○田邊格三郎来見即柳太郎父也○元
龍父子来○昨日使一次郎検文房具授之主税今
日不見余所著絶句杖主税曰某屡問一詒々々曰
我一切不知也余曾授某余曰我弟子数千人未見
如一詒不遜不忠信者吾子等勿被焉所東来識曰
若見絶句抄請送之又曰此地欲觀克巳篇者多請
傳語西垣秋逸書樂善樓緣信至請致之東誌恭仲易恭
仲使人致宮澤由左衛門東濂曰某混淞仙氏則出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二十九　二三

令郎君令姪二東使某送上云云乃範治孝也九月
二十六日信也範治曰我限市會進赴前大野曰呈
跌東云云孝也曰嗣母病已痊勿勞尊念○恭仲勝
右衛門来話至夜半去○今日贈元吉書扇三柄川
苔二葉堂作書一紙扇二柄勝右衛門書二紙

十一日

覺之助来介紫山敏之助牧野恵太郎即昨日忘姓名者相
見皆行束脩○遣主税於勝右衛門恭仲二家借九
恭仲贈扇十柄○夜輅三郎柳太郎横井元需虜之

助元吉恵太郎敏之助来欲聽余講唐詩正聲余以
未暇恭仲謀唯橋梅墩詩鈔七律講之曰明日以後
申牌講正聲元吉介真島健吉者相見行束脩豊作
亦来聽講○盡日驚風飛雹○新答範治孝也東

十二日

風雪如昨地上初見積素○柳太郎来為余謄寫遣主
税於恭仲○勝右衛門来乞唐紙百葉○未下牌行氏借書
来脩者皆會元吉介士人大幸長大夫醫原玄真来
行束脩吉田甚右衛門見其子耕之助而行束脩輅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二十九　二四

三郎亦行束脩而乞詩正乃講正聲及梅墩詩欽西
上牌畢○恭仲借書数種

十三日

夜来大風迅雷朝起見雪三四寸○遣主税於勝右
衛門豊作恭仲三家○勝右衛門来返唐紙八十八
葉乞字○元龍使人来贈詩千里隔郷難得遣何因此夕共斟酌交息新舊
善情厚談涉古今知氣豪明日欲迎驕先響南郊但聽頼聲高海天將悪君休賤雷轟霰飛風怒獅
○遣主税於元吉氏○柳太郎来謄寫如昨以後不記○
豊作来行束脩又介山城屋彦兵衛者相見亦行束

修○申下牌講詩如例甚右衛門元吉以下會者十
七八人輅三郎介醫人荻野玄端行來偕○夜雪風
禪師弟子春堂自福井來致師東東曰貧道近賦詩
數首將録示人不能自安故發專价乞正云々寺川
生來致芳翰聞先生有高岡送歲之志請為福井三
國人送歲于我越生將以十四日從竹内清華歸浪
華云云乃留春堂宿○平田小助者來見曰某宮川
遂安親友傳人也講後元吉竹次郎豐作留語遂飲
隣室有能登客善吹尺八主人太郎兵衛薦之出見

弄數曲聲極瀏流四坐傾聽予牌徹○今日託答宮
澤由左衛門東於春仲

十四日

風雹如昨○為春臺作書數紙又裁答雪師東及與
一治來成遂安井上剛介輪違一郎左衛門東託焉
○已下牌春堂去○作書數十紙因澤良之助橫井
元儒來助摩墨展紙之役○申牌二作自松任歸曰
風雪渡絶故宿小松及本誓寺皆二夕矣致梅陰答
東東曰聞七月賜東然未到也家翁既以前月南上
報恩講前方苦擾雜願以來月朔臨七月中令郎君
東至今附伴送上某將以四五日後發一介候左右
云云乃披仁也東有室氏東馬俊治七月十七日東
東馬送日記一卷○講論語及正聲聽者二十餘人
平井五郎左衛門見其子勝馬行來偕元吉介山田
生之助者行束脩面上牌散豐作彥兵衛留話招能
登客吹尺八夜半去

十五日

昨書如昨元儒良之助來○遣主税於元吉氏○終

日無風而雨○請如例講後輅三郎獨留質疑○夜
泰仲携越後屋善三郎者來見乞字時豐作彥兵衛
未去命酒又招能登客按摩師某客吹尺八某及主
税歌到子牌散

十六日

芝山元吉號東主税曰高岡棚田屋甚右衛門伴昨夜
來宿先生隣室請告之先生乃引見伴屬答甚右衛
門東東曰夏時劉三郎送芳東時僕亡在途中故未
相報今在大聖寺逆旅三國人欲留僕送歲焉然僕

志有尺進而無寸退大聖寺人則勸以貴境然歲暮忍客世間皆同貴境獨能受我輩閑人此僕久與貴境上井又一通書信又有專念寺某曾學於我坪井信良我弟子也其弟佐渡某即貴境產又有家里新太郎與貴境服部修德薦我東君請與此數子謀報可否於我云々○能登客告有之七尾者乃髙與松田喜兵衛來々曰日者府中疊屋長兵衛因玉江傳貴旨白今冬我在浪華然既命舟舍者待先生旨請送歲我宅云々僕既到大聖寺欲髙因送歲明春待

君歸而過貴境然舟舍人有迎我之意則今歲過亦可云々東傍書公若不在舟舍請君請披之○主税之芝山氏○石川竹次郎來告明月上途遊京師曰請待先生歸浪華就受教○芝山送者○竹内順之丞者來見贈菓儀○林静衛者來見贈菓儀曰某即宮川逐安東舊先生之林仙左衛門也○作書數十紙○中牌來成西順未贈酒及鳧白我二人及四子所呈也四子謂的峯碩圃秋谷春庵又致喜樂所贊歸室氏東馬本月二日東及徹雲東室氏東馬唯報平安徹雲東曰十月二十四日菊池海莊翁來問先生歸期某曰恐明年也翁悵然去翌日招某飲于酒樓衆彼满座甚歡酣翁起引某别室曰此行欲勸旭先生遊敝藩而見執政薦之而已某曰旭翁方寄傲山林恐不欲公門或祗也翁曰先生若不欲仕海一二月來斧正黌生詩文亦可願速報之先生翁又出詩文數卷曰此黌生所作請送先生乞正翁言如是願先生批此送之云云○來成又致小倉健造東及朝山亭女東皆乞字也健造送澗華女送別織紐○謙後留芝山豈作就

來成西垣室而飲平井五郎左衛門吉田甚右衛門東送煮肴二筐曰聞有客故獻乃能登客芝山以女病先去○裁答室氏東馬徹雲東室氏曰年少多不耐久東馬雖不如初請善視之云云東馬曰有初無終書生常態一洛巧戲一簣吾子莫傚焉吾予所交秀氏金城可年少貪生皆捐交也勿妄交徹雲曰海莊云々僕既東海莊陳情如紀人稿今日忽忙不暇離黄府後信又裁與海莊東曰徹雲具傳尊諭僕方在加州大聖寺明年四月歸即相報前日菊備州公

賜書時僕將出家故不報且公既上青雲通信不容易願君爲我代謝云云又衆範治孝也呈敝處宿白
丑牌初寢○今日泰仲携二作去相予所寫

十七日

昧爽遣主税於竹治郎代囑昨夜所裁東（合封之表書信也名）副以與家里新太郎來柬曰石川竹治郎寺沢聖寺藩士也遊學京師僕勸見高明云云○竹治郎來告别○遂安前後所發東三通至最後即十五日也白其粟津坐湯件已決將以十七八日過貴寓先生紙有玄聖域之意請爲我留○爲來成西垣作書○林静衛來乞詩正○泰仲來曰明日請同三國客臨來成曰某明日不得留爲先生顧送我吉崎乃與泰仲約曰雨訪君晴送客○午時二客買者食余以客故辭講然玄孺彥兵衛豊作來夜二客飲余及玄孺等三人三人贈肴玄儒爲余針腰亥牌散

十八日

卯牌雪下數寸而天晴泰仲使良之助問今日果臨歎盧乎否乃以將送三國客於吉崎辭○作謝來成

西垣詩爲書之（七律載集）○昧爽胸背覺疼使主税招元孺不在少間來針胸助○平井五郎左衛門父子林静衛豊作彥兵衛大宰長大夫來乞字○與玄孺謀買舟送二客又勸泰仲既而天陰恐雨下乃使玄孺謂泰仲曰欲止吉崎之遊而棒趨何如答曰幸甚乃辭二客午後泰仲來迎曰吾將送客街口君且歸待我二客又勸送歲于三國余曰我方與松任七尾高岡諸人謀送歲地未決更待半月而報可否若不能從賢輩之言我將訪賢輩信宿而别明外年拉室家往留百日矣二客悦○來成致其父昨日來柬曰芳柬到見報失尊箸絕句抄件乃遍索室中不見敢報○訖二客金百疋贈朝山亭謝前日其女遠送○未牌與豊作二作送二客至街口二客後豊作導入路左茶店既而出至関内别歸○泰仲使元孺來促乃與豊作赴爲主税旋辰之助健吉及渡邊卯三郎者出見主人供酒觀其所藏東坡先生書橫幅長可一尺五寸録李太白清平調三首濃豔作凝艷而凝香作濃香傾國作國色解釋作解識或曰太白君前所

作不宜有傾國字國色為是書法端麗無比余謂我國果然東坡眞跡則已猶有眞跡則此不容疑者副以粂酒林述齋公博士柴東山先生記皆云此卷憲廟所愛玩後賜大聖寺侯侯有倖臣某臨沒賜之後某家敗葦鹿氏獲之余謂大聖寺侯恐無賜官賜物於其臣之理然粂酒博士豈我欺哉是大疑案也或云侯憲廟時以西首幸二作使人來報宮川遂安到我逆旅吉田甚右衛門來訴明日饗余余曰九國客至我將見之且特明日辰牌而報諾否主人招能登

客吹洞簫既聯句作一絶贈之一朶梅花插髻鬟恭仲吁醒詩客不堪情甚右衛門洞簫吹起高齒上余此是湖山月夜声玄龍玄龍書而与之二作又使人來報本誓寺伴三宅松碓至時亥下牌也乃辭歸甚右衛門辰之助送至松碓已辰不見遂安見致養齋館詩潤筆金若干及大濃三右衛門東三右衛門送雲冊○今日健吉介見佐々木順祥者行東脩○一治參至草鹿氏東曰絶句抄件既東來成問之矣某將以十七日從清華癸福井○柳太郎所寫詩稿成凡二十餘葉○今日事多病右眼不能為記

十九日

恭冲贈温目藥遂安又贈數貼○三宅松碓見曰某通稱仲二今夏見於致風席上余曰忘矣致本聖寺藩護東及肴噴金百匹來曰日者大久保生來報夫子有送歲於高岡之意某與致風謀謂高岡恐不如金澤也且路數瘧四五日而遊金澤定送歲地何如夫子若肯與致風及高澤仙之助東請附仲二云云仲二將遂赴柿原以雨留○甚右衛門東曰今日申牌請臨某詩答曰諾已而豊作等集曰雨勢如是不

宜出門乃使豊作辭○平田小介來行束脩○午後遂安赴粟津初大寄貞四郎以其母不欲遠遊不果從余故倩仁作至是仁作以病求去而貞四郎從遂安至乃与遂安謀以為從者遂安曰至粟津後報可否○申牌衆集乃譲從恭仲元澧豊作勝右衛門小介使吉生之助順祥善三郎等留飲余招仲二昨夜能登客告曰明日藩侯大夫人聽某洞簫及妓絃故招山代妓矣今夕衆欲待客及妓自後宮退致之戌牌退客以既疲辭妓至彈絃僅一曲去衆失望亥下

牌散

二十日

遣主税於泰仲氏返來稗陔餘叢考廿二史劄記又問健吉屏風書様逐過彥兵衛氏問其屏風書様○遂安迮中所發柬到即発答柬○五郎左衛門柬送詩文藁○元吉送猪肉○三宅仲二歸松任因附答梅陰東柬曰三宅生來恵書及肴資感戴曷罄僕將以未明二三日幹趨金澤送歳因所望也顧其致風謀之其致風及高澤仙奈助柬皈附賚伻及浪華人

子金澤人鷹我柬七通矣河茂兵近國屋太兵衛八尾屋喜兵衛柬二通徹雲其徳田文璟赤松社諸子超願寺小倉屋次助中屋宗十郎柬五通○午後二作歸三國目柬來成西恒○作書數十紙○講如例講後元吉泰仲留議余去留既元孺豊作至夜半散○眼疾微愈

二十一日

甚右衛門彥兵衛健吉元孺靜衛良之輔泰仲等前族來乞亨辰牌揮洒到申牌止○五郎左衛門使其子耕之助來贈詩及菓子又柬規余乃答謝其忱懇白主人與野文常梅田專次庄屋與右衛門來見贈菓子一筐○彥兵衛送茶健吉贈猪肉○講如例講後小坐元孺健吉彥兵衛等留賦詩子牌散○今日泰仲為勝光寺大倉卿肴行柬脩曰伊人法務方亟不得拌謁使某代謝先生北行必過其門請臨

二十二日

竹内順丞來索書數種○健吉送肴○甚山來僨元叟類稿白諸子欲以二十四日献一杯敢告○作書如例

二十三日

終日作書○講如例講後謂諸子曰明日以牲得講而批諸君藁○長大夫小竹格三郎等二十餘人會議明日之莚○夜五郎左衛門彥兵衛等來為講學及詩

二十四日

昨日命館人老婢曰明日昧爽請召待詔曰諾余曰須今日預戒曰諾今日待詔不至頻使人促之午前初至曰若宿聞命必不如此狼狽也先是主税屢言

老婢無状余禁勿言至此召館人數老婢慢○来或
西垣使人来東曰前日餅麹大蒙寵待云々喜樂自
浪華還致令郎君東故発專介送上喜樂將以明日
復赴浪華敢告云々請為宿浦風亭書扁額春菴碩
国秋谷及朝山亭女有東亦皆送上我社顧先生恵
然賁臨云々西垣送胡桃實春菴送海苔披家信有室氏東馬本
月十六日東及範治十月廿一日東盛屋七兵衛東
室氏東馬皆報平安範治東曰公三國所発東前後
三通皆至林外遊福岡未還豚萱疾愈然衰瘦旧加

聞公將送歳加越之間明春或將使林外侯尊夫人
仁藏妻阿菊生女云々七兵衛東曰其將遊江戸願
恵一詩云々乃裁答室氏東馬範治東先是既裁與範治東今日
并発又東来或西垣曰伻来致家信深荷厚誼回音一
封請囑喜樂扁額一揮附伻答碩国春菴秋谷東一
通請致之伻以日昃還我故書不悉意○朝来風雪
未牌未已豊作良之助来曰向者元吉諸子赴松緣
等待先生矣主税理髮未終乃與二子出南行街上
六七丁至松緣寺元吉甚右衛門等二十一人吉田甚右
衛門東方元吉林静衛田邊輅三郎大幸長大夫原元真牧野恵太郎紫山敏之助佐々木順祥平田小
介竹内順亟吉田耕之助平井勝馬横井元孺馬嶌使吉紫原辰之助田邊柳太郎奥野文常左屋與右
衛門米屋豊作山城屋彦兵衛迎入室寺淨土宗室闊且宜遠望然
以風雪不得開窓既而宴主税至衆徒之高吟而和
之夜兵衛等介烟屋忠右衛門漆屋太郎兵衛河崎
屋清作相見主僖因長大夫送菓子一筐乃録席上
作浪跡東西二十秋今年初作小方遊小松卿得何時到大聖域經數日留燒酒剤薪忘饑發題詩蘭
若競風流三十人才杰一堂集使我忺然釋旅愁皆作書画又論詩静衛
以余不能飲本地酒故乞上国酒一瓢於其友而贈

之亥下牌余先辞豊作健吉等七八人從風雪俱剣
既帰逆旅小介等来文為余按摩
二十五日
柳太郎贈肴○健吉贈海苔○贈詩於元吉玄龍詩載
集○甚右衛門輅三郎長大夫静衛順祥元真耕之
助来謝順祥元真贈潤筆○東泰仲曰聞兄邊例然多况不
能趨候請恕僕欲近日上途願明日強疾而臨○玄
龍東曰紫原辰之助欲乞先生書一紙然童子也難
口言之竊囑老夫生頗伶俐宜左右給使願以格外

賜書乃贈書○小介来贈息余曰昨林子所贈酒猶
有餘瀝請小酌時豊作彦兵衛使吉玄孺良之助辰
之助在坐共飲招館人大饗戌下牌散○今日屡雪
屡霽頃丞曰九海濤聲聞西南岱風雪東北則晴夜
来在東北近日岱晴自初来此地既十八九日無一
日晴痖氣大作○作書如昨

二十六日

初晴見旧○静衞致逐安山代書所發東○朝来作
書至申牌休恭仲豊作元孺良之助辰之助小介等

會○將三郎来贈猪肉○元吉来返隨筆及織小苑
巳二編○夜良之助父岡澤良貞使吉父馬嶌全庵
来見元龍亦来二客贈酒肴乃留元龍小介豊作彦
兵衛與飲子牌散○松緣寺和尚使其弟子来贈茶
○玄龍送菓子一筐

二十七日

快晴○大年長大夫来贈潤筆金若干○批諸子草
蒿○午時恭仲豊作使吉元孺耕之助小介生之助
辰之助等来乃謀野遊皆曰慈孝院可耕之助以有

事去出於街上逢順祥請從西南行六七丁街盡有
岡蘭若倚麓即慈孝院也自東門入當前前有祠右
則傍房左折上磴數十級當前有小祠右折又上磴
數十級又有小祠複五折上磴數十級有白山權現
祠地高望遠然巨概老松森列横鋪皆高十餘丈自
樹罅下瞰大聖寺全境蜿蜒十五六町中間瓦屋四
邊皆茅茨平岡周環其外四萬山重沓起最高為白
山諸山皆戴雪青白相間獨白山不見黙清名不虚
也而西北岡外無山知近海也祠微涸勢凹凸古松

參差小助曰先君利家攻山口將監時陣處俗傳將
監子某放銃中笠不徹也松下性見新墳祠屋残雪
方融照滴漉衣走入祠殿座煮茶有小祠豊作生之
助踞焉弄横笛鬱栗聲震山岡既而　集殿而語恭
冲曰大昨年有狂熊初見越前村落人死傷無算然
不能防我加人聞備之既至加首殺二民諸士及獵
户皆　装從之逢林中銃砲亂放然不透皮羆　嗥
衆悉廢一獵户揮槍進鍬之羆人立折槍攫其人
腦裂鼻墮一人繼鍬之又折槍攫之傷面　背上某

尤驍勇者縋進又析槍某戴戕　蒙鎮衣爬之皆破
傷頭及背乃爲死則止既起復攖之而罷亦疲衆無
敢近者終數十人齊進亂鎗而殪其大如車牛先破
如針戴車而入城下御以下侍觀及剥皮銃丸止於
膜者不知數唯士某所鍛深徹骨餘皆至膜而已小
介曰某食其肉以傳觀曠日臭無味臘則無上良品
也申下牌下殿耕之助來入街恭仲耕之助小介豊
作健吉導過酒店餘子別去店有樓頗敞豁主人不
在其妻舊恭仲氏婢也耕之助等親烹鳥及猪肉乃

返主稅取衣及筆墨爲書扇十柄謝衆日没主人見
舊業角抵者兇岸而恭豊作曰顧明日書肴九樓三
字賜主翁余曰諾恭仲先去戌上牌返逆旅皆送至
元孺生之助來謝○今日豊作致棚田屋甚右衛門
回東畧曰朶雲飛墮初詳先生在大聖寺之狀下問
送歲何地尤旦之件竊謂大聖寺三國似可松任金
澤及敵境好文雅者皆商估戲晩不堪俗務閑春後
則有閒先生請熟思

二十八日

勝馬靜衛來皆贈閏筆金若干○昨日豊作贈猪肉
今日贈蟹午時豊作小介生之助來乃與食之○館
人太郎兵衛出唐紙二葉曰今朝官署召某曰從來
文人過此地者例献書畫汝客廣瀬某猶不仍例何
也某謝退敢告乃書附太郎兵衛○能登容次兵八
忽有一虚無僧來曰我宗法不許私吹尺八也欲奪
之互相難詰久之觀者如墻僧終屈謝去○夜小介
順祥元孺良之介彦兵衛豊作生之助耕之助恭仲
等來會○今日返諸子藁○昨日申牌後雨今朝晴

午後復雨

二十九日

南至陰而不雨○小介元孺健吉良之助順祥柳太
郎生之助等來助束裝○耕之助來先是玄龍賦來
成代六勝斯余今日東來戌送之東就恭仲○東芝山返
契丹志大金國志元史類編及其所著君鑑○夜甚
右衛門芝山長大夫驕略三郎携酒肴來小介豊作
彦兵衛良之助玄眞亦至飲而淩遲卯三郎至吏命
肴而飲夜半散○今日諸子皆贈閏筆及鱸比福井

三國頗厚。余欲明日赴山脊溫泉（山脊或作山代）衆勸延一日。預定逆旅而後發。

晦日

為太郎兵衛書屛風三幔。良之助元孺覺之助捷吉來助如昨。甚右衛門來示江戸十月卿報誅放數十人。余相見而聞名者二人。荻人吉田大治郎新江戸人藤森弘庵。放蓋皆座水戸老公事也。大治郎奇士。七八年前以謀竊遊亜墨利加下獄。既而幽於荻。父兄許余客春遊荻。士屋矢之助其親友也。介其

兄枚某相見。時大治郎因某問經書疑義。兩後不識坐何事再捕也。年三十二。賦才高膽大而未聞道。且傍無益友矣。弘庵名震一時。且作梅墩詩鈔等五編序送之年既六十餘。一跌至此。亦可惜也。其他旗下士如石河土州削祿七百石而幽本郷丹州既陞例諸侯祿萬石削其半而幽之類不可勝計。又曰土佐老侯得譴而幽云。八月未誅放之多。慶長元和以後所未有也。柳太郎父子使吉良之助元孺楚山文子皆贈潤筆及賤。楚山贈茶桃。是山豐作等謀走伻於山脊定余館舍。豐作示山脊人新屋某回柬。柬曰既洒埽以俟。余欲明日觴衆。因彥兵衛豐作告之。楚山等皆欲辭。余曰既同言而止我所恥。願强聽我。我出金五百匹。二君請任庖廚。曰諾。泰冲來贈潤筆金十兩。申下牌主槐從耕之助去。留島於山塘。夜歸曰留者數十不獲一。而風雨淒寒逆闇無燭若極矣。余曰果如我料。原玄真來。因玄孺贈酒肴與飲。彥兵衛豐作泰冲子焉。伊東松次郎亦來。亥牌散。今日以覺之助良之助等不夕食供蒭麥

十二月朔日

招彥兵衛豐作泰冲等議。今日會處皆曰先生為主則本館可。平旦揮洒至午時休。初洗筆硯而束裝豐作贈潤筆金十八兩餘。午後楚山甚右衛門等來會者凡二十七人（五郎左衛門楚山勝馬耕之助玄孺恵太郎朱之助柳太郎辰之助泰冲甚右衛門略三郎玄真順之巫小介健吉順祥良之助彥兵衛豐作勝右衛門覺之助及慶邉卯三郎伊東松次郎太郎兵衛催登客）長大夫來以有故辭去。泰冲私告曰寡贈酒肴。先生宜於衆皆坐時謝之。是楚山意蓋為後日醵金之地云。從之。亥牌客稍々去。楚山泰

仲為余謀明日使元孺良之助從〇子牌去孺豊作
猶留乃會計十一月七日後金銭出入大聖寺比越
前諸地頗豊足山豊作泰冲甚右衛門長太丈等周
旋之力也既而償舘人畝費金七兩其費亦越地所
無不願定價故也昨夕食橋今朝問直則一枚三十
七文餘可推知也且余及從者宿賃每人五百銭諸
州所未聞云

二月

卯牌元孺惠太郎良之助來午後諸子相継至〇携

健吉之泰冲氏告別且訖賦物數種而帰時雹暴下
大者如桃核〇渡邉卯三郎来賜急〇命太郎兵衛
雇轎夫二名擔夫一名傭六百銭巳牌衆轎上途去孺恵
太郎良之助主税從東方聡之助吉田耕之助草鹿
泰冲馬嶋健吉紫山敏之助佐々木順祥山城屋彦
兵衛来屋豊作田邉柳太郎紫原辰之助矢田屋勝
右衛門送風雪方急東北行街上十二三丁到永坊
抜路右店名絲屋衆命酒餞余既而出忽東折一二町
街盡衆別去初謂大聖寺之留不過十日也而東方

草鹿諸子周旋行東脩者殆三十人盛為此行第一
荏苒二十五六日事之難預則如是也夫正東相距
七八丁見一帶横岡坦迤温藉絶傾唯松六株團蓋
如傘元孺曰彼名大松山吾境第一勝也左右皆田
冬畎水盈雪急晴忽下風隨起滅路澤行避十四五
丁路右有三界萬霊塔元孺曰刑塲也路稍上過岡
脚左多樹薪地名坂尻徽下有村名吸坂良之助曰
此村過半沽餡左右岡遍無所見又數町村名黒瀬
使元孺主税先行報山脊逆旅地稍闊又數丁洧渡

名川崎即接細行舟者既渡舟師討償急恵太郎曰
此吾封内官渡吾士人何用償乎不聽乃約帰時相
掇去有村名保賀又數丁路右多竹林又十餘町前
有横岡々脚人家二百餘乃山脊也初多矮屋稍華
整尤輪奐者名新屋主税出迎入焉其室數十皆明
窓浄席尤東名新宅余居焉主人陳助見大聖寺里
山脊驛一里然殆六十町向東元孺招豆腐屋文治
郎者屬余件昨日芝山曰某既報文次郎矣山代件
一切宜委彼故首相見云贈舘人及文次郎書〇坐

初定即浴温泉浴室方二間中央甃石作弘廣可一
間有半三邊皆板牀鈇前一邊而設小方函熱湯自
其底全湧而入泓溢則自函側從處流去冥腹適體
澡四大清見底無臭酷似吾豊別府去浴後登樓東
周岡作假山池姿石態頗極幽致余所遊温泉未見
屋宅美麗如此者〇浴三度夜半又一浴泉熱不可
耐元孺曰隣室亦有一泓乃就焉熱如初頗覺臭呼
館人投水數十桶始得適賦一絶鐵所温泉溢石泓天寒蒸氣似雲生
自然簷雪消皆盡不雨終宵點滴声

三日

元孺曰先生若欲直赴動橋驛某取貴裝於泰冲氏
送之何如余曰幸甚乃棧起馬帖〇午後元孺良之
助惠太郎將去乃屬與末武東田邑與至氏東馬晚翠東三通東
曰大聖寺人欲留我送歲然以嫌於貴境故不相諾
也前日有一錚鏘之約然風雪如是不能践言講恕
昨移於山代將終赴松任敢告喜樂既自浪華還乎
否家信一通合封三通顧與彼誅致之〇將送三子招文
治郎守舍余與主稅先出舍東岡頃有神祠磴百餘

級上半而止磴前有石華表其側小井數所温泉沸
揚揭書湯源也三字既而送至街口雪將下乃歸〇
午時喫猪申牌後暴瀉數行乃服備藥〇夜文治郎
来曰先生途出於動橋迂甚不如直赴粟津而出於
小松也乃東元孺曰僕將赴小松請送我裝于彼地
呈當五百錢幣二葉請以此為入馬費云々文治郎
曰小松京坊下之御屋德三郎者某知音也宜託貴
裝乃使文治郎裁與德三郎東將送之元孺氏文治
郎曰詰朝有之大聖寺者請屬焉携去

四日

朝来快晴至暮初雨此地見日極少故記〇脚夫自大聖寺還
致元孺氏證券曰元孺不在其父代書也券曰廣瀬
公東一通落手元孺不在如回音則附後信又致大
幸長大夫東々曰先生發之前夕偶有官事而違佳
招深以作慽而賜扁額何患加之云々〇午時豊作
来贈肴乞字既而與之飲文治郎源之助至先是雇瞽
者健助按摩始知其文治郎弟也乃召之豊作招妓
柳吉前日板屋相見者繁松竹言至絃歌喧閙夜下牌始休

於留璧作宿

五日

使主税訪文治郎〇豊作去送至舍南鎖燈籠側〇平井五郎左衛門使人来贈小紅魚五頭東曰前日所賜尊作紫潢既就乞払睨云々即裁答東書近作使而寄示〇恵太郎東贈小芫〇元孺東至曰賁装既訖本地大和屋安右衛門送發云々似未見余昨日東者乃復東問其故〇僧光雲寺秀賢等三人因源助相見乞字一人曰敬旁則板屋對門也既而主

税告書有既字余毎書必一讀近往々既字而不自知豈老病之所然乎抑可以儆不敬也記自警

六日

夜来雪積數寸平明来林文治郎来導上樓觀雪网樹皆白層々與雲氣連雲石遊後始有此觀也樓中有客不得坐焉乃下出門外雪勢方酣遠近一氣無所見乃返〇豊治郎贈樸及薯蕷〇為文治郎源助作書終日〇昨日午後不利止至今朝頭痛大發加胸背痛然勉強坐至夕殆不省人事招健助按暖〇

夜元孺東至曰昨日恵書及銀幣十錢文治郎與総三郎東一通僕急忙中裁回音言不及之粗忽之罪無所逃焉賁装則既送之小松矣聞先生違和送上胃苓湯五貼云々

七日

東元孺曰僕将以明日發此地赴粟津請告之東方草鹿諸賢〇辰下牌與主税步北至街々盡所達山近郭雪觀太佳雪深可七八寸路滑小溺頫壯試温湯也返至廣達（山背街中央有曠處方可一丁其中央有湯池側置金燈爐余戲名廣達）

西南行一丁至街折處即文治郎式也自戸外呼而與言其南有藥師祠将觀之以雪深止歸〇源助告将之大聖寺乃東豊作告明日件〇豊治郎携一客来見〇中牌元孺與原元真来致芝山東々曰聞輅三郎等株樹僕有株薪憂不得相從不堪神往不懊蚕三十枚同元孺奉贈祈叱存云々尖閑輅三郎来三子觴余於樓上日没皆将去殘留輅三郎宿話詩至鶏鳴〇今日夜兵衛豊作東至皆曰明日将拜趨乞字云々〇遠安本月四日東至東曰馬島全菴山

曰生之助來東津得聞先生近狀萬福甚慰二子皆謂先生將送歲於金澤松任不然聖城三國也鄙意亦然小松恐無好東道請熟思札欲使頃四郎從先生近察其行懶懦無耻且屢疾不唯不護視某反使某護視某不敢為保人而薦之先也

八日

雪積尺餘輅三郎將去强留至午時雪暫休乃去送至門外次雪源使主税代送○頭痛妹而眼痛甚浴温泉愈○豊作送玉江本月四日福井所發柬答曰

某前月二十三日自三國移於福井秋山口清香氏近日將歸浪華此行恐不得至加州美三國人頗厚情唯奈潤筆寡薄試舉其一為來成春庵画絹二幅又刻印而報以金三朱云々○板屋太郎兵衛送來成本月五日柬々曰聞先生方在山脊有終遊小松松任歲晚不得好東道則返送歲於聖城若敢境之意矣我社諸子皆贈謂先生送歲於松任金澤則已若聖城則犯我境半日程而已獨隔靴搔痒憾何可堪願貴臨草鹿老人六景詩至謝以小筆二枝願轉致乃裁答柬曰僕既至山脊聖城人追乞字者未已故未能去若自松任返必送歲貴境唯使我有喫飲處則足矣不復煩贈贐也僕嘗書曰草鹿翁詩至請謝以上國酒三升而報以小筆二枝亦何吝也玉江既有公及春菴云々之說以此件推彼說確也我不欲人之思公等故有此志告云々○主税請曰願賜書家翁族某在左右而慰老念乃粟其父玄民曰令郎自浪華來從我於越前今在加州山脊僕將探能登越中越後飛驛而道於美濃尾張伊勢明年五月

歸浪華也途中每日課文或詩會且僕比餘人頗嚴不使令郎泓從前懶懦也請莫勞急哉與室氏柬馬柬訖之未成○柬元孺為與未成及草鹿玄龍柬輙致柬訖山代脚夫

九日

吉田甚右衛門柬至送前日所贈絶句○元孺答柬至○申牌與主税出北至衢盡處觀雪未人未行處深一尺三四寸道路則凹而堅殺崖屢陷乃返謂主税曰前年桂秋香有問學我曰吾子從我須學我也

問何謂曰吾子能同我出同我入乎曰能既而每出
入後不能及也諾之答曰初謂平々今知其難矣今
足下従我日淺我且語秋香事須思○淳助見告自
大聖寺歸○丈治郎來亦告自大聖寺歸○主税曰
前日輅三郎謂某先生若送歳此地我將與畫作彦
兵衛等謀爲先生運善策也畫作等亦令某勸先生
不識尊意何如余曰既與本聖寺梅陰約送歳金澤
後何議然吾認期十餘日不識彼猶待我乎否乃於
是與淳助謀明日遣一价於松任乃載予梅陰東々

曰初約以本月二三日拜趨然聖城諸子留我過期
不得已避之山眷温泉以住至今日矣或勧送歳此
地僕以違初約難之或曰松任金城多估人歳晩多
尺怕客少矣故發一价以問師也僕將以十四五日
拜趨留貴房三四日而赴金澤則賓朋尾金城逆旅
恐不受客也此地送歳閑春七八日拜趨何如伏俟
回音○發答是右衛門東○爲畏作作書既而使主
税東報之

十日

卯上牌一人來見曰某即使松任者乃附與梅陰東
曰吾子請過小松下卿屋德三郎氏向我貽物既至
乎否答曰諾○平井五郎左衛門使童來東寄絶句
一首次余温泉韻東曰田邊輅三郎歸語僕曰廣先生謂
我曰平井翁善不喜詩向何故曰誅未嘗及詩又不
爾其所作我曰翁甚耽詩然拙故不乞正僕聞之不
喜曰甚哉兄失言也我与先生講究經綸事務故不
暇論詩也若恥拙而不乞正是謙遜現長久侍倆豈
與先生交之道也哉故今日送放牛七古一篇乞正

五々詩頗爲按大意述田單復齊由火牛功而未聞
實及牛士我觀牛者有矣乃載回東曰田邊兄云々
不堪覺爾某欲批尊作責僮愠曰某不堪遲僕強之
曰汝亦忍將有厚賞頗莫使僮有火牛數也一笑○
屬與輅三郎是右衛門東於平井氏童贈是右衛門
七絶一首即次其韻也輅三郎欲乞余五古故書贈之○申牌吉井
彦兵衛來贈鳧○田邊柳太郎來致其父東々曰日
者承清誨實一夕談勝讀十年書矣使豚兒拜趨以
謝爲不腆猪肉祈叱存○良之助來送𥁕十五枚乃

留三子宿○夜文治郎來
十一日
卯牌謁主税曰四十日前吾子初至永正寺翌日昧
爽我起一次吾子從將起我曰足下泥行良君晏起
可吾子曰某眠寤終起余曰善哉數日後謂吾子曰
我嘗問為學之要於先兄先兄曰凡人不自知耶為
君子耶為小人耶者多矣纔先自知也問自知術如
何曰自察己所行一日積至十日〻〻積至百日而
不變者君子也百日百變者小人也足下莫怠哉吾

子曰謹受教爾後君子稍晏起昨夜吾子獨以明
朝早起先三客臥今朝我將旋燈喊呼吾子應而不
起柳太郎私既以天明呼吾子三客皆驚起吾子獨
不起較四十日前氷炭相反猶可得為君子乎纔自
察昨日我謂君子我能視人表面而知其心吾子外
似日進善而心日進惡吾子退與彥兵衛語曰我所
行不慊於先生故云爾我聞之曰願聞其所以不慊
彼自問其心應自知也即今日所謂之類是也非別
有不慊我意之事也既而使主税記○昨日柳太郎

周主税呈猪肉主税告余於浴處余以先室忌日不
親視今日將烹供客已為狗所偷乃戒主税勿慢藏
○卯牌梅隱氏伴至致東〻曰三國加納之右工門
氏伴來曰某問廣先生於大聖寺曰既赴松任矣故
追至貫道述先生未至之狀伴乃託之右衛門家及
枯魚一包海苔去貫道謂先生既発大聖寺數日也
途中無遲滯之理蓋疾病或有事故也心不能寧故
発僕某使左右安否歲既成鶴臨故盧迎春焉乃裁
答柬曰某今寓山代温泉昨日発一价蓋與貴价逢

中相遇而不識也僕欲以十三四日発此地逢過粟
津及小松而十八九日至貴境矣書餘萬附拜晤○
粟津温泉主人法師善五郎東曰某未接謦咳然夙
欽大名聞先生在山代而將赴松任竊逢臨敝境官
川君遷至今朝而終去敢告午後彥兵衛柳太郎告
別乃留良之助既而送至街尾別兩方下雨意雪況
氣氳無際試樹塢篛倏忽現滅余謂主税曰此景名
手亦不能寫也○先是為畫作書屏風二雙今日託
彥兵衛致之○中牌吉田甚右衛門大幸長大夫東

方覺之助來少間芝山轄三郎生之助至六子設席
樓上而招余曰今夕纔作徹曉談也既而贈肴及猪
肉芝右衛門別贈九谷窯陶杯余乞感諸子厚摯乃
爲芝山轄三郎講詩法芝右衛門招余別室曰轄三
郎嗎某通赤心先生曰我獨學未嘗事師欲爲終身
不負之弟子受教願莫逝棄余曰我敢當然必叩面
謝○黄昏使松任有迎致梅隱回東々曰今朝發伻
而貴伻至聞先生萬福方在山脊鄙心媿憚頃或勤
山脊送歲之說尊意不决故下問之旨葉欣無所陳

唯尊意是將以二三日後復發佇候左右願先生自
决而報我加納文右衛門東及所贈藁包附貴伻送
上云々觀國東曰聞先生將赴松任謹呈紅魚実矣及
海苔以候寒願回文旆南指送歲敝境云々○與諸
子飲且話芝右衛門長余一歲而健吟數倍於余自
咲曰先生瑣事中不可少我老饕一段也酬皆洽遍
衆復坐而談終至寅上牌○今日土人參觀及一客
來見參觀贈羊羹曰某畫工也異日復謁上國請莫
忘

十二日
芝右衛門長大夫將歸西之後飲○文治郎來贈潤
筆金若干○招健助贈錢一貫文○與轄三郎謀將謝
館主人曰歸主人茶料金一兩衆婢金一分二朱則
可○未下牌六子告別良之助從去送至街盡西口実
行敬丁余昨日思一絶不成至此初成乃使轄三郎
錄〔四郎新雪正雄々路林蹊難得閑此／新雪社盟欲來吟三人纔去六人來〕際時快睹矣
見片雲日暉雪光晶瑩眩目○館主人手一日以後
諸費目錄計金二兩二分餘如席料四貫五百文蕭

園料二貫七百文從來所未聞然以轄三郎言之故
附金四兩既而與主穩語曰我二人不飲酒又不別
命肴二飯唯素食或時羞蛋羹而已而十一日之費
二十四貫文一日當二貫二百文則一人當一貫百
文古來未聞山脊具衰乎○夜置作柬贈金四兩一
分及蛋二十五枚曰感風邪不得辞別何憾之若乃
答謝○主人羞饅饅矣

十三日
卯上牌東裝○辰牌至文治郎氏告別且贈海苔文

治郎使其妻見〇屬深助庄轎夫三名已肆上途文
治郎健助來與深助夫妻衆婢送三四丁至街東北
口別街上雪既盡街外則猶深八九寸轎夫屢欲蹶
路右平闊一帶青松蹤立不見他木左多水田雨霰
並下寒甚着重襪猶凍極坐庭轎夫呼苦不已二十
丁許有村名上野每家在竹樹間村盡原田數百頃
皆種桑矮而小高無過六尺者甚似我鄉楮坪枝極
皆縛之形如箸蓋避雪也其下熟見茶坪五六丁
有村名勅使矮屋數十中間有寺頗宏麗嘗聞加越

之民竭財殉佛信也休寺前主稅曰似雨非雨似雪
物満天（次）下不識何名余曰蓋霰一種吾嘗是於山陰
矣蓋北州所有南人未見行十四五丁有村名榮谷
又十七八丁至那谷寺先是甚右衛門等謂余曰哉
州之勝以那谷為尤後探也寺據山脚一溪劃寺境
西走渡石橋下轎而步左右皆僧房門閉寂不逢人
踏心埽雪見梵磚爲數百步踏稍上左右樹竹間見
祠堂及石燈諸心有巖石奇絶之境然雪沒及膝恨
然回口占一詩風聞那谷勝今到寺門邊一溪劃初地萬木接層巔此時將亭午瓊花墜
九天詠蹁哉臺宇高妙帶雲烟青苔與黄而本無好回緣似有幽絶處雪深不得前
上轎行村間二丁許渡橋溪水縦橫雪益深路益狹
右接岡脚左臨水田僅失足輒落泥中山皆田面皆
凍此地雪深信爲而田不凍疑有温泉也轎夫盤旋
不前屢與主稅相語終使擔而殘者先赴粟津曰後
來助又行十餘丁有村名兎谷轎夫不能前罵擔夫
曰何遲余曰那谷粟津隔一里今生路耳役雖飛走
安能來哉乃行七八丁擔夫來迎路曲折不識向何
方有粟津西南口入聞人家不満五十街心有温泉

未下轎至法師善五郎氏山皆屋粟津三里實二里
句東北主人見年五十餘頗慇曰宮川君待先生至
大昨日而去使某懇憾〇粟津皆矮屋法師氏獨廣
廈數十間客各占一室凡百餘人廊下有石三區北
者温如夏日水中者差温南者尤温然北山皆猶冷
余問主人姓所由曰養老中泰澄大師開白山稱吳
佛自而創此地温泉某先爲其弟子人呼法師遂以
爲族云轎夫訟苦不已初約一貫三百文更益百二
十錢〇善五郎曰那谷華山法皇所幸巖石之奇廻

謄石山先生題詩明春雪消與本聖寺梅隱公遊焉
某姪見為梅隱公從者○至夜雪霽月色甚麗
十四日
快晴將赴出松以主人乞字止作書十餘紙主人贈
兔雪又下此地比山脊更荒寂連岡繞繚皆戴雪寒
威尤烈
十五日
快晴乃命館人雇轎夫三名○善五郎脈所藏書画
及瑰瑤徑七八寸者○贈潤筆金千疋○初以七百

五十錢約轎夫乃及將上途請轎重不已再加百錢
新後詩法師氏善五郎送至二丁外別謂轎夫曰須
使先生觀三湖臺也粟津以北岡脚連亘水田在中
間雪深七八寸轎夫曰田或凍或否何故余曰由温
泉脈通不通也右岡左田行十丁許做上有截岡背
而開路處隘僅通轎茅茨三四七十地名鍛倉少下岡
斷西北空闊際天不見山陵一水橋下見數舠轎夫
曰此至小松也舟行此湊行連一里矣田稍多水渠
流縱橫洋溢乎田甚似河内時寒日明亮不見片雲

四望正東白山以北連山數十百里畢瞻如列屏
不見點青逸照閃睞殆不能正視而其前塞岡層阜
嶺上有松者雪既半消青遊碧隔佳觀希觀行千木
餘步有村名島又三四丁路在右小岡其端嶄絶求
桂萬行傍見小穴轎夫曰蝙蝠所窟路忽折二丁
許上高原峯坪簇々又四五丁徽下有村名矢崎行
四五丁忽有一人呼風以排廣瀨光牛氏由然曰某
本藩寺巖護著人也與梅隱東援之稟曰聞先生不
澤山翁將學臨不遑然使僕人奔齋廉也獨從翁至

於金閣兔曰吾子非法師子令姪乎曰然余曰吾子
欲見法師君溯去明晨逆栽途小松也屯宮不能路
右隔杉見本池白山諸峯倒影其中奇絶難狀又行
五六町轎夫曰三湖臺也乃出轎上百餘步雪漫勝
若邑俗謂國原最高處曰臺平地方二十步許突然
與向之所謂池即湖也轎夫曰湖縱三里横半為為
林蘭罥角所數翳始斷而續疑而成三也湖外松
林渺々界破白與界而湖色更蔚藍余曰逆江以北
總勝地轎夫曰此地今井奪平所宅或云華山法皇

所幸當時歷帝手澤所存器物爲臺南相張可七八
下見人家轎夫曰串村也余嘗聞串妓館之時腋轎夫
勸遊焉曰妓樓下放舟一瞬至小松矣余不聽後去
轎路稍下至湖濱北折有村名今井茅茨數十百村
盡行松林間數丁又有村名從宇又有松林七八丁
入小松南行口使主税先行報京坊下御屋德三郎待
五谷下有橋蓋外湖裏湖相通處小松人家三千亦
一都會街衢曲折縱横凡十四五町主税出迎入德
三郎夫妻子皆見意氣甚親密蓋不唯文淵郎爲先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二十九　六一

容素與遂安恭仲等善也○正德去余留之曰明日
去留未決且侍之○夜富澤敬齋來見曰前日遂安
報先生俾時病目今既癒與語請從深告○余問三
湖德三郎曰湖實三區非一而成三也唯樹林稍長
不悉見耳

十六日

齋藤正歸松任因贈見梅隱東曰昨日途中與齋藤
生偶乃共至小松猶今日将赴貴境小松人某某等
强相留不得忍契然去恐非十九日不能發故先遣生

歸畢見一隻謹貢高齋云々○贈德三郎半葉一篋
書扇二柄○遣主税於富澤敬齋氏贈書扇二柄茶
子一篋返曰不在○先是開遂安東小松人吉浦玄
澤亦島屋新太郎薦余今日遣主税於二家贈菓子
及書扇○敬齋來謝贈海參○士人湯淺丈太郎銕
禾平介來見余偶書三絕句三人闔之分去○吉浦
玄澤來謝

十七日

敬齋來乞字○玄澤來太郎敬齋來介長崎謙受者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二十九　六二

相見皆乞字○德三郎告曰跡地有御枝士人欲明
日聽先生講爲使某請余曰諾

十八日

主税請解裝熙擔之德三郎使其舍人助之○德三
郎曰風威頗烈明日願更一宿乃東極隱告之又東
水島粟津屋氏曰前日本誓寺併東曰先生十九日
應過浩津屋氏門外被甚欲相見願訪僕爲小松人
所要明日未得上程敢告德三郎東皆訖○裁與東方芝
山田邊轄三郎東訖德三郎遂安東東包哄○前日余問

玄澤曰此地食以何物為尤答曰溫飩有名今日玄
澤贈乾飩三包余曰嚼乾飩者未可與論味也德二
郎曰禾乾者尤佳也乃供之纖而脆下箸即凝結作
一團餅狀余及主視而為曰本一悪飩○德二郎曰
今夕臨御校之講一衆欲中庸○孫太郎者来見○
終日作書德三郎為醫人小林笠坊出屏風貼者
跨其上而揮筆大若○夜敬齋来與德三郎尋南行
十丁路有御校門既鎖德三郎曰彪夜難門必告官
長令夕窃僻験自小閣入参玄関大太郎迎入室

校讀廣潤鈴木平介長崎諺発表接既而講於別室
聴者可三十人講首章及次章而罷従齋諺更大太
郎平介笠坊及生容数輩送至德三郎氏話久之去
○德三郎以小島屋新太郎不来屬報余将去今夕
而来見

十九日

小林笠坊来乞字○丈太郎来贈菓子一筐借隨筆
去乃假其蔵書数種○德三郎父及子来観余所蔵
杝他玉及水晶巾又年八十健勝壮大如五十許人

○余鎗人煮玄澤所贈乾飩长不満寸比昨夜生飩
更粗乃喚名德三郎予於右衛門食之亦右衛門亦
歎曰果終身不敢誇吾郷之飩也○夜敬齋来欲與
德三郎謀潤筆件德三郎醉不能接敬齋曰明早先
生若亦一宿會計不成小右衛門亦曰更有乞字者
願強聴土人請

二十日

小林笠坊弟文叔来乞字因後盃○昨日笠坊乞書
四紙今朝使至穉附之德三郎鎗人小右衛門受而德二郎子也先是誤

改之書今後德三郎親強致途中遺之遺索之不獲既
而聞賣糠者拾之乃遣数人追之不及余自止所請
人遺而人拾者何必究之哉且改書又子皆喜讌○
丈太郎與三國屋半治郎者来乞字○主税告曰確
截東馬送某衣至披之有東馬呈左右東即披之本
月六日所發略曰尊大人兩郎君益強健莫勞尊念
前月二十九日石川竹次郎自京師来致尊東即日
附回音矣本月三日二治来致尊東二函而之等五
氏益將以十日前後歸鄉先生與太村諸吏候寒衆

某既代書記之郎監矣駒子吉不安於金城氏秀民
方為是周旋始服先生先見矣○夜主税出訪敬齋
○丈太郎来話○敬齋来見深谷○草鹿恭沖十二
日来至即蕤田音○同舎有款賀客將歸乃記與高
橋恭平東○丈太郎丈叔欲借九桂草堂隨筆余曰
聖城人既寫之二子曰願因先生實聖城人本乃東
芝山謀之（東附二子）○丈叔兄小曽部玄沖来見

二十一日

東東方田邊二子曰御信至白十一月二十九日石

川竹治郎来致公東登時託回音於竹治郎矣云々
思近日石川生又有消息而送我家信願致之本埜
寺若家信不至請東問之石川生云々○小曽部玄
沖丈太郎敬齋孫太郎丈叔等来乞字終日揮洒○
小右衛門曰家姪出為金澤某大夫儒臣戸水氏義
子聞其義父銀三郎者嘗学先生于江戸而先生言
不及此何也余曰彼甚無頼我絶之故耻言之小右
衛門曰銀三郎録百五十石以無頼故削為俸七口
數年前死矣（銀三郎件見弘化中辰録事録）

二十二日

理裝將以午前發小右衛門曰且徐々昨日為小右
衛門書屏風一雙撤齋尊之代贈潤筆今朝小右衛
門初悟之然不及啟後乞之故留我○前日丈太郎
曰某庭有一石疑玉願鑑定余曰須携来曰寧殆否
行頗勞玉趾今日使逆旅童導至其家（在德三郎氏宋南三丁外）
丈太郎不在其母見余請觀石其母導至後庭樹下
有石大如三升罌戴雪乃澆湯滿面有小孔如瘡痕
如石英物自孔間現針插氷閉亦奇石也入書室飲

賛生書録其目授母曰若今夕猶留請送之曰諾○
午前書終○敬齋携其子来別○鈴木平助小曽部
元沖小島屋新太郎来別與小右衛門主税會訪潤
筆以小右衛門周旋有力故贈茶料銀四十銭小右
衛門饋陶杯及紙○未上牌馬夫先至余將上路小
右衛門妻供糕既使德三郎送北行街上二丁西北
有空闊處疑城也然路東折不能觀後北折數丁渡
橋轎夫曰此水西南流一里通安宅關即義經所過
又二三丁街盡德三郎別去小松人比大聖寺頗能

薄唯小右衛門父子多情云列松夾路雪渓（深）四五寸
桑野一白雲氣窒濛風吃如波濤主税笠忽翻数百
步外轎夫呼曰癸七八丁村名島田又十餘丁二戸
相對問地名曰長田道番又二十餘丁有村名寺井
人家数十又十四五丁至粟生驛使主税先行報駅
長驛長曰日将没驛無馬殆詰朝送馱物於前驛轎
夫則登時應命余曰善驛長聾且瞽命轎夫遲緩此
桑既過晡行一丁許忽聞渡水聲余後轎夫覺聊問
倚故曰脚下皆圓石也使主税先行報水島粟津屋

平右衛門主税謂擔而撤者曰爾従我乎曰願従衆
屡渡水毎渡轎夫呼若恐躓轎墜余傷暦又四五丁
又躓余大叱轎夫謝曰兇罪恕々言未終復躓余逆
発眩暈棄渡舟二次皆黒無所見余曰盍點紙燈曰
安在余曰在両掛上曰擔両掛者既従貴門生去余
曰彼欺哉哉轎夫共詈前夫不已謂過四五丁而僅
十四五丁至二戸相對處問村名曰粟生道番借紙
燈始能進遇前夫迎交詬之余復相従数丁入水島
村主税出迎而下牌至平右衛門氏○小松至水島

三里正北向○平右衛門見年可四十亦以逆旅為
産頗解風雅曰今夏越後僧来告先生方在越前府
中某素與梅隠師善因詠先生北遊於師矣近日師
蔣使人問先生既至乎否数日前又使人来時某不
在先是一俳師来寓而赴鶴来村我家呼俳師曰先
生梅隠師人問先生至乎家人曰至安在曰在鶴来
村相距半日程也某人乃赴鶴来某迎聞之曰彼所
謂先生即旭荘先生非俳師也疾追之及於隣村矣
余問粟生至此地何多渡主人曰二村中間名手取

川自白川出無定流又無際涯漫延三十丁許漲輙
分雪時人馬所尤苦名著北州白山春夏雪融則大
漲難渡問道番何謂曰我加賀毎村村端有二戸司
路上一切事務及擇洒名道番○水島入家八十去
海一里云○主人曰代驛法望前則小松寺井水島
而松任望後則小松粟生柏野而松任粟生驛失禁
水島而止明日某將別雇夫送先生於柏野也余感
謝

二十三日

辰上牌衆生馬夫至乃命遊赴柏野〇昨夜枕頭口
占一絶（南望京華路幾千々山白雪映青天々涯何料逢新識留我村莊一夕眠）今
朝將錄之主人曰某將追先生於本誓寺乞字〇已
下牌辭平右衛門氏二人送至街口別路左沽探担
見群年自雪中抽余曰好宅地何無住者轎夫曰此
地名宅趾舊有數家今移隣村行四五丁有村名不
水島轎夫曰向之移者在焉又數丁有村志名又二
三丁至柏野驛長既具夫以俟（冷朝屬甲右衛門預報之）即發訣
人擔載物行之雪上獨永行海港輕便遂覌横松林

或在右或在右進忽折而東而北則背崗路迤破濱
稅先行報梅陰路左往々有渠頗請駛其涯必消樹
又有竹林竿細如麻而秀跡西州所未見過新屋柏
野宮九等村入松任々々人家千許長街如帶行七
八丁主稅出迎入梅陰氏時午下牌也水島至此二
里向北〇梅陰及三宅松雄辭藤也見外上書樓東
北無復人家雪望頗佳也既而下主人堂序極廣置
余佛殿接之舍有數室幽靜不聞市聲余贈所贈書
屏風一雙〇贈小虎畫扇于松雄〇借主人藏書幾

觀明錢士升所著南宋書一套五十八卷〇僧順生
鳳順深定見背梅陰氏徒弟

二十四日

主人供筍余謂主稅雪筍在上國未足珍在北地誠
貴品可以想主人勞心〇醫人松山江菴來見〇梅
陰告余寓焉於金澤寺社奉行局〇夜梅陰伯舅願
念寺蓮法來〇昨夜松雄來宿今夕辭去

二十五日

主人氏椅蹴〇余衣膝下不出半月必穿稍悟每日

作書磨膝十倍他人故爾今日屬梅陰買木綿縞衣
〇至樓上作字自巳牌至申牌達法相河屋伊右衛
門（号文浹）松山江菴笠屋治郎右衛門（号翁山）來助磨黑
展紙之役〇江菴行東條諸受教〇初見梅陰祖母
及妻〇西念寺見善來見（梅陰氏徒弟）〇與梅陰謀明朝
劍講〇梅陰曰昨夜奉行局令下允先生拙緻寺送
歲

二十六日

卯牌至樓上松雄江菴相河屋伊右衛門等在座伊

右衛贈菜儀為講中唐及梅墩詩鈔来聴者六七人
不皆通名既畢梅陰供酒○余浴温泉後梢生疥癬使主
統就藥肆調荊防敗毒散○夜梅陰誦致風東々曰
専价報廣瀬先生至某将以新正初四日拜趨云々
梅陰又曰高沢仙之助答先生東至家人忘寘之處
不獲

二十七日

講如例以後少記不○始服荊防敗毒散○鍛冶屋甚兵
衛者来見乞畫○始食鮮大口魚○數日暖和雪融

自屋脊墜屡地震先是醫人池田一元来聴講今日
行東脩○下郷屋小右衛門東乞字且送東方芝山
田邊輅三郎韋鹿恭冲二十五日東芝山東二通一
曰先生小松東至見閲石川生有消息于否生未通
信賜宮川生尊東既致矣向乞正拙作二首録上以
充覆醤一曰前東裁畢石川生消息至有先生家信
數通謹送上輅三郎東曰某欲追從先生於小松然
歳晩且家室有疾開春少及松仕敢預告家信即呈
氏東馬本月昨所發呈氏東曰竹治郎者来致公大

聖寺東一治猶未歸也日田信三通至謹送上仁也
近習書呈清寫二紙公請東東馬囑仁也課業云々
東馬東曰某頗窮資貲寫尊著隨筆一本矣欲以充
金敢謀之左右云々範治考也東三通皆十一月二
日所發範治東曰南陔公及雨窓皆在福岡侯用南
陔公説既而別用加勢嘉兵衛者其人奸猾無比勸
侯欲乾没我日田所貸金數萬兩南翁不得已將捐
數千金献之而後將謝人事清娯田園不識能遂否
云々對馬唐坊生東某曰我藩亀谷生者暗漂流韓

客左有才學者被見梅墩詩鈔長篇驚曰近清國詩
人然未見雄偉瑰奇如此者不唯方今與其比在古
人恐有數也某自聞之亀谷生顧報梅墩先生云々
田島要右衛門欲因先生買越前奉書紬數匹故呈
東云々範治東中有要右衛門東五岳游長崎歸曰英魯墨三事
商舘既開充國入隨意互市爭人以常錢二文買文
錢一文又以常金一兩二歩若三歩買小判一兩又
多偽造我一歩銀官病之土人沽海帶者資三百金
而獲八百余云々某季女既為松兵衛養女其夫妻

甚愈敢告菊也病脾胃虛症未治云々別啓曰十月
六日尊東至報病既愈憂喜交至嗣母愈然老衰日
加云々往年大人諍伯父南陵公曰公升為福岡對
島二侯悉賊須速彼求偽謀先立取還之策也公不
聽大人退謂兒曰我兄必悔之至本年二侯果食言
伯父頗病兒輩皆服大人先見云々家兄継緊件日
者發一東奉問然未得回音伯父欲以阿茂登為其
女而配家已則大人既聽之故欲以歲暮合卺敢告
云々芝山東中別有馬子吉東々曰拙畫扇二柄紙

二幅謹送上左右云々紫冲東曰先生小松東至聞
方送歲松任蕭寺堂非兵家所謂欲進而不能進欲
退而不能退墅據險養其氣者歟呵々来東曰或傳
天下才子既配天下佳人云々傳者妄也僕菲才安
足得佳人乎云々

二十九日

梅陰曰山陽外史所載謙信所拔燕木高秀松任城
者其遺趾也距我家五六丁也乃將往觀以雨不果
○満身疥癬起發不耐痒癖尤甚乃廢事臥○笠間

屋六郎右衛門来（聽講者）贈酒及肴

三十日

栗津屋平右衛門贈蟹二枚○徳光屋亮藏者来見

庚申元旦

安政七年歳在庚申余歳五十四同從者備後高田
主税加賀松任本誓寺嚴護房大兒孝報伯嫂合原
婦人在日田次兒仁季兒正從室清水氏在浪華伏
見坊○卯下牌始起盥嗽改服拜諸神祖先故國○
嚴護携嚴整（嚴護弟為晩翠義子近歸其祖母去歳見然遣不記）待来余室蓐
屠蘇乃出視（見）嚴護祖母及妻三槐堂（嚴護書院名）主人
勸糠○護兄弟尊至佛殿而詳方十二間莊嚴頗美
下俳佃庭上有三槐樹皆圍可一丈七八尺實五六

百年來物西園閑小門出於後園槐樹皆（咸）行下有流
水殘雪沒㾗不適觀近賦一律○三宅忠（號雄松）松山
得（號江菴）志戉（茂）板係定（通稱兵衛）甚嚴護桌儀及京師菓子
○朝來不見日又不雨頗暖豬雪在田可三四寸土
人曰北地臘雪過尺倒然如客臘殊暖近年未有甚
兵衛曰昨夜農未賀者皆明年必豐穩問何故曰近
年除夜雖雨風必朧明今夕不雨而黒不古來以是
夜明闇石（占）明年豐凶毫不差

二日

卯牌講中庸及梅墩詩鈔聽者七八人講後梅陰以
其自將（出）留甚兵衛話○屬梅陰買蛭三十許使主税
貼之臀既而用吸（吸）主鳥（王漢名未聞）出血頗可十四五㦸
○笠閶屋六郎右衛門相好屋武兵衛來賀

三日

講後與諸子謀俳佪近郊○午前松雄江菴池田六
太宮長周吉來導余及梅陰嚴整主税出乞從雪下
西街上行一町南折二町東折一町街盡左右皆田
榛樹爲行透爲行透麗東直不見際涯六渠北走雍

軍轆轤渡橋皆曰鮭魚逆渡頗太戴爲雄事所翻墜
田間直東行二町入林中萬木參蔚餘雪沒㾗梅陰
曰此林古渡亘數十町今削作田餘三之一也行二
町許有若宮八幡祠廣而幽林中平坦小徑縱横傍
步荊薊蓋宜消夏處近入街西北數十訪願念寺違
方時過午咸有飢色燒糠羞之觀其所藏古人眞蹟
內有秀頼毋淀君和詞主人欲送余々辭不敢當出
過其庭方經營佛殿土木很籍北行數百步街盡左
見廢濠即燕城高秀城趾濠水猶緣渡渭橋入林中

縱横可二百五十歩濠四周短篠簇々自水涯起先
松森立時見櫻風中央有神祠西南偶突如高可二
丈蓋樓櫓址上而四望濠外又有松林蓋外郭也一
隻狐徘徊田間忽見双狗走狗逐之急主税等争隨
其後然不獲梅陰以飢寒先去謂余曰既與諸子將
先生於此朝夢鑰而某則生日也過願念寺前西南
口三四町至亭既飲余為江菴等作畫四幅酉下畔
出雪積二三寸諸子皆送至贈雲洲橘七課蓋一課
直六七十銭

四日

夜来寒威猛烈硯水皆凍松雄兄来見○今日来者
多賑祉祈曰吏所始聞也○常福寺致風自金澤来
訪贈落雁○達方携蕎麦来食余及致風既而同致
風宿余室話過鶏鳴

五日

致風曰某将遊湊村三四日後復過此地先生宜
明日遣高田氏及松雄於金澤見高澤仙之助起顔
寺學暢等預定留滞處乃裁與仙之助學暢東披余

○午後欲送致風俟於門内久之不出偶高村與藏
俘自金澤至乃入見其東々曰某今変姓名曰三須
庄次郎聽高駕至松任至當速拜趨而近年中風不
便歩行故使一介候起居有典兒一隻海鼠腸一攢
謹呈左右請叱存乃回○僧頓恐来賀

六日

以松雄将為余赴高澤三須二家且梅陰又有病休
講○主税将從松雄赴金澤以余測無侍者止○作
郷信數通○夜問梅陰病遂就其僧而話祖母曰達

召晩翠法名以巖整未歸東巖護責之妾聞巖整歸途所
過江越界中野川知雪積二丈行人往々凍死故欲
留巖整以華朝而遣之願先生東達昭曉之余諾

七日

深定去鍛治屋甚兵衛東因梅陰謀招余揮灑○作
夜松雄歸曰傳三須庄治郎言曰近日請臨敝廬云
々高澤仙之助起顔寺學暢皆不在今日梅陰曰松
雄昭庄治郎謀先生寓未得要領故将十日復遣一
价余曰庄治郎善人也然舉緩無濃決若預不定所

寓卒然相過又使我窮矣○夜達方江菴松雄来話
八日
卯脾屯致永生寺来成客臘十八日二十八日二東
披之有室氏臘月八日十五日東披之有東馬同日
東範治孝也十一月二十二日東田島要右衛門相
好屋善治尾崎秀氏東来成曰先生山沓東至見責
僕不送上國酒於草鹿翁又玉江氏潤筆過薄二士件
謹報教僕未慣餘故非先生誰為我忠告者滌叩謝
僕素有送酒之念但以無好便（二字用元文）遲々而已敢

急先生言哉既贈酒又追贈玉江金弐朱以補往愆
章深莫尤酒至草鹿氏仰誤曰此贈廣瀬先生也草
鹿氏不受曰先生在松任矣既而復送之寓尊夫人
東至并送之属草鹿氏轉致先生卿信以喜樂既発
不能属焉猶有手（四字用元文）将待好便云云室氏東曰
一治歸致尊東既而本月四日芳東至近日平治郎
自日田至致郷信四通謹送上青村與良人有臘月
逐金二十両之約然金不至青村所送塵紙而已及
孝也所贈半紙至與晩翠貴東既使東馬致云云東

馬東曰去閏日記一東（皐月二十四日至本月十六日）送上此他件
祖貝故又賀範治東曰某素與林外異炊然以厨費
其近日合炊云云本月六日辛島丈菴没有女三人
無男其婿田代俊治家負吉為其儀嗣俊治亦新娶
而止浪華開業云云南翁將自筑前歸期在今夕云
々有自長崎歸者曰夷人買我貨物初必使我獲三
倍利既而二倍一倍終至損二三倍國人為初利餌
遠方運致蔵不能徒歸明知損而賣之夷情如是云
々聴三樹生絶命一律有（井底痴蛙過憂慮　天邊大月欠光明）聯不知

何謂云云廉紙五束託平治郎呈上合衆國人禕理
哲著地球説畧中載日本國圖説元文曰前有花旗
國漁船數隻遇風至日本觸石而壊花旗人在日
本流寓國人常侮慢之花旗人不堪其苦歸里後乃
用兵船駛入脅令和服國人懼逆即識和好與之交
相貴買云々孝也曰近作一首録呈乞正或承某公
一絶（白髪蒼顔萬死餘生平豪氣未全除　寶刀不染洋夷血歸卧西山舊草廬）其人可想
○要右衛門曰想公當在越前願為我取金五両播
磨屋松助氏買奉書細五疋云々聞北遊後將歸郷

預占清陰莫若表藤氏故宅某既勸林外矣云々十
一月七日英吉利蒸氣一隻出長崎過玄海及赤關
遂東行去々○善治曰前眞光寺住待游越前永平
寺依呈一柬浮沈何如願為我買奉書紙○秀氏柬
曰馬子吉贄於要氏不得於儀毋既决絶僕無顔見
先生耻謝云々○三樹生死其妻在京師殉節云々
○講後作書達方松雄江菴等来夜散○平田小助
本月六日衆至

九日

雪積二尺餘○以梅陰有事止講○梅陰乞孝也手
書草稿别新寫楮之○作書如昨車屋九兵衛門鍛
治屋甚兵衛等来○初浴○雪甚於昨日○梅陰與
松雄九兵衛謀余金澤所寓松雄曰某明日行見三
須庄治郎決之○夜達方来話

十日

休講松雄之金澤○辰牌上樓甚兵衛九兵衛等五
六人来將揮洒甚兵衛且徐々昨日遣人於金澤買
唐紙未返乃出余紙而書至午時將食甚兵衛曰除

々今朝遣人於金澤買者未返也乃少食既而改食
未下牌紙初至凡百餘紙日没點燭復書數紙止甚
兵衛等供酒話至戌牌散○今日赴願寺覺暢使人
来問何日至金澤哉乃使梅陰接之○湯淺丈太郎
柬贈百疋盡謝前日講也然柬唯稱行東脩

十一日

講中庸○甚兵衛等来爲作書如昨達方拉其兒来
贈鮮申上牌初休筆○薄暮松雄歸曰既與致風庄
治郎謀預定尊館皆曰先生宜以十三日来我輩將

逵迎○夜使松雄召達方至一元亦来達方贈越後
錫主人供酒二子話過鷄鳴去

十二日

中庸講訖午後九右衛門甚兵衛等来作書如昨○
甚兵衛贈鯽鮥三郎惠太郎自大聖寺至方以作字
不見使主税接之以將定館舍去既而復至致東方
元吉廣井五郎左衛門吉田甚右衛門原元眞大幸
長大夫柬（内元眞送着長大夫贈潤筆）引梅陰見二客客贈小鳥
數隻梅陰供酒及蕎麦達方一元江菴六郎右衛門

松雄等来會亥牌二客去以明日巳牌上途梅陰囑
命驛長癸馬一正夫三名〇梅陰贈潤筆金若干及
賜又與江菴一元冲治周吉六郎右衛門贈講義〇謂主税爺曰我
謂吾子學浪華六七年而業未就非才微不選師之
誤也今察吾子之行此三十日前頗退我欲忠告而
恐其不說故止屢矣知不善而不言我不識也聞善
言而不用吾子之不識也我明知吾子不說然不欲
為可誠人故不得休而謂之吾子自甘成不誠人則
非我所知也夫教而不從雖仲尼末之奈況浪華諸
儒乎我初誤前日失言諸儒知吾子不說故不敢忠
告是知也我則愚也屢則將為吾子所疎故言止於
今日幸奚使諸儒咲我愚〇衆過鷄鳴去松雄獨宿

十三日

使松雄命驛長午後癸駅夫〇改服梅陰祖母及妻
告別〇辰牌六郎右衛門江菴一元父七達方等来
達方贈菓資輅三郎惠太郎来主人餞為二客達方
與焉既食乃辞本誓寺時二客在其逆旅使屯報之
朝来快晴初見春意皆曰今日立春而如是今歲必

豊歩而出梅陰嚴整達方一元江菴久七送過甚兵
衛門外使松雄報之甚兵衛出乜從東北行四五丁
至街口衆別去即上轎時殘雪猶六七寸近山紺綠
遠山皚々不見點碧逶邐連白山日光映癸清潔無
比松夾路側往々見渠右路東者東走左西者西走
榛樹夾渠蒲童不堪忽有孟宗竹林人家陰見地名
出村又十四丁村名稲荷又數町入野々市駅休路
左店而換人馬既而行數町途見一轎相迎一老人
下轎使節立視之三須庄治郎也即出轎相見庄治
郎既鬢然健如昔日別後大歲矣余謝其學行話數
十步余思甚疲相揖上轎路左渠稍大列松大而密
道路修整見大藩氣象金澤街口庄治郎導入路右
一店店後一舍極潔衆七八人座而俟引余上鐙使
主税盥馬夫先赴逆旅北河屋輅三郎惠太郎欲從
主税去余與庄治郎強留之晩鞋衆出行厨開宴良
久二人至余問衆姓名於庄治郎庄治郎未識其姓
名唯呼其号曰秋水也春齋也竹雅也韋甫也希云
也北雪也其雪也竹瑞也庄治郎凡九人皆親而敬北

洲劃烹粗拙出府中後殆不堪下著今日初可口日後轎夫左遷不已乃辭上轎類過二橋後橋頗長下流蓋接海門也主稅出迎佗行十五六丁至石浦坊投逆旅北河屋今日行程三里向東北○松次郎歸路相過立春

十四日

昧爽起批輅三郎草稿又裁答平井吉田東方原平田大幸諸子東附焉又属與三國諸子東及答下卿屋徳三郎東（送徳三郎所乞書三紙）○午後輅三郎惠太郎去

先是常蔵唐硯於柳篋昨日淫溢入諸函擱今日出之匣破而製劉紫檀而不用針及膝着直窮貴碎不及乃使館人命工補之森柳之助（号非雪）小倉屋治助（号章甫）来（二子即昨日相迎者）贈菓儀○將遣主稅於高澤仙之助起顯寺學暢氏二子偶至學暢贈羊羹余贈仙之助十五年前別於江戸爾後初遇曰景以丙午歲歸郷矣○庄治郎來贈羊羹件曰昨日諸子僕識其号而不知通稱今日與雨村謀將使諸子行東脩爾時録其通稱於紙背請視之乃答曰今日將使從生拜

趨然諸君陸續過訪不假遣之也請恕夜主人供酒既數月偶盡三杯醉甚○以庄治郎所贈羊羹作善哉糕與主稅豐右衛門告余留滯件於街伊劉子曰豐後日田堀田儒者廣瀨謙吉及其徒高田主稅昨夕至宿某家聽將有事於高澤仙之助等也欲纔留滯焉敢告未批曰可豐右衛門曰街伊初欲許或人周旋終得許

十五日

館人以梅陰來乞余移別室余曰此非梅陰所堪我

方代吾子謂其故莫過慮○謂主稅昨日我規吾子喜骨董吾子悅我知其用我言故復一言吾子事我可謂竭力然未必為其身竭力試擧一事如今朝幸無一事宜觀書或習字而昏思眠我三起而後起我以所起吾子非以欲役之也將使之勸業也猶怏々不響應我不解其何心也前日屬我東尊翁曰今後我必規令郎不復如從前懶惰也而我與其懶惰而不規之是欺尊翁也故不得默○笠間屋六郎右衛門來贈菓儀乃為書其扇○車屋九右衛門來贈菓

子而去○梅陰氏弟子明連寺某見○午前將訪庄治郎六郎右衛門曰某在此地以庄治郎爲主人乃與之出主税從別僱一力贈諸家物北行街路平而廣瀬似江戸七八町而東折一町渡橋入閭門路左第一課（家）即庄治郎也既見贈菓子一筐書一紙及川苔二葉又贈其妻金二朱兩村（夫其通称）來見曰今日將與某々等拜趨行東備鍛冶屋甚兵衛見曰某昨日來寓此家小川屋五郎兵衛（乃前日相迎者号貝將）迎見遣主税於致風氏贈書扇二柄先是庄治郎東余曰行東備

者須賜書扇一柄故也主税歸庄治郎曰貝靜我對門也而姻婭也欲獻午食乃從至其家主人引室供飯及茶先是借庄治郎僕贈菓子一筐書扇二柄川苔二葉於小倉屋助治郎其弟勇治郎來見（前日相迎者）曰願歸路見過既辭愚靜氏借庄治郎僕使之導過來路三町至勇治郎氏勇治郎見曰家兄出未歸供茶骨董氏某（前日相迎者）見勇治郎乞余定号青嶺申上牌逅逆旅○梅陰嚴整見乃同宿○兩村青嶺木越屋作右衛門安田屋音吉來見行東備請受教○日沒即去○尾張人石恒渊齋來見贈菓子曰某舊書周流天下者乃引梅陰主税相見渊崎伯煥者來見

十六日

書扇十六柄既而使館人僕送之庄治郎氏東曰請領贈兩村以下前日出迎者○土人瀨尾五右衛門來乞受教以無其紹价辭○森柳之助來价淺野屋任右衛門（号洲杜）相見贈菓子一筐甚兵衛來告別○只○六郎右衛門贈扇二十柄（昨日買之）囑○洲崎伯煥（号節）壹來見行東備○致風來問○夜瀨尾五右衛門亦

來乃使伯煥乃紹价相見五右衛門行東備曰初聞先生在大聖寺將往謁期以今日上途既而書林近岡屋某（即阿茂東著余者）報先生至大喜不待紹价自進矣面下牌致風以下皆去○粟津屋平右衛門來曰館先生於本誓寺聞其此地去爲追至矣今夕宿侘逆旅明日乞書數紙○梅陰永去年卯抄中載十一月十二日官命勘定奉行兼國奉行村垣淡路守軍艦奉行木村圖書目附小栗又一使於墨夷蓋堅約盟也將以近日發又命目附小倉九八郎勘定奉行屬

高橋平作撿察西洲沿海之地亦以大城火危我公（謂加州侯）獻金五萬兩又允大藏大輔公（謂富山侯）退充陜名霞山云々先是聞富山嬖臣亂政加州侯遣大臣收之而立世子余所識儒者大野欽一良以奉棟書被四

十七日

卯下牌使館人傑尊至湯肆主税從出街上北行一町西折一町地勢微下有渠北走老木夾爲地形頗肖江戶裡巷渠上即湯肆湯少而熱而闇不堪穢即

返○使主税摩黒以待矣粟津屋平右衛門終不至○雨村（通稱館屋平七）來乞詩正○謂主税曰我多冗不能常誨吾子然飯前飯後有微有微暇吾子宜陪食乞誨○申牌將與梅陰赴野村空翠氏招青嶺來乞從留主税守裝過庄治郎氏戶外入訪之初館人門前日貸公硯蓋（謂人物臺）載贈及襆未返使税求不獲意在治郎氏問之果在則囑返之東行二三町北折四町許路左第一家空翠氏也主人迎戶外曰何遲引上樓而接言主人年七十七疾中風不便言多用手勢然健甚謂十三年歲西游謁淡窓先生矣壁多桂聯明窓精几頗似長崎人居隔街見東山壘層々入項而入家至半腹疎林點綴妙饒景致樓勢屈曲閑闔思廣忽從頻經數室東南寓有安祖先神位處左幽穆甚愜余意曰願寫此景形以作我家神室既而入茶室狹而温壁桂文玄公一絶（病痾爲崇壁無由足跡堪憐九州美汝老未游）（不倦又從夏葛至冬裘）題曰次野村君所贈韻以呈即次韻以贈主人（梅花深隱靚無由宿雲雀蒐溢北洲引入春風温處去坐來幾度減室裘）柳之助至主人供食畢而飲德田文景見話至亥下牌返柳

之助青嶺途別昨日約按摩師來俟来去乃命之至子下牌去○仙之来不値○今日庄治郎使其孫來返扇直餘錢

十八日

梅陰之空翠氏因託送三藏圖於青嶺氏屬加密又託致書扇三柄致於庄治郎屬贈之林坡梅溪秋屋三子○平右衛門來爲作書數紙去曰近日復來○下御屋德三郎來送潤筆金百匹曰田邊居來賜東及書數紙云々○其雪（忘稱）通來介松洲者相見行束

脩（松洲氏道称 大聖寺屋）○五右衛門来暮去○学暢来謝贈
扇子○越中人五十嵐孫作来見曰某即着伊勢物
語披雲抄乞予者父曰前日棚田屋甚右衛門此地
来不識先生在焉出謂某曰旭荘先生至請報我某
則将留滞此地至暮春○申下牌梅陰帰松任

十九日
夜来寒風撼屋雪積七八寸○庄治郎使人来告明
朝左浪華信○与主税会計松任以来金銭○松洲
送上国酒一圭及貝○綾皐来○先是栽与南陵兄

範治孝也晩翠谷口総助導東今日又栽与宝氏東
馬尾崎秀民西嶌馬子吉及答範治孝也田嶋要右
衛門相好善治東既而合封之表書仁也名（批孝也 詩稿返）
之○申牌庄治郎使浪華行者来見乃附東焉庄治
郎欲買唐紙及素扇焉東東馬曰買二物件宜委金
城秀民也○夜甚兵衛来話五十嵐孫作来請見以
有客辞○今日五右衛門使人送蝦夷図及其説四
四巻通鑑綱目 秋燈叢話

二十日

遣主税於庄治郎氏謀伊地件途遇青嶺氏取三蔵
園返曰青嶺曰明日請枉駕○医人畑春齋来見行
来脩曰往年学浪華屡到先生門而不敢謁○館人
供鰕肉乃小酌館人所善一丸人見○甚兵衛来告
別○山本五兵衛者来求見以無招介難之曰某識
雨村乃見行束脩○朝来快晴雪頗融申牌携主税
訪庄治郎医人藤田幸菴者在座主人餞装演十五
日夜所画桂壁幸菴観之問誰作余曰賎子也幸菴
嗟称玄医人江間三節（号竹屋 西坊人）来見餞士人羽野百

太郎（号梅濱 西坊人）冨坂与大夫（号其梅野 田寺坊人）至主人供酒三
節去雨村携希云（忘称）通至訣話過戒牌同雨村希云
辞䌓星満天寒甚雪既融者復凍砕砕末而堅乇○豪
不異砂粟々没屐南国所未見二子途別○夜半燈
方明而洇卷凝

二十一日
庄治郎東曰先生潤筆観未定且莫揮洒○五右衛
門来○雨村来介嶌屋源兵衛及其弟勇吉（号希吉 云）相見
行束脩○雨村貸其几（昨日雨村贈 西筆二枝）○綾皐来介諸

江屋和右衛門者行東脩伯順来青嶺来代其兄治
助（字章國）行東脩且乞臨○申牌同青嶺伯順綾皐和
右衛門五右衛門出主税從雪下衆逢別訪雨村（在青
嶺氏南一丁外）不在青嶺先返閑舍南小閣而待引入茶室
遣主税於庄治郎氏○非雪至觀主人所藏一休禪
師七絶（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三級浪高魚和龍痴人猶戽夜塘西）其幅竪
可三尺横可一尺三寸余曰不唯其詩跌蕩書又超
凡豪不見國習實非禪師不能也伯順至青嶺曰家
兄有客未得謁且一酌主税返治助及其弟雨溪（青嶺
兄）見供飯膳用茶式蓋嘗又仁瑞柱大藏脘既而復
飲且話戌下辭主人使其僕送雪未已路頗艱僕
曰識北川屋而南行十丁許余曰甚遠恐謬矣乃返
二丁逆旅

二十二日

衣皆敝召衣商謀買之○遣主税於青嶺氏謝遂之
庄治郎氏返紙燈○徳田文景来使飲之引豊右衛
門見之○先是少年待招来今日以其拙陂召其父
更拙○六郎右衛門来

二十三日

昭衣商買綿衣二領衵衣二領又製鐙褐及襆各二
欲訪高澤仙之助使主税導南行過橋左折二三町
又左折數町又左折一町至新竪坊小烏巷至中村
某家戸測揭書高澤同居一童子應門曰主公不在
余借筆硯書刺童子導入書室余疑主人妻見也久
之不出童曰客去乃去不解何故既歸館人曰向者
青嶺来乃終出問雨村不在至青嶺氏其兄弟三人
皆接余謂主税曰欲訪竹潭（庄治郎以下用之）吾子且行覘
其在否良久返曰竹潭喜使其孫從某迎矣主人將
飲余乃返竹潭孫謝之也焉来束曰今日無別客唯
六郎右衛門在欲見先生然今村子（謂主人）有盛饗不
必勞玉趾也唯書一扇賜我孫余為主人作画數幅
酒出招雨村不至向暮雪大下余為主人擬名字及
号（名端字湘浦号松生）其弟雨溪亦謂改号釣碧話至戌下牌
松生以路艱留余使主税返告館人○今日會計至
金澤後金錢出入

二十四日

夜来風大起而雪微寒甚○昨夜與主人同室而寢平明始起辰下牌主税来曰館人謂某曰藩法禁旅客舍逆旅而宿它家先生宜速返主人將爲余設浴且召待招館人使人来曰客至請速返乃使主税返曰待浴及理髮畢既主税東曰客即山本五郎兵衛也先生不必急歸唯館人持藩法甚苛主人乃石雨村至謀館人件雨村曰先生外宿以弘交道也礙於館人則失其識宜使才辯者説館人也松生曰我將遣其雪輩説也余終借松生氏僕使導至竹潭氏六

郎右衛門在座余毫迎而與館人件及潤筆額畢即辭取生路左渠而南行渠東岸竹樹成林蓋士人所居道少人行雪深尺餘六七町東岸有木筧噴水落渠如瀑布往々有橋望渠東雪色滿崖路右稍有士人宅至渠東折處有廣陸先松數十圍者二株立焉左右皆高墻大門忽右折一町出於本衛逆旅北畔午時歸○五右衛門越洲（五右衛門號以下用之）見○梅陰自松任至同宿贈煮蜆○仙之助来謝贈菓子曰昨日拙荆欲謁先生故引入書室此出先生既去不解何故余曰然則童子誤也○小川屋五郎兵衛来盖松生竹潭等使人説館人也梅陰見畑堅之輔曰是我徒弟信城寺其弟也仙之助借丸桂草堂隨筆一卷去

二十五日

雨村来與（喫）梅陰定潤筆額既而曰先生宜以二十七日始揮洒又曰午後請臨○竹潭東曰昨日既遣具靜曉文右衛門先生必聞其詳也雨村既拜趨否答曰具靜云云未聞雨村既来矣僕將拜趨故不多陳

●粟津屋平右衛門送酒一樽東曰本村舊無釀戸近某生創之頗美因貢初篘願賜一紙即使梅陰答之東曰惠新釀於我廣翁僕視東有宴酒禁徒飲飲者須賦一詩之語僕謂我翁不善飲而今飲一巵也更課新詩二巵也聞見正来餘斤面晤呵々○未牌謂梅陰曰我正訪諸家師須待我於雨村氏也携主税出取渠上路雪半融問竹潭謀揮洒件既而使其孫導訪五十嵐孫作於能登屋太助氏（在竹潭氏東畔）醫轎在門藥氣滿戸一人（蓋孫作子）見曰孫作病不能謁也

出東北行五六町訪大聖寺屋五兵衛松洲父其舍人
見曰主人不在喜一松洲通稱有疾而返數町過越中屋
宗七者戶外使主稅入問曰往年從松田喜兵衛過
訪者非君乎曰是乃將相見主人以將出辭返竹潭
氏○而問松生告二十七日件使主稅之雨村氏問
梅陰在乎曰在乃往少間非雪至主人供飯皆作書
盡日沒酒出主人使其幼女皷三絃將徹綾皋至戌
下牌歸逆旅松雄出見曰今日至贈橘十顆少間松
山江菴來贈菓儀共語至子牌江菴去松雄宿○今

日畑春齋來不值留詩卷去○高岡人治右衛門來
不值蓋同孫作寓者

二十六日

夜來暖雨雪頓融○青嶺來主稅與之出至雨村氏
謝終之竹潭氏○衣裳來授新製數領○仙之助使
人來致侗菴劉子八卷毛西河臺司合誌四卷○越
洲來○梅陰出訪致風○江菴來○未成諸子回東
來送金貳封以賀春禧申牌梅陰返即與松雄江菴
歸松任余贈其祖母七十壽詞○五賀嵐孫作使其
子佐治右衛門名豊生及北村啟太郎字子睦來贈國詞
二章扇十柄乃返伊勢物語披雲抄○其雪來告改
號松籟乃飲之約明日來助定具之後八[illegible]一

二十七日

辰牌遣主稅松生雨村二家告今日件○青嶺雨村
雪皋先是號綾今日改之皋已牌始書青嶺所屬十餘紙午時
飯三子○午後空水非雪松生來觀書○甚兵衛來
致潤筆金二十一両九右衛門來與甚兵衛[illegible]字[illegible]商
岡栩田屋甚右衛門來年可四十四五屬翁謀游興

鄉件甚懇曰明日申牌請陪遊有店○青嶺先去餽
雨村送朱一両及陂製印肉○竹潭遣其孫送扇七
柄乞字既去復來乞明日臨敝爐作書仙之助來借
隨筆三卷○松生贈肴乃與諸客飲日沒散○夜與
主稅及館人數輩浴湯肆使主稅護諸貝余先與館
人就浴室槽隘人盈余越槽緣一脚在中一脚在外
內人推出外人推入身體兩礙大苦館人排衆挽入
男婦混雜湯與衛皋乃趣歸

二十八日

已畔竹潭孫來取硯及氈去○曰翁既遷與豊右衛門主税先赴竹潭氏摩墨○訪雨村雨村曰島屋元兵衛兄弟頗為先生周旋須往謝訪松生主人方與客觀余書（昨日所作）引入茶室曰明朝願臨瀲廬又曰節堂春齋等欲來月二日邀先生使某請余曰諾使豊右衛門導北行一丁西折又一町（丁）北折左右皆大廈高墻豊右衛門曰皆千石以上士人也二三町又有小家西折半町元兵衛氏在焉兄弟相隣先入元兵衛氏主人召弟雄吉至示墨本銀錢三文大者當金

日間瑣事備忘　巻三十　二五

一兩次當二百足小者當百足復觀眞鍮烟管長四尺許三飯接續者其首長大三倍常様疑吸阿片烟者出東南行過市上六七町至竹潭子既午下牌也上樓清而明甚兵衛九右衛門及大聖寺所接洞蕭客等（皆寓竹潭氏）出見食畢把筆書屛風四雙扇二十柄雜紙十餘葉至申下牌休乃訪五十嵐孫作贈書扇紙各一余知其病欲見治右衛門而謀棚田屋甚右衛門招我件時日方後思甚右衛門遷我心太促而將命者幼且愚不了我言三四往復終不能辨余大

聲曰何不辨辭者乃退壯者出曰治右衛門不在孫作則以病辭甚右衛門召矣比出戸既黄昏走返豊右衛門氏其妻見曰高岡客來不堪遷去又使一人來迎方在斷乃不座與主税豊右衛門從迎者出南行過犀川橋（未時所過東北望連山積雪界破暮際者數十百里奇絶難状）路左折地勢急上状數百歩名野田寺坊二三町入安住寺門内雪猶尺餘寺後有一舍甚右衛門待焉治右衛門及石恒淵齋士據曰伴右衛門有在座甚右衛門曰以此地眺望頗好故不顧遠勞玉趾奉邀為恨既暮

日間瑣事備忘　巻三十　二六

矣乃開東窓窓下即砂歩雪華平鋪犀川橋劃幅可五十間川東又有砂歩而人家鱗起其後連岡如帶碧樹被頂中間見城粉堞乃一角也岡後則向之所見雪山也星既見地處暗黒獨向雪山處朧明如曙色與主税相謂曰此地之無雙景勝而雪觀如是復南人所賭主僧見曰二十年前住高擬其寺聞大名藤井於雨香矣甚右衛門供酒酣一婦人出十間坊鼓絃淵齋悍月琴余謂甚右衛門曰初出十間坊見一灑人與媼在前路館人與主税欲見其面疾走而

田觀曰美々爾後屢相後先過牢川二子喜其隨我所行漫言伊人可疑我問何疑曰安知其終不入安任寺守我曰既盍疑乎二子跐不問既同入門始愕然行酒者即之也豈非緣皆大笑戍下牌同治郎右衛門辭婦人母子從出至逆旅戶外別○越忍來不值○山田生之助東至○今日竹潭氏席上越中屋總七來見曰島屋兄弟欲近日邀先生使某問閒日余曰晦朔皆可總七曰能登何部屋村名小板屋某前年從松田生楠涯謁者欲相見於島屋氏席上使

某先蓉

二十九日

已牌與主稅出至松生氏主人引上樓窓明席新造主稅於竹潭氏取文貝余及主人摩墨硯係漢製緻密而硬不便發墨且墨巨者數笏皆表然理惡午前不得作書午後舍人數名助摩墨頻書數十紙非雪松籟及主人簇某來燭出書數扇而止主人供酒飲且話亥下牌辭與主稅語行不覺過逆旅戶外南行主人僕嘉六座邏所呼曰安往始睹退回○越州來不值○梅陰東主稅告明日有京師信且送宜園百家詩○今日快晴殊暖雪益融街過半見地○前日空水謂余曰大夫橫山子祿石萬頃耽詩欲乾正先生何如余曰且思之今日松生出橫山子草稿強謂請之○

三十日

卯牌出浴湯肆主稅從○昨日為館人語疥癬之苦館人曰我坊有善治之者俗呼癬醫余曰且召之今日醫至通姓名曰曲直瀨元策乃與主稅皆乞其藥

○越忍五兵衛諸江屋和右衛門杜洲秋水趣駿寺主伯頃春齋石恒淵齋等先後來不得纔休大若春齋曰明辨日請臨卯辰地名看店○松生使人來返文貝○夜館人之妻羞糕○杜洲再來捘菊澗高澤仙之助號以後用之所貸劉子一卷

二月朔日

衣商來○雨村來謀閱講席○午後攜主稅出過湯肆戶外渡橋沿渠北行左多邸第右偏渠老樹森列街上既不見雪唯此地處積素熒然以地僻人稀也

三四丁有邐處右折渡橋更北行又三四丁卽盡入
市二三町西折數町地名氣之新坊北折三町路左
卽常福寺也訪致風不在取生路東行五六町南數
町又東折三四町過如水島屋兵衛號戸外訪之希云出
接引入茶屋如水方與能登小泉梅朗座梅郎曰前
年從松田喜兵衛謁先生矣今日與主人謀使尊館
不斗見臨主人曰伊人妹卽松田妻也後日某旣報
先生至此地於松田於浪華今日西東至乃脉之東
曰見報旭翁至儀將以三月下旬歸家願留往而待

我歸翁若不肯請觀先遊高畄後移我鄉云々余問
浪華近聞如水曰館以大城災命豪商二十四人納
金東橋北岸五百餘戸燒又浪華新令曰舊用金銀
不便於外國交易將改鑄且增金直如左凡金印保
字者一兩則直三兩一分貳二朱一分則直三分二朱
正字者一兩則直二兩二分三朱一分則直二分三
朱如外國金銀待二月朔通用云々先是以銀一分
四片當金一兩以一片當金一分爭人貴金賤銀以
銀一分十片買金二兩或以銀三片買金一分而携

其國歸益一分銀素不足當一分金三之一而官強
行之國人不服夷人賂之依衆之云故有此令也醫
人某至如水曰國手我命鄉本田播洲祿五萬石臣也先生
請一揮贈國手將以呈君也乃爲作書主人供飯用
茶儀既而作畫數幅紙越中屋惣七至成下牌辭返○
非雪來不值○能登客折戶村長元助來訪不値今
日寒晴始覺春意

二日

雨下以將赴春齋等石崖鶴夫○越洲來曰明日方

以一价取先覽諸書請預輯附之○脚夫致下鄉屋
德三郎所送草鹿泰冲東披之左家里松濤賦月八
日東及畄澤良之助紫原辰之助新年東泰冲曰奉
送先生作狀未成而大意云々松濤曰日者訖越前
人呈一東不識浮沈何如近作讀史一絕義士忠臣爲國愁或
遭遷謫或拘因書生自是多聞氣讀至當時侵淚流或恐涉嫌疑又得一絕鍊句
元雖於錄兵可能容易主齋盟十年費盡間心血五七言城猶未成乞痛政○甚兵衛
来乞字乃託與梅陰東因邑華橐○高畄傍邑人本江屋
伊兵衛及松洲旗大聖寺屋某來乞字伊兵衛曰先

生游高罡之日請臨敝廬申上牌杜洲來大昨日也
有赴春齋等召之約故乃與之出余衆轎使主税先
往松生氏問所向見諸家店頭皆列屏風時越洲伴
行余問何故答曰寡生（世）子過也過松生氏及竹潭氏
戶外而北折二三町入新坊肴店野善氏上樓春齋
青嶺在樓下忽聞水聲淙然開窓不見渠青嶺曰
此處人家夾渠然樓高視之皆不見矣東岡遊有三
四町外人家層々入樹林間岡後遠山雪半消即前
日所見自山脉無點青者足以徵暖回○北雪松生

松洲雪堂菊澗文敬及江間三折號竹莊森良齋號穆洲
長谷川有法號樫村鈴木立伯號春山江間春治郎號竹堂
三拙弟堀小庵號柳堂高澤元藺號菊澗等前後相繼至
良齋曰十七年前從西藤順治謁先生於江戶矣大
閑晏酣時菊澗越洲請曰諸子欲聽先生講若以初
八日閑講席於杲氏幸甚余曰諾衆或吟詩皆乞文
敬主税聲尤美互自託不相下日沒一妓出行酒菊
澗杜洲先辭○戌牌同主税歸今日直瀨元策來診
曰老夫閲人多矣未見如先生腹軟而有力者始睹

一代豪傑腹非常矣

三日

夜商來乃附金二兩三朱已牌青嶺松洲來乃作書
既北雪松籟雪皋杜洲伯順來至申上牌止衆先後
去○粟津屋平右衛門送蟹二枚乞字○竹潭送扇
子十二柄乞字託松籟送書扇五柄於竹潭氏東曰
請致五十嵐氏副以與孫作劑子曰此東江屋保兵
衛所乞願致之越洲使人來貸書數種而取初所借
書三十卷○與主税文右衛門浴湯肆○黃昏後雨

下益暖

四日

夜來復雪○春齋柬報今日在之浪華者乃裁與室
氏柬馬柬大意曰越中屋喜兵衛方在浪華宜就徵
雲問其所住遣柬馬相見託書信也喜兵衛與金澤
島屋源兵衛善常附脚夫報來價者通消息往來甚
速今後莫復託晚翠氏秋將待嘉兵衛歸而游能登
期在來月下旬也又裁與喜兵衛徵雲柬託家信件
又裁與玉江秀民柬先是既裁答桊冲松嶠岡澤柴

原二生東○已牌遣主税於春齋氏並託爲諸江屋
和右衛門來取書○五十嵐孫作送扇二十柄曰此
扇桐田屋甚右衛門所屬正以報先生至於高畄地
方文人也願速一揮昨日以来疥癬頗発呂元策欲
謀治方不至○先是松生兄弟謀屬我金爲而取替
金於浪華今日具舎人來乃換金百二十兩而取證
件○春齋家送扇二柄曰寡大夫某欲見先生書請
録近製僕今夕與江間三折拜趨受賜○竹潭送扇
十五柄乞字又爲甚兵衛息等數人請撰名字走送

髭一隻曰拙家所獻○越洲來○文敬來○松生東
白或贈髭今夕請來食○申下牌將赴松生呂此出
如水來少間梅朗越宗來梅朗贈饅頭三子盍將導
余外游見我有行色不言而去○黄昏前與文叔越
洲出主税從途還主税於春齋氏還扇三柄且報我
在松生氏至松生氏二三子兆雪在座主税至食畢
兆雪畫八人會飲圖余題書春晴帶草堂於其上傍
書庚申二月初四日夜聽雪軒小集竹荘題余五絶
連篝猶識雪北地春来田唯爲茶香暖瓶梅一半開畫中除人物外但有瓶梅

故也○亥上牌先辭歸○今日如水前日席上書畫
乞印鈐氣眩暈諸症並發服硝黄丸

五日

頭痛眩暈更甚乃呂元策請診曰蓋感冒宜服小青
龍湯藥三帖○青嶺來曰二朱金直頓貴先生所託
二朱居半以換銀一分別時有剰何如余曰唯君意
既去贈藥芝及橘昨日乞艾余○杜洲來晩歩贈白醴延
甘酒○菊澗來乞字又賞瀛奎律髓并本自此貴族
所藏強借此願珍護否能登撕扇上田柿助來訪○

白順來請診曰蓋食滞非感冒宜服下劑○朝來飡
事而雇按摩師羊下牌食橘少間頭痛常異忽吐二
次頗委頓○買蛭二十四枚貼此大陽頭痛稍減眩
暈如舊○竹潭東報金價直進一兩當銀二百錢○
越洲來不値

六日

頭痛少減而憊元策來診改用黄連湯加呉茱萸余
素怕呉茱萸服頭痛復大發仙氣隨動○大夫横山
氏抱臣晦日九郎右衛門來見曰我主欲謁先生然

未得許文敬來曰如來寺和尚與空水菊澗等謀以
八日邀先生使某告余曰病勢如斯八日恐不得愈
善爲我辭竹潭使孫來取書○青嶺松洲既而畑中
健之助來取書○梅陰來曰祖母命令夕必歸去夜
雨村來謀聞講件余曰顧舒八日期雨村曰元策者
未聞醫名顧遠雪堂伯順号余曰請明日爲我見之

七日

命館人謝元策曰藥不効暫停○調紫胡劑服之且
喫頭痛少減而益痠○淵齋來曰中何大夫待待醫

島時元鼎欲邀先生使某請乃使主税答以病辭殺
風雪皐菊澗來曰講席屢有嫌閲焴謂先生逆旅可
願以十日餘始竹潭來報大坂金價下御屋德三郎
來曰某寓隣家○雨下頗暖

八日

從來下利頗劇而頭痛減乃服小半夏加茯苓陳皮
○武與室氏東馬乃範治孝也谷口總介東以附與
大一解院梅塢合封之表書梅塢名將送之梅陰既
竹潭使人來問疾託焉○五十嵐孫作促甚右衛門

所屬書以病辭○杜洲來贈桐製書案棲合數脚而
搆爲之則以藏行篋余呼曰取墮者哉謝其厚情淵
齋來松顏來曰本池有講學所初欲聞先生講或拒
故次貴寓既而管講學處者聞之曰此館素爲講學
立而不許講學與名余也若有損之者我應之乃議
會講於貴寓副後於講學處敢告又曰松洲欲明日
請先生余曰明日恐未愈大聖寺臘夫秦蹊田邊輅
三郎原元眞米屋豊作東輅崇郎曰前日語及瀨某
七律今得全首録呈雲欲手歸妙哭天聊落來江彦城井底蛙過豪慮海天大

湖木先明身後湯鑁家無信夢駭鋳濤劍有聲風雨他年苦石正誰題日城香屈生○又曰池
田大學致爲退藏住太坂客職閲老間部公罷后代
公荻公佐賀公皆進官位云○館人設藥湯既浴
頭痛大發殆不省人事

九日

頭痛如昨藥因舊方而加黃連参至午後稍有効○
松生來問病○雪皐來乞字○松洲携江來修書案
始牢固○淇蒙來乞字越洲來東屋九右衛門來白
竹潭今朝附與梅陰導東曰昨日索松任使而不得

我日帰諸致之某將歸敢問別無事件呼又曰聞梅
陰弟延歸期或將過望也乃留東来曰封中有家信
且託之島屋源兵衛等既而傳言梅陰曰健之助仵
如何○大聖寺脚夫来附答元貞輅三郎豊作東扇中
及詩巻又送與云國諸子東於輅三郎託烏丨丨丨夜五郎兵衛来話○余問
助西郎件於其忽答曰彼亂隋無撿束恐不克終故
某不敢託先生且察其志而後處宜○謂主税曰吾
子其爲旅行從者不若寓食我家者何也則寓食者
自償飯費銀一錢而佳節贈我謝儀從者則我所逆

旅飯費銀三四戔加之賜其人雜費料日銀一錢我
所費日當四五百錢其勢不得不使役之察我起居
視我疾病若優游送日則負素飡也當無事時或寫
字或觀書或整理我衣服筆硯而禁晝眠省無用談
話即彼君子不素飡歟也使主税記○今日天晴而
風寒是夜殆不得眠

十日

德三郎来告別云乃託與東方芝山東大意曰兄且謂
劉姓左高岡時以貧閣筆頗撰聲名僕謂益不預定

故雨願報我在貴境時所定潤筆頷於栂田屋甚右
衛門至囑又託與梅陰東中在與梅鳩東遺館人僕於如水
氏託大昨日所截家信終之五十嵐氏致甚右衛門
所乞書扇二十柄○畑健之助来贈潤筆及紫子○
淨光寺洞崖秋專寺菊人来見曰我二人與徽雲善
秋水報先生將講詩頷従聴者後○午食飯中有針
咬而識之館人夫妻交謝○小瘡脹使助四郎擇左
甚者四點貼蛭爲時頭痛甚不能發目既覺血流疑
當有膿而有血何哉視之皆貼無瘡處詰何故違我

教曰恐其近動脈也詰何故不言不能答余叱曰兄
以我體爲戯具乎留之血流百方不休大苦○朝来
頭痛微作字如常午後館人妻薦焦粋薟謝針也余
爲強食一枚忽發頭痛疑目將出乃飲塩水吐之又
服大黄甘草湯藥硝石泡劑又貼梅二句於太湯上
吐後稍々痛快乃臥至黄昏止○竹潭贈飾二筐侯
病○夜雨村雪皐等先至設講席菊測諸子相継至
侍醫片山良祐者行来偕松洲贈橘両下牌講嬴奎
律髓五律十一首至亥下牌止聴者二十九人雨卯雪皐

渕齋竹灣山本秋水淇菉片山良祐蘭山山納八三郎松洲杜洲菊澗松籟如水山本伊右衛門号咸齋西方寺号懷遠菊人曇龍中屋久右衛門号竹渓堀養祐松任屋幸助号章甫松生節堂三七致風希云竹屋春齋抱雪竹臺丶丶丶丶如水兄弟曰貴東明晨發之

十一日

終日暖雨○服大黄劑三四行頭痛愈而熱發咳起小瘡奇痒難耐夜服葛根湯二貼○山本五郎兵衛贈鮮魚竹潭來問病先是買袙衣商曰新製而糊太硬五六日前妻改衣而服新袙是致病之因昨夜護一亂今日忽覺痒脱袙視之大虱十餘袙藍染縫糊合處披之虱卵如霜生氣者十之三初晧故主厭多虱賣之商糊之以欺我也虱既死者得人復活嗚呼如此乎乃命主稅埋之雪中數日後灌熱湯暮栗津屋平右衛門来留之蓋魚及館人

十二日

館人告明日歸京師者即囑與室氏東馬東又囑與横井元穉東略曰高岡隣邑有日見村地多豪奴善延文人僕欲一游聞馬島善菴即日見産顏兄使彼薦我於其鄉人與元穉東書文作名表○平右衛門来贈潤筆

金若干羊牌去○朝來頭痛惡寒為平右衛門强作書既而熱大發即臥蓋褻而感風邪也○竹潭來曰聞浪華唐紙價弐二百貼直一兩三分白紙二十五枚金二朱乃錢五百丈本地人將發專价買之敢告別啓蝦夷學問教授職大熊時雨太郎者客臘昨晦日發江戸二十二日至浪華本月五日發浪華將以十四日至本池預東驛長曰大坂伏見坊儒者廣瀨謙吉者不識其寓何處我欲相見公告彼寓處且事情不須係念宜須報云々此件竊聞之因泄之莫使餘人知○五郎兵衛來雪堂來診曰風邪也須服小柴胡湯加葛根桔梗○夜瘡大痛加以熱及咳徹曉不能眠

十三日

病退而咳未愈猶服雪堂法○松任屋幸助來曰願暇日臨撤爐○竹潭來問病余我府次君脚疾良方地日授之竹潭喜○杜忍來五十嵐孫作來島田勘右衛門者來見曰某十七八年前在江戸謁先生於廣江秋香席上又問脚疾於府内邸矣余曰豪不記

勘右衛門曰異日願臨敝盧贈菓子去○梅陰来同宿○夜講如例聴者三十四人初例者（梅陰越洲蘭矣三右衛門伊藤元良畑健之助寛愛鈴木立伯堀昌安翠屋十二人）餘因舊○戍牌畢○又賛旅館人金弐両

十四日

夜来暖雨頭痛復発○午前作書至申上牌休○山本伊右衛門来乞字○菊澗来賛加越能名跡記二巻○雪皐来門游松洲氏期余曰病未愈且延數日○鶴来村人瀬尾他之助以粟津座平右衛門東来見出稿乞正行束脩申牌梅陰去健之助来

十五日

暁比雨微風起寒甚平明雪下頭痛又発以咳終日瘵勤○先是在松任買藥瓶今朝使助四郎煮藥早熟詰其故曰瓶異也乃使主税何故不用我瓶乎曰昨日梅陰従者也破瓶彼欲償之某止之余曰瓶微物也然他人破而謝吾子宜通我而待我問而後初謂之不敎已活私恵而使長者當公怨之謂不忠戒人之子弟臣僕者不可不識此理○主税従豊右衛門游天徳寺○昨年瑣事録記越人與加人争白山事今日讀加越能三洲記中載國初加侯所稱清泰翁主欲立白山祠堂越人不聴訟官官使吏撿地理不能決曰強决必有懐恨者不若収為直隷乃併傍山加越數邑属飛彈縣令云瀬尾他之助来雪皐雨村来話

十六日

昨夜月色殊美暁比雪下天明晴積寸餘臘尾未今日寒甚○竹潭妾来贈大口魚○堀袭祐来行束脩

○先是助四郎請為從者其兄未許昨夜主税責其黠拒之今日余亦辨其姦乃告其兄蔵之○使主税解襄取筆黒○夜講如例聴者二十六人初例者二人（瀬尾他之助民山清村）江間竹荘行束脩○今日堅輔来曰某欲先生從然親族或難之近使一人居間將許我請敢告○越宗来為梅朗乞書題畫十二絶於絹

十七日

近日小瘡頗劇然以風邪稍退朝来脩謀如例大聖寺骨董師某来致草庵恭仲東坡之有横井元壽東

〇瀨尾他之助來告別，且勸游其鄉村鶴來，先是竹潭
爲某某五人請撰名字，今日書之，亦爲松生姻清水
某（前年被籍沒錢五氏之族）撰名字及號〇午後携主稅出問雨
村，使主稅視松生，有左杏迺曰有左乃行，附清水氏名字
記，使主稅送名字記五通於竹潭，遂之越宗氏問梅
朗，既歸，其鄉乎迺曰，既歸申牌，歸逆旅，途遇越洲，遂
與之勸豐右衛門出游，至犀川橋北，忽見馬夫爲馬
被抱倒而壓其背，然不疵，終捽去取生路，東行二三
町，左折出川上，溯一町，有板橋長五十間許，以其私

係造，每人附一錢於守橋者，橋下水勢如電，而清多
石，田堅城螺橫於樹梢，可四五十間，遠山雪減處々
現青色，橋南岸壁嶄然可十丈許，見二道，始從左行
滌濕屢，乃右從，甫有水，猶見殘雪，峭甚大困，既入街
即野田寺坊也，過安住寺前北行，揆著店鍔屋上樓
遠眺，頗佳也，命酒食，賦一律（北洲二月猶無梅，月送歸人此倚臺，百雉層城
聳雲外，一條流水雪中來，春寒未覺吟心動，暮色偏教旅思催，同調幸因賢輩在，留連幾度盡歡歸）又
作畫題一絕（街上塵如煙雨浮，此間何處占清幽，吾儂自有工夫在，寫出清山隨意遊）酉
下牌歸，戌下牌浴湯肆〇今日菊澗來，不値，青嶺送

永松籟東東曰，前日松及有十八日呂先生之語，余
日，又曰本月及十九日皆有緊務，願改占日，兄請告
先生

十八日

朝來雪，至午前爲雨〇他之助復來乞字號，去，送潤
筆，乃贈書扇二柄〇松籟來，曰二十日請臨松洲氏〇
梅陰舍人中村圖右衛門東曰，我主發麻疹，使某白
健助，族不欲其遊學，恐不能倚從云々，松任屋幸助
若召先生，莫以我未愈延期云々，余答曰，諾，既健助

來曰，某從先生志既定，親族縱有言，某將不聽，爲述
其意同余東發〇薄暮浴湯肆〇數日來，批橫山子
詩卷至之，訖

十九日

卯下牌，携主稅至松生氏，主人既糞埽以俟，飯後使
主稅迺取橫山子詩稿附之主人，服以書一幅（七律）
先是雨村松籟等勸余贈書橫山子故也，爲主人作
書數十紙，主人示微雲所作新樓記，十之八九剽竊
余增田山莊記也，不覺絕倒，主人簇某某見頒菸來

致梅陰詩稾乞正午飯羞鰻鱺炙余賞歎為三都所
無午後春齋来乞字松籟来申下牌主人供酒兆雪
至既食謂主税曰吾子先歸俟我湯肆主人使童送
余近湯肆主税與文右衛門出迎浴畢歸聽講者半
集越洲見能登人守山榮治郎文敬見福田介謙齋
者講如例聽者三十一人初例者八人榮治郎謙齋僧懐園中村
喜平平井堅輔長田忠治郎久保田秀三郎坂田米三郎脚夫致吉田甚右衛門
柬及岡澤紫原二生四柬

二十日

夜来大雨至辰牌更猛携主税至松生氏主人理髪
未畢借其僕先送文具於松洲氏巳下牌松生導至
松洲氏松籟在座余贈主人菓子一筐及川苔二葉
主人素封屋宅廣且精初座茶室見一休禅師詩画
横幅蓋穎物也上樓其舎人数輩方磨黒既而書屏
風一雙午飯用會席様午後又書屏風二雙及雜紙
數幅扇数柄復為松生書其扁額曰松生尊翁作樓
不鐵而没故未有名也謀諸余應以華嶨松生友於
二弟常棣之所謂兄弟既翕和楽且湛者使尊翁其

鑁矣守切大和唐明皇有初無終也松洲父五兵衛
自局歸見供酒有盛饌富水屋某及雨村至黄昏雨
止戌上牌同松生雨村松籟辭雨村獨送至逆旅話
子下牌去○浴湯肆○錫屋贈菓子一筐盞欲乞字
○豊右衛門告明日大熊時雨太郎自柏野至○初
三國醫欲移牙余不可爾後屢疼今日在松洲氏脱
長可七八分曲如駿根蓋屬骨指搖之累日初脱猶
血流若有左百日前恐必多出血醫言難信如此

二十一日

巳牌豊右衛門告大熊時雨太郎至逆旅硎屋乃使
主税行迓曰時雨太郎曰我欲見先生故早来正待
相見而决去留儀當就見然土人以某奉官命每事
必告長官而後許之甚苦鄭重先生肯枉駕幸甚既
致塩田松園柬柬曰大熊生西遊因呈寸箋鈴木茶
渓欲乞某詩集伏正屬某先容大熊生在箱館與某
隣居且識近状故不賀今朝余預作與松園及高橋
古大夫富塚順作柬乃携之至硎屋在豊右衛門南一町外時
雨太郎即兒玉四郎也自述大熊文叔儀兒而冐其

姓之故見其兒未十歲余屬與松園等東三通時雨
太郎書鈴木庄太郎即茶溪詩四卷每卷五六十頁余
曰語夫如此非經十四日不能悉批也時雨太郎曰
某將為此留三夕願一覽茶溪有呈先生寶貝及陶
器某發蝦夷時舶送之越後新潟某至新潟取之而
送為余問文叔翁何如健甚其妾没之行屬其欲因
先生若呉小諸聘桂秋香姉為継室然某姉既没矣
初知昨年小倉健藏傳文叔子死訛也時雨太郎以
蝦夷新得位氣脹甚供酒且語曰近屢與英魯諸夷

客相接粗聞外國事状英夷與獨逸都爾格合兵攻
英夷脩嚴不克乃移軍艦北海直攻英夷帝都穢之
英夷降請割池永為屬國許之去英夷截其歸路責
之速取軍終衆勢南略至朝鮮境外又曰清仏烈洪
秀泉尤強也或稱後明後元後宗者凡六七咸豐帝
僅自守云申牌歸○如水送綃十二幅來曰請録梅
朗所乞畫題詩○青嶺來曰先生為雨村書半切詩
在某樓上誤損願跋書○菊澗來取書且借随筆○
夜越洲介守山榮治郎來行東脩○浴湯肆○瀾齋

介塩屋甚右衛門者見

二十二日

朝起批茶溪詩集至黄昏休○時雨太郎贈羆皮蔺
及三冊鷲尾十餘枚○時雨太郎來訪謀聘長光太
郎為蝦夷教官而託與光太郎東曰封中有仰信願
手致之又曰先生一游彼地何如余曰先吳甚恐遠
游然有官命使我献治蝦夷策非所辞也若允四月
行八月還且歸時賜爵無望之幸也時雨太郎且歸
與茶溪謀話至未下牌去○申牌浴湯肆○頭痛大

發○夜文敬介能登上田元助行東脩○講如例聴
者二十六新例者二人元助昌一安寺松菴○菊澗託與將塩
東○松生復投横山子詩卷請正其所改○先妣忌
立終日斷腥

二十三日

批茶溪詩卷畢尾書曰僕在金澤客舍熊生來致尊
集數百首且傳公命曰批之僕驚曰如此繁富非曠
日弥久安能卒業生曰　茶溪公遅浮至日如年也
君不可不體為我官程有限且為此留三日矣清強

下筆乃悉抛他務登時研未寢三夕而訖所謂走馬觀花者切莫咎粗漏紕繆　唐申二月念三日

茶溪公侍史　謙頓首再拜

又爲時雨太郎作書數十紙○致風來告方游近鄙○二日市村儁一來坊者來見贈崇儀曰二十五年前見先生於京師池田屋武兵衛氏実乃贈書一紙且告繁冗即去既而聽其爲寵分派中之碩學○越洲來時雨太郎來介越洲見之話次菊澗杜洲來皆乞字菊澗引余入別室曰某所使本田形部昨日退朝周旨家臣曰

今日執政謂我曰卿家信中有東豐後儒者廣瀬謙吉者須命速遂之云云不識誰館謙吉者某答曰謙吉素在事於某然非寓某家實寓石浦坊北河屋豊右衛門家矣形部曰然則爾曉廣瀬速去此地願先生爲我詰朝去此地某既告松生雨村等將與同舎來余曰何故菊澗曰不唯有藏倉理甚忌館人先生與大熊君來往故也乃引菊澗及豊右衛門見時雨太郎而供謀余曰我初因主人（諸豊右衛門）告町奉行局得印而留非因高澤君告也而命不自町奉行下自形部公下可恠時雨太郎曰然菊澗豊右衛門越洲皆曰町奉行屬報正且本田氏非町奉行所管縱令町奉行命館人去先生曰我有事高澤氏未終町奉行不能使形部子以事既了辭先生也故政府命形部氏也余曰我元倚主人而告町奉行優因主人告病病則不能發何如時雨太郎亦去○夜雨村松籟兆雪春齋鈎碧（松生弟）至會識余去留皆曰前日大熊君先繩書（先繩見前）中在我有事於廣瀬謙吉塗語誓人所集也勢至是先生宜退於松生留二三日屋扠澗

筆而赴高岡也余曰松任高岡皆隸此地我爲此地所遂從爲敢受我守我且以因病延期之請識禍之淺深淺則此地留守深則松任亦不可皆曰理唯禁含澤不必禁鄙邑承命即去恭遷延不足爲不恭恭則禍淺不恭禍深余不服菊澗復來曰我主命我曰廣瀬謙吉不故寓件已知然事係爾須登時使彼去而以彼既去告也先生若不去我主家安危繫焉言畢色變主税聞之出告時雨太郎棹大浦屋幸右衛門白山屋小兵衛至二人皆豊右衛門同職所謂手

判宿者諸客皆座本室時雨太郎及二人座余室余往來其間時雨太郎曰高澤生所言不稜稜殺本由氏寧初誤聞先生寓彼家未告館也愕然嚇生生膽小不能詳辨終致紛綱也先生若不堤恚明日去莫顧我吏稱有事留數日而詰町奉行曰先觸既有有事於廣瀬謙吉之晤今謙吉稱金澤人不許我留而去其先觸云〻恐謙吉去故也今不為我止之却為我遂之善哉彼果有不可留之故願聽之奉行窮必將譴高澤生而說於我且遂先生返矣不亦愉快乎

余曰不然何我學與菊澗諸子交吏不勝我無所泄怨必罪與我學者之嫁禍也二人曰先生言初懸固主人告非因高澤而告也今言自本田君下可凝此言甚得事情我輩皆隷町奉行局而不直隷政府政府有命不羕亦守明日我輩將叩町奉行局問何故事直自政府下之故奉行意果固政府則將傚仍先生病請延期而後快去留未遲也時雨太郎曰此說甚善余曰然唯高澤諸子及豊右衛門不欲告我病何如之二人曰豊右衛門素怯譚事且我委二人即

二人見菊澗等二人與菊澗互辨論豊右衛門左祖衆皆曰主人問町奉行上策也獨菊澗依違不快二人退曰甚哉儒者迂谿難曉時雨太郎去曰事快報我若不決明日我留既松生至衆終强菊澗決明日使館人問奉行局二人去曰我告大熊君松生所携出行厨觴衆菊澗豊右衛門與松生竊引余曰我與奉行善詰朝竊見奉行問菊澗玄故奉行果不與知不用曉〻若既與知則主人紿以病延期可也余曰善時亥下牌也衆散〇今野招竹潭松至〇返橫山

予詩稾於松生〇返茶溪詩卷於時雨太郎謝以東一通又屬菊澗與松園東亦幅以一通〇屬答吉田是右衛門柬於館人

二十四日

昨夜丑牌使主祝視時雨太郎寓返曰役夫既集大熊君未起寅下牌有叩戶者報大熊君將〔正〕發即行別昨夜二人見曰彼伴送我輩先生莫憂不得以病延期也卯牌豊右衛門往〔使〕人問松生返曰彼公之町奉行氏未歸良久豊右衛門曰先生伴當造奉行未朝

就其私宅而謀也待松生君歸恐不迨矣乃亦之奉
行氏松生来曰彼件奉行未識恐本田宰之粗率所
致莫妨以病延期也豊右衛門亦歸曰某告奉行曰
我客廣瀬某有事於高澤氏件既了當去也然有病
欲延四五日也奉行曰可病不可託且而愈宜曰待
愈而去也亦曰此件莫容恕恕也奉行頗寛即松生
君周旋之故也○余謝松生松生慎密不泄唯曰事
係延務奉行異乎生不得敢私請也松籟雪皋青嶺
松生越洲来各東所識報余將以二十八日去供午

飯於五客○松洲贈温飩○瀬尾他之助送藁包正
○平田小助横井元儒山田生之助駒島健吉東巣
雲洲村一筐健吉東中有其父全菴與氷海浦人某
東即薦余也○畑堅輔来曰某欲従先生去志甚切
然親族皆不許願先生為我東梅陰使彼曉親族○
余曰吾須見梅陰使彼東我謀吾子件也従来吾子
與梅陰舊且親與我新且疎而使新加舊使疎謀親
勢既逆也事安得成乎○堅輔喜○午後竹軒弟松生
希雲兆雪松任屋幸助等来余為揮灑終日不休○

如来寺和尚来訪年可五十左右博學能詩浄土宗
中之翹楚也曰聴先生將去蒼黄来謁也貧道與徹
雲善故熟知先生事留菓子一筐去○菊澗来曰某
上書我主大意曰廣瀬謙吉自以有事某告奉行局
而寓居北川屋豊右衛門非某所頼爲某不能使彼
必去也我主曰爾與廣瀬不相關則善我將告之政
府也或疑政府不必有逐先生令居間者重疊稍致
繆誤也○竹潭来曰某既應梅陰甚兵衛先生將去
矣乃屬與棚田屋甚右衛門東曰爲我致之五十嵐

氏東曰某將以来月二三日至貴境敢告○雪堂来
黄昏供温飩於菊澗雪堂越洲

二十五日

雨村松籟松生竹軒越洲貝静来助諸務終日揮洒
如昨松任屋幸助秋水来乞字希玉来致室氏東馬
本月十八日東今年初得家信大喜東馬送去関日
記一卷室氏曰前日屡發信聞未達蓋途中滞也東
馬曰金城氏毋避馬子吉而游京師曰不遂彼夫我
兮不歸金城不得休謂秀氏曰馬子吉賀我家乎君

為媒我不能以賀易母願君曉彼出我家務民大窮欲乞尊夫人置馬子吉於尊館尊夫人與玉江謀辭之近者地屡震云々○豊右衛門介伊勢山田人井坂謙○来者相見曰某松田右兵衛舍人也乞字○節堂贈生鯉二頭乃屬松生放之○松生以横山氏旨贈金千疋○節堂来乞字○超願寺學暢来行束脩且乞字章助既去東曰前日告以二十七日奉邀然家姪病將死願改占日寺坊人某来曰某梅隂氏檀等也欲邀余以以病告館不得竊出辭○昨日竹

潭曰十二日越前白鬼女川渡舟索絶溺死者三十二人疑使浪華者亦上鬼録彼途中其妻東曰將以十五日歸而過十日實可怪也余不貞今日聞希云言曰真也○守山榮治郎来乞字且約来月中旬歸其郷能登七尾待我夜雪皋雨村青嶺来○山本五兵衛来贈鱸且乞字哉答室氏東馬東及與範治孝也東屬雪皋歸路過希云氏致之○夜浴湯肆

二十六日

批平田小助山田生之助馬島健吉横井元孺藁畢哉一束連書四人名又哉與東方芝山田邉輅三郎東合封之表書元孺名而託之豊右衛門○青嶺来曰先生發程之日宿宮越何如余曰唯君兄弟意青嶺曰然則某今日赴彼地謁我親姻清水氏迎先生○乙牌初把筆至申下牌休松籟雨村雪皋越洲雪堂杜洲秋水致風上田元助菉緑等前後来○雪堂贈潤筆金千疋及鱸○菉緑贈潤筆金一両二分○甚兵衛九右衛門来乞字贈潤筆金七両甚兵衛別贈鱸○中屋九右衛門者鱸金及菓子○五十嵐孫

作東主税曰棚田屋甚右衛門東京曰旭荘先生至高岡之日須先攙通坊逆旅吉野屋小兵衛氏而移片原坊廣乾寺也云々敢告○瀬尾他之助使人来贈菓子及詩○秋水介寺坊原與八郎松井友蔵相見乞字節堂贈硫黄丸數十服曰此善治疥癬乃報以書扇二柄○雪皋將之菊澗氏問前日件爾後何如乃託加能越記二卷返之既而復来曰彼件爾後無他○遣主税竹潭氏謀發程前諸務竹潭曰近日拜趨其姉贈饅頭○浴湯肆○夜菊澗酔而来曰前

日件我國耽也先生請莫載瑣事録余曰瑣事録我
起居注也安得不載哉菊磵曰聞先生有誰謂秦虎
狼猶傳追客令句請刪之余曰戲吟十字而已非以
作全首然有不得不作之故菊磵曰何也余曰前日
来我稱病故不得出門猶幽囚然大國烹小鮮不亦
甚乎菊磵曰危旅人留此地者違奉行而已違用國呼故
政府不識前日件政府謬聞聽讒言謂先生寓我家終
致紛紜然某飢辞之而譯笑先生公然出入何不可
越有余曰館人不許步何故菊磵乃與豊右衛門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　五七

難詰豊右衛門曰小吏多好賄若先生名益也僅出
門滿城人目屬焉與餘人異也不可忽也菊磵去余
送至廚庭菊磵顧曰刻哉主人翁

二十七日

原與八郎松井友蔵来為作書如昨雨邨松籟来聞
昨夜菊磵與豊右衛門問道件曰如来寺知一子弟
某現為奉行局小吏宜使師與之謀以有事於如来
寺為名而乞留也菊磵與師善須使菊磵說師也雨
村乃東菊磵謀之因託菊磵贈書扇二柄於知一師

昨日菊磵問時雨太郎出處曰我藩疑彼偽稱官吏
也伶疑先生追客識之起由此願聞其詳今日東菊
磵述時雨太郎履經係其決非假官吏菊磵答雨村
曰諾○雨村致金千疋曰聽瀛奎律髓講者所謝别
贈潤筆金一兩○秋水贈潤筆金二兩餘○知一師
東寄七律一首復送金百疋乞詩正○希云来昨日
雨村致菊人菓儀金百疋余方作書置之菓子筐上
忘倫之今朝主税移菓子筐過牛余初暗昨日忘乃
遍索不得余誤也記以自警○敦賀人来致高橋桼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　五八

平令村公寵新年東郎發回音○增田幸助者来見
乞字○越洲竹灣滎治郎来○終日大雨小瘡大發
○昨夜託與松田喜兵衛東於井坂丞平○浴湯肆

二十八日

青嶺雪皐來菊磵来曰某昨日與知一師識今日將
行見其弟於奉行署去不幾歸曰彼曰政府令未至
我局故廣瀬子得稱病而留今以有事於如来寺若
醫人為名公然来往衛上政府必謂廣瀬件不可奉
行故奉行留彼以顯我失也是府局相軋也不若仍

稱病無出也不能奉行署使人来召豐右衛門豐右衛去曰必先生故也返曰知一師弟某曰廣瀨子件既與高澤言矣汝宜以廣瀨子未愈為名更請留數日也乃作劄子曰豐後日田儒者廣瀨謙吉及其門人高田主税以正月十三日至某家初有事於高澤仙之助近者事既畢了當去而謙吉病因留四五日稍愈然欲更養蔓至来月六日去敢告豐右衛門携劄子去返曰吏曰廣瀨既稱病必莫公然来往我局有嫌於政府不得不然也余初知金澤無侃直吏唯說

從取蓉也○島田勘右衛門来貸月瀨記槀去○越洲竹濱来竹潭使孫来贈鱒一頭山本伊右衛門来贈蠟燭及潤筆金若干雪堂来雪晷菊澗皆贈潤筆金若干○主税濟傍發瘍大疼○健之助来請為從者夜竹潭来告明日有大聖寺便乃託與橫井元孺等東又託與棚田屋甚右衛門東致之五十嵐氏東曰前東報来月二三日至貴境然為此地人處留不至来月六七日不得發也敢告○竹潭曰前日之浪華者途中留滯將以明日歸免於白鬼女水難矣○致

風来曰梅陰叔父越後本誓寺者東某曰聞旭莊翁將来我境甚喜然某以閏三月游下越不至四月不歸也翁若以閏三月至宜為主我鄉長門坊倉石甚五郎者也彼好文畫且曾識翁某亦屬代我待翁矣致風納明日乞書去乃謂健之助曰明日未助摩黑

二十九日

雨村竹潭来為余謀謝館主人豐右衛門件○健之助来以致風未至去○梅陰来曰昨日之浪華者歸矣致室氏東馬二月二日東披之南陵兄十二月昨

及新正二日東範治孝也柴六郎新年東室氏曰客臘辛島兄公送炭三苞南陵兄公贈蜜橘五顆友月上人所呈除疫神符一封送上藤澤氏婦人死公有五月歸至石山將使人相迎之語然時向暑不然早歸也荒吉氏室以其良人未歸屢来訪妾亦以無聊故新學皷琴公莫嘆云々東馬曰木池麻疹頗行兄前東曰我養源兵衛長安阿元緣範治件一切依鄉爾後範治孝也助當視元兵衛夫婦猶兄嫂所生子女則以我為王父以元兵衛夫妻為伯父母也是所

新定悉令親族知因東鄉爲後日證〔元文係俗牘余摘録於此而藏本書於篋中〕亦曰本月七日〔日〕月吉將合卺也亦曰福岡田代件吾憂甚大幸範治孝也豊助松兵衛等拮据盡力差慰老懷範治東曰某既婚矣婚夕膳資金百疋送呈折吒爲亦曰某夫妻林外夫妻同居本宅家萱居別莊亦曰昨日閱寧彼新聞紙六頁中載英東將攀國寇清先是清敗英舩五隻故也亦載我國去年事頗詳中有歐羅巴之西有英吉利亞西亞之東有日本歐羅巴機巧之事皆創自英邦亞西亞機巧

之事將創自日本乎又數年之後日本商舟亦必偏行各處圖貿易語亦有英有最大火輪舩約可容人十萬天下各國之舩俱無其足其費銀五百萬元亦曰公金託千原藤右衛門如舊和田一平客臘四日沒妻兒不免饑寒六郎曰某九月游長崎臘尾歸日田云々孝也曰水戸士人相澤伊太夫以官命出於佐伯云々範治皆寄新年五律〔範治氏曰林烏方成曙衛燈尚揭紅春人相賀處夜市末杈中筆硯迎元日林盤擧古風高年悉母在此樂更融々考也曰雲露閒清曉春光到竹閣高堂新白髮故園舊青山楊柳誦絃外梅花詩句間還鶯出賀客相送我綿蠻六郎曰鎮西三歲客一笑對東方水色流年外鶯聲吟友中新綸依道字舊志謝英雄料識慈闈喜花有故園紅〕室

氏別送金城玉江正月二十七日東金城曰客年託竹内清華呈一東爾時所述青浦件云々追思此件無辭告先生深抱慙愧青浦獨在其家老母不悅先是與秀民謀贈青浦游學資金五兩昨日秀民來述之因識論紛紜玉江曰此件非公及秀民能所決唯宜告旭莊夫子待垂誨也玉江言實有理因悉傳從前辭論唯待先生命願賜一言不腆畫扇十柄及懷中曆送呈祈吒存逕〔玉〕江曰某客臘十九日發福井大

雪留府中數日二十四日發府中二十九日歸家本月六日拙荊生女福井以雪阻及清香故潤筆獨優三國府中不堪菲薄近年漫游失策莫甚於此行云々青浦客年與金城氏養妹訣絶秀民金城將使青浦游學京師某謂青浦非二三年乃能成業者誰送資費者此件二君必無良策不爾唯渲告我先生已教二子皆曰然先生客年使某東金城曰青浦奉[illegible]我命而入費何乎異日君與青浦皆論而後將告我爾時我安能謀之君莫忘此言云云至今大服先生

先見明唯衎不避捨二子而賜指南車。梅陰別致
竹内清華容臘東曰是下郷屋徳三郎所送捩之有
家里新太郎金城寺川一治東清華曰某十一月十
九日出家而游浪華賜尊夫人晤金城一治家里松
濤皆有東謹送上先生迎年北地昆送年南國容悅
較何如金城曰青浦失歡家母本月上旬離絶先生
先見毫不差不懼愧今日除金五兩於秀民以為訣
資家母性急先生所知而青浦亦不解使儀母之道
初待先生歸教諭青浦及家母而後結母子之儀必

無此言先悔萬恨不可追也秀民曰公強容青浦為
姉氏壻令忽離絶青浦亦窮請當送青浦資日使游
學也此言某不服也何如青浦孝而家不慈則秀民
所言當矣然不孝不慈其失均也而使我出資費恐
世間無此理先生以為何如新太郎曰某將來年二
月游播磨歸後北游也云々一治曰一治曰某途中
屢遇雪幸無恙至尊館將以今夕上船歸郷云。越
洲來贈燒豆腐乃煮之與梅陰越洲竹潭食之松籟
來贈潤筆金四兩二分余有私屬松生使松籟行事

秘不可記歸曰松生諾〇致風来乞書杜洲布云来
乞字梅陰黄昏去松籟曰衆欲以上已設別宴先生
以四日去何如余曰善哉夜松任屋幸助来贈鹽及
潤筆金若干菓子一筐乃贈金城畫扇一柄〇和田
一平者名貞字廉叔甘木筑前産四十五六年前来
學淡窓公與余是學從前交情往々載瑣事録其為
人愬嚴忽誕忽喜忽憤長余八九歳而傲謂人曰人
皆謂我狂也我素半狂而旭莊先生愚弄我終為余
狂也聞余西下必來訪如小林安石佐野君朗兒玉

有臺咨淡窓公入室弟子近遠凋謝而一平最相親
悵惜豈可堪乎余先矣不能復如往日録明友行事
詳盡也噫

三月朔日
晦日九右衛門来乃贈書翰二樋九右衛門曰主税君欲見先生然未得允也而先生去故使某問詩疑義○余曰旅務方倥偬願明夕見過○杜洲松籟来乞字○初發本誓寺也主税告曰近日出貢紙三本付梅隱甚矣衛松碓唯梅隱償金甚矣衛松碓未償也将待赴金澤而償之既而余屢問主税主税曰既来松碓甚矣衛促之彼未答昨日梅隱来自與併棄既忘返閲串村園若衛門皆記而後答今日梅隱来曰前日紙價甚矣衛所取既和潤筆金而呈先生松碓所取亦既因我陥主税矣主税聞之曰梁唯受梅隱金而未受松碓金是誣我也余曰向在大聖寺出唐紙一本而直不納既懲故松任則授三本於三人矣而復乙一本此吾子不詳記録故爾今後宜用心記録也○杜洲贈潤筆金若干○竹潭使孫来贈賤金及潤筆金七両○雨村来○豊右衛門乞書屏風二隻○松生来贈鮮魚一筐曰是我姻清水氏所呈亦贈賤金一両及潤筆金二十二両又贈主税短刀

一口北人率多情而松生尤懇懇非餘人之比云如来寺知一師来贈酒預二葉而去○召雨村松籟欲供夕飯皆不至○五十嵐孫作来贈百疋東曰聞先生既東甚右衛門告以本月二日至高岡昨日又来甚右衛門告延期矣其既告先生路為人所拘留故期不可定矣故彼復不期日相待也以雨村松籟不至召館人夫妻共食○淵齋来贈潤筆○豊右衛門贈潤筆金二両

二日

西溪青嶺兆雪来○松洲東贈賤及潤筆金十両○知一師送示二石一曰老面石高一尺許頗肖人面眉目耳口粗具一曰朶珠石即瑪瑙徑可五六指四角一角缺露玉露猶魚腸以乞詩也又贈淺草海苔三十餘葉乞書亦示余七律東曰先生若多冗明日我發一介而取回音○瀬尾他之助使人来取草稿○菊澗来贈古史通釋一帙○松籟来贈賤○雪皋来贈賤視其色太青菊澗曰此公昨夜發眩暈脉忽絶今則復常○松洲来○贈館主人金六百疋其

妻二百匹其弟二人金百匹僕婢二人亦百匹○堅
輔義父畑正安来見曰豚兒欲從先生去願許之余
曰梅隠叔父晩翠屬焉正安曰諾余曰請送令郎金
每月二朱以當理髮洗身流衣買屐之費正安曰諾
聞先生將以四日發本日送兒於先生逆旅爾後唯
先生所留之從也○春齋来贈潤筆金若干亦曰明
日社中開餞於一草亭願午後臨○節堂来診余病
曰允咳不可急治宜先服此藥也即請附方○朝来
作答室氏東馬南陔兄範治孝也金城玉江東將待
希云至屬焉○雨村来贈贐又出趣願寺潤筆金若
干附我○主税欲東梅隠舍人圓右衛門争唐紙件
余止之曰吾子未聞直不疑事乎我彌辯彼彌疑不
若默也○晦日九右衛門及其同僚某来出余所批
横山子詩卷質其疑義○松生昨夜有欲見晦日氏
之事故使人招不至○晦日既去松生至余曰公血
色甚悪願禁酒而逍遥散歩以行氣也松生悦○付
館人飯費金六両二分

三日

夜来烈寒昧爽雪下須臾積三寸許○已雪生来初
見○松生使其舍人来返前日所託金中係贋者十
片又出金一歩曰前日誤數加一片焉及償十片別
授金八拾両三歩桂洲偶来乃屬會計○春齋来贈
大黄一塊曰謹獻之以當枯魚先是大黄一斤直金
五両至此頓賤僅金三歩云○雨溪来贈潤筆金若
干○希云来贈贐及潤筆金二朱五百疋○知一師
使其弟子来贐金百疋○畑正安来爲堅輔稱束脩
又託金三両竹潭携晁静来晁静贐金○越洲来贐
金越洲將游能登爲余先容曰七尾人安田元蔵奇
士也蔵書之　加越屢東某問旭莊先生何日臨
弊境乎願賜一束彼彼必喜周旋乃裁束授之○竹
潭贈巨蛤十五枚○堅輔来侍○豊右衛門贐襪及
紙○明日將從青嶺遊宮腰浦乃預定舍主税監馬
夫直赴津幡驛而堅輔從余也使豊右衛門命驛長
明日出馬一匹以宮腰非官道別雇轎夫二名擔夫
一名竹潭曰石動驛亭長權代屋六郎右衛門欲迎
先生石動即津幡次驛也相距四里願宿彼家乃授

與某東於余○五十嵐孫作來贈行厨曰某欲請先生而設餞宴然聞先生不得出故献之也又曰高岡東有小杉驛驛長寺林七郎呈先生東至東曰某嘗慕既久聞先生方在金府欲拜趨然亭務鞅掌不得脱身故呈東脩資金百疋願録賤名於弟子籍中拙作數首乞正請賜臺書半折紙二葉一録五律六録一律云〻孫作曰先生至高岡後賜彼回音○與館人妻及主税堅輔點檢衣服藏之○會計正月十三日後五十日所得送遺及潤筆殆百金此州人情之

厚金澤爲尤憾苛政如烹鮮使旅人不得安焉而已○淵齋來昨日松籟雨村等報明日諸子設餞宴於一草亭未下牌雇轎夫二名而出主税豐右衛門從初北行數丁東折取生路多士人居微瞰北覺左見溪流曰淺野川廣可五十間岸列青松三丁北折渡板橋右溪東行人家列岸上地急上五六十步即一草亭也菊間松生雨溪青嶺松籟松洲雪皐雨村致風學暢春齋希云杜洲兆雪等出迎〻坐亭傍新築前溪後圃〻如絶掌幽靜恬靜一洗市氣益屢崩隨者奇甚壁掛明人雙幅一書鏡陽一雲知有寺馬行石徑喜無塵一書一天風雪杯中酒千里雲煙馬上詩皆未書正之筆法縱横精神躍如余嚮貴欲説主人購之松生笑曰某珍藏也爲春齋杜洲菊潤希云作書畫數幅又録一絶題曰庚申上巳金澤諸君觴余於乾坤一草亭席上卒賦（遠山無影雪雲晴青溪風未覺暖一草亭中一杯酒醉回春色滿乾坤）既而飲有盛饌亦作画数幅衆闌之賜書亭主人主人喜出妓三名行酒衆歡呼傍若無人文敬後至亥牌余先立座而歸○夸伊託家信希云

（中包呉室紙東馬惣助金城玉江東惣助封中有呉牽陵兄範治孝也元兵衛東）

四日

昧爽起主税東裝○卯下牌堅輔來○遣堅輔於松生氏託熊皮送之浪華先是松生告本月十三四日上途游浪華余囑見室致熊皮矣○致風來贈贐及潤筆金二兩三步○松生來致金澤井村屋佐兵衛與京師六角高倉萬壽氏金二百兩替券云金二百兩右本地小倉屋次助以就某人者其人携此券到須換也乃出孫作所贈行厨取知一贈所酒二斤飲

松生致偶杜洲越洲來與焉○堅輔胞兄信誠寺及
吉澤十五郎來見屬堅輔件松生○使堅輔發與梅
隱粟未上牌使主税監馬夫先赴津幡曰明日追我
於宮腰○松生去曰明日某與兆雪就先生於宮腰
今日且令青嶺送先生○豐右衛門越洲請送至宮
腰○梅隱使明蓮寺某來贐袴地一段（袴地者用邦呼）曰負
道今日有事不得拜趨追日追先生於高岡時正上
途乃口謝其人曰不能裁柬○申上牌上轎而發堅
輔從豐右衛門越洲及堅輔族數人送豐右衛門命

家人明日告予去於奉行局金澤淹留五十日不唯
諸友極親厚雖館人妻孥婢僕皆悃摯而予為吏所
逼去彼是不無悵別之念初吏許留至初六日而先
期二日去予志也北行過今　松生户外使堅輔入
謝松籟途迎曰方正赴將赴貴寓也言畢別青嶺出
送越洲以有事去西北行数丁為生路又数丁過節
堂户外使堅輔入謝五六丁到街盡處是金澤西北
口也自初來得晴僅一二日故不得徧探地理蓋自
來時初過街南口到此殆五十丁矣投途右店堅輔

父正安以下皆至出行厨餞予店後園有清池巨鯉
游泳既出正安等別去列松夾路西北郊田渺茫際
天不見山岡東北西南連峰雪寒風劈面不異嚴冬
路坦且直傍不見村落行里許有数家地名二屋又
一里入宮腰人家三千然皆矮屋遍陋巷曲折五六
下入逆旅能登屋甚助氏始坐越洲至致守山翠畝
餞儀四時申下牌也○與越洲豐右衛門出北行二
丁道途有藥湯肆名冨貴泉藥步聞投焉其亭水木
蒸淨隔墻望來路一帶松樹不見涯際山雪如屏出

其梢亦一佳觀外借別室脱衣男女同浴数十頗穢
○青嶺出清水氏返曰今夕願臨彼家○戌下牌與
青嶺豐右衛門出西行二丁路右即清水氏也主人
見名喜太郎歳五十餘即松生兄弟伯舅也曰某家
殃世所偏知不必陳某在獄中数年以女故得再見
天日實君恩也乃示街尹赦狀〻曰宮腰錢屋喜太
郎往年有罪長幽獄中其女知嘉請代之幽然不允
知嘉哀訴百竭終達公聽我公感其孝殊下格外恩
旨免喜太郎罪出獄也安政五年十二月廿五日主

人曰女以憂愁故双脚痿痺矣為癈物今浴中山温
泉矣又曰某家籍没無一物欲新作器什以先生書
為權輿願一揮永光障壁余曰倚伏難料君覆巣後
猶完卵而孝迴天心蝦福或将自此基焉請勉行善
事既而酒出大餮子牌帰逆旅

五日

卯下牌兆雪来〇辰上牌松生来〇天始晴而風猶
寒与諸子議游海濱余及越洲先出浴富貴湯比出
松生兆雪豊右衛門青嶺至乃北行街上五六丁人

日間瑣事備忘　巻三十一　九

家盡出於海上纖砂没踝西北天海相合不見寸翳
時風歇然潮勢翻白陳々汀涯砂際見蛤皆採之殆
為潮所浸狼狽躍避南行数丁太白連置砂歩客冬
未未浮也以近将用之方修補亦三四丁一水東来
入海深且廣有板橋渡而南茶店夾路入一店乞水
時風起寒甚趣出復渡橋東行街上忽見一家設柵
松生曰土俗新娶婦者年少輩投石故備也過清水
氏戸外而帰〇荷汀（清水喜太郎別號）来乞字先是命堅輔
磨墨到此成乃把筆撿而拭不見余詩集不得已録

所記大苦皆謂主税歛装時不慮及之何也荷汀乞
書画帖跋乃題曰荷汀翁遭譴幽囚数年脩以其女
孝得赦於此謝絶人事多聚書畫以娯貴世之患難
後欝々不楽怨憂送歳者異矣可謂善變也〇申上
牌主税自津幡至〇粟津屋平右衛門父子追至叙
別余感厚誼留之宿〇荷汀引余別室會土人黒栖
雪峯奈田挑賀（忘其通称及字号）觴余既而返我室時酉下
牌也松生越洲豊右衛門将去松生買酒飲衆〇丑
牌松生豊右衛門去越洲大酔遂留宿〇松生使豊

日間瑣事備忘　巻三十一　一〇

右衛門告余曰某為先生償飯費明日莫出一錢是
我願也余愧謝〇余尤主税曰吾子撿装而不留意
悉文房諸具於駄物中使我苦殆不可耐何故今後
我将親撿装吾子宜聴我指揮也既而主税因越洲
以余謂今後不又用吾子也辞去余諭之主税謝過
事釋〇今日荷汀致高橋恭平今村公寵二月二十
三日柬々曰我二人将以五月游此願先生所至為
先容

六日

與越洲浴湯肆○粟津屋平右衛門見其子曰兒前
日出奔留劉子曰某不學無術常為朋友所嘲故欲
學金澤也於是老母及荆婦皆發病使某追兒昨日
初相遇兒更欲從先生某不能禁之追先生而至也
余曰為我從者件我既肯之然使尊萱令閨不安心
大不孝也我門不欲居不孝人宜速帰安慈母心而
再來不遲也平右衛門說曰家人若容兒遠遊某將
使兒追先生於高岡也越洲在座余曰越洲將以數
日後赴能州待我焉賢息從之亦可父子說平右衛

門贐金而去世子放鷹宮腰側之田望野之窓向野
者掩不得開余以不能作字使青嶺謀之荷汀借着
店長冲屋與助氏而召余乃往青嶺兆雪主税堅輔
從作書數十葉米燭又書數紙越洲來告別去○竹
潭使權代屋六郎右衛門使人來且示脚夫携帰翁
五十柄余與荷汀買其半而返餘畑正安來授本誓
寺送狀一通即為堅輔故也凡羈旅帶送狀者病没
則主人埋葬隨意無送狀者送尸本國例也先是余
告其故正安故追致也夜亦浴湯肆返荷汀供酒酉
下牌返䑸甚氏○今日青嶺兆雪將去以余留亦留
○初返逆旅堅輔蒼黄提燈出迎誤踏狗頷為所噬
覆燈　油

七日

夘牌出浴藥湯午前亦浴湯主人醫也欲與余語引
入東軒借望遠鏡觀白山雪此地晴則見立山今日
烟霞徵茫不見主人曰某父事國君見逐某為壯士
漫游天下殆四十年近帰老本地以種樹田園作娛
也謀使館人買舟○午時荷汀及其子餘計松來荷

汀贈潤筆金十一兩贐金一兩亦供酒荷汀温厚君
子也其女亦至孝餘計松亦不凡其家餘澤未斬蓋
將再興焉○此游諸費悉出於松生及荷汀余唯贈
館人金二朱婢銀二錢○午下牌舟子三人來迎乃
上途荷汀送一丁別曰某未公然過街上使餘計松
從青嶺兆雪送西北過街二三丁路左有空地豊草
茫々延袤可二丁青嶺曰此乃荷汀氏舊宅籍没者
盛時亭舍池沼之美殆盡人工今則如是盛衰之換
亦速哉余撫餘計松背曰天將玉郎君也可不勤勉

哉郎君年僅十二而有成人之見我保其必興唯須學令姊而修孝悌也青嶺曰善哉先生之誨使堅輔監舟子移轄及両撤於舟亦数丁街盡有砂岡壁松簇立盖岡西則海也路過岡東松間数百步人家斷續最後一家前有藤架極廣其側有渠陽渠人家一帶白岡脚起松外即大野村也青嶺曰大野人日典官腰人訟如水火昨日先生大書霜威横大野星色満空林一聯荷汀以有大野二字頗難之其圖相不容如是余且聞錢五氏父荷汀之廢大野人由想果然

也渠乃湖尾湖名蓮湖南北五里餘東西有半錢五氏欲闢作田以大野漁人不肯竊沈毒蠱魚是其得禍之本云舟既俟於藤架下乘焉青嶺兆雪餘計松去金澤結交最衆而青嶺兄弟親厚莫比兆雪亦温藉多究被之皆悵然別舟積米二十五石者一人動槳二人縛棹舟脇橕之行頗疾水風稜々競滿肌起粟渠左右皆新田枯蘆迷離左岸有数村松林斷續景致可観行一里左岸名粟崎有板橋長七八十間渠忽北折漸入湖波浪頗高風益寒湖西低岡数里可二丈高白沙如雪往々観松林及村落湖東平田数萬頃望白山以北雪嶺如屏余曰此湖勝槩較米子湖松江湖有勝而莫不及然未著於世加國之波文字可知也以風寒故横臥艙底既而舟子以水淺皆入水推舟湖蕭如田參參界以蘆茨未見點書夏時之勝不耐想像漸入深處則為渠左右晒網魚数每網設假屋狹僅容身所謂網代守者往年伯州是其後始見云屋漸稀疎々樹欃立其下見土筆行渠中立木丁許有閘水聲如瀑舟留焉五里向東北日

既含山初在野甚氏授一貫六百文於舟子至此舟子雇土人三名相送主税以識路與余先行取田間路直東行小徑屈曲時見人家沿路皆榛凢十丁許入鈩田驛（鈩田之字津幡誤也）投逆旅油屋八右衛氏即主税三日前所宿○今日謂主税曰前日吾子以堅輔亦為從者我費用頗益辞我所與一月三十錢之資爾時我曰莫辞吾子與堅輔任有軽重也既而有前夕事我熟思我於二子無親疎而任有軽重謝厚薄其勢必致　隊故將從吾子說今後吾子與堅輔各分

其職而齊勞逸我見之亦相齊則可主税曰諾余曰吾子未受我資異日我數日而授金我唯恐吾子妄費故未相授異日吾子帰郷時以三之二買獻二親物以三之一買舟則可主税說

八日

昨夜使館人命驛長明日卯上牌發人馬鷄鳴隣室客上途館人皆起天明寂不聞人聲使主税起館人卯下牌初食使主税監馬夫先赴前驛餘館人贈菓子辰上牌乘轎而發東行五六丁人家盡春霜如微

雪館人僕走來致木屐一兩曰盖公之遺也余謝其忠懇昨夜使二生歛轎油套時遺之也列松夾路六七丁村名杉瀨渡板橋入岡間路上亦下凡二十七八丁至竹橋驛〻夫既俟即發驛人家百七十驛尾有橋下轎步快晴始覺春意然斷不聞鳥語左右山挾皆卑松多數丁路忽上有茶店地名前坂路峻急横角板坊土阪繚繞十餘丁出於岡處路坦而理右望白山猶無點青晶皚〻欲流西北望能登方遠山雪色獨明於萬碧上茶店二戶前有峭壁彫地藏水自壁上滴余不耐渴將掬之壁鐫以有鐵氣止之自竹橋至此四十餘丁乃上轎路亦上七八丁所謂粟柯嶺也絶頂人家十餘地高候寒餘雪在地回望蓮湖迢遥自白沙青松間現實畫不成者下轎負暄店前哥寒沁骨乃促上轎路少上左有芭蕉翁俳碑即詠義仲者坂雖長然不見絶險處疑源平盛衰記間所記或過文飾乎抑今古地形變遷乎之加賀越中所分界初見立山高勝白山其左右雪嶺如屏不見寸碧數十里亦猶如白山盖立山脉自東起西南走白

山脉自西起東北走二山脉包籠加越二州全境雪色數百里連天不見端倪此二州所以奇寒〻也路下頗急地勢急陥左盤右旋巨松數十根悉自峭壁直下最長者三丈許如瀑布凡下二十餘丁有村名石坂人家三十許亦下數丁至平地原田空濶有村名埴生人家二百又七八丁入今石動驛人家千餘初使主税先行訪権代屋六郎右衛門氏致竹潭薦余東至驛長氏主税来曰六郎右衛門既俟其舍人亦来迎乃至其家時亭午也六郎右衛門見年可三十

慇懃如舊今日行程四里向正東余以寒故發咳及
悪寒等症乃服葛根湯下利二行主人所善僧長福
寺某来見曰某劉冷窓門人也油屋十右衛門者来
見曰某棚田屋甚右衛門親姻也○主人供酒○主
人曰明日乞為我揮灑○發與甚右衛門東々曰某
今日至權代屋氏欲明日午時上途至貴地也然主
人有欲乞字之色然未言故不識其多少若多則信
宿亦未可知也敢告○主人出竹潭昨日東授余柬
曰昨日官腰勞東至識先生以今日發彼地故不趣
候將追謁高岡也權代屋氏以先生將過使人来買
唐紙及扇故託此柬潤筆定額某既報之不煩從者
嘵々也云々

九日

朝来頗暖午後微雨為主人作書大小油屋十右衛
門来亦乞字○申下髀左手小瘡大疼寒勢〔熱〕往来苦
甚○昨日雇按摩師年七十頗巧而驚曰公非常人
多摸摩筋骨知其強弱壽夭未見如公肥羸短長得
宜者加攝養躋百歲必矣余咲曰我父德十倍於我

猶八十四而修我得至八十幸也○今日復召之不
至別人至更巧○主人曰此地有藏湯湧（加賀地名）温泉
者頗宜小瘡乃乞一枡許煖之以巾蒸疼處甚快○
熱殆如風邪不得眠

十日

快晴殊煖也將上途主人以余未愈強留之乃令主
税護裝先赴高岡轎駕皆從之去余則將明日棄舟
而下竹潭翰委東曰能登宇出加登屋庄兵衛者欲
乞扁額及周甲壽詩又曰能登藤波村大間宗左衛
門欲先生枉駕又曰梅隱所託油紙包一轉送又
曰筍三本及小鳥數隻謹呈○為主人作書○油屋
十右衛門上田良助来○五郎九屋八左衛門中塚
屋惣藏来見乞字○余欲觀立山主人導上屋脊屋
葺以小板萬石壅之全驛千戶皆然大者礌々小者
砡々如在水際越中全境平　壽五十餘萬石而
越後諸山横白山横西立山當南山脈皆連接不見
斷絶處悉峻高極天雲抹其頂或出或隱而雪白於
雲東至西殆百里不異玉步障而白立二山尤高云

然遠望不見高低唯立山側有一山青蒼主人曰彼名劍嶽全山皆岩如立掌者數十古來無人跡雪無所粘故常露本質或曰立山古作太刀山即云劍嶽也今云戴雪全白者曰立山誤也余云在金澤時聞越中有天柱岩矗立萬仞入雲不見其末盖謂劍嶽也申上牌主人導余及八左衛門及總藏出堅輔從南行數十步有掲制札處（制札用邦呼）立如堵中二人方鬪有解之者亦鬪制札以南地廣左有吏局右有公館宗藏曰往時直文君巡境常宿此館今則宿六

郎右衛門氏也人家作出於田間小徑如蚓稍上有取土所道或行草際數十百步初得道上一丁許至山脚有一亭爲山名常城也老賊盂頂卑而幽亭無人主人氏僕數人先來開戶掃席以俟其庭孤高而平唯有一茂松庭下有一池方三十五六間許水色蔚藍其前後山是先低歪到平地者如人之指充數十亭在高所在池窪所其餘高所皆松窪所皆田亭面正南而見東西向之見所立山之二山脉益分明實一奇觀衆曰亭未名願名余曰遠山亭可衆說主人

出行廚出而飲余曰距人居僅數百步如斯謂絶寂如斯姚監亦不易得也酉下牌出月色朗明二客途別

十一日

將發雨下風起乃止○裁与松生柬中包与室氏柬馬及徹雲柬又裁与竹潭柬中包与松生柬又送竹潭爲能登人乞書二紙与竹潭另啓曰松生將以十三日上途游上國是柬到願上時轉送又曰僕方病小瘡願送小山氏藥二劑（柬託主人數人義助明朝發之）○小瘡益

疼不得已貼万能膏○十右衛門難乞字○復爲主人作書○宗藏及主人族某來○夜義助以主人旨贈潤筆會計金九兩餘○雇按摩師

十二日

猶爲雨留○服大黄甘草硝石湯腹大痛下利四五行○高岡人羽廣屋宗左衛門號琵泉者來見曰我輩日俟先生至而不至疑途中疾發今日有事於此因而相謁余謝其厚○醫九鬼周助來見○近村人來乞字因爲主人作畫四紙宗藏來話主人供酒

十三日
夜来微雨平明快晴乃束装○主税使万〔一カ〕来乘曰先
生過期不来疑尊體違和故發專价相候又致松生
兄弟柬〻曰官沸拜別後想文旆已到高岡也荷汀
兆雪皆屬某謝云〻亦曰大聖寺人東至送上即横
井元孺平田小助本月四日東也昨日屬羽廣屋總
左衛門昨夕見主税告明日上途疑總左衛門忘之
也宗藏亦送別徘句○十右衛門来別○余謂主人
松尾六郎右衛門曰人不可不讀書不讀書則不識

禮時家滅身亡六郎右衛門立返座呈束脩資金二
百匹曰某雖無讀書之暇願聞禮之要余曰禮者以
分〔俚〕理為要國人忽禮其弊至姑娃舅甥相配言未畢
六郎右衛門色然曰有是哉我先子之不讀書也先
子有弟配以我姊先子没叔父嗣我姊生三男子而
叔父没我母以孫立我而姊及其子謂是我家也我
姊非我母所生我母曰謂父亡子嗣常也未聞姊贅
子保宗者也於此一家不和我既二十有五未娶也
為是也今聞先生言有戚〻焉識之不可一日不讀

也乃為録書之當先讀者數十部示之六郎右衛門
説○巳牌主人供酒既将買舟送余四五日来其舍
人儀助〔主人從兄弟〕孫六〔前日官賑相見者〕皆出接主人素封舍
人頗衆而二人最懇故命孫六送余高岡○午前上
途六郎右衛門儀助導東行遇宗藏亦從街頗繁喧
七八丁一水截街東流橋長可四十間水聲頗壯也
上轎一望水源蓋自白山以東諸山出皆雪水也橋
下見數舟一舟方揚帆下指東猶有街取橋西堤東
行一丁許小舩倚岸孫六扶余入焉舩僅容身一舟

子座搖棹六郎右衛門等佇立目送忽下四五丁猶
未去余感其厚情水声驗忽往〻有立栅處白波花
亦有石壇屢見群鳧浮沈兩岸甚低時見松杉成行
水兆栗税以東諸山近而卑猶見殘雪水南立白諸
山今日尤分明雪勢迫雲間其下有咱霧日微山皆
如浮空無根蒂水向正東而微南斜北迤午下牌允
下四里餘見一舟方卸帆即向之先我下者就其列
上堤余先行二丁許一人邀曰公非廣瀨公乎曰是
也曰棚田屋甚右衛門来前村俟乃導田際小路東

北行三四丁堅輔孫六及甚右衛門與主税出邀入
村樹竹蕭疎有小渠地形幽閒数百歩入路左家甚
右衛門曰此地名長江主人見甚右衛門曰此人名
孫太郎年過四十未娶絶葷肉以讀佛書爲樂其扁
額及屛障皆名僧所書真有髮僧也主税曰昨日某
及甚右衛門之息皆未俟此甚右衛門出厨飲羽廣
屋揔左衛門大醉來呼曰我邀先生於水次不圖其
先至矣昨日醉帰今朝傳尊命於主税兄伻既癸頁
頁亦出酒肴既而甚右衛門導出取來路四五丁東

南折低田水多畔皆列榛凡十四五丁入高岡人家
六千金澤以東一都會菜魚滿市東南行四五丁過
槁水廣與先下處伯仲亦見數舟甚右衛門曰下流
與彼合入海亦雪水也更行数丁又渡槁曲折数丁
入通坊投逆旅吉野屋小兵衛氏甚右衛門去揔左
衛門醉姿百出終要主税去○申牌孫六去乃東六
郎右衛門○甚右衛門來録土人當交者十四五人
姓名相示亦曰某近改名諶六而傳舊名於豚兒土
人宮㑹屋半助上子元城來見揔左衛門又送主税

來益醉琴岳（甚六号以下用之）曰明日宜移貴寓廣乾寺也
且與主税兄行胥之去○夜遣主税贈半折紙川苔
及畫扇於琴岳○逆旅臭穢此行之尤

十四日

晴而寒○琴岳來終日拮据移居諸務○琴岳報有
金澤信發與松生東ゝ曰前日既發一東後芳東至
連日快晴想凡上途前書家信既具故不復贅川苔
二葉請致之清水氏○小間物屋文助者來見有馬
鴻雪去年七月二十三日東曰某大昨年謁先生乞

字耕雪翁客年見訪留此東曰廣瀬先生將來請手
致之東曰敦賀拜別後游山中山脅溫泉終至高岡
地方報先生將來矣高岡東北相距二里半有堀岡
村人竹膓茂三郎欲請先生乞字使某先容云ゝ昨
年謂耕雪必自越前府中帰不計其至此爾秋暑如
奔走数十里勞倦○竹潭東送小山氏小瘡藥二
筐琴岳介見氷海人朝日長右衛門　書扇二十柄
畢琴岳使主税贈扇一柄或菓子一筐報余至於土
人十七人（内藤彦助佐渡養順高峯玄臺高原屋紋九郎土肥泰藏竹部某長崎言定金子如）

謙上子元城杉谷良右衛門絹屋権九郎服部修徳
津島元願手崎屋新蔵塩屋弥右衛門喜三次羽廣
屋惣左衛門未牌使主税先赴廣乾寺琴岳使數人來運
裝於寺申牌琴岳導出過一老人於戸曰某長崎小
兒即坪井真良粟加備五伯舅也同行數十步別東
行遍一大廈門外琴岳指曰南郭先生　也平安人
實高岡産即此大家自出其往來書牘具存凢四丁
許左右有寺左者即廣乾禪寺也入焉寺主接他寺
唯留一僕守寺而街尹屬吏杉谷良右衛門管寺政
琴兵共之計置余焉良右衛門素喜風雅文人游此

地者皆親善云僕即昨日出迎者亦奔走竭力寺有
數室皆空而清且明甚愜余意○土肥泰藏來謝佐
渡養順來見贈酒養順即坪井真良兄也○琴岳命
肴店每日送余及從者飯○琴岳曰明日宜會諸人
一酌余曰行厨諸務一切委公○咳大起心下痞
招針醫青木乞治○夜杉谷良右衛門來曰生先生
必需悉諸物命某家莫猜嫌某家乃此對門也余謝
其厚○今朝琴岳示江戸三次脚夫新聞紙曰上巳
大閣老彥根侯退朝至外櫻田盗十餘人戕之奪其
首去余曰是訛言也即竹潭東來及此而頗詳曰此
件脚夫長二人以聞我金府今夕琴岳復示富山邸
執四盗乃水戸壯士大関和七郎森五郎九郎杉山
彌市郎松山繁之助其等十七八人而四人自首於
肥後曰大閣老不忠故為天下誅之畢歸史肥侯使
其臣吉田平之助報大監察久見因州駒井城州云
云余益疑其偽曰是必無益客冬服誅者餘黨所作
以煽動人心也萬一有此事國家不幸禍乱之起可
翹足而待矣○此地十六七兩日有神祭連街擂鼓

加寺樹群鴉終夜乱鳴不得眠且小瘡疼極悪寒苦
甚

十五日

使堅輔就藥肆調小青龍湯五貼服之下利數行○
建部敘立來見敘立即粟加備五兄也○琴岳來羽
廣屋宗左衛門來謝前日醉狂○醫人宮川元壽來
贈酒曰某嘗寓此寺者○藤田瑋太郎來曰某四五
年來北游猶在此地瑋太郎即純吉也○未牌琴岳
父子來設酒席既而長崎步健齋号洪上子元城号竹心

服部修德（号雪峡）青木伯陽（昨日誤作伯養）川上長左衛門（号旭
村昨日誤姓作朝日）其鶴來屋為治郎（号廬齋）原權九郎（号雀齋）朝
山新藏（号文齋）高原屋紋九郎佐藤養順（号操齋）津島玄
逸（号鯉齋）宮川元壽（号旭浦）土肥泰藏高峯玄臺鶴來屋
喜三治及瑾太郎宗左衛門前後來會瀾言定等勸
余以病退卧別室衆遠燭而散召伯陽按腹今日諸
客皆謂東都新聞實說也余未全信

十六日

始浴藥湯硫黃氣貫鼻衣裳餘臭甚○謂三生曰數

日猶有閒主稅須校計所自寫瑣事錄堅輔須（作）我隨
身諸務○元城宗左衛門來謝要主稅出殘酒而飲
贈余煮　三筐○高原屋紋九郎元城子來謝小閒
物屋文助來贈菓子曰明日神祭願臨敝廬逆旅小
兵衛贈温飩夜使堅輔東琴岳召之琴岳至致東方
芝山東二通披之有吉田甚右衛門東芝山并東琴
岳屬余事甚懇余深感其忠悃東曰聞金澤諸吏有
逐客議嘗耳彼地頑陋不罔其至此不容見君子於
先生何傷唯自損國體而已有官吏大態生遍敝邑

欲相覯聞其人在欲買諸州土產恐疑非端人避不
相見既聞其先生門人也恨不把臂談當世要務矣
然敝邑忌官吏甚於宗藩僕一相覯恐亦見逐一咲
亦曰田邉生發癇欝故不能別呈東也琴岳介隣村
人高島晚翠相見（通称莊竹）某五十歲孫作兄弟交也十
五六年前尊集刻成某頭見之是先生詩至越中之
權輿也乃飲二客紋九郎亦皆曰東都變蓋屬實事
富山侯既發士若干金澤以有守西城之例將發三
百騎昨夜脚夫復過此地曰彥根侯夫人閣跪

野侯女聞變殉節彥根鄰藩沸其急報伴遍東海道
者為賊所要殺而次彥根許農商亦帶刀蓋備戰鬪
也

十七日

遣堅輔於長崎洪齋氏借書數種及藏書目錄白陽
來按腹昨日與竹潭東託宗左衛門東猶有識淇醉
忘乃使主稅託之琴岳宗左衛門來謝乃勸止酒宗
左衛門說午後宮川元壽報三社方過門外乃出佛
殿見社七臺皆高二丈許木造華卉翎毛裝以金箔

又點綴人様子於其間彩色煥燿毎社推挽者數百
皷笛者齊起見者男婦數百千充塞門之内外○僧
妙專法秀手嶋屋富太郎來見曰我二人劉三郎門人
也○津島元逸來謝○浴湯八次○夜琴岳來余曰
肴店所送食物多冷且臭莫羞魚肉彼不可請公諭
之曰諾主税請送琴岳而借臥具及枕既而更深歸
曰爲法秀等所要飲肴店矣余曰我識吾子不使酒
然禁莫飲恐其與酒徒交也費日廢勤故也且醉人
或興鬪爭同席者必連累焉羈旅尤當畏懼吾子辭

誡後隨意飲樂猶從我勸禁杯

十八日

召待詔○平田屋五左衛門來見先是松田生曰先
生至高岡後有事於我須發東平田屋氏也○高島
晚翠來○琴岳來致青嶺東ゝ曰十二日芳東至東
賜清水舅川皆既轉送家兄十三日上途云小兵衛
來未牌神輿三臺過門前祠官行奏樂鹵簿頗盛有
緋衣騎馬者○杉谷良右衛門來贈菓子醫人津島
元碩号東亭金子恕謙号濂雲來曰前日見治有病不能
應命謝〻塩屋喜三治介寺林文七郎相見是某娚
也○津島元逸内藤彥輔來○越後柏崎人某來見
○琴岳介画工金右衛門相見

十九日

初作書○遣堅輔於養順氏返行厨諸具且問屛風
書様○媒一客來觀揮灑伯陽來琴岳來曰豚兒欲
觴主税堅輔二兒使某來代其勞也乃遣二生琴岳
氏贈煮豆於余○晚翠文七郎來乃爲作書朝來浴
二次既而寒氣異常胸肋攣急心下痞塞乃抛筆而

臥初欲服大黄丸又服紫雪偶養順來乃請藥○申
下牌二生歸琴岳去○蕉陰來贈羊羹氷海傍邑人
金田文五郎相見○夜内藤彥助來贈肴二種○今
日晩翠示金澤邸報三四返諸紛紜莫辨真訛摘録
其緊畧一曰二月二十日官復發使水戸譴老公更
幽之遠境而因其臣三千石以上十人每日僅給摶
飯三枚千石以上賜自盡者十八人諸士褫祿者數
百人所誅者殺數十人而其子弟豪傑天狗連者六
十八人梟鄉士數十人初使至水戸境外壯士數十

出迎曰顧聞上旨使不肯曰乃追之官吏遣五百人
未復命彦根侯被是遑之處由起也（此説難信）一曰上巳
水戸壮士刺彦根卿於其城下又殺江戸彦根邸急
足途中両次故其急足皆自北陸道往来（此説亦難信）一
曰彦根侯告官曰今日（謂三日）某将朝路過松平東市
正氏内外比至及上杉彈正氏内外簇數十人放銃
又挺刀来逼某従者與鬪死者某々等（委揚其名）若干重
傷者某々等若干軽傷者某々等若干某指麾亦徴
傷故帰養敢以聞官吏御小納戸上役塩谷豊後守

問傷賜人参十五斤彦根侯使南部丹後守代謝（此蓋實説）
一曰壮士凡十七名其至熊本邸自首殺彦根侯
者四人至龍野邸自（首）殺彦根侯者四人傷而自殺者
二三人為彦根人所殺者一人官分幽之諸侯邸其
二人在我富山邸（此説蓋信）初温恭公無嗣諸臣或（欲）立一
橋侯彦根侯獨排衆議立今大君其功偉矣然瘦尾
張越前二侯幽水戸老侯羅黜摂籙大臣多殺處士
又誅諸侯臣無算權勢之隆慶元以来諸臣所未有
其羅奇禍亦慶元以来諸臣所未有其功罪後世必

有定論非時人所能決人或比秦檜之遇於施全阿
合馬之死於王著則大過矣

二十日

服養順薬下利二行頗覺快○總左衛門来行束脩
示其所蔵石径可三寸質青而有白紋總左衛門曰
青處自成北字余曰須就白處視即為心字也先是
余勧其禁酒其父聞大喜故行束脩云乃為書石心
扁額跋曰羽廣屋生護一石青質白章自為心字生
素嗜酒於此翻然禁卮改號石心以来難操請余書

其由○遣堅輔琴岳氏告将作書琴岳来曰本地甚
乏唐紙與金澤人謀購之乃裁與竹潭而村松蘋松
州如水兄弟松任屋幸助来既而石心告隣坊有賣
唐紙者價廉而佳乃召琴岳謀購百六七十葉○富
山脚夫来傳竹潭言且曰明日復過此地乃約屬與
竹潭柬○柏崎山田久米助来贈水晶印一顆（先是乞字）
白楊来○晩浩齋言定手崎屋新蔵来浩齋獨留至
亥牌去

二十一日

寅牌眠覺咽吭大疼嗌液殆不通乃服紫雪两次北
地春寒殊甚諸病随發主税亦告小瘡内攻○東琴
岳曰看店送膳毎日三次初巳下牌也中未下牌也
終申下牌也我輩常以寅上牌起至巳下牌則饑今
後宜初辰上牌中午下牌終申下牌若不能從君請
為我改命他店○琴岳浩齋来曰五十嵐孫作所著
披雲抄彼欲乞先生序我二人勧之長篇詩彼不可
彼著本屬風月莫用事知先生難並言故欲詩之已
彼不解其故然亦難違其意願先生並作序及詩焉

日間瑣事備忘　巻三十一　三三

成彼此志余曰諾○堅隆代養順来診○余居佛殿
東廂元壽居西廂今日初就其居語庭有大梅樹始
發數朶此地花候遅如此○土人室屋武兵衛号逸江
来介伏木港不遠寺荷而相見武兵衛曰某前年與
井上又一訪先生不値見徹雲言矣○國分光西寺
蘆鄉福岡嚴照寺蘭皐石堤長光寺南塘牧野長福
寺湘南来見余問僧蘭溪所住皆曰高月専稱寺也距
此七八里○石心来長崎言定来問教育子弟之法
○洲崎伯順東至送菓子及硫黄丸○富山脚夫来

取與竹潭東内包與両村等東○琴岳来示某氏東々曰向
者報二月二十日官遣使於水戸將大行誅黜件告
者訛矣實官召水戸卿命之御退主恕其阿諛受命
刺殺之終至三月三日之變云○夜遣堅輔於看店
召主人不至○主税二便皆秘初服元壽藥堅輔諍
其不効元壽乃引上子某子来與之謀將用大承氣
湯告之余々曰我非醫安決可否即遣堅輔問浩齋
既眠不起則從元壽説先是余識主税莫吞酒數矣
不可既赴琴岳子招爾後漸致大病云○感風邪

日間瑣事備忘　巻三十一　三四

二十二日

琴岳之子甚作来使堅輔從之行借銅盥浩齋来貸
書數種○山田久米助所謂柏崎客来乞字○言定
診主税○紋九郎来屬書○桂静軒與古國府本江
屋伊兵衛来曰異日臨獻盧○律島元顧来屬書○
手崎屋富太郎来介重願寺法酬相見○看店東屋
来乃命膳須用菜蔬勿用小鮮東屋致権代屋義助
東々曰廿四日有事於神社請枉駕又曰竹潭翁東
至謹送上竹潭東曰松生既拉婦游上國今月五日

大阪北堀江燒数百家七日御堂後街燒梅陰游越前来帰希云以多羅舊穀得讙杜門北川屋豊右衛門将典某拜趨云〻乃義助答東〻曰二十四日見招甚説然某及従者皆有病不能拜趨典竹潭東一通煩轉致答竹潭曰昨日既發一東今日芳東至前書奉囑買唐紙件聞兄所賣紙價廉願分之若不能分請別求之典洲崎生東一通煩轉致伯順東中有欲就田邉輅三郎乞詩正之語故典輅三郎東送之○胃董茂住屋八右衛門来見送菓子曰越後糸魚

川人某等聞先生将游其地甚喜曰先生寔来吾子請預報我若不能来吾輩将往見焉余曰近日浪華信将来室家無事我必探越後白陽来按脈○養順来診○昨日来復服硫黄丸○夜津島元逸大醉来介社官関摂津守者相見摂津既去元逸久坐不肯去余為送出待於別室乃謝過去○堅輔父正安東送證券一通券曰豚児堅輔従先生游若病没先生請随意葬之不留尸報我也件券後書正安及其親族二人名押印

二十三日

山田久米助来告別○竹潭東至報東都及彦根新聞頗詳然不可信者過半故不記○雪皐東至元逸来謝昨夜無状見紺屋権九郎手崎屋新造来○紋九郎来見其子方太郎示新聞紙中載彦根侯遭賊件曰時賣鮓者在側賊撥侯臂出轎曰多年辛苦但為乞公頭耳今日幸遂矣而戯之一太貫之刀尖走云○内藤彦助来介増山屋九左衛門相見石心来呂上子元城来○言定来診主税謂余曰彼人天性

羸弱而不自攝養脈見瘵療之兆須禁飲余曰我数静不聞君顧曉之○昨日来復感冒今日右脇及腰疼甚則召按摩三名皆不称意○作書数紙○夜主税欲試歩乃命往見東屋責其無状東屋今日送飯及肴皆少從者不飽

二十四日

終日大風無雲而雷○甚作来曰家翁之今石動来帰○遣堅輔於長崎氏返書復假数種○井村屋清右衛門来乞畫○元城送豆腐○方州紋九郎別号来則

為書屛風二双○東亭(津島頑號)元來囑書屛風三双○元城石心來元城曰先生服硫黄丸何乎其藥湯平愈之也硫黄發表之也其勢相逆恐不利病不如下劑服矣余曰善元城曰主税不飲故欝悶也不如許飲余曰彼亦醫也取舍唯彼意二子則歛於主税室言定來送鮓二子呼之去方洲獨坐余側讀隨筆而質疑義至戌牌去○如水兄弟厄東至東曰前日令郎君本月五日東至謬聞先生既在越中澀氏送焉

二十五日

卯牌召待詔不至○辰牌作書至申牌休言定贈茶瓶又以其兒讀千字文畢送赤小豆飯南鄙頼威料祠官次子直兵衛携彦邃(先是彦邃誤作元)來見乞字○東亭東取書屛風三双○方洲來取書○伏木長光寺某來求見時按摩師至乃辭某曰明日請來某留肴資去既而言定使人來告將携長光寺某相見未至伏木西光寺癡王來求見聞長光寺將來曰彼我姪也亦欲屡煩先生且同彼謁去○養碩來乞字且示坪井莫龍東中截彦根侯被伐狀頗詳也曰水戸人既殺彦根侯官因之細川邸彦根人將攻之官恐熊本與彦根交兵乃命分因他邸彦根水戸各修戰具水戸人允十七名而四人奔不知處○夜言定携癡主來見曰長光寺則明日拜趨○主税稱病愈理髮將浴余止之既而之小兵衛氏返曰動悸大起將絶時言定在坐余曰宜飲蒲布溢言定曰我家有此乃使堅輔從先是堅輔見主税以病早寢晏起慕之既自言定氏返稱途中眩暈動毫不異主税狀余諭之曰吾子且忍三三日主税云必代其勞言不畢作臥

別室官川元壽以余側無人來侍乃乞其藥數(日來咳且心下痞塞)既服吐粘液而次主税終以病退來侍將起堅輔蔵之余曰止知虞公之不可諫○今日左肱大疼乞膏藥於言定

二十六日

先是眛爽課二生筆記余所口授今朝堅輔眠不起主税欲強起之余曰彼有歸心唯任其所為既而晏起謝遲且曰前日家信至以某小瘡發故將使一介來迎然既微心不欲歸也願先生東家翁莫使价來

余曰尊翁既送券而託吾子焉吾子在病我當報之而不報此莫病也尊翁宜以不報詰吾子也軽信其言何乎既信吾子言宜東我告將使价迎之也而不吾竊與吾子往復似未嘗知有我者亦可乎吾子父子之所爲豈以券託生死焉者之所爲哉吾子覲東尊翁以病僊停迎者可何必煩我乎○言定導凝王南塘（即長光寺）來二衲乞書屏風五雙且勧游方洲舅綿彦氏（其家與伏木港近故也）曰我大谷方舟連枝（用国呼）其寺主實欲請先生然憚其諸臣不敢公然言之我二人將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一　三九

陪寺主説法綿彦氏亦日也期在本月上旬願先生同時臨彼家與寺主相見而終應寺主召則便事情也寺主者位貴而貧不能謝先生然今國人聞先生爲其所召將翕然欽崇何則加越猶佛法異常也綿彦氏雖俗物然賊雄於加越此二者不必拒之也余曰此件方洲曾言之須與彼謀既而方洲來二衲與之語終不報余而去○方舟告之金澤○琴岳未終日助左右之役○塩屋弥右衛門者來見（号半村）小松屋宇右衛門余素聞半村名且其富藏書乃約借之

○牧野長光寺湘南來行東脩乞詩曰清水荷河東贈笠及硯蓋乞題字又贈海芽及糠漬魚肉○石厓心彦逸來絹屋権九郎子權之助堀岡村今井脇茂三郎（号湖村）殿村人伊左衛門（号雨畝）順應菴主右忞來見○裁與室氏東馬東又東如水兄弟曰聞公既送家信於松田氏此地與七尾不便脚夫來往也願公取之松田氏而致之與豚兒東一通請轉致拙作五首錄呈（客路逢春又深家書珍重勝兼金謝君學誼悲幸免達中浮與沈）既封之託琴岳○未弄牌圭稅復病余出將見之堅輔使其來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三十一　四〇

兒曰家翁果使人來迎矣乃出昌安東〻曰荊妻病甚欲見豚兒譬之方不聞願使兒歸者四五日後郎放遣○余謂堅輔曰圭稅方病吾子新知然母與朋友不可同視去留唯吾子意堅輔曰家母雖病親族在側先生羈旅而從者病別無一人其義不可去且家翁將使人來之一言既出我口則不無嫌於我心也頗留乃東昌安述其故且東烟春齋白尊叔（謂昌安）既託賢郎於我而送券是託生死也而竊與之書信往來不使我知又何心也且今朝賢郎既言迎者將

來乃來牌果來我不能無疑也故去留唯任其意賢
郎以前言故不欲去也非我留之也兄請代我告尊
叔父面迎者而述朝來事情且曰堅輔失歡於義父
母數年矣以此行從我故屬傍人居間往復周旋初
得團圓居僅二日從我義父母未盡其數年來猜心
何如也但以久踈而減親愛之十倍前日實未知相
遇則猥猥則壓之理我察堅輔為人初敬後怠嗜眠
貪一毫無心汗故盡非常力教誨之僅進寸而尊翁
不察我苦心怨呼之返彼猜心未善我恐歸家數月必

哭歡心如初也故任其留請吾子述我情於春齋老
其人曰諾

二十七日

快晴春意始旺○琴岳來為作書數十紙○阿波賀
脩造來贈肴資曰某家距此一日程請三日間於嗣
父母而候左右矣余以之使令留之○午時堅輔氏
僕與迎者來曰迎者歸至今石動橋遇僕告母大漸
矣母黨某又東堅輔告再遣使之故乃堅輔歸堅輔
曰事情可怪家人多不欲某宁游疑設策也脩造曰

即迎者與堅輔設策也余曰石動距此殆五里迎者
雖健步豈能往來僞不待辯而明堅輔不必同謀也
○方舟來○所服忍冬夏枯草湯猶有餘色乃作築
湯浴焉琴岳曰今夕請臨○東亭來屬書○未下牌
使脩造導訪杉谷良右衛門家在門外不在寺門外有渠
西流逆一丁往々見櫻花余在寺十餘日始出門不
知春深至此也北折一丁右畔第二家則浩齋氏也
訪之浩齋留藏珍器古物觀之數十末終日晨以達
琴岳氏約辭言定見其妻子脩造遂導西行至琴岳

氏在吉野屋西隣玄逸在坐半村至主人供酒將徹方舟至
酉下牌辭脩造方舟送至寺方舟告將游大聖寺乃
栽與芝山泰仲東所屬近芝山詩集又託與青嶺東々曰
高原屋方舟者游貴境僕屬與兄講買紙事矣云々
○五十嵐孫作送所其著伊勢物語披文鈔七卷半
村送示藝海珠塵

二十八日

召待詔琴岳與茂住屋八右衛門來為作書數十紙
○數日前主税告曰琴岳曰此地乞字者潤筆自有

此地額頗與聖城金府異大抵屏風一双上者金一
両二歩次者一両一分云〻先生以為何如余曰聖
城金府諸人為余謀定額曰屏風一双潤筆金二両
爾後守不変吾將發金府竹潭両村等謂我曰本地
潤筆一〻如定額莫敢違者公至越中能登之日宜
仍例也萬一減例而悦土人括一旦之理事聞此地
必咎我輩曰某〻等唯為旭翁謀不為土人謀之不
忠也甚必曰彼定額者實私其贏而已翁不與預知
焉是先生使我輩得謗也願熟圖我曰諾於是竹潭

書額示五十嵐孫作孫作送是琴岳矣後竹潭來我
言潤筆勿苟減額而貪多者二度琴岳亦親晤吾子
問定額矣而勿有今日言何矣琴岳若以其私屬屏
風二三十双不使我聞之者姓名則一双當金一両
二分亦可異日聞之咎我我對曰琴岳獨〻三十双
其費　大故破額之人情也今無故為此諸人減額
則息壞在彼如竹潭諸子何又曰允約以言語則易
生謬誤琴岳果為約宜書示我也既脩造來全詳與
主税問答之状曰吾子慣此地故者〻為我說琴岳

莫使彼與我妄自貴也脩造曰諾方舟所屬屏風一双
東亭所屬三双未書主税曰琴岳既謂此地上者云
云下者云〻公一〻不問恐他日到紛紜乃不書留〇
洲崎伯順昨日東至曰昨二十六日越洲見過曰何
不送硫黄丸於先生乎某十日前既送上猶未至乎
始知二十二日所發回東未至伯順居也二十二日
發與権田屋儀助東旅東屋某中有與竹潭東其中
又有與洲崎伯順東疑東屋未發之使石心往詰之
返曰主人不在則剗裁與治助竹潭東使主税發之

〇石心元城來曰馬埒櫻花既開請陪游乃使主税
守舍從元城出石心以將命行廚留渡渠橋南行右
有寺左有井元城曰此井有冽名御前水寡君所用
行一丁東折元城指左畔一店曰此以葛截有名菖
截者葛粉所製素麺類乃入見之纖髪而五彩爛然
乃約買數筐更東行十二丁人家盡杉林斷續往〻
見櫻地極平坦右有樹雑環匝處元城曰是公館跡
又數百歩有門元城曰昔有高門以護公館今唯存
其模様云南折人家斷續出於馳道幅可二十歩左

右土宗為堤群櫻鉉列其上無一不開者英々如雲
元城曰二百年前先公移芳野種者初自東隅歩西
行游人絡繹或設莚堤外草上櫻間或見大松蔽牛
忽遇彥逸乃同游歩凡三百五十間至西隅櫻盡焉
天陰曖甚英蛾如雨殆不得開目北折百餘歩樹間
見一樓彥逸曰畫人居及入其庭雖　森立上筆稠
生主人見樓已有數客乃坐其傍良久石心携酒肴
至酣藤田蕉陰自路上呼余召之入蕉陰門派華迹
事劃而不已元城既醉曰傍聽君及先生問答猶在

亜墨利加人席上毫不解其所言余欲食和助者子
某送飯至方下箸元城立奪之曰飯冷不可喫我既
命新爨矣移時飯不出或謂主人　恐出買米矣
酉下牌始食乃返皆送至蕉陰獨留入室不見主税
亥牌自外帰曰琴岳屢使人召以先生不在辞不可
不得止往則盛氣相見與某相難詰蓋彼聞脩造言
而怒也余曰脩造直通我意彼不宜有怒蓋謬傳誤
聽而已乃使主税召脩造至脩造曰某又不解琴岳
何故怒也某輩年少迂闊願人事願先生親與琴岳

語然明朝某先見琴岳説之而先生断之○主税致
芝山柬曰牧野恵太郎将赴江戸帶此柬至

二十九日

終日雨日没大風撼樹○柬脩造曰吾子既見琴岳
乎答曰既矣彼将拜趨○琴岳来余述與脩造主税
問答始決且曰蓋彼輩誤傳我言而已公不宜有怒
琴岳釋然曰某亦不無謬聽既而余白肴店送我二
人膳頗不便命和助炊何如琴岳曰善乃與和助謀
和助曰願自来月朔以往我任庖事○増山屋卯兵

衛来致山田菊吉潤筆金百疋乃屬買朱及麻子油
○白陽来介金子如謙子龍之助者○緋師野客相
見○八右衛門来○昨日所見葛截店主某来○竹
潭東至曰尊柬二通既至賜州崎生一通既致矣欲
買紙送上然而村不在且待數日既傳先生欲速見
家信之状於如水矣○杉谷良右衛門来○琴岳復
来送煮松露及豆腐○主税赴琴岳氏招○夜浩齋
介中條屋六郎右衛門相見曰此人實方舟弟也戌
牌琴岳蒼黄来摩手洪齋入別室曰變余疑主税俄

衛心悶絶使六郎右衛門尾聽之三子復坐琴岳曰今吉野屋小兵衛走來曰今夕番處（謂吏局）召某曰全澤政府以東都變故一切追旅客寓我三州者限明日送出然則廣瀨公亦在其中請速為計某茫然失處措如之何洪齋曰中條君即管坊政者顧煩一考六郎右衛門曰某將趨番處事若急則專价相報綏及待明朝既去一人來召琴岳去歸曰六郎右衛門曰明日須使小右衛門舍人某報先生有病未能去之狀於番處也若不得允須使廣軋寺留先生焉

危寺屬寺社奉行而不屬坊奉行寺社令多後於坊半月也朝發逆旅暮投寺亦有例若寺社逐客令速至則先生宜避伏木氷海等僻村也洪齋曰事若急我陪先生而往丑牌洪齋琴岳去主税未歸寅上牌始歸酒氣衝人余責之曰吾子數日前稱大漸使我傷思今日復稱風邪而冒而出夜深不返使我疑其俄病矣我近視吾子所知夜間無侍者親七顛八倒悶絶移臥具鎖窓戸吾子曾無一念及我留連忘歸亦何心也主税謝過不止乃告逐客令下大驚欲徹曉不眠料理諸務余曰且寢吾子不有能耐徹曉不眠者

三十日

琴岳增山屋武兵衛茂住屋八右衛門來助文具諸務終日揮毫百餘紙○補成朱肉○東亭石心元城小兵衛族某來與琴岳語曰某至吏局告先生病不能即發之狀允限四五日留矣○浩齋來贈潤筆金銀幣百錢遂留話自出所攜飯而食及余託與竹潭柬於武兵衛東曰復遇逐客令不知能登人猶受我

乎否松田喜兵衛應來歸足下願與越州謀柬能登某某等問彼地狀而報我能登人不受我將直赴越後此件極為緊要務非足下莫善辦者至屬又曰欲見家信心切願告如氷曰速取家信送松田氏者而送我○夜良左衛門來曰某告奉行曰廣乾寺者某所管某借廣瀨養其病焉彼天下名士某百口保之願待其全癒遣之奉行曰此件我不可管聽唯凡輩所為我不必窮詰然則更留十日半月亦莫妨也余謝其厚摯○室屋武兵衛自陽來○今日琴岳示新聞

紙本月四日狀曰狀用國呼彥根侯老臣岡本半助等訟
官曰昨掃部頭入朝途遇盜而傷聞盜罹水戶君松
平修理君家臣其既被捕者若干拘於諸侯邸我彥
根臣子悲憤不知所為願賜拘者甘心焉官不允曰
罪人宜待官裁閣老諭彥根諸臣曰昨日爾主云々
爾輩悲憤狀既諒察然嗣報件官必有厚恩爾輩莫
妄騷動速主家禍亂此二件蓋實事良右衛門曰有東來者
傳本月五日水戶邑與彥根別邑在常州者爭終陣
於小金原彥根五百餘人水戶二百餘人既鬪彥根

死者三百餘水戶傷者七八人勢猶虎與狗云此說蓋訛
說又曰越後地方亦復逐客令下先生宜自此還莫
更東行

閏三月朔日

琴岳八右衛門武兵衛來終日作書百餘紙○畑春
齋正安堅輔東至皆曰堅輔毋以堅輔歸喜少愈然
侍養四五日而後拜趨○松洲回東至○山田生之
助東至○記與竹潭東於武兵衛○脩造來曰家兄
養順使某請今夕枉駕余曰今夕與武兵衛有約然
吾子歸期遲延難待明夕且與武兵衛謀相報武兵
衛曰且先生意堅隆來問今夕果臨家凡氏余曰拜
趨○石心平田屋五左衛門喜八郎增山屋九右衛
門号炳文僧南塘來乞字也○暴暖如梅而後候僅著
一綿衣猶不耐汗流此地寒暖驟變梅櫻梨桃同時
發綻○黃昏脩造與浩齋來導至養順氏在北三丁
外主人供酒堅隆亦至主人毋見曰二兒謂信良脩造久
煩先生教育敢謝琴岳至將徽元城大醉而來或罵
或呼傍若無人余與琴岳避之走歸復尾來出　枝

似斧柯者乞字不已乃書大工用三字大喜去○今
日初命和助作食○雋石心返藝海珠塵八卷於半
村氏且致其所乞書扇一柄○今日吉野屋小兵衛
來贈酒肴乃供諸客

二日

琴岳八右衛門鷹陵增山屋武兵衛以下用之來助諸務如昨平
日書至百餘紙未倦昨今則大倦未至申牌而休自
歎老鄉稍浸精神不若舊矣○元城島屋小兵衛東
亭半村浩齋石心八右衛門父某等來或雋書或画

〇南塘来謀其園中十勝名且曰先生若不安此地
請来寓敝房〇申下牌琴岳導出東行二三丁渠右
見高墻即奉行局也左即鷹陵家也導北行五六丁
至瞽女坊芭蕉亭八右衛門至主婦見三子出所携
行厨而飲主婦亦大供具土妓數人行酒余以琴岳
為我故携上國酒強飲頗酔小女八九歳者二人舞
乃屬琴岳賜纏頭錢日没白陽至白善諸妓一座歡
笑戍牌既食将去静童忽携生客數名入座皆既酔
者余與琴岳皆佯眠琴岳就臭乃竊與鷹陵八右衛門

出帰〇今日遭洞宗諸僧會廣乾寺盖加能越曹洞
派與永平寺有訟大閣老伊井侯佑永平寺衆寺不
兑勝侯新遭戕故故将再訟而會議一人朗誦訴状
一人曰前時掃部頭者決裁不公我恠其人名雖今
臭掃頭矣

三日

敷日暖甚夜来俄寒急生嘔氣悪寒發熱苦態百出
抛諸務而卧白陽来乞字乃乞針心下胸肋又雇按
摩師服大黄剤数貼汗初出朝飧後不復食十年来

所無畑昌安來至棗曰竹潭傳先生命使豚兒限三
日拜趨豚兒以母未全愈欲延一二日莫深尤〇竹
潭回棗至〇如水棗至披之有松田喜兵衛本月朔
棗披之有室氏棗馬三月五日棗披之有玉江秀氏
棗如水曰日者賜詩實我傳家之寶感銘治骨尊棗
登時發浪華了喜兵衛曰某以三月二十九日帰家
如水送先生郷信聞文旆猶滯高囲故奉返不知何
日望敝境願先期数日見報室氏曰呈状江南海将
聞迎荒木氏室彈琴花下恨良人不在也此地庫火

然多屬南邉我坊幸無事麻疹大見行然二兒皆健
云云棗馬曰近来官課富商金数十萬両又引及両
本願寺諸寺本山十二所衆心　鰥寡不得自活
没水或縊者不知数又以荐史獲行火賊　殺玉江
秀氏皆曰馬子吉居身無他住寓藤村健藏氏云又
曰上國人文日赴寂寥先生　全請速帰〇託答
竹潭棗於琴岳送示松田喜兵衛棗先是與竹潭謀曰能州并
恐有逐客議而喜兵衛棗不及逐客二字唯言待責
臨故報竹潭也〇良右衛門贈肴乃召琴岳鷹陵白華

八右衛門別号琴岳獨至與石心玄壽及良右衛門飲衆以
余病低聲言語余曰我欲聞高談故奉招何爾也久
之散塲山屋九右衛門養順弥助来皆贈潤筆也○
方舟来告昨日自金澤帰○寺林文七郎来

四日

病如昨終日臥初不服藥夜服半夏瀉心二貼終夜
昏〻如醒如睡委頓甚○琴岳贈煮豆○蕉陰来謀
去留○琴岳白陽石心元城言定等来候病○東亭
来致潤筆金八両餘○五十嵐佐治右衛門来告昨

日自金澤帰曰家翁亦以四五日後帰○浩齋来介
下牧野村東泓寺天外相見属書屏風六言定贈梨
三顆○属弥助買小山氏小瘡藥

五日

卯牌冷汗浹體視爪色似藍疑虐也○然無他苦乃
起辰牌琴岳白華等来為作書半忽覺総身氷冷乃
臥戦顫不止大渇乃召養順不在健隆来乞藥凡一
時熱發如炮烙不復省人事黄昏熱減然委頓甚昨
日喫飯一椀今朝喫粥二椀至夜半喫飯半椀○堅

輔来致春齋柬〻曰堅輔父母皆愿惷聞彼病小瘡
召返之欲不復従先生堅輔不聴彼年雖幼賢勝父
母頗苦替責聞先生将探能州某有彼地紀行一篇
送上乞垂覧○堅輔又致竹潭柬及徹雲三月十日
柬徹雲柬曰去年六月先生在敦賀青村君託某送
柬一通某託之敦賀人其人以先生既去不知在何
處返之本年初至故送上云〻範治柬曰清造欲従
先生追至大津病發復返浪華先生命賜彼金一分
二朱某使役彼有日故送金百疋而以先生旨賜送

金二朱矣○元城石心鷹陵等来獨診○鷹陵贈肴
○高島晩翠来

六日

病勢如昨唯熱不寒疲甚○遣主税琴岳氏謀潤筆
件○南塘柬送詩乞正○健隆来診○半村東亭来
候病○方舟来元孺告衛間逐客令復嚴先生恐不
得留也主税告之鷹陵〻〻與奉行局諸吏善因周
旋告病不虚假既報曰得緩二三日矣○半村勧飲
葛粉湯乃属鷹陵買之○方舟来○夜眩暈甚召白

陽更深来針腹及胸肋〇言定来曰向者方舟来告
逐客令再下前日良右衛門既云與諸吏謀私告奉
行矣而今復然者何乎蓋諸吏以周旋為名而納賄
實未告奉行也聞養順自以婦人科未慣男子科辞
先生治高峰元臺與奉行善先生且服元臺藥彼以
實情告奉行事或解也余曰善君請與佐藤氏謀〇
石心手崎屋富五郎来候病

七日

健隆来乃告欲乞高峰元臺治之状健隆曰佳〇琴

岳来曰元臺若至先生宜述病不能去之故〇朝喫
粥一椀辰牌體微冷巳牌寒顫嘔吐不止苦倍大野
時元臺診曰四五發後宜用截瘧劑若早則熱滞為
害既曰某且告先生病状於奉行聞處置〇午時寒
退熱發數倍大昨日元臺用硇砂精鹹甚舌烈渴不
可禁頻飲水一升餘雇按摩師抱背坐鷹陵亦来助
黄昏熱減而四支軟緩每起立眩暈欲仆〇竹潭栗
至送小山氏藥〇常福寺致封風栗至披之有與越後
高田本誓寺倉石順五郎東皆勸余爲也〇夜元臺

来曰某見奉行告先生病状奉行曰旭莊知名士且
老病我亦欲留之然逐客令出於金澤我輩奉令而
行不得爲一人枉之卿等體察然緩二三日亦莫妨
也此地往〻有不屬奉行管下處先生以病間時移
居可主税曰琴岳欲移先生居於白陽氏彼郎在市
中而不屬奉行管下者僅養病爲佳也琴岳方與白
陽謀使某待於其家乃行琴岳氏返曰琴岳来帰也
〇余曰石心元城白華等来

八日

白陽来曰　盧賜一宿幸甚　〇舌疼不可耐殆至
廢飲食元臺来診曰明日宜服吐劑乃乞舌藥〇白
華鷹陵来〇　子某来〇金田文五郎来〇夜元城
醉来揶揄百端余耐又元城奪余所手藝海珠塵曰害
病莫甚於書余大聲曰来如醉人之甚也元城不懌
去〇良右衛門召主税曰聞先生將養病於白陽氏
是下策也我既説奉行以下先生得以病留廣乾寺
至十二日是上策也今自至白陽氏明日保伍必
白陽逐客矣不過唯偷一日安而已非長久之策也

乃使主税召言定不至〇今日元臺使門人某来送
吐根二分曰明日寒熱未發之先服之
九日
琴岳来主税述良右衛門言琴岳元臺竊告奉行以
先生病状奉行竊允其在白陽氏矣何有保伍跡白
陽逐客之理乎余曰君且與主税行見杉谷氏既返
曰彼亦聴我説悦矣乃議明日午前移白陽氏〇辰
下牌用吐剤朝来不食唯吐膽汁数合而已午前漸
寒然不至戦顫未上牌熱起比大昨日似減然疲則

信為以數日小食加以吐故也至夜熱退然眩暈極
劇〇竹潭東送梅陰大昨日東竹潭東曰梅陰既送
此東後復東某曰初九日有事於今石動欲終間先
生猶在高岡否某答曰蓋猶在師宜行謁梅陰東有
廣瀬仁四郎君東在中之語思先生望郷信如饑渇
故專价相送梅陰東曰健助東報先生火急發高岡
某向有拜趨之約而松任屋幸助傳先生旨曰我留
住至閏三月中旬不必速来故還延至今日忽有健
助報恐不得拜別遺憾實深不腆菓子一筐呈左右

令郎君正月八日東自光徳寺至謹送上披仁也東
有室氏東馬東皆賀新正也曰客臘初八山脊芳東
至云云室氏東中有範治孝也臘月初旬東皆報範
治将以初七日娶阿茂登也範治東曰某以再娶故
婚費減於林外時半矣夏時所借金二十両既送谷
口氏矣想必至尊夫子居云云孝也東曰伯父南陵
公既以阿茂登為其女将證券一通以送大人初相
澤氏欲為媒妁然宗家憚之欲託要右衛門然不在
終託丑兵矣〇黄昏白陽来私見主税曰我欲受先

生然百礙並興不得如約某既辞於琴岳云云使某
召公主税乃行琴岳氏返曰琴岳曰此件邪魔百出
某無奈之何君願與諸友謀余曰我病勢如此不能
親指麾吾子且與良右衛門等謀時夜既深不果訪
良右衛門乃使堅輔召鷹陵不在〇今日僧長光寺
南塘光西寺蘆郷来見僧天外来促書
十日
卯牌遣主税於良右衛門氏良右衛門曰此件非使
元城盡竭不可主税終之元城氏〇鷹陵来聞主税

在元城氏将跡之元城来某以為我病實疾國法雖
嚴将如何之宜使醫作醫案使逆旅主人上之也故
使主税直召琴岳及小兵衛氏矣余曰君且與鷹陵
謀○使堅輔召言定至曰白陽氏挾且湫不移亦可
前日與半村等謀移貴寓於別邑僑菴而不果之叙
宜救急也某且與琴岳半村等謀○言定来致潤筆
金十両○琴岳白華等至會議鷹陵説其所親善諸
吏将使　舊寓養病四五日矣既而衆議一決落於
南郊尼菴無住持而不在高岡管下者於此皆拮据

或運諸具或行掃菴○健隆来先是余欲託金子在
中箱二於養順故使健隆来辞曰寡世子将以十二
日宿此地従者二千餘人某家亦館従士數十人全
家繹騒恐有不虞也乃使健隆謀之言定○鷹陵使
其僮来扶堅輔與鷹陵先往尼菴全驛以世子将来
乏役夫和助等周旋僅得二夫未下牌余棄轎健隆
鷹陵従直南行三四丁東折人家盡有杉林尼菴在
焉即前日所游調馬場北側而畫工某西隣也久絶
居人塵埃滿林五室其無席者過半居家具萬不有

琴岳鷹陵各貸其有従来新居奇窮無甚焉薄暮元
城元壽等至乃觴之以琴岳不至鷹陵先去故先分
二人肴而把杯衆以余病多不飲使堅輔従健隆之
言定氏託二箱焉終之玄臺氏取藥和助使其子佐
吉来侍琴岳亦使甚右衛門来飲之○朝来熱似微
減而両脇及背痛甚元臺来診於尼菴曰病熱消衰
黄昏後咽喉大痛殆不可息背痛隨倍終夜呻吟不
寝實生涯有數之苦○堅輔夜深不帰衆怪之余曰
彼遅緩且怯獨行必隨和助来既而果然佐吉去○

言定送證券二通言類世所謂神文者余驚其謹焉

十一日

數日来雨如梅　衆禽乱鳴于烟樹間使人生岳之
想○琴岳来○半村来曰某所住半属高岡半属他
邑即他邑即與此尼菴同管故某善此地伍長途遇
其家属先生言矣既而伍長清右衛門来見曰某即
北隣也○白華鷹陵来○元城来買酒自飲元壽来
與焉談論至晩○病比大昨日寒勢熱大減○玄臺
来説曰虐勢頗挫猶有餘熱宜轉方即使堅輔従之

行取藥○畫工金右衛門來○夜雨益甚不堪鄉思

十二日

病状如昨唯倍咳○朝來少間為二生作畫三幅金右衛門來闖之○今日世子宿高岡故無來者雇按摩師以街中方多務故貴其值異常○謂堅輔曰大昨日畫尼菴即畫工之南隣也矣非誤也先生若不信我言我請賭之余唯吾子意既撿瑣事錄果如余言鷹陵元壽等來聞之逼堅輔買豆腐金右衛門來亦終召元城衆各煽炭擂味噌而作田樂（用邦呼）又飲

元城終與元壽作禪家問答至晚散

十三日

雨止○琴岳來致竹潭柬〻曰前日荐奉數柬不得回音浮沉何如即發答柬焉○鷹陵白華來為作書數紙○始招待詔理髮○試步調馬場○與白華步自調馬場畢處乍西行路濘左右皆樹林百餘步樹盡黄花滿田又百餘步左有小龕行潦截路乃留數日來雇一婦來往於庵間歸路見其立左邉樹間白華呼曰嫂婦云且休其家狹隘不堪入焉舍傍有

十四日

夜來大雨傾盆終日不已○小兵衛鷹陵等來乞元吉畫○琴岳白華石心來南塘來謀游伏木地方件○玄逸來乞字○晚元壽來贈河　麵即供琴岳元吉珠硬且臭皆強喫一椀止今日聞改安政七年為萬延元年

十五日

終日風雨迅烈頭痛大發卯牌將揮洒既令二生摩墨飭不能起綜覈諸務○伊勢物語抄雲鈔序就使

堅輔寫之既視之曰百事不如人然書甚善心以書名須勉勿苟一字一畫○琴岳白華健隆致阿波賀脩造粟○方舟來贈潤筆金九兩主税之琴岳氏○元城石心來○嚴吉元壽小兵衛來○夜諸客去唯元壽石心嚴吉留習吟詩

十六日

風少衰而雨不已○始作書琴岳鷹陵白華東亭小兵衛九左衛門元壽石心嚴吉等來至晚散○養順來贈梨五顆○嚴吉欲從余游為東其父壽平○夜

琴岳来致如水兄弟昨日東及瀨尾越州七尾所發
東如水曰令郎居東至謹送上若有回音速致之○
仁也封中有室氏本月五六両日東二通及東馬東
室氏曰良人高岡東至金澤俾受竹潭翁旨親見妻
述良人近狀久不得芳　聞之大安慰友月上人病
僅數日化敢告云云小倉屋治輔者未至良人所送麗
皮蓋猶在其人許也大野人加藤某来言與良人懇
交之由乃飲之其人大喜始詳良人在大野時之狀
矣東馬曰得江戸人與本地人柬述三月三日変頗

日閒瑣事備忘　卷三十一　六三

詳故借寫之送呈孳夫人屢有賜不堪感愧云々○
越州柬曰某既至七尾日夜望文旆之北越喜等以
逐客令嚴將館先生於某寺謀既決頗速臨某小瘡
内攻頗危篤先生若不能速臨某將帰養病於家伏
俟回音友月師本高野西寶院主僧也坐事見逐至
浪華首與余交居一二年住鷲尾山爾来交情見瑣
事錄不復贅其為人質直而厚終始不渝每歲為朋
友祭本命主星而贈其　今春亦託室氏送至不斗
其俄溘逝世豈復有如此老實敦友誼僧乎年長余

四五歲惜哉○嚴吉帰○小兵衛乃寓途過元臺氏
謝明日以往休樂

十七日

裁答室氏東馬如水楠涯越州竹潭柬又裁與青嶺
柬既合封之表書如水名託小兵衛發之○終日作書
琴岳小兵衛鷹陵九左衛門来○浩齋来曰某女與
坪井眞良同年出嫁神職某病將　某憂思不能護
故釋暗遣之乃留之話携勢語披雲抄序去曰將示
孫作○九左衛門贈餅今日有神祭故来者少○夜

日閒瑣事備忘　卷三十一　六四

主税之琴岳氏謀潤筆件○白華来寓書

十八日

曉来殊寒比明濃霧閉四繁霜在黃花上以見異候
○琴岳白華鷹陵来終日作書○半村方舟来半村
告將游日見浦○戸出村醫人中西一貫齋及清藤
理右衛門来見乞字○主税趣琴岳氏返曰琴岳欲書
屏風十五雙而書潤筆金二十二両餘券與我待十
餘日後兌金何如余曰文人潤筆未聞以券者是他
日閒隙端也不若辞○言定携富山士人大塚新左

衛門来見○高泉元吉使人来贈味噌漬鱒致其父
意○余欲浴鷹陵曰請臨敝廬晩典之出堅輔従方
舟典元壽守舎取生路過奉行局側渡橋右折則鷹
陵氏也其嫂及妻見既浴主人供酒飯有感饌畢主
人曰先生　後初浴而今夕寒威異常恐途中感冒
且宿従之使堅輔去曰詰朝来迎鷹陵使其僕従堅
輔往守舎召女按摩雖昏頗有標格疑鬻淫者

十九日

辰下牌堅輔来余責違期曰昨夜詩會更深寐矣途

過北隣清左衛門氏謝主人大喜典話樹藝之法既
其子来贈餅○鷹陵白華来作書如昨○昨日金右
衛門贈墨二笏今日為書数紙○土肥泰蔵来出其
子畫像乞賛曰児曾随劉石舟謁先生昨年聞先生
将来本地甚喜常口先生不止今則亡矣余為愀然書
十六字（温々氣象扁々才筆　惜哉惜哉秀而不實）権代屋六郎右衛門使
孫六来乞字○放生津綿彦者某叔舅也欲召先生
不識何日見過乎余答曰二十三日可○綃屋某来
乞字島屋小兵衛来乞字○午後典鷹陵金右衛門

步至前日所過小龕側取田間徑東南行一丁入林
間有一家其庭牡丹初開入観之更東行自林梢望
立山等晴雪晶々不可状五六丁径路縦横村落断
續黄花緑樹點綴其間實夏淺却勝春也村口一店
以餅名金右衛門所善乃入焉其庭平鮮如氈不見
寸地隅有孟宗竹筍方抽設榻其間杜鵑亦開一媼
鬻茶不覺吟黄四娘家花滿蹊帰路右折二丁許出於
調馬場東隅緑陰蒼蘢不復見片花光陰之移速哉
周廻二十四丁帰○昨日野鶴来為書扁額今日来

取之偏索不見送書屛風一雙及扁額於方舟氏疑
相誤也乃使堅輔問琴岳取扁額還而非野鶴所屬
皆不解其故○東亭来致潤筆金四両一分乃贈書
数紙○鷹陵白華買酒肴飲余東亭及二生領元壽
来石心来既去主税私告曰石心晤白華傳半村言
曰此地亦遂客令将至先生宜速理征装乃議以二
十一日去既而石心来曰不必限二十一日待事畢
即去可半村曰若有緩急清右衛門可典謀也余曰
衆勸明日開離別宴何如石心曰可余曰須先告琴

岳也東琴岳召之且屬石心言其故〇夜遣堅輔於琴岳氏問其来否又遍舟方舟子問扁額件石心復来曰琴岳今夕有故不能来堅輔夜深帰曰方舟不在待之矣〇今日裁與東方芝山致風来贈之竹潭氏屬致之東使和助發之脚夫〇近日冗忙甚録多闕畧

二十日

朝書屏風二雙〇使堅輔携鷹陵氏僕至言定氏取兩挑及駄物兩挑見前雨大下別雇一力〇鷹陵白華石心来贈詩及贐金百疋〇元城来贈菓子及贐〇諸

子勧設留別宴欲與琴岳謀屢召之不至白華曰琴岳謂留別宴亦屬無用故不来也〇主税之琴岳氏取潤筆金十兩餘帰曰猶有金七兩然當雜費〇洪齋携五十嵐孫作贈金千疋謝伊勢物語披雲鈔序〇批端龍寺僧大隆及法舟湘南南塘詩草稿大隆稿返主税南塘湘南稿返洪齋〇法舟来贈潤筆金二兩餘乃返其稿〇作松生所屬銑雙幅畫及清水荷汀所屬書〇東亭白華曰今夕願臨澂廬余曰諾

二十一日

主税称有事於琴岳氏出久之不返鷹陵来曰主税君未告某曰昨日某與琴岳謀所以謝逆旅吉小氏琴岳曰吉小我所薦我有嫌於相佐佑且聞君意某曰金一兩如何如琴岳笑曰亦可某則告先生曰吉小有勞於逆客件故謝以金一兩不亦可乎與琴岳及某之意先生曰善既而吉小来逼先生求書不已曰吏某屢為先生說奉行舍人矣宜謝以書也先生不堪則與公謀賜金一兩且惠吉小族某書二幅曰卿須見琴岳謝也時某不在是公所與知某再遇琴岳

曰吉小賜書数紙可不必賜金一兩也某返告先生先生為我誦與公謀既賜金之状某今朝見琴岳琴岳大怒曰吉小我所薦先生宜授金於我而親授之是疑我也我終始竭力盡忠而先生終始疑我請絶某百方陳謝不聞與其妻子皆謾罵不已某不能挽回其意願借公力某對曰我素與琴岳不善彼已怒焉安聽我言方舟坊正也彼所憚宜請方洲說彼主税子已赴方舟氏矣余曰我不解琴岳所以慍蓋為我不肯書其所請屏風十五雙也不然主税往返于

我及琴岳之間言多潤飾彼是心間隔不適故也偶
堅隆来述途中遇主税聞琴岳之状則属往説琴岳
建隆東余曰某之夫已氏不在乃使和助之琴岳氏
曰今朝我告公將来謀留別宴事于先生先生遅既
久公不至何也返報不在白華来余曰琴岳称不在
不見我使者公與彼善願労一往白華去和助復来
曰今琴岳君召我方舟君在座曰我輩方有事不得
赴先生招留別宴事宜委鷹陵白華也鷹陵聞之曰
琴岳猜嫌異常今日事我輩受不讓彼益怒不若強

請彼也步間白華與琴岳来琴岳私告余曰某為先
生謀欲寡費而衆以要譽二字誤先生務費無用之
財而容說於人不解其故衆曰宜開留別宴某曰不
可先生始至既觴土人而土人不必相報也將去復
設宴不亦多事乎且主税兄為先生從者宜竭忠也
而唯欲費先生財以悦人亦何心乎夫吉小逆旅主
人也為先生至奉行局是其分也而彼非親往而其
舍人代往故先生賜其舍人書此足矣且彼至奉行
局其費皆取於先生不敢自出一錢而首破潤筆額

而乞先生書及画殆数十百紙先生枉從其請此亦
足矣先生宿彼家僅一夕而主税欲金一両謝之夫
一夕金一両諸侯且難之先生儒者也忽成豪挙以
要譽如清議何主税兄年既過弱冠當講人情世態
也故某不面斥其非唯冷笑曰亦可又斬曰吉小猶
且贈厚謝僕不識賜何等謝也主税子毫不解我意
終勸先生出金一両矣夫吉小無功而當厚謝必喜
而和助等悉尺先生者妬之必曰先生厚彼薄我一
人喜三人妬此世情也且以財喜人財有涯而人無

涯使先生日費萬錢有譽必有毀曰不費一錢有毀
必有譽我無定操而逐毀譽非豪傑士之所為而凡
庸人之所為主税兄待其師不以豪傑而以凡庸我
不解其何心也余曰彼年少只弄舌而不盡心腹腎
腸謂世間事皆可以言語了是迂遠未識世路艱險
也某此行殊乏從者之枝萬事出於不得已只君體
察勿咎琴岳釋然乃謀留別宴件琴岳命肴店具二
十人飲膳又分遣主税堅輔於諸家招之○申下牌
琴岳鷹陵白華元壽養順良右衛門東亭島小元逸

石心元城手崎屋新藏金右衛門洪齋鶴木屋喜三
治弥助小間物屋文助及大塚新左衛門等前後来
會衆醉或奏雜技或難詰各傍若無人召妓三名至
或耳語余曰先生須退別室從之衆益喧譟至夜半
散○今日諸客所謂贈有別録故不記○竹潭棗至
内有晤希云曰大坂伻返曰有廣瀬先生家信也今
曰欲致之伻不有兄請預報之先生之語之俾堅輔叢
與青嶺棗内包其所乞絖畫二幅及清水荷汀所属
笠硯蓋題字及書畫帖序又跋與梅陰棗送其所乞

除夜七古大幅

二十二日

堅隆東亭養順来謝白華鷹陵石心元壽島小弥助
来謝且助東裝○權代屋孫六来贈潤筆二兩去○
吉小東贈羊糕謝昨日不来之故○與石心西行三
丁許至端立寺初有一渠渡獨木橋自此成寺境有
馳道杉檜夾焉幽陰不見日西行百餘步青苔滿地
有門石心請抱關得入復数百步○入長廊挂鐘及
木魚廊下道如砥　南行数百步西折又数百步有

樓門又有烏摩支明王社北折百餘步板書自此以
内禁殺乃返自木魚處北行六七百步蓋禪堂也過
其前西行数百步廊未終始抱關有申牌下鎖須急
返之語故促出返寺○蓋曹洞宗係加賀先侯廟所故
極廣大輪奐然樹石穆奥與世隔遠憾不得悉觀夜
携堅輔石心出至琴岳氏石心去余以琴岳屢有違
言故贈金千匹琴岳堅讓不受余強授之主人供酒
大塚新左衛門至戌下牌歸

二十三日

方舟来乞字曰未獲唐紙如之何余曰鷹陵多藏紙
言未畢鷹陵来方舟曰先生明日宜乘舟赴氷見浦
我輩將送至伏木乃定堅輔從余主税監馬夫陸赴
氷見○吉小島小東乞字鷹陵白華父子来助摩墨
巳牌書屏風二三双琴岳来贐余扇十柄及紙而返
金千匹余不受琴岳不悦置諸机上出余留之曰君
欲書某將書屏風二双呈之然非至氷見之後力不
能給也君且納金待書至賜之何如琴岳不應去就
主税席即使主税說返之琴岳大怒不辭走歸既而

石心来曰逢典琴岳遇察其意似怨先生為他人書
而不為彼書若急書屏風二双送之彼必喜余曰善
○中西一貫齋携二客来取屏風三双○建隆東亭
野鶴室屋武兵衛来告明日趣上國○言定東蘆放
生津澁谷三郎右衛門来見曰前日属僧天外所乞
屏風一双願揮灑余曰諾三郎右衛門贈菓子乃報
以書一紙○琴岳招主税取會計殘金（二字用邦呼）一两
三歩餘○金右衛門贐金及羊羹○申牌既作書百
餘紙倦極更書琴岳屏風二双至黄昏傳筆迹来勞

莫甚於今日遂鬱陶不樂石心鷹陵交慰之方舟偶
贈肴乃飲二子遣堅輔於琴岳氏贈書屏風二双二
子曰彼若不肯受我輩将往曉之堅輔返報琴岳悦
之狀二子乃要余出時酉下牌也過鷹陵門外至簪
女坊初投雙杉亭以客滿辞乃入其隣春熙亭先是
二亭皆因鷹陵乞扁額故来観也而裝潢未成云二
子健飲余食梨鷹陵竊告曰其置妾雙杉亭顧臨乃
復投雙杉亭余更食梨以冷極借蒲團臥雇簪　按
摩妾見余初不手杯趣二子返時夜半也

二十四日
遣堅輔於言定氏取革箱且告今日上途○至金右
衛門清左衛門二家告別○主税称有事吉小島小
出不返余一切旅裝使堅輔理之○島小来致潤筆
二两二歩白主税君買其漆箱值價百匹而不償促
之曰就師潤筆金中減之願賜百匹余曰是事主税
當告我而不告我不能信吾子言将召主税詰之島
小況思曰止是絶交也我且損百匹余曰然則他日
書半折紙三葉以報吾子乃召堅輔語其情曰我若

忘報吾子為證人責我島小悦○琴岳来謝送硯及
箱○使和助命驛長午後出夫三名馬二匹○午後
琴岳白華父子鷹陵元城元壽石心孫助者皆島屋
小右衛門金右衛門小間物屋文助等前後聚琴岳
致竹潭青嶺巴東○未牌驛夫至馬夫未至使和助
促之既而雨下衆皆曰今日且止明日待晴而發上
策也余曰不可春雨霢霂誰敢保明日晴乎衆出酒
肴而開離宴酣使主税監馬夫先發余乗轎出堅輔
從衆皆送獨元城白華父留守舍過長崎氏告別浩

齋見曰豚兒不在遂步行雨乍止乍起北行街盡出
於田間綠麥初秀黃花既殘惜春傷別不勝銷魂東
北行十二三丁復入街中更行七八丁街初盡蓋蜿
蜒四十餘丁矣街端地名木町有一水東北流幅可
六七十間蒲帆溯者不知其數兩岸綠樹平遠甚肖
浪華長柄川渡舟余辭衆不可舟距前岸數丈膠不
進石心負余渡岸上村名渡里榛夾路秧針穿水金
右衛門曰本年餘寒非常秧針悉變黑色民皆虞凶
荒米價乍騰琴岳曰五十歲孫作等會議前村將禱
年又七八丁路右有小社衆欲送余難辭別琴岳獨
以有事孫作從相和助亦欲送到氷見浦復八九丁
至森山驛人家百餘初不見鷹陵至是見典主稅在
店頭就焉使和助從主稅先趣氷見旭日村川上次
郎兵衛氏次郎兵衛即前日相見長右衛門　也數
日前東琴岳問余來期故將訪之其東有先生宜先
投逆旅米七氏之語故令主稅因米七通次郎兵衛
云忽有一僧見余曰公非廣瀨先生乎曰是僧疾走
去蓋將通人也然余以驛夫聚琴岳別鷹陵更送二

三丁別兩山相逼皆卑而深村名海老坂路微上往
往見麥穗而黃花方盛（前田瓊此曰盛皆紀實也）徵風土之異高
岡以北小石滿路至此稍稀乃步過小竹田子以都
美諸村以路濕棄轎晴雨百變南望立山一帶諸峯
露（雪於）背於夕陽閃爍於雨外奇幻難狀至柳枝村人家
在林中林盡沙路坦平數丁路右有松林一行小古
塔支撐　相距數丁又有松林遙見林外一條水光
知稍近海也又數丁村名久保而忽大至少間霽又
數丁金田文五郎典一醫人出迎醫人曰某即馬島
全菴所謂西井俊藏也（先是余託藤田蕉雅致全菴東於俊藏）皆曰次
郎兵衛初欲留先生於米七氏然以逐客令方嚴也
改議留先生其故（家）矣願臨乃轎下步入氷見街五六
丁西折一丁街盡有橋數舟倚涯蓋下通海口也又
一丁治郎兵衛出迎其家在竹樹間頗幽靜半村亦
出見引上室○上本榮吉見（號雲溪）主稅和助先至米
七氏解裝而聞余直赴次郎兵衛氏因半村請進止
余曰宿逆旅可

二十五日

主税自逆旅至○和助来告別乃賜金一朱託与琴
岳東中包与竹潭東○書扇十柄加以菓子三筐送
主人及西井俊蔵等主人曰土人為曹　者数人宜
皆賜扇一柄乃買十柄書以附主人○中村屋徳左
衛門（姓長澤号子謙）来見○俊蔵来謝○南建齋（号星）思余川
屋又右衛門（姓余川号尚齋）菓子屋四兵衛（姓安藤号青皐）酒屋伊
兵衛（姓阪号敬齋）前後来見○藤田蕉陰来曰某避高岡
而寓此地○金田文五郎山本榮吉去曰某家距此
一里餘○朝来雨止雲合午前路稍乾主人半村導

西行數百歩有石華表扁額書朝日山右有常月寺
其境接山頗廣門外銀杏一樹周圍四丈餘實数千
年外物上磴数處古木為　蕉陰吏綁碑角牴墓及
石佛駢立樹根又上数百歩有平地觀音堂在焉頗
静寂余曰地形似攝北中山寺半村曰然北折過樹
下小徑泥滑屢欲躓主人佐佑上數百歩出於山
麦田低高更上数百歩至絶頂樹盡路廣而坦下瞰
氷海全境逶邐四五丁後岡前海岡際平地数百千
頃岡嶄然高而田平如砥知皆新闢也地急下数百歩
徒急難停趾砂路無石往々為雨壞深陥数丈又下
磴数處有先　寺右有佛祠遠眺頗佳祠前老樹数
株緑葉　過日幽蘚如氈下磴数處往々有尼菴皆
静閒屋生　松入街曲折東南行出於田間至此一
周二十四丁返○申上牌欲送半村獨先出徘徊橋
上田際良久主人亦送半村出即渡橋　街東行右
有一　祠頗偉又有寺更東数丁左右皆漁户乾魚
　巷腥風貫鼻人家盡即海也東北際天無涯西北
山勢坦迤小峡數點東南地嶺如列兵者数里了處

林木也西風徐起群帆東走半村曰此地正東隔海
見立山積雪太好恨烟霧微茫也返入街与半村別
○夜俊蔵及徳左衛門等来○主人欲乞書託琴岳
買唐紙不至故逍遥送日

　二十六日

昨夜主税因堅輔以疾請先帰浪華余許之曰到七
尾後五日決去留矣○主人竊示小杉奉行令村五
郎兵衛下氷見地方大里正南善左衛門二口七郎
兵衛劉子曰豐後人旭荘似儒非儒以鬻書為業其

潤筆極貴人當棄不顧而無識之徒奉其人如賢珍其書如珠玉彼迎此送如蟻趁羶甚哉其惑也近者逐客令下此等惑人亂俗當急放逐者聞其應旭日村某招而往須諭其毆之南二口有副劉子曰官諭如此鄉徒(謂主人)須急々如令(劉原係國牘余譯如此)余笑曰宋禁蘸黄文字而人益貴此文章聲價自有公論雖帝王之威不得壓抑況郡吏乎此使我益貴價也主人曰某將先生跡於僧寺先生莫病無所居乃會俊藏諸子謀移氷見某寺○余謂此地事勢如此能登亦

必然宜先告榊松田楠涯也乃命主税之七尾松田氏東曰逐客令日嚴某所到遺物色若抵貴境不出三日必有嚴令聞兄將置我于梵刹誠善策也或云梵刹雖世外吏之羅織無所不至聞貴境別有公邑土方一万石(土方地名)加賀政令不及焉此宜避跡也此等件兄必既熟慮聊述愚衷耳故遺門生某相謀云云主税以已牌發○鷹陵來○終日為主人鷹陵等作書○田中屋武兵衛(号思齋)黒谷屋久右衛門(号鶯畝)源常屋宇右衛門(号其潮)高辻屋清八(号野乙)来見○方

舟琴岳東至(鷹陵所致)

二十七日

晨為鷹陵書屏風一双○託答方舟東於鷹陵東曰新年宴親姻詩三首録呈左右聊報圓硯之恵也某氏所乞扁額書一紙送上○田中屋武兵衛來取書及鷹陵氏紙百餘葉○已牌主人導移居光源寺途遇俊藏曰申牌請枉駕又遇醫人宮城順安曰某即高濘菊潤姪也過一巨社傍北折三四丁多漁戸路右即寺也僧大中見曰某兄可得方寓劉石舟塾矣

大中父安中見余贈菓子及書扇○樫處(次郎兵衛別号以下用之)約午後舟游去○樫處使某舍人齎送余諸具○午後將揮灑樫處來乃與大中鷹陵堅輔從之北行街上遇源常屋宇右衛門菓子屋四兵衛曰將訪貴寓也又三丁許出於一水入海處群舟倚岸樫處彷徨曰舟約俟於此而不至何也走去漁人置大釜於砂上煮鮫腸採膏臭甚樫處導舟至宇右衛　兵衛去舟即漁艇也漁子三名用棹行頗駛朝来殊暖也余命堅輔携綿衣衆哂之至此西北風起皆不堪冷

曰服先生先見矣至韓峡距發舟處三十丁矣峡根四面皆大石如置嵌空甚肖太湖石風濤之烈可想余問檉處曰此地石先海生乎海先石生乎檉處曰蓋海先石也然視石為濤被磨　似石先海何如余曰視地形峡西離大地八丁蓋原相聯續一朝地震陷別成一峡也試挙其徵峡周廻不過七八十間高可七八間二三尒以上皆沃土萬木蔚葱不異山生若海心有石自然生土雖数千萬年恐不至如此厚数十尺然則石先海明矣又曰公若不信我言又挙

一徵凡土如此厚者必有清泉也凡鑿井及地骨必有泉此地巨石即地骨也其泉必在石上若萬物滓垢聚成土其質淺薄安能生泉哉繫舟石間出石形怪奇及峡真陡上土甚滑竹木攅翕然有数徑頂平方二十歩許有蛭子大黒社徽下此方亦有観音堂檉處曰蛭子擁紅魚例也此獨擁青魚此地冬間多打青魚故也眼界寥豁四無蔽翳立山以西諸峰雲雪相和晶熒天外初自東上向西下有盤陁坦平處衆就採貝大中忽仆余知石面皆滑獨不下鷹陵索泉終得於石間　樹穿皆徽如簷滴置茶捥焉稍久盈甘冽無比衆曰先生言不誣矣返舟廻槳向西南二十餘丁傅沙岸入街曲折四五丁入俊蔵氏主人既俟為作畫二幅其妻見供酒及飩饗甚勸主人出歩主人導入一家観牡丹高丈餘径称之花数百紅浮紫沈東行数丁南折入街過肴店户外俊蔵曰店有三層樓望太好乃入時已昏黄海色山姿杳靄相媚余不欲飲食趣去俊蔵別大中先去復携燈来迎檉處送来鷹陵留宿○初在舟中開行厨無箸聞本

係公賜吾子須歛去曰諾既忘之乃命送檉處到其家取之又屬其家人縫行縢又買梨檉處復送堅輔至曰堅輔迷路故也留話過夜半去○南輿兵衛号文山本雲溪宮城順安号松岸来不値

二十八日

辰下牌和助来以琴岳旨致嶋屋源兵衛東披之有室氏東馬三月二十五日東披室氏柬有範治孝也三月上旬東室氏曰客臘大村侯賜月俸銀如例敢告東馬曰某所寫尊著隨筆既賣於伺山西圯護金

若千加尊夫人優賜金杲當竭力以謝縱先生不得
速帰杲必任留守事幸莫勞念範治曰客年拜借金
二十両既託宗家送上謂既達也猶未達乎歳暮取
金八十両於宗家以成百両某及林外蔵之以其息
脩中洲山陰之雑費矣又曰宗家既失金於筑前而
因代銀券件起對州吏来将與南翁謀亦一厄也往
年先生謂宗家必因筑前對州覆産何先見之明也
孝也曰兒欲携新婦東上以候北堂兒必既決恐宗
族不許也賜和助銀二笶厲與方舟東○終日為鷹

陵書屏風十四五双晩樫處俊蔵蕉陰金田文五郎
扇澤弥兵衛等来導至昨夜所過三層樓命主人羞
鯨肉甚美今朝小杉浦漁人獲鯨長十三尋直銀十
貫目云堅輔来報主税従松田氏舎人返致楠涯及
山本五郎兵衛来楠涯東曰高田生来始詳先生尚
在氷見矣聞将臨敝廬是四五年来舊約方得踐也
喜甚然逐客令下不許旅人留滯某無如國法何願
辭乃與樫處等議直赴富山終探越後戍牌返樫處
獨送至松田氏僕及主税既眠不起○今日早村東

樫處曰聞逐客檄至貴郷又聞奉行使人問放生津
綿彦等曰何故欲招旭莊乎綿彦恐不能招先生先
生直赴七尾上策也

二十九日

巳牌楠涯舎人某見榑涯贈金五百匹乃書二絶附
焉舎人去○島小元壽来乞書○鷹陵去乃託流谷
三郎右衛門所乞書屏風一雙及扁額等数幅曰吾
子明日致之而潤筆金五両送○白華来○樫處俊
蔵子謙蕉陰中村屋某鶯畝敬齋等前後来訪○南

塘癡王来訪曰今夕宿逆旅明朝復来白華示綵魚
川相澤安靖児東〻曰見報旭莊先生将過我境屈
指相俟願宿敝廬聞其匆〻貪程然欲強留七八日
也凡辛先容○島小以方舟旨示綿彦東〻曰廣瀬
先生件既奉嚴諭不得相迎遺憾莫甚焉我應親就
謁也島小曰今日方舟訪綿彦並謀此件也○與樫
處謀止能州之游将直赴富山樫處欲親送余焉預
遣一人告所識乃厲與高棨嚴吉東○島小元壽去
○夜樫處来携主税去曰将供鯨肉○朝来齒大痛

堅輔亦然或云食鯨未下塩必發蟗痛
晦
主税帰曰昨夜返打户無應者不得已宿樫處氏矣
○白華来告別○夜来為南塘作成趣園十勝詩成
南塘癡王至乃書之○樫處俊蔵宮城順安等前後
来○二客来觀余作書不通名去○未下牌携主税
登主人三層樓数日前安中父子（安中恵順父也）引上樓乞
詩樓北控山東對海實無雙勝槩余為名綜勝今日
為詩成（萬象森羅入危欄孤高縹渺在雲端冬暾燒海茶烟暖夏雨沈山研氣寒樵徑似蛇穿坦

途釣舟如鶩趁汗漫一樓綜得洋哉勝毋乃頴師琴屢彈）主人供酒向之二客
至樫處来二客去而起山姿海態濃淡百変使人不
堪應接至黄昏無所見下夜俊蔵来詩會○亥牌謂
二生曰今後我飯時一人煮茶一人侍坐可○朝来
蟗痛始知食鯨肉之徵服下劑（使俊蔵調之）○戌牌大搖
動四邊老樹鞺鞳波濤天明始寂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103
SS号=14664103